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柒輯·拾捌册目錄

曹司馬集六卷 〔清〕曹煒撰 一

定園文集一卷 〔清〕戴明説撰 五九

載石堂尺牘一卷柴雪年譜一卷 〔清〕宋之繩撰 九一

與袁堂文集四卷 〔清〕陳殿桂撰 一五九

姚端恪公文集十八卷詩集十二卷外集十八卷末一卷 〔清〕姚文然撰 一九五

曹司馬集六卷

〔清〕曹煒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寧五司馬攜家護喪東下至浙其服官也獨行己意宦不求達故通籍十餘載室無廬食無田嘗浮家於京雒錢塘之區自喜通脫如此癸未謁選補梧州又盡室之嶺西不一年京師告陷遷副使分守南瑞道江南再陷而路不達天興建都即備兵蒼梧晉秩政時中原鼎沸而梧江遠在嶺外與撫軍瞿公感懷聯詠至今傳梧江倡和詩亦此日僅事也戊巳之際寧夏建藩與通鄉曲起受事枝柱兩粵之界卒無所爲司馬去位流離廣州佛山鎮者六年卒於乙未之臘年五十三臨没戒其子曰四方汹汹未定汴城潰亡之餘人之所不爭是可居也明年妻子持喪返乎汴葬於朱仙鎮北夫人佘氏欽人長子城諸生有美材好飲酒司馬嘗禁之辛巳秋遊鹽官署中縱飲無節以此致疾卒於杭年廿二次子埰嚚恥民曰新安實多才封其耳目甚矣樸固而難通也金司馬文毅公南學於楚而負空群之目家司馬北學於汴而有出類之稱大都聞見開發得之遊歷者居多然文毅雄於制舉藝而詘於詩篇司馬制藝在當時而篇什屬定吾手則較有殊焉者矣吾故比而論之毋使後人有所軒輊云

曹司馬集目次

卷一
星軺詩七十三首　賦二首
卷二
客影集八首　北上草三十三首
南征草十二首　宦粤草二十首
署中偶句六首
卷三
梧江倡和詩稼軒二十首　石帆十三首
嶺南近草六十九首
卷四
序三首　記四首
策問二首　題跋二首
卷五
星軺書上
卷六
星軺書下

帶存堂訂

曹司馬集卷一

大梁　曹燁　爾章
從弟　曹度　正則　訂

星軺詩　崇禎已卯司馬爲屯田郎時受朝命典試蜀闈五月既望出國門道豫楚爲書紀行而系之以詩也凡百四首今刪取其粹得過半錄之

盼月

永晝行登夜、驅車尚復之鳥規天去遠人佐月生遲昏黑迷村逕、憂疑到客思居不懷皓魄此際倍情痴

綠柳長廊

枝枝低覆失天高人影如帆溯碧濤恠得修途能却暑青陰十里送征鑣

鄗城行

嚐昔乘城闞埤堄浴鐵長驅千萬騎王師河上日逍遙至尊宵旰籌全計諸道援兵非不多公家觴賚窮金帑巖邑名城所在屠將士飽煖黎民斃我今于役次鄗城入目愁經良可涕市上皚皚盡縞衣強半拋骸未及瘞婦女無復少者存不事臙脂但髽髻男兒健者已從胡間道逃歸髮尚鬅鮐背老人徙倚行手持漿粥糊殘喙憑軾爲諮遭[redacted]事語未出口潛潛淚訴說無兒值暮年

當此兵戈荒亂歲廬灰物燼亦已矣老妻散去知何逝
有地數畝不得耕佃召無人復誰藝只今縣裏又開徵
里正傷亡拘我替

次黃粱夢謁純陽大士

爲入塵寰泌骨頑停車訪夢禮仙關分明一枕榮枯了
門外蟬聲過遠山

瞻盧生臥像此爲再矣

曾覔仙方向此經枕邊別有路通靈我來閱盡升沉局
猶自蘧然夢未醒

磁州官亭即事

人烟隨路數歸心領畧幽妍到此深一派潺湲輿底過
千行淡冶望中森荷衣照水嬌同女鳥語依桐韻勝琴
恰好敲詩才欲就僕夫報道火雲沉

陰署中對石

愛此玲瓏片石姿相看不厭語移時自從徵逐紅塵後
青眼於君一借之

哀許昌

馬蹄僕僕風塵忙夕照孤烟野草荒道旁古塚高于屋
知非近代漢耶唐許昌在昔稱蕃庶此來極目何郎當
市塵殘壁橫荊穗老嫗鬻餅踞破牀斷椽不復庇風雨

夜頂星斗延曙光壯丁荷鍤汗膏土稚子執竿方捕蝗
到得城闉天入暮猶自荷衣映女嬌青錢翻盡淨如拭
歷亂紅粧炫眼眶入城觸緒驚心處街頭燈火胡蒼涼
不見甍簷千萬礎空餘瓦礫東西望可憐魏家宮闕地
悠悠千載同宵泓耳邊唧唧居人語道非賊燹爲兵殃
歸來不聞鳴鐵馬賊去徒爾能鴟張男兒自抱封侯骨
誰爲腰金佩上方

次襄城贈王方輪年丈

客味逢君暫減分茗杯小戀話離羣從人莫漫催前駕
明日遙瞻是楚雲

郵亭聽雨

山城無漏臥聽蛩斷續幽淒帶雨申及曉甫能成小寐
還家夢又去隨風

宛城懷古

許家月欲圓流光駛如擲中懷百感憂坐此差一適偶
念隆中翁低頭爲歎息頃乃渡白水還憶眞人蹟大業
化邱墟空名蠹古籍日斜紅影長碎亂庭草碧涼颸破
煩溽引杯聊岸幘

南陽道中

秋田照眼綠歲事亦云登旅逕依河岸人家俯稻壓野

花吹劒𦐆沙燕掃車楞草草勞人意蕭疎愧懶僧

瀏襄陽

遶徧荒原流水村山分嫡冶欸勞寃高人雖黍非凡致
何許雲間護鹿門

其二

沔州雨壓船低咫尺襄陽入望迷拆學山翁成一醉
無兒解唱白銅鞮

次樊城棲仁皇寺僧寮

千畦響潏和鴉鑣危坐銜泥過彴橋載得繞衣雲水色
恰逢蘭若有僧招

宜城阻水 宜城爲宋玉故里末聯及之

纔新巾幘促行騶驚報江濤怒老蚪弔古有懷思大國
餘楂棲畝問東流坐憐紫陌乘蒼石盡化魚磯並鷺洲
宋玉芳鄰今在否襄回端不爲陽侯

賦謝宜城令

日來瘦削似山臞豈倚囊中藥可腴但得宜城九三酒
故勝漢浦一雙璣波臣偶爾遮前轍地主偏能餉午廚
耦影自斟還自嚼不知何者是勞臞

無睡

欹枕不成睡披衣視中庭亂虫啼缺月頹壁熠寒星儀

蝠飛求食往來撮流螢館人與馭吏舁恐盜官亭坐念
發淡省東方忽破暝

道中遠眺

餉默郵鐵路回頭看野雲帝京天上迥蜀道鳥中分罷
亞占農事充斥戒盜羣遠山三五抹姱秀似文君

赴荊門

樹未凌霜色寫秋枚巖弄壑送來幽馬穿綠縠春雲腳
人上青蘿踏佛頭場圃幾家方畢穫野塘到處有棲牛
歡眸不費搜尋力政涉依然是臥遊

自荊門抵當陽

荊門纔出即山阿窮日迴翔繞黛螺晴雨一天雲各別
青黃十里稻居多水田鵝避農夫立烟逕蜩如牧豎歌
歷盡崎嶇渾未覺都緣好景困詩魔

客當陽歌 時巳卯六月二十三日也

停車歇馬客當陽白飯青芻覓底忙主人愛客爲冠裳
馬櫪安頓西壁廂嗾我淸茗齒頰香坐我高閣炎歊忘
惠我酒饌取次嘗入座欵語無矜張相對不覺話言長
謙稱此地是山鄉七年曾遭流寇殃寇今在山且飽颺
有人擁纛到此方議將合勦擒其王我聞此說喜若狂
果爾梗路還康莊斯議誰持瞻村量恐是築舍在道旁

昨至荆門象山崗流連蒙惠泉汪汪兵士三三五五逐隊行
競打葉子恣乘凉不見戈矛耀日光今來滿眼旌旗揚
叟兵自古號精強却不出關塡街坊君看房穀兜鋒兆
殺人盈城如刲羊須臾簇騎衝市廊云是將軍返教塲
我乃無言主人去低頭夜坐挑燈迟

玉泉寺

堆藍吹碧上傘衲百尺蘿陰覆塔尖山借亭侯生氣韻
燈傳智者尚莊嚴巉巖駭目疑藏虎頑石連拳好比鵝
飯罷香廚雲裏去更於窈窕得茆簷

記蚊篇

昔予挑燈讀舊書聊供下酒慰勞車撲緣纔鬢胡紛如
翁翁來往串颸颭循我几案穿我練入我帷帳侵我蓬
非螢亦復非蠹魚使我不得爲迎舒利嘴如䲨過蝍蛆
人世於爾何相需蒼蠅蟻蝨小有扶嗟爾伎倆遠遜渠
豈能傳赦驚秦墟捫蝨桓公柱其廬蚍蜉神通更表著
槐安大國夢蘧蘧爾於數者其何居赤豹白烏名底虛
徒能雷聚鬧庭除責爾負山力無餘孝子袒膚供囁呿
露筋貞女人所矜到今感歎生躊躇畢竟是誰之過歟
爾猶不悛當迸諸豈但烟燎與扇敺蚊聽我言意興阻
呼其朋類辭吾閭吾乃高枕黑甜徐醒聞鶗鴂啼曉初

求衣起促西征輿

從桃花舖遡最高山頂次白沙宿

覓號桃花鎖古藤馬蹄從此踏高層道邊草異多靈藥
履底山淺貯定僧遇石可攜堪笏禮隨人扳磴數猱升
客牎久矣無清夢今夕幽光共一燈

峽口

陸海奚須更問僊眼前故已得幽娟寒漪褭石瀾生樹
好鳥能歌響逐泉峭壁何人苔篆字孤巔誰氏火耘田
構茆我欲還來此說甚桃源併輞川

泛江歷東西瀼

萬頃玻瓈江形我一棹小高灘走鳴湃聲聲自木杪相
逢下瀨船其去疾于鳥岸夾紅紫光蒙茸朝暾燎初來
過東瀼矮屋晨炊孱栫人指舊縣名存墟已沼上到將
軍灘黑石橫天矯山氣壓鞍宮涳濛失昏曉臥聽膀胼
咽嘖嘖生脊蘋層折凡幾灣水勢望如了轉逕泓洄之
又向西瀼遶巉巉一爲登乃在林巒表居人有麗肩村
古人家少不見少陵居一水千山椒

翻梅鷂二坡

狂瀾閱罷上危坡飛逕盤空出蔦蘿莫謂楚山今日盡
猿啼前路蜀山多

巫山高

巫山高不可攀至今想見神女之芳顏朝來雲捲出烟鬟暮來新月寫眉彎朝朝暮暮相廻環澹凝秋水冶春山蘢葱窈窕幽復閒風搖翠滴珮珊珊楚王巳去何時還好夢不續千年閒望夫有石情同頑山頭雨化淚痕殷去作峽中浩浩之鳴湲吁嗟乎道上之行人兮請看十二峰尖巉瘦色可比湘妃斑竹斑

苦熱

天不雨雨旱火熾勢將竭澤老蛟泣祝融何事苦相妬風伯不容其拱揖扇軟蒲葵無力張汗翻復那成顆粒

焦臺安得相從釣肌栗寒生遶體濕

少陵草堂 在夔州東十里瀼江

子美依巖武蹉跎志未除詩能窮乃聖亂且客爲家上築雖江滸移舟亦浣花人生如寄耳無處不天涯

諸葛孔明八陣圖

此老眞可紀稱龍雅自雄如何雲鳥勢只在石沙中大力輸天定神機託鬼工到今魚復上指畫欲生風

白帝城

白帝城高倚翠巘井蛙始事亦豪哉層層山裂源源水不識岑彭何處來

碧垂洞

嫋嫋織阿巖懸空逗匹練絲飛殘斷藕影動宛垂簾激石碓敲冰將雲龍掛髯聲光遲耿聽襟袖覺寒沾

小江公署

所居隣是竹而在水之崖坐立俱逢石幽奇畢遠嵌偶來翻作主小憩竟吾齋一路淒傳舍於茲減旅懷

雨中得月

既以凉吹雨云何月並來孤光秋氣到隔轍夏雲丌樹又明搖濕蒼幽暗墜苔高天消暑色陰霽不相猜

萬縣道中串竹

寒碧攢天畢遠烟送迎四十里猶然一行人馬穿貧谷沿路溪邨畫渭川搖玉直移山影動呼君却倩鳥聲傳道旁弱筍堪強箸石壓斑斑大似拳

宿天池

三夏居諸九十客士吹人面無丰色此日風塵少覺輕脫囊呼酒澆勞骨窗掛寒陰殘溽蒸秋蚊飛猛如花鷹酒力未軟好夏甦夢寬搖雨郵篝壓愁來許大蒼穹窄啼入夜虫聲絡繹雞叫馬嘶睫不交遶床浸透天光碧

次墊江喜會鄭崑瑛主簿兼謝惠餐

偶然相值總橡官君瘦占肥我帶寬世事古今蕉鹿夢

人生分合絮風飄、連牀舊語懷燕月、列鼎鮮烹訝蜀餐
萬里情悰通片興、擎杯自飲强成歡

聞打穀

雨聲聞打穀、子婦喜相嘈、山童譁社鼓、野叟散村醪、使我低頭坐暗中、發牢騷、釋褐八九載、吟蟻亦備遭、琴鶴無生韻、蠹桂不改操、蕪穢舞陽田、吁無寸土膏、致令妻孥輩、并日憂嗷嗷、浮生洵若夢、虛名良可逃、何當挈家隱、尚友鹿門高

意外吟

宵征暮歇蜀川郵、迷迷風光意外收、已隔人烟時見寺、

去臨絕頂又逢樓、田間白鳥騎牛背、道上青山覆馬頭、窮谷參差張店市、量錢多是女兒流

予在虎林以文字構緣、內江令湘茝繆君過此擬贈、乃亦以闈事先期去矣

十年苛結夢中寬、賦草名秋筍尚存、蘭味久虛籌采筆、花封擬到爵筵鐏、豈知看竹來江岸、竟爾題凡過縣門、會合偶乖還得聚、萩蘭文好細重論

過老君廟 山下有迎仙橋

青牛西出函關日、此地還無老君跡、多是明皇入蜀時、尋幽廟立江上石、馬蹄隔遠巳秀森、橋渡迎仙迷所適

山鵲秋虫歷亂喧、應爲道德五千譚

巳發復返阻雨也 簡州作

不是回車到虛茲、雅致多竹供君子韻、蕉剪美人羅戀、境成難捨忘懷屬再過、此番勝得得、翻意感蕩茫

棘闈雙桂時士子試初場也

庭分雙桂競婆娑、雅合開樽醉綺羅、夢曉尋香人是蝶、戰秋爭折角同蝸、層層金粟枝枝密、淡淡黃華細細多、入夜影飄誰箇手、好憑公案判嫦娥

內江君步園飲之作仍用前韵賦荅爲別

偶於朱邸覿青天、病骨爲蘇宛夢仙、韵出詩腸元自別、

交忘帝胄總皆緣、不愁歸路犹遊展、載得高風滿去船、從此纖彎峨岫月、寒烟眺夜影蕭然

遊中巖諸勝 在青神

洞石溪雲態各娟、騎窮以步繼盤旋、燈傳古佛山能壽、境溷新題墨亦仙、伏虎巖聯烟水窟、喚魚池悟惠莊緣、從僧招導褰危磴、奇絕三峯最上巔

凌雲山寺 在嘉定

鹿苑陰陰山裊之、紆迴一線到來遲、江分壽色環爲抱、竹養荒居過不知、開士法身傳鶴相、長公遺蹟剩花池、鳥尤如黨遙撐峙、寫遍金蕉詠畫師

朱宗侯招同王存拙飲芙蓉別院凌雲山上

事以山爲舉奇於水得多千齡巖頂木十丈佛頭螺大佛臨江天末論鄉曲雲中渡客舸歸途漁火亂江影究星河

聖水樓贈詩僧化機以下四首遊峨眉作

大峨鑄壁呂仙靈宴撥篮輿爲少停泉發不知源所自境奇翻訝事非經石藏高衲眉從白樓引名山眼故青蓮漏六時聞禮罷敲推着意月盈庭

雙飛橋凡飛泉以懸厲此以走奇乃雙而合一更奇也在峩眉山麓

何年鬼斧劈山骨驚起白龍雙突兀電走霆馳不肯留穿虹散雪殊超忽當溪怪石號牛心怒激湍洄如鼓巩

震巩聲來天柱峯雙龍復化爲一龍劃然裂破蒼與碧運開一笏帶雲從

宿萬年寺

甫割緇流席塵機息翠微出喧真率滿木脫老來衣靜擁心兎爇燈寒烟水圜高山兼夜氣秋影繞人飛

大峩山頂即峩嵋

勝峯高妙妙於虛變換烟雲俄頃餘八十四盤天上去盤盤寒碧浸人袼老僧分我蒲團夢寂歷孤巔絕羣動一龕燃斷木魚聲禪室香廚新歷衆衾鐵稜稜不似秋滿山鳥冷叫淒啾霜鐘撞破黑天曉旭景托出芙蓉頭

雲湧兜羅范若海峯巒蒼翠參差皎雪山旁號真奇觀銀闕琉臺飛瑞靄天竺一逝東悲嘆西達摩隻履其間擲普賢跨象來中國不識來從何處豁

過涪翁亭觀磨崖流杯池在叙州府

本以尋亭至寧知得石幽斜敧雲作相娟小島爲浮峻削開飛徑孤鳴洩狀流少陵應未到空自賦戎州

繫舟合江訪長春洞次韓上韵

野服循溪踏翠茸小舫破浪覓山重崖珠滴滴滴仍雨霧穀霏霏散又封丹竈虛人疑化鶴蒼苔繡樹竟如龍經臨遊笠知何許發碣埋烟剩舊蹤

病起舟中作

低回把明鏡貌駭失平生面上春華減鬢間秋色橫閉聰防瘴過聽櫓意舟行雨落連江夜蕭騷病起情

發重慶

古來巴子國山水特清幽石佛當潮立晴川作字流息閒看過客運轉没前舟峯凹烟林出家家竹裏樓

佛手柑

金身誰斷臂尚自泛旃檀在樹欺薝蔔登盤笑畹蘭問香生慧澤竪指悟心安雖未拈花笑禪當不語看

平都山謁諸神像尋王方平陰長生仙跡

挾山道院間空門毳客緇流也自邨詰曲孤峯侵碧落
陰森千殿已黄昏時時雲擁燒丹竈點點舟看下瀨泝
玉甩獨留關篆在俯窺沓井撲仙源耀靈殿前有漢闗公篆字凡十二森秀奇逸殆非人世所辦也頂有仙井而闗廟覆之焚獻皆投香楮井中閒閒有聲光漸下聲乃漸微莫測其深矣

次雲陽謁張桓侯祠

魏峩廟貌祀英模不獨聲名壓魏吳揮翰有時見八分
法與中郎爭並驅嚴顏本一俘纍耳壯語相抵真丈夫
誰肯奮髯犯盛怒從容解縛加禮殊只今靈爽宛如昔
使我俯拜增欷吁

入巫峽

順流送楫衝寒穀遠入危嶠空望麓馴鷗故故掠舟飛
似向人言飢乞肉饔夫擲膾墮空中健翮翻廻如葉撲
峯勢逶迤去轉隹岫突巒爭雄曲複霜崖瀉注綺於春
紅樹紫藤高下簇山頭古榷巉巉石畫工未必能圖幅
小磨大磨水更奇吞吐雲烟滾洄洑迫岸倒江千丈壁
青釜涵光一線目幽賞不知身在險徧數峰尖尋二六

夷陵晚眺

城郭依沙磧市聲落水邊霞天烟際動幾箇打魚船

問僧得家信

政此懷家甚逢僧是故鄉訊從吳棹得喜落楚天狂魚
稻芬郵纍刀圭倩酒囊親幃雲外望何日卸歸裝

辛酉歲予泝杭渡江得橫江浪滾似山移之句迄
未成篇今日發石首不數里狂風濛雨濤洶滔天
因憶昔句遂爲足之

橫江浪滾似山移帆力提舟巧用欹倒落一天光破碎
不勞雙槳舞琉璃濟烟樹色遶倪瓚小雨山情大郭熙
爲語梢人休錯愕西川所歷險還奇

日聽

日聽鳴鐃發晨昏只自親水程鶩月瀛客鬢㭊風頻村

泊三家夜舟憐一葉隣從諳行路味未有此番真

磯泊

洞庭遙望暗戎戎萬點烟青一塢中怕是石尤遮客住
江豚歷亂拜江風

返照

百年中一日漸又向西微碧改江皐暮丹迷霜樹稀餘
光分雁背殘綺接星輝畢景疲行邁思歸却未歸

晷短

晷短苦途長夜分棹寒碧睡裏聽雞鳴欻越魚山驛頃
乃天河落羣動不能久羲輪一跳丸紅光紛沓射扶桑

隔萬國擡頭望咫尺盥櫛俯雕欄徜徉傲塵陌帆去撓
於馬村疎似殘弈山過不知名鳥來立沙磧巨鱗飽鱷
鯫喁吹浪花白所攬艮亦多足生情性適有時命滌樽
綣戀流光擲日接早暮猴爲我卯酉客

小至

小至書雲候孤情轉自幽漏裁家夢短日較水郵修陽
色微剛冷江聲暗送舟遙憐吾內子添線亦添愁

逕彭澤

彭澤逡霜過高嶁綴小城心輸陶令節腰恥督郵輕酒
漉何論斗詩敲不買名人生貴適意歸去屬辭成

馬當山 嶙峋峭壁横截江流其形如馬也

浪急難爲控當流翠壁連遠疑牛競飲近覺驥奔泉石
筍如縈策苔衣作錦韉孫陽或過此顧盼定須先

瓶爲風聲作

石帆曹子生無奇有如器中之鴟夷朝朝暮暮貯酒宜
廓落雖輸五石瓠醉鄉解與東皐期自從丱角爲兒嬉
便喜買笑當壚姬嗜好本然出生性天機一泒非人爲
算我行年過四九三萬六千將半之其間憂愁與風雨
剩幾花明月娟時賴得麴生常絆住澆吾肺腑以金卮
青蚨那計籙蟻貴春衫典待秋容遲餌藥未必定能仙
飲酒斷然可忘年赤松可從穀可辟此物一日不可捐
堪怜石帆子遠經沔鄂川舟阻皖城西目極皖城烟封
姨鼓浪浸稽天蒼頭畏縮不敢前篙工卸席張空拳劉
白墮家何處繞岸蒼茫草枯樹上箬村獄無門江上孤
舟欲斷覓往時夜夜倩酒爲銷憂此夜憂多誰厎勾哉
哉碧山頭蕩蕩長江流安得韓湘逡巡手化成酒池與
糟丘

泛月 在秋浦

天公何多情贈我一彎月積素隕寒波衆光動如髮舟
從中盪之鏡裏横孤兀回眺九子山山尖互明滅推窗

不忍眠珍重此清越

巴峽舟行賦

乘湍鼓棹載自岷江揣厓巖而怯震攬景物以閱飈秋
綠耄而謝位冬方稺而蒞邦眺寒林之瑟瑟聽駛流之
濊濊藤垂垂其委鬌峯聳聳以豎幢忽焉市聲來於遠
岸城闤出於峻嶝舟師曰此巴子之國也樊產蠻賨千
綹交易魚鱗鳥翼萬屋分張予乃停橈竟日信刺而杭
石佛在瞻便致服光之大覺林遙隔不聞鼻觀之香于
是纜解篙從槳代颿揚岸移花改知飛鳥之同遊山迴
水轉鶩去艇之俄藏或五里而十里歷近鄉而遠鄉竹

裏人家犬吠樓頭少艾蛾粧猿飲恨而不鷫鳥歒歟以
爲牀霜楓醉赤烟袖染黃堅旋錦步之隄爛於韶媚之
光怡旅情其澹冶棲客夢乎蒼茫朝暾一綫曳紅痕于
翠壁晚嵐殊狀坐奇鬼於幽巖若夫犇濆馳彎兮天不
雲而雪舞狂濤吼塊兮地欲震而霆彰仰山頂之危巒
兮旣如屏而如闔俯江心之卷石兮更如甑而如甗
啞聲中韻恍吳兒欸乃兮笠簑船上婦勤水國之姑嫜
嶺半之官路蹄行兮畫出寸人豆馬村凹之僧龕鐘動
兮起數星爛鴉翔昕夕餐魚兮雅享征帆之福峙流多
異兮堪收詩客之囊縱一葦之所穢兮盍應接不暇而

心目之俱忪

燕窩石賦 卽所謂灩澦者也石色似攢泥故俗以名

瞿塘峽口片石橫江挑濤爲怒自有此峽以來此石
之爲人患久矣乃諦視而爲之賦

方夔門之未遠逐蕩漾而縈紆漩衙衙其縱送心折折
以恬媮眺蒼崖之嶋嶸驚去艇如駒駼倏江心之片影
滯羣舟之枝拏浪層高而跌宕水澳震而盤盂胡風濤
之忽作豈老蛟之護珠遙而覩之非帆非嶓蟣削子立
秃髻無莎團團族族拱乳沿螺拄撐水面呼爲燕窩起
春潮之飛鷁棲夜漏之鳴鼉或汎桃花之浪邁與瓠子
之歌招波臣而頫指邀河伯以委蛇幻馳形于象馬駛
逝鏃而誰何爾其醜頭突兀當流弗勢幽宮掩映撫碁
不見痕添新雨驚瀵洒之猝來水落初秋悵荷疊之逾
瀵勢挾山而裂地爭攡秦皇之鞭浸倒海以稽天安覓
錢王之箭去不可帆來不可繂長年操舟而色沮過客
泊巾而胆顫若乃皎月凌空嚴霜灑灘赤髯之虬欲怒
黃頭之郎不權木魅弄聲俱公狂嘯哀孤黿之寂歷異
汨羅之可弔度奇鬼之殊形莫燃犀而一炤則夫此石
之爲患也犇湍舞濆等支祁之脫鏁商於佑舫悅弱水
之飄毛斷楚雲而非遡瀆蜀天而失高仰而瞰峽塘嶙

以相屬俯而頫瀨雪雪其長吸艮西川之門牡而澤國
之斜裦也歟

康熙癸酉首春　語兒從子肩吾景略技刊
子男　琛公冶手輯

曹司馬集卷二

大梁　曹　㷁　爾章　著

從弟　曹　度　正則　訂

客影集

辰巳之閒寇擾中州司馬攜家東下客居錢唐從而之蘇之湖道出嘉禾之所作也其詩最夥司馬手自删定去取嚴録八首

宿靈隱三日窮諸山之勝

幾度來過興逾濃情痴多爲石玲瓏雨中尋夢遊香界晴後穿雲踏翠峰古路蔚驚春樹鳥歸程刻定晚烟鍾冥搜猶恐遺名勝手袖圖經覓舊踪

過鹽官門人劉唐臣招集陳園觀海（時爲鹽令）

鼙鼓烽烟滿江北欣君海曲不揚波稻畦青接石塘遠漁戸船歸溆浦多杯吸潮聲吞日本樓懸燈影逼星河水天領畧無窮趣相對烏紗亦綠蓑

與錢仙巢同門泝太倉還次吳門爲別

婁江偶訂問宮牆（李中丞萍槎予經房師）先後相依一雁行日算水程同客味夜分漁火話家常勸來清事尋棋局酒際機鋒落几牀最是紅樓歌白雪覓銷猶自憶金閶

南湖舟次作

秋色煙涵碧水天同人作客喜同船舊喜湖畔孤篷語煙雨樓前十日緣漁唱時聞菱芡路鄰舟不斷暮朝絃家居鞅掌難爲拂坐此閒閒洞已仙

贈郭中翰（時催餉役竣）

慚余飄泊一萍踪青省裁衰未得逢玉佩踏殘湖上月金章又拜御前鐘聲名早已高批敕輸輓今看足正供何日兒童重竹馬願隨共遂細侯容

次禾中快晤張來初（名一如備兵禾城）

聚散真同一局棋不堪回首重思維看殘屋角初圓月讀破齋頭舊惠詩可幸虎林纔接袂何期鴛水又攀卮珍君意氣難爲別烟雨樓中竚久之

中秋前三日赴雪川

蟬聲已過藕花時一路西風落葉絲秋水坐高茗上棹晴山潑寫晝公詩烟生遠樹如將斷雲起前灣失所之好節多應又孤負夜應對月理幽思

訪偕菴藍

鋤盡閑雲暝亂烟蟬栞不鼓綠陰妍遠心長結詩邊夢慧業同參画裏蟬萬壑泉聲蟾漏出一龕燈影鳥飛還塵根儘向松濤洗遮莫今朝一日偲

北上草

崇禎癸未始夏司馬外艱服闋謁銓入都凡道路所經與都人士相贈答各有詩得三十三首

登平遠堂寄眺

客裡無他事登臨便是忙山高羣勢合天迥一臺京野水穿郊臥時光到麥黄收來千里目為我壯行裝

淮上値孟仲練

經年擱管賦離居不謂飄萍亦似予共寄天涯哀斷雁况聞故國盡成魚只今用武猶無定漫自膏車縱所如一劍横霜看欲吼知君平素讀兵書

仍用前韻答孟玄鉢宗伯

幻悟浮生信所居人將愁説始愁予無家久作巢林燕故里還多泣釜魚窮路逢公雙璧貴好詩移我貫珠如

梓情蘭臭交相重不論為官是尚書

口占贈僧

托鉢來西蜀鬚長尚不髡烏分中後飯鼠齧定時衣

壽方君弼

吾鄉一片地山水信多靈昔有高人跡君今處士星病餘窺道妙和至得昌齡仙骨本來具無勞問內經

憩清浦淨居寺

愛得空門宿曹溪別一宗庭蛙閒浴雨野鴿自馴鐘境與塵中遠居疑海上峯還悲凡肉眼瞻禮化身容寺有休師寂相

[redacted]退後北上作

兵戈初遠少人烟千里生涯寄一鞭野水白如雲在地草蟲啼似鬼呼天追思玉帛馱[redacted]馬誰策金城坐漢邊五餌不如圖未雨巖疆將吏漫安眠

途中志感

亂後膏原盡就荒何時得起此瘐瘡炎天道遠驢窺井曠野村空雉雊牆果蓏聊供商旅飯弓刀變及婦人粧可憐蒙難逃歸者隊隊扶傷覓故鄉

聞[redacted]盡出口

都道官軍把寇圍忽傳[redacted]又飽颺歸甘泉未報平安火

壯士猶穿征戰衣憂國多於懷井里逢人過即問兵機總能小創終餘憾孰與犁庭展國威

弔通公有序

余與通公交好涉閱多霜每暇來闕下必巾車秣馬時相過從從則握手盡歡談玄冥對公忘袈裟我忘紗帽公不忍我別我不忍去公也邇余讀禮南中公以書郵寫懷寄意今余服闋赴補枉道房山期與公把敘契濶不謂到門而公已奄化去矣痛心捉筆作此酸言

每入山來如到家此來山在主人遐淋前剩有登峯屐

庭下還栽證果花、一紙書空湖上寄、十年交付夢餘盞
寺門出看同遊徑、不覺低徊日已斜

宿房山永壽寺

居向山中近一旬、閒翻經卷洗勞身、有時命酒高邊座
或復提襟險處巡、遠望孤村依碧樹、下看古道滾紅塵、
貝多院落圓吭鳥、歷歷如同說淨因、

入都門晤薛行步太史、李孝原給諫、兩年丈、

曾從馬後踏芳塵、相隔相思歷數春、載得西湖千頃月
來看北闕一心人、秘書讀盡燃藜夜、諫草宣傳珥筆臣
未別先愁貧苦吏、不知何地捧新綸

得高君亮昆季來書

經年阻隔悵如何、不料夷梁付逝波、魚腹誰人收骨肉、
馬頭無路問嵩河、異鄉各自嗟零落、舊友知今剩幾多、
接得書來如覿面、一回愁喜一回哦、

辭朝之蒼梧任

呼嵩逐隊問雞人、廩廩天高聽愈親、五夜趨朝捫笏吏、
一生許國賜環身、炎方莫不瞻明主、闕下終然戀小臣、
此去定從句漏過、山頭立馬望楓宸、

河西務與楊四水權使愴話、感汴羅水也、予弟爆
燧俱溺、而楊亦舉家及難、僅身免耳、

天涯揮涕一銜杯、爾我身存意轉哀、翹首吹臺烟霧裏
青林槭槭悲風來、

九日登舟

一官萬里水程遙、九日寒流坐絮袍、秋老客中歸思切
登舟猶勝似登高、

舟中生日

搖颺輕帆下帝居、萍踪又逐水雲趨、浮生四十今過一、
歸路三千此日初、繞岸秋容侵客鬢、滿天雁字寫鄉書、
梁園骨肉淪亡盡、俯仰空多局脊予、

次津門吳岱觀年兄見過

水次逢君話歡然、究抵家友人剛送酒、好共笑燈花

舟夜偶書

秋色水天遠、幽光入夜深、岸人行浦月、舟犬吠村簾、朱
杷如櫻大、香梨比雪鬆、年華看物候、清感不勝濃

次德水悼亡兒城

與兒曾昔過、伴我醉時吟、今日兒何往、虛舟動客心、臾
栴驚歲暮、煎燭照愁沉、老近思身後、西河淚不禁

夢遠思弟 時遠思司理漳州

憶久今宵忽見之、西風颯颯夢來時、數春不共吟棠棣
何日相從啗荔枝、每念湖船樓上坐、那忘僧舍竹邊期、

鹿溪橋外娟娟月定亦公餘寄所思、

再過臨清孫二如銓部還里以原官起用矣喜賦

舟停清渡口猶自碧灣通走盡千村月看殘五兩風伊人秋水遠荒徑夕烟籠詔喜承新墨官仍屬舊崇知君奏清響不是爨餘桐

阻風

愁人坐白鏡中鬚銷日唯憑案上書河遶一灣鷲水宿月圓兩度尚舟居止風莫覓銜符烏去路空懷疊紙驢吳地浮家兒女小那能留滯不悲吁

有懷李岳州僧城年丈

兀坐懷人在岳州吟詩幾上岳陽樓青山綠水完公案朱橘黃柑送素秋竝馬看花如隔世停杯見雁忽生愁百城坐擁圖書富退食還應費挍讎

岱之松

虬姿千仞結根牢秀擁山靈絕世豪東海連濤吹去遠半天如雨落來高蒼柯時掛雲亭月翠蓋曾籠秦漢袍五大夫封甘受否莫須慈笑武陵桃

孔之檜

一株已歷魯齊青况屬宣尼寄典型日月同依時雨化聲名獨溢聖人靈枝懸古色留三代幹老苔紋篆六經是木盡然推拔萃遠勝蓂莢在堯庭

夏之日

午睡初回窗始曦晝長剪與小年期花飃暈影移磚慢雲火燎空度馭遲有客過商河朔飲無仙許看爛柯棋盼將鶂背殘紅夕猶剩炎風帶熠吹

冬之夜

戍鼓樓寒漏下遲霜空高雁斗星低通宵卜飲難爲待刻燭敲詩屢就題是處夢長添旅枕誰家灰冷撥香閨漫漫不旦天如去幾度求衣欲舞雞

峩之雪

天半高寒瘦骨奇排空冷艷映琉璃粧澹稱文君黛滑膩遙分錦水漪玉積不知何代始壁連惟此勝峯宜山頭儻有燒丹客孤跂幽棲肯爲移

羌之笛

數聲吹動不堪聞磧裏征人愁思紛怕聽落梅兼折柳渾同青塚弔紅裙哀音冷挾陰山雪凄響高穿絕塞雲漫逐胡笳輕奏曲漢家今有霍將軍

春之花

年年九十好韶光做盡繁華爲底忙早是嶺梅先透信不容籬菊得聯芳相傳斗酒鶯喉滑茵拂層簷燕背香

何故夜來風伯妬一庭紅雨洗殘棋

秋之月

拉瑟西風到季鷹南樓入夜雅宜憑蒲城碪杵敲思婦何寺藤蘿炤定僧寒蛩詩肩應下露杯吞桂魄不須燈尋常未放良宵過愛此娟娟分外澄

木嵒寺

一寺羣峯裏曾經賈島過午烟炊石火秋影掛牆蘿佛供雲千片僧糧蜂幾窩源源思到此不奈隔山何

南征草　其年秋司馬拜官梧守取道南行而過其故鄉之詩也得十二首

秋湖欽浦

笑我身同秋社燕歸舟秋半衝澄練屈指江行第四番一一如逢故人面棹來嚴瀨更幽奇折折層層路委蛇溪鴨水碓春雲脚烏坐陰巖罵柁師片帆却似一雙屐日渡山頭穿怪石浪花蹴雪繞船飛百尺清泉見魚春七日程途記客行五朝烟雨兩朝晴天笥展王維畫雨是南宮著筆成山水炤人毛髮綠紆旋恍入青螺腹行到峰迴嶂合時往往雞聲出矮屋

壽程明吾親丈有序

林泉逸叟烟火神仙蚨母環飛富堪侯敵瓟田廣藝好爲人甚里黨之東待之而舉炊者家常八九井邑之內需之而集成者事且二三乃卑牧弗居遠追黃老之術而多錢善殖高凌陶計之才教子研經行看滿牀棲笏認孫頷首喜將遶膝含飴極斯人之至榮實自天之有祐余竊叨姻末夙仰風規几杖爲依珪璋比貴今年翁壽登八十壯益鬚眉髮祺耇之方來如杲旭之始旦炎炎其盛駸駸無涯余以于役粤西不及相隨婣友奏雲璈之曲獻瓊圃之芝爾掞促言預伸華祝爰爲歌之歌曰相彼石耳勢峩峩兮翁之壽與同高兮相彼練水何浩浩兮翁之壽與同長兮

歌已而又爲之詩

家繞青山水繞甪箕疇繁祉占無疆膝前令嗣森森立履下文孫隊隊翔七篋謀開卑猗頓百齡乳食笑張蒼知翁定得還丹秘道骨稜層日益強

舟發岑川

江痕高雨後送我小舟輕亂塢逢春日天桃到處榮妻孥同汎宅坐臥歷修程莫畏奔湍險幽芬悅旅情

泊西安悼懷余雲生

往日幽懷結寸心到來夢亦杳難尋空思載酒同僧笑無復登高限韵吟百堞寒雲生晚浦一帆細雨濕春陰

梨花繞岸明於雪觸處思君愴不禁、

玉山王人小樓上

小樓臨水構娟邃宛如舟聽碓春雲脚看魚瞰浪頭山
情春雨膩客枕夜燈幽愛此不能去因爲信宿酣

自弋陽至貴溪

怪峯翔萬狀、欣賞等奇文、舟楫真成逸、鳧鷺各自羣山
花紅照火江渚碧吞雲、沿路看無厭渾忘日已曛

感亂

西江烽火到南州入目蕭蕭動客愁麥隴荒京三月暮
烟郵疎宕幾家留元戎傳說侯先拜、黠賊今方橫未休、

行過豐城回首望、不知何處覓吳鈎

生米潭

生米潭昔人值仙大與桃源相類事由踵仍郎眞亦
非奇、而況於誕乎、友人葉木公偶嘲有詩因次其韻、
潭頭傳說武陵春豈亦秦人爲避秦洞裏烟霞元不老
可憐偏賺是漁人、

江行

春流活活去如奔一派笙歌出鳥言楓樹花香如枳殼
鯽魚味美過河豚、笑扳好友談江月、酒命家僮市野村
更是黑甜隨意飽、了無些事到眉痕、

與門人冉永寧舟值
長江浩淼月輪孤、不謂門人叙鐲、俱各爲一官忙底甚、
相逢翻作別離初

惶恐灘阻風

徹夜濤聲落枕頭、起來悶對蔣莎洲、那堪刻日兼程路、
惶恐灘頭坐石尤、

值木公生日小集河干、

溶溶春暖雪姑啼衫履相將踏碧堤莫問仙源尋石髓
且憑觴政試交梨浮生到處皆如夢勝會縣來不易齊
同宿風流須盡醉驪帆明日好從西

宦粤草　司馬之任蒼梧在官之所作也、及其署中
偶句錄之共二十首

冰井寺

寺倚山隈幽更藏盈盈澄練藕花塘拂將官冗摩殘碣、
因憶人高到漫郎、繞遍榕陰遮客幘、跨門流聲集歌颺
茗瓢汲得水泉啜直是曹溪一滴香

燕都報陷

不堪北向問山河尚憶趨班聽玉珂露布無人張我撻
檄書有盾倩誰磨兩山草竊胡能爾十二園陵竟若何
望斷鼎湖收雪涕、中興猶幸漢臣多、

呂仙亭 謁純陽大士

傳說來仙地便靈翼然孤迥小山亭木棉花放燒丹竈春水波翻煮藥醞碧漢空懷樓鶴杳蒼江還似袖蛇青我生骨俗兼多病安得相從授秘經、

宿昭平

山城夜雨漏聲微四月炎江冷浸衣簫鼓畫船凌曉發鷓鴣衝破宿烟飛、

江行舟望

舟入灘江路奇奇怪怪峰峰不一態一步一換容如髮卷爲髻如杵倒天橹如笏拄頤立如筍插玲瓏怒奔如奔驥天矯如翔龍亦復如蜃樓城闕杳複重又如鏖水戰蔽江森戈戟猙獰禺鬼走去住生疑蹤兼有攢攢者秀拔聳芙蓉如傘復如樹離離馬鬣封更多同器使屏几槍旗衝狀終難共名彷彿寫所逢要皆超忽起其出無根宗推總懼或尖盟楖末暇供狂痴喜没奈叫絕聲如鐘

喜山奇

行盡桂林路便空天下山岸巒亦已異况復瀰望間兀兀不相屬枝枝絕所攀客行有如此何厭頻往還

桂林道上

晨拂征衣畏日侵從騎戴笠渡花陰香風謖謖吹松鬣野水田田浸稻針山上小村雲裏屋溪中清響道邊琴桂林直是仙人窟鸞鶴參差馭遠岑

朱孟林招遊棲霞洞

殊方鄉曲聚奇緣空翠亭高沸管絃山下尋來僊客院洞中窺得女媧天捫蘿不盡峰頭秀命炬還將石竇穿清興歸程猶有在渡船滿泛月初圓

又辱孟林祖送劉仙巖

遮帆相引過仙居幽邃玲瓏逼九如怪石勞空開絣闕古藤繞洞篆丹書喜逢玄侶多同里翻認青山是故廬遊趣未酣瓶未罄不堪雨落唱驪初

喜又看陽朔諸峰

我動梧江棹奇峰懷髣髴水程走一旬始獲展胸臆硉兀飛空出爲我來得得譬如好朋友久濶忽相值此時心花開當飢竟忘食前途山邈綿林立尤怪特却恐有失遺小眶養目力

陪鄭大野按君及陳通判遂夏推官四敷諸公目

雨遊三洲巖二首

靈巖直是海三山何日飛來落此間曲折多層奇自迥嵌空通體骨無還洞穿藻井天爲漏石結岑樓磴可攀

共喜乘高從雨得米家筆意寫江灣

其二

芳渚停橈事冥搜得逢遼洞怪還幽鼓吹聲出青螺腹

觴酒移過翠黛頭目雨情濃同秉燭峯雲與逸滅何驕

家園萬里兵戈外登眺翻來百感憂

舟中憤作 時乙未遯也

一官辭未得五嶺尚馳帆去去峽中路山石胡巉巉廉

利森刀戟我心憂莫芠夫豈乏幽賞恨爲天倫虧前年

在杭州拜母弟弟衣送我到江頭臨別語諵諵嗣雖不

見面隔月來書函自從兵馬逞聲息斷妖機盼睞庾關

北風絕如殺涵骨肉不自保安復問民喦憶極翻無夢

狂來甘召讒存亡總未料不敢問巫咸

招同鄭大野御史遊星巖

端水幽娟處峰頭七點青犢衣能野興便服出郊坰不

憚春雲濕來穿古洞瞑愛山無盡趣欲去起還停

其二

徒步官居少登山却自能鼓鐘敲怪石 洞中有石擊之酷類鐘鼓 巾

舄凝懸藤陟險人爲杖披幽僧作燈問杯賈餘勇直上

最高層

署中偶句

種瓜

南國多雷雨連兵擲歲華未便能歸隱衙齋欲種瓜

孔雀展尾

江表氛祲大牛馱錦滿箱無關孔雀意猶自彩屏張

看小兒拔鳳仙

耶孃疏杯笑孃愁罷琴鋇可憐小兒子却解摘花妍

茅屋落成

愛竹因爲屋誅茅只數椽如僧桑下宿那問未來緣

聞曉鷄

鷄服晨鷄唱聲同在北幾夢餘覓惜惟驚起索朝衣

啗荔枝

昧方鮮荔妖端節近沾脣何似菰絲粽冰盤共六親

康熙癸酉首春 語兒從子有吾景署校刊

孫男 楠讓木手輯

曺司馬集卷三

大梁　曺熮　爾章　著

從弟　曺度　正則　訂

梧江唱和詩引　丙戌夏余以請告舟泊梧江念與鄭大野直指相別數月因掉小舠過端州訪之大野拉遊七星巖同遊者爲曺大叅石帆時六月望日也返棹梧江石帆以督催狼兵維舟河下旋以詩箋見投即遊星巖作也余不揣漫次其韻厥後彼此唱酬迄無曠日旬餘遂得三十餘首余之俚拙誠不堪以瓦缶混於黃鍾而一時相聚之情與賡詩之致誠有

足紀者爰付剞劂以識歲月云海虞瞿式耜伯畧甫識

石帆同遊七星巖原唱

閒來不是會冠裳御史邀同司馬觴山列星文鸞倒出
寺鄰水次覺幽藏穿將石竇人忘暑步過荷池衣自香
遊興未酣天入暮誰言日晷夏偏長

稼軒次韻

遂初裁就芰荷裳選勝同人拉舉觴戎馬中原方極亂
林丘何處尚堪藏閒看定水消煩渴靜禮空王染戒香
竟坐蘭言千古訊臨岐握手意偏長

石帆疊韻

循波曾未用搴裳蘭若相從許泛觴白羽檄邊憐去住
青蓮座底訝行藏周巡目飽諸名勝真覺心空有異香
雅會快尋難遽別衰回盡日不知長

稼軒再疊原韻三首

捫梯攀磴數搴裳若戰初酣豈暇觴兜率諸天容易到
維摩丈室儘堪藏閒心共結筠蘿契靜坐時聞薝蔔香
出岫白雲遲有意松風若爲掃愁長

精藍歴徧解衣裳且就荷筒緩進觴空翠絪緼排戶入
孤花幽倩傍巖藏漫循野水尋扁葉遙指層臺出妙香

月印前溪歸路杳上方鐘鼓韻何長

巖高冷翠滴衣裳着屐登臨慢舉觴麗構恍從天外出
奇蹤偏向谷中藏夕壇風靜添燈焰曉殿雲開洗鉢香
若果佛容爲弟子吳山粵水莫論長

石帆又疊韻二首

幅巾輕裲勝帷裳得聚星巖笑把觴遊好那辭登峻險
酒酣不覺語昂藏杞憂莫漫商朝政蘭臭聊同踏野香
載去清妍歸散後月明江白水天長

蕭然衫履屏冠裳七點峯頭一問觴路記重來生又熟
境逢幽處徹仍藏佛依石屋鬚眉古飯出山廚齒頰香

人世干戈苦繁促羸將此地淨緣長

稼軒疊前韻遣懷一首

不施巾幘不穿裳把卷澆愁再把觴馳想家園牽夢熱
閒繙古画引身藏汲泉最喜烹茶滑洗研還貪潑墨香
羽扇輕搖涼意足風來遠水致偏長

夜坐二首

新秋薦爽試銑裳鈎月如銀稱引觴水氣漸升疑慢幬
山容入睡似龕藏沿江小艇明漁火野寺孤僧炷夜香
絡緯不停砧響接挑燈獨坐漏初長

石帆疊韻二首

爲客炎邦近越裳憂來強自命壺觴更忺亦且尋書讀
却俗元宜傍艇藏學弈檳榔防水瘴勤澆蘭蕙養盆香
野人爭渡驚蠻語不覺鄉思到我長　右和遣懷

披將白葛短衣裳岸幘臨流夜引觴燈下影來饑鼠出
舟邊水響逝魚藏火明涉浦飲高塢風動衡洲送遠香
最喜新秋還得月涼生歸夢定須長　右和夜坐

稼軒再和遣懷

拂拂輕颸襲我裳病餘那復問壺觴安排枕簟尋幽夢
調伏身心喜白藏蘭茁數叢堪倚玉松蘿一盞勝焚香
青山漸與蓬窗熱坐對閒雲滋味長

再和夜坐

怯寒稱子爲添裳刻燭賡詩可代觴雨後蟾光雲薄掩
風前螢點樹低藏隔江遠聽鳴榔響鄰舫微聞撥甕香
人競貪眠余獨懶愁心寂寂共更長

石帆再和遣懷

戎衣猶未訖垂裳且自隨時寄詠觴烽火初傳千騎退
蒲帆好趁五湖藏閒思吏隱追前輩靜學禪那覓定香
理亂不關非性懶堯天須得許由長

再和夜坐

雲烟圍褁濕衣裳更復邀涼弄晚觴獨踞胡床江外看

一彎娟魄浪中藏簾移星點窺螢過漏和鐺聲報茗香
八尺琉璃丟不保睡魔爭敵與頭長

稼軒再疊前韻感事二首

吉王亦擬賦同裳且向山靈獻一觴欲展迂籌前又却
未消熱血吐還藏祈年願降蘇民雨禮佛先添壽國香
但得清[redacted]還大地桑麻暇日倍舒長

何時介胄易冠裳洗甲旋開在泮觴虎拜從知尊卣錫
麟標寧復嘆弓藏開屯再造宣光業紀代嘗書姓字香
莫倚天心終悔禍師中握算會須長

石帆舟中七夕原唱

今夜星仍似去年慚余飄泊屢移遷秋來於役還依水
客裏爲家半在船瓜蔦淡閨樓上月沽喧鬧市店中錢
遐方未必齊風俗望斷牽牛揚越邊

稼軒和韻二首

兀坐江干日似年閒看谷鳥望林遷烽烟不隔還鄉夢
琴學相將泛宅船雪藕調冰何處宴吟風哦月不須錢
臨流倒影窺牛女遮莫銀河落枕邊
中原雲擾及三年遯跡遐荒尚屢遷除是淡山誅結屋
惟餘荒渚繫浮船窮愁那得安心法逐日空銷問卜錢
乞巧自知難療拙騰騰任運水雲邊

稼軒用七夕韻感事二首

萍泊蒼梧已二年滄桑幻局嘆頻遷旌心可對三江水
奇跡惟憑一葉舡邊將幾揀酬國劍朝官爭辦買山錢
孤臣老病無能役賸有封章到日邊
行間鼙鼓動經年廟算雖周議屢遷進止決機弦上矢
安危托命浪中舡徵兵到處三千甲饗士終朝百萬錢
但願過劉歌者定旂常日麗五雲邊

石帆疊韻七夕

商飈剪剪又經年人貌應同物候遷作客今宵逢巧節
算歸何日上吳船傳烽到處明金甲拜月誰家爇紙錢
恰好黃姑當戶照不勝幽思落天邊

稼軒用七夕韻遣懷二首

鬢髮蕭疏感逝年驚心大火又西遷衰顏懶對菱花鏡
小戶聊傾蓮葉舡（太乙仙人蓮葉舟）臥影中流窺玉塔（東皋月）沉
香滿屋燦金錢（東皋菊）幽懷何限清秋裏靜寄蓬窗筆研
邊
舟居端不藉長年傍渚依山到處遷最羨烟波漁子艇
漫誇書画米家舡憂來強撥惟床甕興至開行有杖錢
旅雁南征歸去好栖栖何事滯天邊

石帆以余賡詩又出藏画鑒賞詩以致謝

閒愛科頭不著冠坐高秋水雨初殘月圓兩度還家夢
詩賡多篇注坂丸甘剖瓜盤紅雪滿烟生茶竈白雲寒
盈前山水看無足更展圖中山水看

稼軒次韻

晚凉新沐試彈冠陣雨初收夕照殘但入煩勞成火宅
肯尋閒冷勝氷丸論詩總帶烟霞氣展軸時披雲霧寒
最愛月高山轉黑清光搖漾浪中看
喜着荷衣戴籜冠自憐雙鬢已凋殘暗流有恨乾坤泪
閒送無情日月丸酒後歌天猶耳熱夢中觸事亦心寒
勤王無計隨鞭弭嘗把吳鉤仔細看

石帆詠河燈

河燈灑望放來均直作秋江出火雲下徹蜃宮明水國倒開星漢爛天文亂紅逐浪流花蕊夕照橫波去雁羣若箇小舠輕蕩過金蓮朶朶櫂邊分（火山在梧郡城南隔江三里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

稼軒疊韻河燈

江燈遮莫照靈均誰染波心百丈雲遙識火山飛藻焰翻疑銀漢織星文獨明幾點如岐路互映徘徊似偕羣爲憫青燐難破暗漾歸幽渫聽風分

石帆詩篇見貽頻頻不厭臨岐疊韻答謝一首

投老江湖厭整冠客心秋色正叢殘自慚浪跡沾泥絮每羨新詩脫手丸坐對蘭芬能却暑飛來玉屑便生寒須知勝友眞良藥莫作尋常旅聚看

石帆次韻志謝

相依一水署簪冠日拜新詩到暑殘珍比彤庭懷轂擊捷如妙手弄僚丸傾思袞袞長河瀉落韻蕭蕭夏月寒別去正愁佳句斷扇頭遙寄一篇看

（壘恥日瞿臨桂以拱單之重防汎下郡能與僚佐登臨詠可謂輕裘緩帶有雅歌投壺之風計是時江南淪陷鐵騎以越錢唐荊楚委命風煙但隔一湖水百粵雖僻壤震不於鄰於弱矣斯正擊楫渡江聞雞起舞之候耶顧效圍棊賭墅胡牀嘯月之所爲豈眞兒子輩已足辦賊姑示整暇乎抑恐危疆風鶴恇擾易動聊爾鎮物乎此其故予不得而知也日臨桂抱忠入地謝封疆於一死與別山司馬豪吟呼嘯若茲巡徼所至卒與大參疊唱爭長已早見一班矣可思千載之下屬有同心過蒼梧而覽涕不亦忠冤逸樂昨時台斷於蠻鄉癖六日耶壬申除日書）

嶺南近草　司馬在粵任職不效退而避地於是乎動楚吟焉此近草之所作也

抵珠江晤曾旅菴賦贈

幾度逃名兩地分那堪嶺外更離羣重逢恰是三生石坐對眞同一片雲學佛已操僧作臘談心不問日將曛到來便有飛揚意脫口機鋒摠冠軍

十五夜獨起看月欲詩未就適許哉庵以詩見投因爲次韻成之（名兆進莆田鄉舉）

天邊有月便多情豈到中秋月始明喜是恰當人定後對來不覺客身輕漫嗟北地家何處孤賞南樓興倍淸坐嘯行吟眠未忍隔鄰任報曙雞聲

十七日夜同諸公啣杯遲月

相將問月幾時升却似凭欄待美人入夜驚看天欲晝當秋翻訝座生春可憐望後輪猶滿忍使樽前酒不頻共浴寒光分桂影誰能復別主和賓

同許哉庵太常過定水庵訪印上人不值遂成小坐

纔入禪關致便幽睡雲爲石水爲棱尋僧未帶題凡筆
乘興還同泛雪舟履繞花庭人是蝶笠親蓮座佛如鷗
莫嫌蘭若居鄰市到我胸中別一丘
秋日偕許哉庵李聖生登咸大師高樓寄眺
主翁引客上雲梯總有躋扳未杖藤丁聽微聲窺去鳥
遥看低影出孤亭滿窗秋色收千里竟席談鋒續五燈
白社肯教容我輩高風不數慧師能
樓眺詩許哉庵亦成二首依韵和之
貝多院裏辟疆園負出重樓勢獨尊山氣淡濃皆画本
人家遠近半漁村凌虚屐已翔天際向晚杯宜泛月痕

不但妙高臺遜此蓬壺亦未足爲昆
步漸升時眺漸新凭欄栩栩覺輕身布金非復寰中地
倚玉欣同世外人勝境遥來高處好客居淡喜近祖鄰
菊花待放秋將去何惜頻登共浣塵
再和李聖生樓眺詩
徧野秋光眼底橫危樓孤聳入霄層人隨飛鳥凌空上
身與浮雲等樣輕幾抹烟鬟開曉鏡一灣澄練疊寒晶
家園何許今臨眺不禁中懷憂喜并
紙鳶
剪紙成來値底錢忽焉沖舉竟如仙高高下下風爲力

軋軋錚錚竹弄絃聲攪雁聲飛歷亂影疑鷹眼去翩躚
休言此是兒童戲萬里秋光一線牽
壽受于家伍 名元祁、翁溪
翛然孤遠出塵蹤市上家如海上峰嶺嶠烟霞驚幾度
竹林杯酒嗣初逢養生直欲飧籬菊愛客能留聽曙鐘
好是鬚眉常偉在我哀白嶽一株松
賀汪漢沖舉子 名一蛟
報道兒初浴菊花喜漸蹈醴源龍是種香夢燕爲胎壽
始神仙屋人占將相才華年當遠服得此足盱杯
菊月朔之三日汪漢沖招同梅五赤徐不凡 名傑

徐木公 名元枌嘉興人 沈旻乙受于家姪及女郎玉眞齋
頭雅集酒酣客樂各逞所長不知孰者是主也渡
嶺以來得未曾有快爲之賦
綺筵開日淨秋氛飲逝芳筒爲盞勤數載異鄉同作客
一時青眼共紅裙邦懈巴里居人下直聽吳歌到夜分
耳熱與飛翠響奏香風繞座擁停雲
九日招同袁特丘 名册年、公安進士 何紫屏 廣東人 王抑之
名爾斂 諸公小集次日復有李聖生之訂雅會連朝
方思覓句而許哉庵竟以先之遂爲步韻
白雁黃花秋色均況來星聚有高人老年不乏題糕興

令節何辭把酒頻爲客共傷將十稔授衣方屆過初旬
相期更十明朝飮猶喜重陽未隔晨

秋齋夜飮風雨邱人王抑之有詩見移次韻爲答

貧居市遠孰張羅賴得嘉賓點綴多燈下雨聲聽到蓊
簷頭風響宛摧荷政苛在酒非同虎鼓報先籌莫問鼉
四座一時豪興發摠然秋老奈予何

生日自作奉酬諸公

五十居諸賦采薇遡來事事與心違秋懸雁宇新年譜
家斷魚書舊釣磯遯世不淡羞學易餘生猶夢未知非
炎荒作客思鄉久徙倚江村看鳥歸

贈范華宇爲五十壽 原澄海伯山左人以太夫人七十設帨相去浹辰

年登知命澹無營少伯身名接武淸用晦每懷高鳥趣
居閒常有種魚情宦途本自爲游戲道貌非關學養生
不是慈闈牽鶴髮扁舟蚤泛五湖輕

郭嘉璧出自賊中時余有哭僕之痛感而作此 郭名玠廣東人

出門惘惘蹈荊棘頓足搥心爲太息逆旅誰憐失路人
我僕痛矣增惻惻君困豪客囊無錢我喪崑崙如剪翼
錢散有時還入來翼折啼空飛不得浮生歌哭無常期
世事前途如漆黑對君却喜脫樊中傾罌好共澆胸臆

咸大師有登樓之約久虛未赴詩以問之

重陽違訂後紺閣憶嗟哉一雨秋將盡羣峰爽更多苔
痕應又滿花信可曾訛前約如容踐披裘一再過

同許莪庵徐木公赴沈旻乙之酌即事有賦

共踏松聲去還隨聽水歸主情能婉欵信客不扃扉野
徑村粧嫩高齋勝友依壺傾藍尾數盤出瓦楞肥雅集
全刪縟淸言互入微況當霪雨後新月弄輕暉

蚤梅

爭道嶺南無有雪如何素影入窗來披衣曉起庭前看
一樹梅花昨夜開

齋頭梅放偶同許莪庵坐飮有詩因爲次韻

菊盡無花賞南枝忽放新暗香如落席冷艷却藏春客
帶孤山韻居欣上若隣好看明月出澹寫美人眞

小春日約同社諸子攜具郊游即事有賦兼酬徐
木公

本爲尋梅至翻成久聽松人穿一水過歡合衆情濃選
徑停游屐闚林得遠峯抱琴追古意倚笛慰衰容去住
看雲岫浮沉寄酒鍾田家足生事日落尚聞春

佛山除夕

除夕依然愁未除況當海角更貧居老年怕向人辭歲

燈下呼兒看穩書

癸巳元旦次徐不凡韻

柏酒傳觴照面紅歲時猶復憶天中髫翔蠟鷰成纖手盤簇香芹有嫩叢愴念餘生驚朔吹灰心往事逐烟空春來白髮輸青草直訝東風未至公

元日作

一年十二度逢朔時俗偏驚此日新比屋枳盆燒昨夜溪閨粉荔迓初春可憐客邸無餘事也復空忙去拜人曉起喜看朱暾出天清氣朗街無塵醉人滿市何多瑞

俯仰慙予獨醒身鄉夢又從今夕始不知甚日是歸晨

上元寓佛山作

歸舟買未得又看上元燈市酒家家丹歌絃綠綠永良辰多可樂客況轉無憑高興生平足今宵覺倍增

春夕沈旻乙邀集池上即席贈小史蘭宗共得皆字

坐月兼臨水幽芬暗遶縈有童妖且秀狡慧解人懷笑眼渾成醉痴情半賣乖嬌來怜婉轉真處沒安排袖定阿誰㨿桃宜之子偕吳歈低唱後興發一時皆

佛堂村觀泉因過水庵

爲探泉乳好汲取試茶新十笏幽闌水孤僧靜絕塵竹分橋外徑草接海邊春不用蓮花漏潮痕報夕晨

李聖生齋中梨花盛開

綽約冰姿迥出羣梅香無艷李輸芬玉盤簇簇凝妝粉素影搖搖曳縞裙一院輕陰春閉雨五更清夢曉生雲多情最是繁開後舞蝶飛來了不分

陳若羨見過

頻年避地走天涯棹返珠江鬢已華不謂吠帝君似我竟同遷播客爲家貧淪婉淪庾郎菜好句移來江令花畢度蘭言香可挹霏霏高爇落雲霞

壽汪漢冲

德星一點燦天南時茹清齋禮佛龕家起嵩河原自遠開壽風月不爲貪曆開大衍逢初度酒吸千觚興未酣野老到來申祝後內人從此定多男

壽沈旻乙

歷盡滄桑只獨醒琴花高韵尚流馨路邊活水源源至門外長松轉轉青無客不來尋好醉有家却亦愛翻經清癯道骨超塵表萬里秋空放鶴翎

紀許烈婦陳氏

世道江河日以變吁嗟節義輕如霰不謂狂瀾砥柱人乃於粉黛叢中見猗歟賀令陳公女烈節矯矯凌海甸

綉幙絲牽字許門于歸靜好人爭羨曙窗描罷遠山眉
日向中廚修潔膳夢草庭前琴瑟和差池頡頏雙翔燕
脂香不愛愛書香篝燈佐讀挑鍼線可憐新婦只年餘
遂行流傳閭里徧夫子覲翁東粵來颶帆遙向鮫宮出
雛溪鸑嶺帳蠻烟慘淡危疴驚逝電訃聞閨閣不勝哀
迸泉血淚潸潸濺擁髻一時腸已摧勺水連旬不入咽
嗚呼弱質能幾何彩雲忽散香消鈿君不見朔馬秋嘶
天狂颶橫掠桃花片又不見骲箭鳴中原塵霾洗盡英
蓉面玉釵鴟索徒繽紛舜華朝露空畱戀借問何如許
節婦貞心比石不可轉從夫地下甘如飴萬古綱常存
姣孌、

壽王抑之

翛翛笙鶴羽仙流文采聲名蓋九州時近中秋人比月
筵開上壽杖多鳩書翻脉望參玄竅囊散朱提問酒籌
養得冰壺心一片不分寒暑總披裘

題贈蒙貢士冊頁上

蒙翁令望斗南奢道貌仙仙定服霞偉業盡人尊祖武
高名蚤自噪邦華擷將海國峰頭秀放作江郎筆底花
想見近來吟骨瘦感時詩入少陵家

奉和王星巖同諸公連句迭飲蒿堤納凉之作

李家池似習家池日趁心朋鬪遠漪紅影魚吞歃荔熟
綠陰鳥去避樽移敢云消暑追河朔聊亦逃名學頴箕
世界炎炎渾不覺千風吹過晚風吹

客鹿江遊中閣

暖風搖曳柳桃春可羨晴光媚冶人偶興到來非夙訂
遐幽小坐亦前因酒沽村店何辭遠話集田家不厭真
客俎久嗟無異味快烹鮮筍出泥新

後遊

尋春忽忽已經旬為趁花時再踏茵幾樹梨吹香雪艷
一株桃擁絳霞勻觴兼穉子添羣樂路出村妝鬬眼新
丈許清陰團轉蓋忘機啼鳥遞相親

吳城阻風登望湖亭

石尤風發泥前旌日坐江頭惱客情閒向松蹊理遊屐
松濤過耳神為清山亭孤倚凌高麓咫尺廬峰秀可掬
萬頃琉璃千里風參差遠近排銀屋綠疇蒼嶼遠如圖
中有漁人巢釣磯懸我天涯歎萍梗眼看春去未能歸

樵夫

伐木丁丁萬壑中時隨牧笛共吟風人間火食傳無盡
總是腰邊一斧功

僧院山茶

滿院山茶熯火紅枝枝綽約舞風中若教入夜籠明月
直作禪燈照梵宫

放舟

徑得舟行疾江痕雨後高岸花迎欲咲鷩鳥去如逃舵
轉灘頭穩帆移線脚牢只須坐臥裏蚤已過風濤

五老峰

五老何年向此游真形幻化列峰頭烟雲時捲書天筆
波浪遥連出蜃樓雪後頭毛同樣白雨餘衰淚各般流
興亡不管人間事却比商山勝一籌

過陶靖節先生故里

我慕陶彭澤脩然多遠情漉巾非嗜酒却米豈逃名故
里今來過高風想夙英低回壽五柳春水一湖平

落星墪在鄱陽湖中

此星隕落是何年如髻如螺峙水天醉裏凴高看去遠
白雲捧出一青蓮

戲題蝦蟇石

一箇蝦蟇坐水涯㶚㶚茂草寂無譁鼓吹每日來風浪
藥杵何時伴月華背上苔叢分綠線頤邊霞映點朱砂
當流直作狂瀾柱豈是人間井底蛙

晚出湖口泊柘磯

楚江峰勢轉小艇出湖天百雉蟠雲嶂孤洲聚估船燈
青茅屋雨酒綠野塘煙今夕還家夢遥遥只自憐

小姑山在大江中

瘦削亭亭一小山天然娟秀出江間樹懸翠色圍花鈿
石打濤聲響珮環四面水開粧鏡影一鈎月畫嫵眉彎
生成性愛凌波步浪去潮來只等閒

香谿偶步

爲覓香溪路殘茵踏作泥地偏人影少村轉屐痕齊問
茗嘗新火提壺仗小奚忻逢石數片疑是白雲低

雷港謁三閭大夫祠

菜花黃繞麦青青灌木啼鵶香火靈雨氣一江埋楚怨
蝸涎滿壁篆騷經荒村社鼓來春獻石榻僧盂薦晚馨
堦下酹殘漁父酒風清古殿獨常醒

偕姚亦若詹竹也發蕪闗次詹韻

萍鄉笑聚正凉初戰茗飛觴意總舒山水同看真畫裏
鬚眉各樊是生餘帆移前後隨秋雁句獲珠璣勝異書
去路雖長驊轉劇滿腔憂緒盡消除

月夜偶集

秋來爽氣落銀河好友無期夜自過水面行廚歆味夥
舡頭坐月得明多光移一線驚漁火聲轉前灣聽逝波

野戍夜關猶不散良宵誰忍付蹉跎
發樟樹鎮將稱漢章初至
揚舲日趁水渚蘆雪簇濤頭擁櫂開夾岸秋容牽旅興
一江風景遐詩林山如揖我遙相過鳥自隨舟了不猜
舵畔浪痕微覺重昨朝有客犒新來
次永和有文文山遺跡步詹韻
極目滄江草色萋孤村一曲抱山蹊炊烟縷縷搖空上
去鳥飛飛掠水低峯影倒流如潑墨苔痕篆石宛成題
文山有跡留仙閣千載名高媲莫齊
舟行雜咏次詹韻

路難翻覺一舟寬坐擁圖書臥聽湍雲起中流迷去棹
雨來何處怒添灘身閒聊亦從爲賈性懶偏宜久罷官
莫謂鬼鄉易寥落綠裝青笠愛相看
泊羅塘灣即事偶成
繫舟古岸問林皋村逕蕭疎趁短袍因遇龐翁談咲久
不知蹁履步趨勞盈筐瓜剖飧紅玉繞樹風鳴滴翠濤
沿路行來雞犬靜家家可種武陵桃
同前再次竹也韻
日趁修途事泛槎幽埛小路與偏遐犬迎生客疑衫駡
魚樂閒塘晒網叉到處柴門藏曲折多年古木瘦查枒

相逢個個無懷氏却羨其間好住家
儲潭謁廟
鬼號廟貌峙平坻澤國人人競祝尸世路風波原不定
估船難酒自無私魚花歷亂生秋雨蝌篆蒼涼壞舊碑
景物非殊今昔異江濆浩邈可勝思
過壽量寺 在贛州時觀慧日佛小像題句
爲欵禪關去同移緩步車寺仍前代舊僧是劫灰餘一
水橋中跨閒庭草不除譴將虛幻眼還看影堂書
舟夜即事次竹也韻
月高孥動白山影一江清蟲語碎秋色村春來夜聲樹

幽淡此洞石出坳如堋宿向蘆花裏隣舟約共更
其二
遙征既畢景槃杙倚寒埛暗塢疑藏雨高灘欲濕星舟
虛燈自炯夜靜水聞腥扒扒鳴榔過棲禽起翠汀
虔州感詠
丫分閩粵路二水夾巖城此日歌樽市當年戰鼓營忠
魂久化碧鬼火夜猶青浩渺長流外風吹拉瑟聲
其二
戰壘今安在芳名迄未陳普天雖遜國多士尚纍臣骨
掩荒原草哀生行路人維舟贛水畔徒惜野花新

白兎甘泉

白兎山頭水潛流出地泉、靈源瀏雪寶甘味入茶瓷陸羽何曾到、王濛漫自仙却如蟻伏土、名得老夫傳

三台夕照

青巒一點小瓦屋望來低、雞犬從人別耕漁樂業齊、輞川圖可覓柳市隱還迷、更喜炊烟上、斜陽映碧畦

袁特丘移寓佛山喜賦

久濶轉相親同為萬里人雨中春色去亂後客僑新卜宅欣客過搜奇忽失貧者英元有祉從此轉宗因

特丘辱以報章仍用前韻賦謝二首

幽居近可親不用賦伊人小酒無辭醉高談更覺新床同非假合骨在宥言貧日對心能遠如僧得淨因

其二

心隱却堪親移居不避人鬚眉驚老在文釆逐花新書讀推君富囊空似我貧別來今又聚多半有前因

中秋前二日郭青霞偕姪芝芬攜酒具同諸公過小齋玩月

月高諸籟靜無聞有客移樽問樂羣、花氣暗從杯上過幽光各就座間分、人空南國兼多韻天近中秋況少雲、玉魄娟娟看不足、夜央那計酒籌勤

愚恥曰司馬備兵蒼梧監制一道而國步已傾遂從瓦解繼以節鎮旋旆晉陟夏卿孀殘歲月之間卒無所為于厥遜荒于野艮謂丁亥亂之末流處顛越之已極也嗚呼卯辰數年以來中原陸沈矣凶難日偪進退咫尺邦國流離多時之寄宦入粵家室保無湯析乎指咸陽之高枝望樹鳥而增慟哀音喪亂不獨一司馬然也欲止則躑躅靡寧欲歸則愴悅莫決徘徊中路顧影安藏吁可悲已乃或與故鄉之人相聚或從其地之士友狹遊雖勉為酬酢而中心爾惆矣觀其篇中過處州抵燕關諸作是其躑躅翔集有反雜之思乎不一年而身委異鄉扶喪車而還故土一家骨肉苟完無恙不至顛躓於道路者斯亦不幸中之幸也數十年之後猶能出其遺稿以相示予因詮次而合之欲使後之覽者尚有憫乎其時焉歲癸酉上巳書

康熙癸酉首春　語兒從子孟堅詎平校刊
孫男　崧貞木
　　　棠愛木同輯

曹司馬集卷四

大梁　曹熮　爾章　著

從弟　曹度　正則　訂

序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今歲在己卯海內復當比士禮臣以臣熮副樞臣心純往典蜀試上俞可臣不敢以不敏辭比馭西征自豫及楚自楚及蜀循事加毖幸竣厥役例有醮多士語具樞臣首簡婉摯多風有味乎其言臣復何贅而伏念皇上覆載之大日月之明即臣之一身幾寘罪戾而猶得生

全則天下懷丹抱赤之士又何不可自靖自獻以備任使葵藿可矢閶闔匪遙臣願多士毋負此千載一時則即以乘時圖報之一念以醮多士臣亦不敢以不文辭臣初任寧晉寧晉爲恒山支邑在冀北是時流寇方焚劫兩河所過郡縣多殘燬突而至城下幸先事有備無罅可攻砲擊寇傷無數乃敗去而兵燹入境不可謂非守土之罪遂移任濰縣居亡何復以戇忤獲罪臣自維省拙直寡容孤忠無路於此生已矣而蒙皇上鑒臣無他拔臣於幽繫之中爐灰不冷斷木爲榮今得備員冬官愧無寸長可展乃不以臣爲黠拙而衡文重寄復茲

荷命焉皇上真千古以來闢門使過之盛軌也爾多士不居恒歎莫知乎未致身青雲則患主司之不公不明今既以一日之遇脫青衿之苦不患在主司矣繇是而晉內之則有公輔之望即外之亦有節鉞之寄臣不敢以不肖程多士士誠賢者竭股肱之力繼以忠貞得無謂釜鬵之難通乎得無謂經綸之難展乎得無謂苦口藥石之不見諒乎而臣則曰不然引繩削墨不如合抱滌垢洗瑕不如全瑜以天下之無才莫如臣以天下之多過莫如臣而溲涬不棄於溝中輪囷猶欲施之斤斧爾多士砥礪讀書具大受之器抱不貲之材自然應手

奏效爾目見贊又何難翼乎遇順風沛乎縱大壑聚精會神相得益章也哉所謂郭隗猶見禮況賢於隗者乎而臣則惟先與多士約人臣事君勿欺爲上立功次之立言斯下邇來文章盛而真意衰鹽梅薑桂各有至性而今乃雜其味以諧人矣黑白青黄各有本色而今乃變其質以相炫矣稷契共驩夢寐自覺而爾多士靜勘幽獨不可以對衾影者不以對朋友不可以對朋友者不以對君父寧鈍毋捷寧朴毋華而後皇上推心置腹明明穆穆可必也如其爲封疆之臣乎請纓繫組當有捐軀報國之忠如其爲獻納之臣乎補袞納牖當有致

君堯舜之志而僥或詭遇逢迎錢牘敷澤即使勳業爛然而寸心自疚有靦面目皇上雖懋官懋賞其何以無憾若夫湜馨悅於董賈之餘鬭齒牙於牛李之際藻繪滿前僻堅難破此皇上所深厭棄而不願聞者也爾多士宜何居焉是則臣之所以代爲多士慮而願多士之淬勵於其始也多士其共勉之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臣曹烤謹序

鄭晦光先生詩序

余好爲詩而不能工詩詩不能工而頗知詩之工也杍有蜀錦齊紈則女紅罷織園有姚黃魏紫則名花失妍

詩果到家其眼光者咸知賞別故不獨余哉邇余潦倒一官竄居炎嶠目所相對皆赤踝推髻夷面鳥言字晝不通而所在士大夫又多陶適以安其樸茂聲韻一學茫不省爲何物無論沒工詩者即求其可與談詩之人抑且等麟遊鳳出絕跡冥翔了不可以冀倖覯也汴梁鄭晦光先生嵩河間氣拔幟文壇於書無所不讀頗特精醫而工於詩往余爲諸生汴梁時矜貴其所爲詩每從羅氏昆季座上傳誦其片句隻言獲如拱璧今余處此落落寡聞之地公餘退食頭悶岑岑亦安所覓先生之全帙誦繙快讀而爲之療之其家公方爲御史按部粤西事竣還朝而余祖送之㳂臺旅舟無事撿視其先尊人手澤則先生詩稿在笥中余驚索觀蒼黃捧閱讀之而未能竟也已余返柠鬱林復馳蒼頭往訊則御史公已登詩梨棗而分放一帙以遺余余益又驚喜身輕神開不啻盲兒復明痿人頓起剪燭清齋焚香竦對日以爲幸固嘗慨予勞勞犇役未及躡履摳衣於先生之側面扣家珍乃反在萬里蠻烟之外得時時拜珠璣紙上何幸哉何幸哉時雖不多而勝已兼有其澹也其莊也其真率輕脫而不事雕鏤也庶幾作者之風焉懸諸國門布之市肆人當盡能識之而不以余言爲誣矣

修齊芳躅序

此余師緒崗陳夫子秉鐸㵒上之所作也夫秉鐸務乎教人者也將教之以口乎謦欬所弗及者窮抑教之以身乎巾舄所弗接者阻孔子曰有教無類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無以廣而布焉而身若口之是圖教不其隘乎師曰吾教有術也有不口之口焉面人人命耳人人提也亦不必以身焉而可使家自爲絃戶自爲誦也爰於課督諸生之暇歌詠先生之餘則退而著此書非長者言弗落之筆也非毖躬浴德之事弗登之簡聲之而功不逮物者弗存也則又懼人之無徵也蒐羅

往古以及來今凡忠臣孝子貞夫信友仁人義士之遐軌撰厥所行之事與茲所立之言足以相配則櫛比而連類之今以爲貌而引古爲鏡今以爲舟而借古爲檝期夫人之信而從也誘掖奬勸進夫人於考祥迪吉之域而弗隕其履也可謂曲至矣書成命名修齊芳躅鄒致一帙以示余余讀而歎曰猗哉此所爲善教人者乎夫人之情觸斯興感斯遷是故習奇淫之說則其人宕以佚撰詭秘之術則其人肆以誕披典誥之辭則其人莊以穆柔中正之聽則其人拘以畏是編也鋟而行之俾人人展卷而窺爲勃然感觸而奮起於忠臣孝子貞

夫信友仁人義士之途端可知已以是而爲教家可也國可也天下後世可也瀫上云乎哉

記

岑山潭看魚記

予家村山水之間也山多不盡可指名而水爲練江當江之心有岑山焉孤根秀拔瘦骨巉撥然視衆山爲最小而反岑之旌其獨也其上有寺奉以觀音大士禱之多靈奔走香爇月無虛日攬奇之客鼓棹而來遊者往往有之矣其下爲潭潭故多魚而深不可測峯尖石葉柴柵其中迅流激之自成鳴籟時而烟雲之氣上山頭時而鐘鼓之聲落水底境絕幽媚也潭水清徹如綠晶游鱗翔泳枚枚可數壬午八月歸自虎林偶與予弟爾明氏放船中流縱觀魚樂巨魚多穴居不出細若針頭者長纔如第者或圓扁如錢而瘦側如指拇者體色如淡墨而金其睛紅其鬣者百千爲陣六七成羣試投以餌攢攢簇簇小大競爭目影射之諸魚同色俄而風動波縠瀠洄一魚忽化爲三千百魚忽化爲億萬乃悟鵝籠書生吞吐之非幻矣當予村口沿流而上危樓高亘者可百尺許雕榱碧檻倒映水中自下視之如半而晝艇懸於空際則予先大人從史君采伯之所構也樓之

去岸如許高岸之去水又復高幾許而升樓憑之若帶纖魚脊尾具見其水之淸至此村口盡處有溪流反瀉跨溪有橋渡橋而東有石如切雲冠俗傳紗帽石可坐而釣魚也其對爲岑山巖脚亦復有石如馬頭俯而窺魚狀古藤篆壁灌木幪磯蓋即深不可測而多魚處也湍瀏淙淙魚之歌吹亂石齒齒魚之几牀窦窟函函魚之行宮別館魚樂矣哉予刺小舠更循其下巨魚終不得見來親人者如前種種魚爾良久驚覩大魚數頭穿予舟底而過少頃汎起郤是幾筒拔魚鸕鶿也岸上人呼曰打魚船至矣既而滿潭上下盡是鸕鶿親人之魚

僕焉俱逝向之淡藏不見者蔓蘗踉蹌紛沓雜出宛難氏之避兵也鸕鷀趁魚過岸漁師手扠而踵其後一鸕鷀不足又與一繼之觀魚尾頰則魚憊矣鸕鷀輙嘴齗以出或魚大不勝則拋扠中之近岸居人羣逐相觀以爲嬉笑夫爲前之魚也何其樂爲後之魚也何其憂憂樂循環乘除之理也使君子而觀乎此其悠然寄曠思乎爾明索看魚詩書此付之

舟次月華記

壬午仲冬之四日發舟岑川將下㴸焉篷風帆雨霧雩櫓人兀兀艙底不伸首者連辰次淳安之艁檣薄暮矣

忽然天霽稠雲洞開出月一片同舟者莊子臣鵠家小阮搢仲也相與仰眺樂之銜杯叫跳氣各飛揚與酣還坐劇飲有頃舵師報曰月華矣予三人驚出視之五彩爛焉層層累月洵奇觀也移時乃滅於是三人益復驩呼引滿浮白各矜以爲得未曾有有頃舵師報曰月又華矣三人又驚出視若藍若紫若青若紅及綠色色環涌而采暈加濶移時更復滅夫月之華也多以清秋此則冬矣月華必魄滿此當上弦魄裁半又必瑤天如洗長空一色乃或華而此則殘雲蔽布嵐氣射升竟華者何也因是三人益復竊喜以爲是有大奇兆祝曰兆果奇當再巳而果又華華凡三而視前且久矣時臣鵠延公車子方事謁部聽補竊自計公車者掇巍科補其得善地乎今臣鵠北闈殺翮予乃補得粵西蒼梧郡蠻烟遠服殊無大奇曩月之華何奇也嘗見人家蟢子掠衣帽乾鵲唶唶屋櫩上燈花燦案頭輙多以爲喜旣而未必有喜也月華蓋事異而情同也故追憶而記之亦以悟夫世之狂誕自詡覬覦非望以爲遲之當自得焉不得則又謀之期必得者之罔也

房山永壽禪院碑記

房之西瀰望皆山也距房西南十二里許有山焉羣山

咸岌峘相倚此獨坦衍如砥方圓得數百弓而琳宫紺宇構於其中則永壽禪院也繇山腳到院高几數里谿徑欹嶮裂懸螾折而上不見有寺到則豁然天開樓臺殿廡幡幢鐘鼓色色具備金碧銜人遡院所自剏實始秀公秀公道行高皐中貴人南溪陳公傾心嚮禮一言契合遂發弘願成此名藍而秀公授衣大弟子爲通公招余稱方外友因得時過自此嘗從通公振錫絕頂央背縱眺燕臺涿鹿拱揖眉端遠近人烟望如殘弈踈踈數點下看一條古路車馳馬走紅塵如海沒彼朱顏殆不知其幾許而此山寂寂鳥啼花笑陌紫松青了不關

門外事通公雖未嘗拈禪相示顧孰非禪哉余別去經年塵趣苦逼每念懷及若夢回憶夢莫識所從逮今到來而通公已行圓化去追維舊蹤惘焉自失時通公法乳靜庵在側指余堦下無字碑曰宄之朔至今三十九年匠石劉龔此艮巳久而迄無文以記其來公與先師有此一段因緣何不登諸石用傳不朽且此石遲之至今若有待於公而爲之者是得非前定乎余然其言爲之記

勾漏洞天記

余兒時捃摭晉事見葛稚川嘗郤侯爵不拜求爲勾漏令以勾漏山有丹砂故也竊謂此山爲神仙窟宅其爲炎洲之倫在嶺南荒徼外顧安得一酣杖笠窮搜其勝槩而愉快乎癸未秋得補牧梧州而勾漏適爲梧轄一時肺腑姻朋俱以余得瘴鄉遠服不之喜余獨喜作主人勾漏耳公事馳驅片帆隻馬庶幾其就便一登焉至則勾漏距梧數百里僻處北流鬼門關之東逼瀕海瀊輸蹄軒冕鮮所過從余又僕僕簿書不得無故行郡以滋民擾居歲餘竟不及一詣勾漏而報余量移江右矣嗟乎萬里懷之門庭失之宦之俗我至此哉乃梧中父老相率遮諸臺使者車丐余留不放去諸臺從其請而

以蒼梧兵巡道會疏易之巡道故治兵鬱林路由北流余不喜官之仍梧喜官梧之仍主人勾漏也於是束裝鼓枻舟行六七日抵容登陸行旌獵獵之間髣髴勾漏峰頭奄來胥疑矣考道書勾漏爲寶圭洞天鸞驂鶴馭多隱君子往來度必聳拔昂霄與五嶽爭雄又度必深山窮谷遠絕塵囂爲牧笛樵斧所不到處然後可胎息尋眞而昇靈丹竈也到殊不然遠望秀巒幾點螺立平蕪曠衍之上若可位置乎泉梓澤中者漸近則瘦石怪峯分張突峙然欋不甚高嶮屼相望不過數十百弓地而古道蜿蜒若帶穿亘其中雖騎馬行人跨牛田父咸得而狎翫之余訝且疑名士之盍虛聲也類此夫及臨山下擡頭四顧羣峰拱揖萬態千形翔而爲虬蹲而爲猊銳而爲筆廉利而爲劍戟執圭捧璧而爲冠裳之會橫覌倒出迭以沓來宕胸悅睇不暇應接將以抵洞當路小亭翼然則北流楊令已迎立道周引余入石室謁玉宸道君及葛眞人像旣而析出轉左則勾漏洞在焉余振衣洞口前所見峯或蔽或虧或呈全或露半又俱變相禿者巘者亂者巢而欹嶔矮而傴僂蹶而跪躓而拜者皆爲余洞前爭姸貢媚矣洞口巖垂如厦有石柱中立支撐如欋其哆塌而爲之者循柱以降則爲洞腹

麥不見其開鑿而令礲小巧劉削天成特爲幽邃或曰此正洞口非腹也徧東旁一洞窪窺黝黑決背內覷令人眡駭需執炬乃可行行行而入愈入愈奇狀几白龍參差錯出石乳凝成不假人力進可里許忽爲潴宮岭帶詰屈縈繞纖鱗翹仰高穹於石葉纂纂中透光一線如破屋穿隙此則句漏洞之真面目也余心艷其說欲入而爲時已昳楊令張酒其若暍不能御遂去蓋方爲後期矣越一月余以事下梧江歸途還過而楊令臥病不出無有供濟勝者余乃命從行人人握火枝直入洞中魚貫以進裏洞石皆渾成或褁肝下掛或罥網高懸

時出瑰奇不可方物石紋筋絡要多如蜂房羊肚然也進裁半箭許忽逢坎窞余擬躡足以沿而颯颯陰森毛竦肌栗手中執火搖搖若風燈不定從人懼火滅弗繼同窮其中不虎倀便蛇耳矣因踉蹌褪出而所爲句漏真面目者終未一遇嗟乎向且愧門庭失之今更堂奧違之矣奚用主人句漏爲哉盡一日之咎編數椽之茅拉縣令爲之佐而沿溯洞中以窮其勝焉當自有待而不知其終有緣否也對洞一山峻聳壁立斷絕扳緣荷葉田田翩翩其頂每菡萏花見則占有年洞口前後產葛仙米採而乾之粒圓如黍黑色以之揉麴釀酒特芳香二皆奇異故並記之

策問

風尚

問天下古今之好尚之風俗此氣運所係匪渺小也第開剏之初其淳龎之氣如花在萼本末蔭映何其盛也而嗣後民用饒庶物力熙阜遂厭縱其耳目心腹以變百度而驟舊章爲識者之憂而卒不可返其故何歟夏商周以忠質文爲三統而周之季也其僭上亡等至於倒置敗壞盡喪其初意下逮漢唐宋益肆爲雕繪風俗移其好尚而濟佚彌甚然則周不如夏商而漢唐宋又

不如周日趨一日若凡民操神聖之權而百姓抗帝王之器將數百世之下終不可問矣而持世之人將付之逝波而不可救歟我朝歷三百年聲名文物冠絕前代二祖開天作則始未嘗不極意隄防而今日江河愈下雖皇上御浣衣而却寶玉無所不節儉而世俗靡靡不止救之何術而可夫子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惟名與器雖濫觴之極或因以知戒歟爾多士其究言之以觀範圍淑世之學焉

蜀才

問天下之豪傑必稟山川之靈秀而生然地實產材而

代不乏人何以云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士君子寧以我持世毋以世限我謂古之氣純今之氣駁亦自菲薄之語百里而一賢千里而一聖五百年而一名世豈有所升降於其間哉蜀爲黃帝支裔文明獨闢故宜其後多名儁而文章之士尤炳燿來玆况錦江玉壘之勝瞿塘劍閣之奇古人云其山嵂巍以嵯峨其人磊砢而英多可謂蜀志總括語而爾多士生斯長斯何以比蹤前哲無慚武鄉又有說爲凡志地方之美者以人物重而吏玆土與遊玆土者大畧而已惟武侯之佐先主業以蜀著子美之客嚴武詩以蜀工則蜀之山川不獨能生才而并能收天下之才爲示蜀之山川可謂有權矣多士生長其間何以無忝精靈增輝梁益也其悉言之毋曰某生也晚不敢擷芳絜美而使前賢爲絕軌也

跋

跋元人張伯雨詩冊後

予嘗讀伯雨之詩又嘗過其墓愾仰其爲人處戹運之際能以詩隱毳客間也亭亭嶽立者哉今得其手蹟諸篇目怡口豢骨節欲鳴譬則懷人萬里積十霜而須麋忽接喜可知矣同時罷奕而觀者葉木公袁令昭欲觀不竟觀者曹搢仲不及覿而頹然醉者譚又玄集羣公以爲酒者陳禹闢不自有而許人觀者章侯陳子也陳子於殘書破紙之中售自市頭傖父手固誠奇膚詎非伯雨之有靈耶

題半軒說

文局姪宏雅有器局扁其室之西偏曰半軒索題而予爲之說

智用其半留餘以防身才用其半留餘以讓人福求其半留餘以遺子孫利擇其半留餘以歸造化顧半之名思半之義其於涉世善後之道無餘蘊矣

康熙癸酉首春　語兒從子肩吾景畧授刊

曾孫象升聚齋

象豫建齋

象謙牧齋仝輯

曹司馬集卷五

大梁 曹煐 爾章 著
嵊邑 王心純 化遠 閱

星軺書自序

走天下之道路看天下之山水余素心也而未有以酧之在長安日躋馬背上每從風呼塵暨間望見西山影下便思跨欵段尋老僧白雲窩中了不可得禍晦勸歸則買蟋頭市釀爲擊蔑葉以療之乃睡枕未終驛鐸遂動郵又叫馬來去作踵門之客矣九衢六街紆旋盤轉耳目逢迎嫌人憎我而山水之奇情索然銷盡已卯蜀

闈之役謬以及余余得之驚且喜也驚銜文之重任而虛負難勝喜萬里之遙征而自今伊始爰戒僕人治裝就道纔出都城門而西山葱翠撲我須眉長空若金遠樹如薺高梛新蟬夕陽古驛而耳目爲一換矣行行過豫則雲鳳封龍髻攢螺列太行王屋飛秀送青眺韓陵之片石數陘處之多㮍聽茅店之雞聲踏板橋之人跡而耳目又一換矣再行過楚渡漢江而魚憶槎頭指隱谷則人懷號履醉九三之添綠蟻浮花品蒙惠之泉紅爐沸雪峩峩靈岫氣連岣嶁之烟滑滑香溪响入瀟湘之派而耳目又一換矣出楚到蜀則流峙更奇水走千盤山奔萬怪升高嶺之巔則馬行天上穿下瀨之峽則舟入地中沿路峰巒譜出薛濤之箋繞與風景寫成杜甫之詩而耳目之所交爲又一換矣是役也歷古諸侯子男若干國裴鄭傳之糧幾三閱月乃始抵蓉城親閱事焉雖足跡未徧天下哉而素心差以酧云凡修途所涉眺聽有觸則詩以詠之詩之不足而又爲日記焉所記不盡山水事也所記山水地名多採牧豎之口不必其盡與圖經合也然而明窗淨几展幅飜吟咫尺之間萬里爲遙泠泠乎坐我於車廂馬鬣之上矣豈不足存而此可自娛爾崇禎庚辰歲杪石帆氏題於虎林寓邸

星軺書上

巳卯五月十五日辛未

出春明門有趣不受謁新書也府初卷郊柔草軟而由來我輿中中途病渴打僧關索茶而去

十六日壬申

發自良鄉過琢鹿喜見舟廄櫺櫚術畢具不登爲恨也及暮作盼月詩少焉月出如金盆墮林莽間已復躍起代燈而誘我行者三十餘里

十七日癸酉

蚤起聽蟬蜑客途第一聲也過慶都傷[illegible]嬳積壁間

同王勇石舊酉句未成宿中塗郵舍
十八日甲戌
抵保定晤陸中台先生話峨嵋奇勝是晚雨次於新
樂
十九日乙亥
陰晴半之鳥歌古樾上甚愛而不知名訪庖犧氏洗
兒池碑無所考亭午後入眞定府聞有譁兵梗道止
之驛館不欸
二十日丙子
別鎭城看山際放雲凝雪渡滹沱望鹿溪聯珠淜務

鬅意生穿綠梛長廊詩人影如帆瀏碧濤句入欒城
縣縣遺[redacted]蝬竊眺無人馬足圍繞赭牆頹死而已暮
次趙州
二十一日丁丑
蚤發初曦罨樹景光若流登大石橋舊有果老飛昇
字今無次鄗值市頭男婦鬔而經者什九殺戮慘矣
到柏鄉索康家酒不得遂去稚子負板牽輿以道遠
啼投之錢即止孔方之能移人如此薄暮雷鳴山藏
不見少選雨脚下垂輕烟霏浥差池山影宛在簾帷
至內丘則已昏黃燈火矣

二十二日戊寅
過竹如庵欲下未果行十里許得鐵墓事墓內不知
何朝代人相傳人有所求即金銀珎貴諸物晝禱而
夕出皆如其意鬼利在償也後人多易以贋且徑有
不償者其應乃𢘿世情之欺致令鬼伯可歎哉塗遇
吳垣石給諫得蜀行平坦信戒心始舒晚次洺小山
一雨黙揖余童童涉纔没歷也
二十三日巳卯
啟自洺至黃粱夢停輿瞻禮純陽大士盥羨盧即珊
枕次車騎鬨小憩大漏抵磁州界接滏口渠蓮粉泥

香紅衣歷落稻畦間莊忽斷忽聯朱檻人家翠竿僧
舍以次而臨相逢過客各有怡情也過官亭遂宿於
磁
二十四日庚辰
凌晨發疑塚碁布眩惑崗阜行二十里渡漳有鷺捕
魚驚舟而逸過景韓寺沙彌遮道供茗逕安陽遂抵
湯陰入官署捫石石纔二尺許嵌空奇秀抱萬仞勢
壁間爲此石題詠者多名公鉅卿也小餐畢復走宜
溝過嵇侍中祠度十數里東南有山如螺遙天孤暎
又如海上芙蓉島矣輿行山上不知是山俯睇烟郇

淡宕乃覺向夜止於驛亭
二十五日辛巳
去宜溝驛凉飇掠襟蠅翼不鼓何處雨也次淇水溪
流分股雙馳而橋亦兩之水聲壯悲殊致入耳迥然
溪岸城闉凸出闉高於岸廬屋反高於闉午飯有斐
亭中行三十里淇縣出淇數里得子貢碑野棗壓矮
櫧彌望有石字偶題先輩跡棗花故黏路人裳之句
過瑞蓮橋橋下不見蓮一山如屏禿焉勢了再行二
十里許廻車傾盼巒蠹嶺迤政復秀麗面掩其背爾
次十柳營遂止於汲

二十六日壬午
發汲之衛源出關八九里忽折而東一路青山相送
自茲始別穿平林行二十餘里沙堆積象風捲皺紋
如趙州畫水所在而是也尋袁紹壁顏艮朱亥蔡中
郎斷碑不知其處至金隆口止之去家才三十里
二十七日癸未
自金隆口沿張家灣渡河帆檣艇穩舟底濺濺鳴天
泉也次西關望里門不久乃憩天仙庵與東勅上人
談詩是夕移會家屬於王勇石南莊余蒙　恩脫繫
蓮室八年圖土餘生亦悲亦喜妻孥秉燭相對眞如

夢寐耳
二十八日甲申
萬南莊臨流羨魚恰有漁人負笱而過遂買小鮮三
兩頭擘之與兒子城弟𤇆弟燧及薛飛六妹丈余廷
對躬共香午饗腹不果而口肥旋同徙樽坐竹下石
牀小飲
二十九日乙酉
莊臣止吾家爲宗跨欵段尋來飛六諸人亦未去臥
溪頭閣酒擁醉黑雲已而電笑雷咆各各逃雨昏定
王勇石攜歌兒數輩至復爲張燈卜夜

三十日丙戌
予醉客散去有不知者旣而杜二郎姨丈以父命至
馬鬣汗未乾又揚鞭去矣予醒眼竟不能留午後張
漢卿肩輿出訪話升沉榮落事
六月一日丁亥
朱熙齋命銀鹿卿齋來餽李熙亮飛六昆弟繼之餽
多辭此不能耳又晡張德守潘君賓項九如治佐酒
物來予卿以欵客客不知予亦忘所以
二日戊子
悶雨厨脊無所步作字酉東諸窗兒薛蘇生以家饌

遠餉味甚美予坐此日啖蚶蝦鰻鱉之鮮殊爲快事
得此未易優劣也

三日己丑

程九萬張晉卿冒雨來別予時別有所懷不知者以
爲病酒也馬貴吾李茂才囊泥又至情緒各藏歷前
遞揭徑醉矣

四日庚寅

別南莊過朱仙鎮鎮經兵燹白骨青燐殘烟破竈舉
目蕭然而岳廟巍巍獨峙可見武穆尚生賊心猶未
盡死也或曰楊神威爾過尉氏南眺山頭出林樾間

已抵傳舍不事事聽鴣而息

五日辛卯

馳慰程章菴年兄書乃發尉氏昏睡輿中無所見醒
問阮嗣宗嘯臺輿人曰過矣次洧川小歇官署署有
海石榴一株本大合抱三幹皆徑尺高可近三丈前
此未覩也已乃渡洧蝗飛蔽天道西青山若沐殆尉
氏所望見者幾晚過千佛庵遂宿許昌

六日壬辰

命僕訪蘇氏予尚擁姬臥詈刺而行行十四五里蝗
起雪飛猶夫飲淚豎子多執竿譟呼而逐之渡潁橋

止於鎮讀壁間詠李膺潁叔考詩蓋正德丁丑時作
也數行字耳閱我勞人不知其幾而況李膺叔考之
閱此潾潾一水乎乍藍乍紫迎面拖峰走四十餘里
則襄城樓櫓出於山凹間矣

七日癸巳

曉起署中聞黃鳥似駡如歌欣然急進出襄航汝人
風帆轃有似瓜洲古渡山在面前乃透迤循行則又
夾立過而回首轎從樹頂來也次沙水石虹亘偃凡
三十四空而斷八以舟代之見處士墓碣上苔紋斑
駮不爲人家碓杵石幸耳去止於葉

驛亭嬰兹樝下踦坐僮僕輩亦舁之而隨次二十里
前導人報有綠林剽掠止予輿而從行者久進不至
至則犇喘亍亍貌若瘠人驚問故則諸舁夫撒行李
野田中逸去矣頃乃渡水過王喬飛舄諸梁畫龍處
閱溪橋六七乃抵保安鎮宿焉纔亭午

九日乙未

衝烟雨行林巒入畫淡似迂倪濃如顛米顛多于迂
也聞山頭聚賊數百騎時出刼掠遇鞭棄而馬者輒
相顧錯愕矣次龍泉渡水行四十餘里與宋鶴峯先

生遐得詳冦信許送以兵予身背輕栩如釋千鈞重
負也次裕州宿之
十日丙申
僮僕得跨驢從行十六七里谿水淙淙流石上去平
蕪廠秀引眺悅心詩思方來忽驚暴客再進數里則
行商為所刃者殭仆道旁矣時鶴峯兵未及也傳聞
洶洶予乃變服前行既而雷雨甚電蛇掣艸光天地
俱綠愈益憂疑心鹿怦怦者三十里許始抵博望以
棗脯韭菜下白酒耐茅店一宿
十一日丁酉

司馬集卷五　九

霽晨遠巘勢落層雲行三十餘里兩山俯白水而峙
有若獅蹲蘋風捲曳偃草為濤又似大小姑山汎漾
楚江面也過杜當陽墓淒然弔之是日蝗飛翳目蘙
子聽云西來烟陣塞空虛彌灑秋田雨不如光景逼
真矣次南陽關邸
十二日戊戌
始得兵擁以南次十里水滑紅裂彷彿衚洲車之所
屆似山非山曠衍無外惟西北隱隱一帶峰頭也循
河干而行者竟日不勞不暑道旁古牢如屋樹樹諮
之土者多不知豈南陽貴客耶經死店次貴人鄉望

新野城不見遂棲沙崖旅舍中樓眺久之
十三日己亥
昧爽發沙崖寒星照我鬚肴勞路而過者皆兵商旅
不行次新野江主簿以歛中枌里餉風魚鬬酒次十
六七里復取河干小逕風嘯如怒浪吹如霰岸頭秔
黍低低如睡更進十五里又渡白水風勁甚舟子不
能篙放船南下選埠而登焉則新店矣乃止之讀坡
老客儋耳所和陶詩百餘篇是夕雨
十四日庚子
雨不肯處予亦不肯住擿泥以行次二十餘里小霽

司馬集卷五　十

入楚界予默念家山自此盡矣而兩地阡陌相交了
無有異獨差變在婦人聲小抵呂堰山谿暴漲問渡
無舟計窘久之或曰門扇可筏而過也因以次浮之
予亦箕踞其上篙一二泅人掖竿以過乃舍於民居
雨又竟夕
十五日辛丑
遲晴至巳不得沐雨而發輿者趁蹄前曳車搖搖如
乘橇也行十七八里西而少開山相媥姸暁鏡出烟
鬟來胸次間已臨溪澗滑且陡人不得定脚乃以鎗
斧畫級而過折西沿流水濺輿底雲撲輿中如是者

五六里許過江家河看見樊城雨益注及到板橋破
斷可容足者才尺輿人蟻緣其上予大怖恐墜不墜
者幾矣夜宿仁皇寺僧寮
十六日壬寅
倚枕聽木魚聲清越濟人始識空門意味起見天霽
矣漢江水溢苦不得濟等船如秀才候曉得失橫中
已出遊寺升閣摩碑寺在晉唐爲伏龍　世廟龍飛
駕幸改今名也復拉闍黎訪子茂故宅攜胡床坐江
岸俯瞰大流懷李白遙看漢水鴨頭綠之句少焉王
芥庵包際霞命人棹小舟過訊予欲趂渡而日已暮

多有不可者歸覓槎頭縮頸鯿一尾供炊
十七日癸卯
渡沔次中流俛首入我懷揣念羊鄒聯翩欲呼處如
在其上樊襄夾岸雉堞與人烟鱗鱗相望若對壘而
陣也抵岸欲移詩芥庵際霞引騎尋捷徑以去竟不
果過襄城見山足石碑矗立苔蘚艸埋不知何者是
墮淚也拜羊叔子祠遂沿江南下帆檣馬鬣互有後
先江走岸遷膽覓俱動行數十里乃循高崗遙看江
自委練如綫已而腹餒扣野戶求餐雷响一片雲中
雨又來矣是日也孔道爲江漲成霪取逕多崎嶇

簃凡所歷王叔和墓張柬之園習鑿齒池杜工部故
居黃叔度故里過輒低徊落想宛然尚友古人向夜
燃炬入宜城
十八日甲辰
漢江汎漲巨浸尼旌作宜城阻水詩一章宜城爲宋
玉故里坐念東鄰女予因有宋玉芳鄰今在否徘回
端不爲陽侯之諢知者以爲戲不知者以爲風流罪
過也杜康亦宜城人而沽釀殊不見佳燕市無妖嬈
中山乏芳酎想當年耳邑令陳石渠餉酒甚可詩以
謝之酒冲淡怡憂豈所謂九三竹葉者耶

十九日乙巳
苦蚊齧不寐披衣起庭中破月窺人蚓聲蛙聲促織
聲樂之柝聲凄凄環聒不可爲情迨曉乃發行五六
十里喧呼流寇盤踞近山予心滋恐坐車中如在針
氈上矣入晡次麗陽止焦家店焦叟舊有還金事往
來題贈以高其義者甚多也
二十日丙午
發麗陽陟高崗江滸由于木末瑩淨如萬疋鵝溪絹
予下崗當流得石十多片有跪坐偃仰如奇獸不可
名狀者將次羅香關得水一泒四圍山界不知源自

何秀既而婉旋螺背者八九野塘萍滿阴洛牯牛所在人謂家龜愍小南橋上橋有鐵蜈蚣一枝石龜承之土人謂以鎮蛟云去二十里許復越山嶺道旁石碑接武多盧母事遠見荊門山上塔如人立俯視城中遂抵荊門州與王存拙相值不晤存拙予同事者也

二十一日丁未

旦氣如秋予停一日聽存拙先驅郎中繙雪堂韵史賞司空圖二十四詠飯後出南薰門遊唐安寺拜陸子靜于象山下楚俗好鬼予靜知荊門軍時元旦講

皇極化鬼而儒功良偉矣問蒙惠二泉泉眼涓涓涵石罅間雖柔鄙諸君亦莫窮所出好事者以爲通巴蜀也泉上有亭水去亭稍折而東抱亭靜泯者忽劈地作萬騎奔突聲石鼓蒙泉兩大字爲宋鄱陽張垓書而惠泉則山谷老人題筆泉甚甘芳貝院僧瓢幽居茶臼齋取汲之

二十二日戊申

仍出南門登小嶺人家盡處亂石嶺背俯見山頭放牛如犬穿螺腹而行高高下下凡數十過乃得平壤指西南又上高嶺則松陰迷望芾野抱嶽環互百里

濤聲獵獵行人頭上過潺溪也蓋里人養松爲業齊其候而薪之率以爲常故柯同鬣一望若孳生其或聳壑凌霄亭亭昂秀者則松母爾度酒溪行數十里復更上山羣山蔓繞如百寮舞蹈狀再折而西危峯壁立回看向所過山都又如關寺候門者矣涉沮水遂次當陽過王仲宣樓張太學伯愈館予飛虹閣上閣構三層高出雲表青溪覆舟諸勝拱揖窗牖是日行百二十里不知疲

二十三日己酉

閣臥聽戍樓漏下四鼓起坐俯窗惟街巷竿燈相望

有如星霄則居人蘸蝗也早起不得行仍閉息閣中一日西眺青溪懷鬼谷先生顛和尚已事已乃讐訂近詩賦客當陽歌一首午後睡魔來侵遂展八尺黃琉璃栩栩然一覺不知是蝶是莊也

二十四日庚戌

南發伯愈送我道周若不能別去而上高見一山平腫蒙茸獨秀出於萬山間如鯨鬣黨帆支撐海面爲覆舟山也至則遂峯歡眺紘流導人鐵浮圖峻削林表而老鶴巢尖踏蒼苔循丫路得玉泉寺寺故天台智者道場唐號宋至宛然可認也已乃出寺上山瞻

磴 漢壽亭侯相傳矦於此過普靜得道云山石犖确行逕幽微或穿或距而過之則又盤旋詰曲時凸時凹凸則余腹貼股而輿夫背竦於肩凹則余顱後聳而輿夫踵高於趾如是數十里登巔回望蓬蓬然孟仆脊昂逼真一覆舟也乃悟古人命名之妙次龍泉宿之

二十五日辛亥

開門見山稍折而西又上山矣山皆鏤石爲路峠峻不亞昨日或有過之蹦山骨而攢角者數十里忽接溪流流分兩股從高跌下响落樹顛聲圍足底既而

去高聲响霏微有同涸嫩馬亦遲遲愛之而不肯行也巖來峯過乍禿還巉又數十里次東山坡問寺無僧低回良久或曰越此山觜中有東山寺焉余不暇尋矣過劉小會先生隧道南望山尖如笋立者五少進爲六一書院歐陽文忠遺跡也遂抵夷陵州州守饋涸魚甚美向夕聽八哥鳴

二十六日壬子

出夷陵城郭枕大江不數武江洲橫出非野非市亦島亦邨洲上有黃陵廟焉予命舟眺之過登孝子崖看天涌甘泉遵葉家溪而去得廬屋桑麻婦人稚子雜聲犬語於千巖萬壑間葢古峽州之聚落也吾直以爲桃源矣次龍家疃與葉溪别復得一溪乃次桃花鋪上小稽确路高於雲人行天際下視數百里之山如羣兒戲我膝下跳者跳舞者舞又如孫武子教習吳宫女戰羣鬟粉黛列隊而陣者傾庭也更進上大稽确高又過前矣次相見彎乃復漸下夾道多㭉石野香奇禽異木予不知所名也次白沙止之

二十七日癸丑

去白沙少西道躋兩石如行人困憊負背而坐於塗再前則石稜叠秀豎碧千霄人影懸空巉巖覆額所

謂蛇倒退也進益奇險不可以舁於是捨舁而履藤以爲繩且登且坐下瞰峯巒寂歴如在青岱山頭觀海蒼茫杳渺不聞其聲而大小稽确爲島烟一抹矣落去數里一山巍巍突焉遮道亂石排牙勢頹欲裂舁夫曰此鬼見愁也又請予履予足蹷力疲猶復賈勇以人爲杖而登之履底山山頁色山嵥片片雲飛山色疑雲雲疑山色蛇倒退處又且曾玄派矣已下復上又得一山爲鵓鴿攢天高與鬼見愁等而名益俗境乃益險不俗不足以形其險也次紅崖峽崖色有如澹霞者翻朝覲馬難諸坡大畧勢皆下注馬難

為最陡耳時入暮矣乃遵花橋溪聽軟脚啼聲而宿
九彎驛舍軟脚出屬困人天氣始鳴也
二十八日甲寅
見公署刓山為趾出於木末昨到晚不覺耳遵野浪
溪溪鳥大才如拇而通體墨色水面徐行渡溪上山
降升凡幾忽逢一山亭亭釜覆又若蓋擎青綠郁霽
藤柯雲構輿人曰峽口也又轉馬蹄遂峯下撫見石
而不見天矣瀑乳遍飛碏礐駭贙幽奇秀削刻入性
情予倚巖俯仰鬚眉為一換也過九視山息仙女峰
下龔家奴薦茗一琖乃上栢子庵歸州別乘住庵中

督鄉夫負粻備筬筬去歸不遠也而人言益復惶惑
心如悅矣又翻最高山頂奔崖峭壁綫路如珪人騎
尾翁魚貫而隨之約二十餘里次龍珠去抵猴兒坡
拭苔碑摸索字脚而下循溪數里與川江合江水初
漲從輿看江鵝鸊鷺泛濩於洪濤之面者渚嶼尖
齒紆迴莽互來去遲窮而淼淼者曾無停逝不知所
也久苦陸塵乍臨澤國樂而忘疲下車緩踏遠望阜
之矣過石門奩止鄧秀才家時筬益警乃開眼枕江
聲竟夕
二十九日乙卯

晨曦沐岫即欲渡江遲從行人游伯玉不至趑趄未
進鄧秀才出兩弟名命予字字之則渡舟待我久矣
予從舟眺江從江眺石石峙江而熱江擣石而白動
靜各得其情容而舉終不亂已乃濟岸望望歸州城
一里許耳行來有四五里城瀕岸磧如鳥櫓巢而居
也入州城卜館一小樓上樓不高敞秀可俯山立窗
前江行檻外予坐樓中不舁籃輿不刺舴艋而登洮
之事畢矣乃停車勞勞一日

康熙癸酉端陽　語兒從子肩吾景署捘刊
子男　埰公冶正字

賣司馬集卷六

大梁 吉雋 爾章 著
嵊邑 王心純 化遠 閱

星軺書下

七月一日丙辰

發歸渡沙溪，仍循江昳，江中亂石如鵰飛，如撒幔，舟路如竅，次烟墩溝，僅容車箱，車影忽上忽落，而皆倒也。次葉灘，遂抵石門，嵌巖欹出，過或礙冠，多竦肩拄膝而上之。次磨刀崖下，避炎半晌，出香樹林，望見巴東矣。無樓櫓城闉也，初且疑為村落爾。縣治在北岸，

方駐旌南岸矣，而予以流寇戒心，卒復渡北，憇公署櫺陰下，聞牆外弄簫聲。

二日丁巳

汎舟逕東瀼，次龍堆，次將軍灘，乃抵西瀼，歇茆店，覔杜少陵遺跡，遂上梅子坡，坡嵬峩坱圠，峻距籃輿，予倚仮為導，躋陞以登當山之半，如亭翼然而出於蓊薈間者，梅子庵也。解衣磅礴，移時跨馬去，去穿石坳中，石多雄秀，有藍於靛、青於盦者。過山頭，得下馬洞，洞幽窔莫窺底，山山各袒體露頭，此獨隱妍姿，伏層嶂下，若徐妃半面粧者。谿流兩漲，入其中不復出，即

淫霖彌月，勢成淵湃，亦鬧焉受之，而不知所歸也。次火峯，兩山團耦，灌木褁膚，中有清凉寺焉。火呼其峯，而凉名其寺，殆炎徼坑中一朶青蓮華矣。翻鵓子坡，凡八九折，乃上天橋，非橋也，劖山骨成級，兮其脊而下垂，行人有阽阽恐墮意。下此則楚山盡矣，蜀山連之，如匍匐道左而迎我者，遂次於小橋，為巫山縣劃。

三日戊午

夢中驚雨聲、風掠林稍耳。走九軍坡，坡勢陡削，直下十里，乃循三溪，溪三而合水一之，故名。水繞石鑄束，人踏水衣上，雲烟相裂者各數里，得一山，峩峩矗上，

飛逕盤空，與鳥爭道，為得勝閣。漢壽亭侯香火在焉，去廟竿許，有碑，碑載侯言：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不但可仰之如日，抑亦可耕之如田。字字可韋弦佩也。予為莊誦書紳，乃去。仰沙子嶺，直躋峯口，見羣山如雁陣，排雲迴風，亂落俯瞰。得勝閣一微嵐禿髻爾已。復下趣，過三會，過七星，遙見巫山縣治影，寓流峙之間也。至廼止。

四日己未

不進，改牌發郵使，取徑川東，利其坦也。坐肩寬，日賊息，胷無殆，真脫虎口矣。側影褒回，捫心自慶。公署倚

山山閭四面一搦攢來都臨几案官寺依然野店也
讀壁上巫山行感楚王夢神女事、亦賦一章午後熱
甚炎曦散火白汗翻漿作苦熱詩已而雷鳴不雨乃
引觴自酬而催之

五日庚申

發巫山過會仙橋次紅水溪次烏蹊灘灘聲湃湃遠
從山凹飛來約三里許、乃竟過大小野竹有橋如棧
凌空渡而轉上得赤溪溪流湍迅吼石與江濤互答、
溪有澌源出洞中也循此則與江別捫羊角而上山
頭者凡幾乃躋一嶺為平田坡坡故磽确多石反宇

之日平也已復陟高石門在翠層紊盤旋馬人俱瘠
見雙峰屼然對峙以為此其絕頂也至則重巒疊嶂
又遮眼面去漸高石復漸榷岌業相倚者爾望幽光
空濕、蓊鬱蔚藍皆石影之為也爬高而歷雙峯者凡
四、是為石門極處既又漸下次於孤峰一山當前子
立似石笋、而頂不甚銳俗訛呼為孤坟去峯不遠俯
視又得三峯相離瘦立、各各撐霄、如三能麗於銀漢
下而仰視、又俱變形有如坐猊有如纓頭回子、有如
未合尖浮圖、褪至山腳為清廉溪踹溪行十數里、遠
望雉堞連雲、盤山而繞、兩山亙接盧屋參差、若各成
一國者下官城也穿城過之復與江會杜少陵草堂
在焉過八陣圖遂棹小舟入夔府宿之

六日辛酉、

出夔子國門、循江岸去二十里許、忽於山頂落一溪
飛流空半、濟濟然白練下垂入江可三四十丈突妻
幽奧立玉織冰大石如垂天之雲眠山臥徑不一里
又得飛泉高稍次之而曳練則三折矣更十餘里馬
臨三拓石邐如髮上突巉嵒俯倚江壁江濤洶洶嚙
壁下人馬捺嵒而行少折入西、人忽不見乍冷透肌
高峽陰森黏雲拒暑古苔糾絲與石相衣而鳴瀑界

中下注、則響垂洞也予眺聽之不能去成詩一章乃
遡仙女坡又數十里、山溪寂歷不聞有聲見兵舩對
尾、顛流相次疾下、如行雲飛鳥也暮楊龍洞舖中

七日壬戌

輕涼弄雨、野枇杷數本迎我輿來行二十里抵廟石
灘欹嶮不便肩輿乃捨輿降石階喚舟以過又十里
為東陽溪溪石嶢亂、磊嵒縱橫清流浩浩串石竇邀
江石崖乍出過行人如穿廊廡也次黃連洞洞亦溪
其雄勢與東陽兄弟耳但溪水出自洞中洞出山頂
噴湧奔洩、不知所來往多登眺近以崖崩而訪之者

少矣又十數里上高層如米老灰堆墨幅遠出溟濛
烟霧中者雲陽縣址也址在江干片石上到乃覺之
龍洞至雲陽凡五十里溪山之勝不可勝舉如白
楊溪項家溪甘溪王官溪皂莢溪馬溺溪石鼓溪雖
聲光不異姿態各殊或歕如撒珠或垂如掛練或百
折而始下或一道而遙飛或仰盱其曳白或遠聽其
彈絃要皆以高取致譬猶媚好多人翕目口鼻則同
而丰神姣媚迥絕也是日即次雲陽
八日癸亥
美睡強起巾櫛發雲陽次遠江埠舊有橋爲翔龍所

圮岸崩橋去官路遂斷乃改輿從舟沉過大小蛋抵
於盤陀其北岸則磨盤山之腳也峭壁懸崖丹縈翠
掛一望六七里始焉得羅漢洞洞有羅漢數百尊如
螺緣壁皆斲石爲之爲下巖寺也壁崖盡處又有上
巖寺寺空名耳而佛像之形體無復全者歲月老矣
過此江流稍安山影倒見舟穿石縫以去破藍碎碧
帆逆槳勞蓋五十里躋小江公署宿焉入暮雨皎月
片當日上頭作雨中得月詩
九日甲子
呼舟蛋發崖影映江人面俱綠而紅痕一線斜出遠

山頂上旭日光也次箭頭灘巨石如門限橫江江流
并勢築浪作霹靂來迎老長年持篙不敢舟進而復
者數四傾舟中人畢力於一纜寸寸那以上乃入巴
陽峽峽石雄奇如千鼉曝背萬馬奔泉又如昆明習
戰槍旗劍戟櫟陳於洪濤怒浪間舟於石罅中行凡
十五六里出峽也過三龍口抵遇溪壁下去舟登岸
入公署午炊署後兩峯對峙雲表勢欲落下亂雲擘
之予怡然坐仰不飯已療飢矣復從遇溪西折蹊徑
幽娟人家巢翠微中竹影桐陰交筭接檻魚塘高下
帷不蟒蜿循行其間覺馬鬣鬆稍都成勝具如是者

竟二十里也遂渡紅紗溪又專小舠遙見巴江南岸
山頭有石如人一戴幞頭作端拱勢其一似頂兜鍪
而立者山腹有寺即以石人額之舟移少去則幞頭
者不見而兜鍪武士宛然勒馬站其上云巳又上岸
次雙溪見高山頂上孤撐片石如漢家仙掌露盤又
如巨靈伸隻手擎鼓碧空之際土人謂爲石寶也好
事者以石公石姆題之鑿矣晚抵萬縣止易上舍家
十日乙丑
山天橋門再進則天生之橋在焉橋面潤丈許厚半
之長可六七丈乃山骨渾成而穴空其下皆出自然

去橋咫尺有飛瀑怒濤劈山而落滾滾穿橋穴以行人家近其處者語笑無聲而爲瀑奪也自是迤西豁高江峽口有石佛刻石爲之次普庵鋪次佛寺鋪寺在山坳今頹矣自天橋以至於此凡四十里沿塗皆慈竹環抱爲叢翠羣相續而筀竹箭笴竹鳳尾竹交錯其中參天蔽晷山色改容溪聲換韻古藤高木亦後先左右而聽此君點綴矣予劒舄經臨塵粉暗迎香沾衣帶漫說渭川千畝看來不問主人此修途第一快心處也已上傘磴坡坡下得石虎相傳歲久爲妖居民患之命石工穴其脊乃寢不祟也更循

濁濁而西道南一山蔚然幽秀如錦屏翠幛作送車聲者畢日遂於分水宿之

十一日丙寅

發分水過白洋江家嘴次於曲水境界小幽清漪幾折上胡盧山山不甚高特娟秀竹影毿毿如萬縣道中究之秀不在山而在竹也頂有龕若居佛以樓自是而下穿筠蹊碧仰止聽流約十一二里瓦甃鱗鱗亭似楫爲銀河橋橋邊有塔而下於橋塔邊有庵而上於塔也次小坡次書字鋪仍緣溪西上水光石影亦復無別而蜿蜒幽奧自與他溪流依山勢而來

漸高漸奇予從蘚荔中攬裳詰曲以迎之是爲蟠龍嶺也嶺半遙望飛泉百道凌空下垂少焉洶洶如聽江潮聲則飛泉近矣泉懸白兎亭後亭也亦寺也寺僧導予觀瀑瀑飛檻外檻當瀑之半俯仰各千尺夭矯下注其始沂垂處僅一道耳從一分十從十分百忽而散珠忽而曳練忽而珠亦曳練忽而練亦散珠恣態聲光迭相變幻殆有生第一奇觀非但修塗所未有也去登極頂瀑流初折處一泓如鏡不見鳴濤㶁雲圀履下而已下龍行巖陟磴予乃宿梁山

十二日丁卯

駐梁山不進梁直指張都閫以啓事自錦官城來迎薄暮治沐具垢去體鬆令尹費君以茗雪問味並酒來餉予啖酌盡情便了一日

十三日戊辰

指墊江是爲川東路矣出梁山六七里人家不斷次五馬橋南望山頭天然佳石如貓捕鼠狀鼠驚踊高起貓乃伏首昂視作欲撲勢土人曰爪尾體態畢具橘尤佳也過仁賢鄉次甘棠飯民舍中觀氣柑樹以手掐柑皮氣噴如烟移時乃散也渡朱公橋更進則路北羣山烟渦延袤瀰望一山銳峙昂霄爲佛立

山望佛立而忽後忽先者數十里出楠木橋而去久
之又見一山巉石相聚人立者六一甚巨其五參差
□不復若環窺其巨者人但謂之立石而不名予戲
以為五鬼鬪判也次天池止之日來山谷水汲盤旋
頭眩今日始見平崗曠衍原隰畦分熟穗屯雲遠覽
開鏡青憐峯過翠愛竿來真成勝賞矣是夕雨
十四日己巳
未霽發去十里得鳳凰山其翥翅後有石人若干成
羣逐隊如相呼來看鳳凰者再行數里與石人對忽
化為蝦蟇簇簇或立或行都如坐狀也次埜江交界

道左有山亭立疑天女行空落下綉韈一隻横仰山
巔折而正對又似一頂道士冠耳次萬安次涼水井
又見山頭人為搏擊狀徐而眺之乃兩塊石也渡七
間橋雨甚騶從俱易裝以行冒雨良久忽來素影搖
搖若張帆然為白塔也塔踞下崗之高凸處夾道青
蔥互相掩映其江心之與海面之島歟遂次埜江主
簿鄭珍以故人之誼具酒餼餉
十五日庚午
出南門過隨喜庵次大巒山足古洞如牕者六焉霧
雾欲收未收山頭欲出未出晨曦遠映林巒赤黑異

狀行十五六里倏然都霽乃成一派青藍也次馬峽
口黃楊撓天俱數十百圍樹性喜生石上凌冬不凋
□入籍留幽憇之宮所在而是矣次登溪翠巘嵯峩
岌峘相屬亘西面者數十里至海棠舖勢乃漸坐而
下次雲臺觀觀在小山尖上似浮圖而無級也登火
石嶺次楊白宿之予客夷陵食洄魚味美欲詩不成
署中偶閱坡仙集有洄魚詩云粉紅石首仍無骨雪
白河豚不藥人予洵可以閣筆矣晚聽農家打穀感
而有詠
十六日辛未

發楊白知昨所住是山上而不覺也從山頭盤旋數
里歷三頂而下人家多種蹲鴟過通遠橋橋面平潤
三空齊高橋之下復有一橋如雌霓下挖横穿雲氣
次葛閣緣石脚六七里東望矮子山捨矮子山而近
我懷又一山焉蔚薈若無骨者蓋山為樹裹而招提
藏其中為天台寺赤髭白足之流聚以百計矣寺前
有山如几殆天然香爐案云次佛堂巒過孤石廟遂
□點南□止之
十七日壬申
蚤發上石滚山山有三大窟古人剸石為之循逕躋

坡赭石不毛者六七里而水涸之迹苔痕界之儼然
菜畦蔺畹下韓婆嶺嶺陡峻欹危予恐墜與夫輿夫
恐墜予凡十多折乃落次石門溪忽與江接江面
行舟若鶚鳥捕魚乍浮復沒也出沙谿又入青螺殼
裏忽升忽落且轉且旋一頂轎竟成走馬燈也盤到
絕頂反得平壤桑麻之業沃於來野人家或藏竹影
中次張宮嶆乃復漸下亂山拜於肩角俛瞰幽巖何
翅千萬仞矣下次梅溪溪流有聲石虹如帶凡三十
一空而無欄馬蹄人履俱雁行以渡去止不船
十八日癸酉

藏房而行索所爲石船不得只居遮矣次老鵶石天
始明山上有生成石鵶攫地也次鐵山絕頂雙尖窺
我輿中赤圓白鉠對麗西東各無相借覺月借日輝
覩所映以爲盈虧之說說不去矣頂亦平敞徑成大
路菽稙芃芃如張官嶆頂際而盆曠行次龍洞纔洞
在嶺下乃地泉一穴潤溪才尺許不涸不行千瓢不
竭而水凉於冰行人當暑酌之多捧頤而呼寒也次
二陀乃自登頂至此凡二十里嵐光繡錯稻畝恭
聯蝶弄烏桕蟬抛竹簡不知身在最高峯上也頂有
天池三水無來去旱澇一如而方者爲清勝耳過高

嶠樊象鼻崖石有象鼻其形者石多分雜布秀雉
禿可人由半逕全疑假疑仰臨巖覘谷各像象情不
二鼻也次沙平次斷石次一碗水乃抵高崖公署
宿之
十九日甲戌
發高崖次歇長寺望見巴城次陡溝乃抵尖山山尖
有廟疑亭也進次蒙溪江聲走於木杪與夫扳小徑
望江而趣遂并輿登舟登舟者輿也而予仍登輿秋
光雜旋碧水氣夾單衲筋骨爲輕風日甚泰岸左翠
山崇佛頭千個江心沙嶼上水禽無數閒立看船來

往矣譙亭也渡觀音灘遂抵重慶巴川渝水分流耳
抱負城如蒼虬露首洪崖之上益澤國之奇觀矣
二十日乙亥
出巴子國門眺天旂次放生湖依湖有瀰生非買而
放也禁捕採耳今爲江漫湖化爲江而瀰成杜若洲
矣秋高水落各復其位則刺史撥人守之守魚即是
盜魚人也隮高嵐得望水旌少進一峯派上浮懸四
垂而石瑩然天表人力疑是神工當巖一洞慧相
法幢森森衆出俱列山壁成之爲佛圖關也下次鐵
臺次車歇凡二十里平鋪鋪秀四圍幾不見山次長

腰山則又嵌空而上梯磴傍雲江客時窺掌許入穿石竇已爲絕頂一彎盤轉則又升高爲二郎關行行去路轉峰迴忽値秀嵒三兩攢天然成窩而觀音大士坐其中若一小普陀也次昇瓜丫得兩足庵庵僧敫茶談虎指示石筍山而去下次龍洞洞在道旁廣深數里獸宮鬼宅幽黑難行客或秉燭而遊之洞口有泉泉源寂寂不知瓜自何來也遂下鐵石坎俛矚羊腸旋繞如帶予坐轎中如桐葉墜秋飄飄然落矣度所落與前上之高等也至白市乃宿

二十一日丙子

發白市循溪行六七里上驚人坡坡勢陡峽凡三倒拐而始登嶺破月當頭杲陽在背下視林巒原隰碎亂青黃若筒化工手點染百千萬葉剡溪藤也嶺際平曠有梓潼帝君宮有徐孝子碑有少憩亭過此則下坡矣迴桐木嘈又復扳蘿陟峻盤旋亦自驚人下至險澀處俚號冡夫撬盔輿人寫慫之聲爾東北飛流一道遂懸樹枝穿石罅而紆行者不知凡幾乃來我輿底過之是爲桐木嘈之山脚也過楓香鋪抵於來鳳不耿鳳來何時雖皆未聞蜩聲如洩坐來厭聽遂尋午夢一覺而停驂不進矣

二十二日丁丑

昧爽即行次大佛崖舊有永興寺燈龕禪榻化爲野莽荒烟矣石佛六七尊猶立蘿篁上瓔珞斕斑苔蘚裝點旁有洞大於方丈而不居僧爲狐兎猸麏別館耳次石溪次龍塘見白鳥立於牛背人去鳥飛次馬防橋橋亘大流石壘如屏者四經大小坎小坎山石磝碻履蹄艱澀而大坎盜更甚之松陰篁簧多在遠近間亦可眺也次鉠山黑石彌望竹露庵娟小當崖方新茗甕予索飲一甌乃去遂入永川公署坐對竹君者久之

二十三日戊寅

出永川台躍龍橋至土硃鋪凡十里路徑幽奇橫拖碧帶山青秀奧叠出磴盤忽石忽松乍藍乍紫而八角峯遠痕潑抹孤聳禪關有如一簇烟村也過土硃數里溪流雪雪絡石縈林起落聲光各殊姿韻沿循許久乃得駐節橋而渡焉橋耦石坂以構醴水勢而九之既渡遂盤雙石矣青障馬頭翠圍輿腹轉旋高下如絮舞風度二三十里乃次郵驛聽老髡話龍巖之勝巖有洞洞口軒豁初入如暗室少陟而上漸得天光乃見石樓危聳梯級自成蹬梯登樓則明秀高

歆别生日月去大道十三里也予以目遊久之次仙
桃巖訪問仙桃事乃行過雲棲庵風雨驟來人馬辟
易於是冒雨入榮昌縣縣治榜曰海棠香國嘗讀花
史謂海棠無香惟蜀有之或指此地耶逮夕雨止

二十四日己卯

愛署中梔子花一樹樹雖未花大而可愛也民久乃
發行三四十里次石燕石燕飛則天雨晴昔雨師屆
我甚不覺有顧影之驚矣或曰名偶然爾遂去過新
平山寺亦當車得峰迤邐森秀翛然心開望望如魚
鱗鳥翼羅羅其間者不知何寺也次長冲次土地坎

石山環立巑岏相望而各不同巔或仰如卧虎或伏
若靈龜或匯圓高起如鑼鼓狀俗謠云石鑼與石鼓
金銀千萬塢有人識得破可買成都府僉父詫爲仙
識矣次東皇廟眺石壁間大字遂入隆昌宿焉

二十五日庚辰

出隆昌次中峯石壁雄矗懸巖似洞可棲者八九過
橋鋪次太平橋橋旁有寺寺藏樹中橋過而寺不見
并老僧蹤出供茶竟不謂有寺也時而人家似寺時
而寺似人家炫眺眸者不知其幾乃得金谷龍湫湫
伏重嵓之下石床冀之不溢不竭直一井耳而甘芳
特異次雙粉再進而盤旋直下方來不覺如許高也
漸衆而怠之也次石梯又次椑木人烟生齒與石梯
皆意萬指矣當人盡處忽而得江篙子艤舟以待舟
動岸移目迷去住不辯爲舟移岸岸移舟渡復登高
江面相依不遠如鉤如環乍藏乍見者十六七里乃
復下與江緣烟飛鳥亂水影倒天而籬林銀杏舖一
帶瘦竹看人秋花獻媚竹斷花迎花窮竹繼道旁稚
子樓上村嬌闞我嘻嘻總亦詩料矣遂入內江縣治

二十六日辛巳

發內江覇外叢篁偎山倚江者各半之出數里乃登

白象嶺過大士巖次石溪渡橋得碑書碧峰下仍有
字草埋矣次陡溝次倒馬坎過炳靈帝宮蹊徑漸異
隔江有山赭其色而高峩究若明霞天半頂有寺石
包裹之不見也道南又一山羣山襯出不甚顯高而
宗其頂緇流巢梵於中有天成石葉葉葉如蓮迭迭
鏑聲發動過客聞之不知所從矣過銀山鎮抵佛兒
崖崖石雄麗瓌偉𠑽匝遮天石佛年湮頭臂或缺循
此以西則純然石塢或與水戚篆或懸藤作帶或爲
垂天之雲或爲梓宮之蓋鬱鬱峩峩奇奇怪怪牛僧
孺鈸不勝刀米元章拜不遑笏矣渡金紫橋次蓮池

穿林十里、遂至唐明渡、過江入宋趙逵故里、乃在山腰脊也、适臨江曲、有水牛喘浪如豚、遥望白崖頭突一尖蛙、及至其下、則巉巖壁立千、遂抵資縣城

二十七日壬午

去資五里、翻一山頭、見道旁一山孤秀、古木陰森、疑為禪窟、則漢諫大夫王褒之墓在焉、再逾一嶺、又得宋人趙文定公墓、舊碣存爾、不見墓也、當年一副豪華、骨吹作行人面上塵矣、次新安鋪、次雙石、進四五里、得一坊、榜曰俯窺大象、自是乃下、過跳墩、行復久之、有山亭亭獨峙、勢若辰、杖貌同腫乳、俗呼奶末山、

山有朝陽洞、而女尼居之、紅顏少艾、回首愛河、黃面老婆、灰心宣髮、焚修其際者、比比也、繇此而金帶而長灘、而石橋村、俱不大有亞、降山情歷落如髻如螺、次於雙溪、徑忽幽秀、去漸升高、已而突出兩僧、執香引導入百佛寺中、是為金牛山頂、遂卸裝止之、予嘗念浮生信宿郵亭、不如茆店、茆店不如僧龕、僧龕不如高山絕境、今日得其最勝矣

二十八日癸未

出金牛寺門、讀何綱卿述夢我眉事、遂下坡、過夔山村、回望道左、遠峯插天如秖、意來途所經也、昔蘇老泉過木櫪觀、舟子不以相告、方追恨之、予亦勃然興夫矣、已次南津渡、江涯行數里、折入幽㟈、見對岸一山蔚乎淡秀、如菱角橫拖、為馬家山、次迎仙橋、橋勢雄壯、而藏境於幽、再前得山更復幽藏、有老君寺、萇弘祠、橋名由此取也、萇弘之血既碧、老君之牛亦青、海俱仙矣、自是穿飛虹嶺、登倒馬坎、渡東林橋、去復緣江蘋風捲白、估棹時迎、蹊徑回翔、平蕪引望、抵孝子支、漸至、乃鼓棹渡江入資陽

二十九日甲申

發資陽、周望童山而多丹嶂、馬蹄溪聲八九里、乃上

石梯盤高、俯眺群巒、如絲紗萬疋、飛舞蒙霧中、東南一山、岌峩崷崪蜿蜒、古木為白崖山也、次清泉、次臨江、倚江而行不幾里、旋復別之、再進為石甕、石甕必有指而圖、隸皆不知、更前當路一坊、曰雁水來朝、圖隸又不知也、蓋宦此者掇拾志書以粧點爾、過新市渡龍橋、仍與江會、水聲挾有雨氣而淲漩、又出分抱芳洲、洲如碧玉、信圭一笏、橫臥江心矣、遠林一帶、望若崗巒攢擁、高擎如倒牙、嚙天者、仙人塔也、已乃過之、入穿簡州城、而宿於外館、夜央雨甚、移床躲漏、竟以達曙

三十日乙酉

大雨不停乃冒雨循江岸而行江流淼淼有聲漲雨也次壽上寺寺枕馳道而基闕山半飛閣俯江少進則桂籍樓去樓不一武得石一瓣如垂雲洞張疑屋自此則彌望皆洞矣有瑪巖出佛者有鐫菩戍宇者有如小閣凌虛者有詰曲層巒窕成門戶堂奧者多不甚大而以石幽也既而雨勢翻盆山泉勃窣官路水淺沒骭只得回車倒縮矣乃入城別得一館軒敞朗秀雲蕉石竹女使花宜男草選方布置各盡態情予對之忘雨便復竟臥

八月一日丙戌

行濛雨中經昨所過宛然相識如昔也次五里許江邊有鹽井井深四十餘丈去江才尺而江水不內泌以如鬭如拳之石下擊之輒殷殷作雷聲土人謂之仙井矣自是而前多逢鹽井小民業鹽與耕桑等到處人家柴門草逕如船桅高出者汲鹽之望筒也次赤水渡河河有漱玉橋橋爲雨漲水仄高橋二三尺輿夫以足捷橋如老鸛踹甖步以行從騎曆接而渡幾墮水者二人矣乃上高次於石磐過昭烈歇馬亭不見有亭也進此則紆盤巘嶺岐巉凌霄雲氣圍衣

雨聲下聽瑜南山翻過接待寺則又更高得坊曰錦城雲棧忽見山頭有人執蓋從樹杪出項乃余從其後而執蓋者過此又在余下矣既而余亦下及執蓋處回仰山上騎馬人如潘閬倒騎驢也次石佛崖孤石雄秀如海中一嶼而頭昂路前迎頭刻大佛一尊匡坐不趺別出小龕參差列像於大佛履畔總此一塊石爾次山泉鋪則漸趨而下經四先生祠遂次龍泉驛王存拙已先駐矣予乃卜館於旁舍是日也霏微障日不見遠峰高處看孽山蒼蒼莽莽而已

二日丁亥

霽睡酣不能起起乃自三竿矣存拙不進以陳賓日爹史初臨整飭闈條當復有待也予亦因以弭留已而成都撥馬來相迎明日進省

三日戊子

早發龍泉平疇一望馬驟康衢不復縈紆山徑也行行西去則觸面皆松輕濤洗暑香筯涵秋既蔟影以疑峯又偃枝而蔽屋而蜀藩壽域翠瓦朱甍高低隱現於古幹虬姿之內者所在而遘矣予且眺且穿者數十里乃由保民橋望見一塔孤撐凌空飛白輿人曰此浣花溪上之塔也予送目移時遂抵成都與存

拙並駕入迎暉門人烟蕃庶街市喧闐芙蓉城故另
一天地矣止官署中幾卓午耳遠途長涉得息如歸
焉
漢李孟節夏夜露坐仰觀而知朝遣二使之入益部
使者驚問指星示之故使車有闕　特載星
而行也司馬啇命典闈試副駕部王　迺與之
合著書曰星軺尤與泛引不作自燕　卜夫而蜀
歷國者四仲夏之望至于秋月生明歷月凡四歷日
凡七十有八他山川州邑不知凡幾其間覈舊蹟以
驗見聞覩景物而多歎拾數千里之關山名勝與民

司馬集卷六　三十

俗人事之流連悉亦發中情之所爰杳諷小雅使
臣之職也又豈徒紀道路于役之勞感時物變遷之
久而已耶是書司馬刻于虎林手授一帙弃藏五十
年矣嘗愛其詞格雋逸措筆綴紉有　句乃當在
陳酉者舊荊楚歲時諸編尋加位置　乃吾合
而鋟之巳稱完璧庶幾吾家文獻　徵而流
傳世間俾後之博覽好緐古者亦將于是有攷焉罍
恥老民度書

康熙癸酉端陽　語兒從子肩吾景畧校刊
孫男　楠讓木正字

〔清〕戴明説撰

定園文集一卷

清康熙平山在東閣刻本

定園文集

古夔李研齋先生
盟津王覺斯先生鑒定
洪都王于一先生

平山在東閣藏板

序

古今文章之傳以人傳乎以文傳乎以文傳者其人或生蒙悔吝毁謷間錯而精氣所結不可磨滅蔚爲山川雲物之變以舒其憤悒阨塞之情是爲文人以人傳者聖賢卿相爲當世所倚重勳德爛焉名公卷阿周公金縢上繼禹皐伊傅之謨垂爲訓典漢唐以下名卿碩輔或文辭頗少槩見而其時君臣咨儆數言傳諸千古爲人所不可幾及又有英傑間生積學累行其人旣已爭光日月而發爲文辭復爲學士家傳述不朽是人與文

並傳也近古所稱昌黎盧陵眉山諸氏其表表者矣其大指所歸原性道辨奸邪核朋黨所以格君心敎士類者甚摯雖至碑誄傳記雜著無不懃懃懇懇勉忠孝而正學術孔子旣沒文不在茲乎僕生也晚嘗届指海內著作之林明季以來生際末流無由振拔其岸然不肯與草木同腐者數家嗚呼其亦文人而已其爲後世所傳述亦以文傳而已矣晩獲交孟津王先生覺斯爲僕言渤海先生僕矍然起曰是所謂以人傳者也渤海在掖垣其封事爲士大夫所傳述劾中官忤權貴侃侃於

人材進退陰陽消長之關無所回忌其立朝之節豈不與昌黎盧陵眉山諸氏相頡頏輝映哉獨不得先生生平所爲文讀之耳昨年鄧子孝威自南陽還攜其所著若干篇乃非當今文人所能及先生以孟津先生之言又問於僕僕何敢蠡測先生是殆所謂以人傳又以文傳者其在斯人乎先生家學繼起奮然欲追前喆爲子瞻子由者不一其人僕恐不能以老泉相比擬也因張子繡虎自邢上北游爲序以寄之

順治丙申夏五南昌王猷定于一氏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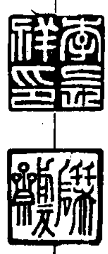
予在東南與予言文者王南昌張錢塘當其始其始之相言即推定園先生予憶之曰是共一時之在朝者也予備員史館先生諫垣每儀其氣節即欲拜手不能已今先生以巨望職北斗爲大臣矣予今何人敢仰之獵文乎次公理楊者也因忽來楊遺予以其文予於是得有先生之文今天下之言文者一旦起矣皆從科舉文來即有孑然特立者而方離科舉文或猶兼之夫古文之在天下其草昧久矣今爲之當破出其草昧科舉之文吾病其未得盡也又兼之是益染者也科舉之文害古文者也爲古文而益染之是益害者也求其文與古之文匹不亦難乎哉是惟其前之舊名流雖莫不繇於科舉而離之已久耳目之殊心思變易反之乎古之人古文殆然今人見之驚若新焉則古文之將在是爾以今讀先生之文淵哉其言文也不徒然文也旨在乎聖人之道宗盎正矣其道也不徒然道也有所以道者則心是夫推之是則又原乎本者也其言心也以飲食私慾蠱諸內富貴貧賤生死禍福之故侵剝於其外肆之

爲縱横之辨雜之爲功利之謀厲之焉爲刑名法術之悖謬誕而深之焉爲佛老爲楊墨之頹蕩而不可制其心之幾何攻之者萬矣先生之言如此先生其有懼心有慎心則先生有以勝之乎攻以有其心惟聖人無攻賢者能勝攻下此則攻勝我我無能勝攻心失而道失道失而文失故昌黎謂孟子醇乎醇者也荀子楊子大醇而小疵其大醇而小疵也醇乎醇也莫可得見者也見之文文一道也道一心也心故道也道故文也故夫大醇而小疵也醇乎醇也故夫見之也故謂夫求聖人

之道者有津梁焉在孟子楊墨老莊佛學之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乃莊子則同乎孟子之時孟子闢楊墨不闢莊子闢其不同時者而不闢其同時者卽莊子於古之人如堯舜湯武伯夷孔子與一時之諸侯王學士大夫無不詆訕而亦不加乎孟子在莊子不以加孟子其說之汪洋洸潰敢於倍叛子夏而亦不能害子夏之道不能害子夏之道則不能害聖人之道矣不能害聖人之道則與楊墨異矣蓋其文皆虛語無實事畏纍虛亢桑子之屬太史公謂然其以荒唐之辭鳴昌黎亦謂然文人故喜之眉山氏每讀秋水篇其爲文卽放意卽善唐宋八大家自昌黎外皆雜焉不純予序于膽猶陷溺二氏故文之體盡於是文則不盡於是體盡是則體止文不盡是則文不止故人之爲文也當如攻堅城必欲其破當如行萬里必欲其到八大家路也萬里遠矣猶有遠者也不孫八大家不能得路止於八大家則盡之乎路者也無取於得路信宿焉可矣信宿而不能去焉失之矣堅城之在前孰得攻之則孰得破之今先生之言文也言道也言心其文也淵哉信然哉

孟子曰原泉混混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予持此說久矣天實生才作者不肯苦宋人以降遂難言之而於予之言或罪或是是亦終罪其文也所謂小不稱意人以爲小好大不稱意人以爲大好者蓋文章之權操之自有位之人則重重則人信之予野人也烏乎重則烏乎信先生與孟津同顯於其時而氣節在前海內尤傾意則所以操乎此之權者在先生願先生持其說以教天下之人使天下人之爲文者磨礪之以得其所謂古之文而無終草昧之患則幸哉

古夔李長祥撰



定園文集目錄

碑

南陽文廟碑

無生廟碑

序

清虛傳序

宛汝課士錄序

李長吉詩序

修卧龍崗序

李學士詩序

詩家序

詩家二集序

禮記提綱廣序

高文端集序

書

與王藉茅書

與梁芝三書

與張坦公書

墓誌銘

側室胡氏墓誌銘

戸部左侍郎梅和王公墓誌銘

戸部郎中中章高公墓誌銘

永州司李崑峰呂公墓誌銘

太學念祉呂公墓誌銘

翰林編修去婧劉公墓誌銘

募疏

門東禪院疏

頌

賜章頌

銘

宋硯銘

絲端銘

儆語

太常署儆語

附奏疏

定園文集

滄州戴明說

孟津王　鐸覺

南昌王猷定于一　叅

移建南陽府文廟碑

世運之盛衰在人才士風之淳漓在學術然總以衷諸聖人之道乃爲有本而不敝三代以上列聖立極心法承承罔不祗肅於是欲斯人之共見其心也乃範之五典六德十二教端其基漸靡之禮樂裕其養統之辟雍瞽宗家塾黨庠州序歲其人與法故三代之治爲統備維我孔子道集大成萬世四海悉覆悉載自天子至庶人遵之則治背之則亂體之則正襲之則僞罔敢有外秦火以後歷漢唐宋醇儒間出羽翼名教是聖道在人心者未衰息也然世降教微章句成家制科限士穿鑿影響波靡潛滋善夫朱子之言曰天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事愈勤而心愈放詞愈麗議論愈高而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迨古人蓋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夫人一心耳自少壯至老自窮迄達飲食私欲攻

其內富貴貧賤生死禍福之變態指其外肆之爲縱橫之辨雜之爲功力之誅慘之爲刑名權術之刻譎誕而深之爲釋老楊墨之頹蕩而不可制方寸幾何環攻者萬汨溺浩瀚津筏森茫心之不存本實先撥而欲以無根之華上格有爲之君下信不教之百姓其有濟也癸巳歲余謫宛至之日有事文廟廟僅存東郊垣廡盡廢頹址崩榱日與風雨樵牧相敵俎豆之氣被蝕烽燹乃惘吾道不崇非人士咎也爰謀諸郡文武士民卜故藩遺趾白督撫遂移建城西北宛苦兵民敝勿役官攄俸

紳士括廪餼廟因廡創翼櫨撓折滌革漶漫踰歲漸復舊觀宛人士于是始慶聽禮絃誦有地余乃有以正告之也士人誦法聖人者言聖言行聖行求見聖人之心然非自求其心則無本天之警鐸砥礪宛人士者至矣寇焰兵與聲教雖存死亡枕藉踵踦交路家鮮廬次之安體無飽食煖衣之樂者十五六年於茲嗜欲去者天機來澹薄之久其識漸明游情去者道心生憂勤之極則力漸堅忍諸士其明以晰諸天人理欲之微誠以體諸視聽言動之實汲汲乎以自求其心爲本而後廣之萬物百家以徵其用通之天地以盡乎其極不至見聖人之心不止也又何患乎人才氣運不古若乎若曰宛實材藪如諸葛之相謨范蠡鄧禹之名竹帛卓茂張堪張衡之吏治文章皆先民之可程者嚐其末也高山在望伊雒之傳在焉先河後海由本而達之庶幾乎可也多士勉乎哉敬序而詩之辭曰

紫山業業白水湯湯化接周汝聖民所翔至哉聖道曰唐曰皇靡不覆幬敢以隅荒聖道至近存心爲上急而求之如雞犬放夜氣聿清存誠去妄大本先立應云乃

當爰龜王基踞乾覩離居以素王人誰敢闚聖既奠只蛟龍盤規蘊崇雲雷百靈翼祺鐘斯鼓斯弦誦以之于羽在階中天協之

臨川學記無此實際其洗發心性原委甚與昌黎原道並傳 王覺斯

說理道之文須此渾浩之力以運之所以入漢而不墮宋也 王于一

無生母廟碑

鬼神之論尚矣。若無生母之說，未之前聞也。或曰：大化煦育，有而不宰，無生之生，蓋與無極之極同義。或曰：無生母，不知何神，化現善女子身，著於明世，廟功在禁掖，甦疴卻貴，后冲舉莫窺所之。嗣神宗時，靈異尤甚。是無生也而有形，有代有事矣。愚固未足以知此也。吾郡昔總憲帶川劉先生文孫福徵公，偶病於乙酉之冬，輾轉牀第，三閱月，勢漸篤。忽於除夕室有異香，如人扶掖問答狀。公二子問公故，公曰：無生母救我，蓋欲收効一七，

令我於滄滸敷祗園座耳。二子環拜，承其志如不及。病痊廟竣，與地藏、觀音同饗。耳之者異之。蓋當日扶掖問答之狀，豈敢謂其盡可據哉？蓋二子當竭蹶藥餌、狼狽滲灕時，清夜呼天，眞有無可爲福徵公灼痛分齡者，惻摯之極，鬼神通焉，則如見如聞。余不敢謂靈爽之可憑，實精誠之變現也。逮閱數歲，公頓成古人。二子丐余言爲記，泪涔涔下曰：昔參父疴而建剎，剎成而父不可復矣，願一言以紀先志。愚憮然曰：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喬梓之倫易簡乎，庸人多昧之。尋常詩禮之家，朝聞易

簀，夕敗臣致，弗慎厥身，貽父母羞，何可比數。有人焉，深雨露霜雪之諴怖，見形聽聲之悃，睹廟貌而悵堂構，擁俎豆而憶杯棬，不忍死其親，且不欲沒其親之善也之念也，可以教今日之爲子者矣。余因紀其顛末，爲世風勵。若曰無生母虛靈幻化，澤被群生，功且不測，則俟諸異日之闡幽討異者，固未足以知之矣。是爲記。

大儒之言，不僅說神說怪。　王覺斯

前後總設疑案，以孝行爲樞紐。　王于一

清虛道人傳序

清虛道人青齊許氏尚忠也許爲文水任侍郎紀綱僕能於急難死衛主卒脫主於死事了拂衣黃冠去許氏可謂不負其主矣余每俯仰今昔管鮑日星孫麗蟲虫世豈無可以不負心而孳孳負之又豈無必不可負而甘心負焉也者許氏其足媿此哉雖然死生匪細故也使許氏有愧世好名之意則其天不全神智不決又烏能飴死而不死也者於戲死可飴也況微於死也者若夫盃影騰蛇蝸角掉電規規身外事亦可悲夫余嘗冊使河北下太行歷邯鄲憑望豫讓故趾黃沙白草鬚戟如豎每嘆國士不復作茲讀清虛傳登高舉酒招而言曰許在斯許在斯與國士游其無愧也夫

峭逸遒勁中有鏤心鐫骨之神　龔孝升

如此題乃發碩大議論惟大家能小題大做　鄧孝威

汝兗課士錄序

余昔掌樞垣披職方氏圖載豫邊際曰兗與汝張角亢氏次象於天脊嵩絡河襟帶淮楚裹江漢抱而南意其中有瑰瑋不羈之才焉然未能睹也嗣罪謫後主爵者曰其重臣迂且戇是不宜汨溺之吳越膻薌之地委身蕪礫刮磨于戍唯兗汝是命余乃得以單車從事塗茅驕挺不畏鉏鎒耡犂黠樵班駁城郭帶怒毄聲入境則一二孑遺鶉結鳩僂環若積痾之失哺者雖睨眴星河江山猶昨何彼人士之異乎昔所聞也進野老問狀得悉余曰識之矣天地治亂之數其循如環而人才隨之憶昔汴流崩潰豫民其魚乎然河北猶在職方版圖內也南陽與是車書未終豕蛇割據剗蓏倪鼓少壯於兵踵跡交路枕藉鋒燹其失太平也在諸郡先夫豫爲天下腹心天欲乂平理勢當自兗汝始則沐浴頮髦以文章日月之光洗甲兵氣亦當於今日之兗汝始余雖迂戇其何敢不翼之大道而遠士民於治也今天下敢曰乏才一二郡能盡瑰瑋之才而郡理天下能各擴其才以進之

朝廷而天下亦理况兖汝爲星嶽江河之大之深之鬱洞者乎爰揖諸士以館以餼課錄于是乎成或曰昌黎有言謹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公之踽踽然與諸士咏嘯也其猶長沙太息之意與或曰公有公志不如是

至奇至大之文着色處神似昌黎　王敬哉

是汝兖課士稼着他處不得是此時汝兖課士稼着異時不得先生蒞吾鄉異政美績不勝書其有功學校與起教化亦今日文翁也　彭禹峰

徐朗革註釋李長吉詩序

長吉爲唐皇諸孫負不世才與王恭元楊敬之崔豫崔植游其詩也瑰瑋佶聱殆騷之續也長吉生中唐時鍾呂嘩嘸明堂擊伐胡爲乎瑰瑋佶聱之爲盍意詩道波靡世多襲風雅衣冠自文其俚語方言之陋故寧難勿易寧爲人士之不敢言與不能言而不忍爲夫世之敢且能者瘦眉長爪泣鬼號神其得已耶使其年配才造乎道之所成豈止是朗革徐子慨然詩之波靡也其喻古也深愛惜古人也摯因長吉舊集訂而釋之問序至

客詢余曰長吉白玉樓事何居余曰未之敢前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鰲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惆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叩方爭毀謷焉緋衣之名亦曰才之瑰瑋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夫子曰山川其舍諸長吉果爲玉樓記是上帝眞日讀霹靂文而仲弓氏曾是同黃琮蒼璧共陳岳瀆也雖然長吉即尼於時而其爲人之不能言不敢言瞑眩俗痼炳燐來茲者固在也夫誰得奪之秋凛兵深雨

長月白朗吟高天孤臣時影余將梅曲斗酒擕朗革釋
招長吉魂江上去

朗誦此文數過覺風起寒谷荻荻聞鬼泣聲 龔孝升

後半入玉樓一段石破天驚 王于一

重修臥龍崗序

漢忠武侯諸葛先生耕宛先生嘗自言之城西隅山紆廻檜杉銅青駱烈頑之地以臥龍崗名志舊也先生承魚水之盛翊正統敵漢所愾楕柱先後主之間盡瘁於君子小人之際王業肇輿身以繼之忠之至也崗後廬閣歲圮無葺甲午夏余先移建夫子廟萬繩秩秩爰贍先生故廬謀補舊屬君子曰飭宮墻奕煥俎豆崇道也復先賢里輔翼撓折大教忠也崇道而大教忠厥趨而奔事猶懼不蕆其敢後焉緣刮俸荷畚鍤倡厥始顧宛人成厥終宛兵車侵軼十餘年山童地濯崗獨鬱葱聳峙佳氣蟺蜿漢之遺侯之靈也祇肅適成雪嶠昔之顏態以鴆其功侯其將穀汝

短章峭拔古勁漢以後人不敢着筆 王于一

摹盲左不似濟南刻鵠 張繡虎

李坦園先生詩序

天下之事靡不大於勉其所難而畫於狃其所易詩亦然有紙尺幅字數十百而欲祖禰雅頌笙鏞匏庚遠而襟帶少陵青蓮近而策彗崆峒弇濟間也戛戛乎難哉難也易之則日星河山風霆雷雨鳥獸草木之變態悲愉窮達之奇致匿焉而不吾告吾友坦園先生澡浴世學淵渟壁峙其爲歌行諸篇蕩瑰瀚蕪奕奕乎黑頭冠軍矣集初行問序于余余曰夫躋巔者難之跂也狗波者易之溺也先民云思之神通豈以心不難不入耶謹

愉難工窮苦易好豈以情不難不摯耶春雪調高商徵和寡豈以知我不難則不希不貴耶先生靜以明志沉毅以積氣鈎深致遠蘊崇其所學年富智燗規乎難以鼓吹騷雅百靈萬化行陰相之天下其不復以狃其易者是圖耶方今材鉄民痺賛燮匪易皇帝方崇聖教修明經術虛前席進子藪黼先生其盍敍於忠而酣於善囊滋樸棫扶甦澤鴻光翊克艱之理上追先文敏公懿烈天下將加額曰休哉先生其能以知難者治詩以治天下也於是乎言

渤海范陽倡風雅於北地大指蒼深堅栗斂尋丈於徑寸之中不知者以爲好難也於是文見之 王于一

文在韓歐之間 鄧孝威

歷代詩家序

詩自漢魏來卓然成家者昭昭爾猶日星之垂漢嶽鎮河海之麗地也今人之不見古人亦豈時會兵燹交相蝕之咎歟夫平以易則至者多高以深則躋者寡一彎當鼎向若而返猶所易而悖所難豈非有志者不能見歟志之矣變中運變葬堂上于堂下豈非有力焉終不可得見歟志與力俱而風雨晦明七情百艱群起而與銖晷寸燈相凌奪則又時之不克相之也志與力或怠矣既且測蠡天驚駝背不見同古者之是而但愛同已

者之甘不見畔古者之可悔而但譏異已者之不可近大雅之炎炎卽聲光亦有數有數歟吾友巽生范子寢食先民者三十年時他山余揚扢無所逆余方有志焉未之能從也甲午　名環春明後乃擷古諸家詩自六朝迄明與范子縱讀之齋處滌營去偏與陋協盡其心眼見古人之面目快矣見古人面目之不相沿襲則益快復感后人之各以其面目繩古人致古人面目反隱於來茲也綜其全以窮徼其指或於濟上聲格新寧正變之外別鞭風霆或恢廓竟陵揚鍾呂而作之氣夫時代雖遙英靈燐炳務求其鬚眉心血炯炯可鑑者而止蓋欲以古人還古人也時或截海薦珠剔崑覿璧櫛所短以用長則倂不敢以古人累古人積星霜久之帙成爰以詩家名蓋曰古人之卓然成家者與日星河嶽並庶協世之嗜古者各勉其志與力以競于其時也知我罪我後濟上諸君子分詠則余與范子同之矣其編幅少狹及瑰寶可矜者有二集在

異同一段能盡古今之弊　龔孝升

良工心苦讀此信之不直文之如剪哀梨也　郭快庵

詩家二集序

薙俗矯雅標古酌今詩家志也宗合遠近悉有裨於歲袷此二集志也余既與范子共之矣爰搜諸家聲什時勿代限編勿廣狹限選再竣於今寶氣墨光各眉列在所爲黃土星雲青燈雅頌庶幾無憾古人倘獲索解心攬海宿源頹波楷枉借爲豈不正系大雅世勿祧哉

小品每矜貴可謂惜墨如金　李研齋

禮記提綱廣序

戴記昔以提綱行何廣曰自余負渤陽先生笈始也先生提綱櫛繁略縟修明大旨瀚之恩也余復恩漏請緝編葢之得補其所縮經詮緯疏組諸家故其大者可以匡鐸世教其細亦備棘闈所有事集成剛諸塾墊海蓏隘阻而未遠之及也憶昔就外傅時家中丞嘗進余曰毛詩起吾家實維我先少保公祇奠廟朝囿邊及囿厥績載在盟府孺子其以大小戴承之溫厚之遺繼躋莊敬其無斁以日強也余拜命彌四十祀滄桑倘僂躬際

雲雷尚不能體內順外威之義以進教諸國退加百姓者籌之借一箸況其緻高甲之縕窮動靜大小之變力而窺諸先民之所藏乎又匪第人士瀚與漏之滋恩也雖然玆志也父師惎之不敢忘丁酉纂昔稿謀剛於都懸燧待火渟泉資酌後之秉禮者將蟠極德產鏡晰濤辨奪席五十重吾敢謂鮮吾家侍中焉

前述師訓後述庭訓其指悉本忠孝是爲大文今先生哲亂又以麟經名海內渤海家學葢五經紛綸也

張緒虎

高文端公文集序

愚嘗讀大易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包儀心
畫天地自然之理即千古學問之宗也靜海文端高公
幼學道長而無斁與愚同鄉籍三十年切劘如一日甲
午歲先愚逝矣迨愚戊戌艱歸始追逞身心之學每遙
請於容城孫鍾元先生然追公明訓不勝哲人之感也
適公器君乾甫以公文集寄囑愚爲序余不禁號泣失
聲曰悲夫愚奉公教久矣不意今以怙恃雙亡之孽子
覓求一規過成德之人而不可得也公詩文灑灑成一
家言別具長慶修明之致其談理具夙慧如蘇長公儒
不廢佛至讀其西銘解告矢誅心不媿齋諸文則大有
合於誠敬之旨幾幾乎道矣若公相業成聿躋壽考峻
德寧有極耶雖然公言具在則謂愚從鍾元諸君子游
猶夫與公游也噫嘻悲夫

落落短章叙存殁談理道無不畢具吾三諷茲文欷
歔累日　王敬哉

情文相生沉綿懷惻　王于一

寄王藉茅書

不佞舊奉尊大人青畫教繼復以俚什見知前長安憂
悄中瞻望深墨聲淚俱盡乃不能爲詩以哭踰歲遭貶
次衛源遠近會塟之幪鱗次言歸又束芻挽紼之不及
也荏苒數月紫山煙暗白水黃昏岐路皇皇哲人安仰
即行篋中斷簡殘批藏歌積札皆載河聲嵩照影現鬢
眉時時聲淚俱下猶昨而究不能爲詩一字也嘗反復
其故尊大人執經史六書之柄昭如日星灝森如河漢
彷彿惝怳每不敢有言則懼不佞負笈非一日當雷霆
駭空風波倒海時閉戶羅雀恐遺朋友以尚猶知我之
累獨尊大人履聲覘疇昔加數復移夜不他適濁酒長
吟罔有靳惜不佞蓼檢餘生一二朋友中寧可易得觸
今撫古怵心惕魄復不恐有言則悲悲懼相環爲愛慕
所不勝蛙吟之溼良有以也然知我之義終不敢闕則
專俟之精誠之極鬼神之通而已貶後筋力入憊日以
隤轑荒殘爲慮幸近仁者之居庶有訓無蹟近日拊循
之餘勉爲建學課士事學碑欲借光尊銜書丹課錄欲
求弁言紀始謹專信待命於壇坫下倘蒙賜允庶寓內

之奉教不奉教者皆曰某也昔所謂受孟津先生之知者也太史公遐不弛親勤不棄耄既惇之且加誨焉徵不佞不朽併以樹尊大人之世德於無斁也

紙上有一片精靈團結兩先生交誼千古如生　王于一

與梁芝三書

甲申後侍雪師門者首蘭陽文部公暨萊陽左子大來陽曲裴子晉卿併弟滄州者四數年來風沙剝落行藏萍梗萊陽鑠金銷骨伶仃塞外慘昏天日陽曲與弟後先鐫逐然微罪未著至身愧無窮奇檮杌之才而名溢與流竄漁汗之列明主猶憐吏議不赦玷重臣而辱國體則不肖莫弟若足下功著山公書封李密進則與賢者同薦退則不與顯貴人一日而九遷譬之威鳳高騫不可於鶩鷺奔蹕中見之其賢于不肖遠甚雖賢不肖之跡相距徑廷然師門寂落聞無脈屬殊不勝今昔之感矣士君子道達身退於義不疑年來家園駐兵敝廬無措老親以世祿之家非有藉于仕者無以楷柱長吏之呼絕禠叱馭甘辱人賤行之不屑黃髮低首覊鈍如木石則弟之不肖更有不堪齒矣入宛以來荒殘知在洞照然郢襄未戢方有事於協剿除主兵二千外撫軍併高孔二鎮而三撫沉痾之遺黎呼痛瘝之觳束席汲焦抱漏之心代流馬木牛之瘁雖賢者且日昃不給而況以積罪不肖木石頑鈍如弟者當之蚉負而褰驟寧

僕之龜筮之長短也且宛實乏人紳縉之京雒者絕跡上鮮膚頑之汲撥中無淸華要津之左右即日指白水以盟心吊龍崗而嘔血長沙涕淚亦唯沉淚泥塗而已長安道上誰復知荒茅烽火中有盡瘁勞人哉所幸高山在仰長規匪遙足下方奬抑天下之賢不肖而進之於君子之道某風雨患難奉塵壇坫歷二十年其不以晦暝之故而易貧賤之交也必也課士錄戍欲懸名椽弁首數言以爲孤臣貢天下事屈於不知者而伸於知已皆有類於是故敢待命於從者

放後之言乃復激昂沉鬱不似柳州一味阨塞 王于一

酸楚中不失地步 李研齋

與張坦公書

憶昔同職司諫時辱足下辟咡僕亦深自琢礪毋懼貽長者羞迄今二十年滄桑風雨諸悰不能縷悉謫竄出春明適台旌有事津門深以未能面奉指南爲歉士人進退之義所當自審乃以老親之命爲絕裾之行頑鈍頭顱伶仃面目即路人且纍纍厭之況在高明耶然世之頑鈍伶仃以求有濟於時者必其力之能爲而時之可爲也僕年望五十髮星星白視昧聽熒即規模經術讀書輒遺忘不復記憶宛汝樊甲中原路有茅榛無穢

秉城有頹垣殘甓無居人隣羽馳書王客兵駐供十餘月乃者雨師不仁河伯起而助之環屬沉竈西成東作望洋號嘆牛瘟家傳枕藉死道路且督師之喂馬復來黃河之催夫繼起即闔閭蔴太王者多藝尚愀然難之矧以不能爲之力當不能爲之時即心血盡嘔其何以濟倘終不遐棄得借指南以逭深罪感其有艾也僕初入宛有事文廟廟在城東榆棟圮廢兵火消鑠長不可治詢之里老皆曰唐故藩實爲廟基向以封建移外因幸屬吏博士紳衿庀事移之藩殿舊址刈荊薙莽廟屹

吃成府廳堂開將漸及二百餘年事今始復之不可無
記以介頑鈍之餘不能丐椽於貴顯且世鮮能文者能
文者未僕之知也俯仰泰岱間有足下在知我深而復
於古二十年滄桑風雨之義其有以敎我乎願請

寫遺遇艱苦民物凋瘵後折入創修文廟一事若不
照應中大照應非大作手那能着筆　李研齋

叙宛汝荒涼與子厚叙永南別一蹊徑　王于一

側室胡氏墓誌銘

生死之故大矣情深於骨肉之間者不勝慟甲申歲余一溺而縲爲邏卒伺皆不死及秋卜妾妾胡氏爲鴈門備兵使中軍胡升女家出浙慈氏燕産今廿有二竟夭矣於戲氏性潔靜頷頎端厚寡言笑行坐無傾倚以人可勿夭也事老母及荆妻孝勤謹愼接諸子婦婉和有度攻織紝一切絲麻布帛之務雖微物必盡緻極精微敎勉諸妾婢有加無妬馭僕婦得大體以行亦可勿夭也於戲竟夭矣甲申九月朔歸余家逾年六月廿三丑時生余第三子余自掌垣歷常理及拜命念珠署氏勤勵夙夜佐荆妻雞鳴寐旦之儆無倦色戊子秋余以無辜之累對簿比部氏誓長齋禮佛余完聚後益持誦專摯謝鉛華淡飧樂施己丑夏氏父爲佐胳死母妹流離聞之一慟染瘵九月尚隨荆妻里門反且頓矣疾革謂侍媪曰我身在報恩太君王母有日恐不可復我漸長解事方堪箕帚正恐太君王母失我一左右勞瘁之人言念傷心耳疾作遂逝余于是而深有感於生死之故也人之關切者父母子女耳氏之終也父母死徙不一

視有子五歲哭不能慟余以甲申萬死之身不能免且留以視氏之苦於死者余之對之其何能爲情也耶庚寅夏將歸葬滄原涕洟而爲之銘

銘曰於戲生也於戊辰五月初二之辰於戲死也於巳丑臘月廿二之寅有子王綬爲戴季昆淑慎爾儀不康于身其留以俟諸後人

情摯之文 王覺斯

前後大縮結有許多道不盡處讀者以意[illegible]析

齋

戶部左侍郎梅和王公墓誌銘

丙申五月王君玉麟等告予曰孤等所[illegible]先[illegible]實失所天生愛以德死載以仁人之[illegible]先大[illegible]請銘予曰予與公生同里立同朝義不可以不文辭謹按公狀公諱公弼字直卿號梅和世籍蒲州公祖贈方伯受所公始徙滄公父方伯敬吾公早世時公母史太夫人年十九耳煢煢相依爲命愛勞周至日以節義相勉公每拜受日不敢忘公生而岐嶷丙申補郡弟子員壬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以太夫人節孝請於朝得旨

旌焉丁巳授營繕主事丁王父受所公艱歸辛酉補虞衡員外郎公措据軍需兼繕陵工門當事賢之癸亥出知寧國府治以敦士風善民俗議蠲折爲先復通楚糴設鼓鑄以佐其所匱丙寅移嶽寧觀察使蠅蚋之衆相繼煽亂公飭保甲嚴巡緝悖惠之治如宛而壁壘加嚴焉時魏璫柄政方招天下士爲羽翼因示意曰君淹滯江干久之但稍曲意槐棘唾手耳公毅然曰數十年老寡婦子鬚眉如許皆茹氷嚼蘗將所留如折腰權要貽太夫人辱死且不敢言者動色去時宛政最表著者有

二日三王並封也曰黃山變價也並封時經費浩繁諸閹放恣毆縣令所至震懾公嚴限制裁溢額事竣計所出尚不敢囊者景藩一王之需公力也黃山商吳其家難搆釁鍛鍊大獄諸璫矯旨籍其產株累數千家徽民鳥獸竄公排牽蔓簽贓數十萬民鮮麋爛又公力也己巳加右轄時徽寧更置兩道公督漕尾運者三辦艘清兌公私稱便宛人德公者貌公祠之會豫冠剎淋公增設新勇營裁壯役溢糈者充餉省里派雖溧陽桐城相繼稱變公擒渠散脅事皆平乙亥後楚氛益熾漕兌艱

江下公曰艤舟齎盜糧非策也乃題留漕米八千石佐綏急未幾賊果由盧江犯桐城諸路後潛山太湖楓香驛之戰卒以有備得無患而忌公者顧以留漕中之丙子鐫補靖遠叅議己卯調東昌憲副歲大饑奸民藉爲亂公發粟賑之所活百萬計鄆濮等處相繼以捷聞東阿大盜李漂旋就擒爰有二東撫軍之命公撫戢軍民益孽蠲賑疏凡九上衆以少蘇巨寇李青山諸孽跳梁月甚公策其必變因以剿易撫難目言於朝未幾青山叛果如公言公大創之於張秋汶上間俘青山致闕下

賜陞幣有加乃忌公之功者又以撫鎮不和解公任癸未起補大銀臺方赴召會國變公以太夫人在不敢死也甲申補原職乙酉陞戶部右侍郎旋轉左後歸省時以津撫招撫事波及公覆騐無狀事雪公遂奉史太夫人歸庚寅太夫人終公哀毀骨立有孺子色甲午風痺疾發遂不起葢公剿皖時勞濕致患至是始劇逝之日家無餘資也公性慈惠與物無競而報施不苟蒞政不爭赫赫名而所在嘗見思夫卯辰之際璫鋒蜩沸不肖者以吮血磨牙之伎爲華組丹轂之券卽賢者抱漏沃

焦龍亢之傷比于三君說者謂節甫之禍有激而成玉石之焚不無借焉公獨能以退爲進逶迤江國終不爲權有力者所餌內不失身而外有以及物則公之厚於自待以仰報太夫人明訓其視窮居砥行驕語節義見蹎薾而務易所守者相去且幾何也因爲之銘

銘曰條山滄波鍾靈鬱靜大貞有裔秉策善聖避炎守節不失乎正其澤及下與物無競朝野之依惟德之盛發祥萬年邦國有慶

叙述段落後總發議論法本龍門　王覺斯

戶部郎中高公中章墓誌銘

皇清順治巳亥中章高公嗣君恒益等遵海而渤顧余苫塊之側涕洟言曰先考以祖塋水汜停轅彌六禩今就燥謀所以從先大夫于九原者願得仁人之言誌諸余與公伯兄文端公有姻誼不能辭謹按狀公諱爾憲字中章世靜海人曾祖鴻臚一峰公祖庠生洪吾公皆以文端公貴贈吏部尚書拱吾公生攀龍以公贈奉政大夫如其官公爲贈君長子幼聰穎稍長磊犖自異博綜群書知大意贈君器之時與文端公同學每菸繕

草摛抉各不襲苗媷髮櫛掬刈其所瑕臧乃止辛巳七月贈君疾逝時公嫡弟視文端公于都公襄事致哀守積蓄藏無所私一待嫡弟之至與之公析產惟嫡母命公初筮仕垣曲時以與除爲務歲旱暴厄公滌背揞廩賴其賑貸者得不死丙戌授戶部郎中三有事於撻鈔所至皆著能丁亥秋公弟某以群小鼠牙牽於所司案狀公救之力事雪公憫弟癱也剖其腴啇之戊子土寇作難蚊聚蟻蔟津南北廆廆如沸公迎養嫡母于邸出則持籌草封事入則說笏視饈扶持抑搔楪楪皆如儀當其令垣曲也諸生劉甕不能娶以公捐鍰有室後權荊州來見私貸積逋者追赴溺公捐五十金償救之不詰其姓此公之著于遠邇可見者公年尚壯天下方跂未竟之業輒翻然曰我實有母且耄以蝸角易吾烏私曷敢遂卧病不出未幾而逝余之覩諸狀者如此然余嘗左右公矣公讀書未嘗沾沾句讀而于大義疏通制行疎豁無紆廻爲政提擷綱領不強人以其所難與遊者抒肝膈公餘不廢絲竹燕樂公蓋敏于材而坦率于性也使天假之年參之天人事理之蘊楷模先民之軌

物乾乾乎日躋道之所成其充實光明正未可量也公之逝或天嗇之乎因爲之銘

銘曰公之事不旣公志公之學不驚其細久而莫者公之宮而所不可磨者公之氣

觔兩處郎具波瀾彌見大家　王于一

中間散叙整叙追叙總叙針線細密一語總斷讀者細心體之　王敬哉

永州司李呂公崑峰墓誌銘

壬寅歲崑峰呂公訃自澄陽嗣君深崩裂扶柩歸謀與銘諸墓予抆淚言曰丈夫蓬弧四方具才而達窮於世之所知知焉而未盡天乎人乎余未之或解也按狀公諱金聲字命瑄別號崑峰大父一元公由選貢令平陸再傳公父緯緯生昆仲六公行四生穎異蒐古獨令屢冠軍後復以諸生受知桐城左忠毅公公慷慨有大略尤惇于親串明季冠羽湍奔稜殍枕藉公投袂起曰君父旰食蒼生賴尾皆鐘鼎無謀藿食憂天不力所致余

將家都會伺隙振翮彼擊楫澄清寧異人任公在都歲大歉復念兄子若孫之不免溝壑也捐費同之公姻子某者以凶𠊧告公囊適二百緡脫手贈之不以告人也後鼎革失業反閒益以惇睦爲嗣君庭訓乙酉公以歲選授永州司李時中丞洞門趙公學士孝緒胡公皆額手曰東南半壁得人矣公之任外莫累卵內噢沸蜩地方典革一新時粵西客兵蹂芝城饑盡食人朶頤逼壯公軫之人用金贖獲者輒匿永署由是免刀俎無算公受事甫半載　恭順王偉公才題擢湖南觀察　旨未下猖冤林至公奮登陴循闉城數月黃弩量沙永士食馬觿齒無叛志公屢徵援不至撫膺曰泰庭淚盡湘卩其雛陽乎欲自刎左右掣臂脫鋒遮號累萬項城陷賊渠素慴公欲生降之卒不可得執縶之柵公氣逾厲歲餘大兵至乃從龍虎關脫公而還時湖督羅方雪公白上卒爲忌者所阻引身歸公生平制行有日紀詳吉凶之類用自考驗家食十餘年儉德無悶每微醺得句自娛不作艱澁語所覩畫牽天下事常咄咄書空時聚米畫山有經綸往復之志不輕語人人亦罔悉公者既晚

性癖山水爲嵩嶽遊因理橐赴澄友招過予語移日余執手曰公鬢鬖鬖白屐跡半天下騰輪雖夕盤盂尚健關滌來原始反終之事得無意乎余耳嵩臺百泉間有孫鍾元先生曷謁諸公頷余比返澄迄橫水村溘然逝後從公者歸告余曰公曾如約往鍾元先生矣但不知鍾元先生奚授公公奚唯鍾元先生先生嗚呼梁月徒存麗澤難再乃竟以菁洪懿訓之傳終湮之黃河碧雒間也不亦痛哉爰爲銘

銘曰智淵而酌也者淺才裹而駕也者褰維公孫子公

祺之衍嗚呼晚聞道今公其勉

慨慷磊落之概如現楮上呼之欲出豈非虎頭寫生手王于一

結出尋師取友一段煙波無盡 張瀛虎

邑太學呂公念祉墓誌銘

今上之二禩邑念祉呂公壯而夭邑惻之厥嗣文龍等泣訴其少孤狀丐余爲銘余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琛字共別號念祉公大父月宇公成嘉靖乙丑進士知寶慶府公父振廓公文學有碩德以長子贊祖貴贈侍講次子祖望晉大鴻臚公其季也公四齡失恃贈公憫甚就外傅受經疏通知大義逮巳卯而贈公復逝矣從來少孤之苦無告而世祿之家厥憂滋大葢幼承閫閱則盈滿之習易驕且耳不聞庭訓則壎篪之誼漸衰

也公醇謹性生一步趨間每日兄在則禮然曷敢隕越以貽所生羞辛巳補弟子員恪慎于儀辛荼自任每對親串悃愊盡情款丙戌歲伯兄侍講公及弟公葢謙謹嗣公仲兄培祉公旋以壬辰庶常晉西臺時侍講公覃恩錫廕不私子孫而惠諸弟公訥訥焉如不欲承公席貴盛冑隆而持之以遜家裕而守之以儉勤奉侍講公命罔踰尺寸及侍講公以劇疾逝其奉鴻臚公命如嚮昔每日無父從兄先大夫志也及公監彌期應卜仕公日兄羈於宦廬墓不違咫尺余去里將誰執灑掃以從

卒不仕人謂公出必有可述而識者未之能覩也公覺
揆時方獻鷹疾發遂不祿余于是有感于世教興衰之
故也兄弟之倫近世澌滅久矣椿萱遠則妻子親二人
背則便佞邪佞之徒進昏焚之久殘忍繼之以斗粟尺
布爲性命以鬱陶忸怩爲尋常方其悻悻紾臂時方且
肆志而愉快焉不知痛心世教者業已閒闔引咎腸九
轉而泪千逝矣語曰春雨潤物自葉流根鶺鴒惜功愛
子及室公以桮棬之慕推及手足疾徐之戒凛持終世
恪奉兄訓三十年風雨晦明無間言一如贈公之辟咡
時也嗚呼休哉國人稱願曰有弟如此可謂悌也已公
雖死其不死也夫是不可以不銘

銘曰維公之苦少也無父維公之恭長也從兄壽公匪
年維世之風

李密表淚在字中念祖銘血浮紙外可歌可泣有裨
世風 龔孝升

前後咏嘆起結又一格局 王于一

翰林編修劉公去嬉墓誌銘

去嬉劉公逝次年嗣君驄艮等拔淚請曰先太史強仕
不祿孤等實失所天懇言壽諸石公與余子諧而姻義
不可以辭謹按狀劉宗爲渤海望族向以南宮躋華膴
者八寓內望其遠馭而不意公逝之速如是也公諱雯
曠字去嬉曾大父諱正蒙者以長子生中貴封翰林檢
討中生丈夫子四次諱慶貽郎公父公生有異稟髮始
燥即失怙稍長父事兄無愆儀兄殤門戶中衰公恐弓
冶之替也力誦讀熊丸荻畫惟慈命是承初試冠童子
軍屢前矛籤于庠領戊子鄉薦馳報至拜父王擁涕悲
號慟不自釋甲午復失恃擗踊欲絕柴毀骨立稱其孝
者無異辭己亥成進士 世祖皇帝臨軒器之授翰林
院庶吉士扈驆南苑屢承金綺之 賜尋 贈公父徵
仕郎如其官辛丑 御試第一授內弘文院編修講譯
綸扉凡四方疾苦一時利病侃侃論列不爲苟同識者
謂鈞衡可期甲辰春以病目假歸旋逝矣余每謂畿輔
代有名儒遠如劉靜修近如孫徵君者使公獲傾倒於
誠正仁壽之事公必心折焉而不之遇也余又聞東海

多神仙渤海之濱漢武望仙城在焉意必有長生久視之士深談壽精積氣之術以救公於夭折而惜乎其終不一遇也名立而功未成時濟而德未普年富強而道未大光予之望公者不止是而不意其竟止是也余益不得不以惜公者慟公矣於是揮淚而爲之銘

銘曰於戲公兮太史之孫名並祖兮胡不永豈留餘以遺厥后兮故驊騮之未騁吁嗟乎公不聞兮誰勸公省任黃粱一枕之餘留花磚半刻之影

全是勸勉期望有古人風旨 王于一

憤惋早世得此空中樓閣 鄧孝威

重修門東禪院疏

門東禪院者先大父冏卿公創之家中丞相繼繕葺以在敝廬東故名戊戌春余方疏控歸省先慈病中寄語曰門東刹吾家舊地汝歸當謀所以理之旋聞訃京邸每追往事不禁泣泗之何從也憶余襁褓時先慈以男女艱所育時命余禮佛茲地蓋覬余之易養以有成也迄於今曩之覬余易養者已歷年五十而髮漸苔而齒漸搖而子若孫若曾孫且五世曩之覬余有成者已遍歷滄桑荏苒九列飽飫雪霜潦倒三黜而伯仲子已後

先金門南宮間不意智戈難揮欲養不逮燕市堂前頓荒萊彩春明柳道徒照鷄骨拔跣歸來江山猶故仰而求之但有肅然見容愾然聞聲之懿靈俯而視之僅存一生不及藥餌沒不及含殮之孽子則是曩昔老親之覬余易養以有成者竟無所用而余將何以視息人間耶嗚呼痛哉雖然有遺訓在不敢忘因自爲頭陀行謀所以翼植撓折洗滌滮漫者力不蔵繼之以募薔曰先慈志也如諸長者布給孤金敷祇園地從有爲之法悟無相之施將有立登彼岸者其殆視余猶我也夫

至情不朽之文 李研齋

以十斛血淚作自然局閣 王于一

欽賜圖章頌

維

皇丙申歲八月十三吉覃錫天章神龍蟠翼星雯垂

漢寵儀古軼臣之一技褒賜溢實逮於賢善寵寐寧

失拜手載祝慶極而慄於維我

皇所其無逸黃雲是敷羲畫是述惜塁及才正心及

筆雲雷爲繪河圖出天地其得一

直似古銘讚聲光出堅栗中 王于一

摹以小篆當是周秦問筆 鄧孝威

宋紹興九年賜王安道硯余得之爲銘

星月㨾兮坤輿房玉理縝兮煙心藏來秘府兮友天章

舊綠端銘

骨秋水煙碧理開天作雲吾與子

增減一字不得眞是鐵書銀鈎　王覺斯

太常署屏微語　署屏有李晦庵先生微語四則因續貂

生死窮通強不來的侯命是非可否行得到處盡心

二

人到求死不得時方知生不必覲事到感恩無着處深信怨總可忘

三

山林朝市分處見合乃有識地獄天堂合處能分乃有力

四

逢場處夢中說夢誰云大夢醒後霍然現在的生外餘生盡向未有生時認取

世法道法兩到之言故如鋒書透紙冷水澆背　曹厚菴

刑部右侍郎仍照從二品頂俸臣戴明説謹
奏爲遵
諭陳言事竊惟臣
識輔陋質久荷
天恩近當譴降之餘過叨
賜環之典恭承
明詔求言祇覺捐糜無地敬竭一得列爲六要敢爲我
皇上陳之
一日

帝學之要也
皇上聰明建極究心典籍手不釋卷典學之功可謂勤
且至矣然臣之妄進一得者則日深以思之實以
行之也古人之書原留以爲萬世治平之具孟子
曰思則得之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臣願
皇上觀古書一事則思推其理此理在今日當如何辦
別明古人一理則體驗其事此事在今日當如何
處分愼思維以篤行擇善保以固執由此觀前代
主術之強弱即可得明斷之所由崇察前代行政
之得失即可得張弛之所由濟體前代人品之忠
佞即可得用舍之所由決如此則讀書一篇即收
一篇之益讀書一日即致一日之功心法治法合
爲一體仰法堯舜無難矣
一日在內用人之要也竊惟
皇上所借爲股肱心膂康乂大業者惟院部諸大臣是
賴然大臣出於京堂京堂出於翰銓科道四衙門
之儲蓄公輔蓋猶水之有源林之有藪也必愼養
厥初蘊植有年暨其老成收而用之乃可有濟而

無曠臣願
皇上以詞林專責內院以銓司專責冢臣以御史專責
掌院以科員專責吏科都給事中凡遇考選愼選
端正之器識確核貞良之學行以爲異日擔承大
事地授事之後凡詞臣有留心黼黻苦志經術銓
司有清通簡要澄叙人才言官有補
君德匡大政斥大奸者不妨懸請不次之擢以爲黽勉
盡職之勸則賢者畢智誰肯自居於愚勇者盡力

誰肯自居於怯磨厲薰陶遲而又久學術正則
王道自平清議嚴則
國是自肅異日循級而上不問而知其濟濟矣若四
衙門考選不慎鼓勵無術逐隊隨班人復一人序
係循資日復一日未幾而官階崇矣體面老矣交
遊廣而知交多矣及躋要地而后指而嘆曰是不
足以當大臣之任也無論紛紛攻擊抱蔓之後有
踰尊踰戚之咒卽使嘿嘿曲容乞全之餘恐多負
乘覆餗之慮其如

國事何哉語云三年之艾不蓄不得又曰十年樹木
草木猶然況人材乎如謂舍四衙門而別爲
皇上求濟時分憂之大臣猶畫餅飫饑此必不可得之
數至四衙門人才難得如告假工科左給事中陰
潤定力淵識不畏強禦臣詢公車諸人知其病養
漸痊宜
勅晉撫勸催赴補以盡公而忘私之義原任詹事學士
今外用告病王崇簡靜識篤學士林雅望未竟其
學二臣者才品皆堪大用倘蒙

破格恩錄建樹必有可觀
一日在外用人之要也臣恭讀
勅諭首及知府一官仰見我
皇上求治恤民至意臣推廣
神謨究心吏治則目前當急議而不可刻緩者莫過於
藩臬二官矣一省之錢糧總在藩司一省之刑名
總在臬司一省之官評無論府廳州縣郎守巡學
鹽糧驛各道無不總在藩臬二司是藩臬關切地
方不減撫按

皇上方日以
閫刑不足民命可惜吏治不清爲念而不愼擇一主
計清刑司官評之人可乎今之升藩臬者才不論
長短爲不論有無俸及便移如老生待貢不痛不
癢必得而后已今之任藩臬者官級峻則體貌隆
日與撫按同城情面熟則衆劾怨進之有立躋建
牙之榮守之有永享安富之樂如藩臬而有不賢
乎從來劾藩臬者幾人使藩臬而皆賢乎從而會
推督撫亦何屢嘆乏才也蓋通省錢糧版藉刑名

文卷充案盈几而合逼省侵隱之老吏舞文之奸
胥悉其聰明以欺一人況水旱頻仍兵典絡繹各
官之言清行濁小民之千瘡百孔復頭緒紛雜而
不可究詰無論操守貪汙不可一朝居卽年力不
壯則精神不足理煩才具不敏則知慧不足詰奸
學問不深則經權不足應變兼此四者而後稱任
豈不難哉伏祈
皇上推廣慎重知府之意令內外諸大臣於見任方面
中不拘本屬嚴擇才品每人保舉堪任藩臬者一

人
勅下吏部都察院科道官從公覆核以憑
上裁則藩臬庶乎得人知府既黽勉於下而藩臬復剔
勵於上將
國計民生官評吏治無不煥然改觀亦併可備異日
督撫之選矣
一日開言路之要也臣俯仰今古每嘆言官之難
盡其職也臺諫以天下公論為重上補
袞闕則有逆鱗之憂卽下糾權門亦多履虎之患向來

建言不當不過罷斥而止自流徙之罪行而諸臣
無不談及色變矣一介行李萬里氷天拋父母違
宗族餓死無處乞食凍死無處貸衣伶仃折磨之
苦幾與死等彼不言者坐致清華身依日月建言
者何辜原其初心不過以不忍緘默不敢負
國者招尤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也哉言而當者未
見優異言而不當便沉苦海臣恐尺牘未補而寸
腸九廻矣我
皇上開闢之主而言路顧畏已至此積漸至數十世數

百世當何如廷臣今已有為流徙諸臣請命者臣
愚以為救人之仁猶不如變法之廣伏祈
皇上除諸臣為事情罪輕重自有
乾斷外若罪止於建言者望永除流徙之條仍著為令
使億萬年
膚子神孫咸知
本朝優容言官忠厚開
國之意其以鼓勵忠貞培植靈長非淺鮮矣
一日兵事之要也諸臣議兵餉者章滿公車近復

下各省文武條議臣恐司民社者皆曰苦兵苦荒
也能一一蠲賑之乎司封疆者皆曰兵单餉薄也
能一一增補之乎臣謂當兩匱之時而籌其兩善
惟有令見在之兵實堪戰陣不至有虛糜坐食之
患即是愛民令見在之餉實裨秣厲不至有稽遲
侵冒之虞即是愛兵而臣於諸臣條議外謬抒管
見一曰練兵不如練將今撫臣既無巡歷之舉又
禁忝謁之文闔省諸將即年力老少藝勇優劣全
不諳面一旦有警憑何發縱當

勅各該撫臣將本省營將時行簡閱如果其才技勇健
真堪殺賊即當留為衝地之用其才守平庸無裨
折衝者不妨量調簡僻無滋延悞逐鎮核明立時
奏
聞葢將既精明自兵無惰窳一曰裁兵不如裁官臣以
中州言之南陽襄縣相距咫尺設有兩鎮每鎮額
兵抽調外實數不足二千兵額尚不及舊時一路
將乃一鎮有一鎮之經費平居既若消糜一鎮有
一鎮之號令有事復難提調臣愚以為不如歸併

一鎮似屬長便凡他鎮之兵少官多者俱可倣而
行之以節物力而專統轄
一曰民隱之要也民間疾苦除經諸臣條議不敢
贅陳目前可議者莫如潦田屯政二事一曰暫還
久潦之地以繫人心普天之下王土王臣
朝廷圈地養兵分義無辭常見旗下田地被災者復以
潦糧給之夫圈地予兵即有損於民而復分漕償
潦則又有損於
國臣愚以圈占之地除旱潦得收者自無容輕議凡

畿輔連年犯水屢被災荒之地合無量查還民百姓
即得潦地未必遽有收穫也但恒產誰肯棄之地
有隄防則必圖修築地有溝洫則必計疏濬窮民
借催覓傭工之計或少緩須臾之死南畝中多一
荷鍤負畚之窮人溝壑中即少一流徙轉死之餓
殍矣量退無益之潦田少繫有用之人心較之勸
賑輸粟似屬有益一曰急停無益之屯道以便開
荒臣親見中州百姓朴愚自屯田之令下而相顧
疑畏有慮屯田草豆收后仍苦運送者矣有恐草

豆滬爛仍令百姓賠補者矣有慮屯田百姓將來藉之爲民兵者矣是以屯道令之典屯不勝揩肩苦難而有司令之開荒尚可竭蹷從事況屯本見費

朝廷鉅萬屯道顧畏法令罔不兢兢然衙役之出納能無侵漁乎本息之收放能無輕重乎彼屯官屯長誰非魚肉屯戸之人即串保互結疇非瓜分屯本之具萬一屯戸有逃亡死徙者而屯本之拖累株連正未巳也若查照屯道每來開墾額數責成守巡道每歲勸墾嚴加考成虧額即行叅治百姓必欣然從之夫豈

朝廷之屯本而反累

朝廷之百姓究之開荒必不能多者用屯道是也不費

朝廷之屯本而併不累

朝廷之百姓究之開荒可以多於屯道者責成守巡道是也臣身未歷他省不敢懸揣若以河南腹心之地言之求其省屯本息民艱而圖開荒實政則莫如停罷屯道之爲便

順治十二年二月具 奏

正大剴切眞大臣憂國之言在魏元成陸宣公之間未幅核兵餉恤民隱凡我在位尤宜時時佩之

左都御史 龔鼎孳評

忠直而旨婉心苦而言甘憂時濟世之悃藹然言外無媿名臣 兵部督捕侍郎 霍達評

〔清〕宋之繩撰

載石堂尺牘一卷
柴雪年譜一卷

清康熙十八年周肇刻本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序一

墓銘不作可也溧陽宋其武先生自
內翰出爲豫章叅藩年逾五十余適
分守湖西自謂得相見晚先生不以
弟畜我旣數年各被裁去先生竟老
死田間今其子蒼舒淮收輯其遺稿
來京師問序盍距其歿十年矣吾邑
去瀨上不數驛於其訃不及聞墓艸

屢宿不能齎斗酒隻雞哭而拜之吾
自恨缺然今使附一言簡末亦足舒
舊痛於萬一借吾力之不足爲先生
張也先生涖事平愼與人無藩籬爲
詩古文無雕飾自其先太僕公以書
名先生承其家學下筆有晉人風度
晚年病臂不復書間爲余作行艸大

序二

幅同官周公伯衡見之驚嘆曰吾雖
與共朝夕恨未得此海內名士願交
者衆而今大司馬宋公右之孝廉旣
庭與故璽卿韓文潮州太守尚木諸
公皆同姓厚善里中故相國陳公百
史尤同年親舊爲少賤之交今讀其
遺百史及右之諸書未嘗不撫卷哀

嘆先生舉前癸未一甲進士第二人官編修會甲申國難陷賊自投井為守卒拽出終不屈賊去始間道南歸匿菰蘆中 王師既定江南詔起耆宿督府馬公以聞洊被徵促是時陳公當國人皆勸亟出而先生引疾固辭誠懇至四三必不得已始舟行半

歲抵都下補舊官意常不自得又不能以病免浮沉久之故樂就外補而南昌地控江河之間到官蕭然以解舍為林藪以吏人為海鷗鳥矣視事罷則焚香把卷數與余酒坐言田園余贈詩曰不覺頭俱白相看說故園蓋實錄也其鄉吳見末嘗與余同舍

西曹最癖詩先生既歸田謂得遂園居之願與見末詠游而不久輒死周伯衡自南昌北歸又被薦以從軍死昨年見末又死然則舊時同官詞學之友皆零落殆盡矣於先生斯集益不禁流涕云

康熙己未首春年家眷弟施閏章謹

撰於燕山客舍

跋

載石堂詩二卷尺牘二卷年譜一卷肇座主溧陽柴雪先生宋公所撰公崇禎癸未一甲第二人官翰林院編修甲申遭賊亂入井殉國難復爲賊階綆舁出不死既賊破得脫身南歸隱孝豐龍塢山丁亥奉考太僕公諱歸溧陽治圃藝蔬有終焉之志其自著年譜斷自己丑以前葢不欲纔入井初志也及

世祖皇帝親政　詔舉隱逸庭中交章薦起拜故官侍從講筵日見親幸丁酉主順天鄉試俄以同考摟　上怒禍起不測　上察公無他得免株及恩眷不衰辛丑

世廟升遐公以衆議出分守南瑞清節自勵官廚蕭然如僧舍公自遭亂居憂旁無妾媵歷宦中外惟以一敝篋自隨不設縢緘及病歸不能具行資其刻苦如此歸未幾卒公生平校勘經史丹黃鉤貫具有淵旨不下數百卷學者有所請益不自秘惜卒以相授在館閣時制誥詔册諸文不存稾所著

跋　一

惟書牘最多亦最自喜雅妙雋逸在蘇黃之間所爲詩規橅劍南時自出機杼淵永新秀無凡語其種樹灌園田間往還諸疏及閒居興感諸詠尤公所注意者也肇自丁酉出公門下相從講論過蒙賞譽眷愛之深有踰子弟自公之沒肇爲儒官匏繫青浦會公門下戈侍御來視兩浙鹺政以令大司馬蓼天公爲公猶子屬其購公集以梓行之公季子蒼舒淮等廼賫遺書奉命來青浦以授肇之役命肇肇貧病潦倒不能報稱師恩居恒用爲愧恨承命喜躍爰選工剞劂既侍御歸　朝踰年始卒業書成因僭跋其後以著公之志且嘉侍御諸公表章之勤季君杯棬之切而亦所以見肇居恒之愧恨而今幸托茲役以稍釋也肇既老且病荒耄不文祇略述其鋟刻之梗槩如此

康熙己未春日受業門人太倉周肇百拜謹跋

跋　二

溧陽宋柴雪先生載石堂遺稾全集緣起

門人文　英育仲
姪　德宜蓼天訂定
門人繆　彤念齋
姚祖頊濮陽
錢中諧庸亭
徐乾學健菴
周　肇東岡校刻
男　震儀無過
著舒子愷
淮洛皆
姪男　沆廣伯
涵叔邃
孫　宧同奕常手錄

柴雪年譜

溧陽宋之繩其武自紀

萬曆四十年壬子

閏十一月初三生於都門西城之紅橋先太僕公自庚戌下第讀書都門者三年矣始太僕公艱嗣閒都城西頂祈胤甚驗因偕先張淑人及先金孺人往禱焉既而金孺人生不孝

戊午

時七歲始就塾塾師表伯吳同宇名伯倫先祖

母吳太淑人姪也

己未

學騈對有魚吞月影蝶舞風光之句其冬賀中泠尚書過視太僕公賀屬對楊柳外曉風殘月余應聲曰芙蕖際初日輕霞賀甚稱賞

泰昌元年庚申

弟絁生金孺人出也

天啓元年辛酉

表兄馬乂如訓余作破承起講始讀先正諸文

稟父如名用明嫡姑第二子也

壬戌

太僕公下第督師高陽相國孫公慕公之熟諳邊事也疏請公以中書贊畫其幕是歲正月先五叔父捐館舍未屬纊前四日繩往視疾叔摩余頂泣曰汝幼慧貌異凡兒吾素愛汝他日必與吾宗嘗善視寡嬸與汝兄弟無相尤也繩泣不自勝而退兄之綸字聿新弟之紘字殿宣五叔父子也

癸亥

始學行文大兄似祁訓之是夏出痘似祁名之續

甲子

太僕公奉先祖贈太僕起巖公諱還里繩迎之淮陰仲冬月也

乙丑

紲弟殤

丙寅

春侍太僕公至吳門得見周忠介蓼洲張先生異度文相國湛持姚先生現聞文姚張皆太僕公布衣交周則以夙望爲太僕公心慕至是皆攜余謁焉仍率至雲間訪陳眉公于佘山冬赴童子試至句曲病疹不能入院歸

丁卯

五月侍太僕公至石城讀書何太僕天玉翁之烏龍潭因交其第七子何德坤冬太僕公北上送至江浦還公服闋久因魏璫焰烈跧伏不出至是 先帝御宇君子道長故叱馭而行

崇禎元年戊辰

正月讀書外父史懋德先生之九如堂爲文喜奔放有以小試卷宜作纖巧勸余者余不之顧冬北上省太僕公途中交南昌周水蒼抵都師事父執丁仲暘仲暘賞余文不置毋一義畢即詣其寓請正稍變奔放之習就程矩矣而詩學亦究心焉是歲太僕公官中翰繩嘗易衣隨直得縱觀綸扉之地丁仲暘名立表江西南昌人

周水蒼名以玠蜀方伯公著之長公也

己巳

太僕公轉戸曹督師袁自如專疏請公理餉東江以五月出都繩以四月南還五月抵舍適邑試逾期邑侯丁罣巖補試余於堂文完甚嘆賞而院試不利罣巖名聖時楚人

庚午

春正月冠二月娶史孺人五月赴府試不錄自念弱冠不能青衿心實傷之適太僕公家信謂

好驢馬不入隊行巳援例北雍矣從此始信不纖巧不利小試先是勸我者之言未嘗不忠也

秋七月寒疾幾危九月愈十二月金孺人見背

是月太僕公任滿還朝便道歸省

辛未

春太僕北上送至京口歷春夏讀書郊園八月余以蕩舟墮水得疾在腰尻之間不能屈伸冬奉張淑人之萊州時太僕公轉海右少參也到萊不數日太僕公以慶賀入都繩奉毋署中度歲

壬申

春太僕公奉　旨還萊旋聞吳太淑人喪還里夏濕疾劇就醫白門不得愈還讀書郊園秋太僕公搆郭東祖居二樓成挈宅歸火冬讀書綴虹閣

癸酉

春讀書史氏之龍泉庄大兄似祁三兄聿新五兄維仲八弟殿宣十一弟舍用偕焉夏四月之

白門五月北上應鄉試八月失利還冬讀書綴虹閣十二月弟絢生子圃生

甲戌

讀書郊園濕疾甚跬步不能成行自分作廢人矣冬延醫汪田夫針灸丸劑並施久之稍愈先是太僕公官萊州也以廉簡失直指王道純同官陳應元勞永嘉等歡是歲因於外計中傷鐫二級

乙亥

太僕公赴補得趙州守余偕友錢偉仲讀書郊園陳五白唐五叙聯同志十人爲文社冬東游雲間訪陳眉公于白石山爲太僕公索集序也偉仲名士偉五白名丹五叙名明獻皆邑之方行矩步士也次子元正生

丙子

春離家赴趙州省太僕公讀書署中三月餘有趨庭艸之刻六月入都七月東事急昌平陷時首揆冢宰以高陽公故素不喜太僕公因於昌

陷後移守焉故事遷客及一年更無平調之理况昌已破調公所以殺公也大司馬馮鄴仙時爲兵垣不平之疏爭不得太僕公間關紆道備嘗險阻至昌城則殘破之餘束手敗垣下無可計者余出侍親復入赴試已爲房師張練初首取矣而副考閔宮諭擯之乃弁副車太僕公又以忤陵璫魏某糾罷父子凍餒南還幾幾伍相當年也是年余重鄴仙公誼因師事焉在都與金壇于御君締姻于以女爲圖兒婦也御君名

鑾太僕如菴先生仲子三子老吾生

丁丑

正月至吳門讀書虎丘之三茅殿卽太僕公壬寅年讀書地二月去婁東謁中丞馮鄴仙亦師事之馮公當戊辰榻下交太僕公出余文相視極稱賞至是備兵三吳握手恨相見晚留余甚堅余意書生以文字蒙知倘遲留婁壞耳目若將謂有他冀亟辭去之雲間慰訊許霞城都諫都諫以不合時宜歸也三月還里五月侍太僕

公入石城讀書一拂祠宋鄭俠先生讀書處冬讀書桃葉渡之鷗天舘迫歲歸

戊寅

正月偕錢偉仲至石城讀書何德坤潭上因與聯第三子姻秋仍坐鷗天舘冬歸埜金孺人是年交范汝申汝申名國祐吏部泰蒙先生長子何德坤聯石社十三子余與焉十三子者崔季韞朱爲谿謝賓夫姚夢士諸君也

己卯

春讀書鷗天館夏四月與陳百史聯姻始次子
元正爲同邑進士楊文中壻文中女殤至是百
史來南中因締盟焉六月北上至宿州爲盜所
掠罄身偕楚友程爾康行艱苦萬狀至都粗畢
場事出棘卽策蹇南還九月初渡江闈入彀之
信本房任老師首卷也時楊前輩機部以監軍
忤時歸余訪之石城河干甚見器重任師名天
成字玉仲廬州舒城人時官廷評程爾康名良
駉孝感人四子蒼舒生

庚辰

正月望渡江閏正月至都而以秋闈未與騎射
爲順天尹戴澳彙叅候　旨不得與禮闈矣初
上於丙子歲諭崇禎十二十三年鄉會兩試起凡
中士子俱於榜後試騎射著爲令已卯十二年
也余以去秋出闈南下遂不及偕諸同年挽强
至是共阻南宮者二十餘皆南人三月奉　旨
補射訖南還途中遇同年歸伯原孫曙東海寧
孝廉查伊璜聯轡抵維揚分袂余仍入石城坐

鷗天館時范相國質公先生以南大司馬評逮
黃石齋學士佛　上意罷居南中余執弟子禮
謁之

辛巳

正月在南中二月納妾楊氏歸春夏秋居城中
蝗旱甚乏粮煮糜并日余艮安之冬東游武林
交嚴子岸子問子餐子覩四昆時杭亦飢凶道
殣相屬嚴氏兄弟皆貧余遊困甚米斗銀四星
日買作糜僅以升許耳嚴氏諸君猶攜蔬挈壺

筊樂無虛日多見諸題跋詩句中也許霞城都
諫居杭時亦來相慰凡官於杭者爲鬼爲帝余
未嘗懷刺過一人房師任先生以廷評恤兩浙
時在衢婺間書來招而余困不能買舟卒未往
因滯杭度歲是年爲四子聯姻溧水楊順先

壬午

正二月俱在杭三月歸時任師亦渡江而西以
三十金津助余歸貲克然矣四月馮鄴仙先生
以南銀臺召爲少司馬往送之七月太僕公蒙

恩從田間起爲永平二守貟舟北發繩挈楊妾
隨行十月抵都十一月太僕公入爲職方副郎
繩侍官邸是年與吳下載繹兄右之姪相遇交
日益親
癸未
春閒闖都城寓中夏太僕公同大司農倪公鴻
寶中丞方公仁植　召對稱旨以山東僉憲監
四鎮水師四月出都繩送至潞河還都八月會
試入殼房師劉艮哉先生也廷試閱卷者置余

第十一　上親拔第二九月題授編修毋偕楊
氷如陳百史追隨　召對之列時吳門令中兄
官銀臺雲閒尚木兄官中翰平懷兄官誥勑隱
行相篤一日　上覩朝令中引奏尚木及余侍
班有京師灼灼之意
甲申
二月流賊破潼關直竊三晉　上恚憤時閣中
集部堂詹翰議辨賊事余意王撤關寧客鎮諸
師入護陵京時亦多持此見者業奉　命矣而

急不得至至者惟唐通一旅三月十七余方偕
平懷兄坐史南湘金吾許闘賊薄城下矣十八
黎明余過同年史趾祥寓同邀楊氷如入閣面
陳政府天驟雨二人行雨中陳百史亦至時百
史已兼戶兵兩都垣余意城守堅瑕城内悉不
知惟羽檄横馳人心惶擾此時宜各衙門無論
文武皆登城畫地死守無徒侍禁旅而吾衙門
首倡之獨質公相國極然余言餘輔搖首謬謂
上意只許内侍登城即本兵亦不許厠足况其他

乎余悶極歸寓慟哭痛飲已復馳騎至阜城門
終不見城上作何備禦惟砲聲硠硠不休途中
遇工部申維寧以給餅從城上來馬上語余曰
事不可爲矣奈何奈何余含淚歸已暮次日黎
明過百史寓偕至方密之所復過氷如則長安
街紛紛耳語謂　上於十八三更時六飛宵駕
出正陽門矣同館姚若侯適馳馬至與余偕追
魏相國與若侯謂今日之事惟有請　上御殿
御門諸閣師分覩城上則人心方安魏雖唯唯

孰知 先帝爾時業已身殉社稷耶繩倉皇返寓賊已露刃盈衢索騾馬聲不絕其時猶意聖駕果南馳忍死以圖跳身卽急取案頭先祖所書玉峯公行實一卷付楊妾藏之身畔命之曰若汝輩得生可存此以見吾家世之槩吾逝矣死生從此訣矣入向遠他偕余亟走浣花菴蜀僧友蒼爲余祝髮同在菴祝髮者方學士坦菴先生張金吾琛星將戶部一个四人相對悲淚而已次日賊楊索 先帝余輩飲泣不能出聲頃復有班役至傳謂賊無意吾輩且令俱回籍矣諸公曰此黠詐也將欲人人自出則悉擒之耳不三日則果悉捕諸朝士余亦在捕中此廿五日也凡二賊騈驅五人偕余者爲趙前輩月潭姚同年若侯其二不知姓者行至乾石橋忽令皆坐趙語余曰吾輩死分也臨難須從容吾三人可謂同所歸因坦胸相視將互書姓名於胸使家人得覓骸耳趙前輩攜筆在袖方索研水不得而賊復露刃挾之行則三人分散余

至阜城門一土室中因焉同囚若王中翰慧生璟守五六賊兇獰穢垢不可邇如是若四日不令見賊魁至廿九伺者稍疎余僞如厠狀至一空圃樵櫨架井俯之深窅急不及顧唯東望叩闕南望叩親倉皇踴身而入一意速斃猛力下墜口鼻受水皆不甚苦頃之耳中水入若聲出甕中者一響之後懵然不知矣此午末未初事燈時則在坑上諸賊猜猜環詬謂吾好意相待不殺汝汝反欲殺我一窩鋪耶蓋余入井時水激有聲一賊控馬圖外聞之疑有異亟呼羣來井上視則余沉不見形而一衣二履在地一賊取梯來以綆繫之斜倚井中去水尺許賊附梯入井余忽浮上而賊急挽頂無髮不可握遂以綆從水中絡二臂曳之諸賊之在井幹者羣助出而余則目瞑不省倒置地上出水蚼復出血因負之室中手足僵至晚方醒而訶詈隨之矣時王中翰在側爲余危之余曰計惟一死汝輩出我終不過死耳何詈爲賊曰汝不足惜如我

一窩鋪何所謂窩鋪者十賊共一窩賊魁發一人于窩中苟或逃或死則一窩皆獲罪賊令然也是夜守者愈嚴次日天方曙挈賊以余死狀往語其長余意此番必速結矣乃賊魁聞余不屈且衆賊稔余貧也反令釋之去已復招之回賊長曰且坐吾宅中二賊仍掖至一所則空第耳後層一翁先在詢之大司農傅東渤公也傅公見余而喜慰余曰此賊之旁舍也賊始執我謂我老不加刃因令居此君何以得至余告以

故傅公曰從此或有脫期但聽之偕臥起十餘日賊長忽呼余出曰吾所以仍留爾者恐爾出而爲別營所獲今無事可歸矣此時蓋賊亦張皇因東方有急自圖救死耳余歸寓匿影壚戶者又十餘日而賊夥黨回城中復大索居人捶繫之聲徧市余偕吏部吳震九潛入崇國寺三日震九亦披緇也至三十日賊火焚宮闕及各門而遁五月初一日余與震九各歸寓復居十餘日而後挈家口出郭十五日至通州登舟南下途中盜賊蠭聚一日數十警垢衣跣足之狀方坦菴先生林任先楊勿林前輩楊氷如史南湘諸君實相同秦中韓聖秋相遇張秋與之同舟閒關三月始得渡江即以方袍入建平山居久之太僕公以今階督師燕采便道還里余因歸侍度歲

乙酉

春送太僕公之任太平還復居山中三月周昌晉以從賊漏網見糾昌晉浙產也與阮大鋮皆

逆案渠魁邪勳劉孔昭輩死友一時猖狂殺善類如菅去冬大鋮與大獄以浮詞恫喝太僕公欲挾余歸命太僕公謂北來公論吾兒削髮自全昭晰耳目不之懾鋮心嗛之適孔昭以余與康時微嫌積毒同族昌晉誣詆業逮矣忽江南淪陷余遂避影溪山自建平歷宜興繞入廣德依姊家夏氏諸昆棲焉冬十二月土寇四發又避入孝豐之澤邊村村人潘姓素無一面者毅然留余因止其龍塢山莊雖寒餓不免而諸潘

所以慰之者備至是秋邑南山大亂妾楊氏偕其毋姑居山中被矢傷皆死余聞之爲文遙酹楊吾患難友也自事余惟食貧作苦故心哀焉

丙戌

居龍塢塢去澤邊三里險磴漸引折登危峯遂若與人世隔敗垣之內古屋三楹終日無一人過其地惟孫中懷邵心甫二門下客并一僮居焉夏叔從百丈兄弟勤來慰勞嶺下諸潘亦時時繼粟得以無飢環山三十餘里皆土寇獨澤邊一村守耕讀不改余故得安藉以通家問者建平偕戒月也冬十月張淑人恙太僕公信來促歸因離山而返

丁亥

春渡江至維揚訪史顯甫子仁兩兄皆太僕公同年史永巖先生子也居其第兩月與同年張稚恭友善至泰州訪同年宮紫玄于家三月還里四月入石城與石社諸友留連久之六月納妾唐氏八月歸而太僕公見背矣含哀茹痛粗營葬事十月奉襄十一月郊園爲盜所憎十二月徙居城內五子淮生即與婦弟史君先聯姻

[illegible]先名光[illegible]

戊子

居城中[illegible]遷廣咏者孝廉吳見末彭旦兮李長公及五[illegible]偉仲五叔諸君而已秋史孺人歿冬[illegible]絢婚十二月送吳門右之姪於毗陵彭雲客[illegible]三姪亦以送右之偕行與盤桓信宿而返雲客名瓏

己丑

三月自吳門至苕上蜀中郭汾又雲間彭燕又張謀遠陸文饒適來遊偕登道場山信宿同年費韜生家諸公雄談甚樂四月偕夏竹孫至武林訪嚴氏兄弟子岸子觀皆淪逝忍公先生亦歸道山子餐廬居禹航僅得一晤惟子問話舊涕零風雨不輟同年關六鈴吳岱觀子岸嗣君伯後亦過從無間鍾巽虔孫嘉客鄧左明查聖耳諸君皆同遊五月聞絢弟殤忍痛還至虎丘

病不能前仍居焉萊陽姜如須居吳陸孝廉履常以賣卜居虎丘俱交之令申兄御之右之疇三三姪頻來問旋意好篤至年家王其長執禮甚恭張綏子羽氏相見驩洽異度先生之子若孫也是年奇暑暍幾死范汝申自通州來同度夏汝申家破矣酒酣相泣復相慰也如是者百日九月尚木兄書來邀往雲間與彭燕又同過尚木兄虹橋平懷兄之子有韓來晤過子建兄君子堂出諸詩詞相印兒子楚鴻詩文絕勝家

庭之樂藹如也交單涓菴與爲文字飲者連夕賦詩相贈甚善十月奉張淑人諱歸

不孝繩生三十八年矣前此大病不死爲賊執赴市戮不死赴井不死歸途紆迴土寇鋒鏑中三千里不死奸人含沙瀕逮不死避山中死虎死寇死飢時時死不死既歷險艱苟全性命乃三年之內怙恃靡瞻鴈行永斷一身百感天意可知不必憂能傷人此子恐非永年物矣慮一旦溘沒有懷未宣故含哀茹苦次略紀生平質言不飾粲言不詳粗舉大端以公知我繼此而猶存則編年不妨再續若其歿也生前墓碑此足述矣己丑十月廿三夜孤哀繩自敘

嗚呼痛哉此先君子自譜其年也自譜其年至己丑而遂閣筆也憶爾時先君子居張太淑人喪每於寒風吹柝殘月催鐘時命壁執燭侍握管疾書至迴環身世艱苦危疑之際輒復投筆浩嘆嗟乎壁將弱冠猶不識父意之悲也迨夫事與心違病由感集則己丑之

後之所以不再譜也丁未迄己酉痼疾沉綿壁輩嘗以續編爲請先君子曰休矣吾不任筆墨矣汝輩復不文其以託諸及門乎嗚呼先君子豈果不任筆墨哉此其意良苦矣所以自譜其年而終閣筆於己丑也壁謹奉遺訓敢以庚寅廿三年來出處心跡請於世好俯賜椽筆以當行實

壬子三月望日不孝男震壁原名圖泣識

載石堂尺牘目錄

寄子建兄 與步公祖 與彭雲客
與欽序三 寄崔季韞 寄張穉恭
示子圃 復陶康叔 答家旣庭
答家疇三 寄顧與治 寄金毋舅
復丁墨巖 與某友 與魏子存
與曹子顧 與于敬如 復湯調甫
與孫曙東 與徐仲舒 寄林任先
復歸百原 寄嚴子問 寄嚴子餐

寄張蕙林 寄王伊人 寄王圖公
寄張穉恭 寄彭雲客 答嚴子問
與某同年 寄嚴子問 寄彭于氏
與吳父母 又與吳父母 與張穉恭
寄韓聖秋 寄白東谷 寄杜純一
寄家右之 寄李叔則 與九畹兄
上任老師 寄佘申兄 寄家右之
寄展成雲客 寄范十一 寄何匡山
寄楊氷如 寄李梅臣 寄陸處實

寄家御之 復任老師 寄范汝中
復范汝受 寄楊五爺 寄彭雲客
寄楊氷如 與于御君 與家右之
與家疇三 與家文森 與欽序三
與孫魯望 與黃石公 寄張穉恭
寄史顥甫 寄吳見末 寄虞來初
答虞來初 寄夏竹孫 與陶康叔
復張望星 復蔣交川 寄李梅臣
與蕭伯闇 寄孫魯望 寄陳百史

寄楊培菴 寄顧開度 寄右之
與陶康叔 寄孫曙東 與于御君
寄右之 寄鄭符兄 寄劉阮仙
復向遠亡 復湯愚公 復楊氷如
復陳寔菴 與蔡靖公 寄楊氷如
寄陳百史 寄吳見末 寄尚木兄
復燕舒姪 與蔡靖公 寄關六鈴
復李小有 復陶峻餘 與蔡靖公
答馬正則 復尚木兄 復直方弟

答子建兄　寄陳百史　寄費于章
寄轅文　寄子建兄　復右之
復楊㓮林前輩　復崔季韞
與欽序三　寄徐鏡非　寄侯研德
寄張稺恭　寄尚木兄　寄錢偉仲
寄何匡山　復尤展成　寄范汝申
寄史維四　寄蔡靖公　復莊雷章
寄馬義如　寄夏埒　復錢偉仲
寄史趾祥　寄懷伯仁兄弟

寄御之　寄嚴子問　與王敬哉
寄崔季韞　復任老師　復張瑤星
寄楊氷如　復吳岱觀　與史旭初四則
寄蔡靖公　與史尚白　復程蕉鹿
復傅度山　復傅度山　復林思兼
寄徐子星　答施尚白　答蕭孟肪
與繆歌起　與徐原一
與廣德州守楊竹如
載石堂尺牘目錄終

載石堂尺牘

溧陽宋之繩其武著

○寄子建兄

河干分袂依戀為深水國風寒葉舟多感緬懷棣萼增結相思矣到吳遂奉慈諱含哀奔返既不能盡生事之誠又不及躬含飯之痛無以為人罪業何極竊悲三歲四喪皮骨僅屬禮廢於貧遂至訃聞俱輟有子如此亦復何庸傷哉大兄別來清勝佳兒繞膝讀書東皐樂事備矣若不孝弟煢煢孑

影更絕往還繐帳風來悲摧如割比恐天意示罰酷毒未休勢必溘焉異物則此生泯泯尤足哀愴故纍敘年譜以見大端灑淚率書都無文理而就中交遊一道不敢濫取則鄙懷頗難委屈今以一冊寄大兄幸為點閱倘謂無礙於時或俟他年災木否則弟當竟付丙丁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二兄之外萬弗持示他人舊詩稿一小冊向年山中追錄者幷前詩均望大兄嚴賜郢刪工不良而示人以璞斷斷不可大兄愛我深定當為藏拙

也棣萼之剡苟可附以不朽或取二三十首餘多蕪穢必賜痛芟原本留之楚姪處以訂他年何如

○與步公祖

老公祖門臺春昫霜嚴惠成兼布東南有幸邀重福星何此方之獨得所天也自榮蒞至今弟某想望丰儀私心企結竊奉燈後投謁之教是以未敢遽前前舍姪右之同淳溪崔父母拜見舟次寄音於弟又述老祖臺垂念之雅感銘無地當今朽卉枯條一拂春風遂有向榮之色不獨青黃飾溝斷

矣改歲已迫專伻布悃一絲一毫愧不成章伏唯老祖臺鑒其村鄙不至麾斥爲荷敝社友彭瓏篤學力行著稱三吳弟與訂風雨之盟而實懷師事之意頃書來述錄試被擯小戰不利雖彭生不以經懷而同盟相念殊爲臥不貼席敢懇老祖臺於學臺臨吳之日見間預以彭生相囑必得錄遺壓卷以爲多士矜式實吾道之幸非弟以私相干也大舍姪德寬昔因先兄恩蔭久別學宮今有志上進復入子衿之列倘列戟門并垩收之藥籠則門牆而兼子姪弟竊荷榮施多矣右之舍姪以崔父母淵源之誼譬若子輿接杏壇之派知老祖臺加膝有素又無俟弟多囑也何如何如諸惟臆照

○與彭雲客

捧讀手教謙光之談過情之譽寒冱中使弟汗淫淫浹匯盟兄道義勗我弟私心實終身北面敢一字飾者非心胸矣試事顛倒盟兄定不以關懷弟竊恐秋事所係若一春又以此奔涉道途未免於案頭小違故前致語舍姪如此不然弟何人斯敢

鼓舌搖唇謬爲駕說乎歲聿云暮百事悶人開正圖撥累登舟把臂當在燈下磬種種也集序弟當效傳致之勞至如佛頭著穢何敢乎唯盟兄鑒在呵凍不莊希宥

○與欽序三

道貌古心使見者自然絕去浮氣先生可謂能移人之習矣別來懷想忽忽兩年寒夜篝燈良書遠及快讀大篇覆觀丘壑吟詠翫眈如見其人其時一卮在手不覺傾盡復飲流湎以至於醉始知得

良友音訊其樂如此教中所言先生葢若北海知有劉備弟則何敢然竊心誌不敢斯須忘矣一扇附教歲冗不能多及開正把對罄縷䌓也不盡

○寄崔季韞

神相往還固不在書之有無然動輒經年無一字則弟之罪歉實難文以美名曰嬾矣盟兄手教殷篤捧誦兌心快讀多詠如置身晉宋間得近覩漢魏之作何其蘊蓄無盡如此也弟鄙陋益深日事兒戲都不省筆硯爲何物塵土胸懷泥塗食飲良

可笑歎盟兄問伯含則知弟語皆實錄矣扇頭二詠淺薄拘攣然字字身體力行者寄呈盟兄見弟懷抱晤德坤望爲致意百年之約言之淚灑然古人有續盟之義不卜德老肯俯從否前汝申有信來弟復札中亦及之容徐商也呵凍草勒不莊希恕

寄張稱恭

方君兩信皆其相逼而附之此兄迂極迂極則近駛年兄見其狀得無訝介紹者之不倫乎歲晚務

朋古人之言不然弟則日見追逋如織滑影遁跡又無其地兼以長豚完娶并集一時人生苦惱都如此是將愁他三萬六千場矣盛伯含從丹陽至弟處盤桓信宿瀕行謂將自廣陵還白下匆匆附數行訊年兄天下士求老成灑脫如伯含者眞少矣惜其到揚時又當近除夕不得久與年兄筆硯講求也一扇書暮秋數詩請政開正弟圖往吳下年兄有興渡江而南否望之望之

○示子圃

每日供給內外及書房以腐肉二項爲例其有客及變通增減則在主人提調大抵儉不中禮則不便欲豐亦不能也我無內助所以下人亂做毫無經理汝輩有家之始可對汝婦說宜明我意莫厭叨叨古人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牽木斷水滴石穿又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後將安繼總之婦道以早起爲生凡事自家經眼則不大差矣汝婦是明白人只我爲汝輩慮不得不多說幾番也從明日起當令汝婦支持

○復陶康叔

知年翁歲莫方抵毘陵兼聞道駕將返故里何不於蹬前早臨慰弟飢渴耶仰承來教彼蜚語在倫覞之外青天白日正可不辨自明若搜剔根源近於鑿氷鏤空年翁當和平渾厚先釋峻兄之怒徐服謗者之心方爲得策不然雖至親密友無能從旁下一字也年翁見識卓練應不以鄙言爲迂何如何如統容面悉率復不宣

○答家既庭

竟歲之中未奉一書本意三百里輕舸往返直是易事故嘗疑卽見面耳就謂反成睽隔歉可知也花朝前忽承芳訊兼聞赴都在卽文章聲價震動寰宇區區桂香杏豔此家常茶飯耳又得疇三偕往唱余和汝何樂如之恨不孝塵俗糾纏不得一來握手河干盈盈衣帶想念爲勞伏處苫廬惟聽北來秋雁載好其音也玉峯孫二長其尊甫百原爲不孝己卯同譜頃喬梓偕顧寒齋留連晨夕二長出其詩文相示秀逸不羣其人眞賢者以吾宗望執牛耳於東南如二長者誠不宜交臂失之旦夕返棹當來造訪交遊中亦不可少此溫文茂美之士也不孝本不能文而年來焚棄筆硯日事懈怠竟不知身心如何安放庚寅詩紀之刻急欲附名借光不朽匆率數言不文不雅千乞篤加改竄至禱至禱諸惟珍重臨楮依依

○答家疇三

日擬鼓枻東行而聚糧爲難遂成阻闊正想念間得手信慰何如之文旆北發又得既老同載一時

兩玉人連鑣望者眞若神仙不孝俗累嬰纏無能飛舸相送歉念可知北書去歲已預言之本無用以鄙懷關切耳今春來委再寄一緘文章針芥但覺不孝饒舌何如雲兄試事定不敢忘晤間幸爲多致行李頻難不孝愧不能少佐長途卮酒反以巨竿見餉有類逆施藉手卽代微忱知老姪能諒我不以爲怪適玉峯孫百原見訪攜其次公二長偕來二長意慕交遊欲與壇坫既老及老姪倘已行乞留語雲兄右之謂二長來幸定盟好其

人溫厚其詩文秀上難得之士也相見時卽知鄙言不妄耳玉卮一執奉爲途中小飲之用并旣庭者合而爲二對酌時一念鄙人也幸卽以語旣老何如

寄顧與治

從下里望長干亦不在天上而弟以荼苦餘生如枯蝸粘壁竟不能從遊其間與諸盟畱連文酒非惟從遊并短札數行通問動定亦輒幾年濶絕則弟之廢朽不足比數自揣不堪復置我盟兄靈臺

中久矣然而企念瞻依固未嘗一日去懷前年得署書爲繩樞生色今坐臥其下日如與盟兄對此長公李子所悉也長公今來南眞與盟兄對矣而弟仍不能何其甘自廢棄又如此誠不可解也長公家居食貧詩文益精好窮而工信乎其行醇志苦淡以花樣不新爲慮有魏無知弟審不怪其不合時宜也故亟勸其行而以寸緘附之盟兄以臆照我不多贅

寄金母舅

二母舅見字甥自甲申以後此身苟活原不算得是个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日自家憎嫌自家苦惱何人知道此卽至親骨肉難以相告前年母舅來只爲不知甥心多管閒事所以心下懊惱不曾接待如此者正要母舅痛省知外事不可多管也鄙性是天生下的卽使身居華要決不肯做貪財妄想之人何況如今這樣貧賤過日有口何處說有淚何處灑母舅若家常無事趁隻小船與二弟兩个到我處坐坐粗茶淡飯是我本等決不見怪

若必以外事來說謹塞兩耳不敢聞命孫四官也是自家人一般卽聽甥此話也不爲出醜若多管閒事管不到頭其爲慚愧不可當又何如守本分之妙母舅聽也罷不聽也罷若只不醒甥從此後也不敢到嘉善了常時想著我母親只有親弟親姪兩人甥何忍割斷只是自家不可歇想俗話云畱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今只看甥過的是什麼日子難道耳聞不眞目見也不眞麼不是甥刻薄說此一篇事到幾番不得不講个透徹甥若有

一毫成心怪母舅就不是了關係眞切不能泛泛說溷帳話也

○復丁墨巖

不孝繩患難餘生君親兩負置身天壤無顏自存從前公案大都一部十七史而一息猶存所不忍忘生平知我之德如老師者誠夢寐以之每從往來之口仰悉空山道履苦節能貞行路難無家歎益老師均傷之不孝繩所用飲泣相思無由告語而煢煢荼毒自顧多哀粘壁枯蝸摧霜腐草唯有

撫心悲咽以至村童走候俱未獲遣罪狀萬千恃老師鑒之格外此豈可文以美名曰嬾乎忽接雲函捧讀慰忭迹今追曩哀從中來又不知涕泗之無從也師母而下一一安好乎釜底生塵何以自遣訊使者知鬚眉黝潤精氣愈強天之所以眷惠老師以留有用之身正未可量不孝聞之色喜又不覺收淚爲歡矣別諭向年曾與此公有薄交而己丑一矢竟不復驗方自恨鼎不自愛見笑古人攘臂登車似乎無路對老師不敢作飾欺語幸致意徐兄臆照爲感晴賻儼然叒存銘佩匆匆拜復不盡願言剡下飢驅出門還棹時當走力肅謝嗣布覼縷也臨楮可任依戀

○與某友

兄之苦無俟兄言弟所深悉但弟苦無可告語冷暖自知耳遇此荒歲食指繁而瓶粟罄言之亦覺多事唯吾兄情諒萬一此身未死親故無失所不敢恝非獨區區向年緩急也吾兄與弟總角至今獨不留一餘地以處此廢人乎附去三金聊見鄙

意慚愧欲死奈何奈何

○與魏子存

生平北面之懷頃得連奉謦欬十年讀書曾何足比匆匆解纜入鄉留連舍親處今以暑氣將逼亟挂歸帆無能再過尊齋話別秋水蒹葭一舸可泛重來握手當在此時老伯前恨未盡拜牀之誼一詩殊不成句聊以應命愧恧何言舍表弟懷伯仁仲仁兄弟鄉民也世居甘家窑弟以先慈一脈每念之不忘而塵土面目雖愛莫助今得奉教大君

子、竊敢以二子爲托、孱儒之氓所畏者、無端雀角、萬一有此二子、持稟相懇、千祈年祖翁照拂之、弟實感同身被矣、倘艦率率、不次不莊、希宥爲禱、

○與曹子顧

當今人倫之鑒、風雅之宗、自我子顧先生而外、指能多屈乎、不孝弟何物腐草、得依芳蘭、一再見而心折首俯、自以爲生平未有之緣也、頃到鄉間、夙疴纏縛、日事長眠、遂不得再入城奉晤、高情種種、唯有佩結而西耳、榜人瀕發、草勒奉謝、附有賫者

母姨之子、懷伯仁仲仁兄弟居甘家窰、酤釀爲生、貧儒可憫、而無端外侮每每來突如、今弟獲交老祖翁、則二子之幸、敢以奉托、倘一切叨二天宏覆、弟寔若身被之矣、倘艦率勒無限依依、

○與于敬如

憶昔與親翁老年臺文酒過從、晤連酬暢、忘形之誼、前無古人、忽忽南北飈馳、遂成念載、弟且塵土朽廢、無可比數、失賀失候、罪譬萬千、每念及輒汗霆霆接踵下也、頃聞老親翁大駕榮旋、擬率豚兒趨晤、而入正雨雪湊發、溼氣肢體攣楚、不能遠前望咫尺如天際、私心猶搖搖靡寧也、家姊發窘、舍甥輩孱儒、老親翁百凡覆幬、對弟道及、輒感而雨涕、弟之銘佩鴻慈、眞非楮筆可罄、令姪嫂又荷親母撫訓、弟一門之内、無往而不陰被翁德、謹令豚兒叩謁、幸視之若子、則老親翁爲不棄故人矣、令郎親翁旦夕膺璽召、此海内之慶、吾道之慶、弟未識荆、未敢通候、有懷企結、非一朝也、麤扇請教、空函率勒、不次不莊、希照爲荷、

○復湯調甫

遠承垂弔、感在歿存、弟與門翁跡疏神密、雖不在寄書有無、然毘陵去敝里不三日、而弟問候缺焉、門翁則手教殷隆、情誼藹篤、捧讀愧心、難以自問、奈何奈何、老師近日曾于桐城一友之便附信、及弟起居平善、大世兄亦得子矜矣、弟嬾癖不能療、尚未遣候、此懷正爾一刻靡定、總之處今日如夢境、惛惛憒憒、不知安頓如何、我瞻四方之什、差有先獲之解、奉門翁來諭、似以朽敗之草猶能化螢

者弟自前歲乞食遭辱客歲唯有閉門捐棄先人所遺數畝以供饘粥泥塗飲食如是而已若一字詆門翁真人類不容也三詩錄扇頭請教兄弟行徑矣諸容春和匍匐造謝臨楮依依

○與孫曙東

黃河自天浩瀚無極然竆其所歸至海而止天下無物無盡何年翁之于弟則情靡有底以至于斯言感則淺言報尤淺之淺矣生老一書附往唯年翁相機用之弟爲家兄連信相促令暫往雲間或

卽從彼到吳則相別須經月日諸相知見間幸爲弟道謝也潘公意已落落仰面求人本是難事況此老頗用左右者天下線索由人之人則正人之提撥必不應吾輩亦須爲良友藏拙弟持人只持此意年翁當悉其區區矣小力還須令到雲弟廿五六必離雲也囑囑

○與徐仲舒

年兄隆情無盡恨弟以無端之冗解纜匆匆反辜盛誼然一葦飛渡正可時溯伊人耳歸年兄事已作何局脈呂兄到𦶜溪晤弟其氣頗平吾輩只宜爲解結不宜樹籬同里閈閒冤家何日是了須年兄力勸歸年兄若呂兄肯收拾前詞一了百了相忘無言有何不妙弟暫留吳門三日此間專候呂兄罷兵之信大丈夫相與須斬釘截鐵恐呂兄萬一不悉弟生平尚疑伐國可問仁人者卽藉重九鼎以消釋之在呂兄亦有無限利益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何如何如佇候不一

○寄林任先

憶昔鐵圍火宅獲奉老先生授記殷勤得以不玷此身少自文其未死之罪及舴艋畏途沿洄三月皆先後追隨爾時一日數十死猶僅免以歸者皆老先生道力足以感化兒頑使洪濤沸鼎竟作安流撫今追昔痛定之思其何能已山河阻修弗克躬趨左右側聞福履吉康方袍久得自便天之所以默相者碩固是不薄唯是不孝兩失怙恃泣血五年飢來驅人猶未免奔走四方終至卑辱不堪而腸鳴如故墮落至此昔年奉教大君子之謂何

正恐老先生聞及賤姓名且唾責隨之耳適過雲間遇次公先生雋上軒舉真當今人龍而尊光之槩飲人以和又若儼對先生典型也清江奉違之後八年夢幻無復可道唯草草寄訊台安倘武林雲水得侍瓢笠西臺紀慟或在秋空之際乎憑穎神依統希慈照

復歸百原

呂兄昨來晤弟弟意只在解結披肝與之言令其兩日後相復不知呂兄別後作何意見因已有此

局故圖老處尚未言及幸年兄以退步作進步亦處世之善道也何如何如

寄嚴子問

別遂三年其中惡緒却不止萬狀語云愁人莫向今反不可道一字也子飡伯後在禾握手甚樂茱萸之歎不能不望陶菴狂叫想飡歸能述之矣弟浪遊無遇退飛吳門仍擬一到白下若在彼小滯則湖山登涉當在秋中過蒙老伯及諸同人垂唁感淚存歿即日又不得親來叩謝統俟七八月之間幸兄先為各致謝私至禱至禱到南中晤德[illegible]敝親家自當為兄道念杜九高兄竟未得把臂亦出門大鈌陷倘兄再晤為致懸懸也凉履蘭扇附往諸未一

○寄嚴子飡

前月十四雨中登舟以意味不堪不能再到禾水知足下亦當遄歸故後亦竟未寄信小童昨從武陵還接兩教知黯然之銷不獨宋生也童事本知晝餅今以家鄉錄試又為諸戚黨作馬牛只得一

去白下若暑月晤滯僧舍則握晤之期要在秋仲其時嘉客伯後作新同年共武來觀盛典榮飲鹿鳴宴上攜歸盃斝快何如也抆淚讀步詞感佩刺骨報謝稽閣唯同心諒我格外耳

○寄張遴林

恭唯老先生挺生名世特節儒宗以雕龍繡虎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爰立宅揆且晚問事茲膺宸衷眷注晝錦專榮小憩鴛湖主持風雅不孝何物鄙夫可入元禮之坐而過蒙教誨飲食隆渥有加

浹骨淪肌昌足名感初意暫往武塘卽可再入貴郡而倦遊思返以索然之興作澹然之緣隨地泊洄竟爾鷁退惟是德輝在邇不及再瞻私心怔忡靡有已極率書仲謝兼附扇刻呈教老先生俯念區區皈依之誠而已

○寄王伊人

弟別後越兩日抵吳居吳復十數日今返里矣年翁肝膽照人當今無兩而弟以敗卉朽株叨誼尤渥每向吳中諸同志稱述古道無不羨弟之遇之

奇而歎年翁之不可及以此僦同社欽序三兄亟圖論交君子且以弟之受知年翁而復能知序三而使年翁之庭無序三之跡弟則何心故亦亟附書往也序三端凝澹遠今之古人棄柔翰而事鐵筆然終不掩其詩古文辭之妙年翁與之往還自見其所蓄積齒牙餘論定不能爲序三惜從此弟不敢居推轂功矣烟水蒼茫隔日以遠炎蒸漸逼爲吾道珍重是禱

○寄王圖公

崑山孝廉歸百原弟已卯僦同年又性命交也才大數奇家無擔石一身俯仰百累爲艱側聞嘉定父母仁聲廣被寒士思托庇萬間而無因至前懽遭按劍敢懇老父臺慨發一書爲百原遊揚使得爲秋來北途計則百原終身之感弟且均之幸卽賜揮擲何如

寄張穉恭

自去臘盛伯含藍亦輿兩信後更未得奉訊輿居矣弟春杪浪遊夏中未返行路之難惟有仰天長

嘯不敢作怨尤也在吳門適張綏子社兄有渡江之期綏子乃異度先生次君其學行不滅名父而以狷潔寡合之性又必欲擇當代之賢士大夫交之若一見吾年翁當首俯心折也弟亦圖爲邦匕游爲一繼至而綏子尚在相見之樂又當何如

○寄彭雲客

水深千尺不及汪倫若爲弟預道者夜月虎丘正令我終身懷想耳別幸平善今日抵舍先遣舟還弟在家少憩五七日便當到南耳鄙念自期必濟

但不卜當事如何弟則務在并心一路也御之想已還去禾弟俟武林小力回即遣往彼倘信相聞幸爲道此或即以此字寄看何如下帷珍重努力槐黃弟無他囑矣不一

○答嚴子問

奴還接手書兼讀扇頭句何異握手論心弟今年孟浪東遊自悔不小今又不得已爲南中之行若措得兩月粮則八九月間定在湖上矣其長與弟不薄素交亦所夙盟尊教到時弟已離吳今轉寄

去矣南中書自當一一面致也讀宿草知兄于交道力追古昔死者復生生者豈惟不愧乎令人欲泣弟且以遍示敝友及兒曹也舍姪御之先侍御兄之長公也先兄按東省時殉難棠郵舍姪得叨恩蔭今復有志兩榜故今歲入禾郡庠來省應遺試乞兄百凡留意兼語子食伯後收作忘年比肩也老伯道體如何念甚諸未一

○與某同年

一月以來弟魂魄離舍已如行尸到南見報始得再趣矣弟今年已四十老年兄轉眼亦五十即使兩人俱百年亦止能集聚其半耳那堪相憶之苦弟意在早圖相機故鄉風物猶可徜徉老年兄或不責爲發狂也前擬專力奉視今聞便羽先此布悃若弟困頓不堪亦無足言及緋衣在浙春間聞命少遲往還徒德辛彝書中所言全非也廣陵濤則竟未聽今來者不知如何曾一齒及弟否諸未一

寄嚴子問

五月杪得手書感荷何言扇頭詩真切蒼秀古人之誼具在弟尚敢負約乎因過南中又成羈滯病居山寺酷無好懷聖秋遠不過十五里尚未一晤則其潦倒無賴可知尊刻尊信已一一寄到并吳門者亦爲致去久矣看來過八月方得離敝郡敝邑遘此奇荒不知武林何似吾兄何以自遣念甚貧老想在禹航也聞後老信甚慰專望秋來好音矣諸同盟萬萬爲各致意岱兄聞已歸不知遊況何如六鈴年兄晤間并求道意

寄彭于民

報荒一事前申文未詳某里某人荒田若干各臺之意謂新政必欲詳確前番高郵寶應亦以不詳之故竟置不問而罷已面語吳君千叮萬囑而去檄亦不啻數下終不見申來弟謂想因送試未歸而林公祖云此亦只須遣催各里明報今已七月轉眼即徵新糧到時如何措手林公祖爲吾邑焦心不啻如焚吾輩自爲計不過如此而已今吳君若果未歸千萬速遣一信催之如某甲全荒某甲

山塘尚有幾分必須明白只不必十分瑣碎則可據以入疏不然空言無益弟前所謂公書亦不必用矣以此急遣小力歸奉聞乞速行之至囑

與吳父母

申荒一事林張兩公祖俱以細數不到深用懸望謂救民在此一舉而老父母頗緩視之林公祖言之尤切頃已專童歸啣舍親輩諄致左右矣茲以老友錢偉仲還里再附此札偉老與弟廿年風雨其于冢公亦然頃以貧走都門途間以他阻復歸今特走謁臺下幸推烏加映弟生平同筆硯者三子錢偉仲陳獬伯唐五聚此敝里人人能言之者三子皆拘拙自守獬伯爲小兒師足不窺戶五聚則向以馬草事曾造公堂者也因偉仲故絜及之見弟所交皆不敢忘耳未一

○又與吳父母

范使從句容來得台札杜函亦收到矣報荒細數林公祖俟之甚專言之甚切老父母想以試事稽閣故未得速行此舉乃收拾人心之大端近有自

溧來者謂溧浸七十餘萬所申止四十八萬又有謂總書飾言誑聽以申災利民而不利官此不可以惑高明然奸胥舞智理或有之聞前月申文時有索里長重賄則此輩何所不至老父母須細察之以全副精神爲通邑黎民請此已絕之命不然禍不獨民受之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從前使老父母受不白之名正謂公堂遠隔民隱無由得達不孝既承骨月之愛有聞不告何以自安今日之事老父母不可謂從百姓起見直從身家起見方

克有濟也時日迫切望之望之諸未一

與張揮恭

不奉問動定又經時矣弟春夏交在吳幾不能歸歸後至白下其牢落困頓猶之吳也見旻昭備言年兄垂注之隆前此邦上一段以聞信遲不及出門及之雲間而雲與邦同豈非事皆前定乎尚木家兄奉念渼切雲非淳厚之地仕于其邦者仍歷來積威虐視廢人如菅卿之少年及舞文之輩因而張喙設機苟可以狎舞吾輩者無所不至此不

獨家兄爲然唯家兄受此更甚故家居愁苦有不如無生之歎家兄意中亦不敢望小草或者督撫公祖應求賢之典得濫附一名亦可少免前厄弟在吳在石城廻翔三月微侯各臺之情又有不能者今雪老先生以用人之人居用人之地倘蒙年兄齒牙餘論奬飾青黃使家兄姓名得入夾袋是與年兄爲兩番門誼矣已切托聖兄舟次婉言得年兄合力同聲萬無不濟念家兄年力尚可驅策貢千載一時矣失此一路則終于抑欝以老在知己當惻然悲之也何如何如聞張公祖不啎一吝不知將來得有投謁之門否弟所患只是一窮餓聖兄悉之年兄尤久悉之故每作乞食想幸留神一探蘇公也憑穎依依萬祈照在

○寄韓聖秋

昨以家兄事奉懇家兄誠篤人也倘邀年兄收之蘭契則感佩隆誼豈惟沒齒萬望鼎芬曲爲之所使得有著數弟即遣急足相聞令展寸恍于左右此言雖不可入大賢之聽然年兄久客江南又將

北發在家兄亦應盡地主誼也率率再懇一札寄揮兄所言亦此并求示以復音諸未一

○寄白東谷

弟以腐草得拂春風八年契濶之懷慰藉歡忭非可言喻台旌遄發不獲久侍槼訓又未免依戀爲淡耳上公祖持斧敝鄉憲體森嚴不敢輕恩全恃老年臺一言九鼎使草土中人分光貸潤感寧有極聞已發牌入省計廿八日當到老年臺尚能一俟之乎不則中途相遇專冀垂慈也貴門生蔣公

觀現李寧國去敝邑甚邇弟猶之切庇宇下秋冬之交意圖往謁倘掌老年臺懇切數行弟可倚以爲重敢求即賜揮灑無已之請汗下至踵矣尚木家兄苦况昨已悉言專祈留意臨楮可任悚禱

寄杜純一

去歲丁亥年兄處得奉手札兼拜致李之函而憲節森嚴至今無由得達老年臺俯念貧交之誼溢發楮表令人何剡可暫諉也尚木家兄名徵璧忝附譜末弟每到雲間輒向其誦述雲天家兄亦代

弟感切時欲專柬通候而草野棄物畏縮未敢倘有可以垂憫同籍者知大君子濟物爲懷不靳齒牙餘論敬令小力口稟并囑舍表姪馬兆光面陳舍表姪孤貧可傷掌老年臺垂念先表兄特來執贄門牆幸撫故人之子如子又弟所北望百拜而禱者也北海先生爲舍表姪年伯幸年臺爲之引見并道其種種艱苦尤望尤望

○寄家右之

七月間展成到即知吾姪闊歸不闊遊之壯不壯以平安爲喜遂將三四月以來剡剡懸注之私放下矣今日又接手信何快如之珍藥方物受者傷廉銘之于懷復增恧耳見開虔字知有徐姓無知一事甚爲悶悶今想已妥耶御之得入闈定當滿志鄙人無他望只望北浙兩闈及南之河宗雲客展成耳小遲尚在此渠極相慕前白東谷祭孝虔來省不孝以老姪力托之謂到都可以定交若家間無事或來南數日從淳陰問渡而歸亦妙不獨別久思見兼有許多商量耳百老大拜亦妙素文

兄錄遺未取今正在講求小老已一力承之矣有便入來乞惠真蔴布丈許欲作手巾以平日不慣用織成手巾耳瑣瑣可笑

○寄李叔則

前奉面教以爲次日果行遂未再候得手諭歎可知也尊詩真篤之誼高古之詞弟何以當舊作書來箋請教情見意到亦以爲大篇末句作轉語也一笑一笑小札求寄穉恭年兄幸到時命使乎致去扇上數筆急就章不堪聊見依依之緒卒復未

畫。

○與九畹兄

暮春集敘，骨肉藹然，教之誨之，飲之食之，在兄無所不周，顧受者倦，而施則無窮，此誼眞鐫肌難喻耳。頻望建姪至，前月杪始得見，知兄福履安好，爲慰。建姪闈義滿志，定當弁冕東南，爲兄額手稱快。弟在此可先得報，何樂如之。所愧窶途瑣瑣，未得少伸寸悃，慚恧難名。雖建姪不以督我，揆之家庭之誼，其何以安。今日奉先諱，出避山寺，又辱建姪

遠過，知急理歸棹，草草附寄數行，諸未敢一一。

○上任老師

自皖上王兄還，奉書老師後，鈌焉起居，繩之罪戾，眞難擢髮矣。比晤四五兩先生，悉老師道履安和，世兄以雋上之品，新喜采芹，又得含飴弄孫，以此培養喜神，忘年永日，山間滋味，未嘗不佳。老師又何鬱鬱之與有，惟是塵釜磬室，足以困人。幸道力堅湥，實能排遣，如繩者，餓則四顧而馳，無所得食，又廢然自反，眞無學力，眞無道氣，非吾師苦下鉗

鎚正，恐猛省無自耳。客冬棄先人所遺數楹，爲長子完婚，炙子又將火攻矣。生來不辦生產作業，一旦兒女累人，逃之無地，大可笑也。從石城泝江而上，望函丈不遠，今苦理棹未能，來年老師壽屆大衍，繩當于春月頂跽一觴，其時率兒曹羅拜庭宇。冬初幸老師多釀，又恐儉歲不能收秫，奈何窶客寂寥，無能爲。四五先生助歸費，慚愧欲死，幸老師見問，爲繩解嘲，諸惟丙照，臨楮依馳。

○寄令申兄

雲客歸，以數行附覽，不謂榜發悶損良多，願長兄任運付之，弗以擾懷也。四公之從南往者，俱已位置得宜，將來舉動，能得其槩否。弟在此竟成流落，可歎萍踪，遙想依芘慈覆，眞不啻萬間矣。聖一還，率率寄候，倘見開度，乞爲道念。其所委致詹姓者，已面過，兼付所餽，渠有復札，俟再寄也。不一

寄家右之

始不得榜上展成、雲客名，繼而浙，繼而北，又俱寂寂，不孝喪氣塡胸，不可言也。以展、雲兒之學之品，

何處科名而觀其懷抱頗不能善自擺脫天下抑揚褒毀總不足憑所信者己之身心耳身心有據看得逐時過眼一不足驚我素懷如此自有浩浩落落處三年瞬息如取如攜不待言也只展兄竟欲不能赴北此中豈竟不能再見時千萬以此相致圖一番背城乎不孝冬月恐不能在家大抵在石城之日多若姪行時萬寄一信以便相送于雲陽邦水之間也展老索字卽欲附往因日下音耗少有狐疑須俟月外看局此不便明言者吾姪但

爲婉辭云卽從後寄可耳黃次老甚歎服老姪何不一書寄候之開度處一字作久因前人恐不便寄今附去幸卽致往

○寄尤展成彭雲客

平生讀下第詩輒爲泣下後來丙子已得復失則號哭出聲既而狂笑以爲人生有命何遽如兒女子胸懷着不得一毫煩惱則又自解脫至今日回思豈非皆夢中說夢兩盟兄近日來意緒弟之丙子也勸慰之語無非老生常談鄙意已致之家右

之嘗不以爲河漢乎處老爾老弟所北面心折者一朝得握手快不可言但日逐塵恩未得杯酒論心爲恨見時希爲道意也展兄所命容後寄上必不敢忘若日內渠有家郵當先爲道之諸鑒不一

○寄范十一

一場愁悶不必復道矣但解脫之法須自尋覓不可反入糾纏以老弟性執未能于題外生題則本題愈做愈難猶之時文一腔也對西樵善伯所言皆此是一會苦海中人分應相思相聚如此奈何

黃次老尊公乃戊戌者與老伯同年前晤間道及且道老弟之才之品不能作其門人渠亦奉念兼云倘有便欲作一書寄候老伯其情意惓惓如此故爲述之德中甚相憶何時南來再握手以大笑破積憂耶受老不及另字卽此均致調兄并望叱致有銀魚片乞便中寄我

○寄何匡山

草土僅存之息自歎落落苦海何處生活頑辱老祖臺遠念賤辰純纊精杯良意殷篤拜登增愧奈

何新婢自絕所天此是孽由自作老祖臺何必以此介懷惟恨適意人一時難覓若弟所言者正亦未合耳伯林年兄到此卽復渡江想出月方得抵溧今年老祖臺種菜收得幾許較昨歲如何弟無端稽滯圃事荒落持面向人徒取憎誚眞自尋僝僽言之頰赤辱大哉公祖適館授餐之雅良未能忘今將赴岢嵐弟送之江上卽可從彼問渡握晤非遥統面頌也

寄楊氷如

秋月望年兄到南後竟不果弟在此日作無益之忙而所欲望見者俱不可得高念翁在南時極承其雅意念翁去後寂寂無可奈日給有不支之歎歸竟無策然弟歸亦猶之無家也今過歲矣欲一上先人隴墓則又不得不歸半年孟浪徒手到家又有多少孤苦窮愁人當一時幷集又何以遣此苦不可告人知年翁有同病故爲道之若對他人只以疎狂故態示之不露本地風光令共嘲笑也一笑赤兄前在南今不知何往大哉巳于廿九長

發而使乎初一過弟所言遲無及矣駭心之事吾輩惟有任運天地間無一可容逆料老年翁以爲何如種種欲言非面莫罄尚木家兄近丁外艱渠感年翁甚邇曾相聞否三四年翁俱在宅否陶三寧在何處相見幸爲道意不一

○寄李梅臣

陳善伯年兄公車之便附布空函想徹覽矣比來老年翁威惠遠敷璽召在卽弟跧伏草茅不勝分光貸潤之想邇浪跡石城竟成流落持面向人徒

取憎惡安得薄雲高誼俯念貧交如吾年翁者一破時流積態乎崑山歸百原年兄自庚辰春與弟笠蹇南還以兄事之十二年矣文行純懿吳下推爲祭酒而窮亦奇甚今赴試至不能俶裝或徒步或登舟尺寸而進望中州且若天上無論燕臺念其來定徑就門弟語以必一謁年翁而後往然百原亦趑趄未敢其自愛之性然也年翁見其人當益重之資糧津助天上噓吹在年翁緇衣夙好迴絕古今原不任受德而弟何人斯乃敢諄諄以羽

言叨天乎恃知頻賫實有情迫于中者唯台鑒之

○寄陸處實

兩接手翰情意殷隆年社翁不遺朽斷此誼乃古人所少拜讀大剡如秋風賦之高朗蕭森興懷六代二友說之和平忠厚逼入昌黎文章道義備見其全年社翁之所以自命者大矣遠矣惜氷賦不見全篇一尾似是賦螢者未能合之雙美尚望續致耳草土餘生重蒙垂注玉比君子如見其人珀不取腐芥知年社翁朂弟于聲氣者不淺也謝甚

謝甚前月嘉善敝同年孫曙東北首弟已作一字致舍親爲年社翁道意但往謁之自當握手如故敢曰因媒而成若輦轂諸先生弟塵土廢人自來未敢通字此右疇兩舍姪所深知況雲間聲望天下識與不識仰若麟鳳巾舄所至有不傾蓋定交者乎眞切眞切蓮葉一事粗扇一持奉見遠意殊可笑也憑書企結不盡願言

○寄家御之

一時極盛亦道家所忌無如姑作三年淹則千秋

好音未嘗不覺其儁永也不啻鹿鹿倀倀略無好緒右之來盤桓半月頗慰從前今與疇偕行頓覺寂寥乃知聚散亦非細事餘生可慨何足挂齒而老姪遠注殷殷使我置顏無地拜登二笲每舉酒如對玄度矣致謝老嫂夫人來惠大非貧兒所經見幾令惶怖欲死然出自長嫂又不敢辭謹用拜嘉二絲附報尚容專人叩謝耳臨楮可任戀戀外草有彈丸脫手之妙卒業快心并謝

○復任老師

客秋風便草草申候自後更不得奉聞惟淺馳企方謂老師處不爭之境寂寂自甘可以超然塵外何期橫逆之來出自肺腑蹊田奪牛猶云已甚況等而上之倍蓰乎髮豎眦裂其何以堪總之道長道消難遁明眼之照奈百計滅影而禍生無端此則有身之患所爲長歎息也縄自去春馳驅四時而無一邂近冬歸里幾于途殍今計無復之又爲渡江之行適從渺茫正恐徒貽笑詫直指公忝附同譜舊年候之七閱月終不得一見拒人千里

車笠恒情但欲通一紙則談者嗤指變色此真手握天憲者乎達者相觀衹付一哂繩故謂海鷗烏亦不足動心也以繩之所値合之老師之所嬰二者交困則無如以曠懷付之矣統惟老師爲道自珍碩果無多久而久之當有識此茶苦者夙承辟咡知不以繩言爲荒唐而河漢之耳雲間家兄向刻一帙附呈師覽一紗并上臨楮依依

○寄范汝申

別後懷思不待言悉獨怪仲春自初六至十五俱泊廣陵已遍告同人謂將特挂一帆訪我汝申矣

而俞春不繼遂回舟溯江復滯南國見翠岩得手教憂喜愧悔無一不有挑燈作詩雖信口不工然字字眞情汝申當鑒我也爲無聊而出在廣陵既空費舟金此間總如椽木飄搖無主又意欲往吳情狀至此可傷矣吾弟所患未脫而又以此愁苦語與增慨歎豈不可笑然亦眞人前不說假話耳郎君學殖如何阿咸均望致意西樵讃伯同乞叱名

○復范汝受

以我汝受騰上必速之姿而暫入矮簷豈惟宋子歎之知與不知正有同慨雖然丈夫舉動濶達不足與膚淺人道願我汝受破除一切多作好文好詩流傳當代徐以俟轂子之遝此可取攜決之者莫謂弟老生常談也自虎丘拜領佳稿後因沉頓草土竟未及綴數語夫附青雲以不朽此弟志也敢俟盟兄屢命乎顧懶且拙以至遷延今先以原稿寄歸此猶是己丑借筆謹函篋中亦可見弟不

敢草莽之誠矣浪遊集序斷不復遲當于舟中成之以俟專上刀環之惠無以爲報奈何尊帖豈可施于同心弟因與十一老有疇昔之雅故比來稱謂皆不敢自外而吾盟長以此待我非惟見絕直是使我不可一日自存于世也萬望收之祗末何如一扇書他詩相正若奉懷之略則在寄令兄詩中矣陳甫先生詩何其秀淨就中立言尤妙讀尊序可謂發潛德之幽光不然久之又久世人安知有此等老手耶瞻望江流時時欲遡或一葦奉過

幸多貯數簋臨書戀戀

○寄楊五爺

相別以來無論見面爲難卽欲通書亦屬艱阻因弟廢錮鄉邨無從得達然此心繫繫不可言也憶昔杯酒笑談靡間晨夕舟中馬上接肘連袂何分爾我而一經暌隔渺矣山河能無望烟樹而興思乎吾兄扼上游要地勳日以高名日以重築壇錫土之事丈夫有志當世者之要歸也寥落故人心企眼望又何俟言惟願爲時珍重以赴功名何如

幼女流離北地三兒費盡心力護持而南此種情誼古人亦不多見弟之感荷難以言述念其母從弟五年備嘗艱苦殞身鋒鏑哀愴難名若得此息猶存將來可以延一脉則天之不負苦人也又不知終能保此病質否耳寧哥年少老成昨送其妹到此見之喜甚吾兄遠在荆襄骨肉聚首不卜何日弟年已將衰病復非一而家食之累百孔千瘡無以自濟如啞人茹黃栢自知而已念兄高誼沒齒不諼前同寧哥出鳳臺門觸目江山無窮慨歎幸兄家松楸不改封樹依然此孝子之誠所感通也附聞以慰一衣十扇聊見遠懷諸未一

○寄彭雲客

右之處高僕于臘盡到舍知老社兄壓卷之信喜而欲舞誰謂文章無定價哉幾欲躬造德里以展賀私而入春牢落之狀誠難告語因聞漕道袁綏老在京口輕舸晤之至則此公方鼓枻東下僅僅一面頗有相約之語而宿舂已匱不能尾之入吳反渡江告貸又滿船明月折而入南枯魚之肆遂

不得望救西江矣流浪一月日逐逐博徒糟社之間無有是處忽接翰貺既快且愧舟行旣急無能遠送奈何奈何太夫人帨晨恐不及踞進一觴惟有遥祝一絲將意幸爲弟申不安也家門寥寂此是弟運數衰蹇致累諸君不然萬分滿志何以俱蹶自月初以來正以此沮喪神氣耳處老倘躋清華吾黨之慶卽不然何地不可自見弟所望于處老者正不獨一官也長安相見幸道相思一書附王敬老不知此時司成尚是此公否備而不用何

如

○寄楊氷如

弟後年兄歸歸而時發溼病又苦百褋碎擾入耳聞目接總無是處三寧年兄在此周旋旬日頗當七發渠又扶病東返弟乃益苦矣南中前段在方老師加膝之意無非愛之欲生而無心出岫則惟吾兩人自知想來下部之後諸公負當世望者自有妙用我輩不往商量自可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耳卽不然或有奇禍亦命數所應無如之何惟一

切聽之而已鄙見如此年兄以爲然否京口一晤以謝督公甚妙但弟兩足痺病正呻吟牀榻不能偕行千乞年兄于晤時道弟病臥無能匍匐追隨之苦晤後寄一信與弟至禱至禱三寧年兄不知愈否一字并望便致之諸未一

○與于御君

秬兄淪喪同志傷心白馬素車尚慚往哲正擬秋涼買棹乃暵暍日驕更無雨作河流當絕未知何時方得問渡痛念亡友又羨其早逝不見此奇荒耳來教久聞此兄在此卽日不便刺探以着形迹徐徐弟當爲兄了此不在周章一時也

○與家右之

春夢損懷不足復道惟是四月抵家以來無日不思遣信相訊而遷延至今畢竟手書先之則不肖之潦倒可笑其亦不足比數矣正月間失計渡江纔復遲回南國稱貸無門然後歸歸時猶冀農事可望不意自夏入秋更無雨澤焦枯流爍之狀四境所同至不肖乃若有倍慘者躬耕可爲而不可

爲奈何奈何仰食之輩不能減一人而有一人則有一人之怨望歌利王割截肢體亦不能飽無數餓鬼救荒無策共貧無人自爾以來惟獨坐憂煩遂百病俱作欲得同心可以語笑破之如吾姪者又不得飛舸相對嗟乎鄙性疎迂老姪所鑒以疎迂之人當此褋碎之苦其能久有覕息乎非姪前亦不語及此語及此無人諒也嫂夫人何以有失血之症想亦操心太繁之故今已愈否乞爲不肖道失候之罪覘橋老伯大壽及雲間老叔大故慶

唁兩闕何以爲人種種總非筆楮可悉惟有自恨自歎而已崔父母仁廉人也何以有非望之禍近聞已消釋然不知果否私心甚相憶尚未一遣慰爲歉雲客兄何時啓行有信爲我道念濟寧所見之說僕非敢自作畸人坐作聲價此意久爲吾姪所知今此一段有無限難措手處正思與老姪共爲商確而值此奇旱舟楫無從又不能卽面大抵客冬將別之夕庭中披露已盡今不知諸公中所見如何吾郡去婁東不遠榜首公出處或有得其要領者吾姪試以無心之採訪得之于其僚友執友之間使僕參其可否苟得免禍足矣千萬秘之詳之至禱至禱燠帽食物之惠耀首飽饞拜遠念極渥紫團隆重非所敢當況僕鄙願惟思蛻此穢囊必以珍藥駐命尤非老姪愛我之情矣一笑一笑臈東前附信于御之見寄其中正感雅意倘後有字當爲述相思也七兄近況何似念之念之諸未一

○與家嚋三

不肖困窮之運不退仰累老姪復淹三年向作字致雲客所道已如此矣栢念之私無時而置四百里遠同天上今且川竭舟膠相隔日甚可歎也兩阿弟儕然如昔二兒婚期猶杳老子性命不知何處着落故無暇計及長兒遠念遠賜渠輩何以自安鄙緒紛紛已悉右之信內所以致右者卽所以致老姪不可以告人也十扇拜嘉揀參不敢承有一譬喻亦在右之信內矣餘情縷縷非面莫罄文森云是不肖意中事但恐新差不識面無因相逹奈何奈何秋湀或圖過晤再面悉也

○與家文森

人不學不知道學與道固相進也以老姪學力之湀可悟于道矣若進取之事須與時會此非學之罪願老姪益以自堅水到渠成何患乎三年苦澇今以一年之旱酷于三年而有餘民不聊矣奈何四兄平善過庭時爲我致語八月盡或來相見也草復未一

○與欽序三

久未奉函于社翁私心縈繞固無有已名園握別遂復年餘社翁靜裏曠觀所得日逈其見之詩文者亦必日富捧覽五言古何其出詞高老用意婉摯弟則何修敢當此乎今年奇旱奇暑暍死與餓死只分遠近正恐有不止暍與餓者則天之降酷殘黎不知將何究極耳二詩贈友者近況具在幸斧正之子敬盟翁前并祈道意若秋涼得水舟楫可通弟當鼓枻東行圖數日快晤也有懷縷縷臨楮依馳

○與孫曾望

富奴歸接兩信兼承花笋之賜謝謝程前輩何以速行來未及候去無能送歉甚矣金壇非親往則付之子虛前作一字與御君署道及未涼言以悚動若出其不意兩公壓境肴渠何說之辭弟且借鼎力多矣此時漸凉倘端翁已行兄便得少暇可以早來望之望之南中有新聞乞兄于閒時寫下有便寄我一閱在家閒甚苦無見聞即邸抄上事都不得知在南以爲舊話者敝邑皆簇新也閩中未靖秋涼之行又未可擬大翁壽未奉面不知作何語弟目下無能薪絲笋正在設法棄產時而富家漠不相應苦極不可言也埜兄來以日爲歲麥粥虀羹亦不可不嘗不然享人天之奉者以爲世間只該受用不知有此滋味也一笑黃石翁所發已悉之矣見諸友乞各道意

○與黃石公

暮春奉別遂復新秋奇暑奇凶民命如綫弟惟閉門淚念以循待斃之分故問候俱缺無論握晤爲

難也張公祖年兄視篆下邑半載之間備著龔黃卓魯之績鄉里父老歎誦爲百餘年所未見者一旦奸胥舞法致累仁人索瘢于無可索之中而硬坐以莫須有之罪飛霜赤地不足喻冤嗟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于是見東南有司不當復問民瘼矣老年翁人望所屬督臺公祖素重斗山于乞主持公道剖雪覆盆必懇督臺移會兩臺救其末路則下里幸甚世道幸甚非爲張公祖一人惜也引領好音不敢他及真切真切

○寄張穉恭

吳舍親還接手書分其見道之言詒惠蒙陋弟感且警豈惟書紳唯是田祖之來渠意雖不知云何而索書時所以語弟者只謂企慕慇懃欲一識光儀以紓饑渴若必損餐錢爲餉舟車如織之地孔道主人其可因一紙書爲紛紛之應乎非弟懷矣然銘佩則等之受者也被山相睠古人致餼弟何人斯又非敢坐作聲價顧人各有懷夙昔承教年兄頗鑒區區頑固之槩人生屬命于天禍福聽之

耳良書訊及輒布微悰未可一一與不知己者道也近詩三首錄紙上呈覽當博年兄噴飯否固原婦遠涉數千里心甚哀之而水土不宜爲見夭夫甚難謹遣過江但以生口累左右弟心惴惴不安奈何豆豉二小甖此鄙事分程之一課也雖不佳然手自商料幸年兄茹其意何如一笑

○寄史顯甫子仁

田祖還接書兼惠使弟不知所以云謝田家止須老瓦甌覩覩雙罕爲之色變又以鐫列尊款不敢仰

違私心惟有惶懼耳邵君渡江曾附一紙訊渠卬則知弟近狀不夷不惠可否之間雖難言之然願學久矣兩年兄知我者當不以墮落待我何如江南赤地可傷今亦無從言苦正不知天心欲何等耳便風率謝憑楮依依

○寄吳見末

盟兄高第復登瀛洲海內有知無知俱當爲文章慶爲世道慶若區區作流俗忻忭語非弟所敢出獨是僦屋賃馬其道何由數千里外又爲盟兄慮

之是亦布帛菽粟之談或不隔膜乎家鄉薦飢死徙將盡控告無路切身之痛也盟兄居都下應念里閭公郎來自能切切道之留意救此一方是弟所百拜而懇者矣製扇一握寄供揮翰小華墨一挺藏之有年幷奉館閣之用鑒其蔞誠諸未敢一外一緘祈爲袖往

○寄虞來初

老伯台履清勝足慰遠懷不肖姪粗勤耕鑿擬畢餘年而謬承當事採聽虛聲勢不得不逐隊北行

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忽孀姊遣人相聞知穉甥王元有意外之禍姪之甥即老伯之內孫也其伶仃困苦不待姪言今其外家段氏以他案株連畏罪逋逃而捕亡及其壻夫王雖段壻女未于歸也即有連坐之罪罪其女可罪其未贅之壻不可也孺子甫十三四齡見人輒啼怖而走而能匿其婦翁乎金老父母或止據段氏昆弟之言未詳其情耳老伯爲王氏尊行懿親又貴邑長者目擊如此可憐之事不爲之一言不肖姪不得不以春秋之義

獲罪父執矣況金父母聽斷如流遇事立剖可與直言而不與之言尤非所敢望于老伯也姪以從未通書不敢忽然以尺一瀆父母祈老伯速救此入井之孺姪若非爲拮据行李即剋擬過祈金公今敢先懇爲一申述即劉公祖處不妨直以不肖姪嫡甥之說點破耳專人走瀆不次不莊希宥爲禱

○答虞來初

姪夭褒廢人也屠博之間其驩已甚而邇爲田荒無策把犁躬耕則又反其從前博塞酣湎之習而爲饑農其大槩如此即日郊野秋清率一二僮奴刈草種麥舍甥來正釋耒歸憩時也讀老伯手教古人摯誼廻環筆端直令不肖愧死敬作一字其前段頗若塗面語老伯當鑒姪區區也少可動足定來面商奈目下情狀不堪即金沙往返一舟亦若溯崑崙而上此言不敢爲不知者道即家姊處亦不能悉姪此苦耳率此先謝不一

○寄夏竹孫

兄于去冬遠詒珍惠弟因在南一字未答此歉時時在心頃有丈處人來知又有傷心之痛弟聞而駭惜爲兄分斷腸然數命有在無可如何千自排遣萬萬今歲奇荒八口之累兩家所同而兄寄棲他所較弟尤苦何以聊生眞所謂莫助之愛唯有耿耿耳弟於此月初多居小園目覩荆蕪更無禾黍因思自食其力爲躬耕計園東有地一畝向來種花紅因以風露不透頻年不實砍斫之種桑此法莫詳於湖州兄千萬撥一日工爲我細問種法

大抵一畝可種若干株買價若何於何地買何時種不嫌瑣碎示之若得穠陰有日與兄植杖盤桓其下亦是佳事且無論蠶功告成也兄能來州否冬底若無事過我遣悶爲十日聚年事各各如此老兄弟以相見多爲快耳畱意畱意

○與陶康叔

邵君還得年兄字快慰殊至但不知邇來何策度荒郎以年兄夷曠之懷遠絕塵俗當無可奈何之際恐亦難遣如何如何弟此月下浣獨居郭外率

僮輩鋤墾種植此必三年而後有頭緒若以恒心持之亦可自適亦可免饑今且以漸試其身心不知者以爲爲荒弟意反不然也一笑田畔率書都不成字晤氷兄乞爲叱致不及字矣

○復張瑶星

弟自暮春奉別歸不聊生經夏入秋曠焫可怖先人所遺薄田儘足饘粥而兩年浪跡遂使村畝荒蕪自作之孽誠不虛也仲秋以來逼於飢餓方痛懲前習一意躬耕石田磽确下手甚難城中數椽令兒輩棲止弟在鄉安作息之分以終未死之年又慮苦不可貞形影自相勉勗日率僮奴刈草鋤麥濬渠編籬以此自試期於漸近自然故黧黑形容不堪復對人世手書遠至惠我良朋野人踽踽未得遂志入郭已作字致還樸親翁倘有所命不敢不効筆舌於諸舍親間而還翁盛德足以感人料無庸弟多此鄙懷也馳企松風如親高潔蕨薇不繼湙用耿悵讀四詩尤起敬畏嗟乎張居士豈肯以衣食語人者其以此見語必謂弟猶可收之

聲氣耳而弟之困頓支離言及赧恧倘晤向髯翁當悉其槩也至如別敎云云或者野牧之餘因牛夢馬因馬以及曲蓋鼓吹果有之乎此在童子則然弟老矣可以無夢矣自比形迹可疑故致悠悠之口不信賢者亦作此見誰也一笑世外餘生倘天假以年得力田自給五年之外必有一年之儲爾時盟兄緩步過我頻作雞黍以娛朝夕若更絕糧執此責我可矣又爲一笑惟祈照意不復多云

○復蔣茭川

不知吾兄遭此大故竟未走慰弟不可比於人矣以吾兄客居蕭寺衣糧不給行道當爲爽然弟叨骨肉之素反漠如不識面者揆之情理萬不敢出但以邇年支左鈌右襟肘捉露世俗人前難可告語況又溧之世俗尤不必告語而弟之荼苦遂唯隱默自受此亦自不啇料老馬爲駒所以致此悔恨亦遲矣得兄教慘黯倍至所論前件弟以向來孟浪果未甚晰今當向家兄輩查明容弟於成熟之後陸續奉完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吾輩異姓手

足即無前項弟亦應爲有無所恨者正坐無可奈何耳目下萬難措置倘月杪於荒田中括得數斛當先分一石粮爲寺中兩日需弟生平不能飾辭唯吾兄以心相照則可不然幾何不爲抵賴負心之徒爲世俗人所恥笑乎萬唯宥之至禱

○寄李梅臣

去冬弟在南中以數行附崑山歸年兄相寄不知曾到否江南異荒僅不至人相食耳而村墟如赭亦已無人弟今年遂不能出門一步兀守敝廬近方芟闢草萊躬學播種唯與匡山較量晴雨以度儉歲時時奉念我年翁不置也中州沐浴恩威已久鋒車趣召當在目前不則遂重建牙江浙之間弟輩得霑被汪波其樂何量適有滁縣壯士徐起元還北之便附布空函起元爲先人舊部曲向時弟患難南歸途間坎壈朝夕相同別之八九年今春不遠二千里見訪寒舍于其言旋敢以進之左右倘得奔走戟門便是假之羽翮不然或懇一行令向引之年翁則都門往還尤渠所習唯老年翁

推分齒神弟實感佩無暨也亦豹年兄卽日花燭弟輩方在索飲伯闇從浙東去姑孰七月間從敝邑取道亦約重來弟兄聚首未免益思玄度耳幸率不莊唯照是荷

○與蕭伯闇

九年之別僅僅兩日聚語破涕爲歡遽爾言邁以爲年兄必復見臨同匡山相俟久之適從郭外種麥歸得手書殊爲惘惘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吾輩當拓闢心胸莫存塊壘年兄有道力者不以弟言

爲河漢也自別以來弟一意躬耕澆萊刈草日率童奴從事野田風日之中亦是一樂年兄何不一帆暫過與匡山赤豹同來藉草看我畦塍間功課乎先人手澤零落無存來二紙應年兄命皆昔時偶然書寫者是以無款使行又促燈下不及多覓爲悵且令札當面訊赤老定無浮沉耳合并何時臨書依切

○寄孫魯望

弟以仁翁信果不出門而足音則仍杳然也今年

屢空所望在明歲二麥弟自種得十一畝皆青青可觀矣忍餓而耕頃復自笑人孳氣未斷爲此口腹而終日手足不停疲倦欲死不知者以爲此世俗營營齊業者流其似知而不知者以爲是猶愈於喪心塗面而肯自食其力然在學道人視之則俱屬多事由此觀之畢竟是學問不到乃爲有身所累慚愧奈何所以向兄述此者田間無人可語聊寄此以誌吾無道力之驗耳何日能抵掌面道相與大歡也豆豉曾做不大佳尚留以待外無每

味因萊醃太早今俱爛耳肉味則又在聞韶之例矣一笑一笑荒徑草枯向時先君多種野花今無其種乞兄廣爲覓得見寄感過珍奇矣因二兒來白下草此奉訊不敢云奉迎知其必不來也

○爲張署公寄陳百史

見未公郎行便曾附短扎此後竟未得通問想相公比來體氣安和北望欣慰二兒於此月初過侍嫂夫人月杪或可返舍頃因署縣張公祖遘禍最慘欲申一言於左右懇相公大暢公道以快輿情

蓋吾邑去歲奇荒孑遺無幾倘非署公如水之清如母之慈照燭其隱噢咻其生里老子弟何以得留餘喘而一旦以不通餽遺之故不知失何人意遽搆此鑿氷鏤空之事也以奏最宜爲第一者必墜諸淵其何以鼓舞吏治乎署公篋無寸絲一銖之存又乏期功之戚僮僕怖散一子數齡饑寒無告身且必塡牢戶豈非至冤極痛相公能不哀憐急爲之所乎最可恨者邑之姦胥黠里受恩不感而掀唇鼓手翻覆以希周內之旨世道至此相公

聞之又能不爲此鬼蜮人心詫歎也此事心簡能頌言之惟相公早賜主持臨楮切切塡膺菀結不次爲罪

○寄楊培菴年伯

老年伯順時珍攝頤養太和杖履逍遥湖山寄興桃花源不復知魏晉間事何其適也不肖姪自爾蕭條厭厭此視息頻年凶歉待甕鄉閭雖耕鑿之分可安而饑寒之逼難免高山在望景對缺如懷抱怔忡莫可言擬玄冬漸凛持布空函村鄙之狀伏惟老伯格外鑒宥臨楮可任依依

寄顧開度

久不奉聞動定懷想爲懸忽接手書大慰積抱今年奇旱適兩歲之潦東南遂無不饑之家而敝地尤甚弟唯有閉門待甕更無他法先人遺椽遺畝賣之無主守之無能日來坐郊園落木蕭蕭雖三徑依然而八口欲殍每自歎只是一個學問不深道力不固乃有怨尤之事弟雖無可怨尤而時時存一不可終日之慮於胸中此種不深不固較怨尤尤爲不宜何也怨尤猶寄之於外此慮在內是天下第一等沒根器人方如此也姊丈其何以砭我乎右之處亦久未相聞一字乞爲致去附具豆豉二瓶是弟伏天功課恐瓶口少有霉氣須撥去用之野人情狀如此當爲一笑乎向承沈親翁隆誼何時敢忘所委已令作一結局來人當能悉之因適者人亡產盡亦無可奈何耳姊丈有命敢不竭力爲之所乎看梅之興不淺亦欲相見以破我不可解之悶懷耳非久可得聒教也周王黃諸先生見間乞爲致意賢甥處不另柬矣希道并囑

○寄右之

高价行後得邵君處來信至前月初始附數行於史赤豹不知何日方到他事皆可已唯雲間一信遲遂至今一刻不能去懷歉不可道而蹉跎歲底無可奈何避債無臺每思駕一葉借止齋頭以度此惡除夕而勢又不能若得果看梅之願亦生平一大快也二兒前月往白下未回爲其姻事鬚爲焦白頃賣一宅可得三百金僅能完聘而不能爲

娶計老子心力盡矣前自笑云倘不破巢那能完卵古今語有相反而用之者至此老姪爲一哂乎雲客兄時有信否既庭尚在都耶自八月至今日日在外種菜外間事毫無所聞倘有便郵幸以意中諸相知消息示我如轅老如何崔父母如何之類千萬千萬下路文宗想久有耶王圖公北行否均一示之辣菜二小瓶此不肖自鉏自灌者若假之他手不必遠以奉嘗然不知到時尚可用否耳四兄七兄均乞致意七兄何以遺日老姪篤於家

庭然恐處此儉歲亦難料理又將奈何御疇不及另字卽此相致偶閒度便函附此開正定當鼓輿相訪人生有幾堪動輒經年隔也萬一小除夕前後一舟飄然而至幸留一尺地與老夫醉臥聽爆竹聲中臘去也捉筆依依不盡不盡

○與陶康叔

師銘還備知年兄近況且知苦中之樂弟之逍閒而邑飛神動無待言矣顧在無可奈何時卽欲措三日舟資圖一握手不可得此種狼狽語之宗生不肖自信敢望信於知己乎德翁年兄從西江回弟竟不知頃見手教相思正同也且老在城中亦數月不一相見弟唯朝夕村鄉名曰種田實避債也眞人前不可說假話年兄當爲一笑耳雪兄在城賜顧弟亦不能破戒往蹈虎豹當關豺狼滿道行一步有一步之艱難弟只守此田夫之分而已年兄以爲何如諸未一一

寄孫曙東

秋初御之舍姪傳示手信更無便郵何以致報搖

搖之緒與日俱增不審年兄北旋之後作何功課閭宅清勝足慰遠懷弟在家如牛耕石田不知何處用力茫茫難措神理頽然只恨業氣一時不絕行尸可傷耳別年兄久而無一好語相聞寄書正不如不寄聊復寫此者因渭陽返里思一訊起居故草草附問寒風如刀敗絮自擁凍手不知所云殊用惘惘

○與于御君

凡從貴里往來之口訊吾兄俱云滯淮安久弟竊

訝如此寒天風雪滿道兄春秋不爲少壯僕僕爲人忙無謂也弟自秋入冬寂寂野外畊田鑿井以度荒年虀粥併日未嘗不佳自計生年四十有一自仙佛而外上而王侯將相無其福作劇賊無其才卑而爲乞爲偷無其志然而一生所嘗辛酸寒餓備矣榮華鼎盛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書史之所傳雖不躬親之亦知其槩矣營營終日却是何爲何物是死時將得去豈不淡煞笑煞只一時窮氣不即絕猶作遊絲颺空飄飄不知茵席糞溷

之何著正益覺無謂耳弟居閒適所自笑者如此而兄涉江遠遊不知世俗所謂名利二字爲著那一字然則兄之無謂不益信乎久不相見得書甚喜喜而不覺欲以規語進也正月無事萬萬勿又遠遊相見撫掌日日望之矣竹孫遂成古人傷悼何已

○寄右之

每奉寄一書必多作窮愁語其狀可憎非老姪憐我諒我幾何不訕笑相隨乎入春天氣頗佳正欲買舟奉對陳使適至捧書廻環情篤誼切老姪所以相念者無以加矣顧朽人自處何以剋安況老姪年來景況鄙懷深悉環待以舉火者豈唯數倍於我而復遠損鏹金以周當厄辭之則拂古道之施而受至再四此生何時是酬報之日興言及此唯傷皇四顧手足不知所措耳奈何奈何今日忽雨然亦或即霽大抵過二十定可親來倘仲春朔日左右而鄙蹤不至則必復爲他阻以致愆期老姪若有遠行不可以此滯駕矣諸統面悉臨楮唯

有踧踖

○寄鄭符兄

時時念兄時時空念正復何益接手書亦可當相對一番也去年爲次兒圖聘賣一宅受盡苦腦卜居相近向有此心今勢不能肯入作諧語云欲平治梁山泊水無去處謀者曰再掘一梁山泊則水有所去矣取此相比可發一笑也四兄近況何似念甚附來陳三白一罈偶友人見贈者尚是庚寅年所釀似脫火氣可用聊奉兄兩日需何如諸未

一

○寄劉阮仙

春江繫艇風雨回帆竟不及與年翁一言判袂倉卒無聊之狀可見矣別來道履安和足慰離緒忽忽經年音問杳隔野人僻處一隅固陋如此眞可笑也向遠它自山中寄書相訊述曾奉德音兼蒙垂念一言偶及逾于春溫弟又何幸耶遠它以四十年名士今老而貧貧與老皆人世所有而拔其尤者無過遠它持此鬚眉欲皇皇奔走於江湖之

間以免寒餓非大君子衣被天下者孰肯過而問之此遠它再趨函丈乞一扎于黃州以救老貧之意也弟必曰遠它詩古文如何人如何是泛泛爲游道之辭于題不切非所以告語于年翁知遠它之素者矣如何如何

○復向遠它

弟生平自歎知我者少得遠它而喜竊以爲我之自知不如遠它之知我也以今觀之何大謬也遠它而不信我之不復以不祥名姓持向人間矣而我堅曰書不可寄是猶似以遠它爲知我者既必不然卽附劉書以往然勉強極矣嗟乎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其然豈其然乎遠它困頓知必至極此不待言何也弟知遠它者也若弟之不可向人言者冷暖自知難告語矣奈何遠它遠它奈何

○復湯愚公

去歲得艮書抵今六七月矣弟把鋤東郊自安絕物百念屏除一身枯槁閑中理會唯是世交盟好時時往來懷抱故與老親翁雖間濶久猶得于夢

寐中頻奉笑言也憶昔先君獲偕老伯同官東省信誓不渝洎乎歸田時相慰勞前輩風流豈應頓盡而吾黨處此蒼茫要歸何地與言今曩泫然以之忽辱遠函兼叨分餉虀粥藜羹之間珍羞疊至豕順變色感雅意非尋常矣附具水菜醃芥各一罈非手自辛勤者不敢奉嘗老親翁鑒弟有素當不責野人之陋也何時合幷無限依依

○復煬氷如

入春氣候晴好弟與僮輩壅麥灌菜爲業與夏月

多收十數斛以塡飢瘡而夙疾間發四肢流痰一痛必劇把鉏之功遂多作輟十數日來又風雨相兼病乃益甚北歸弱息以瘠而殤雖不必爲無益之痛而支離几榻間嘿念患難死生之故未免黯澹因之然畏饑畏死及一切慘惻無聊皆坐未曾學道以此日思與年兄相見以道力破我蒙蔽也陶年兄所論弟復札中詳之矣弟力之所能及者三翁同及之三翁之所不能及者弟同其不能智力均耳奈何臺心茱一小器弟自種自摘手學製

者不知得法否來年農圃有成便可多寄不若是纖瑣今當恕我初學人也一笑

○復陳寔菴

邗水拜違遂復踰歲審老先生道履吉康遙慰無極方今正人盈朝老先生首膺求舊之典不肯後進瑣儒得從田間竊叨治平餘福雖病攣支榻已隔人世然猶能作爲詩歌比之擊壤此朽株蒸菌鼓舞於光天化日事也幸老先生早念蒼生何如趙雪老海內耆宿心儀最久而廢疾不能出戶外唯有聞聲相思所論醫方想屬傳言之誤若寒齋有經驗者不肖繩不自苦至此耳自得一紙未必果佳惟先生照諒

○與蔡靖公

年來皇皇衣食奔走東西每小舠過貴城非晨即暮似有驅迫之而使不克片晷停者是以俱失良晤及其索然興盡寒餓還家必又自悔既知如此何不沿洄於知交兄弟亦可隨地歡暢而仰面於不可知之人自取卑辱爲也去歲夏秋始大憬悟

從此誓不出門一步但理耰鋤以五年爲期當使田疇可望此状康叔年兄頗知之矣而未以語年兄亦因久未通問反致下筆多慚也今小圃餘地二畝許爲樹所蔽不堪植他物唯宜種芋此種唯馬山最佳欲得五十餘本特令小力携價來定而聞山中人不肯外售年兄爲我遣使一覓至期以值來取欲以托尚明兄恐萬一不在宅無如托年兄爲得倘泰年兄在家求即以此字致看合力爲圖秋冬之交大感兩年兄之德矣若小力不能待

乞以復音畱康老處亦可諸未一

○寄楊氷如

祥符僧携年兄見寄詩情眞調古未可一二與不知者道使弟躭翫不忍暫釋謝甚謝甚麥隴靑靑或可塡飢瘡而弟比復病甚四肢作痛殆無虛日因誦東坡句云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觀此則病亦未嘗不佳但與汝安心吾輩心從何難安此句反多一礙今欲書此作聯粘之榻畔附來紙二幅求年兄即爲濡毫見寄以慰飢渴也

前求蔡靖老爲弟覓芋種不知曾爲畱意否今亦以一對乞其書幷望年兄爲問聲即以此字兼致蔡年兄何如因腕間作楚捉筆則酸軟難耐故敢求代爲致意惟臆照感極諸未一

○寄陳百史

三月十九日荷年嫂夫人雅意已令二兒完姻弟之慚愧萬狀非可以言語形容而嫂夫人宏度相涵感愧愈覺無地賢女端慧儉勤寒門何修得此飮泉飯黍必推本源知相公家敎之足爲世楷也

去歲督臺公祖推相公之分濫舉駑劣本擬勉自驅策以赴盛典奈風痺夙症自去冬增劇左股至踝如割如錐惟偃坐少緩行一步立一睫頃筋骨間若掣裂之者必傴僂蹲伏而後畧定夜臥少熟攣痛亦然愼初云命門火衰血不養筋所謂行痺也非參附不起而値此奇荒菽麥不飽安望珍藥唯有委之於命如此奄奄之狀與死爲鄰頃督臺復以檄催業具呈本邑求其以病狀轉申若苟可支持而自甘淪棄其非人乎邑友相視者弟語之

曰病人不能北首自討迹之所涉有二端焉一則非才謬叨薦舉而優游不行坐作聲價一則身經啓事遠近業皆知之可惜起用虛聲往還關說以圖厚實二者之中有一於此托病覬望爲有故也弟若絲毫萌念是其心已死不必復來幽謫自揣行尸木偶萬不能與朝參末班與其支離狼狽受過而還不如仮命投誠求相公力爲之地使安殘喘於田野牀簀間則拜賜等於生我敬因狄五兄之便草布下忱伏唯相公哀憐而曲全之不勝叩

頭祈禱至如窮餓困苦此前生已定之事弟今安之相公從此亦不必脩念弟於數千里之外也百拜緘書萬祈垂照死罪

○寄吳兒木

三月初接手敎知垂念之淡感切感切弟病痺有年今乃益甚衰形已見去死無幾念先曾祖先祖皆八十先人兒昔亦且望八弟甫逾四十病狀如此豈能長與知己相見年盟兄聞此當爲弟揮淚也鄙懷縷縷悉之相公書中幸年盟兄憫此殘疾力爲之所生死銜佩眞切眞切匡山處已致尊意矣諸未一

○寄尚木兄

自前歲聞叔父非常耗無日不擬趨叩靈几而鹿鹿可憎動輒淹滯去春出門携眞辭以行至毘陵忽爲房師任玉老約晤又逆流而上紆廻邗水石城之間至四月乃還所携眞辭復齎至家此後屢欲鼓棹苦病苦旱又動輒淹滯弟罪尚可容擢髮乎今年所遭之惡種種難堪三月間爲二兒完婚

從死中僅生生平不知有身之累如此是以欲東下益不能也每托右之便致踽踽不審一二道及否去歲在南晤扶老知兄前冬有意外警相隔不千里而音問濶疎至此弟全不可比於知識之倫不待言耳右之前信知兄久登啓事快甚弟沉痾不起迫欲勉趨盛典而肢體攣劇天奪其神奈何里中有北羽以一書致邑宰并呈縣之稿同附兄覽無可如何之槩略見之矣大兄處不及另候承便先勒死罪萬千

○復燕舒姪

長干蕭寺一接眉宇竊快騰上不遠不意復爲三年淹也時時馳結形於夢魂忽接良書如親緒論緣陰淸晝得誦大篇使我神氣軒舉讀者如此作者之筆歌墨舞可知矣尚兄相見幸爲切致不安病困田園不卜何時得到峯泖間耳神往高齋依依無限奉復不一

○與蔡靖公

村莊蒿滿破壁塵多得大筆遂覺煥若神明何快

如之

寄關六鈴

兩年不寄一書未嘗不心相往還也年兄近作何功課何以遣此長日何以支此儉年弟昔悔浪遊今苦沉病先人遺構在郊外者自去秋爲墾荒計孑身居此至今矣左髀作病其來已久今春復發乃益甚坐則如常署起一步筋如寸割夜臥尤痛必數十番蹲踞榻上方稍就平醫家云命門火衰乃有此症如此弟豈久有視息者乎年兄聞之當惻然傷我也紙上小詩近日病中所成寄博一笑紙牌二副不知尚爲此戲否偶得便郵附此諸不一

○復李小有

燕市悲歌文場痛醉廿年一日如時時見先生肝膽意氣也南中晤對又隔十年之外去歲邗溝正如失路風雨蹉跎遂乖良覿曾切托趙叟致不安之懷想爲言及耶自此悵悵而返不復孟浪遠涉持面向人奇荒薦飢若加意與病軀爲梟把犂荒村作輟相半暑月沉痾閉門憔悴忽捧手書頓爽心目先生意中猶有小子弟竊自以爲異數矣別教事關至戚何能坐視安國親翁來時面商得當以慰尊懷臨楮依依未盡萬一

○復陶峻餘

再辱手教登樓去梯之語也以弟之鹵莽年兄不棄而進芻之苟不直書所見何以稱三世交然發而能收須思究竟若終執年兄之見猶是前歲面論也弟何敢聞必也年兄出自獨斷抽刀斬絲則又非親戚朋友所敢助者故究竟思之不可也爲年兄計無如付之不見不聞則山鬼自現自消何勞空中著想鄙人之策舍此無他塗矣雲陽借題以快已憤其所言意之所寄非其意也尊冏雖若有爲之談寔是無心之筆此中機括弟頗知之年兄不必存此案於靈臺也長太息痛哭流涕兄言盡見之兄所不言尤盡見之弟忍以身外事相視顧事端究竟無可如何年兄亦應鑒弟痛哭流涕之意邵君口尚能道也諸未一倘有字致黄明𪾢

乞爲弟道意頃承書札往還艮意種種馮兄意昨
日表聖從城中寄到弟病在鄉不能肅客久矣馮
兄或知此故未賜過弟亦不再復矣

8與蔡靖公

種芋弟必期於有成而後已千乞年兄爲我雷神
或備寫墾植澆灌之法或預爲我僱山中一人令
其於來年下種時帶種來敝地如法下之按候來
視仍不妨其本山之業僦工幾何種價幾何大約
地力只能種二畝得其人則可倣而行之矣年兄

萬勿視爲迂濶敬以此相托早爲圖之吾輩垂衰
之年無所事事耕種大有樂處年兄不棄一僕一
舟時時過我今年弟自耕者可四十石而佃種不
與可以釀酒可以作糜若芋得有成取諸田中足
吾兩人告飽共話家常亦妙事也何如

○答馬正則

弟於先生年則肩隨學則北面而昨敎稱位之問
使弟捧而增懼竊疑先生擯弟於聲氣幾似以世
俗相待也先生賢者卽弟不足敎不應遽絕之如

此及讀三章春容雋永有言外之思焉有無窮之
勗焉先生不棄我又多寄於風人之旨弟復竊竊
喜也畫法凝重淡遠以烟雲浮動之物乃能令人
肅然起敬何筆墨之善移人也所獲實多快何可
道重九前後野田風景亦自不惡苦病夫十日九
臥當於肢體略平時遣信舍弟令其奉隨郊外談
說農桑知先生不我遐棄草此先訂未一

復尚木兄

望信如飢當苦雨悶人時忽奉手書歡喜無量迴

環訓語非垂念之深豈能委曲至此但弟病骨支
離已成棄物而經歲以來籌畫行資如摶沙不可
作飯親喪未葬兒長未婚皆迫切不可緩者而一
切無可如何付之浩歎計策蹇之費萬萬不能貸
與病兼難以告語高蹈二字不知弟胥可以云然
兄信亦爾弟怖欲死矣正以途窮無奈日望兄到
京後爲弟作善後策使不至有意外奇禍則溝壑
餘年皆兄所賜他人何恃又何可爲此乞哀語也
邑公年餘未拜一敎矣若老豈卽若扆耶何故而

至南耶小老任何官弟臥鄉廬無從得邸抄毫無聞知玉叔曾補否倘便祈確示之大兄在家平安轅弟如何兄十二日出門弟渴欲圖至南奉送又跋疐不能無限依依筆不可盡出月廿外當專力江干候行旆耳臨書神遡

○復直方弟

風痺纏綿一榻之外不知歲月雖猶視息竟是尸居聞兄斷絶者將匝歲矣老伯母仙逝尚未能趨拜几筵猶子謂何其不可比數人類更不待言然

非客臘二兄信使之便亦竟不知老弟銜痛還里也方擬春深或望足趾小瘳輕舟飛渡奉唁孝履忽捧函書感悚并集辱二兄遠念之篤老弟分憂之誠恨不能起此沉痾卽圖策蹇非唯遼海之論竊所慮者方謂禍不至此奈窮飢與疾病相乘春中萬難就道種種頭緒非面奉指撝筆不可一二盡也前歲値奇荒之後舊年病臥口督僮輩種郊外瘠田冬月亦有場圃之趣收得廿斛秫皆以釀酒獨臥一樓凡甕盎篘漉之具畢置其下臥聞側候其薰蒸之氣以占生熟昨展艮訊時正視童子責以入甑味雖不佳亦病中經營精神所在謹以一尊生者奉老弟嘗之未能面語先期同此味也鄉居又在病榻文繡之觀金銀之器俱未敢以混於布被瓦甌之中在老弟遠賜豈忍違拂然終未敢承者亦卽借以申契濶之懐之意弟必能鑒我不責其不恭也三月下浣圖握手爲遠行之計想道駕無他往幸預爲一晝褁糧之法是所禱矣統容晤悉不盡願言

○答子建兄

前年在棣萼軒見二姪方六歲美實爲質望知連城今遂與乃兄並驅文筆兼妙大兄坐映此兩玉樹何其樂也寄來署書令人驚羡惠示一聯筆尤婉動顧惟菲跡何以承茲大兒圖適來視疾持示之蠢物應羞死也弟病彌深自顧此軀活亦無味但未死之際痛苦難耐卽如開歲以來未有兩日能以足履地窮居僻陋朋友筆硯之事已與判絶而病在髀膝上下但不能行耳飲食非是痛極時

仍是平常乃皆在枕上餔歠如此生趣何在里中人不見諒者多以爲僞弟又慚於榻前見客故一切謝絕羣從中亦罕相對坐是相嗔愈多然亦任之而已轅老書來述二兄意并吳門兄同一垂念感荷手足摯情又惕然憲典即無驟首天衢之心能不切思遠禍而疾厄如是奈何奈何放翁詩云病多難責藥無靈每一披吟爲之失笑也飛花精好謹以被服純綿奇溫然山中人領略黃綿襖子已慣未敢以輕暖驕之謝大兄意不減挾纊矣村

居無以仰答慚愧難名人行甚促率附數字於二姪臨帖之上嗣容專寄臨書依切

○寄陳百史

匪翁還得接手示欣慰千萬于章後有字來具道相公書中不盡之意昨日轅文舍弟又寄尚木家兄一行同述相公所以悲憫開示於弟者言皆切至弟即狂悖冥頑寧不知自惜性命併仰體相公曲爲生全之念奈肢體痛楚時時發作其對人謂日日臥不能起此不可以欺相公然十日之內必

七八日委頓兩髀至踵兩肩至腕每一處腫痛則遍身寒熱晝不得食夜不得寐一身之內無可告語隨身指使之蠢童其婦人則皆有夫者應對俄頃復飛揚而逝以風溼之故醫謂不宜在卑滲處臥起故獨居一樓或日中瘓憊或夜分痛號常至寂無人答如此已一年雖安之然若亦備矣七年前南中取一妾不欲以病人誤彼前年遣還其父今遂子然兒子五人最幼者同在荒園病中無聊一爲相公述之以見即無小草之緣亦思奮飛

汗漫以破寂寥而患苦纏綿勢不自由今所恃以保延餘喘者相公應不待弟辭之罄也翹望依依楮不得盡

○寄費于章

聞兄初二日離會城初十內外可以受事矣九江荒殘之後上游賈舶較往時定不及十之四五又兵馬往還之衝雖部使者無地方之責然撫此蕭條恐亦多攢眉時也即日雨中郎君過小園相別議論熨貼舉止詳雅吾兄有此佳兒是人世第一

大福官下雖貧可以無愁矣弟體中如故而濕疾之劇必在夏月今氣候將至目下思就醫吳門討歸時家聿兄或當買舟過匡廬其時再得奉書也種種惡緒郎君能道之紙不可盡

○寄轅文

別後不謂震撼如此前信恐浮沉未敢提及今此光景不肖行止萬難所關性命者有千百端促膝亦未易盡況可托之穎楮唯老弟簡明開示第一著是鹵莽胸懷不知涉世山麋入網命在庖人奈

何奈何尚兄愛我不啻共命而不肖所圖急救者在退不在進恐尚兄於此猶有愛忘其醜處老弟信中萬爲切述此段若得途中奉部駁或嚴譴皆大妙不則到後覓得脫身之計此縱鳥入林放生功德矣鄙意謂或于言路中歸同縣一段拈出謂必不可用須逐回若得永不云云則活命恩了總累老弟爲策安而行真切真切前十二日已登舟東下擬過對談而忽爲他阻今不能抽身謹遣奴王虬奉書專申炷香於老伯母几側死罪千萬萬望老弟鑒宥尚兄家信幷望索下生老處不及另啓仝祈此名諸筆不盡者蕙照以臆臨楮依依

○寄子建兄

春初奉復之後計大兄福履平善爲慰兩姪遶膝吟誦揮毫大兄婆娑其間引滿放歌天倫之樂文字之樂皆極人世所難豈非福人若弟耕鑿無成馳驅不慣鳥將入樊魚將入肆死期將至恐哉恐哉大兄愛弟極篤獨無以策我於哀鳴之際乎東郊橘柚望在重雲千萬縈思難述一二脉脉神依

而已不盡

復右之

終日鹿鹿可笑意中所最縈挂者則嫂夫人症候也昨云尚未平復不知近來所用仍是思野否猶停參或復用否御之能赴試則體中必大佳此足慰懷船未即得正與鄙懷合所以急尋船者道尊捐費之雅須承之而意中所以欲遲得船者捱一日是一日也此言不可向人說唯老姪當悉之僱船自須己物道尊云云不過借意此意在可由不

可知之間尤望老姪一論見船入也溧地只可閉
門種菜絕無見聞若一掃徑周旋唯有勞死悶死
無一人可說一字者自十二日舟中登陸遂自墜
苦海正思脫身來救恰合鄙願今急遣即前來人
周旋仍到吳奉復此間有三五日人事一了即可
小舟東泛若僱船已得能於節前開到此地則即
登舟出毘陵約姪相晤若節前不能則仍從小艇
之便

○復楊幼林前輩

孤雲還錫得奉訓辭此後無由動定私懷縈戀非
可名言去夏丁墨翁父母過瀨徐吉從兄偕之因
知道履安和淡慰瀾懷茲復蒙垂教銘感倍增不
肖繩藏身不固自羅網羅無論天下之大後世之
遠只此屋漏何以自明麋鹿在山命懸庖手可悲
孰甚從此知先生意中不得以繩爲人類也長安
邸舍囚服相傷至誠法言于今在耳一旦墮落至
此奈何奈何精茗下貽沁脾滌腑謝何可云附具
砂壺一器熟香一斤聊供先生山中之用臨書悃
悃不盡願言

復崔季罏

與盟兄別無時不奉念苦年來多病支離假息田
野到門之客既稀郵傳之使復阻無書相達職此
之繇今年兩接良訊歉銘寔深捧讀鴻文益增企
結今人於此道不甚講求而著之者夥莽宇重軒
之下施牀連榻之上求其辭藻而兼隱該實難言
之盟兄振起家風力追唐宋所得之富如此弟欽
之如之來冊携作枕祕遇可示者方以示之知當

靡弊之秋有至文老手所以範世其功不細也郎
君雋上不凡名父之子繼輯家學潭光山邑與文
采煥發何樂如之弟藏身不固致此蛇足鹿鹿塵
囂羨喬梓優在天上兒旋草勒揮暑不次在知己
聽照耳

○與欽序三

文章聲氣人也有性存焉其合不合則天矣盟兄
果行修潔具凌霄聳壑之姿視弟庸鄙爲質者何
啻朽株敗壤而一日投分六年不移每用遡懷以

爲多幸前辱手示久滯報章暑月葉舟坐來如甑
吳縣一函敢即煩椽筆此出自舍姪共商方敢如
是或蒙鑒亮也别著自當謹誌時下未能險度以
弟鳧泛未定須秋冬之交此身倘有實據再信詳
寄方寸中惟此不忘自不煩再囑也令弟不及另
緘尊詩妙絕借光爲多并祈道之予敬社翁同望
叱謝後書相致也

○寄徐鏡非年伯

草堂花藥年來無恙老年伯緇衣蔬食坐臥其間

知道體益復安好也姪繩耕田敝廬三歲困於荒
潦倒不能出門今復無賴遠遊望湖光山色如隔
天上計來歲可再望老年伯色笑耳細茶一罐敝
前輩楊幼老山中自製者附嘉客兄行笥奉寄二
金并將持此買虎跑泉烹點如姪繩面侍麈談知
老年伯不訾其褻矣風便布懷不盡縷縷

○寄侯研德

十年懷想方得兩接麈談不謂萍踪泛泛不能自
主遽成睽隔日勞我思在毘陵晤舍姪知道履安

好恨此糾纏未得東下握對也次兒正生長固陋
之鄉養成頑劣之習以弟之失教安能望其有成
然前慾已逝念切後圖令從遊君子知所皈依前
曾托舍姪預申鄙懷倘蒙收置門牆何幸如之一
切部署唯在社翁尊裁弟已口囑疇三并函致右
之矣寸絲一扇附致微悰憑穎依依不盡

○寄張穉恭

黃河直上遡風如刀氣候在立冬之初已若至節
候矣所携數衣僅厚於葛自非年兄解裘相恤即

日便有僵仆之慮無論前途衣被之德可勝謝乎
石介臣年兄後弟離邦今得同行甚快介老暮年
兄法書妙染謂未乞得以爲觖事特附一箋求賜
揮灑罷移倩兄處覓便寄之萬勿憚煩爲禱前小
力回先奉扁紙想不致悮從此去路雖遥然還期
不遠擁爐温酒猶望年兄留一罇俟我於風雪中
也敝盟弟范汝申汝受乃通州太常老伯兩哲嗣
倘相謁幸加意接引汝申與弟十七年骨肉之誼
昔爲公子今爲寒人汝受遇雖厄才則奇高與之

談說實學海也新李尊劉公祖到後年兄若與定交求以兩兄進之得列於拔十之中則齒牙餘論聲價無窮矣專此奉懇未盡願言

○寄尚木兄

爲措資甚難滯毘陵者三月主人之意未嘗不佳而舟費浮於豬肝酒有闌歡有極以此望人原是最下一流事惘然而行爲時太晚遂不能及兄未出都之先矣弟滿懷苦緒專恃面命以爲適從今孟浪前行茫無依托苦中增苦不可名喻在京口

遇王蘭陔年兄以一緘托致并繳念金今總奉仲謀二兄處奉上幸簡明復蘭老諸非筆罄惟有神依

寄錢偉仲

弟離家雖久離郡甚遲九月十七自江行十一月初五抵燕得接兄七月書甚慰舍弟所留家報此月十一日陳夫人有使回南已封入弟家書中寄去老嫂令郎一一平善可無遠念也與遊聖兄朝夕相對可稱樂事弟到此不能即歸而綫錦新様

堆簇鮮華欲將敗絲粗布雜置其內成何位置以此終日悶損無好懷且時下亦全未有成局總不知事緒如何也風便寄音言不盡意

寄何匡山

塗面入優場不堪衾影勞勞馬背糞涸撲人自愧自笑此懷唯年翁遥念我也王弁歲內想可到周旋有志隨征亦其建立之時吾輩儒門淡泊原不宜久困英才弟實負之矣楊慶老盼南音以刻爲歲奏郵有便須一促之若得伯林年兄親送足慰

其老懷同年寥落舉目無復故人古恭兩日受累亦不能時時相見弟之蹻凉無可告語奈何兒子在家不知作何狀辱年兄愛弟如手足幸以吾兒若兒之誼頻加提撕知其不可理曉然猶然望年兄之德之足以感動驚惺也眞切眞切筆未盡者幸於家報中取看臨穎神遡

○復尤展成

別來懷想遂隔五年老祖翁以文章爲政事使荒沙寒草之地總被春風長養所及咏歌繁興過者

謂盧能搴上獨有二天何其盛也弟耕鑿苟安已踰十載青黃溝斷撥分多慚硯綴班行比之白頭花鈿老馬爲駒正堪羞死老社翁不鄙絕我而儼然手教垂示弟則何幸春雪作爽見雲兄談及法堂清暇平章部署非性命之學則風雅之林使人聞之怡然便覺不衣自暖惠來箋冊捧誦快心恨荒廢以來筆硯塵棄未能仰和一字少俟收召魂魄試果此緣耳章竿精好珍味兼陳寔八色殊欲變出自知己不敢兼辭一絲不莊非以云報幸老

社翁略其罪而鑒茹之幸甚嗣郵再悉草草謝悰不盡

○寄范汝申

昧然而來突然而補萊萊如夢總不自知也念老弟不能去懷想老伯及金昆俱平善日處塵土中逐衆過去生平不學道遂墮落至此知我何以教我望之望之受老索序極不忘當從後寄其所寄元翁鄧老先生書及物俱交確久矣見問爲道囑囑

○寄史維四

每相憶或不及作書則托匡翁及家兄輩致意想能爲弟道之也前月奉命往海子四十日方歸歸之次日得接手教如獲晤談人生幾何堪此南北迴環見念之懇惟增黯結耳佳綺裁作春衣佩適體之賜遐毫佳甚弟攜來百餘枝寫不滿百字則如椒然得此圓健大快司李公出郡時弟正滯海子因以手字托之兄之外開先君先而已暇時或往一候晤可乎虞老高擬大信文章有價風便勒謝諸俟後悉

○寄蔡靖公

弟到北以來如業風飄墮不知所之散亂昏沉無有是處南瞻玄度若在重雲倒景間每欲作書輒復含毫自悲而止正月下浣獨赴海子二月廿八方歸歸始得見年兄手教讀未及畢不禁相憶欲涕也同人快聚渺矣河山此時春郊如畫扁舟載酒笑傲烟雲念及塵涸中人應掌歎息耳老師二三兩位世兄臘底曾來晤匆匆即返適絕未言及

自南而來且亦無寧晉之說此何以故鍾老得雄大快悵弟無從來索補湯餅耳弟在海子四十日人事俱廢荆年兄到尚未往拜但接得手書目下又病未出門此信先附楊四年兄處諸未一一

○復莊雷章

山梁飲啄一旦樊籠南國風流邈焉河漢得接數行宛如晨夕此種不堪回首年盟兄當以臆照我也春夏之交疏理渠道穢溷狠藉騎疲馬出入城內外時時有顛殞之慮以寡交如弟頗可閉戶然

十日必有四五在風霾狠狽中安得良朋四坐煮茗鬬葉歡笑無間真神仙樂事不敢復憶也

寄馬義如

去冬封一信於公實書中想徹覽矣三月廿六得兄書知平安為慰處此時世為人凌陷隨在而有惟兄以大度容之以遠見照之山鬼之伎倆有限耳弟失計出山如夜行無燭迷逐道路兒曹不率教內顧之憂甚於客居之苦聞諸子姪不肖者侈口以勢力與人顛頡無論弟是死灰即以太平時論之弟家祖訓亦為是乎惟兄見此曹為切誡諭則弟三千里外所百拜而求者也姑娘體中如何念甚

○寄夏壻

壻之若不待言而知亦天時與人事相半真無可如何惟有遠憶而已至親無文去冬所以致書尊公惓惓奉勸僕知罪矣吳俊來接尊公教憤怒盈紙然僕終不敢以尊公之怒而遂忘其勸即劉子書年兄臨別之頃亦諄切其辭謂尊公須慎交遊

慎筆札此真相愛之語幸吾壻過庭時婉轉道之老年兄弟區區相愛故不避嫌怨耳何如何如

○復錢偉仲

兄在靈署有朋友文字之趣弟則牛馬塵溷耳近日移得一寓後有洿池略可眺望然對柳條蘆葉不勝水國江鄉之思前人詩云家山如畫不歸去客舍似侁誰遣來罹此網羅弟知愧矣聶公祖書儀暫繳上恐遊兄自來未通省臺書忽獨及之反有掛一漏萬之慮故寧慎也兄亦謂不差否南來

諸會試俱數日內回只于氏在此候遐耳

寄史趾祥

以弟傳櫟之姿麋鹿之性而置之斧斤衢市間其不至朽敗殞斃不已而此若又不可向人說誰貢驅逼之使來顧驕語於人曰此非我所堪乎清夜自思羞惡皆有懺悔之法庶幾以閉門却走爲遮掩耳然又有不能避不得不出者牽牛入市信不爲虛今日非對年兄亦不敢言也艮書兒及展讀欣然若此人憎自憎之身無可爲知己開顏者讀

畢之頃又不禁憮然耳夢輿還草勒先復諸容嗣布不盡

寄懷伯仁兄弟

去夏承二位老弟遠送又承多惠受之不安到京原想卽回不意又補官不能還家在此捱日受苦有若難說非骨肉前亦不敢提及也屋事旣牘不成不如和氣待人省得賠錢受氣天下事退一步是進著老弟輩莫以我爲長他人志滅自己威也一笑府主處前已相托然官府之前只是不到爲

福俗語云喫虧人好過不肖一生只守此見識耳草草先寄平安餘當後悉

寄御之

右之得棠特簡可謂不負所學壽母聞此喜信又得勿藥貢莫大之慶也雖畸三寂寂南還然三年轉瞬彼時老姪又同來看花長安使盛事源源不休正何必一時多數乎唯以僕之朽廢無端作此羈絆花鈿白頭羞死無復足道耳別久無緒一扇聊志相思諸未一

寄嚴子問

客秋附言嘉客知徵覽久衰老到詢動定殊慰更喜者老伯詩酒之興倍勝於前雖痔疾未退得脾氣旺則客病不足苦此吾兄莫大之慶也衰老特蒙聖簡篤行學力食報不爽但讀書三年索米無策望分符綰綬諸公擁蓋乘軒又不齊地行仙耳吾兄有與能來一視衰弟否別久相思風便率寄附來一椷幸兄爲一部置此雖妄想恃神力轉旋或不至無濟有濟後更求見寄之策也倘兄不及

啓幸爲致聲森三如何嘉客同筆叱及諸未一

與王敬哉

計生甫草以恩薦來赴辟雍思登當代龍門爲增榮觀甫草懷瑜握瑾美冠東南與前日晉謁之徐原一同學同年老年翁坐上可謂一時頓有兩玉人也幸進教之荷甚荷甚

○寄崔季韞

每與聖秋兄相對必憶盟兄則知見憶亦不減也寔兄來備述尊況恨此分張無緣合併唯有南望

依依耳潭光無恙盟兄坐萬竿修竹之下課子論文以消長夏此樂眞人生所難弟以此自恨兼之好兄矣如何如何病溼支牀捉管難罄諸嗣布不一

○復任老師

匹夫之志可堅不堅持面向人百種陋劣古來無恥之尤至繩而極玷門牆而貽譏天壤尚忍言哉馳戀之懷無時得釋所以不敢仰布寸械者正以自顧多慚難爲文過之語耳老師不痛絕嚴擯而

猶然手書示之大章勗之其愧心不益盛乎簪筆虛洞之中立言氊罽之下白頭宮女舞袖郎當見者誰不欲唾顧靦焉出入無復休期將死而後已乎難言矣難言矣師叔在此往還甚稀罪戾尤重新按别有氣類方圓所以致之者别懷縷縷未能罄書臨紙羞惶統容嗣布惟老師俯照爲禱

○復張瑶星

萊子國昔年侍先人舊遊地也城郭人民比復何似開來先生撫綏振作之餘老盟兄鼓吹而咏歌

之合成一時盛事弟遥想而爲色飛矣再接翰示極感不我遐棄之雅雖然着花鈿於白頭猶自呈身燕趙之列已則不知恥如旁觀何盟兄即愛我竭力護其短弟不能自掩其不善也奈何奈何東南絕知己之跡少俟後緣必圖得當不然泛泛何益司農公從未一面總憲亦三月不奉教盟兄來示當持往共商其安斷不草莽也大篇竟爲暴客所取不得快誦弟自去歲黃河野泊之後西狩獲麟矣一笑一笑

○寄楊氷如

年兄端陽後二日書七夕前二日到正酷暑煩病之際養天泉試新茗塵襟爲豁也頎迴環來教與昔時握手揮涕語殊相隔數年兄眞有出此乎弟身如入網之麋狀若負塗之豕不堪回首豈非自作自受坦師朝夕能鑒弟懷昄年兄之堅斷每謂開闢來一人而已初八日陳立之兄忽送一札其言又復如此當道之意似不可拂年兄何以應之原字并覽想渠更有書詳言之也四年翁在此弟

竟如路人不能時時趨領教益罪何可言三年翁得沛縣彼地有雄傑之風足供憑弔或少寒苦當不以介意何如諸未一

○復吳岱觀

奉潤懷思心焉如結無端蛇足實類蝸粘遥憶秋湖如鏡列嶂如屏年兄含毫揮洒其間望者以爲神仙顧棨念及塵土中人被以詩歌加之文飾自羞菲迹仰和爲難而年兄高出古人之誼永佩欲感真無窮矣敎云今冬可至長安凝睇可知得無

聚粮不易乎弟種種不能出口之苦非籌燈促膝亦不能盡此紙聊報平安而已南望依依可勝馳遡

○與史旭初 四則

南北數千里不知吾兄到任之期但聞度土荒凉兵多民少戟牙臨鎮或反無案牘之擾耶金壇曹持遠年翁赴粵東道經貴治彼地幾於無任可到持老義命自安不以爲介而一切機宜弟意欲兄爲之區畫以持老爲妻黨尊行相關不薄故專奉

託家鄉不知如何此身似棘中之絮付之浩歎而已

雨後濘淖遂不及再送行旌爲罪吳熈申兄到處奉謁幸照應前面託之語加意指敎之萬一不相値渠當遣伻奉書書中事總望垂神也

敝同年吳純祜歸曾寄數行其時刻刻若收騎在門者意緒紛紜率率不成字吾兄臘月初六信章民來始得見知垂念之深出月杭州張姓者南下當寄一書爲弟邸中薪水計其事之可行與否并

行之如何弟定不知如不可則求于家鄉中復我爲囑沈子相留來謁否原一在尊署否念之念之陽信令杜子靜是弟己卯同榜廿餘年譜誼不啻手足吾兄得此明快人作屬吏亦大樂事而弟所望于兄者祈勿以屬吏視之兒弟之老同年眞如與弟共事一方也

○寄蔡靖公

八月十三日見年兄所寄五月間字頓慰遠思中有雲泥二字却令駭然不得不咎年兄待我之薄

也曾記小生時愛看稗官有一條云秦始王時獄地怨氣所結之物其名爲泥故古人謂醉如泥即此也若得終日沉酣此泥甚妙正恐弟今生在糞溷欲泥其何能得若年兄逍遥物外與諸同志痛飲縱劇此爲眞雲霄上耳而顧以作致弟語耶別來雖浹歲種種笑語時刻在念弟之心率年兄意忘之耶出遊之意誠無聊之思然弟以身試比比矣萬不敢以此相勸一出必有奇困困猶小事辱不可耐也非忘形如年兄弟決不出此言也至如在家少圖陸博之資弟正當俟機爲之籌畫奈一時無可告語人耳年兄定鑒此懷臨楮不盡萬一

○與施尚白

江干鶴蓋當萬分匆冗中枉惠綢繆既感眞摯之情更服整暇之度別之次早抵會城舟中醉飽與伯衡公祖同頌也劉案撫檄方及而大移至相關乃至於此後日尚冀合尖惻隱之心不敢自後於仁人奈督促嚴切何踧踖與感被同深非筆所盡率謝不一

○復程蕉鹿

越俎而問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今以得謝爲快從前冒昧老年臺定能諒其一槩之詞也率復不盡

○復傅廋山

昨歲得接翰教其時未疾糾纏捧爲七發敝通家劉君又面述台注與懷典則勞心如何惠示築善堂諸集碩畫訏謨苦心良藥令人增事後之歎至於闡發理蘊怡神風雅旁通二氏俯貫百家種種足磊千古寒宵紬繹愈殷願見之思亦曾托雋公

附述想於郵函及之耶老父臺寄跡隱淪之侶悠然永日使鹿鹿塵溷中人可望而不可即高賢之自計則得矣正恐人惟求舊當宁輿側席之思在廷切推轂之雅東山泉石未許終然高臥其如之何久稔諸公子閉戶藏修皆蕭翀天之翮文章道德素有淵源海內人龍指豈多屈來教即刻傳諭邑令必不致煩老父臺逵念督儲同事斷難河漢也先此勒復嗣容專候不宣

復傅度山

月之八日得手書拜而讀之且媿且喜喜者老父臺高遠之懷無所與嬰一切化以虛舟而讀書養氣之功日見其益使弟附叨聲氣亦得竊觀長者行事而自勉焉若夫偶效唇舌之勞而謬擬為纓冠之助或者傳聞異辭老父臺誤垂聽而逵教之弟則通身汗下媿實難名矣自初八之後此身若剪紙為之刻木肖之者飄颻轉動俯仰折旋一一視風之所被人之所牽而性靈不與焉若其疲倦欲死此紙亦漸為灰此木亦已就朽俗吏苦憊如

此所以少稍奉答定亦從者之所見也

復林思兼

白駒過隙未足方時序之駛同譜知交天涯睽隔輒經數十年不謀面忽忽衰老俱至可嘅也壬寅夏日令弟年翁捧良書而來聚語甚快弟於無可籌畫中勉策行貲以佐歸舟及老年翁仙舟小泊其時以痺疾作楚偃臥署齋不得接言笑微聞台體亦有患苦竟爾交臂蹉跎彼日學道儼然在省尊教云攝學政者聞之誤也令姪高才雋品惠教詩篇古秀蘄絕是必以文章名世者此間詩道長城皆歸施湖西愚山一時翕然稱為理學宗主風雅固其兼之者耳兩舟相對極口稱阿咸不置然則弟非無據之談矣弟病久已作廢人偃仰一室以俟時耳官下之事幾同隔手寔以有官而無官官可不設非弟之敢於漫視舉似年臺用博一笑也

寄徐子星

生平想見先代名賢如海忠介清剛之氣毋謂流

傳未必得寔乃今再覯年臺先生且得親見其施
行以及輿人載道之頌驚歎以爲絕异而後信古
果有是人因今之有是人而益驗也宵分剪燭坐
暎淸芬凌曉巡車不及面別睽違又復一年矣南
州鼎族稱吳氏一門人文之盛亦既弁冕時英巳
亥叔姪連鑣如方程繡巖兩公者一時品行尤卓
絕鄉邦繡巖謁選得貴屬之費縣令蒞任應月餘
矣伏承顏色固巳見蘊蓄昔以文章著聲者今且
以吏治遇知巳豈庸弟言謬爲作合竊怪東士何

幸既得憲副公當代聖賢綜理於其上又得繡巖
使君分猷呰劑於其下殘黎之自慶更生又逾於
去夏弟過沂州時矣因方程先生走京師道經阿
咸治所弟喜附數行於年臺先生若方程於先生
素有對房分校之誼更無俟弟之贅言也高體老
近況何如前有一行托劉澗山想爲致到不及另
函矣惟俯鑒不宣

○答施尚白

謝米帖市發鶴銘亦至中多奬飾語弟未敢承也

箋句玅絕前曾從伯璣處讀之得此爲快腕既廢
書意中惘惘迷亂更不能成一字藥公在此疑弟
是僞語先生知我者約略此人肯作僞否以僞對
先生及藥公猶是人否病爲之也奈何讀來教終
思勉副以俟後寄仍恐荒唐耳澗山可悼前日得
樓崗書猶問及焉知巳在玉樓之側痛哉窮能速
死尤實錄也練中丞集尚未卒業三復弁言忠臣
之心如見有用文章足與宇宙不朽矣寡言養氣
可謂眞愛藥公頗其入省以來較初至大勝此足

慰想念之切耳

○答蕭孟昉

年少疎狂不能自振拔尤不喜屑屑爲時俗交遊
當丙子翎翮自北而南丁丑戊寅在淸凉一拂之
間嘯傲寄適而巳聞伯玉先生官南曹以文章倡
率後進則私心喜謂此則小生時習讀其著作意
以爲天上人也願得從之遊乎既而自錄詩文數
首持名紙造謁先生不惟不我拒漸進而有加勝
之愛而弟之疎狂如故無以仰副大君子之知然

竊感國士遇我者著於心本不可解矣最後季公
道兄來南國寓鷗天別館別館者先君子艸播數
椽也與魯望孫君隣弟姪城北過城南飲季公名
酒魯望則驛騎其間相與笑樂迨今思之三十年
事遂渺茫不可復問而前輩風流藻鑑往來於懷
安得消歇向歲到豫章思兩先生不可見見先生
之後人庶足慰也而豐洲道遠惟夢想賢豪間從
恩山晤對一詢老社翁道履乘間春浮水竹之勝
而即日時雨賞心坐斗室中爲四郊望耕之夫稱

快而遠惠良書開緘細讀先集儼然辟㕠之詔追
念往昔感知益深也金竺洛如二刻尤見表章盛
心卒楊氏之篇不既嚴於斧鉞乎若夫法書希世
之珍輒以見餉雖病來指僵不良於書筆硯札廢
社翁意中猶若以可參風雅末座者竊感之矣胡
怡老至省又他往相晤時極道雅注定鱸班劍可
愛亨此過貪奈何諸情相照不盡

○與繆歌起

丈領袖羣英讀書中秘一時知遇之隆文章之盛
可謂至矣私心自喜正謂 朝廷得人慶也僕自
六月間瘡疾頓發淹纏至今四體支離手不能握
管故未通尺一畧道賀忱承丈華札至開函申紙
不盡依馳夏間惠參正病中對症之藥益感相念
之深今就醫刊水一切屏除惟兒子自北來得聞
道履休暢聲望日起使病人增榮益覩足慰相思
耳齋公祖啇懷民悅當代偉人前枉顧樹前僕曾
道大仰慕之意甫艸未到尊函想尚未見也僕來
春若有生機亦擬鼓棹吳門一詢尊公福祉不識

得遂此志否風便附此不盡願言

○與徐原一

兩番手教到維揚溪感惓切兼辱令弟老先生惠
參謝何可言四月間買舟回里而病猶似昔不得
一過吳門與知己快聚惟有悵快而已歸來田園
荒蕪敝廬聊蔽風雨一椽之外都無佳趣日來霪
雨不已復有胥溺之憂然病人身上苦況上不能
盡慮及年歲又第二義矣紹興黃爾擎僕三十年
前曾受其尊公緩急之誼至今未報此心歉然二

月至邗上相訪不得已與甫艸商作數行令過魏君處意其不忘舊好或爲分憂不料竟置漠然致黄兄文來寓舍僕藥餌且不自給雖心念故人萬難作無米炊特令其再叩魏君并晉謁吾兄萬祈百凡照拂多方推挽俾得少潤囊橐則僕可紓數十年之積願而拜兄德無窮矣令弟老先生不及另啓望致聲爲荷

與廣德州守楊竹如

去歲五月曾脩一函令舍甥李壁泰葛忻賫至嗣後懷想丰猷縈無日去念因痼病纏綿復奉栽歸里蕭然環堵藥裹作緣一切人事都如隔世桐川距敝邑百里尚未齒价通候新祉罪何可言不識老父母能原兹疎略否所懇者治弟胞妹守廷平岑氏未三十而孀居一子遺腹名爲震麟二十餘年寡婦孤兒煢煢相守邈有天幸舍甥且成人矣但孱弱而愚食力安分而毎見侮于人治弟病中無他繫戀顧玆孤獨此心愴然欲奉懇老父母加之卵翼以素無交誼不便妄進言詞敢求老父母於其公謁之日一諄囑之則治弟之佩德貢歿世不忘矣

春堂尺牘終

〔清〕陳殿桂撰

與袁堂文集四卷

清刻本

海寧陳殷桂岱清著

嶺表人文序

寶在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珠不辨而咎圓折之枯劍不辨而咎斗間之暗馬不辨而咎冀北無良物之遇與不遇似有數焉明此而益唏相士之難也雖然知人則哲顧知之以其行易知之以其文難樹表以測建鼓以求我良士而應者詎非良罣黍梁父之陰却車而載耳至尺幅之上迷同射覆青與藍爭焰礫與璞爭郢蕭與芷爭臭黎丘與丈人爭似非璣鏡在胸如神禹之鼎百物而爲之備燭照靡遺庸詎知不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矣曌紀綬光華再覲也督學使王蒼巖先生以丁酉宿月蒞粵距闈五閱月環轍數千里妙晰淄澠麟鳳畢弋嶺表人文一變雞林珍波斯櫝又兩期而歲試之牘成有貴如徹尾者有健如蔻餓者有威鍔如開明者有菁堅如下淇園之楗者有落毛丈八酒澆五色者有瞿所爲善哉者喬喬皇皇嶺表人文又一變使非有以備之而又曷爲燭照之各當而羣厭之粤固非夷易之區

也漢初老夫黃屋稱雄陸大中奉璽書掉三寸舌辨難縱橫最後乃嘆聞所不聞祝融司方地勢炎上衣冠之氣萃於南海千年來爲加厲矣今也赤刀悉歸歐冶壘壘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之從其昌也潛其摩也寖謂非作之者之勞而應之者之逸歟沛公有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奏一篇輙呼萬歲此事終不可廢古典樂典禮命夔命夷而一夔不可多得亦以禮樂至重師濟猶難其選耶方今五嶺蒼莖橐鞬氣盛楮墨不神乃一顧之下雲漢回天說者以非先生之學之才之識之秉公之嶙才缺一不可粵士雖才非鏃而羽之括而礪之斯益以利乎郴郴州云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以此拜首報夔夷之命豈有恧歟夫十步之內有香草公倕之門無拙工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須常殷遇常寡辨物雖微通於相士未也抑使天下事而一如嶺表人文之選也將見黑白釐取舍定賢否別鼓舞裨　天子揮五絃歌南風聿觀厥成乎順治庚子仲春舊吏海昌陳其譔

南行草序

今人于人年少兄弟行有文者輒云入洛之齒機

寀之才窮夫天荒破後兩儀莽莽前見古人後不
見來者機雲有幾可漫以是奉人慨世不古處嬐
阿成習獄瑾以瑕媚涇爲渭繇之于染閃爍緇黃
余嘗謂文人論定别枯菀則凉燠迴天晰是非則
衮鉞易位能使造物奪巧宰相落權鑄六州四十
三縣鐵繞指可柔惟此三寸不律百折不回扶輿
之秀蜿蟺旁礴東南東南上應斗宿文苑鄧林也
三十年來鳴躍林立求其文獻代興華茂則吾獨
于同盟左城陸子魁觀深爲欣慕焉左城禀蔘鶴
先生家教兄弟梓材競爽馳盛名海內鯤庭公與

日月爭光義高柴市諸昆季多著疊山却聘之書
左城浮沉世路凌雲之賦殘溢會稽顧寧漫滅懷
褒施伏下男子屈首一諸生晏如時復着經照木
不發三十歲頭顱如許歎一以爲鴻之漸也一以
爲蠖之伏也杳然莫測其涯涘客夏閒關五千里
走穗石來迎其外舅吾友約菴氏余見左城不禁
惘惘自失曰吾輩飄泊炎荒智不如萇楚萇楚詎
遂無家相與泫然久之投余東海長歌賡唱互畣
相悲也已而相樂淸祀出一卷示余以雅以南自
發錢塘遊越嶲南行命篇登臨嘯詠班荆縞紵之

什新詞古意吐納屈宋忠孝之旨原本性天直可
高摩銅柱光蝕合浦將羅剎不足蹄涔大滌不足
培塿矣余惟在昔才子安仁以西征擅場元瑜以
從軍增價延陵聞樂觀風宗識異邦孝穆旅雁亦
牛振聲殊土遷乎其地而良在物反是人獨宜然
乃余心折左城不寧惟是齊繡有女皆能襄錦靡
人不巧處固然耳即平原當日名滿天下叱咤諸
盧迹其爲機爲雲若晏若景若玄以至先遯先抗
或勳業爛焉或詞賦炳若亦止悲江東之餘氣流
布聲華衣冠物望後先烏衣朱雀焜耀云爾未聞

有日星河嶽偉節光昭汗青英靈箕尾者左城雁
羽鏘鏘合之則雙美西豪之里宛康高陽公沙猶
能絶倫北海本之實者華必楙天下文章不大於
是乎若以爲莊舄越吟無慼乎余之同聲公儀子
清徵之操轉而爲蚕蝨音也余滋盭于世矣癸卯
上元前三日

吳吏部詩集序

寧邑僻陬海上彌望黃茅白葦其地無高原廣隰
其物無靈藥大貝其人無鉅公鴻儒寓內文章家
旗鼓相角逐有能提偏師會獵海上長驅而出五

湖三江問庸非薦紳士大夫任既已具耳目饒智
巧詎止工持籌營媚竈持粱刺齒肥而已孫子荊
云山崔巍水沖渫人磊砢英多良由圉乎其地而
弗能爲才也培塿無丈之松蹄涔無尺之鯉東海
若亦太頑冥不好文哉明興三百年迄茲而藥師
先生卓然以吳吏部集鳴天下先生才大遇晚諸
生時落落好奇唾壺歌伏櫪一切可駭可愕之事
沉鬱而淬爲詩其言故自工及登制科荐臻清要
四牡騑騑輶軒四出海内名山大川罔不有先生
車轍馬跡焉孤遊浩渺橫眺遐矚凡柴華之遇莽
蒼之觀風謠方言之譎怪細碎感遇而發悉以寫
其生平牢落骯髒之懷如嶧陽孤桐風霜千䄃鳳
翮龍脣非常弘朗眞可陋子長之禹穴狹少陵于
瞿峽者且其時方内亦既多故矣目無平覽胸無
穎思憂深邊塞則有若僧超之壯士歌睠戀宫闕
則有若仲宣之灞陵詠諷戒寮友則有若蘇李之
賦河梁脫屣圭組寄情林壑則有若潘安仁閒居
白樂天池上述道路之艱虞詭險則有若北征若
南山即三百年來昌大如宋承旨高妙如高侍郎
窈窕如楊孟載何大復之精融李獻吉之蒼古先
生如海而百川匯之以至近代濟南瑯邪公安竟
陵諸家類皆燀赫一時廣武所歎時無先生耳夫
才華珍惜造物視富貴百之才矣或無其遇遇矣
或鞅掌簿書埋没軒冕假手賦詩捉刀荅策喑舌
求吐一言而不可得昔宗少文圖山水四壁以供
臥游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韓昌黎文起八
代及其求見岣嶁碑也至於垂涕漣洏豈非欲盡
天下之幽靈異物以相助發文章大觀令先生老
其才大其遇蹤跡無不到蕭散吏事之外下筆不
休天殆獨有以厚之以集一代大成并爲東海若

一灑之也必傳奚疑哉必傳奚疑哉即其解吏部
歸築室讀書擊木行野疑爲賈島後身猝遇之不
知爲故侯也先生爲余父執行家君每口先生義
極高高山仰止不徒以其文矣

壽序卜聖游

縉紳大夫功名之盛豈不以其時哉謝安石望重
東山門第甲於江左捉鼻入仕獨後者謝時年已
四十餘崔湜年三十六執政風流卓邁張燕公歎
其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外而范覺民三十一
吳元中吳文纘皆三十聿登樞軸冠冕當時古今

瓠業富貴不乏亦顧其時之何如爲可羡耳名卿
卜聖游先生薦歷華要望實道翔垂二十年今歲
丙秋哉生明前一日爲四旬縣弧之辰海内景仰
公名久已又艷慕公方富於春秋迺爾咸嘖嘖爲
仕林得未曾有一時當路相與酌酒賀公强仕未
老而問詞山澤之臞因得詳閱世次愈知令緒攸
承孰非啓而祐之者其在中州遠矣至前明文皇
帝朝有以武畧從戎至燕於固安城南五里家焉
遠牧雞豚屝屨布袍精言稼穡錢鎛之業六傳爲
公曾祖力穡逢年不自封殖歲大侵日具餐四達

之衢隱民多就食有持券請貸輒曰無庸修築捍
災賴以緩急至王父幹局倜儻尤好行慈惠麥舟
急人時稱馮江夏范家父子再生焉閭黨屬望上
氏世樹德必有貴徵而太先生蜚聲膠庠遇不酬
志及公大顯始曉然天之報施不爽也公弱冠癸
未高第甲科綰符獲鹿治平擬于吳公六膺薦剡
擢庫部郎補庫部凡勳戚世胄京衛武庫一經公
指授陶甄咸蒸蒸起干城樸棫鑄才式弘旋歷副
郎陟職方職方於國制爲大郎天下山川邊徼圖
版道里夷險虎臣功次殿最黜陟公如聚米如畫

沙數月而畢累歲滯牘一一釐辨奏報舉行秩滿
當遷　天子才公曰非某無以討邊實振
國威特詔晉冏卿其視職方事如故未幾騋牝繁
息奏績車攻古沙苑汧渭畜牧之盛無以踰此己
丑同考禮闈提典武試所得文武士盡一時知名
之選嚮者公門下士直指楊君攬轡澄清五嶺以
南識漢威德南人拜公明賜深遠也則自公筮仕
花封及入爲侍從重臣其保障修舉治民民理飭
武武脩内外安攘厥功良偉而公之在司馬天下
自任以謀國過激中忌者左遷南海榷司考唐元

和十二年間以南海爲奥區重地番舶胡賈卉服
雕題薈萃襍揉叛服靡常特命尚書丞孔戣以御
史大夫持節來蒞此邦公之被是命良亦以南海
奥區重地番舶胡賈卉服雕題叛服靡常非公威
望素著　天子重臣則不可猶夫前此晉
冏卿而九伐樞要非公不可意也　天子
知公深倚公重勞苦駈馳公亦甚令烏弋受吏没
羽來王海道貢市輻輳波紅天黑黿鼉爲梁王會
遠跨近代非公孰與至是公葢不擇地而自靜所
學不負家聲二十年一日矣世食舊德讐於旣久

歙歷徧中外功名在社稷　朝廷以公爲泰山盤石不搴不崩奕世永永利賴之若公富於春秋黑頭金紫寧異登仙無庸捧羅浮之真一擷九節之蒲調交趾之丹砂拍稚川揖安期難老大年瑣瑣涸公爲也

賀汪漢翀舉子序

令天下有極尋常意量之事人所同然而忽于一人衆皆籍籍樂得而稱道之若以卿雲復旦不足爲其祥也抑似非此則天道之難諶而爲善幾不可恃膚詛非因其人遂弁其尋常意量之事亦從

而驩欣鄭重焉以爲在他人者其常而此一人獨異耶乃幾幾未可必得而得之一朝大非偶然說者爰爲推天人徵報施于玄眇莫測中務求確然之理以爲美談亦以見人心攸好徳善之可爲而天之可信矣漢翀先生海內賢豪中州人望其宦績久炳出處光偉凡輶軒當軸以及隱逸名流四方文章氣節之士無問識與不識罔不知有汪先生無問遠若近罔不介紹恐後思一識荊汪先生先生令年五旬有八維月則余廿日舉一子自公游知交至識與不識遠若近罔不驩然喜戚爲公非常慶不侫則以爲公固然其愉快相慰藉而不已者人之情特因公而有異爾公家故世徳先世大鄣人遠祖汪華唐武徳中軍功顯刺史歙州封越國公紹興時汪藻者官翰林學士時論以其詔令方陸敬輿至洪武間有應關中司李徵道經南陽內鄉之西峽口阻兵即其地爲定中焉實惟公始遷祖及公而八葉所居偪秦張儀誘楚商於故地俗尚武强公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慷慨懷大志顧獨心好從南方學者遊里中時有名士轍跡公大父素封任俠一鄉號汪善人自公兒時破產爲

延擇良師友勿惜也贈君不得志於諸生慕向禽高蹈放遊名山登歲即奇公嘗摩頂顧謂彭太安人天性至孝如成人丙子秋冠氛自晉渡河日以熾棄家奉母避居襄漢館于襄王孫教授生徒六載豫人爲楚師自公始甲申以明經高地除廣文揭陽潮自昌黎後中原宦其地者又自公始公雖祭酒頖宮乎設方略撫九營劇盜抑鄭勳輸輓功爲多俄而滄桑易位攺令番禺時用兵介胄兒過闤闠相睨曰犯將軍令猶可勿忤官人法戒毋入民舍刻木爲隸寘衿懷中訟者聞聲競先至片言

解去花山崔苻千萬衆投戈歸化涕泣云罽無使君故若此爲政再期更鼓靜於萍鄉圜扉鞫爲茂草陟官都水郎出廨之日笥無餘錢餘帛其蹇蹇爲郎一如爲令時三上疏抗列得失有裨時政繼賈長沙之遺風有歎公以華要者公哂曰吾以播越脫兵燹無心至此官如杜少陵寵錫先人如其官榮奕世報塞無地茲豈臣子富貴秋耶迨佗臺扳櫬屏跡村落故交飲酒賦詩六易歲晏如也平藩聞而賢公纁聘疊踵公約必欲致我者當如淮陰之遇李左車在幕多所匡正絳灌隋陸莫不以公一言而定究非公志也未幾辭去築室閒居今年城東偏其通德閭也所稱顯而無事隱而有名于公見之公學問有本源貫穿百家言精熟史學酬得二十一朝三十餘閏國典故如數家事爲詩歌不執一體緣情獨眇方今騷壇宦游諸君翕然遝之余及門陳子岱清浮沉嶺南負才鑒朗傲不可一世毋盱衡人物必以第一流屬公則以公好義緩急人爲魯仲連不爲朱家翁伯也辭榮祿介節義熙爲陶徵士不爲周彥瑜盧藏用也愛客廣氣類爲郭有道不爲皇甫度遼當時公超也談玄雅適清眞自遠爲華陽都監東皐逸人不爲元卿之開徑張薦之絕俗也葢德盛其才情足以濟之應接終日無倦色與人交無所不容如挹江河咸各足而是非斷斷不以三公易一時式廬憚愛慕交至胡以得此故惟公世系公侯之子孫必復其舊宜有後惟公井里楚丘梓材卧龍問氣宜有後惟公居官持已千人詋不藥福宜有後是公之克昌鳳聲鏘鏘畢萬必大識者早已意量及之乃在人所同也而爲公也異者則天人之不爽於此見而君子者無徃而不得其令名也湯餅之會郡伯黎君等謀爲賀徵言余不佞不佞夙叨公部內知公稔爲叙其實如是俾世知則傚公可以善政可以善身可以善後

林坦菴放言叙

余自憂患來閉戶若蠒不敢復讀書相士以爲絃誦適足自苦交游大都如土卽筆墨戲弄幾幾殆廢古不云乎窮而後工天壤之可工者何限乃屈首雕蟲以矜行間風雲字裏珠玉爲亥之夏豹生氏忽持所和元白放言見示索和余以其不彰不履可歌可涕不得志於時者所爲也欣然從之

時壇岾屬而起者雲蔚余盡得而披讀丹黃且匱坦菴林子結髮事雁門斯道久肘通侯金印乃出其偏師會獵草枯鷹疾弓燥手柔三十章亹亹不倦獨得士大夫之雅政夫宮商與二儀並生感賞至到多非補假皆豯直尋王元長任昉沈約不免拘忌襞積貼飢才爲事躓耳坦菴既擅儁才天然英音引籍雖富而不累繁彈譻更調彌覺可聽掃劍拔弩張之習一歸敦厚古人之詞非歟余閉戶連年悠悠忽忽今也諷坦菴之詩交坦菴之人讀書相士狂奴故態騷騷乎且復連也

李方山秋懷詩敘

不見夫射者乎革斯遠柔斯畫嗟爾不寧侯抗而射汝汝之失而已不知求遠近爲失也均詩猶夫射矣攄實天疚耽虛人疚所貴豐於才而又致深相輔之學以進弋斯道爲無難吾知方山也有其得乎天者有其得乎人者資分英多涉筆不辭天也見嘵嘵而自是者曰戒之哉若破道見盡鬼魅而藏拙者曰戒之哉若自罔罔世一藁之脫數易一字之疑屢還其中虛也若谷學也其才益廣吐而爲詞麗矣初日芙蓉韻矣枝斯玲瑙秋懷十章行遊偶然之作管中窺豹可槩其全執弧而登固知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矣

秋詩小敘

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今古負才之士失職不平其鬱伊泬寥之氣感時而發歟於秋爲近彼矢卷阿麼梧鳳亦存乎遇否則行吟澤畔耳騷臨纍一擻字挾風霜自分欲殺獨女主憐才深咨嗟相然則用才難憐才正復不易士負才而不見用求一憐者不得烏能已於佗傺自鳴吾友竹也先生入閩名彥博雅有經濟才

中軍太眞一流人也州郡勞人拂衣壯歲日掩關奉母擁瑯環萬牒漁弋孳孳忘倦有如千鈞之弩雖復摧撞息牙其勁悍餘威猶堪使南山石開怒潮褫魄僕每搤掔對竹也鹿門谷口縱復高節可師願君勿作此谿刻自處昨宿十笏地便應只尺風雲竹老且領且笑同人秋吟類因古題竹也廣至三十詠體格三唐風騷極致火攻屈宋藻發敏贍才情固爾良亦有不激則不鳴者耶昔漢武柏梁成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時應者二十許人竹也三寸不律從此處揷入奪席數重規規月露葭

篁蟲蝦絡綿綴情留意細亦已甚其於竹也建鳴鐘而撞之莛嗟乎風雅之盛非才者福尤非用才者福哉雖然見華知實非秋不秀頹先生閟此秋思埽除習氣寢安非封其以僕爲宋東之叟

張西園先生文集敘

古今著述之家罕有兼長述者張皇六合亶使千百年故實了然鉛槧之上其心也務廣著者幽思鏤塵覓雲雨之知吐文萬牒遺落一切其心也務耑一則窮內一則窮外桓譚煩而寡要賈逵精而不博儒林譏之若夫徧探冥頤具閎局簡成一家

之書衣被辭人非博敏天授其孰能與于斯文明之氣近在南斗西園張先生挺生嶺表先生夙承家學弱冠同其介弟以春秋雋望重廣川數歷中外經濟載之國史而著書與年俱積不啻等身蜀向巨達自去長史垂三十年潛心典籍年逾八十猶手自較書然徒積聚篇卷纂輯爲長未見英華之氣謝陳言于既逬開渺旨于方來也先生有體必備無境不研劉氏雕龍之論士衡文賦之則提筆併包毫髮無恨詎若蚩蚩善草周周銜翼昔更生通古今之學扶風見海內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鮮有盡美終難大成先生之書出眞恨古人不見我矣當先生奏賦平樂觀草明光何減司空所歎良史之才即遂初以還當時中丞臺使者不乏文章薦雄脩然度外豈意邯鄲賜帛宋玉小言拜雲夢之田大言受賞所云君山素相之業存於新論非耶漢張霸五經立教諸生來學市宅其旁表綮領袖一時士懷道蘊義望塵而歸或三年而未識年四旬而一見余仰止先生久刀筆羅開空讀先生遺書裒集楮墨浩歎淵海獨惜先生所著者存所述散亡三百年來博雅

推成都太倉成都之述丹鉛太倉之述藝苑卮言先生所述尚存江河之視行潦耳昔人有歎王充書繁重云玉少石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應之者曰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爲賢也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非先生疇克當之乃先生所著滄桑之際幾與所述並佚哲嗣覲仲君好學有名能世其家符子抱書而趨太常周官不捨海內巋然咸仰靈光有文不朽有子不死西園僅以文傳哉明德遠矣

朱書思明府詩敘

書思名士也少年鷹揚入閩聲華蔚起隆隆壺公紫帽爭高僕雖未謀面早從煙墨剞劂間溯洄久矣迨綰符麗江未春操刀著績余羈旅羊城溫溫時有入耳書思又循吏也迺造物妬之數季與余同猷閒居癸卯清祀把臂六如亭畔書思識余余識書思悲歌慷慨輒相許爲酒壚荊高兩人既自傷不見用于世復傷世之不用兩人兩人者非風塵中瑣瑣人也兩人風期既諧而時命若一三旬九食磨鏡自隨道旁人歎者半笑者半兩人怡然

自若客秋別去今夏邂逅韓江昌黎有知當謂不減兩區冊放浪山水之餘賦詠自娛書思因出嘯歌草見示余亦何能甲乙世有識者斷不坐以慶曆後席余從月下江上諷之有鶴挾白雲一片嘹嚦飛來漁子皆驚起書思之詩如是如是至于歎踪迹之飄搖悼歲華之徂擲百感悽惻橫觸羈人三聲淚下矣嗟夫書思未忌世世亦豈能忌書思他日相逢書思當以金蓮盆濯足許我一脚揷入否乙巳夏五廿有三日題于鳳城驛旅

歸去辭敘

庚寅春余從軍度嶺客居韶石蕭寺一日戶外車旂呵從聲乃乔揄憲副來顧一見輒兄余則以余季東來廣文茗中結鴈行之義憲副尚同東來計偕時也余馬齒長脊揄有二嗣余掛除書沉淪下位告憲副吏也兄乎而憲副故兄余如初迄今十二載其間駈馳盡領風雨顛沛兩人未嘗不同未嘗不交爲砥礪有不可輒格格正色相規切勿謬於義迺止方憲副之筮事于粵也岧陀臺負固持未下　王師頓山頭四面孤縣敵壘中餉道仰食湞江一帶水清遠巖城鎖鑰上游千里嶺南藩祭

扼要居之敵計戈揞我猴城下之師不勞而困大出其梟渠從端水合衆數萬餘攻圍水陸公約守將誓死單騎繞城上矢石礮火雷雨下目不眴指晝捍禦周密賊駭異蹶於其众城破必生致陳君勿害也七晝夜計窮解去　王師得嵩力進取羊城遂平厥後在事撫循多惠績興革多利獘粵人于今賴之公居外臺伍年有志自建立風裁峻整性剛卞疾惡過嚴其所掊擊差強正人意既遷去備兵酒泉宵壬乘閒中以蜚語再客嶺南就吏議議今白歲四閱而言歸著歸去詞見意近更厄嚮

華首老人日與止言澹歸二師講出世法襟抱曠
遠其詞和而不流誹而不亂讀之知其近於道矣
嗟乎當公守清遠以數百待盡之卒嬰水陸坋集
之鋒即使身經大小戰老行閒者猶不免顚顫心
膽墮張皇失措顧以一年少文弱書生甫釋褐右
手操不律左提鞭箠出入危亡呼吸閒歷險如平
常其匈中詎漫無取舍者能若是一旦蒙貝錦遂
無以其平日相暴白卒致之議嗟乎是果才者造
物所忌而憐才者不可復望於今之世耶抑錚錚
者不缺即折庸庸乃多福耶嗟乎今爲脅脅計無

不可昕夕高堂色養讀書禪喜徜徉何山顧渚閒
陸魯望賀季真把臂千秋特恐猺狢有知吐棄世
閒金紫肉飢死不啄天且雨金石雨血冬榆夏霜
舉國之瘐獨清獨醒非妖則孽也吾輩失志于時
之君子安從耳公之歸既有詞余也爲賦正月之
六章以紋頓治辛丑立夏日宗人某拜題于粵旅
之問青臺

嘯塢焚餘草敘

文章飾吏治自古記之文者貫道之器本諸六藝
論衡謂書疏文義奪於肝心不徒雕文縟辭苟爲
花葉故有學道而未必能文未有能文而不繇學
道嚮歲僕執刀筆之役竭隨驄馬驅馳轍環十郡
殆徧所聞嶺以南固多賢士大夫哉而香山明府
絹菴胡先生卓冠一峕允矣僑盻絹菴鍾異姿[redacted]
[redacted]學少年以文章振踔北[redacted]韋杜之目
筮令東粵當塗器重丁酉棘闈擬借司衡卒泥於
令而循譽日騤騤起直使翁歸退舍宓子並駈曩
僕盱衡人物無敢妄寘臧否乃心口閒于胡先生
獨無閒然年來掩關窮巷日者蓬藋蛩音吾友約
菴氏至手絹菴焚餘草一編相示因語僕曰晉人

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引爲已責然猶是牀頭
數語耳孰若以雅以南入風人之奥家於珍而國
於嗇重爲昔人啞乎僕讀之而莫名其器大都啟
心閒繹自然清彩體氣如輕纖素練亦復如于闐
之質温如栗如肉好瑟好火三日而不色變所在
常有神物護持豈復昆明之燼能蝕其光芒哉約
菴睥睨鮮推許即攻之以火詎冐五鳳樓相假借
唯有本如是焚香埽地再睹風流所歎操刀之絕
跡者矣昔白樂天宦迹滿天下侍郎拂衣卜築周
南賦詩開社後人仰止香山若神仙中人絹菴嗚

琴嶺海壍煙甃雨中坐擁三洲七星勝槩政成而民樂絃歌歗詠何減池上之篇今古兩香山寧遽弗若後之攷胡香山先生者循吏傳中求之更當于儒林傳中求之也康熙元年壬寅秋七月下浣一日其題於越邸之閒青齋

與袁堂文集卷一終

與袁堂文集卷二

海寧陳殷桂岱清著

祁若赤太翁九十壽序

曠哉寶安祁氏之盛也隆貴者殊富者秀子弟曳■冠者騎者劍者門地尊寵簪紱雲礽奕奕甲于粵中明天順成化間父子進士鼎起而三寶安至今侈爲僅事夫科第誠難可學而至若乃積其含固至於碩大昌茂有難老之慶儼然瑞於世者殆未可數數見自我來茲丁酉再校粵闈而祁子光晉在所薦中識其人思識其父母則祁子具父母

若大父母慶又七年其大父若赤翁開九袠諸同祁子薦者言翁義質仁聲膾炙人口前七八十時遠近酌者有同詞矣昔翁父葵陽公年九十七猶口授諸孫書今翁崇棣之長齒更軼翁半紀行且父子兄弟並躋期頤其壽非人所能不尤難於科第哉使翁生周盛時必且如孺子如師尚父顯融於上爲王者師即在後漢亦將如伏恭桓榮數致天子北面問道尊爲老更豈僅僅郡國之稱術已乎屬者海陬萬里肉帛之詔殷遙翁時從兄步出閭術兩則着高屐行泥淖中遇者或掉臂摩肩爭

道而過鮮有知翁九十更不知翁九十有兄徐行後長之恭人也抑翁冢子冢婦杖將及[redacted]朝夕牽率寒燠堂皇無改雞鳴櫛縰晉也中雁行而立二昆皆與書升二弟雄長膠庠孫之子又若而人環侍于曾王父母之側論者謂翁壽而且穀似矣然余披閱祁氏家乘自宋銀青光祿大夫保世滋大文章勳業而外復有翁祖午山潛德幽光委蛇高蹈當時公卿大夫詩歌所載嘗致嘆乎士不虛附者由午山而葵陽由葵陽而翁之兄若弟皆強固康豫之質黃髮兒齒之年意其三葉兢兢道德之所韜韞理義之所膏灌實有以澤其身心而衍其善慶爲弗替歟不然天奚擁護保佑偏厚而私隲之繼序末尗若是乎是日也節屆天中朝氣澄明百川方至觴太翁者或自京輦或自諸方花幣雜馳羊酒塡委而余直次其膚說函以進請爲我同人加上一爵焉

黎天錫哭姪詩文小序

余近有感事詩云讀書相士千秋事雙眼模糊愧未能痛之也正復惜之也輒欲焚其筆硯妄謂天下之筆硯盡可焚也乃吾友天錫先生見示祭姪

文哭姪詩讀之不禁喟然曰情深哉骨肉之痛無乎不盡吾情沒者反生生者可以不愧人具此情于五倫間詎復有渝義而負心靦顏人間世者天下不及情之人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與朋友必隙末敗類三百篇詩言志歌永言聖人以之觀風化察王政指歸于思無邪以得其性情之正皆是物也天錫少年樹幟詞壇馳譽東南濟世之才復不減深源太眞出而參軍豫章旋刺廣州時余提刀筆理高涼于公爲僚佐悉其鴻才介節恒以不負君國爲期與人交各得其驩心一切求無愧乃心而止人曰公之才公之政余獨以爲公之性情爾迨解組歸來垂橐蕭然郭外之田不加咫子幼而姪長且有文無忝素業亡何駕虬人促之賦樓此祭姪文哭姪詩所由作也纏綿悽愴昌黎之於十二郎義山之於寄寄蔑以偷之天錫之痛蓋于此而有更深者九年驅馳四方舍猶子之朝夕以字蒼生蒼生得而猶子之愛疎昌黎所言不以一日舍汝而去也至其悼恨撫膺志于投老大龍之巔採薇茹芝以教育其遺孤不難舉生平當世之念付之寒灰抑何深情一往沒齒如飴余年來

亦抱兒女之戚形之烟楮人謂余過天錫門祚熾昌姻黨若江若雷若楊諸君皆名德方幅婣睦義重扶翼有人天錫天下之身安得留連一室寘天下而家是圖嗟夫祭姪之文哭姪之詩字字血淚情至而文生焉嘗聞天與善人以天錫之才情之爲政使之玉折階前綆縻銜恤天之過也乃以天錫之才情之爲政使之戢影丘園對故山而纍欷悲骨肉之徂謝長轡阻抑憂天中夜哭世之涕迸而哭姪又伊誰之過也康熙四年乙巳冬中月上澣其擽手題

行役草自序

陳子少小有大志思得盡讀古今秘書奇字山大雲多吐文萬牒卓然成一代鉅儒柰爲制舉業所困因氣璅詞猥與俗伍頋獨心好雄麗藻耀之篇學詩輙摹盛唐鏗鏘金石聲年二十讀韓柳唐宋八大家洋洋灑灑識天壤間更有此一種氣象鄉中前輩有語余曰觀子筆扎非漫然者胸中所志何若試爲語我余慙皇謝不敏竊謂男子齠齔受書禀父兄家敎卽未能虎視澠池牛耳中原輙柰何假手賦詩倩人畣策令屠沽輩誚隋陸無文姿性所近願學盾緯眞吳明卿一流耳前輩曰子何遜才實倍之嗣遇陳卧子先生謬許國士之目謂余兄素菴胡爲家有此人余久未知未幾而卧子先生騎箕天上便有破琴終身之憾迨負羽從軍而南心計鹵莽十指如錐間弄楮墨都屬酬應戎馬烽烟旣損元瑜風調無復君虞行間丁卯有云刀筆初從馬伏波盡焉自傷遇之不辰矣丙申直指張公晦先下車喜言詩按部所歷海角天涯蠻烟蜑雨余輙與俱一韻落紙每索賡和馬首億倦中聊復涉筆猶夫礫鼠鼫蝗粗了官事愧不成文

戊戌落職閒居自問何罪於天檢勘素履敢云智允悲哉遇合觸目榮夷類之匪我宜其敗也一日小童出燒匣中亂楮拾呈零篇斷字存此數十章覽之悽然詎詞采之攸存緬征途之勞勩車瘏牡瘏感在於斯　某書于羊城邸舍

李父侯德政序

寧之俗至今日而極敝寧之治至今日而極難原其繇上與下兩成之葢風習半官方半而風習非官方勿轉矣歲[redacted]大淵獻冬陳留李侯以名制科奉[redacted]朝命來尹吾寧除書甫下海隅之民家忭

戶鏁引領侯來如盲者之思眎瘘者之思起屬望倍萬侯來而廊清維新慰藉倍萬海隅之人家忭戶鏁歡呼侯來不半稔而海邦色起境以外內罔不稱首東南循良籍籍李侯李侯云先是數年來來令玆土者多人地不相習朝握符坐堂皇怒呼聲在耳晡奉牒者疾驅來代之官蜉蝣然傒焉無終日計逆旅之薪木毀傷以待匠者亦何量侯悉更絃而張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碎者不可復完遑恤我前及今而嘆者猶可不至於焚水者猶可不終於溺也寧土故斥鹵地磽而俗貧人徙訟鏁文

者妙巧甲天下近益以兵戈騷然樂禍易動難戢侯一切處以寧靜他人勞勞日勿給侯寬然有餘獎者剔廢者舉漕之役羣闞如虓者視此羼賦長若肉侯戴星出入日馳五十里彈壓而力排爲三百六十里請命者罔勿至卒省民間幾萬緡也部使者操與見侯付之一哂曰以一官謝窮黎甘如飴矣故例徵賦坐櫃用胥吏多以民脂上下者侯下令革之令民自緘投如貯家橐焉供上供而止近守土者旣傳舍視城睥睨黠坍略盡侯獨俸先之若紳若士若闤闠罔不踴躍終事不匝月屹雄

蕩蕩有不虞勿能上頻年而城者出令而郊者入寇息窺伺也春下車時未幾臺使者督應軍興門丁有征牛頭有征檄下如雨胥抱牘而進曰嚴若令不者不測侯曰寬之爲請于上祈免不得終得減又檄督催科首夏須十限胥抱牘而進曰迫若令不者不測侯曰緩之民蠶正眠麥未熟也胥後令政寧拙矣自是而堂無胰史無悍隸懸蒲在庭槐根出縣而已暇輙獵纓進諸子衿談蓺丹黃甲乙井如慮懷三技仲宣蔡席然明鄭階不問所從來無不折節下之枉車騎過之也大要拊綏則召

翁卿救民則黃文公閎閣則韓延壽桑林之舞靡不合節庖丁之奏罔不中綮夫莫難於時政有二曰羣百姓剔甚羣巨猾張甚錢穀兵刑水旱盜賊不與焉剔甚其仰而望澤也迫甚而征斂督責敲撲厄之若者雖惻隱令燮燮不得行胸懷張甚其環而網羅也亦密甚小忠小利噉我渝詆撓挜中我若者雖摘發令憯憯無所施聽睹故令者之身一耳乃琇瑩吾耳者幾千百紘旒吾目者幾千百鴆毒吾肺腸者幾千百令其難哉令其難哉乃于侯而琇瑩者紘旒者鴆毒者悉見睍消人所難易

之人所矜持優游之詩云以禦亂兮侯之謂侯使非侯之操刀絕跡幾何不匈懷不得行聽睹無所施以極難之治踵極弊之俗如塗塗附相胥而爲禠袜耶以侯之才之心而處今茲之極弊之極難侯不幸以今茲之極難之極弊而侯因是以速顛侯幸矣尤寧之幸夫司牧有功德于民者去則思而碑之侯父母之日正長也尸祝之何遽學博先生率羣弟子請曰侯自冬而春而徂夏時幾何而班班美政可紀如許使侯再自秋而冬而徂夏三年報成恐班班者遂弗勝書矣書之固同志也謹載筆以述

樂樂草自記

樂樂草者何蓳子局趣轅下蟪蛄沸耳黃鐘失聲客蜡培兒間關來省父子唱盃旅舍侘傺都鬻春季兒别去賦詩父子相贈攜手各天黯然一病彌年衣空裹骨悄悄鬼鄰童子愳而謀諸鬼鬼告若輒令我哭者不敢錄若或從而獄之曰伐汝性銳頭公也呂戒之瞿然心動爰發赭衣三千涸紫石潭縛翅楚于中山生殉鍼虎倣孝標一篇露布錦囊傳檄鄴中三萬部與中書玄卿楮先生蜉蚍王

閉關磔絕不復狎首止盟矣晏歲病已瘣筋伏肉勃動挽强射獵想自念不仕無事學擁腫無口瓠不肉食無事學頑冥無字碑不妄希不死無事學不具耳目音聲混沌帝江癯固吾所病偶癯會安在伐性不伐性且吾固不以吾之非病之癯易人之忌疾之肥也讀汪劉二子夜話詩躍然曰汪子學神仙劉子提刀筆二子詎却戰而肥者蓳子可向人食粟而已以貽東阿髑髏詡于是援弗言言言樂樂者何取子輿氏與人樂爲前十章獨樂爲後十章也若云有當音律吾豈敢壬寅十一月望日陳其書于問青臺

端江唱詶自記

僕庚寅首春度嶺從軍一時當軸知交殆徧諸公握手古道照人嗣以壽康綰篆分李高凉投荒先後八年于嶺西觀察止岳沈公爲屬吏戊戌頗領落職三載旅居自昔金閶故知星軺寄侶谷風悽然俾余心測歲庚子陽月客遊取道信安止岳公下榻相欵流連浹旬故人義甚厚甚厚戟門橫槊把袂濡毫酒間刻韻各成篇什青蓮有言飲雖褎中趣溢天半偶爾興會所託飛兎當前病顙後矣

辛丑如月陳某書于粵旅之問青臺

嶺南草自題

今之世詩不必吟吟不必刻人有能有不能盡天下之人而詩盡天下之人之詩而能也吾惡乎用能羽則鳳數十百禩一二見人則冕衣裳通邑大都而間出也鶡鶡被九苞章甫毀於闤闠之屠沽安在貴而之多者不賤賤而之少者已丑從戎度嶺筆墨便廢偬偬不暇正恐重惱乃公又安事此致窮之具年來蒙難幽居歌哭兩不可得間從友人後見獵不禁梨或稱災梓或許繡能不能詎問

之今抑余則不免猶夫今之人矣何必吟何必不吟何必刻何必不刻己亥遯月下澣某自題

兩廣李制臺去思碑記代

聖天子眷顧四方求莫無已往歲兩粵雖入版圖反側未靖　特簡舊勳才望　命公節制茲土兩朞於此矣近以制閩海上旹當用兵晉　公宮保移節彼中曰見兩浙八閩之將若吏弩負殳荷而至者欣欣踵相接且侈談其中人情之踴躍交誦歧旌麾遄臨若望歲若望雲霓焉凡吾土之紳衿之士民以至嬰叟媍人則莫不皇皇焉以為胡然而遠我既戴之天離我既瞻既依之父母也相與號於家號於閭黨號於城市於當道之門咸謀裹粮走萬里叩　天子閽請命且扳公之轅卧公之轍毋我公去於是當道諭之閭黨之有識者曉之是紛紛者無庸也夫公以命世才一身係四海安危且　禁中頗牧也詎東南所可久借公雖去而公惠民之政與法具在後人且將世守而勿失豈公來兩粵重公去兩粵輕云爾哉是紛紛者無庸也先是兵戈荊棘田卒污萊公廉民之無告者徧給牛種田疇維公闢之先是年多

凶歉旱澇不時民艱鮮粒食公禱雨雨輒應捍水水不溢更發倉賑貸補其不給天維公時若民維公立極之先是兵驕而民弱耕不安于隴畝商賈士不安於市舍公下車而驕者色阻相戒無敢犯四民維公樂利之先是民鮮寧止室伐作薪墓平作牧禾踐作秣有不禁禁斯止維公而亡有於宅饑有於稼鬼有於魄先是西陲破碎寇比年薦至盤踞鴟張高涼數郡相繼告陷岌岌且及端而省會公甫臨鎮不震不竦指揮自若大開城門以待之舍其服而伐其貳一舉長驅收數千里於掌上

維公而南土有截至吾粵越在天末吏事銓選之人勢必假材署攝官如傳舍矣公毅然反之爲民擇官不以民畀官吏事肅清恩怨罔恤此一事也於粵謂非再造耶以及多方而營演武捐俸而脩學宮文事武備犂然具興公之善政良法種種如許後有繼者百世詎易損益之是公之政與法在何殊我公之永立於民上民永被公無疆之福於下也紛紛公之去與留是爭不亦嬰孺婦女之見也哉端人士德公戀公不忍公之去微言於余耄矣遺民言之不文即以近而端郡遠而兩粵之輿情綴而當九罭之歌雖曰不文百世豈以爲誣也

鮫盤贐小記

余久在粵先後得佳研數枚落職後窮乏不能自守悉爲人奪去意每恨之今年春夏從事惠潮七月返五羊作邊計適端溪梁秀才以官事逼迫持一石子求售其家藏舊物非新採可彷彿遂傾東遊之橐購得之似有天意償余缺陷也石大而圓四周黃膜其形似盂時將戒途因題曰鮫盤贐勒之石陰乙巳八月初十日玉窗記

觀察沈止岳贈研小記

此端谿何廣文石友藏研觀察沈止岳得之丙申夏五余隨驄馬巡端止岳割愛爲贈何廣文齎重貲求贖余不許觀察諱羆嘉善人

勒研小記 硯失

水巖研不易得老坑尤難端州人識者亦絕鮮大槩只取石質細嫩最易亂真老坑石又以堅凝色深者爲上如此純潔而材整今時開采不可得也

玉窗識

又 研失

端溪鄧翁宇一蓄石甚富知余石癖割愛爲贈紺容膩理物中尤也一團紅玉沉秋水髣髴似之

又 研失

研之佳不在眼然須眼斯雅俗共賞端溪何氏家以藏研知名此其最珍秘不輕示人余多方重價購得人咸唶余有大癖不惜也

又 研失

巖石近以火欻焦白爲尚體質輭嫩磨墨輒有痕此爲真老坑石余用價二十八金購之黃江梁秀才家識者自能鑒別識而藏之

又 硯失

平藩左翼許大將軍耀寰儒雅好文出鎮端州捐俸開采水坑嵩石甚富郎君弘道贄余此石玄圃首選也弘道余甲子粵闈所薦士詩經中式第二十二名

又研失

端州鄧秀才賁詔至壽康用價十二金購此研爲贄質堅潤非火䃮蕉白凡物也

宣德研小記

端谿鄧金吾之父起東翁世藏此石一郡知名崇禎丁丑進士蕭公琦令高要以八十金售之不得

癸巳歲金吾家遘大獄德余排解遂以相贈其永寶之岱清記

陸元素墓誌銘

丙申五月直指使者按部端江余以法吏職事于役德慶陸子伯宗走書來告曰建勳遊于夫子之門人令吾父之葬也幸夫子哀而賜之銘父諱茂榮字日標別字元素幼孤不天依先王母某氏教育弱齡遊庠序琢磨自好奉王母王母稱其孝待鄉閭族黨鄉閭族黨稱其婣睦篤行君子痛不假以年小子悼我父志行之不顯惟夫子一言時余逐逐刀筆馬策間至是五閱歲投閒久乃克援毫從事則以爲自古姱脩積學之士不見於身必有見於後粵故余兒時舊遊地也垂三十年從戎度嶺辛卯春攝篆德慶德慶爲古壽康地界連兩粵數經兵馬驛騷丘墟不可名狀大畧如昌黎贈區册所云荒茅篁竹小吏十餘家而已余登城而望其東則端郡繞羚羊峽爲爛柯七星龍母諸山也其西蒼梧自牂牁迤邐作鎮爲金石大容也淵泓雄特蜿蟺五百里間余喟然曰山川如此豈無畸人才彥挺拔而出其間者乎時熢燧日至佩刀介

馬而馳與大冠韎韐虎臣儔伍晨夕立陴上戒嚴孔亟顧欲進一人采問風俗無暇者孟夏督學使以賓興歲例檄下州舉童子試余繡驄擁公案羅百人於庭三試之陸生蚤弧而登輒第一試郡試督學皆冠其軍余進視陸生纔弱冠耳眉宇清揚技既嫻復溫溫善舉止應對旋折俱足觀私訝地無名家胡得此子已而州人競登堂籍籍稱曰侯得士吾州故僻陋無聞人以好學力行如陸元素賫志不得遇今有子俟一弋而獲固天之哀憐元素而厚其孤也于是歎陸生才固以是父有是子

余知陸生因以知其父者如此元素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女幾人壟某所今余解壽康篆已八年以當日事銘銘曰

身不顯也子有文醴維其源芝維根厥聲奕奕流

墓門順治辛丑三月中澣

余母崔太安人待贈裒純余公暨配陳安人

墓表

余子介石成戊戌進士給假南歸以己亥孟夏來見持其尊人裒純公生平紀畧見示云今年三月爲我父懸弧之辰得藉　君恩歸爲膝下觴小

子大幸願假一言爲徵時四方詩文郵致者雲集余有詠云鳩杖歲華期八袠鶯花晝繡恰三春竊喜介石之歸壽其親爲人生榮遇亡何公捐館舍介石苫次哀毀絶迹城市不得相見者二年餘持喪秉禮一行古道先是讀裒純公紀畧悉公幼孤苦惟母崔太安人煢煢相依太安人持門戶備歷諸艱處貧中禮慮患曲防撫孤禦侮內外蔪蔪凡二十年而公始成立偕配陳安人其左右襄助孝養克盡內政純備四十年間一如崔太安人閭黨咸籍籍余氏世有婦德云余竊歎介石雖奮發承父志其發祥深遠矣今年三月函其同年羅君之誌來告以庚子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吾先王母及先考妣於井坑之阡屬余表其墓余惟明德必有達人公遠祖宋襄公靖直聲亮節振起四諫臣之間爲一代偉人與張文獻後先炤耀曲江冠冕南紀余昔過韶石時里人爲指示風采樓云此以表襄公也低佪瞻敬久之顧訪二公後於時未有顯者私竊疑之乃今於裒純公而始信少負英敏博聞強記經明行脩翁然一時儒宗論者擬之董仲舒景君明其守約抗志穇藜焚枯矯矯不屑受人

呴沫論者更擬之龐德公閔仲叔誠以彼才節砥昂問世取通顯反掌間顧一意奉母隱約丘園不願三公易一日養垂老及見介石鵲起克皇厥序淑行謂非天之篤生爲之母爲之配振其家聲而是詎偶然而已哉則是崔太安人陳安人之苦節昌厥後耶公諱一俊別字國薦先世自曲江再遷而居新會縣之忠孝村曾祖諱澤祖諱從賢父諱應初公配安人陳氏無所出側室薛氏生二子三女長子玉成戊戌進士次從成長女適林守忠次適梁嵩馨次適李宣英孫男四人鑣鏞錄錡孫女

六人公以順治已亥年三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崔太安人終崇禎庚辰年八月初四日享年八十有四陳安人終順治丙戌年三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四陳某曰常見世之諛墓者多有於其生平後嗣鮮通家半面之雅徒以書幣之及汎然駈染烟墨唐突貞珉其子若孫亦惟知爵位之崇謂可焜燿幽宮介石乃以此屬不佞甲午棘闈之役不佞忝一日長知介石最深與其家事稔悉義不可辭愧文不足傳其世德介石之志固足以不朽其先矣順治十八年歲在辛丑三月上旬前海昌陳某譔

阿允女墓石

女允壽生于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戊戌余罷高涼法曹女纔學步學語牽衣繞膝六載于兹荼苦羈愁藉以舒豁余每出門入必問女女亦輒投余懷笑啼飲食戀戀相依情深離屬癸卯余將首塗北還杪夏初秋客遊鳳城女喪母伶仃顏色顑頷余歸撫之四閱月季冬復有事于惠陽三百里外意如有失女竟以獻歲仲春四日病殤旅舍至十七日而聞女臨殁時時望余歸到呼余口不絕聲余客惠陽哭返羊城哭迄今有聲哀無聲淚痛女憶女夢見女踉蹌度嶺瘞之東郊山麓地潤天長魂而有靈從余歸去灑泣勒石凡樵獵者幸憐余志無傷一坏康熙三年甲辰六月前職方郎廣東高涼郡理官海昌陳某書

與袁堂文集卷二終

與表堂文集卷三

海寧陳殿桂岱清著

祭尹右民孝廉文

古云使君華存此人死兮歸以其言非眞乃今於君之逝三復斯言兮撫膺痛悼而不能自伸惟君承青箱之世學兮負白雪之高文彎繁弱以登壇兮並雁序而冠軍望金門於指顧兮佇奏賦于凌雲挺旌仗之儀形兮蓄龍馬之精神洞開心其皎日兮藹蘭氣其如旹道廣周而四應兮陋三徑于蔣園鑒朗徹而各當兮闢百仞之膺門提千金以求友兮遑念及夫淮陰感恩一身任氣類之休戚兮何分肥瘠之越與秦不以炎炎而登諸鄴兮不以寂寂而委諸路塵北海尊罍罍罍兮鄭莊驛騎轔轔桑梓民隱心周兮如飢溺而必陳品題月旦名高兮定臧否于一言洵東南之竹箭兮爲嶺海之珠蠙僕淪落夫炎荒兮蝨鰕侔乎涸鱗君拭目其雙青兮謬許吾道之所存如逢呂而贈佩兮慚非鄭而授飡既六載義如石兮將千變情且莫磷春仲別君東行兮悵再會其無因指小樓以謂余兮君歸樓城而欵君手黃絹且自哦兮贈余詩句

之殷勤及徂暑余言旋兮繫䑸通德之河滑驚巷哭與春罷兮先六日而君騎箕于蒼旻右民六月十九日逝余以廿四日至莞過寢門而髣髴兮叫巫咸以煩冤音容儼其如在兮撫床琴與角巾悼齡齒之未艾兮幸名德之永振都人士思慕兮買絲欲繡其貌四海內知交兮呼天願百其身弔萬卷于樓頭兮見丹黃之不泯右民藏書甚富手自編記曾引余登樓縱觀摩雙松于庭砌兮憐蒼翠之未匀新造室宇未竟堂前植二松以架扶之前語余云二松成陰蔽日此堂可坐回念斯言爲之腹痛堂搆肯其將成兮人虛閒以孰隣雖都已夫萬事兮猶餘慶于一麟惟棣萼之榮盛兮蔭必及乎株根怨施報其昚惑兮胡嗇壽而夭仁嗟掛劍之有心兮詎慟輪之無賔漬道旁之絮酒兮聊涕奠夫芳蓀夙聳常與善兮天道靡親吁嗟今之世兮安能長有斯人

祭乳母文

丙戌八月朔陳某敬以清酒潔蔬泣拜奠于乳母鄔氏之靈曰余生也三十二年於兹矣母來余家亦三十二年夫以三年去例耳母曷爲乆留母以田家婦誠摯忠朴口不譸張心悉撫抱深得先太宜人心時燥濕調饑寒當䀨屛息聞啼若痛惋實分肌愉實同體余幼而多病病輒太宜人顚頳欲

死母亦顚頳欲死謂閨中痛吾痛有此姥耳入燕余四歲入粤余六歲母必與俱迨往通川以余齒漸大欲舍母余持母泣母亦持余泣太宜人兩憐之復挈與行曰從此勿復萌去住心老此以睎吾子亡何太宜人見背母號泣曰任重矣吾不三年畢吾事而還之今還何日辛未余病嘔血母獨處流涕逢人破涕見余飲涕心憂余而不使余知以傷余心一七一糜罔不精勤朝夕靡懈晨窓夜篝出童入婢一身勞勞而余性卞急呵詈之終無怨色久而如一日也嗚呼勤斯至矣計三十年間母

勞于吾孩時者吾不知母勞于吾成人時吾以肄學師友出游亦不知知者不及十之二三其勞如此勞而我不知者更何如耶居恒常自言星筭言我無福壽不永亦不促無子而有倚賴見好卽去余笑謂妄言姑置之不患無好耳不謂其言中也母生於萬曆壬午年月日歿于今丙戌七月日享年六十有五差可無憾獨悼母自孩時望余長旣長望余成名今名成而不得官中之酒肉食母官中之綈帛衣母官中之日月安閒母乃從余亂離轉徙而死夫不乳余而煢然村嫗死今乳余而煢然村嫗死母命也夫余恨也夫哺余也爾苦殮爾也余膴丹漆弗竄衾衫勿窶簋黍鐏酤哭棺而撫貝葉聲中魂栩栩歸來兮吾主尚饗

弦閣吟草自題

余木僵人也遘匪人處不可意事輒耿露顏色坐爲不怡旋痛自懲過卒勿可改是猶刻木爲鳶無凌風之性驅騕捕鼠非伺攫之姿也穉年固鈍冥默寡營性惟狎風雅纏綿晨夕常束一編牀頭每標曦微漏出手於被挾讀腕悴搖搖弗釋無間結風墮指時戊辰從大人之金陵金陵　高皇龍興

六朝遊冶之地凡英人騷客率以履其地爲勝大能開益文章子長禹穴少陵瞿峽也余嘯陟其間見鍾山嵯峩江水蕩潏訪埋金之故墟攀鐵鏁之斷壁鳳臺淹莽謫仙猶餘狂唫秦淮空流商女已無遺唱溯風懷古慨然神與大人輶軒贈畣間命學草因以攄其所見吟成輒恨豐鎬王氣尚多狼籍筆端文不逮意寧獨古人已乃上自漢魏近迄皇朝研心極論蒐希音於旣往葺妙製於方今而友生切戒謂詩騷一道愁苦爲工足以損人福智湘纍澤畔行唫已從彭咸爲伍矣且文者不貴辛

未秋余病大作聞斯言而怖之因用棄捐儃僈不省者數歲尋復獵喜且作且燬或謂家物終當還來余則幸其不還也方今制義爲彀雖有奇雄柬縛若馬牛矻吃窮年止弋富貴間有好古之士毗不祥之物羣起譁之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簡文所云驚爲鴆毒乃蹇拙如余亦復旁馳神氣不亟是謀無怪瓠落栖栖百憂埋集余悔之甚矣然漆園不言乎木以不材終年雁以不鳴見殺文章小道胡能勝天偶采蕭餘暇蘸鐫數章存厥初志抒余懷以緣情涉秋毫而不恤山雞炤水竟不顧有鳴六之羽振耀雲漢者耶

跋李龍眠得熊圖

西園集記謂伯時效小李將軍作着色山水人物皆清雅有致無一點塵壒氣不爲凡筆也小李得父風更青出于藍其精細界畫妙入毫髮窮神極聖畢千古之能事伯時生平摹倣工細如之出以輕妙白描尤絕今古此圖馬則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止人則鼻尖出火耳後生風挾槊彎弧草上飛既悉其形如聞其聲奕奕紙面出沒當是龍眠最得意筆吾友詹竹也博雅精賞鑒所蓄名迹甚富一旦　此如蛾絲隊中添却絕世明珠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縱橫半臂間正復何以爲情耳余按是圖總七騎首騎操纛茀蕆貴者二騎按轡徐行其翼圍得獸前後四騎熊居圖之中前後人騎相距俱尺許布寘澗疎當日圖勢已全應是道上偶然非必從禽大獵也豈以無印識謂之殘脫耶竹也得此作一長歌憑弔今昔古直悲凉其詞伯仲少陵堪與此圖並垂有云昨日春風今已霜何物長年可自保適志人生貴及時吾將持此娛吾老余誦之而爽然亦復爲之惘然也

爲林鐵崖跋董玄宰書畫冊

明董宗伯書畫爲一代第一手畫出入王米倪迂北苑書法頡頏海岳松雪間要其本領得之平原北海爲多深於唐法趙文敏一生學鍾紹京纔十得三四公蓋已五六之所謂北海如象公卽所以自許也兵學使者晉江林鐵崖博雅嗜古鈐閣餘閒摩娑翰墨名蹟漁獵自娛披衣定爾是珠買王不至失羊今來祇赴　新命蹔憩羊城别署載止鬱林之石囊餘閱道之琴與余時相過從孱屬官禮談空說鬼聽余狂言聽然輒謂語是我輩一夕

出茲二冊擁鑪燒燭縱觀云書畫兼者得之李中丞字冊得之翁源令兩歲相值而裝潢若一意金題玉躞亦自成連理枝耶余惟世間神物會合有數延津合浦望氣自投妙墨通靈長康物理了悟豈真寘默見紿每見當路朱衣多不解圖書爲何物秩滿就道裝纍纍重輒棄去或持畀吏人諭可市上換肉烟墨有知將去之如水茲二冊也風胡不云乎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中有渴筆數字侍兒康成家習氣點染塗鴉孫夫人頰上獺髓痕無傷嫵媚耳甲午涂月下澣東海陳某跋

僕從軍嶺表十年落落寡合愛我親我憐我目攝我欲殺我皆有之皆不謂之交遊不可皆不識薑亦也鐵崖㧻僻窺僕涯涘兩人且許且距意氣頗深若其素熟余姓名不作監司面孔相向俗子所難特淺淺者燈下偶從故書中得甲午冬爲公跋董冊稿一紙彈指六年今鐵崖被逮赴都僕滯羊城聽吏議患難離隔愴然傷懷不禁情生於文也庚子四月廿七日記

跋公季閭戎東宮去思卷

鏡臺在粵自宣勞虎幄以迄出鎮嵩城心乎職業實有成績其以讀書種子現將軍身說法弦歌澤長稍戟氣少濡濡拂拂以雨以風自葉流根無煩挹注若五音低昂而入破七盤縱橫而赴節也茲捧檄北上出莞駕車轂阻解纜鷁阻士民歌泣留之城傾巷塞帳飲之酒淋漓蔽江累三日夜勿得息贔屭之石龍拏虯攫嗟我國門一時仕宦之榮誠莫與儷洵乎能以仁義爲榮者矣楚玉憲副此序指事配位鞶鑑可徵殆其實錄公季謬謂老兄有五鳳樓手屬筆代書夫夏鑄牧金周勒肅慎棘津昆吾仲山庸器魏顆景鍾孔悝衞鼎計功稱代

古今爛焉公季他年功名上圭瓚此文垂竹帛拙書亦將撫琬琰不朽也

題鶖羣帖後

鶖羣帖筆陣變化真如龍跳天門雖不能摹倣實爲草書之祖余於康州壬辰歲得之南荒苦乏名蹟時一展玩心目流暢今以贈園公庶無暗投之嘆某記

題談遴懷閩遊詩後

讀四十八章心目開朗作者既自得之讀者當自識之畢之無甚高論丁卯昭諫端已雄飛之間定

奪一席當今風雅具在是矣亟宜付梓於有佛無佛徧地稱尊

題朱未央印譜後

此南海未央朱子集印也己卯歲至西湖余識其面時余從事諸生試茫茫未進以一石相求迄今二十餘年余叅軍事嶺南再遘未央而君已老余亦潦倒髮霜愛其篆刻古雅曾題其像云雕陵顧鵲暨鏡姻鸞麒麟起義琬琰盈緗蓋紀實也久作粤客笥中無未央篆爲人不識麟非麟搜敝簏得晶珀銅石琲琭悉煩君作名氏及别字齋閣取義約二十方有玉章數枚余極珍未央云老腕弱不能從事奈何不先我二十年前輒爲悵怏久之雖然探驪得珠南歸不貧矣辛丑三月十有六日燈下書

題李方山放言後

詩文無秋氣則稚無春氣則蠱方老玄心慧業烏衣舉止吐納風流而渺思得之擊木工耽刻鵠妙極涌泉謝朝華而啟夕秀字之正則無疑也但恐蛟龍見之驚爲燒燕奈何

題詹竹也放言後

客兒原出陳思雜有景陽之體雖蕩逸遠勝頗識繁蕪兩叠星稠綺合典麗新聲絡繹奔會可謂學窮柱下物博七篇更難曲折匠心近逐情深言隨手變普文律與辭條良余膺之所服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詹

跋汪鐏石宴會簡約

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燭淚下時民淚下歌聲高處怨聲高悲哉其言之也兩郡公好心行好事鐏石翁好人做好文推而廣之省事省心移風易俗街巷郜鄉處處遵行海內聞風而起尸祝好官好人好式黄河九曲必以兩郡公鐏石翁爲星宿海

跋次升兄古詩十二章

才人卽無所遇猶當奮發不休若乃山川風物并入奇懷此如泰岱辦雨不崇朝而滿天下宜矣仲兄玉友龍章鳳姿夙負天人之望頃遊白門伏闕上書臨江懷古乘車跨馬之暇發爲詠歌聲調道逸追躡朔風零雨之間詎必仲宣漢表庾信江關愁苦而後爲工余每恨生不適意長歌當哭今茲旅中凉燠代更羈心不開烟墨如土顧以仲兄才

地高華篇中感時砥志悼亡憂讒猶多騷悱季也可以自平矣慙非惠連服膺康樂匪父競爽西清之堂朓畧秦淮之畔酒樓開唱十二章不自禁其擊節也

甲申冬兄次升遊白門以古詩十二章見投索跋漫爲志此時因喪亂避跡郊居浩歎中宵廻憶從前俱成夢境未忍文草零失偶錄存之金陵諸什未知還來否也乙酉中秋前三日對月記

題戲鴻堂帖

余最愛戲鴻帖每從人借觀闕不可得得亦不數日輒索去東阿乍見宓妃盤桓悵悵一日有告以此帖可得者洵是初搨也遂傾饘粥米三石購之釜魚塵甑不及知䛕䛕然幾欲抱之作數日夜眠野花艷目何下洛陽邮醞酣人那須緑蟻詎必唐摹宋搨哉

跋祝秋湄畫卷

士大夫丹青類能作倪迂大小米家法點染烟墨而已董玄宰先生負一代重名技亦止此匡廬年祉兄博雅好古繪事殫極精妙此卷細入毫髮秀潤淡冶之氣浮運紙上即使夏珪馬遠王晉卿輩捉筆當無以逾展玩之餘恍從宣和苑中來也

跋止言和尚所藏陳章侯書上元歎

少時讀姚平仲騎騾入蛾眉山遺事不禁慷慨悲歎邇因滄歸師逆來海幢識止言師猶夫少年讀平仲遺事時也師浩浩落落瓢笠蕭然獨挾陳章侯上元歎一冊子不捨去不知以章侯重不知以道隱之遺重二師已出世詎沾沾筆墨緣其悲憫別有萬劫不灰者適與上元歎有合耳余尚披也作世中人讀上元歎歎息之餘痛哭更當何似

募修石亭巷　關帝殿引

今天下多淫祀法當盡斥唯五岳四瀆名山川足以出雲雨盃歲時阜財孳物隸禮官之典屬有司以時致享者則宜加謹焉而　壯繆關聖大帝尊號隆秩祀在王公之上歷代興王誼辟莫不欽崇恐後盖以帝之忠義大節非百神可儔寬地有險霾日月有虧蝕陵谷有騫竭惟帝英威亘今古靡顯晦也帝之廟貌亦既無地不然其建立殊常法顯憑依出幽佐明消兵革救殭土德功著于當今莫如仙城石亭巷一廟最爲有赫廟之肇也庚寅

歲王師恢粤大中丞李公卽舊構葺而丹雘之立
碣樹桓廟北向其南適枕中丞廨堧凡帝之寶幢
玉節與中丞高牙大纛前後相炤耀帝之鼓鐘與
中丞鐃角斷續相響啻居人昕夕謹謹見光氣靈
異禱輒應迄今十餘載先後中丞司馬兩公宣勞
南服戹定巖封說者謂非兩公之精禋不足奏假
明神而兩公威德靡遠弗屆何莫非帝靈矽佑俾
之廓清蠻甸格雕結之俗聲施永永歟是帝之神
靈如水行地中無往而不存而廟貌繫觀瞻定羣
志石亭爲獨也廟年來摧殘侵蝕聖儀不肅妥侑

失虔主僧法權持苾蒭律精嚴顧門堅獷爰假短
疏遍告檀施伏望宰官善士有始者終聞聲者喜
惟壯繆忠義爲皈依惟司馬中丞勳名爲仰止隨
緣協助則六度萬行福德不可思議順治辛丑三
月下澣陳其拜書

跋勘荒詩

勘荒之役余單騎往召里老告之曰余此來非苦
百姓也則壤成賦國有定制下四府兵火之餘田
汚萊爾邑殘僻特甚然十户九荒正供盡缺爾百
姓曰荒縣官曰荒卽院司軫念請之

朝廷曰荒達之司農曰荒而計部綜覈如許盡荒
不准荒爾百姓積逋難免敲朴逾迫徒累官府考
成無益上司令余勘爾邑之眞荒其冒荒者察無
濫正欲核實特疏爲爾百姓請　命從此除荒爾
民永永無累余此來非苦百姓衆唯唯越三日冊
報某里某甲熟田若干某里某甲熟田若干計總
得熟糧七百餘石且告余曰是就近耳目所悉者
稍緩細察當不止此余曰足矣余不忍察見淵魚
衆歡呼而退余立返轡就道嗚呼在位而盡心田
賦悉如是役也聲色不動叢爾邑三日而爲國家

歲得熟糧七百石何至疲數省金錢協濟猶然䋲
䋲庚癸哉時秉高政者耄而澳愬意有所溺素嫉
余強項孤立忌而抑之前此有勘荒信邑者流連
涉月反命不得升斗輕殊無軒報嗚呼余拙矣余
拙矣

乙未秋七月余奉李制府檄攝篆茂名時寇氛孔
亟而兩藩防兵雲集供億浩繁倉庫如洗余騎而
馳據案押尺一繭重腕脫不間晝夜多方勸諭盡
革舊例羨餘百姓輸納戶庭爲塞倉司莞庫驗收
不給堂上聚米如山民夜宿官署朝去暮來四十

九日歷年逋欠悉完銀米穀各至萬餘按考成法會計分數余署篆總得完數二十七分有奇例應優叙督撫臺使者嘉許有非催科與撫字兼行何以至此此良吏也之署秉高政者皆抑而不叙每語人曰陳司李板執之甚今時做官不必如此嗚呼使余而不必如此也如此風波濁流今日何處去討乾淨（有感勸荒事並及）

與袁堂文集卷三終

與袁堂文集卷四

海寧陳殿桂岱清著

卞辥硯銘

卞氏之辥桑家之鐵爾耕爾耘我黍我稷

執法硯銘

吾執法嶺南不墨身無長物只此石傳之孫子當勿爲豪奪

爽鳩硯銘

翳爽鳩購之黃江儷覯察贈者辥雙

折角硯銘

南行折角堅貞抱璞

大硯銘

康熙癸卯端月十日端溪鄧大金吾遜一貽余此硯重二十五觔

周道如砥漢水爲池我提千騎較獵於斯

方硯銘

嚴重端方作鎮玉窗（齋名也）

又

海王百谷幅共一軸道毋寸腹

瓠葉硯銘

維鄒葉之翻翻箋蟲鰕之蜿蜿彼石而有媛

硯銘

指上螺紋頰上獺痕長庚陪月亘列蒼旻研磨點

黐供我書褁

龍硯銘

見于田媢于川溥然以守吾玄

銘

不受王戎之籌不貯無功之酒厥惟濬沖之數

又

皎皎易汚玄白兒戲鵶兮作兒蟹螯是弟三萬六

千此中活計

研銘

飲子麝臍伴子龍鬚位子文柜之几滌子浣花之

溪

研銘

君才八斗龍鬚是友

又

空洞無物容卿數百

研銘

瓁然以清列然以生欽吾寶而錫之名

小石屏銘

青玉案翰墨林藜火熒熒吹書淫

大石屏銘

壘嶂橫馳列黛低迷長空渺渺兮望極煙江浩浩

兮天稽工靈劈斧兮寫照點蒼出雲兮多奇如醉

以睡若笑而嬉一以爲潑墨米一以爲沒骨熙

小石屏銘

天容如卵小山綠破一望孤煙人無一箇

石屏銘

一片盤陀龍蹲虎臥蔚藍天成是誰鑿破我却看

雲跏趺此坐

石屏銘

黛色駸駸雲容鱗鱗維苔斯紋維石斯皴疏黃澹

碧粉本秋春輞川北苑合而成此窈窕與嶔嶔吾

將撫少文之琴

筆筒銘

中書出納在君口龍蛇變化落吾手

又

君子節爾辟立管城封爾宅中天下文章惟爾極

江花午夜幾枝紅

鐵梨几銘

爾不撓如鐵中繩尺于以成之在錦石是宜翰墨

趙君棨像贊 君棨以元戎川中投誠改少叅失事左遷廣州別駕被人言解組候命

矯矯趙公巽外剛中古調自撫嶧陽孤桐天才飈起插漢長虹劒闖天開離輦罙迴手提三尺嘯叱風雷士嘷如虎民熙于臺山河萬里伏戎濡尾自還金印首向北稽臣罪臣勞維天子使番番南行輿題重名芻粟不匱庚癸無聲告密何意展也寘貞讀書擊劒清霜紫電寘驛留賔絺袍戀戀秀野亭中如雲良讌旋仗容儀氷雪風期片言合契千

金勿移德祖文舉大小可兒天姿剛峭余頗同調不喜俗人衆口嗷嗷把臂知心按圖識貌 一作鬚叢罙迴

友人冠帶像贊

而貌昂昂而氣洸洸而衣冠莊莊伊昔循良媲長葛與姑臧維桑巳滄展也卷藏敦彼棣棠姜肱之牀籌持計然之長開西園以倘徉賔至命夫壺觴彈絲兮感篁大哉兮椒㮚藝蘭斯芳遝石成行盆盎百卉流香亭臺四時氣涼奚必河魴時沉酒乎姬姜亦既弄者十璋家穴紫髯碧眼之琳瑯門揖黃皮烏弋之帆檣不愁博士羊不怕中山狼優哉游哉莵裘一壑兮糟丘醉鄉按圖方剛兮對炤髭霜昔漢冠漢棠兮茲鈸笠氋氃而改粧維任運卷舒其何妨叔度汪汪 壬寅始和中浣二日

題汪漢翀像

色愉而霽貌儼以莊德也珪璋行也表坊維龍矯矯昔臥南岡生徒女樂絳帳荊湘絃歌韓水藝圃笙簧蒔花禺麓內安外攘戎戢于伍農服於疆商忭于路士肄于庠政成攸陟天工丕臧一錢遺愛萬樹留棠梅花句裏何遜才揚蓮花幕底庾杲名香清油借箸砥柱滄桑允文允武鳳采麟祥楚筵

辭醴兎苑摛章丹臺藥竈蒿塢書床門迎廚俊徑錯求羊琴言酒座開樽典鷫鷞鳴筅簟執手谿房胸蟠經笥心懷智囊爰謀而野不賔而王玉顏金骨髯髩青蒼羅浮作案羊石爲襄薜荔充服沆瀣堪糧人稱叔度女似中郎余維膠漆忝沐汪洋臨岐繾綣川綿水長題詞仰止高山在望

王漢民像贊

秀雅而文芳蘭襲人東吳葫蘆中絕罕與倫少年有氣如雲手提一劒迴翔邊塞大漠走汾晉而歷咸秦足跡幾遍二陵風雨掌磨芙容千仞嵳峩巍

槩玉女洗頭之盆一時歡場遊俠好客公子莫不詒玉案進朱履託殷勤指青松兮把臂矢白石兮許身旋秣馬于三山既蠟屐乎五羊平遼虛左以入幕將軍開閣而留賓長孺青油揖客庾杲蓮花氤氳悵吾土其未歸吳頭楚尾兮聊容與維絲緡入兵戈而勿隊逸奇託夫芩榛其人若遠其致可親通能狎俗塵中出塵伊桃花洞裏先後厥希代之逸民

屠夢破像贊

傲骨嶙峋詩瘦輪囷擬諸倫長江桃椎者替人

社會詩評

文章之有體格猶面目之有位寘也出奇抉奧濃抹淡粧可以縱橫變化而一定之矩則方圓不能外雖有登徒勿能銷魂于顛倒眉目之婦人同一意也當論其淺深浮切同一詞也當論其雅俗粗精昔人食肉而知白黑分處此之謂知味矣幼安兩作雄深典麗致思淵邃裝鋒可透紙背中二聯嫌其摹寫雄風失顧陷沒本色且探丸乃小盜烏聚獸散說賊勢小榆林削色矣霜鞞句雖經改換倒底須索解人次首大佳惜結句未確雲中短箋豈陣亾之鬼互爲文誄相悲弔聊論其全體明光錦作負版終酷無裁製者也協揩命意深設色藻自足樹幟中原所吏句稍鈍在說血戰不必進原賊焰也心偏壯意倍堅頗涉庸嫩昭子逸足空行不受羈勒固堪超山越海不無覆乘蹶銜大兄通體卓絕勁掉不凡如三代樽彝傲睨几案閒樊川之流亞一結點題豈時手能辦樸兄千敲百鍊俱擅當行擅場之作風號白骨句沉亮逼唐惜以隔宿例不壓卷仲兄秀治之中老氣辟立頷聯彷彿王李纖褱句論者許以臨川風調良然良然東來

褱馬翩翩豪氣直上切講榆林都無泛語奕代聯勝次作當爲壓卷方朔規格妥帖較梅花什此更雄越孤城句大有調態飛將句弱慚常二字大屬補湊頸聯虛實相生聲調鏗鏘居然慣弄葫蘆手結語頗開熟滑一路然却不累英來淡兄俱已補什譬之邢尹趙娣一見傾宮後至偏能奪席長生素厭欺人要以本色見長正如涉大川者風清波靜疋練空流詎必燃太眞之犀披景純之註而慄然乎各有瑜瑕以不掩見才評有是非以不諱見直戒諂絕諛斥妒除驕亦以存器識也其也役値

執鞭職當獻砭無罪下走狂譚或俻高山撮壤云
爾乙酉暢月晦日值社主人漫筆

陸麗京先生十四論評

魯隱公論評

論列綜洽闡發處不幸人苦心使人知周旋倫紀爲重趨避利害爲輕大有關係世道文字眞堪羽翼聖經而自作一傳

里克論評

人于大義所在多有悠悠忽忽苟且自安繇其魄力踈餒心志短闇當機不能一奮陷于大逆而莫

追故庸夫每見恩而不知恩見怨而不知怨持已處事必兩失之其于君父之間可知矣克獷鷙斷决百折不回得此寫出克目瞑矣諸如豫讓耑諸高漸離秦武陽以及手刃李壽之女子嘔血李密之部曲英魂毅魄聞之均應感泣末以荀息里克之異心而同論委質無貳殊途同逺扶立天地綱常三復肅然

齊桓公論評

論得小白心折又爲管子留餘地纔是通人之旨夸吾景略皆有王佐之才不遇其主貶道以從否則以彼其才安能槁項黄馘一籌莫展以終老耶抱奇淪落捷徑窘步千載下讀此猶感麗公持論之平

許世子止論評

春秋聖人爰書人知誅意責備之嚴不知按事得情之當一筆一削詎止咎蘇尼山作司寇麗京爲廷尉相視而笑不須平反

晉文公論評

六經得宋儒戕疏而文理明備未免以頭巾識見大義反晦權者聖人之大用匡時振主貴在能權

得此可助經濟人二十分膽英偉之論特破天荒

華元論評

太史公傳游俠刺客貨殖津津其言之胷中磊塊借以一舒耳麗京多取譎變能成事一埽迂腐口吻其才具豈僅以著述傳者天下非英雄人不能才人

楚莊王論評

論王霸之有功于世三百篇一唫一咏皆足爲治世之書毛鄭顓家義例無此闕肆周之風雅楚爲首焉尤開千古讀詩人蒙瞶

趙盾論評

不嘗藥而書弒父不討賊而書弒君事關大義不害文深終未足以服天下萬世也反啟亂賊辯口出此兩論知聖人之獄不寃而可懼

范蠡論評

筆力雄矯如百萬之師雷駈電激氣可振瓦勢可斷流子瞻復起對壘只以偏師待之

燕太子丹論評

健潔則龍門雋快則眉山持論明晰列如指掌又是國策諸篇縱橫跌宕烏獲登壇

曹參論評

前論蕭曹之智以自全末論蕭曹之忠以爲國觀立論之不偏知居心之皆備

文忠子論評

著書立言不得志于時者所爲總不外六藝之科孔子之所許也即或妄自誇詡猶雲礽之于祖禰何爲僭經此論大爲文中吐氣更爲古今著書立言吐氣末一段調停兩言位寘各當解紛息訟尤妙宜僚之丸

盧懷慎論評

推賢爲國頗得休休有容盧伴食不比蘇模稜公莫忘私度量殊也篇中反覆清素虛懷坐鎮雅俗之功不在崇下聞其風者牛牆李壘洛蜀爭鳴不可泮然氷釋化作蕭規曹隨乎可牓爲中書廳事記

邵雍論評

魚腹狐鳴與王也無妨假以愚衆聞杜鵑啼而陶陶淡淡臥委天聽天下付之蛙鳴獸擾拱桑語石熒惑長星耶人定勝天大儒正論不許楚囚對泣張覺黃巢何至爲千秋戎首

十四論總評

君家士衡有言論精微而朗暢此爲事理設也若以攄摭古今牢籠天地一縱一橫一經一緯賦家之心史漢之筆周秦之氣足使華嶽中劈黃河逆流君苗見之何止焚其筆硯

蜘蛛文總評

怒罵痛哭幾不成聲如聞雍門琴如聆韓娥哭貴權勢豪靡然阻喪心膽墮地疑有千億萬寃鬼愁魂幻附仁君毫端鞭撻巫咸撞破天閽矣更何必請尚方之劒飛簡上之霜乎嶺南數千里地吾欲

以斯文漬酒澆遍怪哉

批李逢祥闈卷 甲午第三名潮州人

文章先求體製次論氣骨次論丰神西子妍貌不能下眉于目師曠審音斷難加羽于宮山而泰岱山之長瀆而黃河瀆之冠鉅可該細偏不概全才鉅而理全體正此卷獨焉論老格絶俗表奇核天成判新穎策醇雅典切國士無雙首薦

批鍾呂闈卷 丁酉第五名廣州人

筆勢層折凌空一氣自引傲視塵寰亭亭物外此漢表露莖蓬瀛瑤草非復耳目近玩學者奚疑

批祁子晉闈卷 第十六名丁酉惠州人

史稱孔文舉豪雄杰特如衆星之有北辰謂其能籠罩一切也茲乃上窺姚姒下逮百家好學深思精瑩渾脫詎非英絶

批池安國闈卷 甲午第二十名潮州人

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文無厭質僞斯識矣徒質鞟也乏虎豹之章此卷雕詞異采酌古斟今科斗競落文河蛟龍爭拔學海

批林芝闈卷 甲午第六十名潮州人

玉聲清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明乎莊不勝逸麗不追韵矣逸者韵者如秋月明河孤桐清露輞水淪漣而寒山遠火明滅林外也此卷一之義冲淡二之義峻岸三之義天矯經則高以曠麗以則古而冽核而遠二三場雅稱全璧

批謝元瀛闈卷 甲午第三十名潮州人

摘星辰者云高塞岸谷者云大文不期乎高大婁爾或莫振焉良由扛鼎以爲之力食牛以爲之氣補天以爲之工陸剸虎兕水截蛟螭以爲神鋒而後高也大也是卷力與氣俱工則至矣神鋒橫逸而出論飄忽憑虛欲仙表宮商黼黻被管絃判俱

精核策洋洋拜稽弘略未易才也

批呂應璜闈卷 第五十名潮州人甲午

青蓮之自許曰清雄奔放眉山之自許曰文如湧泉陸務觀文與氣爲主之説也氣不足以浮其文銖銖而累寸寸而積火不然泉不達綴矣剪綵之花也碎矣玄圃之積也是難免于怯免于鈍免于見大巫而索焉此卷如春雨膚寸如泰山出雲如秋濤瀉海怒電掣天而莫之方物也足于氣也吾欲甲之乙之而無從

批梁宗典闈卷 甲午第五十五名廣州人

此卷識餘于理論長于才揣摩不入其胸華言不犯其筆高言何綺物外多思三場一致尤見空羣之選昔人有自誇其文爲造五鳳樓手當是榮華之言而未能免俗者此豈其倫

批吳中龍闈卷 甲午第六十九名 韶州人年十三歲

舞女之低腰也言乎媚宜僚之弄丸也言乎脫茲卷娟娟獨秀姿態橫生如珠之不可袵亦媚亦脫理至而空理障情深而極情瀾後場爛且進佳士

批梁高擢闈卷 甲午第七十七名南雄人

文有境而得之理也有意而得之情也文有非意得之淨也山林窅窅幾移吾情神更進矣此卷烟霄衣姿冰雪是魄秋水淡其靈明芙容淬之色澤吾情移矣而莫測也四經追金琢玉名貴擅場論豪邁不羈表判典麗獨至五策警露英奇古峭絕世滄海明珠豈易多得

批吳焯闈卷 甲午第九十名潮州人

此卷筆筆幽峭字字堅栗唯圓熟之境必舍唯榮華之語必芟偃蹇孤傲氣骨猶爇嵇叔夜白眼向人溫子昇片石可語情態庶幾似之丙夜繙閱雞聲鐙影之餘冷水澆背陡然吃驚羽翼已成橫絕

原缺

〔清〕姚文然撰

姚端恪公文集十八卷詩集十二卷外集十八卷末一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姚士塈等刻本

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者其內也言者其外也心之精微人不能知而施之於言惟影響傳世行遠爲登動觀感之具何哉誠之形也誠積於中雖其吶吶然不能出諸其口而人莫不喻而況乎其辭足以達之哉稽之於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惟所趨之不同而要其質[redacted]無爲之心流于文墨之間以此獲乎上而孚於有衆則一而已實之不足而托乎辭以爲工是所謂徒有枝

葉者也故古之君子雅不居作者之名而其言俱可爲經後世萬無有幾之者古者德與言爲一途而卒乃岐而二之也吾師姚端恪公自入仕任言責後爲上卿所歷皆法官於國家利害吏治得失民生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尤矜恤民命惟恐一物之不得其所纖毫出入之疑必折而歸之于中其大者具諸章疏而餘亦往往散見於他藁公既沒而其子士堅等裒爲一集以行世而屬序于菼菼伏讀而歎曰有以夫公之言不徒以言而已也公仁以宅心敬以守己念慨出而受若職豈可怠若事其致主澤民之志斯須不忘所建白皆天下大計而尤推本於

一人故惓惓以調護

聖躬節愼起居爲言時菼獲侍

講幄見公叩首

丹陛言發涕零言人所不敢言而

上受之不咈也勿欺而犯公何愧哉在刑部推廣

上恩所全活甚衆先是公爲科臣已屢上愼刑之疏至

是益自發舒不敝法不市恩一酌乎人心之安而猶恐失之嘗刺一人於法有不應而爭之不得公退而炷香長跪自責久之其刻己恕物類此今讀公諸疏固可以想見而自雲語錄泰酌諸例鉅細畢貫法律家可長據而守也公嘗自書坐隅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若人多又曰憂人之憂樂我之樂又曰口口說誠事事求誠只是不誠誠則中和百病不生又曰病之起因不誠起種種纏繞狐疑嗚呼公之精神具此矣其爲有德者之言

以是夫故公之文如食之有菽粟久之有味如藥之有參苓餌之有補豈欲以文辭自豪而豪於辭者莫得而窺其涯際也公暇時爲歌詩甚富蘊藉醇厚有古風平居一言一語皆可書垂帶亦其生意之充滿者然也誠也菼竊舉此以序公庶幾其足敵乎嗚呼學者由是集而得其門焉其亦求誠之方也與

康熙乙丑秋七月門人韓菼謹序

序

康熙十七年六月先師端恪公薨於 京師閱五年嗣君汪若輩會稡其文集若干卷梓成俾秉義序之嗟乎秉義何能序先師文集哉獨是先師之惠澤在人間言行在國史而忠愛之隱愷摯之情在玆集秉義辱先師知遇幸得托如侯芭之於子雲其敢以不文辭哉竊惟大易曰言有物物者立言之本也故毘陵亦云覩其中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斯其文爲必傳之文後世家抉丹鉛人矜著作諦覩其中靡然無有則雖極琱章繪句取青媲白之能事究於文奚當乎先師不欲以文自見者也感

先帝與

皇上特達之知每事必竭其智慮三歷省垣剖誠露胆知無不言以至入臺端而統憲聽棘木而祥刑惟孜孜焉

朝廷肅綱紀之權洽好生之德於家庭則承歡色笑五十而孺慕依然於朋友則相長相規久要而臭

簡無間蓋至性所注克滿於倫物溢而爲文故讀
前後奏疏及白雲語錄而見蹇蹇盡瘁之忠悃焉
讀所與當事諸書而見利弊詳明之善道焉讀途
憶憶友諸什而見屋梁落月肫懇於師友之交情
讀記序諸體而見原本經史與夫通達古今之學
術以至長篇短牘隨所攄寫莫不有固結不可解
之性情寓於其中故雖安瀾平野亦見突兀峥嶸
魚龍變化以其文爲有物之文其斯爲文之至乎
先師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易故集中於詮易

特詳論語云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止期無過不期
功也先師兢兢於了凡功過格奉行無間然第借
以報親恩達惻隱而其生平得力究以內訟自反
爲主故虛直軒所記於夢中嘗講三自反章非與
世之硃墨毫釐者比也又江浙日記旅店中靜坐
重負頓釋宿痾霍然此又何異梁溪之旅店桃花
乎茲集出必有讀而自得先師者知不以鄙言爲
阿所好也

康熙癸亥六月既望門下士崑山徐秉義謹書

姚端恪公文集序

大司寇姚端恪公既薨之明年其令子士塈輩相與
收拾遺文惟恐失墜又明年攟摭類次鋟版以傳以
予忝公葭莩之戚又辱公詩文之知屬爲之序予讀
之作而歎曰古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若公者其德
足以表人倫其功足以翊　國祚豈屑屑與琱章繪
句之徒鬭工拙于文字間哉然其學殖之所醞釀才
識之所斟割往往于文字見之千載而下低徊憾慕
求公之所以立德與功者而不可得猶可誦其詩讀

其書而想見其爲人也則茲集之傳安可少哉以予
觀公古文辭如序記書啓諸作皆卓然成一家之言
而其最大者莫如歷官諸奏疏及白雲語錄蓋公正
色立　朝數十年一以忠
君愛
國爲心于政府大議法司大獄與夫　國體之得失
民生之利病靡不早作夜思期于存大體而葆元氣
所敷陳條對皆切實詳明務中肯綮如岐摯之治病
淺診其癥結所在有是病即有是方即有是應方之

藥又即有是防藥已病之方不以風聞塞白不以訐擊沽名其語錄平反寃抑劑以寬平受代者至相與傳寫誦習奉爲玉律金科亦可以見其一班矣公少即工詩予猶及見其諸生時唱和之作大都沉浸醲郁調高而響亮可以叶宮商被筦絃請假而後築竹里別業以娛嚴親益專心肆力于詩歌所著擬古詩如干首直軼三唐而上嘗曰古詩温柔敦厚其質也至其神氣生動思婦羈人之情狀千年而下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或密而疎似直而曲建安則子建庶幾

近之唐惟李青蓮得其一二而已吁公之論詩若此豈復有餘子在其目中哉公與同里樞部馬正誼先生皆覃思腐毫力障詞瀾而平生口不言詩其全集皆歿後始出人間視今之自命詩人者何如也或謂公奏議可匹陸忠宣詩歌可匹杜少陵然忠宣起家進士詩寥寥無聞少陵賦記表狀諸體亦少杰作鮮有能兼之者兼之者其惟唐之樂天退之宋之永叔子瞻足以匹公乎樂天指陳時政忠言讜議奚翅佛骨一表卒與退之均爲當路所擠然長慶集所載古

文辭實有可與昌黎頡頏者而學者祇膾炙其詩亦猶昌黎之詩實開東野玉川昌谷之先而學者祇誦其文也永叔子瞻則裒然爲有宋詩文宗主以公伯仲其間洵可無愧第子瞻宿直斗箕動名尤謗又不若永叔遭時賢辟得以盡忠直諫匡弼彌縫與杜富韓范諸公照耀汗青由是觀之公之學永叔之學也其遇亦永叔之遇也公之詩蓋勝乎永叔之詩其文之通達治體曉暢事情則全乎永叔之文也又何疑焉雖然從來鉅公大儒文字之傳亦若有天寓乎其

間公集中諸奏議皆爲
當宁所採納凡訏謨碩畫朝上夕報可悉見諸施行是公之文字其大者有裨于　國是詩詞淵雅絕倫久爲藝林傳誦雖尺牘記雜著其格言至論足以動愚夫愚婦之信從是公之文字其小者亦有功于世道人心在今日已歷歷有其可傳如是況于千載而下有不寶之如蓍蔡佩之若韋弦者哉然則斯集之必傳也必有神物呵護以垂諸久遠其無庸予言爲備矣

康熙二十年歲在辛酉孟冬同里年家姻弟潘江蜀藻氏拜譔

姚端恪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請行選用舉人成例疏　請儲選淸書言官疏

恩詔貴在實行疏

京南群益日熾疏　委署濫用私人疏

親政之始祭吏安民疏

直陳東南水災疏

卷之二

弓箭四散非宜疏　漕折已邀　聖恩疏

聖恩浩蕩如天疏　切陳臣子至情疏

遵查舊例以廣　皇仁疏

考成之奉行不速疏

開復之駁查太繁疏

流抵必載由单疏

卷之三

檢舉疏　採木有當嚴飭疏

開徵之限期久定疏

各部錢糧事同一體疏

本色備辦甚難疏　駐防兵餉疏
卷之四
鹽差既荷更新疏　請停無益細冊疏
漕船關係甚重疏　蘆課不同關稅疏
卷之五
本色辦解已艱疏　敬陳鼓鑄末議疏
兩部互議之事疏　請速開復之註銷疏
請慎奏銷之駁查疏
一部可結之事疏

卷之六
駕幸謀謨自遠疏　冬狩原宜舉行疏
兵餉全撥十分疏　聖躬憂勞宜節疏
請酌停鎖禁鎖拏之例疏
請復盜案半獲疏　請核贓罪相準疏
請定輕重畫一疏　永戍無併贓之例疏
卷之七
請早建　皇儲疏　大禮既在必行疏
敬陳邇言疏　大禮肇行請停今歲秋決
疏　敬陳預備淮揚救荒疏
自陳不職疏　直陳曠職疏
卷之八
丈量宜待農隙疏　提鎮招兵宜慎疏
長沙之叙典疏　欽奉　上諭疏
閩逆之狡謀疏　天方盛暑時際多艱疏
中州要地疏　請廣封典之恩疏
裁兵雖裕餉急著疏
全秦之大局將定疏

平凉之蕩平在即疏
患病危篤疏
卷之九
與蔡揔漕書　又與蔡揔漕書
與王兄書　與張撫軍書
與姚臬臺書　與石令君書
與趙太守書　與郡伯趙輿公書
再與郎父母書　與朱雲門中丞書
與解學院書　與趙郡守書　與郎總制書　與郎令公書

卷之十
與朱華蔭書　與李野臣書
復劉㝛弼　與查孟如昆弟書
復程賓梧書　寄方吉偶書
復友人書　復友人書
與王朴齋令郎書　上郎制臺書
與黃鎮臺　又與黃總戎
與夏道臺　與黃鎮臺
復魯公書
卷之十一
復張敉庵　奉辭別葉令書
上張郡伯書　與郛廣文某書
復高念東書　與王西樵
與彭于民　與何湖州
復佟中丞　復桑總戎
與司李　答㑹受斯
卷之十二
與江右某道臺書　賀總戎啓

上某公書　寄相國金息齋年執書
上洪相國書　謝魏相國書
與王西樵　復龔淝水年執書
賀宜[illegible]撫啓　賀張玉如撫蒞任啓
賀胡盟臺啓　與胡道臺
年節賀制[illegible]啓　賀郡伯年節
送郡伯[illegible]　送新
賀李撫[illegible]
卷之十三
順天鄉試錄序　山東鄉試錄序
張服公橋門試牘序
鄧夫人白湖纂序　贈黃總戎序
送蕭侍御南還序　張太翁八十壽序
壽年執上官賓吾先生序
張齡若五十壽序　鏡善彙編序
邑侯石二孺詩序　送王石仲訓導上元序
卷之十四
祭曹秋岳同鄉王母文

祭王鐵山廷尉趙夫人文
祭劉太師母文　祭劉元功夫子文
祭季大年夫子文　祭王氷壺少宰文
卷之十五
祭朱艾石方伯文　祭吳玉騶都諫文
祭朱華蔭封翁文　祭五弟文
先妣　勅封孺人姚母倪太君行狀
卷之十六
募修準提閣像引　樅陽放生會前紀
告雨壇神文　訓子篇
題陳芝山相國手牘
題吳五崖冊後　題平巖禪師語錄後
送子觀音贊　題乳母盧氏像　書祝枝山卷後
卷之十七
爲人後者議　加丁末議
丈冊末議　求改麥折本色呈稿
旱災呈稿　馬槽刀鍋三項議
卷之十八

戊子山東程表一道
戊子山東程策三道
宦稿三首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一

同里陳[illegible]

潘江木厓

男姚士塈汪若

士堂佩若

士堅庭若

士基履若

士埶庠若校輯

禮科右給事中臣姚文然

題爲恭請遵行選用舉人成例以廣人才以備任使事臣承乏垣中查得順治元二年間各直省舉人曾經赴部選擇除授推知等官今多以俸薦優異見在行取考選此

典朝科甲並用之成規而亦舉人報効

朝廷之明驗也後因三年四年連舉會試士子爭思進步於甲榜而赴部選者寥寥矣今鄉試屢行人才日廣且上自進士下及貢監皆得銓除有司宜力民社惟舉人一途未盡其用臣請

勅下部議凡曾經會試下第舉人願以有司自効者或遵照元二年選用成例逐年舉行或參酌棟選舊規於每科會試後舉行庶可盡人才而宏任使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禮科右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
恩詔貴在實行欽恤尤所當急敬陳末議仰佐
皇仁事臣查得
恩詔之後凡刑部應赦事件立行清理牢獄一空此
刑部諸臣仰體
皇仁速遵
王言之效也今
詔使出都已五月矣凡各直省該管有司亦宜遵

詔立行清理乃數月以來少有題覆應赦事件者臣
思
恩詔一到之日即諸囚再生之時而在外諸臣因地
方事務煩劇不暇專理刑名且有文移往返之
繁胥吏留難之弊遂使羈滯獄底度日如年或
至畢命於饑寒殞身於疾疫遲之一日則有一
日無罪枉死之人是此應赦罪囚已生於
朝廷之
恩詔而復死於怠玩之有司非所以宣勅
皇仁也臣查去歲曾奉
旨議差恤刑旋復中止或以部寺事務殷繁則印官
儘可料理其餘額員尚多或慮偶有失出則今
肆赦之後正可舉行以清在外有司怠玩稽遲
之弊臣請
天語嚴行申飭竝
勅部議照舊差恤刑官員清理應赦事件星馳彙
奏其條赦之外或有罪重情輕可矜疑原宥者許
專疏陳

請以聽部議仍酌地方遠近嚴定復
命限期如有遲悞竝治以罪則清理有專官報完有
欽限庶可信
恩詔而全民命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六年四月初四日題本月初六日奉
旨恩詔久頒該撫按何不速爲遵行著勒嚴限去有
怠玩的指名參劾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儲選清書言官以通滿漢之情事臣備員

殿試執事伏讀

制策首以滿漢同心合力爲念臣思滿漢一家感

恩報主無不同心合力之理止因語言文字各殊遂有間隔難通之處前此兩科館選皆有清書已

見

聖明遠慮矣但以選員無多僅充編纂故未有改授別衙門者臣請於新進士內廣選庶吉士其讀

清書與讀漢書者一體嚴加遴選察其品行之端方相其年力之強壯考其學業之優長務得眞才以儲

國用待教習既成亦與漢書庶吉士一體改授科道等官或備不時

召對據情直啓可省轉譯之煩或出而巡方亦便與滿洲駐防撫鎮諸臣言語相通以收同心合力之效況今科

覃恩廣額俱照丙戌名數則取才不患乏人而致治實爲要著敬因

制策直陳末議伏乞

聖裁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六年四月十九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京南羣盜日熾謹酌直省地勢俯陳控制機宜以奠根本以救民生事臣伏見北直隸接壤山東河北一帶盜賊日熾通衢阻塞商賈不前耕桑廢時小民失業兵到則東剿西遁兵撤則勾連復起臣熟籌其故由地勢接連兩省兵馬各有分疆在巡撫無調遣總鎮之事權而總鎮亦無越境窮追之剿法是以狡賊得東西躲閃逋緩

天誅臣思若倣江南川湖三邊之例即將真保巡撫改為總督衙門其標兵官吏廨宇公費一毫不煩另措但慎推威望大臣重其事權畢直隸山東及河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悉歸統轄兩省巡撫總兵悉聽節制則狡賊出沒總督可調遣各鎮兵馬合力會剿或扼其前或截其後剿有全局賊無走路此息盜安民肅清

畿輔之要著事不繁而功甚大者儻臣言可採乞

睿鑒勑下酌議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六年八月初十日題本月十二日奉

旨依議行即會推堪任的來用該部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委署濫用私人藐法縱蠧可駭據實糾參乞

嚴察通飭以除害民積弊事臣聞歷來舊例凡州縣正印缺員其委署必用本省首領佐貳等官蓋印係

朝廷之印則官必委

欽選之官若本非職官公然委署是以外臣而侵部選之權以私人而署民社之任藐法干紀莫此爲甚矣臣向痛秦中吏治大壞委署陋習恣行

聞有撫臣黄爾性之內戚而署印者則署郿縣之程伯起是也有省城開當鋪之人而署印者則先署同官縣後署同州之陳猷是也有本省之人托稱劄委而署印者則署扶風縣之馮捷是也臣以風聞未確不敢入

告及至吏部發臣等科中公同諮訪冊至臣細閱陝西全省三年內見任去任大小各官并無程伯起陳猷馮捷等三人姓名又詢閱戸科所收陝西三年內錢糧印冊則程伯起署郿縣陳猷先署同官再署同州馮捷署扶風到任離任年月日具存可攷臣未聞有此不奉

欽依不由部選之人而可公然委署縱蠧殃民者也以門下之私人署

朝廷之正印藐悖行私若此中間情弊顯然請

勅吏戸二部立查部冊詳覆并

勅督臣孟喬芳確察擅委何人濫委何弊據實回

奏仰聽

聖鑒處分仍乞

嚴行通飭以除委署害民大弊天下幸甚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著確察議奏該部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姚文然

題爲

親政之始敬陳察吏安民之首務直明風憲溺職之

本原仰祈

聖斷以佐澄清事臣伏讀

皇上親政明詔懇懇於民間利弊必使

上聞

朝廷悉意期於下究臣謂

皇上欲使上下有不隔之情當使內外有相通之勢

臣愚以爲巡行察舉其首務矣

朝廷設官內外分理部院大臣不能出外督撫重臣

不能入內惟巡按一官出奉

王命有弊必糾入侍臺班有聞必

告所以流通內外察吏安民爲任甚重故前此大臣

會議將巡漕巡倉引部從議革撤惟巡按一差

獨議暫停停差則見其不可裁暫停則見其不

可久停差之後他處臣不能知即如臣鄉巡按

張愼學撤回之時貪官衙蠹喜無忌憚臣鄉大

小諸臣可問又如江西全省大亂初定舊撫臣

朱延慶於去年九月十九日病故今新撫臣會

推未久入境尚遲相隔半年有餘中間貪官衙

蠹誰人糾參刑名

欽件誰人審結總無一

欽差之官可飛章入

告者諸如此類臣竊憂之雖欲民間利弊

上聞何可得乎我

皇上親政之初正四海瞻仰之日故臣謂察吏安民

在

特遣巡行始也若

皇上慮巡行不得其人如前此大臣所議澄清無效

者臣謂此與巡按之差無涉實因巡按之不得

其人巡按豈盡失人總因都察院大臣之溺職

也巡按出有差規入有考核整肅憲綱全在堂

上官即如諸大臣會議停差言其供應煩多承

役騷擾官民共苦等弊時都察院本衙門堂上

之官即議本衙門之事書名公奏不敢置辯明

明認罪無辭矣憲臣負罪若此不聞引咎自退
巡按失職若此不聞指名糾參半年以來不聞
疏請甄別
皇上親政之始不聞請
旨特遣坐使
朝廷察吏安民之大典停格於二三澄清罔效之能
人徇私溺職莫此爲甚請
皇上詰問憲臣召羅徐起元等堂上啓心郎洪朱喇
喀等都察院一衙門滿漢憲臣八九員又有啓

心郎等及理事僉堂近十員率御史近五十員
賢者憤悶無以自立不肖者覥顏有以自容衙
門設立何爲風憲職掌何事堂官愈多憲綱愈
壞不加澄清何以昭
國法臣故謂欲巡行之得其人宜自澄清都察院
諸臣始也臣遵
詔任怨干犯權要乞
皇上睿鑒下內院六部大臣會議如諸大臣以臣言
爲妥請

皇上萬幾之暇
俯賜
召對容微臣一人與諸大臣面議異同各竭臣忠可
否請自
聖斷臣不勝激切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八年二月十八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著會議具奏吏部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直陳東南數十年未有之水災請量折來歲
必不能完之漕米
敕部酌議變通以下蘇民命上不悞
國儲事臣惟
國家經制每歲運東南漕米數百萬石以實
京師計費數石而運一石蓋以東南為出米之鄉
西北為用米之地通共有無以備荒歉故不計
道路轉輸及船閘人夫之費也至於今歲則與

往年時事大不相同臣請迫切陳之今歲江南
浙江一帶水災異常見經撫按諸臣屢疏入告
聖心憫惻奉
旨察議而近時崑山吳江各縣士民亦以水災奇荒
匍匐數千里伏
闕上疏據所聞見苦不忍言至於直隸河南等處皆
年歲豐熟夏麥秋禾價值甚賤亦為數年所未
有是東南反苦於無米而西北不患於無糧此
天時與往年不同者一也又數年來漕政積壞
兌米水次將銀折米留米於南挾銀而北名曰
折乾故南有餘積之米北多掛欠之糧我
皇上親政漕務肅清盡革折乾之弊糧米顆粒登舟
計今歲抵通者較前兩運可多米百十萬石是
東南之積米一空而京通之儲藏宜倍此人事
與往年不同者一也方今江浙大水一望汪洋
田不得耕米從何出米不得收糧從何徵七月
尚報水災九月便徵漕米是今年極力徵米米
無可徵明年百計催漕漕必多欠民困既不得

蘇
國儲又必至悞臣待明歲為
皇上言之晚矣臣考漕運議單一款各省直遇有災
傷奏留奏免改折又一款災傷改折漕糧查被
災八分以上七分以下分別折價具有成例臣
請
敕部速議將江浙漕米量行改折酌定分數價值下
該督撫按察勘所屬地方以被災之重輕為改
折之多寡勿使災輕者折多災重者折少致苦

民不霑實惠且今歲漕米抵通者數溢往年乞
勑部細查兌放若干餘堪收貯京通倉若干以備來
歲湊給軍糧之用又西北各省大熟糧價甚賤
或將漕米改折銀兩及省出脚價等費催解貯
部以備一時收買雜糧之資如此則
國儲不悞民命得生通變權宜計無出此不然今
年不議改折明年便成掛欠紙上索糧不可充
饑欠後追銀不及措餉東南財賦之區災傷之
後逃亾日多隱憂方大臣疏具在言責盡矣事

關重大貼黃難盡仰祈
聖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八年八月十六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户部速議具奏

永平造城抄參

工科抄看得捐助原經奉
旨有不能親自解京者可將姓名籍貫併所助錢糧
數目詳悉寫明投送工部其錢糧交付該管督
撫解送工部該督撫仍備造捐助姓名籍貫錢
糧數目文冊具奏捐助之人酌量恩叙該部登
簿記著蓋捐助之人自將錢糧數目投部所以
防在外之侵冒督撫造捐助者之姓名籍貫所
以備在内之稽核

王言甚重立法甚周今巡鹽御史崔　弘所
奏衆商共納助餉銀一萬八千兩正與不能親自
解京之例相符但各商果否造數投部而疏內
并未開明各商姓名籍貫又未開明某商捐助
若干似與仍備造姓名籍貫錢糧數目文冊具
奏之
旨相悖貴部將何登簿此後憑何
恩叙似應查明通行申飭以重
前旨以防侵冒以勸急公抄出詳之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二

工科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弓箭四散非宜請

旨停發以防盜源事臣見近日城市內外賣弓箭者甚多每弓一張每箭百枝止賣錢百文或數十文不等聞係

內庫舊藏弓箭發散各旗旗下各丁不用南弓竹箭勢必賤賣價賤則販買者必多貨積則轉載而四出臣竊以爲非宜也今年直隷山東河南等處或苦河決或苦水潦歲歉民窮盜賊易起且一人用錢二三百文便得弓二張箭數百枝較刀鎗等器既省十倍之錢又能殺人於百步之外以之截商刼村爲勢甚便爲害不小臣請除從前已發者不宜追論以滋紛擾外此後

內庫所藏弓箭勿再發出著爲永令亦弭盜豫防之一端也伏乞

聖斷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九年八月初三日題本月初四日奉

聖旨著酌議速奏兵部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漕折已邀

聖恩奉行貴在切實請

旨速飭以防溷冒事臣惟我

皇上軫念南北災荒俯

允部議量折漕米且

天語諄諄務令災黎均沾實惠

堯舜猶病之心何以踰此臣愚謂惠本出自

朝廷而令民沾實惠者則有司奉行之責也葢漕折

款項既多規則新立小民難以周知官吏易於作弊且米價甚貴折價稍賤多寡之際即有侵漁遲速之間便生朦溷或有既折正米復將兌折耗米溷算入隨漕銀兩項下一同徵折是既徵改折正米之銀又徵兌折耗米之銀也此謂重折之弊或有先徵漕米及改折文至不肯退米於民託言候別項銷算反再徵折價是既徵米又徵銀也此謂重徵之弊或府縣戶書表裏爲奸將布政改折文書暗行停閣先期嚴比勒

限正耗米全完然後張掛藩文折銀彙解是百姓所納官者重價加耗之米而官所解布政者輕價無耗之銀也此謂先後那移之弊或有一府一縣之中折數本多而貪官奸吏詭言折少希圖多徵漕米巧肥私橐是百姓所輸重價之米其數不全納於

朝廷而

朝廷許折輕價之銀其

恩又不盡沾於百姓也此謂多寡朦溷之弊如此弊

端不一皆臣鰓鰓過慮恐災黎不得沾實惠者此也方今總督漕臣剔釐夙著巡漕臣叱馭方新有弊必燭有聞必糾但臣以爲糾繩於事後不若嚴飭於事前請

敕各省藩司速將戶部改折全疏及某府某縣改折漕米若干石細數一同刊示勒定限期下之郡縣頒之學宮使地方處處張掛百姓人人知曉又耗潤米一項最易溷徵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戶部題覆遇災改折止折正米原無並折耗潤

等米之例自應免徵奉
聖旨是欽遵在案再䜣
天語明行申飭其有郡縣奉行不實巧於作弊者總
漕巡漕及該督撫按諸臣立以自簡繩之而今
歲江南浙江江西山東河南五省按臣正同時
奉
命出京其躬巡郡縣之時體察更易糾劾必嚴庶災
黎均沾實惠不負
天語之叮嚀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本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著嚴飭行如有這等情弊漕運總督巡漕御史
及該督撫按指叅重處不得朦蔽溺職該部院知
道

工科愛惜喇庫哈方臣散都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
聖恩浩蕩如天愚忠不敢不盡敬陳芻蕘以廣
皇仁以存
國體事臣等元旦朝
賀之後叨蒙
聖恩均沾
賜宴感戴無極復
特宴院部卿貳諸大臣於

內殿而臣衙門六科都給事中亦與其內
天顏咫尺
恩隆情渥仰戴我
皇上優禮大臣及厚待言官至意雖古堯舜時上下
一德一心之盛何以加此
皇上待大臣若此其優而大臣不能竭力報効是大
臣負
朝廷也
皇上待言官若此其厚而臣等猶避忌不言是臣等

負
朝廷也臣有愚忠敢一陳之臣惟
朝廷之待大臣平日則遇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則存
其體使愧其心唐太宗皇帝時嘗引囚至岐州
刺史鄭善果唐太宗曰善果官至五品不爲卑
矣今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敕自今五品以
上犯罪聽於朝堂候旨又自成周以來歷代帝
王及會典開載至
本朝大清律皆有八議之法其曰議功者言有能或

斬將奪旗或開拓疆宇有大勳勞者也其曰議
貴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者也
凡此八議之人非犯十惡大罪其犯他罪俱與
平人不同以見大臣雖有負
朝廷之事而
朝廷終不失待大臣之體恩至厚也臣聞近日兵部
滿漢諸大臣皆因負罪鎖禁發門臣深恨其身
爲大臣有負
皇上弘恩但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
凍夜冷鎖三重寢食艱難便利不寧恐有衰年
老憊之人積成疾病是不死於
國法而或死於天災非所以廣
皇仁也且發在各門上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
臣免冠帶鎖愧辱難堪非所以存
國體也臣知我
皇上至仁至慈念及於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愚
謂大臣有犯自可發於刑部令人看守待其審
明案定治以應得之罪免其帶鎖發門以明

朝廷優待大臣雖經犯罪猶與平人少異則
國法
聖恩並行不悖如雷霆雨露並降自
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儻
皇上以臣言爲愚忠可採
國體有關仍乞
著爲永令使傳之天下垂之史冊謂
恩禮大臣永除帶鎖發門之令自我
皇上而始雖宋太祖傳國戒碑不足爲美矣豈不盛

哉葢
皇上立心欲爲萬世第一聖君
皇上立法當貽萬世第一良法臣區區之忠非止爲
一時一事言也臣當
皇上明法勅罰
天威震赫之下而不敢不盡愚忠者亦以
皇上厚待言官至於
宴樂一堂
恩同覆載又新奉

上傳許以直言無罪不忍不圖報効於萬一也事關
重大貼黃難盡統祈
聖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有理以後滿漢諸臣有犯貪惡重大
事情應發刑部審問者在部守候不必鎖拏送門
審有實據引律擬罪奏請處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姚文㷊謹
奏爲切陳臣子至情仰祈
聖恩俞允以廣
孝治事臣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
恩詔推錫類之仁使臣子得遂省親之願
曲體下情
德澤深厚又見我
皇上孝思篤至格於

在天凡爲人臣人子誰不感動涕零切念臣濫列清
華自慚瘝曠服官京邸已邀七載之
皇恩臣父母遠在家鄉未盡一日之孝養每一念及
中夜徬徨又臣父今歲寄臣書言臣母年來多
病舌本時時强硬心中時時朦朧臣每捧家書
憂思鬱結無可告訴臣惟人窮則呼天疾痛則
呼父母當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時臣有此實情敢不實陳於
皇上之前乎仰祈

聖慈給假歸里省親臣朝夕頂踵皆感
天恩矣至於臣七載睽離依戀膝下臣母多病恐非
旦夕可望平復臣雖有兄弟侍養難代臣身雖
代臣身難代臣心儻蒙
皇上格外之恩准臣終養則臣年三十有四報
國之日方長既盡孝養再矢捐糜自此有生之日
皆圖報之年又臣之至情迫切而不敢直陳者
也
聖恩未報遽訴私情臣罪實深臣心實苦亦以幸逢

達孝之
聖主敢陳烏鳥之微誠拜奏涕零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順治十年五月十七日奏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遵查舊例以廣
皇仁事臣叨與
朝審之末見今歲秋决重犯較往年人數衆多深可
哀惻因查順治十六年江南道監察御史羅璧
等題爲處决重囚事內稱該刑部遵將情眞各
犯通綁押赴市曹該臣等遵照舊例開列重犯
花名具題伏乞
睿裁擇其情罪重大者

御筆酌賜勾除
勅下臣等遵奉
御勾以便行刑其餘仍發回監候等因奉
旨勾了的便决了餘著牢固監候臣竊思歷來舊例
朝審之後各犯綁赴市曹之時雖已情眞罪當猶必
開罪犯之花名請
御筆之親勾總以民命至重死者不可以復生
仁主好生生者不忍其立死且各犯內情皆眞矣而
情之中又有重輕罪皆當矣而罪之中又有小

大舊例情罪重大者
御筆酌賜勾除便行處决其餘仍牢固監候不過少
緩其一時之死使天下臣民仰見
皇上惻隱之心究未嘗縱釋以虧
朝廷之法况當
御筆勾除之時費
聖心幾回矜憐將情罪幾番斟酌我
皇上春秋方盛仁政日新推廣此
一念好生之心實培養

國家萬世無疆之福先儒孟軻曰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關甚大
原不止爲此一時一事起見也臣謹仰體
皇仁查例
題請伏候
睿鑒酌賜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五年十月十八日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秋决人犯九卿科道會同詳審情罪可疑可矜者
减等情罪真者即行正法此係定例姚文然孫際
昌既在會議之列各犯内果有情罪可疑可矜的
即應於會議之處說出今請緩决自爲仁慈市恩
於下具奏殊爲可惡著吏部議處具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考成之奉行不速

國賦之逋欠日多請

勅部酌議責成巡撫之法以信考成以速

國課事臣思

國家所重者錢糧而錢糧之完欠全係於有司之考成其初次未完者該撫題參該部按其未完分數或停陞或降級革職俱戴罪督催在案其參後續完者該撫

題報戶部覆准

勅下吏部査銷謂之開復有懲有勸立法甚善也使各官舊欠一完便可開復不得陞轉則各爲自已功名必急於催徵以完

國賦而逋欠有不早完者乎臣辦事垣中見

題報章疏如繁峙知縣藏璽未完順治十七年錢糧本官於順治十八年及康熙元年正二月內起解全完直延至康熙六年三月內始行

題請開復又如會昌知縣王志鏊未完順治十八年錢糧即於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起解全完直延至康熙五年九月內始

題請開復已經戶部駁査其餘若此等類恐正不止此也則此完糧以後未開復以前此數年中間各官舊欠雖完而停陞降級革職戴罪督催俱如故也本無可催而部冊仍註督催本無罪而部冊仍註戴罪已完之官與未完之官一例沉滯不得陞轉宜乎勞吏灰催徵之心逋欠無早杜之日也臣愚以謂有司開復一事原係巡

撫專責但因舊例相沿未定有一年必結之期是以有數年不結之案今欲徹底稽査惟在每年帶徵考成一冊蓋帶徵冊者專爲査歷年舊欠之續完與仍未完而設也其冊內原有仍未完各官職名分數亦開列續完各官職名分數其未完各官該撫既有接參其續完各官該撫自應

題請開復庶幾賞罰分明人知懲勸以

國賦而論無不算欠又不算完之糧以

國法而論無旣不接叅又不開復之官也今因開
復無有定限任憑該撫
題報該撫又倏各經管錢糧衙門申詳其該經管
衙門又倏有司自具申詳竊恐過一衙門卽有
一次使費經一番駁查卽需一番打點以致文
移往返躭延歲月者皆不可定其獘可勝言耶
臣思有司求上司開復甚難責成上司爲有司
開復則易非爲有司也爲
國課也臣請

勑部酌議行各該巡撫申飭各該經管錢糧衙門於
各官續完錢糧解交貯庫給與批收之日一面
星速申報以憑該撫陸續具題其一切經管錢
糧衙門縱有奸胥猾吏但能留難有司誰敢留
難巡撫自然文移迅速雷快風行而部中於帶
徵冊到時將巡撫一年內
題報開復科抄逐一查閱如冊內報有續完各官
職名而該撫未經具題者卽行摘叅如此則開
復一案疏題於前冊報於後互相稽核一年定
結一年之局安得有如從前完糧五六年而不
得開復之案哉從此劣吏踴躍於催徵積欠因
之而早杜當此錢糧匱乏之時所關非小臣一
得之愚乞
勑部詳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開復之駁查太繁章奏之煩瀆日甚請
勅部酌省以鼓勞吏以速
國課事臣辦事垣中見每月本章較往年多至數
倍細思其故總由於駁查之太多而戶部駁查
本章惟開復一項為尤多甚至有一駁以至屢
駁內外往復疊瀆
宸聰一案而數年不得結者在部臣以錢糧為重務
詳慎為盡職凡事駁查再三不過小心敬謹之

意而臣竊有議焉蓋戶部較別衙門原屬繁難
其錢糧款項既已多端卷案動連數載凡事宜
省之於始譬之藤根既斷藤蔓不生即如開復
一事總以錢糧之完解為主其間有必應駁查
者有不應駁查者臣請得而詳言之如開復疏
冊內續完錢糧與原參數目不符者應駁年月
舛錯者應駁未報明解司日期未註明領有批
收字樣者應駁至於錢糧完訖解訖該撫
題報明白則無可駁矣而部中又或駁查其續完
銀兩作何支銷行令該撫再題夫駁至支銷款
項既已頭緒繁亂無有了期何況支銷款項該
撫咨答明白又駁云未經奏銷難以查核候奏
銷到日再題耶錢糧各有職掌其徵收完解者
有司之責也解到藩司領有批廻之後而有司
之事畢矣此後支銷不清宜問之藩司奏銷不
清宜問之督撫此與有司何涉今開復疏內為
此一駁屢駁是以藩司督撫之事而問之有司
矣豈不可省耶臣又見近日部覆山東巡撫周

有德自請開復一疏其覆疏中先云未完銀兩
既經該撫查明全完造冊
題報則巡撫原參停陞之案請
勅吏部查銷後云續完銀兩支給鎮標康熈六年分
餉銀一千五百兩俟年終奏銷到時查核以此
推之則凡各官開復不必待奏銷之後明矣部
覆又云其餘銀兩支銷各款仍應備細開報以
憑查核則以此推之凡各官開復不必待支銷
開報之後又明矣然則部中於開復事例原可

簡明直截特題覆中間有參差不一耳夫各有
司之開復皆由各地方巡撫之
題報同一巡撫也爲自身
題報開復則足信爲各有司
題報開復則不足信必需駁查同一奏銷也支給
餉銀一千五百兩爲數甚多旣可不俟奏銷先
准開復至各有司案內如泰興知縣李馨所完
銀九十兩據該撫
題報補還康熙五年協餉訖邵武知府汪麗日所

完米二十五石據該撫
題報支給康熙五年兵米訖俱爲數甚少反蒙駁
查必候奏銷到時再題不即准其開復如此之
類非考成畫一之法也臣愚以爲此後部覆開
復本章當皆以所覆東撫周有德之疏爲式其
有司開復但經該撫
題報完解明白者先請
勅下吏部查銷其支銷奏銷各項專責之藩司督撫
與有司無涉其餘有不應駁查款項槩從簡省
則章奏無煩瀆之擾考成有畫一之法玆勞吏
而速
國課所關非小如臣言不謬伏祈
勅部酌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流抵必載由单蠲免方沾實惠敬陳一簡明
可行之法以杜官吏侵月之弊事臣惟蠲免災
荒係
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於本年扣免外
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收完在前奉蠲在後則
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次年應納正賦
名曰流抵此乃
朝廷為民委曲體恤德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

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
朝廷大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
填入由单蓋由单者各州縣每年每戶各頒一
单以為徵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
易知由单也臣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
彪古由单開係國賦等事一疏內稱各直省應
蠲免錢糧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請填入次年
由单請
勅各直省巡撫嚴飭通行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单為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
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銷冊內除山東蒙
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銀應流抵康熙
五年正賦者約有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到
臣科康熙五年由单互相查對竟未有開載流
抵一項者臣竊異之以為奏銷冊者報於
朝者也既有流抵一項由单者頒於民者也因何又
無流抵一項豈各地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填入次年

由单者非盡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
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单於上年十一月須發里
民計該州縣磨算錢糧數目款項造成式樣送
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而各撫題
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
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數花戶
去後必候該撫查回再題部覆奉
旨然後行咨該撫又轉行各地方官極速已是本年
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間久已在須發由

单之後矣何從塡入乎是則流抵一項究竟無
塡入次年由单之法也流抵竟不塡由单則部
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出於官
吏之手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
張告示耳然不肖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張掛
者卽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之而遠鄉愚民安
得人人盡知也竊恐貪官奸吏因此侵冒者不
少矣臣思之又思流抵一項不塡入由单則不
可欲塡入次年由单又必不能則於開徵之前

曉諭里民之法已窮然既必不能曉諭於前亦
必立法稽查於後唯有於流抵之下年塡入由
单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免災錢糧應流抵康
熙六年者自應於康熙六年抵免訖卽於康熙
七年由单之首塡入一款內開某府某縣於康
熙五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十分之
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二輕災田
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合縣共該免銀若干
兩除本年已免若干兩外尚該流抵銀若干兩
俱於康熙六年分內於原被災本戶名下額賦
各照分數流抵訖并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方
刊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奏銷冊
內各州縣錢糧先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
由单之上增刊不過百餘字而
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銀數每戶各
執一单一目了然盖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載於由单之上卽暗取有司之結狀

分送入百姓之手儻有不肖官吏將上年被災
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災
戶卽可執此由单赴上控告卽有富而懦之民
不敢赴控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
年應納之銀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則卽有不肖
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隱匿肥已而恐有下年
之告發亦預有所忌憚不敢恣意肆行矣至於
有應蠲免本年錢糧卽於本年蠲免者則本年
由单須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塡

人相應亦於蠲免之下年由单之首照依此式
填載明白但改流抵字樣爲蠲免而已立法不
難行之甚易也而更有要緊稽查一著則在每
年由单到時其中有蠲免流抵款項該部科將
上年奏銷冊内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
干兩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膠等若干斤逐一磨
對如有冊内報數多而由单上開數少者即行
指名參查結如此則冊與单畫一上之奏報
朝廷者有此數下之頒發百姓者亦同此數一兩一

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侵冒不虛
朝廷至大之恩矣又臣查康熙四年五年分錢糧應
流免康熙六年分者約計有數十萬兩今時已
仲夏百姓沾恩正在此時祈
敕部速議通行使有司知
朝廷立有稽核之法便可預遏其侵冒之心事關錢
糧語多瑣碎字復踰額貼黃難盡但以
朝廷數十萬錢糧蠲抵須有實用地方數百萬黎庶
蠲抵須受實惠所係重大故寧冒繁瀆不厭詳

明統乞
睿宥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五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三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檢舉事查得戶部於康熙五年正撫張朝珍恐電錢糧等事一疏內稱該撫疏內開江寧知府陳開虞事在

敕前行查去後今臣於本年五月內磨對康熙五年十二月錄書將

紅本較閱其該撫本內原寫陳開虞事在

敕後則此訛從字爲前字係臣衙門發抄失於磨對之咎與該撫無涉但該撫原本已發存在臣科臣若不聲說明白該撫無由知其原本不錯理合檢舉又查發抄簿此日係臣發抄與同科漢官無涉又發科抄內該撫看語幷貼黃滿漢字俱無錯誤此所訛漢字在全抄內其滿字舊例不寫全抄無從磨對則此與臣同科滿官亦無涉其磨對不詳之咎獨在微臣一人伏乞

敕部察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五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採木有當嚴飭者三請
勑通行採木地方督撫以省官役借名詐害累民之
弊事臣聞
朝廷安民之道在於省事而已然有必不可省之事
則當就此一事之中思其借事生端苦累小民
者而預禁之則事行而民不擾事畢而民不困
臣見近日工部題疏內照會典開載於四川湖
廣江西浙江四省并新增江南一省共五省地

方查採大楠木以備大工之用此所謂必不可
省之事也但臣向在田間風聞各省造船採木
一事除有司之賢者自然奉行無弊其不肖官
役有借事嚇詐之弊二有假公行私之弊一敬
因採木而詳陳之一曰民間宅內之木原自不
多有不肖官役指稱封取小民思量若採此木
必須毀墻拆屋方可搬運其費甚多勢必用錢
賄買求免所謂借事嚇詐此其一也一曰民間
墳墓之木在地理風水之說以護墳之木爲最
重一有砍伐則震驚墳墓子孫受殃有等不肖
官役訪知地方有富民墳墓在於其處便出票
行查有無木植若用錢則免不用錢則封記砍
伐小民因墳墓所關只得費錢求免所謂借事
嚇詐此又其一也一曰不中式之木蓋部中採
木原有定式木有一定名色又徑幾尺長幾丈
尺方爲合式有不肖官役除將中式木植應行
採運外又將不中式之木借名多採與集民夫
或自山中運至城邊或自鄉村運至木次或打

造器具留入官衙或打造船隻以獻上司所謂
假公行私此其一也臣閱工部疏內云需用大
楠木則不採別樣木植明矣又云該督撫查見
有採就木植或山中出產木植則不採墳間宅
內之木又明矣又云查長徑尺寸根數需用錢
糧確估報部則長徑尺寸不中式之木不行採
取又明矣但部中咨文與督撫牌票不過行於
州縣而止民間耳不得聞目不得見何由知某
項木爲應採某項木爲不應採乎以致不肖官

役及上司差官奸商土棍借名生事小民苦累無窮臣請

勅下各該督撫於所屬地方一面嚴飭一面體訪儻有因採木而生事擾民如前所言等弊者特行題參仍給發告示遵照部文備載民間宅內之木不採墳間之木不採不係楠木及長徑不合式者不採並嚴檄州縣官照樣刊刻務使城市鄉村通行張掛曉諭不許藏匿如此則民間曉然知某項木爲應採者應公家之用某項木爲不應採者不至受官役之欺雖有不肖官役欲借端嚇詐假公行私既畏上司之察訪又慮民間之告發其勢不可行其弊亦自止矣臣因事關五省之廣敬陳一得之愚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據奏五省地方察採大楠木以備大工之用不肖官役上司差官奸商土棍借名生事小民苦累等

語作何嚴禁該部詳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開徵之限期久定來春之兵餉宜籌請

勅部速議使軍需毋悞民困永甦事臣伏念我

皇上愛民緩徵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

此前邁古帝王歷代沿行之成法而後開

國家千萬世之良規

皇仁天大民悅雷呼誠盛事矣但臣見年來各處兵餉俱動本年所徵銀兩爲支銷本地及撥協別省之用見今順天撫臣甘文焜疏請撥各鎮兵餉限期及山西撫臣楊熙疏請解各省協餉限期俱蒙部覆

勅下該撫照限開徵隨收隨解毋悞軍需在案臣查從徵兵餉舊例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今兩撫臣所請者不過三分中之一分爲數既少且舊限完餉在八月新限開徵在九月相去時日不甚相遠或可隨收隨解不悞軍需若明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糧開徵在於五六月相去將及半年安能隨收隨解不悞軍需

乎臣查每歲兵餉約計二千餘萬以一季算之應得五百萬除今年各處裁兵節餉定額未到難以預算約畧計之明春一季餉銀恐尚需四百萬也臣又查各省錢糧除地丁外其餘最多者爲鹽課次則關稅又次則蘆課錢息當稅等項有定額之銀每歲約共三百九十萬餘兩然或按季徵收或逐月收取合之雜稅贓罰原無定額等項約畧來春一季所入不過百萬餘兩合計來春一季所入較一季所出尚需預措三百餘萬兩若待臨時督撫題請則軍需孔亟勢不能爲無米之炊恐將

恩綸定限不得不又議變更豈不虛我

皇上愛民緩徵之良法美意乎臣請

勅下該部速行酌議通查各處今歲兵餉已撥過若干算除裁過兵餉應扣貯餘剩者若干以備來春兵餉之用並查各處變價銀兩從前駁回增估有至數年不結者計每次駁出所增估價無幾應否速允速解或就本省撥本省以備來春

兵餉之用又查裁官經費銀兩新經裁缺應扣
貯者若干以備明春兵餉之用將今歲所餘剩
存貯款項與明春可徵收款項通盤打算果否
足來春一季兵餉之用儻再有不足必須細加
籌畫酌議變通或借發
帑金約計明年兵餉新經裁汰之後應有餘剩明
歲秋冬可以抵補益從前賑荒發
帑尚且蒙
恩徑蠲此則不過暫借也或暫開事例俟明年錢糧

開徵秋冬之後永行停止蓋從前暫開事例以
濟大兵進取一時之急用此則暫開事例以成
就愛民緩徵萬世之良法皆權宜之計也至各
部向戶部取用銀兩酌議有可緩事務應緩至
來秋舉行諸如此類非臣愚昧所能盡知統在
部臣詳籌備列奏請
睿裁總之此時錢糧所難籌畫者在於來春一季但
使來春兵餉措處有法則五六月內所徵春季
之銀便足以撥夏季之餉此後各季兵餉俱係
先徵後撥源源不匱可以行之永久而軍民咸
賴矣又內而解京支用款項來春一季約該銀
若干外而各省存留支用款項有必不可緩者
如驛遞等項錢糧係人計日給食馬計日給料
之需來春一季約該銀若干俱須一并通盤打
算早爲措處至於協餉一項與本省兵餉不同
計五月開徵極速亦需六月起解七月方到彼
省則協餉銀兩共計若干更宜合夏季而預籌
之者也如臣言不謬仰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題九月初一日奉
旨該部詳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各部錢糧事同一體各官開復事同一例請
勅各部照戶部題定奉
旨事理一體遵行以定畫一之規事臣見工部題覆
浙江撫臣蔣國柱題請黃巖縣知縣張中選開
復一疏奉
旨據該撫疏稱黃巖縣未完銀兩叅後全完爾部奏
銷訖今奏請開復又欲察其支銷款項當時何
以奏銷著再明白議奏工部又覆稱臣部查奏

銷一案乃係浙江通省錢糧共四十四萬五百
六十五兩五錢零支銷總數冊內並未有黃巖
縣項款無憑查核又云通省奏銷之案因各項
錢糧舛錯見在駁查所以黃巖縣知縣張中選
不便開復臣深悉部臣慎重錢糧過於詳愼之
意而竊以爲於開復事例各部有未畫一者也
臣曾具有開復之駁查太繁一疏經戶部覆稱
開復一事總以錢糧之完解爲主如續完錢糧
與原叅數目不符者應駁年月舛錯未報解司

日期未註明領有批收者應駁至於錢糧完訖
解訖該撫題報明白者先請
勅下吏部查銷其支銷奏銷各項專責之藩司督撫
與有司無涉俟
命下之日臣部通行各督撫一體遵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臣詳閱浙江撫臣蔣國柱原疏
內稱黃巖縣知縣張中選康熙二年分原未完
工部項下銀九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零後續
完布政司銀九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零康熙

二年分工部項下錢糧照款全完訖此正合戶
部覆疏中所云續完錢糧與原叅數目相符不
應駁者也又該撫疏內開載黃巖縣三次共解
銀九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零一批差林文於
康熙五年十月十六日解司一批差余盛於康
熙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解司一批差余盛於康
熙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解司內各開解銀細數
俱獲布政司批迴俱赴撫院掛銷在案此又合
戶部覆疏中所云報有解司日期領有批收不

應駁者也黃巖縣續完銀兩旣已完訖解訖該
撫題報明白矣若照戶部題覆奉
旨事例該縣開復一案應先請
勑下吏部查銷至於支銷奏銷款項不淸有應駁查
者另駁行該撫轉行藩司令其登答改正是皆
浙江巡撫布政之責與完糧之有司無涉也今
工部疏稱支銷總數冊內未有黃巖縣款項無
憑查核臣查錢糧各冊各有款項如各官開復
該撫例有淸冊隨疏達部以聽查核名爲續完

冊續完冊者布政司報該縣完銀之冊也支銷
冊者布政司報通省用銀之冊也故一縣完銀
之款項不符則查核在續完冊責在有司通省
用銀之款項不淸則查核在支銷冊責在布政
司兩冊責有分屬此正合戶部覆疏中所云支
銷各項宜專責之藩司與有司無涉者也工部
疏又稱通省奏銷之案因各項錢糧舛錯見在
駁查所以黃巖縣張中選不便開復臣思續完
冊內完銀款項若有舛錯責在有司奏銷冊內
用銀款項雖有舛錯責在巡撫兩冊各不相涉
今工部所駁查者稱係浙江通省奏銷各項舛
錯未必卽係黃巖一縣卽令黃巖縣所完解銀
兩該撫奏銷或有舛錯其舛錯責在巡撫其駁
查亦問之巡撫萬無令黃巖縣將錢糧完訖解
訖布政司發有批收訖巡撫題報全完訖而再
責令該縣重賠此九百餘兩之理以此論之該
縣無不便開復之處此正合戶部覆疏中所云
奏銷各項宜專責之督撫與有司無涉者也止

因前戶部題覆奉
旨事例未經通行各部而工部以錢糧爲重不得不
仍照舊例駁查以見詳愼之小心耳但此後若
不題明更正則各部開復事例與戶部不能畫
一在外督撫何以奉行且舊欠之糧續完而不
算完原參之案應銷而不准銷灰勞吏催徵之
心滋胥吏留難之弊亦屬未便臣乞
勑下各部寺衙門以後各官開復之案俱照戶部題
覆奉

旨事例一體遵行庶足以勸勞吏而速
國課矣事關錢糧字稍逾格統祈
鑒宥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題九月初一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爲本色備辦甚難官吏私加可慮請
勑部停駁減之例以免由單遲悞之弊杜官吏私派
之源事臣伏讀
上諭惓惓於易知由單預造曉示務期早頒由單以
杜私派之源我
皇上誠明見萬里矣臣思民間錢糧所尤苦累者在
於買辦本色物料一項蓋民間買辦本色銀兩
例係兩次徵收有曰本色原編者此賦役全書

內原舊編定買辦銀兩例於地丁正項內額徵
者也有曰司估時價者因今昔物價貴賤懸殊
原編價銀不敷布政司每年照時價估增檄行
州縣另行攤派以備買辦此在地丁正項之外
加徵者也在民間額外加徵已屬苦累而況於
由單不早頒往往徵銀在前頒單在後保無有
不肖官吏乘機多派之害乎乃本色由單所以
不得早頒者則因部中見行事例凡該撫
題報每年司估時價必候覆允方許刊入由單之

故也何也部題定例凡備辦本色各該州縣於
三月徵銀解府該府於四月委官採買遲延逗
限者降職一級法甚嚴也今該撫於二月
題報一俟覆允部咨到撫轉行藩司以至州縣已
踰三月徵銀解府之限矣况一經駁減又需再
題往返之間已是夏秋有司誰肯甘受違限降
級之罪雖欲不開徵在前須单在後其可得乎
故臣愚以謂部中駁減之例有宜停止者四敢
備陳之駁減在採買之先則由单不得早頒恐

有司私行加派一也駁減在採買之後則每年
所增估時價原係民間額外加徵在正項錢糧
之外與官發正項錢糧採買米豆各項者不同
發官糴買官物價有浮多自應駁減還官至民
間額外加徵以辦本色者部中不過收其本色
物料而止即價有浮多該駁減者止應退還於
民不應復追入官二也且駁減銀兩既追入官
則在外藩司以此項銀兩不能追之已得價之
商人又不能追之窮苦之委官計無所出或反

以部中減價爲名行之州縣重徵之民亦未可
定儻若如此則民間一加再加苦累愈甚三也
且部中駁減事例不一有估價與上年相同而
允者又有估價與上年相同而駁者有估價浮
於原編而允者又有估價浮於原編而駁者有
物料未解到而允者又有物料未解到而駁者
若云應允則皆可允若云應駁則皆可駁足見
駁減皆屬虛文究無確據四也臣查順治九年
戸部題定事例布政司照所估時價採買本色

該撫咨部備查而已又查順治十二年戸部題
定事例採買本色布政司毎年酌估時價該撫
一面
題報一面檄行各州縣徵銀解府則其不待部覆
先頒由单以便開徵明矣今部中見行事例加
一番駁減原慮布政司估價太昂恐徵銀浮多
亦爲愛民之意但由单不俟部覆而早頒估價
稍浮之累輕由单俟部覆而遲發官吏增派之
害大臣請

勅部酌議停見行駁減之例仍照順治十二年題定
該撫一面
題報一面檄行該州縣徵銀之舊例庻由单須發
不至遲悮而官役私加之弊可杜矣併嚴飭各
該撫以後估價題疏必須開明某項本色物料
每斤時價若干除價與上年相同各項外其或
物料時價不一較上年有增者必須將緣由聲
說明白載入疏內不得僅以造冊報部四字簡
略具題至該司估價有比上年過浮者該部察
明果有冐開虛報確據將該司議處如此則藩
司估價亦不憂其浮冐矣總之本色與折色不
同折色錢糧總歸一項而本色物料款項繁多
折色錢糧歷年晝一而本色估價每歲不同小
民知曉最難胥吏增派最易故早頒由单以杜
私派之源實爲要着條係條議錢糧事理不敢
不詳悉剖陳字多踰格并祈
鑒宥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七年八月初五日題初十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為駐防兵餉請
敕部酌議該督撫一例奏銷停府州徑行達部報銷之例以杜延挪侵那之弊事臣查駐防兵餉有由該督撫奏銷者如杭州西安等處是也有部中撥餉貯該府州庫支發該府州造冊徑行達部報銷者如德州滄州等處是也其由該府州造冊徑行達部報銷者流弊有二一曰報銷遲延之弊如太原府駐防兵餉順治十六年存剩

七千餘兩至康熙二年方行撥餉又如滄州駐防兵餉康熙元年存剩二千兩至康熙七年方行撥餉揆其所由當因此項兵餉徑由該府州達部報銷任意遲延方今餉缺之地每苦無餉可撥豈應餉剩之地貯餉不放使駐防兵丁不得早領見在貯庫之餉而必遲待後此起解之銀此其一也一曰積貯年久侵那之弊如德州一處前後州官自康熙元年起至康熙六年止借動駐防兵餉存剩銀至二萬七千餘兩雖積弊見經糾發而存餉已成議併揆其所由亦因此項兵餉徑由該州達部報銷在外無稽查之上司以致積貯年久地方有司得以恣意侵那此其一也臣請
敕部確查德州州官那用順治十八年駐防兵餉存剩銀七千餘兩據該州冊稱報明大部在案未審何年報部作何查結其康熙五年分德州銷算既止放餉銀一萬二千餘兩則約計彼年尚該存剩餉銀八千六百餘兩果否明晰報部且

德州滄州太原既皆有存剩銀兩則各處駐防兵餉由該府州徑行達部報銷者節年有無存剩銀兩似應一并通查仍請
敕該部將各處存剩兵餉務於報銷冊到之下年即以本處存剩之銀先儘撥本處之餉使兵早得餉免致存貯積久官吏侵那滋弊其此後駐防兵餉應俱照杭州西安事例一體令該督撫奏銷其部文徑行該府州支放及該府州徑行達部報銷事例槩行停止則兵餉錢糧內一歸於

戸部外一歸於督撫頭緒不棼稽查甚便庶在
剩之餉銀得清而侵那之積弊可杜矣臣言果
否可採乞
勑部酌議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七年八月初五日題初十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四

戸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為鹽差既荷更新考成應復舊例事臣見我
皇上留心鹺政選差賢能以為
國恤商計也但鹽政考成之法有未畫一者舊例
兩淮鹽課總歸運司考成後因運判分駐淮北
遂以運判任淮北考成而運司專任淮南考成
矣此雖見行事例而臣竊謂宜更正者有三運
司官銜兼兩淮

勑書兼兩淮而獨任一淮之考成與
勑書官制不符一也康熙元年部覆長蘆山東兩浙
福建等處鹽課考成之法各分司承催場課仍
令運使總覈惟兩淮與各處考成之例不符一
也兩淮運使
題請優叙則帶徵淮北課完俱開列在內淮北課
完運司有功淮北課欠運司無罪事同法異一
也況淮北鹽課雖係運判分徵而交課貯庫解
銀起批奏銷造冊俱係運司一人經管故臣愚

以爲宜照舊例運司仍以兩淮考成庶法歸畫

一矣臣言果否可採伏乞

勑部酌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七年八月初五日題本月初十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停無益細冊以廣蠲災實

恩事臣辦事垣中接得大名府送到康熙六年夏災地畝花名細冊六十三本約一萬六千餘葉駁造至一年之久臣竊議爲宜停止也蓋造冊有紙劄筆墨雇募書算之費解冊有夫挑車載之費舛錯奉駁有重造重解之費此諸費旣無正項可動總出於被災各花戶耳夫

皇恩將正項錢糧蠲之於上而災民造無益冊籍費

之於下甚可惜也造冊定例部科督撫司府州縣各一本以備磨對共七本是大名府夏災冊約造四百餘本矣今歲直隸被災田一千六百八十餘萬畝照例造冊已多數倍況淮揚浙閩山東等處造冊之繁與費可勝計哉前奉

旨冊籍繁多易於尋隙行駁此類是也臣謂蠲災一事有各州縣衙簡明總冊幷各見年里長甘結報部足矣至地畝花名細冊不過州縣官吏磨算造送紙上虛文其有無冒免無可察核之處

乞
勑部議停止速行各督撫張示曉諭儻有可以冊書
科歛者捺處則災黎早省繁費實沾
皇恩矣伏祈
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題本月十七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為漕船關係甚重新運遲悞堪憂請
勑停造船展限之議事臣辦事垣中見戶工二部會
議漕船十年一造事例請
勑總漕會同督撫原限十年之外再展幾年酌議具
題等因誠從為
國節省錢糧起見也但運務關臣垣職掌旣有愚
見敢不直陳臣惟
朝廷大計宜審輕重每歲運漕米三百餘萬不以實

京師按丁給糧沿途設閘修治河道所費甚鉅不
止造船一項但以
京師為天下根本漕米關軍民性命故不吝重費
而行之豈不欲節省哉運事船為最重查明初
漕規有五年一造者有七年一造者後酌定十
年一造已為節省矣
與朝歷年因之未有更改今又議展限不知年限愈
遠則見運舊船愈敝釘膠易解遇風浪而漂壞
必多且額造新船愈少漉帶益重人水深而閣

淺愈滯有悞漕糧其未便者一也又部議稱漕
船十年有餘豈無可用因請展限所慮誠是也
但漕船與江船不同過閘趕幇拽淺守凍回空
一遲修艌不及又趲新運多有不及十年而損
壞者節經
題報可查況既滿十年約往返六七萬里即有未
壞者不過百之一二豈可因此將通漕船一槩
展限耶若不論年限之滿與未滿止論船之壞
與不壞則未及十年有早壞者將免其按年數

追賠之定罰乎竊恐後此造船者不肯選料修
船者不肯加工運船者不肯愛惜聽其速壞速
造而已初意本在節省久之反費錢糧其不便
者又一也臣思維再三節省錢糧不必在漕船
一項且十年之內節省一次所節幾何今京通
倉陳米除放湧糧外積貯無多又時過仲冬回
空阻滯節經總漕臣屆盡美江撫臣董衛國浙
臚臣敖哈等
題報此時恤丁催船尚恐有悞新漕豈可復議及

造船展限之事哉儻臣言可採仰祈
宸斷將漕船十年一造仍照見行例行儻應官丁間
有可用舊船日領錢糧情弊則康熙四年七月
內已經戶工二部會議補船及年應造一疏內
云據總漕稱十年改造之船旗丁倒應措辦貼
備銀兩孰肯將好船拆毀改造但該督務須親
身嚴查委實不堪者方許改造奉
旨依議在案應再請通行嚴飭可也緣係條陳漕運
重計非敢浮泛踰額謹一併

題明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題本月十七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戸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蘆課不同關稅差官貿備贅員事臣辦事垣中見工部覆更改關差一疏内將蘆政一差併議差遣臣竊議以爲蘆課與關稅異關稅者商來自納官可坐收至於蘆課分散在江南江西湖廣各州縣地方課少者二三兩甚至一兩亦必專批起解到蘆司衙門路遠者乃至二三千里解役跋涉司蠹需索百姓貼解苦累多端疊經前計臣王永吉撫臣董衛國按臣秦世禎臺

臣祖建明同官臣吳國龍等有蘆政叢奸亟請歸併藩司等疏在案自康熙四年蘆課歸各省藩司而江湖南北又各歸左右兩藩就近收課各州縣又將零星課銀附地丁錢糧彙解民便而又便法善而又善此

皇上見行事例中莫大仁政不應更改者也今九卿科道所會議更改者關差奉

旨查多少者關稅至於蘆課原與關稅無涉即據戸工二部題差疏内十七差俱開額稅獨此一差開載額課分別顯然蓋稅出於往來之大商恐其倚托上司走關漏稅必需部員彈壓課納於土著之小民自應有司就近徵收況從前差部員時部員亦不能親往三省徵收也仍需有司徵解不過增贅官添蠹役耳以兩者比而論之蘆課遠解別省不若近解本省之便民專解蘆司不若附地丁錢糧彙解藩司之省費蘆司在遠督催不若藩司就近督催之嚴切從前諸臣屢奏部議不允皆云恐部差一裁蘆課拖欠今

查有部差時反多逋欠逢

赦蠲免自歸併藩司後節經撫臣張朝珍韓世琦董衛國周召南劉兆麒林天擎等題報三省蘆課連年十分全完戸部覆疏可查是見行事例既已便民又且便

國豈可更改臣又查蘆課於康熙三年奉

特旨交與戸部矣康熙四年戸工二部會議疏内分晰兩部各差又題明蘆課爲戸部所屬矣是課與差俱屬戸部使此差應復豈有蘆課十三萬

之多戶部題差疏內反行遺漏耶總之蘆課非
關非稅歷來有司徵收改差實屬贅員仰請
乾斷停此一差仍照見行事例行便
國便民萬世永利矣緣係備查蘆課歷年事例非
敢浮泛瀆格統乞
睿鑒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題本月初三日奉
旨據奏蘆課差部員時反多逋欠逢赦獨免歸併藩

司後蘆課連年十分全完事例便民便國又稱康
熙三年奉特旨將蘆課交與戶部等語工部何以
奏請差遣該部一併察議具奏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五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本色辦解已類請
勑部酌議官貨交官民價還民事臣惟民間所苦累
者不在於地丁正項之折色而在於正項外採
買之本色其採買本色定例因本色原編銀兩
買物時價不敷每年布政司照時估價報部名
曰司估時價較原編價銀有增至數倍者俱於
地丁正項之外每年加派輸納民間已爲苦累
矣內部於司估時價有浮多者駁行減去名曰

減價銀兩此雖名爲內部駁減之價實乃民間
買貨交官所餘剩之銀理應還民而歷年舊例
俱扣貯司庫不行給還臣竊以爲宜酌議更正
也何也採買本色有兩項其官發價辦官貨者
如各省召買米豆草料之類是也有民間出價
買貨交官者如各省所辦顏料藥材銅鐵銜布
絲綿白蔴魚膠之類是也價係官發其買貨價
浮駁減銀項自應追貯還官若顏料等項價係

民出其驗減銀兩自應退還於民且向徵折色
今改徵本色則官止收其本色物料而止似無
既收其貨又收其價之理儻臣言不謬乞
勅部酌議此後採買減價銀兩仍給還民則民間感
戴
皇仁於無量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題本月三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敬陳鼓鑄末議仰祈
勅部速覆以佐
國計以便軍民事臣惟鼓鑄之設原以流通
國寶不計乎多鑄與少鑄也若多鑄則期於生息
矣凡物先計其本後計其息銅者本也其鑄出
新錢所值之銀者息也既云生息則必核銅之
實價以定鑄本而部須一定之銅價不可據矣
又必核錢之實值以定鑄息而部算一定之錢

值不可執矣臣查近日錢之所以有息者以所
收之銅定爲每斤六分五釐之價而所放之錢
定爲每千文作銀一兩之值故算之有息耳今
各省開鑄太多則與昔大不同矣何也開鑄之
初廢錢壅積盡化而爲銅又鑄局少則用銅少
銅不踴貴故部須一定之價每斤六分五釐而
足也今各省開鑄則各省採銅銅之價每斤乃
有貴至一錢至一錢三四分者矣各關採銅解
部者皆以銅少而貴踰期久不到矣儻此後銅

價日貴而部中仍以一定之價銷算之如廣東省鑄出新錢七十二萬一千文值銀七百二十一兩逆照部例銷算止應開銷鑄本銀五百九十三兩尚獲息銀一百二十八兩若照地方時值工本計算實用過鑄本銀一千四十三兩除照部例銷算外局官實包賠鑄本銀四百五十兩此等暫時猶屬官吏包賠久之不强派於商必强派於民矣是核其實乃加派也而名之曰生息豈可乎錢之時值如米鹽之時值因地之

宜從民之便不可以法令强定也今京城錢值約略每千文不過值銀八錢若各省開局鑄錢愈多則錢值愈賤乃給旗下之窮丁邊腹之戍卒驛遞之馬料役食仍以一兩之定價放之而加以遠道搬運之脚費見在如興延各營鎮已有具呈泣控情願減餉不願領錢者矣是核其實乃裁減也而名之曰生息豈可乎故論其名則銅雖日貴錢雖日賤而部中銷算銅有一定之價錢有一定之值則每年有一定之息各省鼓鑄應停者不必急議停也若核其實則鑄局日增銅以日少而日貴錢以日多而日賤不急酌議停止非惟無息并耗鑄本矣各督撫疏請停鑄其不便於兵民之處俱已詳陳無俟臣贅而臣核實細算更憂其於

國計有不便者此也臣年來見部中疏通錢法將存留錢糧一槩收錢放錢用心甚周立法甚善宜乎錢法大行然而各省督撫或以銅貴爲艱或云新舊鑄錢已足支放疏請停鑄臣初甚疑

之後細思其故乃知錢之爲物少則流通多則壅滯何也曰貯之者少也官庫富室朝收夕放銀藏累代錢散目前此其一也曰運之者少也貲重值微運艱脚費銀行萬里錢行百里又其一也曰用之者少也置產經商多處不用斤鹽斗米用處不多又其一也有此三少之故則其物不可以過多多則必滯乃自然之勢天也非人之所能强非法之所能通也臣因此又考明時鼓鑄之事洪武嘉靖萬曆皆屢令各省開鑄

旋因錢法壅滯開鑄所得不償所費屢次停止其始皆以爲便國便民之良圖終以不便而停止豈非往事之已驗哉臣又查鼓鑄一事亦各省情形不同如浙江省特請開鑄密薊等鎮開鑄稱便見經撫臣金世德

題報在案其餘未報到地方自可陸續酌議至於請停鑄各省該撫有屢疏疊陳者有經年待命者窮邊兵餉急如星火或去鑄局窵遠或山路崎嶇領錢搬運尤爲苦累早定議一日早省一日之勞費即早沾一日之

皇恩伏乞

特沛綸音

勅部速議應停者停應減者減其餘願開鑄地方仍行開鑄各從民便庶

國計兵民俱有利益矣臣因事關遠大備列情形詳述始末字多踰額伏乞

慈宥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題本月三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為兩部互議之事兩部應各捐成見省冗奏以

節

膺勞事臣惟事件有關涉兩部者互相推委不可也各泥成見亦不可也期於應結則結而已若必待行查於外再議於後章奏冗煩似屬可省臣謹舉一二事言之如福建省南靖知縣白拱徵等因未完兵餉五分以上一案戶部題稱該撫以玩愒題參請

勑吏部照例議處吏部以或照未完分數例議處或照玩愒例議處咨問戶部戶部以原疏甚明咨回去後隨經吏部具題內稱本省撥過兵餉止有照分數處分之例并無照參語玩愒議處之例請

勑戶部議定具題等因隨又經戶部具題內稱白拱徵等未完兵餉該撫疏稱玩愒又開有未完分數臣部不便懸議請

勑該撫議定一處題到再議等語臣謂此一案也戶部應捐成見以從吏部之議者也何也例有該部所題定也外參不合例尚應駁正今白拱徵任內經徵地丁錢糧俱奉部撥充本省兵餉既無照玩愒議處之例即應照該撫所參未完五分以上例處分何必又行該撫議定一處具題乎及至該撫定議具題亦云應照原參分數議處以此觀之則該部行該撫定議一疏及該撫之又題該部之又覆俱屬可省也又如湖廣省錢糧十分全完各官戶部題請

勑吏部議敘吏部以戶部將奏銷各款駁查應否議敘移咨戶部戶部又回咨云支給數目不明非有未完移覆吏部去後吏部又題稱此項錢糧或有不應扣蠲之銀及不應支銷之款各官不便議敘應俟該撫題明再議等語臣謂此一案也吏部應捐成見以從戶部之議者也據吏部疏云恐有不應扣蠲之銀不便遽敘臣查該撫奏銷疏內蠲災地方止有通城黃梅潛江沔陽江陵監利六州縣此外四五十員全完之官地

方並無災蠲有何不應扣蠲之處乃槩置不敘
乎部疏又云恐有不應支銷之款不便遽敘臣
查考成與奏銷新例雖合爲一疏其實考成者
查徵銀之完欠奏銷者查用銀之應否原屬兩
案舊例支銷有不應款項另有扣追參罰總非
民欠不算未完與全完之議敘無涉今戶部既
查明全完吏部應照舊例議敘不應因戶部有
駁查奏銷之款而停戶部考成請敘之案也今
必待支銷覈款查明方行算完彙敘則錢糧定

例徵解全屬有司支銷多屬司道解司之銀必
待司銷算完則解部之銀又待何時銷結且向
來通省支銷各款駁查有至數載者從此全完
十分各官候敘無期若云某處支銷查明即敘
某官則一疏分爲多疏冗煩愈甚今例創於一
時久則沿爲成例似應酌議改正以省後來冗
奏者也雖部臣於議處議敘或亦過於詳慎之
意非詿泥成見但臣就事論事似屬可省伏乞
勑各該部以後互議事件初議或有不同其後往返
酌議但能歸於一是舍已從人更見大臣之虛
公何慮前後之互異應候外查者行查應在內
結者立結則冗奏省而部務亦速竣矣爲此具
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七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二日奉
旨姚文然所奏四本俱說的是著各該部會同確議
具奏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速開復之註銷省冗奏以節
庠勞事臣惟章奏之最煩者開復查開復中如戴罪
與停陞二項例於事完時銷案事之完與未完
自應該撫題明案之銷與不銷自應內部覆結
乃若事已完而案不銷以至各官無罪戴罪應
陞不陞冤滯多年且內外題覆重疊實屬可省
臣謹舉一二事言之如康熙九年正月內部覆
四川慶符知縣陳大謨等停陞銷案一疏溯查

原案則康熙三年送部由單違限一事也初經
該撫題參部覆以未開明違限月日不便查議
一面交吏部停陞一面行該撫查明去後續據
該撫查明具題部覆陳大謨等違限不及一月
例應免議臣思免議者免其停陞也即應將停
陞一案於覆疏尾題銷則無罪免議之官不至
停陞五載而後此該撫一咨一題戶部吏部兩
次移咨兩次具覆皆可省矣又康熙九年五月
內部覆四川涪州知州朱麟禎等戴罪造冊援
赦銷案一疏溯查原案則康熙六年因清丈地畝造
冊遲延一事也先經該撫題參部議降俸二級
戴罪造報續於七年正月造完該撫題報該部
覆稱朱麟禎等違限一個月有餘照例罰俸三
個月臣思戴罪造報者造此丈冊也冊既造完
報部則無冊可造即無罪可戴即應將戴罪造
報一案於覆疏尾題銷則無罪之官原不必候
赦具題而後此該撫一咨一題與戶部吏部兩部具
覆皆可省矣臣查開復一案戶部於康熙七年

曾經題覆以後錢糧未完註冊各官該撫於報
完案內題明銷結奉
旨通行在案但其中有該撫不便一疏題銷者臣請
略言之如造冊等項違限月日不明錢糧未完
分數不清該部一面停陞一面行查及該撫查
回仍是題參豈便即請銷案一也有該撫查回
具題之時適逢
恩赦例云應否援
赦統候部議豈便即請銷案又其一也有戴罪承追

贓罰各官而犯人家産盡絕該撫
題請豁免允與不允尚候部議豈便即請銷案又
其一也此類甚多該撫既不便一疏題銷勢必
另疏具題戶部一覆吏部又一覆瑣屑章奏頻
瀆
宸聰何如該部於覆疏尾多增一語題銷前案之省
事乎臣又查該部歷年事例有候該撫
題請銷案而註銷者亦有該撫疏內未請銷案而
該部於覆疏尾將原案題銷者更爲直捷臣請

勑下該部酌議畫一以後無論該撫請銷與否該部
於覆該撫報完疏尾即將前停陞戴罪之案槩
與題明註銷則一年內所省冗奏甚多而在外
各官亦免冤滯多年另請開復之苦累矣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七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二日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慎奏銷之駁查省冗奏以節
虞勞事臣惟章奏之最繁者奏銷之駁查但錢糧款
項未清駁查必不可省言槩省駁查則非矣惟
有不應駁而駁者以至內外屢題屢覆頻瀆
宸聰此等之類實屬可省臣謹舉一二事言之如湖
廣省康熙六年兵馬買用豆草等項價值共五
萬餘兩初經部覆湖北巡撫劉兆麒湖南巡撫
周召南奏銷康熙六年錢糧兩疏內俱云草價

與定價相符豆價比上年減少均應准銷於康
熙七年五月十九日九月二十四日各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部覆湖廣
總督張長庚報銷康熙六年兵馬錢糧一疏內
又稱豆草價值已浮難以照算請
勑下該撫覈減具題等語臣查康熙六年該督報銷
湖北湖南之豆草即湖南北兩撫所奏銷之豆
草三疏本屬一事款項價值相符何爲三日之
內一允一駁耶至康熙八年二月及五月內湖

南北兩撫具題該部兩疏具覆俱稱豆草等價
查已於奏銷康熙六年錢糧案內准銷在案請
無容查議等語足康熙七年准銷於前康熙八
年照舊准銷於後則中間七年九月內之一駁
殊可省也省此一駁而後此該撫兩次具題該
部兩次具覆皆可省矣又如廣西省鬱林三里
全州等營節經經略臣洪承疇該督于時躍等
題准該營全支戰餉屢年奏銷無異乃部覆廣
西省康熙四年五年奏銷錢糧兩疏內將各營

所支戰餉數萬餘兩俱駁令追扣累經督撫提
臣疏請免追部覆不允最後該撫金光祖兩疏
具題該部於康熙八年八月及十二月內兩疏
具覆皆稱該督盧興祖於康熙六年具題減戰
兵改為守兵此四年五年戰兵支過錢糧俱係
未定之前支給相應免扣等語是順治十三年
康熙元年節次題准全支戰餉於前康熙八年
題覆照舊免扣於後則中間奏銷康熙四年五
年錢糧疏內兩次駁扣可省也省此兩駁而後

此撫臣屢疏請免該部屢疏具覆皆可省矣此
臣所舉奏銷兩案皆見於章疏者也舊例疏外
更有駁单胥吏查冊呈单多者至數十件其中
豈無不應駁而駁者乎臣思戶部與別部不同
錢糧款項千端卷案牽連數載言事者累月查
一二件事後指摘甚易任事者一月行百十件
當下稽察甚難因此反復思維該部事務既〻
因繁得難必須求易於簡而求簡之法先自求
詳始益省其應省者簡也先辨其應與不應者

詳也從來掌官執要司官執詳臣請三言蔽之
曰司能詳則堂可簡矣人能詳則事可簡矣始
能詳則後可簡矣伏祈
勑下該部詳飭該司凡遇駁查款件無論列疏開单
最初槩加詳慎或有關涉兩司者須彼此移覆
明白有卷連遠歲者將舊案細查原委部例一
則斷兩行之路舊案熟則收胥吏之權應駁者
必駁不應駁者即省庶內省章奏之繁外省駁
查之累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七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二日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姚文然謹
題爲一部可結之事一部徑結一疏可通結之事
一疏通結省冗奏以節
睿勞事臣查戶部援
赦舊例凡追贓力不能完家產盡絶者
題請豁免其妻及未分家之子應否入官請
勅刑部議覆刑部再援
赦具題免其入官臣謂此事戶部徑應覆免刑部一
題可省也何也凡追贓力不能完將伊妻子入

官與叛律妻子入官者不同力竭也非罪也新
例也非律也假令伊力能完贓其妻子原不入
官今贓因
赦免則伊妻子自免入官原無應否入官復煩再議
之處且戶部奉行
赦例凡文武叅罰等官援
赦具題者免交吏兵二部此事同一例亦可免交刑
部臣所云一部可徑結者此類是也又加歲貢
鹽費一項河南湖廣山東各撫三次具題該部

三次具覆皆稱歳貢既復其原編盤費等銀應
准存留項下支給其給過銀兩歳貢名數仍報
部查核各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思各省貢例相同三覆看語無
異原編各載全書歳銷各有報冊似可一疏題
明通行各該撫遵奉以省屢題屢覆之煩臣所
云一疏可通結者此類是也儻臣言可採乞
勑該部酌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七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二日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六

戸科給事中加一級臣

題爲
駕幸謀謨自遠
聖躬關係非輕齊瀝愚忱恭候
裁擇事臣等辦事垣中傳聞
駕幸口外
宸衷舉動自非小臣所能仰窺也但愚慮一得敢爲
我

皇上言之方今天氣已寒關外尤甚仰體
太皇太后鞠育慈衷念我
皇上遠道馳驅難免顧慮且
太皇太后春秋高
皇上天性仁孝朝夕承歡今即
回鑾期近而往返道途之日皆縈宸定省之
皇上所不忍行者一也査順治十年五月内
世祖章皇帝欲詣
山陵

特諭諸王大臣滿漢九卿等官詳議隨經諸王大臣
等公議疏請暫停奉有
俞旨又於順治十一年八月欽奉
上諭內載東行必不獲已復思目今旱澇頻仍小民
失所一應養兵恤民措置規畫夙夜圖維猶慮
不給東行往返有稽政務慮乖民望再四躊躇
停止東行欽此竊念事莫重於請
山陵而
世祖皇帝猶以旱澇頻仍躊躇停止今八旗災地多至

貳百叁拾壹萬柒千餘晌
朝廷尚費澇糧拯救況動衆遠涉馬匹衣具費從
何出且直省各地方水災屢蒙
軫念此後督撫之勘報部臣之議覆一應養兵恤民
事宜啟奏施行速則有濟倘路遠日久往返稽
遲恐與
皇上速于救災之盛心未愜
皇上所不宜行者二也今年直省地震水溢金星晝
見

皇上克警
天戒似宜靜鎮慎重與兵民休息斯爲敬
天弭災之道
皇上所不宜行者三也伏乞
皇上以
太皇太后之心爲心以
世祖皇帝之法爲法以敬
天寧人之事爲事暫停遠行以慰臣民之望倘循例秋
圍海子猶爲路近如事非僅田獵亦俟來秋年

豐時靜再爲舉行可也臣等職係言官不敢緘
默字稍踰格統祈
鑒宥謹密題請
旨

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戶科給事中事臣姚文然謹奏
題爲冬狩原宜舉行今歲似應暫止密陳愚悃仰
祈
睿裁事臣辦事垣中於
長安門內見治理木城知我
皇上將有圍獵之舉竊思古帝雖不遠狩皆於農隙
以講武事我
皇上安不忘危惟恐明春東作一興不便馳騁及此
農隙因獵講武豈非練兵愛民之盛心兼而有

之哉臣故曰冬狩原宜舉行也然臣又冒昧陳
言以爲今歲應暫止者何也則以是舉也在謁
陵初歸之一月也臣聞
駕謁
山陵時我
皇上侍
太皇太后輿側左右不離
大孝用心周至勞瘁休息未久又有鞍馬之勞雖
聖體天縱不覺其疲而初歸復出儻値寒天雨雪得
無上縈
太皇太后之慈心乎且扈從甲兵歸方一月再行從獵
治裝實難雖窮兵亦必帶二三人騎四五馬遠
歸瘦馬喂養難以遽肥購買一次此番難以再
買且數日之前已降大雪人需一裘以備寒冰
計買馬治裘并路費各項竭半年所領之餉銀
而不足矣其間窮丁一時無措或至有典屋買
裘賣田買馬在外之夫與父華采威雄於馬上
在家之妻與子饑寒愁歎於室中皆未可定臣

願我
皇上目見其所見而以
仁心曲體見其所不及見也旗兵者天下之根本也
可不
深念而優恤之乎臣向在諫垣見
世祖皇帝圍獵多在南苑其遠獵或數歲間一舉行耳
伏惟我
皇上內節
聖躬之勞

俯念從兵之苦因謁
世祖皇帝山陵初回之故暫停此行或必不可已就近
南苑行講武之典則天下臣民咸歡呼踴躍曰
此
皇上之恩也至仁也并推
世祖皇帝之恩也至孝也其歌誦
聖德豈有量哉臣荷
兩朝大恩忝刻諫垣二十餘載年衰而心怯矣疏草
繕成復輟至於再三蓋聞之先儒云人君之尊

猶天也天之所行孰能止之然又思之
朝廷必行之事萬一轉圜而中止者
君之仁也人臣欲言之事再四躊躇而終不言者臣
之罪也且臣掌
皇上殊恩內陞仍留原任將以
命臣之言也故敢冒昧密言之仰候我
皇上之三思而已臣無任惶恐伏惟
慈宥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題　月　日奉
旨

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戶科給事中事臣姚文然謹
題為兵餉全撥十分以足食足兵清出濟入事臣
惟兵以餉為命毋歲原應撥足十分止因錢糧
不敷未能全撥歷年相沿舊例其未撥一分兵
餉題令於本年截曠小建及上年奏銷存剩銀
兩內動支非得已也因錢糧之不敷而然也臣
歷查十餘年來兵餉梗槩而後知所云未撥一
分之餉題令於本年截曠小建銀內動支者虛
名也非實餉也何也截曠小建銀兩原自無多

舊例餉撥十分之時方有餘剩曠建銀兩扣存
司庫合三年所積以備閏月撥餉之用不使有
閏之年驟增多餉其法甚善今撥餉尚缺一分
則是一年之內缺餉一個月零六日也雖扣小
建約略不過六日耳至於截曠為數更少湊餉
幾何況所撥九分餉內更或有虛撥重撥徵欠
解遲等項即照見兵按日領餉且不足實支又
安得有餘剩曠建以待奏支一分未撥之餉乎
其勢不得不請找撥矣無論找撥在本省別省

內多章奏之煩瀆外致協餉之壓欠此臣所謂
有名無實者也又舊例未撥一分之餉題令在
外於上年奏銷存剩內徑行動支不由部撥毋
有奏銷前後牽溷各省苦樂不均之弊何也兵
協二餉有餘地方上年有存剩留支本年則本
年亦定有存剩留支下年甚至有積年存剩侵
那至數萬餘兩者有上年奏銷存剩至二三十
萬兩而下年撥餉未經撥出者是其始也閱撥
餉之疏則年年有未撥一分之名其終也查奏

銷之冊則年年有存剩是年年有全撥十分之
實也其兵協二餉不足地方上年無存剩則本
年無存剩下年亦無存剩將何動支甚至有貸
商銀以湊餉者有歷欠至數十萬兩者是其始
也閱撥餉之疏則有動支上年存剩之名其終
也查奏銷之冊則究無可動支上年存剩之實
也此臣所謂苦樂不均者也臣請自康熙十年
為始正月撥餉疏內即將各處槩撥十分其本
年截曠小建銀兩照舊例扣貯司庫以備閏月

設餉之用其上年存剩銀兩在外不得支動待
十年夏秋間奏銷九年兵餉疏內題明存剩若
干該部覆核應解部者若干待十一年正月撥
餉疏內題明撥出若干其撥奏銷存剩多者撥
本年之見餉少撥奏銷之存剩少者撥本年之
見餉多則各省兵馬苦樂全均矣且往例銷算
上年連下年者今則一年清結一年往例存剩
銀兩內可撥外亦可動支者今則一歸內撥並
向來重撥虛撥之弊涸駁查改撥之煩冗一切

可省矣或曰兵餉撥足十分則每年正月多早
撥餉一百五六十萬兩臣通盤打算竊以謂歲
額必需之餉不因扣撥而減不因全撥而增何
也假如康熙十年撥足十分不過此開首一年
之正月有增撥之名耳到康熙十年冬季則額
餉已足而本年應找撥之餉及支動上年存剩
之銀皆可省矣到康熙十一年正月撥餉疏內
即可將康熙九年分奏銷存剩銀兩一齊撥出
而十一年分應撥地丁之見銀又可減矣總之

以本年冬季應找撥之餉而先全撥於春季以
康熙十年十二月所應動支九年分奏銷存剩
之銀而遲撥於康熙十一年之正月餉之定額
無增時之相距不遠一轉移間而兵餉不至歷
欠奏銷年款畢清似為有益臣備查歷年賦額
往年實入不敷出今上仗
皇上如天之洪福下資計臣潔核之小心每歲存剩
約略可六七百餘萬在內帑存此些微所積原
不為多在

聖德保此豐豫倍宜持之以儉但歲額必需兵餉與
別項用不同可全撥時理應全撥臣又查歷年
餉額除順治十二年以前凡餉冊報到部者俱
照冊全撥十分外至十三年因湖廣浙江福建
各路大兵出征歲餉近二千萬不得已改撥八
分自此而始嗣後額餉愈增是以相沿未改至
康熙五年經會議裁減之後尚存見餉一千九
百八十餘萬但以兵餉為急已經改撥九分今
較之五年餉額又裁減三百餘萬則即使康熙

十年全撥十分亦止與順治十三年先撥之八
分康熙五年先撥之九分餉數相符況兵經屢
裁之後馬兵改步戰兵改守各兵之餉比昔愈
少則其需餉比昔愈急故臣愚謂當此賦增餉
減之盛時當早定足餉恤兵之大計今撥餉期
迫矣臣言愚昧未知當否乞
敕部詳議速覆仰候
睿斷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十二月初二日題本月初七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内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戶科給事中事臣姚文然謹
題為
聖躬憂勞宜節敬陳愚悃仰祈
睿鑒事臣近見
畿輔苦旱間有雨澤未能霑足我
皇上愛民如子憂心廹切聞
宮中撤食蔬餐步禱
心焦形勞臣因病臥家中有諸臣來視臣疾者言
啓奏之時見

天顏顦顇相對憂愁愧懼昨又見
皇上躬禱
天壇臣雖近視如盲不能瞻仰然聞諸臣聚議悚惕言
天顏顦顇又勝於昔相對憂愁愧懼莫知所措臣歸
而反覆思維不敢不冒罪進一言也臣思
聖躬者天下之本也
朝廷政務一日萬幾雖安居玉食尚不勝勞況撤食
蔬餐步禱可以踰月之久不一休息一滋養乎
堯時大水堯憂之湯時大旱湯憂之水旱者古

聖帝明王所不能免憂勞者古聖帝明王所必
當盡然而敬
天勤民者心也心則萬年而不可懈蔬糲步禱者事也
事則無踰月不停之理臣知我
皇上憂民心堅必不肯
起居如常但望
俯採愚悃停其步禱薄進滋味如古帝王減膳撤樂
故事可矣月來
畿輔之旱臣初亦甚憂之旣而不憂其故何也臣

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有動於
聖心必實實行諸仁政如淮揚災傷賑而又賑差官
之時
睿慮詳審
天語叮嚀
皇上視民如子愛之若此
皇上爲
天之子
天豈有不愛者乎臣愚以理度之甘霖沛足定不遠矣
畿輔民間苦累臣倉猝不能詳考但向聞直隸各
府解狐皮一項最爲累民蓋由單所載每狐皮
一張折價止數錢因解本色而加派有至數倍
者民間一點此差多至傾家蕩產臣又查刷卷
冊內直隸各府解到狐皮止一千八百餘張即
令免徵本色其於供用似亦無大缺乏之處儻
得免徵本色照由單折價徵收亦

軫恤畿民之一端也臣敬因
皇上憂愛畿民之心而推及之乞
勅部酌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題本月十六日奉
旨知道了直隸所解狐皮折價之處該部確議具奏

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戶科給事中事臣姚文然謹
題為請酌停鎖禁鎖拏之例以廣
皇仁以存
國體事臣邀
皇上破格之恩至隆至大自念年衰體病性慵守劣
一無可以報答而所自矢者惟以昔年承乏諫
垣事
世祖皇帝之心事我
皇上而已臣於順治十年正月內因兵部滿漢諸大

臣負罪鎖禁發門正
世祖皇帝天威震怒之時臣冒罪具有請免鎖禁發門
一疏自謂譴在不測矣乃荷
世祖皇帝大仁如天嚴威忽霽奉
聖旨這本說得有理以後滿漢諸臣有犯貪惡重大
事情應發刑部審問者在部守候不必鎖拏送
門審有實據引律擬罪奏請處分該部知道臣
至今每檢閱舊疏捧繹
溫綸猶然淚潸潸下也臣自順治十年五月內丁憂

回籍鎖禁之例何年復行則臣不得知矣及臣
蒙
聖恩再補垣中亦未目覩此等事也今月初五日
皇上親鞫總督周有德編修陳志紀候補給事中鄒
之璜等臣侍立堦下見三臣帶鎖而入或低頭
雨汗或淚眼左右視或面如黑鐵臣老矣見之
心悸股戰目不能正視也初七日隨奉有周有
德鄒之璜著散禁之
旨臣捧讀感泣

皇上大仁如天又同符
世祖皇帝矣今於本月十六日入署過鼓廳民人喧鬨
及見值鼓諸臣云江南百姓保留總督麻勒吉
者且云麻勒吉自被鎖拏顏黑面削腰項拳曲
等語臣聞之心甚惻然竊以為諸臣犯罪在內
者可以散禁在外者可以散提待審定之後其
事之虛實罪之輕重自有
朝廷一定之法在惟是鎖禁鎖拏之例所望
皇上天恩酌行停免者也臣往年之入告

世祖皇帝者日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凍夜冷鎖
三重寢食不寧積成疾病恐不死於
國法而死於天災非所以廣
皇仁也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愧
辱難堪非所以存
國體也臣今日之入告我
皇上者仍舊此二言而已伏乞
睿斷揀擇施行至於所犯事情審有實據之後引律
擬罪

奏請處分原於
國法毫無虧損如此則
朝廷一定之法與
皇上格外之恩並行而不悖矣伏乞
睿鑒揀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年五月十七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這本說的是以後官員犯罪鎖禁鎖拏永行停止
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復盜案半獲官俸開支之舊例以杜諱盜
之根事臣思安民必先弭盜今盜之日熾由於
官之諱盜也臣又思官諱盜之處分至於革職
而報盜承緝之處分止於住俸停陞過限不獲
止於降調人情之於處分莫不避重擇輕獨至
於盜案則必不肯就其處分之輕者而甘心犯
其最重者是豈無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諱
盜非得已也葢以盜案一報勒限全獲之法有

以迫之也何也盜之必不能每案全獲每名全
獲者事之無計可施者也各盜本非一地之人
聚謀行刦則臨時合夥刦罷分贓則四路迸散
既散之後或有眞實病死者溺死者別處行刦
而殺死者死盜不可復生衆盜何從全獲即如
知名大盜處處挨捕之于七究竟或逃或死總
未拏獲況其餘小盜乎故案盜欲按名全獲勢
必不能而見行事例雖十盜獲九一名不獲仍
住俸停陞矣限期一滿則降級調用矣人情誰

不顧惜功名輿望陞轉不幸地方失盜未報之先預畏全獲之難爲行險倖免之計於是有諱盜不報者諱强爲竊者揑報盜殺爲姦殺讐殺者旣報之後必結全獲之局以銷住俸停陞之案於是有減報盜數者拷掠良民酒醋灌鼻香燻石壓以充盜數者案盜未全獲謊稱溺死殺死以報全獲者此等盜案旣諱而未報及未獲而謊報全獲之後其案內漏網諸盜雖公行村市捕役不敢詰承緝官不敢拏恐一拏獲眞盜

上司閲知而從前諱盜減報等罪與之併發盜未正法官先革職矣故盜之日熾官護之也官幷護盜乃避法而自護也今欲拔諱盜之根當速更勒限全獲之例臣查

大清律開載除盜劫倉庫獄囚或殺死職官或聚至百人以上者勒限盡數拏獲外其各處民間被刦印捕等官一月不獲通行住俸俟拏獲一半以上准開支等語正慮民間被刦易於隱諱故定例獲半以後官不住俸停陞盜仍照案緝拏寬於官而嚴於盜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復舊例者也何也文武承緝各官知開俸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諱盜以冒革職之險而從前諱報揑報等弊自息矣又一案之盜未全獲者不妨實報未獲照案緝拏而從前減報盜數拷良爲盜謊報全獲等弊又自息矣盜一日不獲其照案緝拏之案一日不銷嗣後訪得可以續拏拏得可以續報雖有未獲餘盜亦人人在畏緝之中年年皆畏緝之時而從前承緝各官不敢拏漏

網之盜等弊又自息矣此復一例而三善備者也臣查康熙六年九月內晉撫臣楊熙曾引律具疏奏有照律緝盜說的是著詳議具奏之

旨但楊熙疏中引律文此款言之不詳而部覆此款亦與律不符至今舊例未復此臣所以冒昧再請者也或曰官不停陞則官於獲半之後不加意續緝是縱一半之盜也此說似是而實非也何也律例不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實數也即不能全獲而報半獲者亦實數也見行事例勒

令全獲而報全獲者虛名也甚至諱盜不報舉一案之盜而全縱之不止於縱其半也若云每案果眞全獲天下嘗已無盜而盜之日熾又何故耶總之盜案以民間被刦者爲多諱盜以民間被刦者爲易原與盜刦城池倉庫等項事迹昭著不能隱諱者不同若立法太嚴而難行則官避法避法則諱盜者多盜不畏緝而愈熾法雖寬而易遵則官守法守法則諱盜者少盜畏緝而漸息儻臣言可採乞

勑部酌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年七月初四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核贓罪相準之實以昭平允事臣惟定罪在於核實立法貴於持平計贓之多寡以定罪之輕重此古今畫一之法也今見行律例凡監守盜錢糧至四十兩以上者斬常人盜錢糧八十兩以上者絞俱爲雜犯死罪准徒五年是其名雖爲死罪不作眞正死罪也至於監守盜二十兩以上常人盜四十五兩以上者皆杖一百流二千里及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不等今俓作

眞流發遣則此三流俱係併贓論罪假如監守十人共盜銀二十兩每人只各分二兩入已便定十名流罪亦已甚矣况贓多者死非眞死五年徒滿猶得還鄉贓少者流作眞流背捐廬墓終身不返是贓少者之罪較之贓多者反重似爲未協臣查律與實錄流罪并雜犯死罪俱有折贖之例律載三流總徒四年贖銀二十兩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贖銀二十五兩實錄載杖一百流罪准徒四年者應折贖銀五十兩雜犯死

罪准徒五年者應折贖銀五十三兩七錢五分
足見此等流罪較雜犯死罪原輕皆可折贖不
必眞流者也若不准其折贖則臣查
大清律內載徒一年至五年係民擺站係軍哨瞭又
載有徒流雜犯死罪各令做工擺站哨瞭等項
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等語然則
此三流應總定爲准徒四年較之雜犯死罪准
徒五年者減一年則贓少者罪輕贓多者罪重
不使贓少者之罪反重於贓多之人庶法得其

平且與實錄律例之舊章無不符合儻臣言不
謬乞
睿裁採擇勑部酌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年七月初四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定輕重畫一之例以垂永遠事臣思律例
乃係永遠之事輕重宜有畫一之規今見行事
例旗下人犯軍罪者枷號三個月雜犯死罪准
徒五年者枷號三個月十五日臣竊以爲未合
也何也凡律例內罪之輕重皆按各犯所犯情
節之輕重而定者也卽以監守盜一條律例論
之盜倉庫錢糧四十兩者斬然其名雖爲雜犯
死罪其實則准徒五年也盜五十兩以上者邊

衛永遠充軍其重於准徒五年明矣今應充軍
者枷三個月應准徒者反枷至三個月半是使
旗下人爲監守者盜五十兩之罪反輕於盜四
十兩之罪也一條如此諸可類推此情罪不相
符者一也又民人論罪則充軍重於准徒旗下
人論罪准徒反重於充軍此滿漢不畫一者又
其一也臣請
勑部酌議嗣後旗下人犯雜犯死罪者應比軍罪量
減枷號日期其軍罪仍照舊枷號三個月庶情

罪相符而滿漢畫一矣至於枷至三個月猶杖
之至一百也若枷至三個月以外爲時太久恐
有罪不應死而致死者亦未可定似屬可憫應
照舊例枷至三個月而止其枷號三個半月之
例宜永行停止者也臣從律例永遠起見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年七月初四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題爲永戍無併贜之例請酌議申明以符舊章事
臣查刑部題明事例凡侵盜錢糧不至二百兩
者仍照律併贜論罪二百兩以上者應不併贜
論必入已滿數方照例分別斬絞定擬此誠重
人命慎刑罰之至意也但臣將律與例細加磨
對不獨真犯死罪不應併贜論罪即邊衛永戍
亦必須入已之贜數滿方坐未有以併贜而坐
永戍者也蓋律議監守盜常人盜之罪至於雜

犯死罪准徒五年而止故律有併贜論罪之文
至例所增邊海漕運腹裏三項錢糧監守盜若
干兩常人盜若干兩即擬斷邊衛永遠充軍其
法特重故例有入已數滿方擬之條是雜犯准
徒以下併贜論罪者律也充軍本犯專算入已
贜者例也但以條例內既云以上人犯俱依律
併贜論罪又云仍各計入已之贜數滿方照前
擬斷不及數者照常發落等語似乎併贜與入
已贜兩語自相矛盾以致奉行此例者遂多舛

悞耳其實條例所載文雖委曲意實周到曰以上人犯謂盜錢糧各犯也曰俱依律併贓論罪者言其非依例也曰仍各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斷前擬者充軍之例也曰不及數者照常發落照常即照律也假如趙甲錢乙二人監守共盜錢糧二十一兩以上人犯俱依律併贓論罪皆杖一百流二千里查係邊海錢糧趙甲入已之贓數滿二十兩應照例擬斷邊衛永遠充軍其錢乙入已贓止一兩不及二十兩之數

仍照常併贓論罪杖一百流二千里發落此外侵盜漕運腹裏錢糧者俱可類推矣或謂遣戍各犯既必須入已之贓數滿方坐則條例內何不刪去依律併贓論罪一語不更直截耶臣以謂此又不可刪也何也入已贓滿數方坐者所以嚴首惡也併贓論罪者所以警同盜也假如趙甲錢乙共盜邊海錢糧銀二十一兩趙甲既以入已數滿充軍矣若錢乙不併贓論罪則入已一兩止該杖九十而已豈不失於太輕且與律相悖乎伏乞

勅部酌議嗣後侵盜錢糧問擬充軍本犯必須入已之贓數滿方坐其同盜不及數者仍依律併贓發落庶例與律相輔而不悖矣臣蒙

殊恩峻擢忝列法司竊念核擬施於一事一時有限律例行於萬世無窮謬陳管見仰候

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年七月初四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七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請早建

皇儲以重

國本事臣聞古之帝王必豫建太子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禮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春秋傳曰嫡長始生卽書於策誠重之也歷代守成令主以漢文景爲最臣攷之漢書文帝卽位之元年羣臣請早建太子曰豫

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也文帝許之遂於元年春立景帝爲太子可謂豫矣臣自數年以前卽聞都城懽傳

皇子誕生中外忭躍乃至今寂然未聞舉行冊立之盛典臣敢援引古義昧以請又臣念

太皇太后春秋高

皇上所以仰承

懽心者典禮之大無踰於此伏乞

勑諭該部詳考冊立禮儀擇吉舉行使中外臣民知

我

皇上旭日方升前星已耀福邁古帝慶流無窮懽呼忭躍四海同聲卽以此仰承

太皇太后

皇太后慈愛之懽心庶大典昭而

孝慈備矣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年八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啓
題爲大禮既在必行愚忠尚有欲盡敬獻芻蕘以
備
採擇事臣前捧
傳諭展祭
山陵臣隨諸臣之後俯竭愚誠仝詞執奏至再閣部大
臣兩宜
天語臣等暫退
朝班即日已頒

上諭
聖意堅定
成命難回螻蟻微誠不能動天臣負罪辜
恩慙懼無地謹於必行之中略抒一得之愚惟
皇上採擇焉一曰城池詐冒宜防也臣見邸抄中多
有大盗假官希圖賺開城郭垂涎倉庫如大盗
吳七等十八綴翎牽馬公然肆行於近京百里
之地可爲前鑒今
畿輔地方差使絡繹眞僞難分開城則有抗違之
罪開城又慮有不測之虞請
勅下部議預先作何申飭臨時何法辨驗以杜詐冒
弁申飭京城內外及
畿輔地方文武各官戒嚴稽察勿使盗賊乘機暮
夜竊發一曰旗丁宜恤也旗丁每扈從一次一
年餉銀費用殆盡甚有賣田買馬典屋買裘者
臣前在垣中已具疏詳陳不敢再瀆今扈從之
地更遠出外之時更久關外之地更寒其費愈
多其苦愈甚與尋常從獵不同臣愚謂宜令各

佐領詳察窮兵酌加賞給一曰驛困宜恤也
聖駕所歷地方俱係出關一路原非各省通衢料各
驛額馬無多且此番出關路遠時久往來差使
必繁又與尋常圍獵經過地方不同儻前去之
馬未回後發之差又到何以應之若止責令該
撫及地方官通融協濟竊慮衛驛之馬本驛尚
不敷用併驛之馬屢經裁省無幾雖云協濟恐
亦有名無實或於協濟之外許其酌行雇覓歲
終准與開銷或

勑下部議多方協濟其差使可併可省者屆期
睿裁酌行併省庶驛馬無乏緊差無悞一日
鑾輿望早回也大禮告成之後
皇上或沿山圍獵覽視山川練習武備未爲不可雖
天驕更番另有如龍待獵之馬部員採辦自有如
泉不竭之糧但扈從兵丁路遥日久糧乏馬疲
歸心似箭度日如年
聖駕早回一日則兵丁早得一日之休息早省一日
之勞費軫恤旗兵所以重根本也且南方秋旱

異常飛蝗蔽日淮揚道殣相望兩河工役繁興
一切章奏或有急不可緩者俱望
聖駕早回詳籌速斷昔
世祖皇帝上傳云東行往返未免延曠時日有稽政務
臣故望
皇上遄返庶於政務無稽且以早慰
太皇太后
皇太后懷念之慈心及四海臣民凝眸之望凡此皆臣
一時愚見所及或久爲

睿算之所先周無待臣言然終不敢不言乞
俯賜採擇施行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年八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寄

題爲敬陳邇言以爲頤養

聖躬之助事臣惟我

皇上遵

太皇太后之慈命遠謁

山陵則自

鑾輿初發之日而

皇上朝夕起居已刻刻縈廻於

慈慮中矣臣聞之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

大守身爲大夫孟子不止言養身而言守身者

何也蓋以守身比於守國守城之守言其難也

我

皇上一身上膺

皇天曆數之歸下繫四海臣民之望所關甚重今寒天

遠道風霜勞頓臣目昧死罪敬陳二言一曰

行在馳驅宜慎也大禮告成順道田獵平原曠野不

礙馳驅但或遇崇山峻嶺深林密莽之地必宜

按轡徐行不可輕騎超越雖

聖天子萬靈擁護自然履險如平但古之聖帝大禹

與人異而小心與人同乃爲保福之道況

御馬先行萬騎雲從騰山越險孰敢稍緩儻有王

公貴臣偶致蹉跌遠道將息甚難

聖慈豈不惻念

皇上膺德邁於古帝又復

天縱多能騎則上下如飛射則應聲命中神武絕倫

雄心易動此心一動之時如雷霆驟發最難挽

回必須立刻收住念及

祖宗付託之重

太皇太后

皇太后懸注之慈

聖躬關係如此豈肯輕冒險阻此念既重則馳驅之

念自輕不期慎而自慎矣一曰

行在休息宜早也臣聞人之精神凝聚於夜而復發

舒於旦猶樹木之收斂於冬而復敷榮於春也

古之聖人精神天縱與人異而保養節嗇與人

同乃爲萬壽無疆之本我

皇上躬親鞍馬遠歷山川晝勞已甚惟在夜間悉爲
休息以養天和弁今年老有德之臣宿衛左右
叙述
祖宗創業之艱講論頤養
聖躬之道庶爲有益此二者雖皆迂陋淺近之談然
言之甚平行之不易惟望
皇上恕臣愚戇之罪於
行在之暇時
賜省覽微臣幸甚天下幸甚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七》 九
康熙十年八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大禮肇行請停今歲秋決以廣
仁孝事臣惟我
皇上展祭
山陵以告成功切思大禮舉行應有
上傳
殊恩遍布四海臣忝任法司曉夜思維無如停今歲
秋決一事何也臣查見行事例凡尋常齋戒日
期俱不理刑名今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七》 十
聖駕不遠二千里扈從士馬約十數萬錢糧供億亦
約數十萬嵩爲展祭告成之大典故勞費而不
惜是
上傳一頒以及
鑾輿初動之日皆我
皇上必誠必敬心齋心戒之時况大禮舉行之前後
彼時若
朝審覆奏
御筆親勾

皇上大仁達孝遠踰周武必有惻然不忍者但念
皇仁觸動於臨時恐日期已迫四遠不得霑
恩臣故敢冒昧預請仰俟
睿裁儻以臣言可行乞
特頒上傳將今歲秋决停止使天下之人咸歡呼感
泣曰此
皇上之仁也孝也乃遵
太皇太后之慈命繼
世祖皇帝之遺志以告成於

太祖
太宗山陵而有此恩典也薄海內外不獨感誦
皇上好生之恩并感誦
太皇太后之恩於無疆矣況自
世祖皇帝及
皇上御極以來多有停一年秋决之事非屬剏舉伏
惟
慈鑒採擇施行為此具本㝠題請
旨

康熙十年八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奏
題爲敬陳預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仰候
睿裁詳酌事臣惟淮揚地方爲漕運咽喉南北要地
與別處不同屢年被災蒙
皇上破格蠲賑恩大而仁盡矣然而水災未退復旱
且蝗米價較昔踴貴臣聞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而糧之爲物近則生長於地待成於時遠則轉
運於四方未可旦夕得也故備荒不在於臨時
而在於預畫今淮揚本地之米旣少又聞湖廣

江西及上江等處亦多苦秋旱米貴卽臣郡安
慶米價較之往年亦增數倍計今年上流米艘
到淮揚者較往年必少此後米價亦必日貴乃
一定之理必至之勢也臣思備荒需糧別無奇
策惟在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通米糧之
有無而已近年浙撫臣范承謨行之已有成效
臣聞山東東府地方所產大小米麥黃黑豆等
項舊日多自膠州等處舟運至淮安之廟灣口
沿海邊而行風順二三日可達商船往來終年
絡繹自禁海以後糧食陳積應多聞其斗較淮
爲大價較淮爲賤若動官帑採買轉運以備賑
饑之用則糴本省而得糧多
國帑不至甚虧饑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許
下海之嚴禁耳年來有言開禁者皆蒙
嚴綸切責臣何敢多言妄言但臣思禁者禁一切軍
民人等私出海口者也凡物民間不敢用獨
朝廷用之者名曰禁物今
朝廷以備荒之故用地方職官押官艘運官糧出口

船若干入口照舊亦船若干往返有期稽察甚
易聞行數次糧足則止此豈可謂開海禁乎若
以此爲開海禁則如近日福建發船下海搜近
島遊賊亦可謂之開海禁耶但其中有宜詳察
確議者一曰船隻之通融二曰水程之遠近三
曰淮齊兩地斗斛大小時價低昂之大槩此非
可以耳信非可以理斷必身在地方久諳風土
者方能洞悉儻荷
睿裁謂臣言無必不可行之處乞

勅部酌議行江南總督總漕該撫及東撫諸臣詳察
熟計以爲應止則止以爲可行則行之亦須備
淮揚救荒之一策也此事兩省查議必需數月
之久計
聖駕東回方能題覆儻到彼時淮揚米價不至大貴
上流米船不至缺少該督撫届期題明將此議
仍可停止古人所云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
不備者此也總之糧食不可猝得救災在於預
籌臣有愚見不敢不言伏祈

睿鑒詳酌施行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年九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

兵部督捕左侍郎管右侍郎事臣姚文然謹
奏爲自陳不職祈
賜處分以肅察典事臣江南進士由庶吉士改授科
員順治十年歷任兵科都給事中丁憂回籍告
病里居至康熙五年病痊赴部仍補科員九年
八月內蒙
恩內升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戶科給事中事
十年五月內蒙
皇上特恩不次擢用升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本年

十一月內陞補刑部右侍郎十一年二月內調
補刑部左侍郎十二年二月內調補今職除康
熙六年三月以前事跡遵例不開外康熙六年
六月戶科任內爲檢舉事奉
旨着罰土黑勒威勒九年又二月內六科公本爲薦
舉事奉
旨罰俸半年十年九月都察院任內爲會議巡方一
案議降一級留任罰俸一年奉
旨寬免十一月內因將白立吾減等奉

旨原議各官從寬免交該部十一年三月刑部任內
爲祝表正擬陪容送一案議罰俸三箇月奉
旨寬免又七月內爲會議書辦犯贓失察一案議降
二級留任奉
旨寬免竊念臣以一介之豎儒荷
兩朝之寵眷
殊榮叠被報稱維艱居言路則糾劾無聞因年衰而
氣餒佐部務則舛謬時見實識鈍而才踈受
恩重而負

恩之處滋多歷職驟而溺職之愆彌甚期旣屆於黜
幽義豈容于尸位伏乞
聖慈特
賜罷斥庶察典肅而臣誼安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一題十一日奉
旨姚文然簡任督捕侍郎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

兵部督捕左侍郎管右侍郎事臣姚文然爲直
陳曠職仰祈
鑒處分以勵官常事臣辦事衙門捧讀
綸旨因地動示警
皇衷悚惕竊思地者臣道實由臣子不能仰體
聖心恪恭職業所致乃煩上廑
宸慮臣誼益不自安臣邀荷
殊恩全無報稱歷思屢任積愆甚多伏乞
皇上立賜罷斥以爲曠官之儆臣無任悚惶待

命之至
康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題本月二十四日
奉
旨姚文然著照舊供職不必引咎求罷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御史臣姚文然

題爲丈量宜待農隙之時自首[illegible]

勅部酌議使蜀民不勞蜀賦漸裕事臣思蜀省沃野千里正賦缺額甚多允宜丈量以清隱占之弊但丈量必履畝逐坵行弓積步須待收穫之後方便舉行今東作方興自宜暫停又臣向在里門親覩丈量之事其民間雇覓弓手算手供應里長官吏造册解册勞費甚繁雖無隱占者與

有隱占者一槩勞費俱不能免臣愚以謂將蜀省丈量酌寬三年爲限聽人自首及他人舉首俱免其從前隱占之罪待三年限滿通查各州縣如某州某縣首出地多賦額大增者即可免其丈量再行展限開墾如某州某縣首出地少賦額無增者酌行抽丈如此則蜀省賦額可漸增而蜀民勞費可稍省矣至于編審與丈量事本相連應俟丈量之日一併舉行者也倘臣言可採乞

勅部酌議施行

康熙十三年正月初八日題本月十五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提鎮招兵宜愼事臣竊念吳逆煽亂致煩

宵旰焦勞

廟謨周悉無遺更慮蕩平之後倉卒遴將鎮守爲難

預擇提鎮等官隨征候補誠籌之周而慮之遠矣但臣念所推各官既未有見在駐劄地方亦無見成營伍問其名雖曰隨征之將究其實止爲候補之官有將無兵勢需召募臣愚以謂宜愼也兵貴有能戰之實不貴有充伍之名招兵

器械鞍馬所費不貲當此軍需孔亟之時似難猝給且烏合之衆以破敵則不足以糜餉則有餘今

禁旅雲集芻糧轉運維艱以甚艱之餉養未練之兵似非急務且疆埸爭界之地人情叵測萬一奸細投兵賊人應募稽察實難非徒無益又將有害臣愚以謂招兵事宜難以遙度提鎮隨征似宜暫緩請

勅下領兵王都統等從長酌議審度彼處時勢召募是否可行隨征各官應急應緩以便前往庶兵有實濟而餉無虛糜矣臣言可否

採擇仰祈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題三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燮謹密
題爲長沙之叙典雖停
朝廷之恩德宜布敬陳管見以備
採擇事臣竊念去歲吳逆反叛普天同憤曉夜靡寧
今歲聞南征大兵已抵荆州武昌西行大兵已
踰漢中臣竊謂大局已定勦無難矣頃於二月
十七日
啓奏入
朝諭知長沙忽然降叛臣心甚駭恨但以愚見揣度
胃昧言之長沙雖叛與別處降叛者不同必非

眞心降賊也長沙距辰沅不遠如果眞心降叛
何不叛於撫臣　初逃之時何不叛於大兵
未到荆州武昌之日又何不叛於賊使招降之
初乃撫臣離任一月有餘城池人民安堵如故
今大兵漸近計日平賊又伊等擒賊使而獻僞
書之後乃忽然而叛乎臣反覆思之長沙擒解
賊使之日料必有請兵請救之文但見荆州之
兵未渡江武昌之兵未渡湖彼不知
廟算淺遠動出萬全期待數路並進一舉蕩平而謬
以謂
國家棄長沙於度外一旦賊使再至積威恐喝兵
民仰望既絕恐遭屠戮雖欲不降其可得乎故
臣謂長沙之降賊實與別處不同者也從前開
以長沙擒使獻書文武各官悉蒙
特恩優叙今長沙既叛理應停止但臣愚見
朝廷此段
恩典雖經停止然不可不令長沙之人知之并全楚

之人知之使人皆知長沙負
國家非
國家棄長沙也臣請我
皇上特沛恩綸
勅部酌議速行該督撫密檄馳諭使知
朝廷初已優叙長沙文武各官之功後復淺原其不
得已而非眞心降賊之故開其反正之路待以
不次之恩儻有能擒斬賊渠或密備糧草以待
大兵進取者仍與免罪論功如此則湖南一帶

陷賊城池兵民咸有更生之望大兵將臨若不
望風歸順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至於全楚大
局兵威全係荆州偏道全係武昌擒逆賊之狡
謀或以游兵虛聲脅取長沙等處冀以牽引武
昌大兵希圖潛伏精鋭從常德近道揞襲武昌
皆未可定此則
廟謨密畫自有先事之防非臣愚昧所能妄議者也
臣本書生不知兵事微有所見又不敢不言可
否

採擇仰祈
睿鑒施行為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題三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題為欽奉
上諭事臣捧讀
上諭因大兵進勦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之後應
即設官撫綏民生料理事務令臣等虛公舉薦
臣自思林居既久再入京邸孤陋寡交見聞不
廣實無以仰副我
皇上廣攬人才盛意敢就臣所知者敬陳之其一為
鳳翔府通判李長慶已亥進士乃臣典山東鄉

試取中士也矢志端方任事不避艱苦初任廣
東新興縣知縣入山擒盜上砦征糧民服其清
而感其惠或大差經過夫役千百人傳旗一呼
百里畢集使當煩劇之任庶幾堪備任使其一
為江寧府司獄張承宗出身吏員臣去年奉
差審事江寧於囚犯取供既畢問詢及獄中疾苦皆
誦言張獄官視我等如子歷詢各犯相同後臣
喚承宗至當堂面訊之其人應對明爽於獄中
一切事宜籌筭周詳料理妥當數年不懈臣彼

時念承宗以微員實心辦事才復可用使居荒
殘地方一邑之任拊循招來必有可觀而限於
資格無可展布臣與同差二官皆為惋惜倘一
解袍脫帽以賜之畧示獎勵而已今幸奉有不
拘資格之
諭臣一併保舉就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三年三月三十日題四月　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為閩逆之狡謀叵測粵東之餉道堪虞仰祈
睿鑒酌議預防事臣數日以來聞耿逆反叛普天同
憤計其兵非精銳將懸巢穴自可計日蕩平但
逆賊既已稱戈豈肯坐待擒滅其或近犯浙東
或由江西入楚與吳逆合皆未可定非臣所能
逆料而臣愚見所尤慮者耿逆既受吳三桂之
指麾復與孫延齡為唇齒滇黔粵西與福建聲
勢相連中間所阻隔者廣東一省地方各逆所

同心切齒者矢忠不變之平南王耳耿逆將士
先鎮粵東後移福建山川地利皆所素悉竊恐
其出粵東不意與孫逆表裏夾攻既圖分平南
王及粵東督提之兵力即遙助孫延齡之威勢
且贛南為江廣孔道與閩省接壤儻逆賊盤踞
其間使粵東之餉道中斷入都之塘報難通餉
缺則軍心難保報阻則訛言易興亦屬可慮臣
愚謂通粵東餉道實為急著先事之防乞
勅部酌議施行臣本庸儒實不知兵即不應妄言兵

事然當我
皇上宵旰焦勞之時臣既有所聞不能不思思之再
三偶有所見又不能不言者臣之心也至於聞
之不能確見之不能當而又妄言者臣之罪也
統祈
慈鑒愚臣幸甚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題本月　日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天方盛暑時際多艱仰祈
睿鑒節哀節勞安
聖心以順
聖躬事臣竊思
大行皇后賓天率土臣民悲慟震悼自
皇后梓宮奉安鞏華城
皇上於二十七日之後二十九日
駕往矣初三日初六日初九日

駕屢往矣今十二日大雨而
駕又往矣我
皇上天性仁慈惇篤倫紀哀禮備至臣初聞之以爲
自古聖人之德與人異而情與人同不忍諫也
臣年衰氣餒有忝言職不敢諫也至今日而見
我
皇上之勞已甚哀已過則不得不進一言矣臣思我
皇上一身上關
太祖

太宗
世祖皇帝基業之重內縈
太皇太后
皇太后之心下繫四海臣民之望使
皇上自知其勞之甚自知其哀之過豈肯不節勞節
哀自重
聖躬何待臣言臣竊慮我
皇上因哀而不自知其勞也更慮我
皇上哀之過而并不自知其哀也此臣之所甚憂也

皇上之身天下之主也
皇上之心又
皇上一身之主而
臨御萬邦剖決萬幾之根本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蓋謂主德清明君身強固而天下自受其
福也我
皇上於旬日之內屢次馳驅於暑雨之中往返百餘
里之遠悲悼之氣結於中慟呼之聲徹於外若
從此勞而不息哀而無節所關於
聖躬者甚重所關於天下者甚大此臣所不敢言而
又不敢不言者也方今邊隅多故逆賊吳三桂
孫延齡耿精忠相繼反叛臣等所以不憂彼者
恃我
皇上仁明聖主
天心佑助可計日蕩平耳然而三方煽亂六省勾連不
可謂伊等爲小寇也今天氣溽暑異常臣前於
沙河道上見役夫擔水澆路頃刻塵飛兵人爭
水吸冰面如灰浸臣中暑昏仆臥病至今未能

平復以臣所聞中暑而病者不獨臣一人也以
此推之一日之暑尚且如此況於湖廣濕熱之
地兼以久雨連綿王將軍以下及甲兵人等數
十萬之衆自春徂夏枕戈坐甲於帳房之中暑
氣下逼濕氣上蒸人馬久頓隱憂未艾以臣愚
論之此非我
皇上往來道路過哀灑淚時也雖我
皇上勞而益勤哀不懈政軍機政務奏决如流原無
壅滯但

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一日在道路之間則一日有餘
積之事卽至
駕回之次日以一日而并行兩日之政政行不異於
常時乃以一日而兼兩日之勞
君勞已倍於昔日禮記曰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也
下民且然況於
君身
君心可無休息之時乎且臣愚以管窺天竊念我
皇上思

皇后之深而哀之甚者非徒以崇
中宮之位敦人倫之本也實因
皇后事
兩宮以誠孝佐
皇上以敬勤德之盛者思之深觸目痛心而不能自
已也臣愚謂
皇上旣重
皇后之德則宜體
皇后之心

皇上試思
皇后在天有靈推其誠孝敬勤之心必不願
聖躬之顦顇也必不願
聖心之鬱結也儻
皇上肯節勞節哀使
聖心安和而
聖躬逸豫以上慰
兩宮之心卽俯慰
皇后在天之靈矣

皇上儻垂念及此則哀情之停蓄於中者或可以立
時渙然如冰之泮如結之解乎昔唐太宗英主
也文德皇后賢后也后旣葬昭陵太宗卽苑中
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
不能見太宗指昭陵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
獻陵若昭陵臣固已見之矣太宗泣而毀觀夫
毀觀而泣則知英主亦有難割之情雖泣而終
毀觀則知天子亦有不可直遂之性也唐史載
之至今傳爲美談我

皇上勵精求治方期媲德堯舜豈可令唐太宗尚美
於前乎伏願
皇上權衡審度忍耐性情沙河之行不敢請
毅然停止但將
聖躬大爲休息一月之內間一往爲亦何不可者至
於服已除矣
起居飲膳漸漸復舊以頤養
聖躬爲重從此以往養
一人之喜神集萬邦之和氣中庸有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臣謹拜手颺言爲
皇上誦之矣臣前任恭逢京察會以臣年衰氣餒久
忝言職自陳不意
聖恩復拔今職事關
聖躬之重躊躇囁嚅稿成復毀至於再三
皇上念臣前此不忍諫不敢諫至今日而不得不諫
之苦心俯垂
天聽將臣疏留中特賜

睿覽稍寬
聖懷天下幸甚微臣幸甚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三年六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為中州要地請暫畱賢撫以慰輿情事臣見河
南撫臣佟鳳彩以病乞休仰荷
聖慈准其所請解任調理此
皇上體恤勞臣之大恩凡屬臣工無不感激而臣竊
有請者臣之愚見謂河南界連秦楚為兵馬往
來要衝近復傳聞秦省有叛兵謀逃之變河南
地居隣近恐流言易與人情震動亦未可定聞
撫臣素得民心相傳告病以來百姓皇皇如失

所倚恃臣數日以來所聞大略相同臣知撫臣
相貌議論朴實無奇而老成謹愼熟練和平服
官二十餘載歷任皆能稱職其撫豫數載辦事
無俁恤民疾苦民愛而信之臣思民為出餉之
原官乃安民之本官為民愛未可易得若聽其
去任雖更代得賢撫而臣竊思民之信官如墝
之樹木新木雖嘉待年而長新官雖賢待久而
後民信之非可旦夕取效者不若仍畱舊人如
駕輕車行熟路之為便也伏乞

皇上熟籌詳訪如果人地相宜特再沛
慈綸令其暫力疾視事俟秦省叛兵剿撫就緒之後
彼時視撫臣疾之痊否再議去畱可也臣思
命未下之先去畱聽自
上裁臣不敢言今
成命已下而臣復言之臣之罪也但臣念河南衝要
之地當隣省多事之時心有所見義不容默謹
束身待罪冒昧陳言以候
宸斷伏乞

皇上鑒宥施行為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　具　日奉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題爲請廣
封典之恩移孝作忠事臣惟錫類者
朝廷之恩急公者人臣之誼數年以來
封典未經舉行自
覃恩錫封以後諸臣有新服官而未得封者有新歷
任而未得加封者有從前不值
覃恩之時而未得封者有父官品大子官品畀舊例
應晉階而見例不行者竊念凡服官榮身之後

人子孰無榮親之心値軍需浩繁之時人臣孰
無急公之念移孝作忠本無異理爲臣爲子咸
有同心臣請
勅部酌議照品定數聽輸按季具
題給與
封典其在外願輸各官有願交藩司者徑交藩司
有願交內部者本官自具文徑交內部不必轉
申起文以省留難稽延之弊其有已經革職而
追奪者及嗣後有革職而應追奪者察非重情
贓私但係因公革職者酌議捐輸將伊親
封典應給還者給還應免奪者免奪亦廣
君恩而盡臣誼之一端也倘臣言可採仰祈
睿鑒施行
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七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九卿科道會同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裁兵雖裕餉之急著請
敕部酌議裁之以漸事臣日來風聞有裁兵之議竊
思內地冗兵有糜糧餉兵日增則餉日絀裁兵
以裕餉
廟謨實爲深遠區畫自然周備臣本不應妄言但臣
愚見過慮以爲裁兵宜以漸也兵有新增之兵
有經制久設之兵議裁新增之兵尚可於經制
缺額中補伍若將新舊之兵一時議裁則舊兵

有失糧之怨新兵無補伍之望將衆多無賴無
歸之人聚之於一地迫之以一時分散恐衆聚
則勢成人急則變生雖有賢督撫提鎮加意安
插非易事也方今無事之地惟直隸山東山西
河南江南等處兵戢民安財賦足額實爲天下
根本至此等處地方雖稱腹裡亦多有深山綿
亘險阻之處萬一有挺而走險者雖無足慮然
亦不可不深慮也臣請
敕部酌議即於見在議裁之兵將新增者分其緩急
次第裁減其經制舊兵暫且照舊存留俟新兵
裁汰事畢之後再爲酌議行令該管理軍務各
官將老弱者陸續裁汰事故者勿補以漸銷去
及至所裁之定額而止不必新舊各項兵丁一
時同裁庶裁兵有漸而餉亦漸裕矣臣書生迂
愚過慮之見既曉夜縈回於胸中不敢不據所
見冒陳可否採擇仰候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四年正月二十　日題　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全秦之大局將定遠人之征調宜停敬陳愚
見仰候
睿裁事臣見邸抄臨洮延安秦州鞏昌蘭州等處俱
經恢復平凉不降則剿計日蕩平全秦大局已
將定矣從前因數處逆賊鴟張間調蒙古以佐
征勦今秦中既定則我兵全力從此合注湖南
自有餘裕嗣後蒙古之征調似宜酌停關東之
舊兵似宜酌回葢蒙古居高寒之地南方乃卑

濕之鄉風土大異疾病易生計其一聞征調如
避死亡人情所苦不必驅之蒙古雖名爲遠人
實居近地
天威既震於前撫恤宜周於後此根本重計所關臣
既有書生愚見不敢不言仰候
睿裁施行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四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密
題爲平凉之蕩平在即
恩赦之大信宜堅敬陳愚見仰候
睿裁事臣念王逆煽亂秦凉人皆憂之以爲秦地近
而民悍自古以來易動而難靜也仰賴
皇上天威遠震
仁德遐宣
勅諭下頒兵民感泣鞏昌賊兵尚有一萬餘名捧讀
赦免

勅諭一時解甲投誠至蘭州之賊爲河西五郡咽喉
逆賊拒守累月自知罪在不赦乃鎮臣王進寶
同布政臣伊圖差官至城下宣揚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并
恩赦而城中文武僞官及賊兵五千餘名一并開城
投順矣鞏昌蘭州既下則平凉勢孤如折翼之
鳥入圈之豚耳王逆不降其麾下必有斬其首
而來降者全秦計月底定豈非仗
皇上如天之德如天之福哉而臣鰓鰓過慮謬陳蒭

後之書者以爲招撫之初宜愼招撫之後宜信
也古稱信者人君之大寶也故招撫之初倘有
必不可撫之地則明言其罪在不宥不受其降
儻有必不可撫之人則直云除某人罪在不宥
外其餘官兵人民槩准招撫如此則恩明而信
著若既經招撫矣此後惟有堅持
恩赦之大信以爲未降者之招徠安既降者之反側
不可小有變更蓋凡事必審其大小權其輕重
而行之豈止爲一地一人計哉臣思秦中初投

兵將恐尚在旦喜且懼之間而平凉正在此時
分或降或剿之局故
恩赦大信宜堅所關不小臣既有書生愚見不敢不
言仰候
睿裁施行爲此具本密題請
旨
康熙十四年七月二十日題本月 日奉
旨

刑部尚書加一級臣姚文然謹奏爲微臣患病
危篤
聖恩高厚難酬伏枕哀鳴泣陳愚悃事竊臣草茅賤
士謭劣庸材蒙
世祖章皇帝簡授科員又蒙
皇上知遇隆恩以科員內陞超遷都察院副都御史
屢叨異數歷任今職才非任重夙夜氷競常懼
隕越以負我
皇上拔擢至意奈年力衰憊於本年四月中感疾卧

床復於六月初旬力疾入署辦事豈料沉痾愈
加痰症昏迷醫藥罔効自知病入膏肓危在旦
夕臣死何足惜惟思我
皇上高厚洪恩犬馬未報又以微疾上廑
宸衷屢賜垂問臣雖在昏憒之中感激涕零惟有生
生世世圖報
天恩於罔極耳伏願
皇上聖德彌新治功益茂溥施膏澤早奏蕩平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悚惶依戀之至謹遣臣男

國子監學正姚士堅親賫奏
聞
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　日奉
旨覽卿奏患病危篤朕心殊爲軫念這本內事情知
道了該部知道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九

與蔡摠漕書

敬拜啓者敝府南米原額一萬八千九百五十餘石
今除荒徵熟至順治十三年實徵一萬二千六百三
十餘石應解江南布政司聽其改撥兵運二糧但以
運米入省既有上水船錢掛號取批各項等費百計
留難多方勒索有米到數月而不得交者有交米而
不得批者有米至南而復改撥別府兵餉別衛運糧
者敝府舊例點糧長爲區頭以解南米一次輪區傾

家蕩產兼之公貼私幇合邑受其苦累至近日極矣
弟目擊傷心細攷其故揔因南米一事撥無定數撥
無定地撥無定期或撥兵餉或撥運糧多寡遠近定
於臨時藩司郡縣之胥吏一線穿珠上下蠹食或此
年撥入皖餉則云調停上下使用多金或此年撥解
別府則云打點不周罰之遠涉此敝府無不破家之
區頭而亦無不飽噉區頭之胥吏也窮其根本救其
大弊唯有定南米爲皖米以皖糧足皖餉一法夫南
米載在賦役全書原解布政司聽其改撥兵運二糧

非有一定不可易之例也皖亦有兵餉與其撥皖米以供別地之兵不若撥皖米以供本府之兵也皖亦有運糧與其撥皖米以供別衛之糧不若撥皖米以供本衛之糧也皖爲撡撫駐節之地與別府不同標兵餉米凡三萬餘石本衛運丁行月糧亦苦不敷年年待池州等府解米協濟夫解敝府之米以供別府兵運二糧又解別府之米以供敝府兵運二糧勞兩地之民力耗兩地之民財不若以皖米供皖糧爲兩利而長便也況布政司每年亦未嘗不撥皖米爲皖

糧也以順治十三年計之安慶府南米盡撥皖標兵餉共一萬零八百三十餘石撥皖衛行月糧一千九百餘石其撥江寧右衛行月糧不過六百六十石而已以敝府南米全額一萬二千六百三十餘石而止改撥別衛六百六十石則別衛得敝府六百六十石之米無關輕重即可見敝府南米無關別衛行月糧之輕重明矣然則定撥皖米爲皖餉亦實實可行者也但運米者利于有一定之規而撥米者利于有臨時之撥寧可散撥于後不肯定撥于先收放在手高

下由心蔣撫軍爲撥去年南米作皖餉一事布政胥吏執拘支吾至懲責而後已語云利於民者必不利於吏豈不難哉敝縣近日議革區頭弟溽暑抱病血下如注以一年不見一客之人今同鄉耆里老集議於城隍廟者三日不决于兹矣揔因解南米一大苦無人敢首爲承嘗上下胥吏又從而恐喝之弟嘗衆矢神願於變法之初代區頭解運一年以狥百姓之急而僉議又以爲非體憤懑之極家父往見蔣撫軍言及定南米爲皖米以救合府生靈蔣撫軍素洞解

南之苦卽爲舉行但云此米兼兵運二糧不便擅專須從容請教老公祖方可弟敢耑函拜懇倘蒙許允惠以德音弟卽扶病出見蔣撫軍乞其移咨老公祖及郞制府將敝府南米永定爲敝府運丁行月二糧及皖標兵米之用免其解南俟撥既省道路遠涉之費又杜胥吏勒索之奸而敝府一歲中可救百十家積之永遠便救千萬家弟惟同合郡父老子弟拈香萬拜以祝老公祖福祉無疆而已病中勉泐不盡拳
注

又與蔡撫漕書

外奉商者前廬府關稱廬六二衛運丁行月二糧本折均徵將敝府舊解廬州麥折銀每三錢改米一石解廬此係通行事例不獨敝府也弟愚見以為本折匀半部咨已定自當遵行但或有通融之法於近地徵米遠地徵銀既不失均半之成規而可省遠道之脚費又或本地有存貯米及應解別府米酌量就本地撥給如敝府運丁行月糧原編撥寧等處今一半本色即于本府萬億倉支給不足者題于本府應解

布政司南米內撥補此見行之例可倣也况近地徵米則行月二糧即時隨漕起運不致有悞兌期遠地徵銀則編折二銀原係春夏開徵亦可先期起解其于漕事實為兩便若遠地徵米則以安慶一府論之協濟別府之米必在本府漕兌之後即令星夜起解已自後時陸路有盤脚之艱水路則有風水之阻非惟勞民亦且悞漕故漕運議單載嘉靖年間運軍行糧派別處兌運者因徵收不齊每石折銀四五錢不等其明徵也至於運米別府縻費不貲即如敝府解南米往江寧等處一事觀之可見矣但運江寧猶係水運解廬鳳則係陸運為費較鉅查之會典原有陸運改折之例今廬州既已關至鳳陽尚未文到若解鳳麥米折色亦徵一半本色則共銀九千五百兩以三錢一石算之敝府合解鳳米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石矣是敝府見年解鳳之米與見年上漕之米數相同而且多于敝府南米之一倍也其苦累更有不可言矣推之各府其苦或亦皆然此事知已經部定但弟以托老公祖骨肉之愛故敢便陳倘有調劑之

法便為老公祖萬世功德惟是山林伏處聞見不廣止能竭其芻蕘未知時勢可行與否耳瑣瀆縷縷知在原鑒

與王兄書

病臥山墅間忽江寧便人至開一書則故人李苹五月內手字也怪其書情迫而至遲詢之于來人曰李之弟某面付者以貧極不能耑一价故也不佞聞之惘然記與某年少木天同鄉宴飲朝夕無間今幾年耳乃一敗至此其名罣墨之罪至于死其實貧至瀕死不能耑一人裹糧乞救可憐亦可痛也不佞山居不聞外事不見邸抄據其書云從前未經面質未曾畫招并無一字口供果爾則于張諸公鞫此必無死

法矣不佞知此時　功令嚴甚誰敢言寬亦誰敢勸人寬但在道丈相幾酌勢倘可於覆審時准其辨呈行臬查勘果否未曾畫招稍緩審結亦可苟延一歲之生秋風落葉縲紲銷魂至于不敢求生而求蹔生尤可憐可痛也事之可否在道丈裁之但無從井之憂便當下垂雲之手是感應經中第一等功德耳不佞于此倘有纖私天地鬼神實臨之然不敢取必于道丈惟是再審既奉
綸音則冤情必宜下照亦仰體
聖天子好生之大德也

與張撫軍書

敬者敝鄉蘆洲一事前歲仰仗台慈軫恤民瘼主持大力調劑苦心白叟黃童至今頂戴不獨洲戶也近聞部文行查隱匿戶名其自供與親丈不符應治以隱匿之罪洲民惶惶呼搶無路弟深悉其苦敢一代陳之竊謂事局有常有變常者不妨懸揣可以理斷內部之議所云隱匿各戶經管各官難辭其咎此論其理者也變者必須目擊可以情原察部原疏所云丈出各戶似可寬宥及其官任內欺隱難以憑定似

可寬宥此原其情者也前歲丈量蘆洲實與往年清丈不同夏秋之交洪水大漲爲十數年所未有洲圩盡破洲民盡逃此丈洲一變局也洲地犬牙相錯一土三課除蘆課外其小港深宕可以畜魚則納工部魚課其築圩分埂可以種稻則納戶部田畝各洲戶自供在水漲之先各分地皮魚當魚課田納田糧俱與蘆地無涉卽蘆地內復有泥灘水影等項例不納課故自供之畝應少其察部清丈在水方漲之時一望白波渺無畔岸魚宕田埂盡在水中水影泥灘無

由辨別人役乘船細丈委實疆界難分洲戶屋漂民逃彼時無人控訴察部雖目覩水災而　國課爲重何從分豁只得據水而弓口積步增畝故清丈之畝數自多則自供與清丈畝數雖有參差非盡隱匿情弊其中或有清丈在前者水未甚漲故自供與清丈畝數相符卽不相符不至相遠凡此水災情形不獨老公祖痛念民艱給米賑濟卽察部諸公料亦目擊而心憫之不然肯以耑差清丈之官而反爲丈出各戶槩請宥哉至于洲地之新漲原與田地不同田地

墾荒成熟皆由人力可以稽查洲地浪推沙擁盡屬天功難分歲月竊聞故老相傳喩洲之漲如人之長自少至壯懷抱之童漸成七尺之軀而不能辨其爲某年之長幾尺某月之長幾寸也洲地近江邊東崩西漲日積月增而不能辨其爲某年之漲幾頃某年之漲幾畝也是某年某洲之新漲尚無憑據又何從查其爲某戶之更替某官之經管乎謹按我　朝律例有欺隱田糧之條而不載欺隱蘆地之律律例無所不載非有遺漏也誠以水之趨射無定方洲之消

長無定時故止可于丈量之後按畝以壁科不能查
其新漲之期定律以治罪卽桐邑蘆課明初止一千
七百餘兩萬曆年間增至二千七百餘兩天啟崇禎
年間節增至三千六百餘兩我 朝順治六年又新
增六百餘兩十五年丈量舊額新增共四千三百餘
兩未有因加洲地之課而治洲民以隱匿之罪者也
此察部原疏所云洲民地在沿江五年內坍漲不常
丈出各戶似可寬宥又云不知某年新漲某官任內
欺隱難以憑定似可寬宥固以其身歷而目覩者拜

疏上聞矣察部躬臨洲地與內部之遙揣者不同老
公祖地方大福星愛民如子與察部之蹔蒞者不同
伏乞詳達輿情疏請豁宥則萬姓懽若再生百世咏
歌不朽寧獨事內官民頂禮高厚已耶至于見在道
衛各官暑雨泥潦備嘗辛苦單心引丈清畝增課似
與察部功同一體有勤謹之績而無疎忽之愆方當
望恩議敘者也此時部覆行查甚嚴民干憲典官罹
考功所關甚重而弟過慮私憂更有甚于此者則以
洲民自水災之後圩破屋漂財殫食盡人逃過半今
春兼徵兩歲新增蘆課催比無從或差役鬻子女以
代完或官吏借正供而那解若更治以隱匿之條不
勝株連之衆丈冊所載或止百十餘戶而朋戈管業
實有數千餘家竊恐洲民驚駭逃者不歸在者亦逃
且伊地逼江邊不過捕魚採蘆爲業是以民多宦少
貧多富少課止一錢二錢人或三戶五戶本無根株
不難漂泊如此則洲地日荒洲課日欠下切民生疾
痛上關 國課考成弟仰荷老公祖骨肉之愛俯悉
地方疾痛之情不得不呼天而呼父母矣廹切懇陳

恕其冗瀆并乞鑒宥

與姚臯臺書

前一函奉賀想久達記室矣茲懇者舍親方宅一切前捧復緘極銘關注方氏此時一門皆孤兒嫠婦耳無能結草者惟弟伏枕山墅晨起心香一瓣耳今爲方某入官變價之田復查子粒此前署張公祖批而邑中遂奉檄而行也弟向在都門稍知部中典故近復詢之出都諸戚友皆以從來入官變價之田并無復追子粒之例葢入官之日田非罪人之田而爲官之田矣變價之日以官之田而復報賣於民矣民田則有編折各銀漕南各米止完國課不應復追子粒官田則必官出牛種官招佃戶卽收子粒不應復納錢糧若兼錢糧子粒而並追之是重徵也某之田原奉部文確估變價各臺憲檄嚴催本縣遵上檄報賣實因田荒歲歉勒買無人責令方氏戶長派行兄弟族人分田納價照畝完糧桐城去歲合邑錢糧俱皆依限全完報上冊籍可據曾爲其入官數畝除正項分釐之銀升合之米乎今令方氏族人既納官價以受田又貼牛種以開田既完田之錢糧又徵田之子

粒是一姓而叠受其一田之害也此猶爲方氏一姓言之也近來籍沒之田各省皆有之若此例一開入官子粒升合皆達部部中不悉其爲宗族灘賠之膏血而反視爲持籌積累之錙銖執此例以繩各省各省奉此例以追難家則此後各省入官田產　國課官租一時並納誰人敢爲承買誰人敢爲佃種惟有將變價銀兩完錢糧子粒三項少者灘賠於一族大者灘賠於合邑破十七年未有之成例貽億萬世莫大之流毒其害豈止一家一省一世而已哉敝邑藁令仁人君子也言及於此輙嘆弟之婆心遠見相對攢眉但以旣奉上查未敢遽違近復因督修兵船堞壆留滯郡城卽欲申詳尚羈時日弟復慮老公祖榮陟之後起行非遙繼此署此者未知何人萬一無獨斷之明則縣申雖上嚴駁必下此例遂開因敝邑而貽害天下萬世矣弟病中思此輙爲中夜徬徨遶床達旦念老公祖現宰官身行菩薩行弟澹心苦行雖以老公祖骨肉至交從未敢以一私事溷起居里門中人亦無知老公祖與弟交誼者此事所關實大區

區此心可矢天日敢不傾肝吐膈與老公祖詳言而熟計之耶弟思變價者北部之來文查子粒者貴衙門前此之苛政非奉部文并奉撫批實係城狐添茲蛇足況以敝省論之年來如某某入官田產亦未重追子粒但得大人君子一筆削除了此藤葛便可造福於方氏造福於敝里造福於天下萬世矣伏乞便查舊牘歷年入官田產果否無查追子粒之例錢糧子粒果否不應並徵俯賜金批牌行本縣豁免子粒則灘賠之累可省流毒之例不開此亦高大于門之一助弟非敢僅爲姻婭效哀鳴老公祖亦非僅爲屋烏推雅愛神之聽之必有鑒兩心之如一者矣肅泐無任懇汪

與石令君書

前叩問台安并爲敝邑加丁一事公函拜瀆復荷回示渙感老父母軫恤至意即遵諭作公函於朱公祖矣治弟細思此番審丁之難總碍於懷寧加丁一千及朱公祖有懷寧規式妥當之諭耳病中無事詳查懷桐兩邑丁額則例銀各大不相同在原額則懷寧多而桐城少在缺額則懷寧有數千而桐城止缺數百在丁銀則懷寧科一錢餘而桐城科三錢餘種種皆異因便書增丁末議一冊呈覽乞賜採擇或入郡時婉以此說達之朱公祖似當蒙俞允蓋人丁與地畝同加丁與省荒同未有不從原額起規則者也合邑望恩無任拳切

與趙太守書

陽和布令福履時增六邑熙熙咸托春臺之庇忻企何可言茲尚懇者藩臺公祖牌行各屬令各承丈各役解府開局造冊老公祖自應仰遵但以愚見揣之此係通行各府之牌或別府中有丈冊未解藩司者故一槩嚴督耳若敝府則仰遵老公祖之成憲簡明冊既已申解魚鱗冊久造存縣或司中另發新式止煩老公祖一檄下縣敝邑父母自立催報完似可免承丈各役之解府造冊也若必遵奉司牌弓正里耆

盡須赴府則敝縣丈長四百一十人每丈長除造冊不需弓手外其筭寫手每甲約二三人合計之已一千二三百人府中客邸飯食較縣中費當數倍筭寫手顧募入府其工直較在縣又數倍而道路之盤纏尚在其外今春穀滯不行小民之家困苦艱窘爲十年來所未有加此重費其何以支此其爲民力慮者一也敝縣丈長多係排年方今初限錢糧兩年新增蘆課田畝本色春季安米並在催徵排年本身之畝多者七八百畝少亦五六百畝措辦甚艱兼有督催花戶之責若排年盡解入府則冊非旬月可竣此項種種錢糧本身既去誰納何人花戶零星督催誰手此其爲國賦慮者二也況弟素承至愛更欲仰效忠告則以在府開局造冊不過經承同造縣官有倉庫城池無在府之理官居于縣冊造于府此後再有牌催是老公祖兼任六邑之勞而縣令反謝督催之責冊成之後倘有駁改亦屬未便故弟敢詳佈其區區乞老公祖俯順輿情念前冊已經申解果有司頒新冊發縣造申恩允縣詳免其多人解府則民力可省

造冊無悞合縣誦功德無量矣

與郡伯趙與公書

前承高厚之誼至今感佩不能一刻忘老公祖愛弟真不啻家人骨肉事事關切炤拂語語開心見誠則弟之報老公祖當與別紳不同倘有所知而不告是負愛我高誼也敢以一得之愚而冝陳之茲奉商者敝縣丈量一事弓口俱已報完前奉牌示承丈人役甘結定式有隱漏之人本身斬首妻孥流徙之諭極體老公祖盛心以爲立法必嚴而後隱漏可清也今敝鄉各丈長已一一遵依定式投遞結狀到縣矣計

縣當不日申府但弟托老公祖至愛謬陳愚見以爲此結存縣則可若申上與存府則微有未便也查大清律開載欺隱田糧脫漏版籍者炤畝笞杖其脫漏之田入官所隱稅糧依數徵納立法不可謂不嚴矣今甘結所供是以欺隱之條而改用叛逆之律也此結申後其奸頑徙訟之人見立法太嚴希圖嚇詐誣告人以欺隱田畝者必多矣即令所告是實各縣審理將欺隱之人欲依律定以笞杖之罪乎則甘結所供斬徙之罪爲虛文矣將不依律而依甘結定罪乎則斬徙重罪必需請詳　題奏不獨事勢難行亦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此弟謂申上之有未便者此也至於甘結存府在老公祖天覆地載之中何所不可但恐丈量覆勘未必一二年間便能結局而老公祖考績屆期榮陞指日此結存府便爲永遠之案萬一繼老公祖而來者未必能如老公祖之大賢據此結而開告訐之門地方未免受累是後人之事而推原所從來猶曰自老公祖始也豈可不爲深念久長以造福茲土哉弟謂存府之亦有未便者此也弟知

老公祖取結大指欲使人心震恐一番或有丈時隱匿之田懼而自首耳今敝縣甘結俱已投遞則各縣甘結料亦遵示投完其自首者已首其不首者亦終不首矣以弟愚見妥論之或老公祖止取各縣印官一結存府其餘丈長保長等項止令縣中取其愿甘依律認罪甘結俱發存縣則既不爲各縣擔責又不令人心驚惶似爲兩得也今年小兒亦當丈長投結到縣之時見鄉愚之人淒切憂怖故略知其下情特愛久欲上達故因施丞之便而密布之可否行止總

在老公祖裁酌非弟所敢懸揣但乞亮其愚忠勿罪
唐突爲感

再與鄔父母書

承諭知貴體違和此時天氣暑濕又忽風寒甚難調攝卽弟血病亦盛發也望老父母年臺寧神自玉輔以藥餌毋期速効以圖萬安至于諸事掣肘百慮焦心時勢實使之然且望隨緣應付天君泰然卽憂病之心亦不可過急急則肝木愈弦心火愈熾一日之內覺可怒之事常多五倫之中覺可喜之人絕少適足令病增耳弟積病連年亦三折肱于斯矣外之困我者百端皆起于官竭其心以盡職而窮通禍福不

與焉是謂外其官而官違內之戚我者百端皆起于身安其心以養身而勞逸生死不與焉是謂外其身而身存治病于藥石之間者標也治病于性情之間者本也弟知老父母獨浚望之遠愛之至故直言無忌當不罪其戇也魚課一事仰仗釐剔卒爾紛紜可勝扼腕然議費本自公平官民皆可領解亦無大可爲老父母焦勞者但官解原係奉
旨而本折二項貼解至六百餘金亦復何名更言不足卽上臺偶不悅于老父母亦必不明言解費之少

而但言水脚解府之遲又或以本色解費運阮帖五百餘金而今止解四百餘金計面悟之時不過此兩駁但部文藩檄原云三月全徵折色同本色解北則四月水脚全完未可云遲至於阮帖百金原爲江寧採買加秤及布政轉文之費亦可公言之愚見此事老父母若于郡公祖賜詰但與合同議約上下不爽萬無可慮兄往來府差萬耳共聞及府中各役亦有湖在敝邑者郡公祖耳目甚長豈有意外之疑耶願老父母不必過憂以擾珍攝至於小小變通之法蕭

侯駕歸時又可與衆面商或不致膠柱也來役匆匆卒復不盡

與朱雲門中丞書

日前浙中一敝世兄賜奠至桐因言浙中丈田有一縣而增數千畝者聞之驚愕正欲修書奉寄祈老親臺造浙中萬世之福苦無確羽適因縉雲之便因詳作一函囑其一到即陳唯留意焉丈量只可清畝萬無增畝之理蓋地土古今一定但有荒熟并無增減查科中原疏首云將今比昔仍此地也觀此二語其未議及增畝明矣一縣之畝有定數一縣之糧有定額若云未丈以前田多畝少豪强隱占者清出宜增則未丈以前畝多田少貧弱賠累者清出亦宜減抵期

以一縣之畝足一縣之糧而止何從增哉但州縣之所以增畝者亦自有故大約拘於丈量弓口之畝而未詳攷地方舊例折實完糧之畝也各地方弓口積步之畝同而折實完糧之畝異故有大畝有小畝有毛畝有實畝往年部派練餉毋論派徵一分而鳳撫林北海公祖具疏力爭云江南多大畝江北多小畝難以一槩均派後部覆議查卒允所請由此觀之江南有大畝小畝則浙中亦必有大畝小畝矣以理而

論小畝者或是丈量弓口之畝一畝而筭一畝者也或即所謂毛畝也大畝者係將丈量弓口積數毛畝而折一畝者也即所謂折實畝也其折實之法一省之中各府不同一府之中各縣不同一縣之中各鄉不同一鄉之中又有上中下三則不同即以敝縣論之弟曾考前朝萬曆十六年碑文所載毎弓口一畝筭一毛畝合毛畝三畝折實一畝完糧當差其大槩也就中又有上則之田弓口不足三毛畝而折實一畝者有下則之田弓口不止三毛畝而折實一畝者

甚至有水荒之田合毛畝八畝而折實一畝者其不一若此若止據弓口之畝而不查各地方舊例折實之畝則一邑而增萬畝千畝何所不至哉此時民困已極見在錢糧尚苦拖欠官吏叅罰不休若更增畝增糧民窮財盡之時其不驅之爲盜賊者幾希矣有司不計久遠或以增畝增糧博一紀錄一加級爲功名捷徑耳豈顧其貽地方萬世之害哉此唯有大仁人君子密施拯救便語藩司示意郡縣只宜遵
旨清畝不貴額外虛增畝數爲功其一縣之中無論弓口毛畝之多少腴鄉或二三畝而折一畝瘠鄉或四五畝而折一畝總期折實畝數與合縣歷年完糧額畝相符不增不減庶有司不敢妄報增畝造冊邀功而地方受仁者之福於萬世矣又弟細閱科疏原從錢糧拖欠立論內云屢經差御史清査原指山東河南御史察荒之舉大意重在査荒唯恐人隱熟作荒以虧 國課耳至部覆全疏中唯引科疏有踏勘字面而部議各省廵撫止云確查地田之荒熟并未言丈量一字可見部中亦以丈量事在難行不敢輕

議矣但今各省俱皆丈量浙省豈能獨異所幸浙中田土拋荒者少成熟者多倘老親臺加恩地方移咨達部將已經全熟地方免行丈量部中必需再一調劑得允所請然後諭意郡縣其地方有願認開墾全熟者各具甘結亦可援例免丈則一舉而省民間無窮之擾費省蠹役無窮之需索矣免熟丈荒此法若行各省自然倣例是功德不止在浙省而且在天下矣倘部中不允必行清丈亦可盡仁人君子一片婆心唯有勿定格式立名目上隨下便官隨民便各地

方隨各地方之則又在老親臺自有隨宜妙用非弟所敢懸揣也恃在至愛不禁縷縷未知浙中風土情形何如統惟裁酌

與解學使書

聞老公祖文旌責臨敝郡六邑人材咸在春風化育中矣茲啟者安慶府學舊例新進生員十五名撥桐城七名懷寧六名餘則分之外四縣後奉部文府學增五名共二十名則所增之數應懷寧桐城分撥去年老公祖錄科時懷寧生童具呈引衛學為詞其說乍聞之亦似有因故老公祖將府學分撥之時懷寧十名而桐城仍舊七名遂使新增之數而桐邑不獲少沾恩澤矣在府學分撥之數恩出鈞裁逐年原無

定例而敝縣合邑紳士惟恐此新增之數再照上年則此後遂為成例屢函北道諄諄嘵嘵以為弟等仰托老公祖昇愛之雅而俯念桑梓久遠之計應廹切陳其顛末以乞恩於老公祖之前蓋舊例府學分撥之多寡原以各縣應試人數之多寡為准桐城每年應試生童數千實數倍于懷寧試冊可電也至於衛學之廢已久前此三十年原無別有位置之處而近日部文新增五名乃增府學也非復衛學也似

朝廷格外之恩與部中通行之例非一邑所能私沾

者矣伏乞老公祖俯鑒試冊覩桐城懐寧人數多寡
為府學分撥之額使均沾培植則造于士林者非淺
矣臨啟拳切

與郎總制書

惟老公祖德普東南功在社稷當茲海氛猖獗屹然
江左長城始則堅壁以老賊師既則出奇以制全勝
震用寡擊衆之神威運處女脫兎之秘策援枹再鼓
京觀如山江東自謝太傅以來千百年間未有此捷
自是折衝妙筭動合孫吳而治弟竊以為老公祖好
生大德上格於天百萬生靈心禱口祝此其呼吸謳
吟可通帝座將使海若助順風伯効靈區區殊旌懋
賞錫胙圖勳不足道也治弟年來伏處山野僅一再

候起居實以野分自安不敢頻瀆記室茲者風鶴山
推鄰邦皆震四鄉水次賊艘風馳斗大孤城危如累
卵勉隨藥令之後朝夕登陴皇皇莫保幸仗老公祖
德威遐布立奏膚功從敝盟伯孫魯老家報中一得
金陵固守之確音再得江干奇捷之喜息人心大壯
城守益堅而陳兵備黄司李兩公祖固守皖廬左右
犄角山邑僥倖得以死全是敝邑十萬戸皆老公祖
之再造而治弟闔門百口皆老公祖之再生焚香百
拜莫罄謝私敝邑最危者十二之夜潰賊數千矣至

近鎮距城僅廿里遊騎四出駐營竟日見城守嚴毖整衆入山聲趨英霍幸黃司李連夜兼程提兵至桐密召葉令備乾糧擇嚮導間道疾趨三晝夜而及之出賊不意斬馘數百生降近千此皆黃司李仰承憲威方略而大有造於江北也計郡縣申報當在師旋之日故敢先此附奏以慰盛懷至治弟四載以來臥病山林未敢一入城市今感佩大君子深仁厚澤救世利生大功在萬目共覩之間不過銘旂常而書竹帛苦心在一人獨知之地眞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私心頂禮者在此不在彼竊思城守解嚴擬當買舟趨叩九頓階前一申謝悃先此遣价肅函用代躬晤道路尚艱未敢莊啟惟鑒宥焉臨啟無任感激依仰之至

與趙郡守書

敬公啟者敝邑魚課本折兩項荷老公祖委官彙解合邑感仰戴德無量至於貼解之費詢所樂輸蓋父母既下代子弟之勞則子弟宜仰佐父母之費必使官民兩便斯爲可久敝邑今歲魚課承鄖父母上憲懿規新行滾單一清夙弊紳衿耆民公議每折色銀壹百兩出解費貳拾兩本色貨帯閏捌拾石出解費肆百餘兩謬意漁課中所解本色與田畝中所解本色不同田畝本色如絲絹銀硃等項石數雖少俱係

細貨採買價值千有餘兩一有駁換所費不貲故交部之時使費獨重至於魚課本色麻鐵等項石數雖多然自南至北一舟可載且皆係粗貨採買價值不過五百餘兩交部之時使費頗輕治弟等向亦畧知梗槩故草野公議以爲五百餘兩之貨而解費至四百餘兩在民間雖爲分所當輸然合計司佑時值等項計正課一兩而加贈亦近壹兩力云竭矣今聞解官議貼其折色每百兩欲貼貳拾五兩此與縣中所議相去無幾仰祈酌減定奪至於本色一項聞每石

欲貼至拾兩之外合計捌玖百金則幾倍於 上供
正貨之價矣治弟等 上念解官之艱難下念漁戶之
窮困惟有哀懇於老公祖之前伏乞婉諭委官細詢
解費款項果否應該若干倘可俯從下議不至增加
則老公祖造敝邑無疆之福萬世頂禮者也恃在老
公祖愛民如子之盛心故敢直布下悃仰請裁酌不
勝顒望奉切之至

與鄔令公書

魚課一項蒙老父母新行滾单夙弊一清懽聲動地
昨見光經承持保東王明等禀來知解官高索貼價
此必有主之者向老父母之處阻撓滾单治弟之杞
憂私貼皆不幸而言之中矣此中一切仰仗老父母
苦心妙用俾大仁人愛民盛心不致為若輩所持其
寔本折二項貼解至陸百金似亦至足矣治弟同諸
紳輩作一公函上之太老公祖特走役呈覽倘其中
有應更定者乞明示易之或老父母就近已有挽囘

則此緘可省亦乞示之地方如同舟肰老父母司柁
指揮治弟輩少效櫓楫之用一切惟命是聽此治弟
輩之敬布腹心者也事難預定議無偏執惟相幾調
劑為望又沥者解官倘定索重貼不肯帶解則包解
之人必表裡稱艱亦不肯領解以上掣神君之肘下
遂私貼之計勢所必肰也今復與衆細商倘萬不得
已則今年解戶中頗有止需此陸百數十金不索私
貼而可進本折解北者不臥批以病官不[illegible]累
民似亦可行無可奈何則出于此敢並聞

與朱華蔭書

去歲接手教如侍晤談兼荷絨柝雅餞彌[illegible]望福履日增德業盛茂此時凡事俱以聽天安命爲主弟年來於病中更看得天道十分親切天道無他平而已人心不平生於有我我欲富則人必貧我欲貴則人必賤我欲壽則人必夭有我則無人無人則無天天欲平之先去其我使我之欲富者貧之欲貴者賤之欲壽者夭之用我之聰明使入於陷阱用我

之才力使墮於深淵我之逆天以其欲天之用我亦即以其欲故其貧之賤之夭之者天也所謂天作孽猶可違也其欲富欲貴欲壽者我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近日天意摧折多在豪强才智之家其故何也天之怒之在彼有我而多欲天曰爾之自奉其我者足矣彼曰未也天曰我之所以供爾之欲者厚矣彼曰將以求益焉積之久而天不能堪故爲疾掃其一已之障而立塞其無厭之求爲之忽然無故而更張之使之强弱無定勢禍福無定形成敗無定局如登忽墜如夢忽覺如震雷破百仞之山如颶風飄萬斛之舟而後豪强才智者之我始去其我去然後其欲去豪强才智者之我去欲去而後天下平夫天之爲是也亦勢矣豈其所欲哉人不自平而天代爲平誠有所不得已焉耳人當此時誠能以恐懼心生悔悟心以悔悟心得安樂心則莫若惴惴焉不敢勞天之代爲平而先自爲平自爲平者先平其心使薄我而寡欲我而褐布曰我煖矣人固有寒者我而藜糗曰我飽矣人固有饑者我而饑寒曰我安矣人固有

病困而死亡者見在一境即爲佛國見在一念即爲道心儒者言之則爲素位釋氏言之則爲平等敬其父母以安不以榮教其子弟以德不以福畏天之法如畏 國法感天之恩如感親恩將一切忻羨心不足心等待心謀畫心怨尤心淨淨掃除朗朗照燭夫是則無欲無欲則無我無我則合天合天則平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苟不敬天天豈佑哉世之有我而多欲者由於不知恐懼知懼則知天知天之常又知其變知天之喜又知其

怒如是則知我且不爲我有而凡我之所求與我也忿
所厭種種差别境界又外之外者矣弟居恒家庭訓
論每以此爲第一義故亦以告我兄使自朝至暮將
恐懼心一刻不可放下如是則我見自輕欲心自澹
老守見在不計未來庶可以迓天休弭天譴惟念千
里贈言毋忽蒭菲五舍弟目侍弟敎頗能苦行精進
可與言者惜其公車僕僕未能山中靜坐大加煉煅
然立心學道根柢已自可觀暇中縱談不異弟奉麈
尾也病中不覺縷縷

與李野臣

病困支離伏處山墅寂無聞見偃息在牀而已所浚
自浣慰者
聖恩特簡賢俊得路入則白筆趨臺出則繡衣按部
上酬
帝眷下抒所學翹企何言巡察之時惟拿衙蠹土豪
一事最宜精簡精以驅大憝簡以省株累若有一濫
及則干證多人貽累地方其助惡之干證與被害之
干證名雖不同其破家蕩產則一也唯恐上臺之耳

目寄于下官下官之耳目仍寄于衙役狐狸充數豺
虎潛藏多一人不如少一人之爲愈也愚見開送未
可全憑必以親訪爲確訪得蠹豪主名之後直待按
臨本邑之時將蠹豪密拿一面招人告發其受害多
者告發必多立時親審盡掃株連庶不負
聖天子剔蠹安良之至意耳至於罰鍰贓贖多者自
當據實達部少者不必搜剔求盈巡方本爲除奸非
爲裕　國人臣但所盡職豈在邀官以實心行實事
不求利不求名如是而已供應鋪設久經禁革但下

吏之承事上官不惟其令惟其意意之所向甚于令也或以奔爲恭或先陳後邿雖一時之所用無幾而民間之耗費已多所宧先期嚴飭百倍可嘷者也山中人本不作竹籬外語以道丈有心濟世又得志可以有爲故不覺力疾縷縷若此

復劉艮弼

棲霞禪師至得尊札知道法源流甚爲忻慕但都門風景蕭瑟老年翁掌科向年所稔知而今殆甚長者布金非其時也至弟自承乏此席即都中戚友應酬皆廢蓋以入署半日强半了八旂現審之事至科抄揭帖或一案而牘近百張非退食閉門細閱不可如一次盗案畫一題字而人頭落地紛紛矣可不畧知其始末乎是以外邿人事內省家事小兒間以近文一二篇求閱語之曰汝功名事小人性命事大勿以恩乃公爲也老年翁親弟處此豈得已哉故承敎汪兄來半年而今方得晤禪師來僅一晤贈以噓供六金而已其獲戾於左右知必見諒而弟之不安則何以自解也唯原之便因塘上走字奉復不盡欵欵

與查孟如昆弟書

接手教如晤淡爲慰浣承諭感應經以自反身未能實行之故善哉斯言夫卽此自反一念便爲行感應經之根本火然泉達擴而充之豈可勝用哉近時宦海紛紜風濤飄忽凡平日號稱奇才廣智高官厚祿之人羡者以爲榮若登仙妬者以爲力能通帝然一旦變生意外往往求爲貧賤而不可得則當此時而一丘一壑汲泉烹茗田可足食織可充衣菑患不及于身怖懼不攖于心此實爲人之福人而天之驕子

若兄昆仲是也故昔之言惜福者宜在廊廟今之言惜福者更宜在山林青壁丹厓竹籬茅舍可易言哉惜福則思見在者之難於消也思所以納之又恐將來者之難於繼也思所以積之夫人也腹中有痞則思消而不知福之難消甚於痞倉中無粟則思積而不知福之宜積倍於粟亦見其不知計矣我兄家世敦厚存心醇正弟語頗愧饒舌然攻玉之懷不能自已敬以老生常談三言進曰勤曰朴曰利濟而已山中受用全在一閒然受病亦在一閒天下

無可閒之人人無可閒之時所謂閒者少思寡欲寧靜恬淡而已若夫煖衣飽食無事無爲積日而月月而歲歲而衰老豈可哉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蓋言勤也日月不勤則世界晦暝氣血不勤則手足痿痺天人之間其理一耳人不勤則天或閒之往往壽算未盡福祿先盡長駕短馭早年休息又人不自勤則天或勤之苦境忽來禍患紛至身勞心疲求閒不得諸如此類若影與響弟近病臥山中較數年在長安道上可謂閒逸然每以此自警淡山靜息亦每日作小

小功課夕則記之我兄昆仲亦山中人故以弟之自警者相警至于山中風氣朴其本然然始朴終華人情不免凡事仍舊則相安爭新則相尚要當謹之於始防之於漸使山中數十年前數十年後常不失本來面目自然永遠安靜弟昔有一好友魯人而吳饌初飲而甘之既而謂之曰子爲吳饌必畜吳肴覓吳庖必美其盤碟必盛其器具勞魯人之心匱魯人之財以悅吳人之口子何利焉夫葱白蒜汁麥餅黍飯此魯人家風也吳不效魯而魯獨效吳何爲乎其友

笑謝子爲格言兄以爲何如利濟之事無大小無貴賤無難易久久不懈皆成善果昔鎮江太守葛繁每日必行一二利人濟物事人或以力不足爲言公指座間脚踏日如此物置之不得其所蹐中或至損人足我爲正之人渴與之杯茶寒與之姜湯皆是也推而廣之凡勸人一善言止人一邪行放一生節一殺逐日可行無難爲者但恐因循擔閣悞却一生若一念提起按日行去善遇善緣善得善果譬如種桃結桃種李結李花無錯開實無悞綴近在淮上刷來感

應經說定一部甚詳而核記向奉覽今更寄上以爲山中導師有同志者兄爲倡之外功過格拈案弟所註成并語善註各三冊又鏡善彙編并上惟暇中閱之

復程賓梧書

臥病歸里萬事廢閣久疎候起居爲歉遠拜瑤函相念肫切兼荷雅貺佩德勿諼并聞清晨必莊誦感應經廣植善緣懽喜精進弟輒望雲九首忭慰無量故敢便效其區區焉竊以爲人生福享各以時異先朝隆萬之間承平已久大小富貧各安其業戶有含哺之樂人無嗟嘆之聲佚樂驕淫馴致刼運殄氛肆虐南北仳離上至王公貴戚下至編戶窮黎身殞家亡蕩居没産不知其幾千萬人以至於 興朝鼎革之

際者皆僅存之餘也夫以家之祚綿于國之祚庶人之福踰于帝王易姓之時生全幸矣而弟與親翁不獨生全矣又復子姓依依身康家裕是千人中之一人萬人中之一人人間之天堂而天之愛子也嗟乎可易言哉夫倍千人之福祿者必有過于千人之功德倍萬人之福祿者必有過于萬人之功德德積于已功累于人自利利他道無二致功德過于福祿者福祿與日俱增福祿過于功德者福祿與歲俱減故功德如出水之泉涓涓不絕增而不見其增福祿如

銷油之燈星星不滅滅而不見其滅功德者福祿之
母福祿者功德之子子壯則母必衰枝繁則根必瘁
福祿之盛可喜尤可懼也若僅如來論所云以退讓
節儉爲惜福之道此中人薄植者之所爲非所論于
福祿顯盛千萬人中之一人也仙子眞人名登玉闕
諸天帝釋位列天宮然而福盡報來仍歸墮落夫仙
眞何得有驕奢之事諸天豈復有邪僻之行哉不過
如弟所云福祿過于功德福祿與歲減者耳繇此觀
之福祿過于功德者雖仙子眞人諸天帝釋不能以

久有其福祿而況于人乎雖然天之畀親翁以福祿
者誠云厚矣若以親翁爲恣享福祿之人則弟又未
敢厚誣親翁也夫人之躭躭側目於親翁者妬之也
羨之也唯弟獨以爲不然親翁者天下之勞人而天
下之苦人也他事弟不能妄臆即以愚揣之親翁以
一人之身而綜核乎千百人之手目以一室之中而
籌度乎吳越荆揚數千百里之外一日之中而經營
乎上下數十年之間即令無尊諭所云綠林波臣誣
賺鑛害等事亦已寢不及安席食不及甘味極人世

之至勞至苦無以踰於親翁者矣而況世變實繁人
情叵測懷刺而升堂者盡懷機智握手而示欵者各
具肺腸欲結納以成惟則求者不以無厭爲慙而應
者必以不繼成怨欲杜門以謝客則暗投者不恥爲
無因之前而欲跡者亦難爲踰垣之避親仇無定局
而戈矛或伏于肘腋之中常變無定形而釁隙或出
于意量之表或彌縫其東而起于西或捍禦其前而
潰於後微風所以生波風定而波不息擊石所以取
火石損而火仍焚凡此者皆令人心血爲枯形神俱

瘁則弟雖妄以親翁爲天下之勞人苦人或亦不甚
罪弟之狂謬乎使親翁而僅數椽足以蔽風雨數畆
足以給饘粥其勞與苦斷不至此然則天之厚與親
翁以福祿者實重累親翁以勞苦也乃古者五福之
中又必以壽富爲首稱此曷以故焉嗟乎是葢有道
矣夫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故天下功德之
事未有不藉福祿而成者也苦衲修行尚需護法神
仙度世亦借外丹但使功德盛而福祿盛福祿盛而
功德愈盛功德爲母而福祿爲子母生子子娶妻妻

復生子使功德之與福祿如母子之生生不息以至於無窮必且身安而家泰天佑而人和極天下之至逸至樂無以踰此而親翁乃以爲任勞茹苦之具亦可謂不善于用其福祿而拂天所以厚親翁之意矣親翁解百金千金以厚人而人不曰謝親翁必咈然怒之況天之所以厚親翁者有倍而又倍於此者乎來論所云誣害綠林等事雖人爲之實天爲之至於波臣震盪連艘飄沉則天之于親翁亦顯有咈然之色矣夫世之權貴有勢力者厚人而人不謝則咈然

咈然而又應以無禮則必思所以挫辱之況天之明威赫濯有萬倍於世之權貴有勢力者可聽其咈然而已乎亦失於不恕矣弟愚不知忌諱不遠嫌疑敬效芻蕘于親翁以爲親翁與其尤人不若敬天也與其令天之咈然而戒於後不若令天之懽然而佑于前也與其厚積而防患於臨時不若酌散而弭禍於未至也又況來論所云綠林者誣衊者鑱害者人之代爲親翁散也波臣者天之代爲親翁散也與其人代爲散而不見德天代爲散而不見功不若親翁自

爲散而功德積於身延於後也以弟愚計願親翁每歲以入息爲率而三分之存其一爲治生產貽子孫之資以其一爲來往酬應之具凡公祖父母之知交而有氣誼者及士大夫之交遊契厚者同鄉之孝廉新發與困於公車者親友之借貸者市井無賴之小有詐索者皆取給其中而家之日用奉養附焉用人於無事之時消費於未然之際內難不作外侮不生如是則人不能爲親翁害矣以其一爲積累功德之費凡可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扶人之困賑人之乏至

於茶湯之施放生之會道路橋梁之修葺或立義田以贍宗族或施漏澤以掩骼胔隨緣布施心存懽喜務期一年之中盡其費而止一日之暮必有功過之紀一月之終必考黑白之豆如是則天必爲親翁佑矣且量入以爲出既無不繼之憂積德以弭災亦有相益之道身家必日見其豐亨令子必高翔於雲路正所謂福祿與功德相得而益章相因而益盛變苦爲樂化勞爲逸之道竊以爲不外於此矣夫弟之所言者庸言也其道常道也而弟竊意其無以此言於

親翁之前者蓋人之左右於親翁者皆有求於親翁者也其聞聲而自暱於親翁者皆有望于親翁者也有求則不效逆耳之言有望則多進過情之譽其親密者恐動親翁之疑而疎其交其朴直者恐觸親翁所忌而逢其怒又或唱親翁以甘言陰輸於怨敵而以爲利或鼓親翁之盛氣樂激於生事而以爲功求其言庸言言常理者不巳難乎弟願親翁叮嚀肺腑之友時陳苦口之談心意流通耳目漸廣旣可內省巳過又可外察人情至如方外之士素心之交如陳

涉江鮑旁殊諸君子生平無希于世不責于人蔬核茗尊便甚卜夜或爲曠逹之淸言或效膏肓之鍼砭皆可蕩滌愁煩裨益心志其覶弟隔在千里之遥僅效片言之悃者必百倍于此矣弟於親翁尚無覿面之雅而輒敢言之過直過盡者以渼信親翁之爲善人君子并知近日奉持感應經之誠故敢以此爲報惟恕其迹而亮其心勿罪且垂聽爲感

寄方吉偶書

我兄在遠只宜娛情養身以慰白髮生禪學道立定命根絕不可以妻子兒女爲念可憐那時試較諸公刀邊繩下頃刻無常萬種葛藤天公親爲掃斷千般留戀鬼使立等批廻求得殘喘苟延做個苦行頭陀胥靡餓隷亦安可得我兄聰明絕世意氣蕭洒相傳慷慨登車怡然就道弟聞之甚喜殊不枉爲鬚眉丈夫此時自然素位而行安之若命但此止可順受將來不能懺悔巳往古德云懺悔至心方可解免弟每

山中靜坐刻意搜求自反生平罪業眞覺其大如山其細如髮只可惜一面懺一面作前門趕篩後門失兎借債還債無有了期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牽繞眞正死來又苦懺悔不迭惟有单身苦境無家無事是乃生而死死而生之時名爲幻死眞可修行古德發心多從患難起緣前輩學道每向遷謫得力願我兄於此時閒中靜觀忙中苦鍊將一生來繁華心風流自喜心成就我便心外下內高心我智人愚心甘言用他心人急我緩心應當受用心種種剔洗種

穜融釋如求亡子如捕逸賊所謂只有除翳法更無求明方入塵不染應緣湛然方可稱絕流香象透網金鱗此時不做更待何時弟非敢涙作不情之語故爲寬慰之辭實見面訣無因痛哭何益願言努力以副遠懷行笥携有周易否弟日來山中朝夕賴有此耳望我兄日讀一卦以助澄豁

復友人書

不覯芝宇遂數易裘葛矣病困支離遂阻良晤何時入城握手一傾數年别緒耶承示手教具悉台旨筆札之間言不盡意頗上三毛知在末後二語耳此事凡可苦口豈煩諄諭但弟自丙申引乞以後養痾山墅醫藥爲侶病骨僅存胆小如芥一切門外事不能聞亦不敢聞倘欲以弟附於魯生之後則萬萬未能應命也惟是生平排解有心可矢天日一隙有明萬端畢盡痛掃枝葉芟下針錐卩無剩語言無匿意抽薪息火恐致燎原塞穴疏流毋使潴野清夜自思一言一事恐造泥犁種子三塗業因弟自爲而已豈暇從親戚知交起見耶在彼則然於兄亦爾書雖不能盡達意亦可以略宣兄試思數年以來凡兄與如君歡聚宴處之時皆彼母女兄妹飲泣腐心之日怨以歲增毒因時發日暮途窮與爲俱碎而已豈可復以尋常情勢論之弟反復思此大約是累世宿因兩家積業人懷推刃天爲發機諺所謂寃家者也家而不寃者善緣也寃而不家者淺業也家而不寃其寃不

生寃而不家其兄不淚既寃且家夫乃纏綿其寃乃長夫乃蔓延其兄乃大長者令短大者令小亦在兩家一念悔艾之間耳古德云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水之性下而可使上者激也火之性上而可使下者遏也水火之性可以變化而况于人乎弟初因病血發臥床榻間本不能作答書來使敦促屢屢不得已作荅既作荅又不敢作膚語聊復論其理若此若欲弟與聞其事則此後南山之南矣然使兩家情順則氣自平理明則事亦靜弟卽虛中

論理超然事外恐非等于閉戶也一切惟淚維之直率布復不盡悽注

復友人書

遠承手翰具悉尊旨所諭四公祖云禮義之鄉豈盡視爲鄉鄰之鬭其跡則然而其心實未敢坐視也但弟此時大病臥床山居息影豈能應酬親友反復論議與名魯連之列耶特以任之則不能謝之又恐僨二家之局故前此四公祖有字來弟卽命小兒聞之兩姓諸友隨作復字以病夫雖不能奔走然勸二家轉託親友期于息爭歸好無負德意此番再荷書來弟復書大指同前寧待尊諭下及以爲當復一函以

存大體耶總之台揭一出兄已定必欲絕某之心院辭一投某亦成自絕于兄之勢兩家之恩義已斷親友之調劑何名與從前局面迥然不同矣然從此而戰則枝蔓方長從此而和則葛藤永斷兩家之搆禍在此息禍亦卽在此視天心降灾之淺深人心悔禍之遲速耳切偲之道惟在無欺視彼與兄義均一體惟淚思熟計之弟之愛兄翁勝於諸人之愛兄翁弟之愛某某勝于諸人之愛某某諸人見其偏且近弟見其全且遠也他時禍結兵連或至變生不測切慮

之痛惟兄翁與某某耳病中語無倫次乞宥

與王朴齋令郎書

去歲除夕正與兒輩飲椒觴忽傳長兒堅一家報至喜甚急取折閱首一行即曰王世兄於此月二十二日仙逝矣不佞驚悼淚在睫間哭將出聲復念此守歲酒也堅忍久之不覺氣逆胸膈間至五鼓卧醒痰氣凝結咳嗽而膺寒今數日矣猶日事藥餌欲草一文遣祭尊公而悲不忍成也病不能成也謹于元旦之後三日遣小价賫手函不腆雞絮命堅代叩靈座之前放聲大慟尊公九原有知尚其來享否耶尊公

官至大方伯所在有政聲他日當在名臣傳中雁羽繼振鳳毛蔚起尊公可以無憾世丈可以節哀惟是卧病以後錢糧款項宜清庶無事後之累不佞前於尊公惠奠復書中曾詳言之痛哉豈料不佞發書之日即尊公捐館之日也尊公之待不佞誼篤矣惠渥矣不佞失尊公悲痛摧頽不待言矣而不佞尤爲尊公之不久惠涖江南痛也他不具論即丈量一事不佞屢書與尊公言之以尊公之惠我南土也止急取簡明總括册解上其魚鱗册獨本縣留貯一本以備

拙丈即此一事而尊公已爲我江南民間省數十萬之金錢矣今尊公已逝又安知繼此者之何如耶已矣病中不能多作書矣世丈姑以此置幄前展之以見不佞感尊公之至而痛尊公之溘然其感與痛皆不載於書以非書之所能布也唯尊公知我之感與痛不在於書也

上郎制臺書

去秋拜接復翰深銘存注新春福履與時增進以不祥姓字未敢仰凟起居統俟賤服闋後匍叩階前一傾積悃也茲耑啟者去歲台函中有王左藩百呼不應之諭心竊憂之以彼素性爽練何以至此因深疑其病殆不起而不意其果然也此時錢穀爲重暫留覲眷以候交代此正理也亦老公祖之不得已也但治　弟所拜懇台慈施仁格外者則以王左藩尚有八旬老母垂病在堂見眷屬之留南痛旅櫬之不返過

疑意外風波或至流然朝露是王左藩既不能報國恩於生前復貽親憂於身後目難長瞑情實堪憐聞王左藩逝前數日猶扶垂死之身一覲仁人之面實仗雲天孔邇預以身後乞恩又聞其病中不問家事惟將出入文册手自封緘計其錢糧自然清楚但此時交代尚稽安敢預必或留一親丁在南可以取保候代至于孀婦枯骸計無關於錢穀之數或老公祖破格垂慈許其先歸故里不獨王左藩矢銜結於來生即治制　弟亦誦高義于没齒矣

與黃鎮臺

兄此舉定亂剪渠散從諸將奉行嚴肅秋毫不擾鷄犬無聲以菩薩低眉之慈寓金剛努目之內百萬生靈拈香拜德如弟此土衛結尤深唯是軍旅經過驚魂易動或傳江南之軍間道行勦或傳株連有徒再搜餘孽大兵未至而震動于數十里之前大兵已行而搖眩于十餘日之後老稚蓬首跣足蒲伏山頭婦女喪魄失魂飄零水次久之將令農桑失業家室漂搖言之傷心念之慘目弟之視此一方猶兄弟也則

兄之視此一方當以視弟者視之而此方之戴兄猶父母也則兄之視此一方當以子視之以兄為弟計以父母為子計得不為深長却顧一善其後耶弟今妥陳一法上之與兄約下之與此四保中士民約凡此四保內再有奸宄不逞之徒願先期舉首或有奉拘者不敢以煩麾下但須盟兄賜一密票或徑發弟所或發委捕廳巡司當同保長合力擒送軍前如有疎漏保長及左右鄰舍俱任其咎上之不敢煩吾兄命將發卒之勞下之可免鄉里訛言驚散之擾其有江南兵丁經過此地者亦望先期密示以便趨避東作正殷哀鴻方集萬衆瞻仰在此一舉緘書之刻弟與四保士民焚香禮拜五體投地耑俟德音

又與黃總戎

廬江土賊情形塘報自悉矣據弟鄙見此番局面與前不同前者地方初定訛言繁興故誅渠散從恩威並行且設計密擒不煩大師之克所謂殺一人以生全千百人殺之可也今則亂形已著依山傍險密擒則不能制其衆命用兵則所定者小而所傷者多又經羅道臺用兵懲創之後此輩急之則如窮寇之遇追軍撫之則如窮人之依慈母當商之道臺同給示給劄用其豪長二三人收之標下以羈縻之此後即

他有蠢動可因以得其聲息制其動靜此李愬所以用李祐也又可令心腹之士因撫為名入其山砦悉其形勢令彼受撫則彼進有所依不受則彼退無所恃至其餘民盡散令歸農驅之南畝此輩愚民初為借名煽動後又為亂名刼持進退維谷之時忽得一條生路自然立時瓦解黨從既解其豪長能獨立乎此撫之有利無害者此也至若用兵行勦其害有三敢詳陳之敝邑西鄉一帶鞠為茂草惟東鄉人民初集田野初墾雨水幸調綠禾盈畝凡此八九十里少

有起色則正自皖至廬出師孔道也馬馳卒騰傷禾不小民無以生其害一也自郡至廬百有餘里夏水阻隔出師非旦夕可至白晝整旅賊必逃散兵回則賊復起久駐則民生怨又勦局一興流言易動居民駭遁致誤農事其害二也又土賊情形不一或言揚旗行掠者僅六十餘人或言依山守砦者黨援尚衆今欲多發兵則恐賊少而虛發徒滋一番驚擾少發兵又恐賊多而反受敵其害三也以利若彼以害若此必用撫着無可疑者要以速為主盍鄉間洶洶既

傳賊刼民又傳兵勦賊計此書到之日即應同夏公祖料理牌示等項次日即應發人來不可多用一人亦不可發一騎只劄振之自足了此但須給牌委之賊知不見勦則無變局民知不發兵則安農業此幸遇盟兄輩大有心人要知雖殺千百人不足以言功亦不足以言名盟兄功名二字原不介懷至如古人渡千百螻蟻亦是陰德況兄所救者百餘里之田禾所生者數百人之性命乎夏道臺弟在郡曾與淡語其捄世慈腸當與盟兄同是入世菩薩至其苦心細

心殆不可及盟兄可一一商之此等大事因緣務要直下承當毋負我輩訂交救世之意地方幸甚

與夏道臺

廬江土寇事前臨别已一扎便聞時猶未敢深言也大約皖郡前此蠢動原係無爲許大復之黨而此亦即其餘孽耳前局既破當不再蔓延于茲土矣惟是此輩亂形已著自解無策雖釜魚無逃而困獸猶鬭未可以計襲密擒也若勦勢必用兵一則首從難分愚頑甚憫一則稼禾蔽破蹂損必多計此時一撫可定而撫以速爲主蓋鄉間洶洶既傳賊刼民又傳兵勦賊使賊早得一條生路即是民早得一日安枕安

賊即所以安民耳老祖臺沉幾密筭自談笑折衝因辱在至誼故陳蒭蕘惟俯裁不一

與黃鎮臺

長兄此舉消亂未萌其爲陰德溥矣惟是善後之策敢以骨肉敬効蒭蕘　一止江南之兵鄉間洶洶皆傳余鎮台兵來此會勦人不自安除一面移會外仍須發刻示下縣分給各保以安愚民　一詳真僞此事多出風聞但人言如犬吠形而更吠聲人命如絲可斷而不可續即弟就近一二人稱快稱冤疑信各半但他人如此等語不肯直告左右耳則他處亦可知矣願以虛公無我之心行生道殺民之事或有爲

人所邀而實未身往或有素行不端而此案無辜有天在上有神在傍一死一生萬惟詳慎　一寬漏網奉票拘拿僥倖漏網遠走高飛勢無還理若必發兵擒捕其人不可復得冤無損于奸黨空有害于地方不若開一面之生弘泣罪之德彼驚魂喪魄之餘奔竄不暇豈敢復爲亂階耶　一斷株連群奸就縛旦暮即死之人而已性命既輕何所顧忌或爲下水拖人之計或爲報怨反噬之謀若再起披尋重捕村落所捕者一家而所驚擾者百家所正法者一人而所牽累者數人延及無辜所關不小發捕之時便有鄉里奔竄之擾就擒之後徒爲奸邪報復之資不若將節外株連一筆盡勾葛藤都斷死者瞑目于地下生者含笑于田間其功偉其德厚矣

復魯公書

蒲節浮觴榴花拂檻毎懷良友耿耿之思與時序俱增耳遠翰適至念我良深來使復曲致誠欵再三諄至弟見手書如晤親臺又使者傳親臺口示更見相體之切相愛之周昔人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洵有以也但弟自元旦以來外緘緊壁雖畏功令亦有鄙衷親翁肫肫懇懇時置我于胸臆間敢不一略陳之弟自變亂後自分爲宇內廢人伏處山谷又值歲大饑往往晨竈無烟從鄰家乞薪一束米一升與妻子

炊而食之如此而已遂被

聖恩復歷仕官自念一無功德于天下而數載京華釜羹豆肉無闕兒女冬裼夏葛較之曩者山中足稱温飽矣慙愧何可言又毎歲冬抄愍忠寺例有賑粥之舉去臘偶損月俸之餘及戚友贈遺者少佐涘滴同兒輩往觀之是日嚴風砭骨積雪平階貧者近千百人背凌晨竦候呻吟無聲背摩背以代衣足緣足以代火一杓甫傾如執玉如飲瓊弟爲嗟嘆不能去顧謂兒輩此亦人子也可不念與平生毎懷止足之分今春專拜疏乞歸又爲同官所沮而不果因自念山林之私既不克遂素餐之愧復廹于心唯有痛自裁損勤修苦行以贖之然人情誰肯自苦言惜福于寘寘之中而强所難堪于昭昭之際妻子奴婢亦誰甘之欲塞其流先絕其源使京中與山中不異雖欲不苦何可得耶是以自春徂夏室人告誦而弟守元旦之盟言益堅也少有異同適爲兒女子姍笑耳以親臺至誠愛我又一二日內因有薄恙閉門少服藥餌無入署之勞閑窓午眠初起不覺言之累幅聊供

噴飯臨楮神往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一

復張救庵

向承復函兼惠大製方期霖雨天下餘蔭及於丘壑不料風濤倉卒樓市紛紜弟雖不知其本末大約越鳥南枝春冰秋籜兢兢者應爾所幸

聖人之離照而已弟一病經年近益委頓鍵戶野墅藥爲饔飧醫爲伴侶里門一二戚友入山問竹者亦爲鑿坏之避又貧不能致郢抄雖白門半年前事傳入山人耳中猶咤爲新聞固陋若此可發知已噴飯

也忽得手翰下及正值溽暑中人伏枕悶僋強起拜讀似有凉風習習來我襟袖奚啻枚大夫七發耶諭函便賁從天理與故人起見若及繖私則天日可誓也率布神馳如侍左右

奉辭別葉令書

年來感佩德愛極荷萬間至於紛紜搶攘之中震動憂危之日休戚與共幸而完全皆仰托鴻庇舉室再生兼以老父母弱成勳撫之大勳佇邀金秩之上賞鸞遷計日猿鶴分榮弟應陪侍末光時聆塵誨爲厚幸而輒以尺函拜辭左右者豈甘與共患難而不與共安樂哉勢有所不可情有所不能未易爲外人道復不敢不爲老父母陳也弟自病廢以來屏居山墅閉門自給教飭諸子嚴束僮僕不敢一事得罪於鄉

黨居恒竊自念吾親老矣身復病棄奚得以朝夕色養侍山中杖履自不當仍齒身於士大夫之列是以樵童圃叟並坐爾汝布衣徒步謝絕請謁即賢父母間有式盧者亦數至不一答譬如枯櫟朽株自絕於匠石庶幾拂衣不顧以不才終其天年斯已矣鄉黨之間亦謬以愿謹相許七年如一日未聞以惡聲加也獨自六月之杪瓜鎮警息狎至弟不得已勉從諸大夫之後講議守城復累荷老父母辱顧荒軒坐語移晷而七月初旬謡帖之釁起矣問其開罪之由不

過曰今海師漸近日招縣主議事以爲恐嚇愚民關說張本而已夫城守非無可議之事風鶴亦非關說之時乃其乘亂恫愒言搶言殺一則云聖朝自有斧鉞誅不久稽天誅一則云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凍餒其妻子有王者起不易吾言矣夫其曰不久稽天誅應上文海師之漸近而言也曰有王者起引領代興而言也此一時也推奸人之志覦縉紳猶釜魚机肉耳而可用之以爲贄閫門百口命若懸絲岌岌乎殆哉幸而諸民隍廟直道猶存衆友舋宮公論間出

弟唯痛自怨艾上念辱及老親下恐累茲黃口以爲彼嘵嘵者不過欲我之不晤令君斯已耳此可弭謗吾何敢煩旌節僕僕於野人之廬哉用是竟七月以還登陴旅見外不敢一勤館人辱顧亦彔不敢見但擬城守解嚴剿撫事竣便可展席再拜浩然辭郭門而去矣乃不意老父母縶之維之使不得遂其長林豐草之性而必使之奔走於臺沼之下也是月之三日三姓諸友一日而三及弟之門自此以往則諸友賜顧無虛日詢之則曰老父母實面命之使往懇諸紳且於諸紳中有所指名某某而以弟爲稱首獎許過當更於風俗之偷謠帖之往事再三諄論焉弟聞之口呿而不能合也以爲縉紳之若至是哉比卽告諸友曰梓里戚誼奔走惟命況重以賢明府之諭其何敢辭但是言也所謂陽重之以虛名陰予之以實禍諸君異日其念鄙言賓館公謁亦卽正告老父母曰梓里之事功不敢居怨不敢任此案自此案謠帖自謠帖今諸友以此案懇寬於公堂之上而老父母諭以公懇諸紳且牽引謠帖是使手援者不敢客其從

井而望援者且先疑爲下石也弟他日不風之波必自此起矣老父母之贊我者禍我也老父母爾時聳聽而言曰心不可昧功不可泯嗟呼弟豈不知老父母之心而忍爲此緦緦過慮之語乎哉然而勢有必至無足怪者他日必曰諸君子公懇令君而令君何以反令懇諸紳也此解鈴繫鈴之說也諸君子之公懇者此案也而令君何以言及謠帖一案也此聲東擊西之說也又況取保結而不從請公緘而不應衆怒難犯防口如川然則弟之心老父母憐之弟之功

老父母鑒之而弟之禍實自老父母賈之弟欲進而親近左右則恐蹈謠帖中闕訛之嫌欲退而掃迹深山則老父母又復寄語相招諸戚友反以閉戸見責是老父母使弟進退維谷也弟其奈之何哉嗟呼弟一疎拙病夫耳世亂則奸人以爲魚肉時平則戚友以爲牛馬爲桐紳者不亦難乎弟深自思惟平日之仰絫雅懷以爲地方者其心苦其力竭矣唯是旌麾枉駐蘊水恭迎密坐深談罪實不免然而直道虛中可矢天日竭愚布悃備罄芻蕘猶憶下車之初俯賜

咨度弟不揣冒昧妄進二言語進步則曰名可以爲實其取下廉者其奉上簡其聲譽重者其責望輕故名者造物之所忌非忌其名也忌其可以爲實也語退步則曰擇禍莫若輕廉吏之敗僅於官秩墨吏之敗害及身家故養生者外其身而身存巧宦者外其官而官存老父母每提掇此二語謬加擊節以爲名言嗟呼爲鄉大夫而敢以休官褫職之狂瞽直陳於賢父母之前言之者不以爲諱聞之者不以爲罪推是心也則凡其所語抑或可以告無過于鄉黨矣然

而海氛一熾喻吡沸騰謠帖不已繼之以謗文文謗不已繼之以歌曲宵半榜通衢凌晨喧闔邑以議事爲罪案謷海賊爲海師闔室安居而曰先去以爲民望城守無恙而曰密勸携印潛逃訛言巨室之去使民皆去訛言令君之逃使民皆逃陰爲惑亂之謀公言搶掠之舉凡可中以身家之禍無不極其搆煽之辭反而思之是誠何心哉弟今日之得復布片牋以辭左右拜尺素以上中涓者幸也非初望之所敢及也然而其心灰熄其氣波靡更欲使之厠於荐紳之

後塵與聞地方之末議是猶起牛馬於垂首伏櫪鞭箠迭加喘息僅存之後而更責之以引重致遠也必不勝其任矣又况伏憂隱釁有不止於是者哉地方不幸而一事出則曰某某能得之於令君自令君而進之則曰某某能乞之於上臺幸而得當曰一啟齒一揮毫耳奚德焉不幸而不得當則曰夫夫也其力之有未竭也不則貌應而中拒也又不然則示難以爲名高也語公謁則束帶恐後語公爾則屬草恐後一不應而怨聲及於耳再不應而盛氣徵於色矣少

遷延而辭避則日令君實云語關兵之公函曰奉令君之命而來也語五友之公謁曰奉令君之命而來也嗟呼桐紳苦矣弟之苦尤甚哉又况此後事變迭出有百倍於是者哉則弟雖欲不散髮投林泥塗蔽室守必子陽鰥之戒上巨源絕交之書固不可得矣豈敢復帶折渠堂開口論地方事使衆怒蘊積再以其身蹈不測之淵耶故敢直布誠悰遂以爲別使如里門寅賓館中原少此一鄉大夫而已牛釋䩉馬弛轡禽相忘於林麓魚相忘於江湖庶幾弭謗保身以

毋爲老親辱至於令節揆辰政成最奏或當出捧一卮爲老父母壽方外之人不惜過虎溪矣拜啟不勝依戀之至

上張郡伯書

前張二尹自樅川寄老公祖復諭知尚責以糧務免其遠委弟并合邑士民咸戴高厚矣臥病山中未敢瀕瀆起居適家叔自邑入山泣陳其子某以討舡不法致蒙拘禁吏荷垂慈免其懲責弟聞之竊爲家叔惜惜其有此不肖之子而更爲某幸幸其得邀懲創之恩也某討舡本末弟山中不能詳悉但其童心稚氣庭訓弗率家叔及弟平昔亦深惡而痛戒之夫以兵興重務舡隻艱難公祖父母爲此焦勞不遑寢食

弟年來所目擊而攢眉者故生平不敢發一舡批頻年封船不敢爲親友討一舡隻兼出帖水口各鎮恐有指托等弊族中諸父昆弟亦共鑒鄙心兢兢無隕而不意某之獨冥然罔念家規自蹈罪戾也弟方深感王成何敢置喙惟是旣痛恨于族弟破轅之罪復重念於家叔舐犢之情故敬因家叔匍匐叩堦肅泐尺素仰懇台慈乞賜推愛免禁豁釋則戴德無量仁言嚴諭使知畏法改行事親孝而居身愼庶其懼而知悔悔而知改則族弟此生復爲恂恂子弟皆再造

之恩矣棠棣關情忘其干目惟鑒而宥之臨啟拳注

與署廣文某書

承雅意爲敝邑父母立功德碑甚盛也承諭以不佞篆額甚榮也不佞唯有感愧而已豈煩更命哉惟是撰文一事辱命舍親程立菴立菴初承先生賜顧以所代撰文稿示之立菴云邑父母知乎曰已聞之矣因展文讀之沈吟云此公事也此文尚需送舍親姚龍懷等一酌之次日棠先生枉顧値不佞他出遂以文稿付小价且以篆額相委又一日立菴賜顧云碑文送閱乎曰閱矣曰文佳甚但就中尚有數語可商

耳不佞曰然鄙意實亦如此撰文借重便携歸更定何如立菴遂携文而去嗣後先生屢遣役相促不佞據實以復而立菴適有冬至掃墓之役未免稽遲及立菴歸而又詢邑父母見此文稿否曾有更定否不佞復詢之舍親潘蜀藻蜀藻云邑父母閱時惟更定一字耳不佞又復之立菴立菴云邑父母既見此稿則我輩不便更定更之則恐招父母之惟不更則難謝鄉里之責奈何不佞又復之蜀藻轉復先生矣則原稿之在立菴處無可疑也已久復之左右矣後蜀

藻致尊意云文係送不佞處不便索之宮詹又向家弟經三云文稿久送不佞處不見發來若此則先生或以稿實在不佞處而駕言宮詹以相欺耶或明知稿在宮詹處而必欲不佞索之以應命耶不佞內不能得之宮詹外無以謝先生而久留已定之碑文致稽立碑之盛舉此語豈可令邑父母聞乎則不佞不得不效忠告於左右矣宮詹玉堂雅度圭角渾然不佞屢詢其故一言不答惟有攢眉至不佞負性愚直有言必吐若先生當日以撰文見委則不佞當畢情

無隱豈能如宮詹之汪汪千頃不見涯際哉以愚意妄言之人各有心事各有體邑侯父母也紳士民子弟也先生師長也父母覆育恩深子弟誦禱情切孩提而知五十而慕天性使然今乃煩爲師長者撰已定之文拭已瑩之碑然後呼子弟而命之曰此我已告之汝父母者汝速舉無少稽不惟上褻師長之體而已陰與子弟以不孝之罪矣其爲之子弟者甘乎不耶至於邑父母郡歸之日先生徃謁次日邑父母奉晤先生乃以是日之晨出碑文廟之中挽至堂階之下庶幾邑父母一顧及之文呈閱于一月之前碑磨礲于數旬之久何待乎待文耳一顧之間誰任其德誰任其怨哉人情不甚相遠黨塾之間師長之于子弟亦有激之而反戾者小可喻大非盡致不先而率不謹也凡此者皆弟 妄意而妄言之立菴長者尸無此言心亦未必有是意也但以先生屢索文鄙處故略陳愚論以自解其不敢稽留文稿之罪惟慈鑒焉

復高念東書

濟武來捧得手教十餘年濶別兄弟數千里修阻道路忽到眼前忽聆面語此種忭慰豈復人生所有况如讀司馬上林令人飄飄有凌雲氣耶濟武道老年翁先生解悟行履勇猛精進玄關佛學淡入堂奧弟聞之愧不能效應汝南北面稱弟子也至弟近狀晤濟武可悉之年僅踰強仕身又林居已十載矣未嘗有遺大投艱之事勞其筋骸疲其神思而鬚鬢且皓然矣稍知玄學者固如是乎至於佛學總是揣摩影

似止如昔人所謂三家村裏閒論中書政事堂今日作何事不堪噴飯初略讀維摩楞嚴諸經後垂涎宗家語句愛其平地風波山摧海立當機圓妙月朗雲行稍一涉獵籓籬含咀菁藻其所口談心會者正是彼帶水拖泥葛藤窠臼若其正令全提正復茫如漆桶諺云真佛前不燒假香弟未敢自欺敢欺善知識乎十年以來病骨支離假息山墅兼以老親在堂遠遊須顧足不入郡城者數載于茲况能海陵三山陸登五嶽徧叅法席問道崆峒乎十年回首只是一扗

只是一俗初到家即為先母經營喪事葬事中間為三兒娶三媳又嫁二女今又有先大夫之變牛眠片地尚未知税駕何時兩小兒復以次將成婚禮矣弟雖云不忪不俗其可得耶若待向平願畢未免妄冀河清若云不背不觸亦即亦離日往月來草青葉落覿面紛擾我國晏然諸與實相不相違戾吾聞其語矣書餅望梅終騰口說當機返照自覺支離舒卷不得同時理事判成兩截既往未來兩項尚可勉強消遣見在一著硬鎖咽喉牢把關隘不許丟開不容放

過弟到此邪理屈詞窮弓斷矢折也老年翁先生何以折蘆渡我乎導師在望企予為勞濟武從長者遊所學大進可慰左侍御巳成逝者密之年伯行腳江右精修苦行勤於讀書此亦迦葉聞箏積習自在然其意以祇圖遮眼何異吹毛大約聰明軼人雖入祖師堂中不肯受一法束縛耳亦久未知聞問也潛柱長齋繡佛居然有室頭陀叅學勤猛頗苦太貧時時有在陳之厄然神氣安緩無憫憫之態亦可念也以故人遠詢便聞奉慰濟武本留為旬日住以其太公

相念確不可挽五舍弟適往鄉省旱未回故未禀候弟爲代布歉悚臨楮馳注

附高念東來書

回首春明並馬時便似三生石上矣弟蓬心竅啟本非仕宦之才年來貧病交侵遂令支離黔婁合傳一丘自命固其所也老年丈以犖犖之器精悍猶在眉宇間正當爲蒼生一出耳奈何墨守謝公雅志耶比來添鳳雛幾人消遣居諸作何等事弟願一一聞之年兄素蹟玄關兼又近辟佛窟出世

大事想已得手矣龍沙不遠五陵之內八百人焉知非僕乎幸以所得教弟弟願北面著弟子籍也又年兄比所聞見性命導師有幾人何姓名何居止希爲一一提命焉弟自揣不如年兄者略有三端年兄精神奕奕上掩錢郎而弟山澤之癯望風欲仆一也年兄强仕無何尚有勁翮摩天之勢而弟半百有二蒲柳驚霜二也吳下阿蒙使舟如馬一篙綠水便是新豐枕簟之間九州五岳矣而老傖策蹇幾如枯株三月聚糧須典衣物有此三不如故善財百城望如神足雖欲問道天台掘衣金澗勢所不能安得不卒爲庸人以老乎然弟亦正患未得眞師耳倘年兄不吝金玉弟將齎屣南遊追踪支許勝漢人破家仕宦多矣貴門人唐舍親往先此布問舍親眞有志性命者弟之畏友想能述弟近狀並企向之私也左侍御向曾相聞今精進如何劉潛柱年兄叅禪有得否密之證悟何似令弟年兄昨承都門存注附謝南望神馳不盡欲吐

與王西樵

嵩懇者先大夫有亦園詩集兒子士塈自金陵梓成寄來其集以年分曰初二三四五六集集各有序仍其舊也全集梓成欲乞一序冠諸首念文章爲不朽盛事另立赤幟孤行宇宙間非公卿貴人咳唾珠玉所得而抗旌並壘者念日下詩古文辭西樵昆仲實持其魁柄西樵又屬有天幸奪其奔走簿書之事不復與長安顯貴人並轡戴星而使之一志肆力於文章西樵之爲世傳人復何疑乎僕欲傳吾親則必借

世之傳人一言爲重故敢以爲請惟西樵毋辭我請先大夫且不朽亦園者先大夫爲國學生時所卜築也桐城城東南濱河西北負山亦園在郭西小有樓閣亭榭之屬時桐鼎盛郭西多名園先大夫曰吾亦園耳故以亦名其園以園名詩也明季寇過桐倚山而攻城此園燬矣嗣後先大夫移居於金陵宦於浙罷官而隱客遊於四方晚年乃搆茅屋數椽於東龍眠之頌嘉嶺一名瑞隱窩與僕之竹里隔一嶺相距里許先大夫詩所云嶺頭煙入塱谷口水同源僕詩所云長文頻過嶺親御太丘來者謂此竹里有斗室先大夫過則宿焉曰小隱因瑞隱而名也蓋先大夫之詩不盡得於亦園而皆以亦園名不忘初也先大夫每言我寧爲樗不爲芝自號樗道人丁酉六十壽自作樗傳集首載之

與彭于民

向者潊水趙靈修云與老年翁爲車笠交擬鳴鄙指清淵作十日歡也未知果握袂道故否敝里僻甚矣而弟復山居山居矣復臥病京雒聞見如矇師望氣耳奚啻坐井哉計老年翁當 內簡不且榮陟東方千騎居上頭也苦未得音耗爲悵適因敝姪婿江在湄當計偕而苦貧舍陸而舟舟矣而仍不免苦於貧遂妄意以會通爲西江也貴治爲舟所必經又龍門在望能無以得御爲榮乎囑弟書爲介若謁將乞惠

而致之炙割華軒肝分安邑弗使張憑舡上彈鋏而爲臨淵羨則如雲之誼不獨躬拜者矢服桑之四章矣伏枕裁緘不能覼縷但有懷企如侍左右

與何湖州

去冬五舍弟回備述雅愛又承復翰重以贐貺何故人念我之深也欲便羽布謝適值舍親茂才潘殿聲家遭橫逆之後涕泣而請於弟曰何湖州於先君子爲同盟至契異姓兄弟也今困乏至此將往索升斗活我然苦無半面何老伯義雖高安從辨其爲故人子乎知長者不肯作遊函但乞一言達之云來此者爲古巖潘公之伯子而已弟聞而憐之竊念古巖久即世而其子敢於典衣畟粮千里徒步訪半面不相

識之父執於黃堂之上此必古巖平生庭語述年翁行誼之篤交情之密即有緩急此公可告者不然殿聲何恃而爲此行也弟於舍弟奉訪後已相約不作薦剡此則爲殿聲作一證明年翁其念古巖以念及殿聲乎如此則年翁眞念舊古巖眞知人蓋山泉湧東平樹靡存沒之間俱成佳話矣長興葉令極感照拂附謝及之臨池馳注

復佟中丞

久别光儀時深懷注極知公務繁劇不敢以尺素候
起居唯時從來往中州人口中備悉德政合省紳士
軍民莫不倚爲長城而依若父母矣去冬忽聞大疏
引退正在秦楚多故之時中州之士大夫惶遽於京
邸父老子弟奔趨於道路舉朝之正人君子相對嘆
息不知所出弟以受
上知遇最深聞見既真箝難緘默亦自知補牘事後
恐屬空言幸

聖主夙鑒忠勤　軫念重地遂以優息勞臣之殊
恩更頒以拮据嚴疆之重任　天眷彌殷舉朝騷動
但弟所歎歎者久悉老先生清風自好介性孤行塵
芥榮華雅志恬退兼之積勞思息願擴心堅弟不能
仰體惟知有益於封疆難辭開罪於知己而輸教適
來不加督責足見老先生公爾忘私之盛心亦少紓
弟爲　君負友之積愧忭慰有懷非楮可罄便有芻
蕘之獻者全省事務川流牘案山積老先生年非盛
壯性復精詳愚見謂宜端綜大綱微畧細務庶幾勞
而有節頤養此爲　國之身以仰慰　君恩之重弟
年近桑榆髮成霜雪竊比老馬知路之義稍效野人
曝背之忱惟鑒照之冗次率泐布復不盡銘幟

復桑總戎

久慕盛名但以未得親芝宇爲悵乃僦夫子同事邊陲溘焉朝露署如懸磬室惟黄卩而老先生垂羊舌之淚情弘麥舟之高義渥解推於逝後復然諾於生前此在古賢猶爲罕遘何期今世幸值偉人去歳世兄西囘即擬附函申謝無如泰山梁木握管悲來伸紙再三復爲中輟未嘗不瞻雲泥首拈瓣香而祝景福也頃反辱瑶翰先垂問訊捧讀之餘愧汗浹背矣老先生以名家宿望功著西陲而積德行仁敦倫念舊古人介祉自天佑之佇望麟閣勳名爲當代第一弟之臨風企仰豈有量哉順羽布謝可勝銘檝

與司李

平允著聲邁種之譽翕然覩周營道之于南安歐廬陵之于西京不啻超乘而上之臺端栢色掖左梧陰傾耳以聽翹車矣弟徑餘松菊床積參苓雖幸近水樓臺依光朗月自愧遠山猶鶴未坐春風邑邑予懷但增馳仰茲敝友某某地其夙遊也龍門在望御李爲榮敢沕尺素以致褰修此生亦韻士南樓月夕北海尊前差足從屬車淸塵唱酬不令人作惡耳至於分册安邑割炙華軒使九里潤波無憂枯肆萬間大厦覆以懽顔不至彈蒯緱者咏淵明孤雲之句所謂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栢長者也因風順宣心馳左右

答甥受斯

得手諭具知近狀為慰一切兒輩俱詳道之來文尚未得暇細閱大約筆致明爽是其所長而失于率易落筆便成思不能精深句不能警練總之由於所選看時文太恕之過也須努力苦心再求進步其弊又在作文無根本絕未究心古文問中熟讀孫武十三篇便見古人運筆如刀下句如石無他要一个緊字而已古人論織曰緊滿論地曰緊要緊則滿滿則不鬆美錦是也緊則要要則不渙關隘是也復吾甥字

偶爾及此然亦是近日作文者對証之藥見令祖先生詩於蜀藻扇頭頗有壯氣君家其有吉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二

與江右某道臺書

都門極承德愛耿切五中嗣後

老年社翁甓厤金馬借重何宜椽文問亦引疴三茆弟夙疾連綿長棲豐草感念故人星散風雅淪胥惟展轉伏枕慨當以慷耳杜門以來憂生養拙足不入城市一切書緘概行謝絕故數載積懷終未敢尺素泪起居乃有關注至情不得不懇之左右者永豐李大年先生弟其壬午本房所得士也今其家有一事

幸在貴同年薛老親翁覆幬之下敬以詳陳其本末祈代布鄙誠焉李先生于丙申家被盜劫繼而緝獲數賊業經各上臺審明定辟三載於茲乃內有一盜劉慶茍於戊戌自縊獄中而盜首揚榮保怨李先生族弟季崇之捕之甚急也遂造為誘扳之浮辭肆其反噬之狡計而季氏之禍始此矣竊思劉慶茍繫獄三年歷經累讞使季崇果有挾仇誘扳情節彼既能鳴冤於死後豈不力辨於生前年來研審諸公自應垂矜分豁微先生微宦廢棄有何聲勢把持而叠經

供招擬罪皆云駢斬無辭一慶苟也生則身定重辟死則反坐失主其可疑者一也且今所據以定季崇之罪案者揚榮保口供季崇於縣倉門首親與榮保銀五錢米二斗使之堅訂慶苟之數語耳夫榮保身為宿盜所見金帛不貲斗米錢銀何能利誘而使之陷人於死地乎且陷人於死陰謀也誘人陷人密事也言之於縣倉門首則非其地若止云誘之以銀猶可言也乃米二斗非可袖携手致之物為價甚微不足以動榮保之貪心為物甚鉅適以彰通國之耳目

季崇果有陰謀豈愚至此況季崇始能以斗米錢銀誘榮保而使之陷人於死後豈不能以多金重帛餌榮保而自脫身於死一榮保也始則誘之甚易後則餌之甚難豈非盜憎主人巧供報復耶其可疑者二也況卽坐以謀殺之條而律文開載亦云殺死乃坐其自殺者僅應與邂逅身死同科白骨復肉止在仁人君子一援筆間耳或成獄自有曲折遠道未敢懸揣惟是季先生慈仁清愼鄉譽素隆隔省客遊累詳其確女為奴傷子因驚殞一門慘痛所不忍言卽使

季崇身為匪類尚不以貶柳下之賢況因族弟為盜戶反噬豈至為康樂之累所望秦鏡慈航俯垂照宥海岳高深兩親臺共之項禮銜結弟與季先生亦共之至於推愛踰涯念自殺與謀殺姝科使季崇得稍從末減尤弟所泥首而翹企也非敢請也至薛老親翁處弟以從未通函不敢遽以私瀆但以薛老親翁雅懷古道弟所夙欽雖麋鹿有性若自棄於軒楹而草木有心竊願同於臭味敢望老年翁代致區區先布鄙悃倘蒙鑒俞弘慈卽當啣鉞拜謝弟以山林病

廢之餘生而當絳帳安昌之疾痛情不容已淚與墨傾知必為古處君子所深憐知已故人所垂照五體布地百世銜恩臨楮可任顒望勤懇之至

賀總戎啟

恭惟老親翁台臺龍門標秀鳳穴振儀魚服霜飛壁
壘旌旗增氣色鳥章風靜投壺散帙有餘清炳定遠
之雄姿擁當陽之勝槩海門雪浪挾翼影以搖空天
柱雲峰映龍文而散錦部曲識西征之節風雷護北
落之星幸樓臺近水爲光喜旌旆自天而下不佞凌
雲氣盡賦雪才窮二仲之蒿徑無塵五柳之柴扉晝
掩鷦巢小息燕賀久稽負戾萬千念之悚息家父僻
隱龍山竹垣荒野在問柳枉十乘之隊而掃花缺三

雅之迎重辱謙光惟深鏤刻更仰温言之可佩哀斯
民之孔將垂念瘡痍曲求噓拂既欲農安而士飽兼
求吏畏而民懷在敝郡歌哀鴻碩鼠之有年而今日
值威鳳祥麟之戾止從此連雲介馬盡化牛歌擇木
窮猿無虞鹿走行見老親臺名鐫玉鼎勲紀凌煙又
不獨不佞弟爲一人一地之私幸也茲肅泐魚緘曷
勝雀躍不腆侑匠並惟茹鑒臨啟主臣

上某公書

老親翁瓊基疊秀瑤翰騰蕙鷄舌含香青綬動南宮
之雪豸冠擁節朱旛搖西浙之虞天目峰前書翔鸞
而開重鎮錢塘渡口騰白馬而閱江潮玉銘金相握
符之希文再出文昌武庫爲憲之吉甫重臨翹首鶯
遷曷勝雀躍若癸問關殘息鼎鑊餘生回首侍解長
干恍若夢寐驚魂初定養疴戢影魚鴻迢遞遠莫致
之新命龍須舉手加額春温秋肅陰閉陽開昔人所
謂政不出階序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計全浙

十萬戶式歌且舞矣家父峴中本末老親翁自㴱悉
之至當日守城禦賊之勞及硜硜茹蘗之素長安萬
口宜道猶存即前此設穽者漸去要津而叩閽者已
達天聽某先生俯念世誼極垂援手惟是解結有機
葛藤難斷一切望老親翁詳察輿情主持公議使覆
盆之冤得披雲霧而見青天憫勞弼亂頌義無窮豈
惟癸叔姪父子永戴二天哉謹肅价代躬斥致拳切

寄相國金息齋年執書

每念老年伯功成黃閣蹤紹赤松十賚頻勤繼山中之宰相五衰不及作平地之神仙袍笏堆床玉蘭繞膝雙扉扃閟之間一棹寄湖山之外集散鷄林漸涓文字爲有相丹分麟脯粞薄海山而不歸栖心最上之乘湲參术後之何榮玉山中徒懇客作黃葉座下獨探驪珠擬之藉邀焉寡儔況在近今誰爲倫匹燹久睽德範每切瞻馳輒以吳會扁舟得拜至人函丈蒙不鄙而賜以晤談兼惠然而錫之宴勞上尊

異茗非薄劣所能堪高閣曲房頻招携而畢至飲食誨言眞不啻乎猶子微歌引滿似反徤於當年喜慰踰涯感佩何極所憾一尊纔侍二豎頻侵屏處荒園綿延兩月遂使千餘里瞻依之悃十三年企慕之懷只尺而不能奮飛聚晤而旋成契濶自愧蒲柳之早衰彌羨松柏之難老山川雖隔寤寐彌縈今因一价之行肅布雙魚之寄銘鐫無量非楮墨所能宣瞻仰徒殷與斗山而並遠附將芹侑並冀慈存臨啟馳注

上洪相國書

前歲小兒入都一禀肅候家葛將芹不蒙慈茹反荷
老夫子賜之晉接惠以周旋詢山中之近狀遠念殷然侍綺席之末光旅酬欵甚此卽小子躬趨絳帷仰叨清讌猶以過邀非分捧觴悚息況于兒輩何以克堪家庭備述感極涕零遙佩高深惟有泥首伏念老
夫子赤松雅志綠野遐風大隱在輦轂之間杜戶擬湖山之外稽之簡策邈矣絕倫世兄績成粉署領袖清卿此日家聲繼振

帝謂蘊瓌之有兒他時
王眷日隆人望韋成之繼相覬三象近福五群臻念之可勝忻慰至小子一紀沈疴萬端灰熄嘆鬢鬍之爽白悵蒲柳之易衰向猶以老親在堂追隨山墅謬冀青山無恙白髮長依而今已矣俯仰林泉生理都盡檢點參术宿疾彌加老夫子聞之當爲心惻也

謝魏相國書

癸林栖伏枕萬端灰熄然側聞君子得輿故人秉政霖雨及于天下餘蔭被于丘壑未常不瀝酒丹扆北向相賀而終不敢以尺素溷記室者則以雲端方外引分自安知老先生必不以疎節見督也乃泥水年伯書致高誼淑恬郡丞口宣渥愛言念車笠情溢綴冠義篤此道今人棄如土似君應向古人求行吟慨歎當吾世而知執事者能幾人哉及　癸　焭然在疚之中而敝門公王紫瀾偕來手諭下貢慰唁丁寧寵奠

遠須榮兼存沒足徵山林病廢草土棘人猶煩注存豈同恒等謹焚香盥捧布之几筵光徹重泉銘淪百世至於隆儀非敢自外但以春明故舊賜奠槩璧恐以尊者之賜反開同異之嫌百稽完趙彌增心泐　癸之近狀程立菴舍親可口悉之沈痾委頓鷄骨僅存向猶以白髮西莊杖青山　北闕思自吟自慰今并巳矣俯仰愴懷生趣都盡無一可爲雲霄知己道也力疾手謝另布帋東雙縑將帛并冀慈存拜疏可勝銜幟

與王西樵

令弟阮得接手函意言溫摯何殊密坐溫談也兼承雅貺惠我爲勞捧卮酌月光徹酴醾製錦臨風衣新荷芰念言銘佩但有耿耿至於大匠引繩九方遴駿中州靈秀悉萃公門上爲

朝廷慶得人而下爲林壑增光龍方在額手懽喜無量忽聞以字句小疵致干吏議棘人僻處山陬驚魂震魄罔知所措白璧微瑕原爲臣罪一身似葉撼屬

君恩但有感激涕零杜門修省讀書學易以道卷舒

與時消息詩歌舊巳名家今應悔其少作間一言志抒懷必歸溫柔敦厚切勿樹幟騷壇汲引新銳鼓吹商調揚扢楚聲前代逐客名流以文字貽感者往往而是不可不慎名利爲人所並爭而人之忌名也甚于利葢利濁而名清利陰而名陽也至不佞近狀無一可爲知己道者既在草土之中復有炊臼之戚青山猶故黃髮已非松菊舊遊蓼莪沈痛且桑隴躬耕僅餘麤老布裙捴作先失鴻妻俯仰林泉生趣都盡撿點參朮宿疾彌加道丈念我能說詩爲我解頤否

復龔泥水年執書

制姪兄弟業重獲譴于天禍延衰親痛沈終古鯉庭何在鶺鴒猶存不能一慟永絕從先大夫于萬里苟存視息摧裂肺肝乃荷老年伯儼然存之草土之中寵奠遠頒榮逾存没手翰慰唁汪恤丁寧猶憶先君子邢江分袂之期不勝任彥昇撤瑟平生之感情淚楮外涙漬行間謹焚香三盥捧告几筵庶幾東平樹靡蓋山泉涌九原來格亦佩如雲況制姪等仰戴鴻慈光賁生我涕流雨面惟有呼天流血叩頭無能緬

地自此有生之日誰非感泣之年紬帛敬登奠儀完趙以長安故舊賜奠槩璧恐以尊者之賜反開同異之嫌銘等躬承彌滋心鏤二縑引帛山野自愧惟不郤而存之至于雅意殷殷小兒頗能口悉霞蒸枉札并布摯懷展讀瑤緘益增感懺確鴻甚少久稽報章今其相北上方敢手泐布謝陳其積悃念姪一紀沈痾三徑偃仰追維曩昔百感并生

君恩雖厚臣罪應知在芝山催法之時見在六坦之長或私室素昧平生或公庭頗多牴牾然皆蒙　薄譴同日左遷至姪兩世譜誼數年交好自省負罪之淺應在群公之上反因苫塊之身遠遯衡茅之下荷

先帝解網肆眚之弘仁及當路諸公觀過知仁之雅意碧海無波青山安枕且感且愧如何可言然而慈竹終天之痛纏綿于中臨淵集木之危震惕于外鄰疾驚失魂魄柳元悸不自定哀懼交攻神明恍惚或伏枕經旬或通宵失寐引鑑自駭鬚鬢皓然悵蒲柳之易衰幸松菊之無恙蒙　恩允請長賦歸田乃萬端灰熄之中猶有一綫餘生之樂則以老親徤飯草

墅支床或侍觴花下或捧杖林間陶令詩成命舒宣而和韻孟園葵熟祝哽噎以登盤含飴弄孫即摘山亭之果耆英雅會群來蓬垢之賓謬冀叢桂長幽靈椿難老而今已矣丹崖如故黃髮已非尋壑經丘舊遊不再植花布石手澤猶存觸目水竹之居摧心蓼莪之賦俯仰林泉生趣都盡撿點參朮宿疾彌增近且忽發痰症幾至委頓老年伯篤念猶子寧不爲之惻然淚念耶一切書不及悉者其相晤間當可悉之至愛渥誼握管不覺縷縷春明諸君勿語及爲感臨

啟企汪

賀宜捺撫啟

惟老公祖台臺六鰲負極八柱承天淑氣絪縕滭布新眞
隨車之雨仁風披拂暖生有脚之春值茲日麗新眞
王律應三徵之始群仰雲輝霽色丹臺推八座之榮
令節維新純嘏滋茂絳桃豔福臻仙島三山赤羽
晴熏恩接　帝娍雙闕七十二候錫極迎神禹之疇
三百六旬敷政授軒轅之策蒼龍起蟄經綸取象雲
雷紫燕栖梁長養咸沾雨露懽騰列郡喜溢三江弟
志切希陽心慚省日寄踪松菊聽殘臘之竹聲戢志

參苓隔獻春之椒頌望青雲多處欲傍魁三看紫氣
浮來遥占福五敬布雙魚之悃用歌百福之遒君子
無彊繁祉何啻松茂野人有獻溪毛聊比葵傾伏冀
麾存可勝光寵

賀張玉如掾撫滋任啟

惟老公祖台臺鐘鼎元功斗山偉望光依日月南陽勳舊名家履上星辰東序縉紳領袖惟一時諸要地之借急故同日三中丞之並推廷議盡冀北之良王事莫非王土
宸斷重江南之寄帝臣簡在
帝心（公初廷推閩撫後命下撫吾鄉）鳳詔初傳自雙闕雲中飛下烏章忽轉似三山海上移來謂我來矣車彭彭先覺仁聲載路方叔涖止騏翼翼真看甘雨隨車（時久旱公至得雨）天桓西懸壁上隼旟變色海門東控日邊蜃市澄波君子至斯小人幸甚（癸）病栖一壑庇托萬間自舍弟之南歸口隆情而北頓雲霄泥土忿分撝謙霽月光風仰高增慕淺幸樓臺之近水竊比葵藿以傾陽竹馬恭迎應在諸兒童之首李車未御無如二豎子交侵暫阻鳬趨祈恕病夫於方外先將燕賀敬抒悃悰於行間伏冀慈存可勝銘佩

賀胡鹽臺啟

惟老公祖台臺濟川舟楫調鼎鹽梅銀管生花彩徹仙人之掌珠鱗濯錦光射牛女之分（公寧波人）唯丹山赤水之洞天誕白筆烏臺之偉士鶴栖珠樹復覩賀賓客之風流鶚立寒松爭羨胡康侯之苗裔群久空於冀北驄近躍於江南入　告嘉猷上殿有在山之虎出疏醒政下令如流水之原柴蓼綠葵傑擴滿周顒之味（周顒每日綠葵紫蓼赤米白鹽）黃龍青雀長江絕賈相之醝（宋人賈似道鹽艘云雖然要作調美用未必調美用許多）縮橐籥以流恩處脂膏而不潤商民胥慶吳楚騰懽（弟）願痾丘壑夙沐風徽雙旌在望旋輸獻紵之忱二豎頻侵空切停雲之賦敬命小弟代叩崇階所冀曲推烏愛垂盻雁行得邀三接之榮用分一顧之寵幸仰瞻模楷于司隸門比登龍倘俯詢水竹之拾遺庭真羅雀不異躬承謦欬何殊近水樓臺拜疏神馳將芹色報惟鑒野人之款款勿罪下里之戔戔特荷慈存可勝鏤佩

與胡道臺

老公祖年臺儀高鳳羽望峻龍門粉署風清晉毂尚書之亞烏臺霜肅群瞻憲紀之尊惟南邦爲水陸之要衝故使節總梯航之鉅任淸漳瀉鹵歌謡復覩於泰淮五丈營田規畫重施於二水外勢益愁中召佇宣弟沈綿二豎偃仰一丘念都門昔辱德愛時耿耿寤寐間頃以十載林栖遂至尺函契濶恭聞旌節榮莅秣陵方幸近水樓臺竊比向陽花木而草土摧頽又不敢以不祥姓字輕瀆起居悵望車門但增悚息茲肅泐嵩函薄將燕賀戔戔侑柬并乞鑒野人之芹念而存之榮藉弘多矣臨啟可勝忭慰翹企之至

年節賀別駕啟

惟老公祖年臺瓊基疊秀瑤翰驚薰丹陛分符簡任循良之寄黃堂佐政獻分師帥之曹聯熊軾之崇班齊驅五馬展鴻猷之偉抱並屬專城惟茲太皡司辰喜遇勾芒布令玉衡齊政輝騰造福之星金箭回陽暖煦迎祥之日望蒼龍之起蟄聽紫燕之鳴春快覩鷺振於昌期佇看鶯遷於上國弟忻逢令節愧偃山阿酌兕蹟堂未躬浮於竹葉瞻台望斗竊遥頌夫椒花君子惟宜純嘏何啻松茂野人有獻溪毛聊比葵傾仰冀麾存足份光寵

賀郡伯年節

椒誦惟新禴履吟豫仁風應律悉跡春臺恵日寧人咸依化國凡屬宇下詎不翹首五雲願效公堂春酒之祝耶至幾林栖螻伏沐澤尤深念野人卒歲之優遊悉君子萬間之鴻庇雖山中曆日寒盡忘年而谷裏陽春吹温有自每懷稱觥恨不奮飛而以沈痾伏枕未能趨叩台堦謹泐魚緘用申燕喜附將芹念莫罄葵誠惟鑒山鄙之欵欵而存之榮藉弘多矣臨楮可勝馳注

送郡伯新

金風應律頴栗載登膏雨自天有懷郇伯黄雲拂地載誦張公吾儕小人一飯敢忘所自耶弟松徑久荒葵羮自愧躬耕下濕寧辭帶月之鋤穫稻東屯幸飽射麋之飯伏念山林偃仰悉邀覆露生成慙以食粟之身又局嘗新之候眷懷左右但切神馳兹泐尺素薄布微忱雖種愧玉山聊以將農夫野老含哺歌風之一念耳

送新

嘉穀初登穎栗式承沐浴膏雨披拂仁風孰非老公祖之明賜耶弟躬耕無力藿食增慚聆茲周歲之中咸托萬間之庇幸根荄之不蕃殖譬草木之無差池惟與山莊父老帶月秉鋤之暇鼓缶而歌雙岐心香一縷每飯不忘耳尺素肅勒以代躬趨馳新上貢愧非玉山種聊代任棠水一盂也廩人存之幸甚

賀李撫臺

恭惟老公祖人倫琬琰學府珪璋瑶翰驚薰擢亭柯于入桂瓊基叠秀積珠搆于九芝武庫文昌秉甲之希文再出金相玉鉉爲憲之吉甫重生値江鎮之弘開仗鴻猷之特畀天柱西懸江漢影昔曾廻熊羆百萬之舟海門東控帝王州今更轄犀渠三千之甲人歌舊德戶慶新旌幸樓臺近水爲光欣節鉞自天而下治姪凌雲氣盡賦雪才窮二仲之蓬徑無塵五栁之柴扉晝掩鷦巢初息燕賀時稽顧平生雖未御李

膺之舟而通家已夙忝陳群之好白門僑寓烏巷論交與公暨公朗兩長兄披衿自許贈縞相期杯酒結昆弟之驩患難切同舟之義衡門只尺握手歡歔嗣後雁序分飛魚書少濶今復得老公祖持節三江建牙茲土外爲蒼黎托萬間之庇而內爲治姪切二天之私維敝郡歌哀鴻碩鼠之有年而今日値威鳳祥麟之戾止在滄海之潤寧九里似岱宗之雨不崇朝欣豫氣之如雷望師干以映日土滿則租需易匱定知勸撫字于招徠人稀則奸宄竊生所望寓團練于

保甲秋雲在野不銷集而寨已歸衆志成城欲振兵而兵已具開風解綬吏儆夏日之明取笠徇軍士稟秋霜之令仰雷動風行之畧徵經文緯武之猷行且名覆金甌勳鐫玉鼎又不獨治姪爲一地一人私慶也茲爾泐魚函不勝雀躍臨啟無任主臣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三

順天鄉試錄序 代

歲辛卯比士於順天爲今
上御極之八年實始躬親大政覃恩中外畿輔則廣額十有幾人
天子方右文崇學 命臨雍之典又東南大定江楚浙閩諸省士鱗集 闕下廣雍額幾十有幾人而是歲
上俞部臣請爰修
太宗皇帝舊制八旗俊秀咸舉賓興中式五十八人計額較往年且倍而臣某以檢討承同官臣奉
命典試事吁惟艱哉臣竊惟制科者亦虞廷敷奏以言之遺意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似言後矣乃自漢以來選辟雖代設而廣川以天人三策擢第一人實始黜百家尊孔氏爲萬世儒宗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取士之法代殊大槩不外乎立言者近是葢承之千百年而弗替何哉子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孟氏極論知言而本之於心推之於政事

蓋言者心之符也制藝者又立言之盛也士屈首受書習博士弟子業固將以明經術備世用也若採擷浮華標尚詭異靡然也匪聖言是程悍然也匪功令是遵其心以爲苟可以梯榮進而已耳夫靡然者其人不足以有爲悍然者無所不敢推是靡然悍然之心尚安望其異日者當天下事爾
天子任使哉故人文之盛衰心爲之也人心之邪正時爲之也今
皇上親政之初銳然與天下更始官方澄敘內外肅

淸人心惕厲與時俱新即臣等扃棘闈中取多士文而繙閱之才寧斂毋縱氣寧靜毋囂辭寧飭毋支雖言人人殊而其斤斤焉不敢悖聖言忤　功令之心則一也嗟乎士自服官後聖言姑置勿論乃功令則其在求以廉也或墨應之求以勤也或慢應之求以直也或諛應之求以執也或脂韋應之求以和也或柄鑿應之且功令之以繩士者合則進不合則放已耳其繩於服官以後者亦嚴甚矣乃往往遵之於前而違之於後斤斤焉恐背其所寬頤昧昧焉甘犯其所嚴是誠何心哉嗟乎弗思甚矣然則推諸士不敢悖聖言忤　功令之心雖以立德立功與古帝臣王佐爭烈可也擴而充之寧可勝用哉說者謂文運視
國運不其然耶如以言而已則爵秩祿惠柄自
上耳廣拔一二儒生曾何足爲輕重而
親政覃恩列爲盛典上以之告天地宗廟下以之布告中外焉於戲蓋
上之重待士者若此可不念哉臣聞之文王育賢造士武以之興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美先烈

也我
太宗皇帝嘉意科目實始隆百年樹人之大計今
皇上合八旗而遴造之一四海而旁求之斯所謂繼志述事者歟臣於是益咏歌
太宗皇帝之澤矣

山東鄉試錄序

皇帝御極之五年三比士於鄉山東則
命遣臣文然以禮科給事中偕兵部員外郎臣仲熊
往典試事
齎綸晨拜脂轄夕馳至則鎖闈三試之得士九十人
錄文以　獻臣竊颺言倘端因宣揚我
皇上德意進多士而勉之曰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
然也又曲阜之遺風在焉今者萑苻未靖荊蓁蔽野
而絃歌之聲不衰

聖天子亦登賢遂良是亟不以　文教後　武功且
是歲也八閩東粵肇舉賓興兩浙三楚再蒙　顧俊
至爾齊魯士則歌鹿鳴者三矣可不謂
上意誠寬仁厚至哉然今年春輔臣以正文體端士
習　請部覆　可行蓋凜凜以黜浮夸敦醇朴爲首
務而臣等畏此　簡書勵公矢慎寧汰毋收寧嚴毋
濫其於多士抑何謹嚴已甚也嗟乎寬大者
朝廷之恩也謹嚴者臣子之職也
上以寬待士而臣等不克嚴以自待并嚴以待士使

夜光碔砆雜然並進至他日隕越爲　制科羞於戲
是豈　制科立法之咎哉夫敷奏以言自虞廷已然
矣周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易曰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記曰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
者其聲和以柔故言發於心而形於文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不可誣也且漢魏辭舉或失則僞隋唐詩
賦或失則浮至若本經術以立體策時務以資用論
尚疎通表源風雅蓋人文化成之道備矣况爾齊魯
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今勉爾多士毋易爾言毋變爾

塞毋罔念民恤以封殖於爾家毋靜言而庸違毋務
清其文而濁其質以浮慕標擧爲名高使人知臣等
之嚴待爾齊魯士而齊魯士之嚴以自待者若此然
後我
皇上益始終以寬大待士必將涵育長養以需其成
馮翼忧恂以盡其用厲廉耻優禮遇以作其氣旁蒐
廣採以求致天下之無窮庶幾
聖朝文治之隆其寬嚴交相翊以有成也而科目亦
得以永之歷年而勿替豈惟齊魯士嘉賴之哉

張服公橋門試牘序

癸未歲予得從晉白子東谷遊已亟稱其鄉張洎水服公云既而曰吾甥也抑吾畏友也予固心識之丙戌冬予復來豹槃燕邸去洎水寓不數武而遙左青壇右木千毎相過飲酒徵詩角逐諧戲爲娛樂而予獨過洎水尤數燈檠棋局至丙夜不能自休酒闌人靜星月在天策一款段歸馬蹄蹴霜雪濺濺有聲寒風栗烈衆袖障面以爲常然服公恒掩關謝客即予亦不得數數見詢之圖史一床凝塵滿席湛如而已

予以是益心儀服公一日忽過予手橋門試牘而謂予曰子爲我序之且示不敢忘兩先生之教也兩先生者誰司成行塢薛先生暨予年友羅篁菴也嗟乎以予之浮沉拓落應爲世所擯斥吐棄而洎水獨厚與之游服公玄晏不以乞長安顯貴人而乞余以服公之才不使之獻玉杯射策金馬門乙酉之役復幾得而佹失之至徒令其梓試牘以問世以兩先生爲之師最號知人能得士而又皆抑抑罷斥以去是皆可悲也予既不能已於言復進服公曰予衰矣

自此由井陘上太行眺白登徘徊河汾澤潞間懷古攬勝舉鶴觴羊膏而賦之棄博士藝而從事于不朽之盛業毋令三張獨擅美談若夫異日者待詔公車較書天祿則服公饒爲之豈予所望哉東谷有令子兄子皆下第歸亦三晉名下士於服公外兄弟行也其亦以吾語語之

鄧夫人白湖寨序

兵事葢難言之哉奇男子且然無論閨閤中人矣木蘭從軍流爲美談然其金柝鐵衣束蕩市轡與一校等耳荀氏女玉顔雪戟拔其父於萬鏑之中搴旗摩壘而還以方男子則驍將非大將也陸家姑縫織軍中粱夫人織簿爲屋躬執桴鼓然因人成也烏能獨立一軍哉乃若建軍府授方畧馘渠魁龍變虎蹲電奔星運恢恢乎稱大將才者古之所難今於是乎在余與黃公玉耳稱昆弟交因得讀史先生次其鄧夫

人功狀及前輩張先生守白湖寨記葢重有敬焉葢重有感焉白湖非有星崖劍壁懸磴飛棧之險士非有羽林射聲之銳器非有墨陽谿子少府之利塹培塿而城之裂縉梟而幟之淬耰鋤而戟鍛之取我田舍子而卒伍之其戰不可禦取我婦人而丁男之其守不可攻葢賊三至輒創去至乃斬其渠而奪之氣然則今天下之天險士鋭器利豈無小踰於白湖者耶嗟乎自流氛四掠名城隳雄郡潰將星殞師徒北幾何年矣而白湖巋然若靈光如故也然則今天下男子安在耶豈眞末世天地雄杰瑰琦之氣不鍾於我輩男子而偏在閨閤中否耶賊渠左金玉殪於白湖之下麥之人有被俘而返者稱賊黨震動咸嘖嘖知有鄧夫人云而當時不聞旌旗懋賞如洗夫人錦蓋錫封故事則豈戰伐功格牀於輦上諸君子而顧明於揭竿斬木中人耶抑豈擒渠破賊自男子事夫人不應越職綂醯醴而代之耶嗟乎天下事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乃夫人自足以不朽矣渭原以娘子名其軍襄陽以夫人名其城吾又安知易世而下茲寨

之不復以白湖名耶玉耳雅歌散帙有儒將風至其手一玉辟邪進百萬熊虎而麾之介馬無聲萬衆如一間一過白湖夫人嚴部伍束橐鞬以迎旌旗相望隱若一敵國然葢門以內有兩大將軍哉夫秉彤管摭奇軼以傳之永永者亦史氏職也是爲序

贈黃總戎序

黃公玉耳鎮皖未及朞皖人士德公無斁作歌詩以頌之而屬序于予予遜荒蛾影自分丘壑幾欲焚筆硯者數矣是何能效一言雖然爲公故爲吾皖故亦何能已于言憶予客冬入郡時値公自英霍撫諸寨至而先是江南馳檄來以將軍二將步騎萬勦江北諸寨之不受命者道經皖歷英霍扺豫楚而去郡民日夕驚有他徙者余時馳書公及撫軍李公爲幾疆予遺請命公疾謁撫軍公飛檄以事定報聞乃得中

寢予因感激謂公眞有古儒將風非僅欲以兵事顯者遂以兄事公僑札之分自此始也蓋吾皖苦兵事者十餘年而始得公予嘗謂公言古之爲將者貴以功名終今之爲將者功非其功名非其名則貴乎無功無名無功功之盛也無名名之歸也兵家者流其書莫盛于孫吳司馬而其道莫淺于猶龍氏猶龍氏之言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蓋孫吳司馬能用其所用而老氏能用其所不用戰勝以喪禮處之於戲知此者可與言兵可以語大將

矣吾皖城自潰卒之變青燐白骨兀磔閒之不啻巷無居人矣公至即瘞露骸扶創夷首以計擒叛渠戮之遺民爭食其肉殆盡懽聲動戟門或泣十行下皆曰微我公無以瞑吾亾者公又謂亾者已矣如未亾者何顧橐中金幾何趣具舟峙糧泝流而上合鏡還珠豈惟一姓皖民忽亾矣則又曰微我公奚以慰吾未亾者公治軍整而暇嚴而不煩冬若挾纊夏若負霜以其暇散帙投壺凝塵滿席湛如也又以其暇治保甲之令申禁諭之書其言約而達與而入罕譬而

喻鄉三老又咸扶杖而觀曰此將毋非我總閫黃公耶胡若終日與吾田舍父老游者耶公又以偏師撫英霍入商羅歷光固斸冰踐雪于深菁峭砦之中所至披心析肝慰諭其豪長而去凡出師二十有餘日歷地千有餘里得寨千四百有奇往無頓刃返無遺鏃吾皖及舒廬之間舊不逞者實繁有徒靑履爲識探丸數邑間前撫軍張公縛斬其渠以狥後遺孽復逞公廉得其狀即密擒一二人置之法餘悉縱舍無所問仍焚其書不視曰令反側子自安耳蓋公之不

欲黷兵窮武者若此倘所謂老氏之善藏其用者非邪嗟乎使公不務德是滋而推功名之樹則山寨千里其鹵獲當以萬計朝報聞而如斗之印夕下矣又或有蠢爾奸宄易種新邑必欲草薙而禽獮之語曰火逸崑崗蘭艾並盡能保吾皖之不一夕爲歷陽湖耶此其功當益高其賞當益懋而公終不以彼易此者何也公嘗自言吾受先朝厚恩不能死今復幸不以俘臣釁鼓而俾蒞戎行吾何知有兵吾知以吾餘生廣生生冀萬一報塞朝廷耳其招諭江南湖民書

累千百言皆本此意而推廣之嗟乎此可以知公矣公用兵本老氏而又深通浮屠家言飯一盂蔬一盤幕府壁立敝裼蕭然人莫測其際予嘗見自古天下多故其隱君子或隱于卜筮或隱于釣灌隱于疾隱于酒隱于吏至矣而公獨隱于枹鼓鐃吹之間牙旗鈴閣之内蓋有道而以兵隱者也尚何稱梅尉東方生哉漆園有言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吾願公日取軍若民而拊循之而無變其塞使民忘兵兵忘偏裨偏裨忘大將大將忘功名使吾皖如畏壘

祝吾公如姑射之神人焉則吾之所以祝公者至矣即吾皖之所以望公者盡矣至若軍騎雷發露布星馳議賞雲臺之下策勛書閣之間則公優爲之然吾知非公意也則亦非吾所以頌公意也

送蕭侍御南還序

予不敏浮沈言路者二十餘年殆將以是官老矣再

荷

聖恩承乏垣中才盡識鈍氣衰不能復縱論天下事又病廢久就靜惡勞退食輒下簾却坐一切謝絕又不能從諸公卿賢豪長者遊自視欿然無足比數固其所也乃蕭侍御先生獨不鄙而辱與予遊間或近郊古寺蔬茗竟日區畫一二救人利物事慮殫而法詳予固心儀公爲仁人長者念得與公交私心竊自

喜既又讀先生前後諸奏議才弘識周氣振恢恢乎

帝臣王佐之間哉予又不獨自喜而爲

聖天子得人喜爲天下喜也既而年例届期御史臺

備列名以請

上特簡公內陞予滋喜

天子知人之哲又喜公之爲

天子知也乃未幾而公來告別曰將歸矣予聞之悵然不樂者累日葢予既以病且衰將乞歸公雖蹔歸而前此內陞臺諫侍次者且數十人公其殿也然則公之再入京邸及予之再得侍公者皆未知是何年事屈指愁然感慨係之矣夫天之難生者才而才之易任者年嗟乎豈獨朋友之間哉今士大夫能進身卿貳者自詞臣外則臺諫內陞一途耳自博一科第謁選一令卽以數年計自令而黜者十之九陟者十之一陟而臺省者又百之一也亦以十數年計洊歷臺省又或十數年不等然後拔其尤而內陞之其久且難若此而其年亦約略可紀矣況乎其自此以往者哉夫天下之事才以行之識以明之而氣以

勝之氣衰則識不能入而才不能出往往輕其事而重其官豈曰皆然葢有之矣故用兵者作其氣而不使竭用人者及其氣而不使衰其道一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斯世斯人之責者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哉公今年甚壯望亦甚重一日

天子宣室念舊馹 召公而大用之例何足以畫公然予於公之行也聊書以爲贈以見予於賢友之別而喜與悵且不能自已若此庶幾秉鈞用人以佐我

后得人之治者深念而熟計焉予病且衰計當乞

歸臥田間一旦蹋公荷柄所以名御史爲名卿相天下咸稱頫然曰

天子知人善任使矣雖老矣猶能爲

聖主頌之

張太翁八十壽序

張太翁壽八秩矣實爲今

天子改元之春正月語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故三代之隆世稱仁壽非以其和氣迓休氏罕夭札又且養老有典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故黃馘兒齒者相望耶雖然八十者于其時亦罕矣故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日耄非謂其筋力智慮衰耶是以食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古之時八十者誠易遘也古之人所以優而崇之者宜不若是

渥矣今　天子御極之初　優詔養老命七十以上者有司以次報聞俟幸學有期徵以蒲輪就見如三老五更儀其不勝舞蹈者命子孫扶掖謝　恩嗟呼禮亦隆矣雖然明詔自七十以上誠謂此八十者未易遘也即有之未必其躬夙有令聞也即有之未必其子若姓皆烜奕通駿且鵠起有聲也即有之未必其筋力智慮不少衰栽于昔也今既遘今昔之未易遘者矣而且令聞愉愉焉而子若姓繩繩焉而顏丹焉而履和焉若張太翁者古之人宜若何而優禮焉

今之世又若何而優禮焉嗟呼不其盛哉不其盛哉
太翁才氣卓犖聲施于鄉旣少試爲政又徇轟以政
最稱旣拂衣林壑放浪于六橋山水之間每花之晨
月之夕木末煙嵐蔣山朝爽飲牛渚之練光眄中峰
之晚黛謝展周遊申之觴詠若乃登高眺遠則目數
鴈行陟險擬奇則足躡猿穴華筵列豆竟日啣杯錦
席當謌猶能顧曲食無祝噎步不貧節雖新息之據
鞍榮期之披裘何以尚之覽揆之辰長公方以名御
史晋冏卿緋衣結綬鍝玉而趨諸子若含飴而弄者

十餘人班彩紛員霞披錦爛拜舞之餘以次上壽公
猶能爲人舉一觴意盛矣昔陸賈乘安車駟馬從歌
鼓瑟侍者十人寶劒百金過其五子家約其數擊鮮
每極飲十日而更可謂善于怡老矣然史不紀其年
又不聞其五子中之有名位勳伐者未知其得與太
翁等否也乃若萬石君質行孝謹貂璫盈側至今天
子下詔以爲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可謂盛矣而史亦
不著其年茀云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則其年或
亦能與太翁等而又未知其顏丹履和食無祝噎步

不需節者果能與太翁等否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
毋如命何一之實難兼之已甚若太翁之壽又當今
天子改元之初其不謂之爲裔雲爲景星爲白虎爲
赤麟以爲興朝之人瑞者誰邪異日者
聖天子親幸辟雍以蒲輪迎太翁至命惇史而乞言
焉公其以鼉大夫三王仁壽之說進自壽壽世祉且
無疆而　詔所謂扶掖謝恩者則又緋衣紫綬鍝玉
佩而趨者也又且繩繩蟄蟄者十有餘人也而兕翁
之顏丹履和舞蹈便捷更無煩扶掖者爲也則

天子之旌異其門者宜何若矣乃余則又聞冏卿公
家世孝謹每洗沐過子舍中裙厠腧親自浣洒有石
氏諸子風則太翁之壽而健而愉蓋有所繇來矣噫
嘻備矣夫宣揚懿嶶以昭
聖天子崇老之義者亦史氏責也是爲序

壽年執上官賓吾先生序

予年友上官三立以紫微舍人居京邸小有園亭竹樹之勝距予寓不里許時過從飲酒及同籍六七兄弟狂呼徵逐甚懽也居亡何三立急請假歸覲省其兩大人於晉時其秦中所得士畢集公車將乞一言以致青門之贈三立則預戒謁者毋得以巵言詛我固以請則固以辭於是門下士咸逡巡斂罔遷延而辭避既則聚曹而詰曰無已有吾師之大人賓翁在益翁以是年夏孟舉七十有一觴云因謁不佞焱少

嫺於辭且爲年家子宜有以效頌禱者强委簡焉焱誼不敢辭則竊謂天人之相與微矣或于其身或于其世或厄之於數十年之久屑而靳之若恡也或賁之於數年之間浥而注之若寄也或順而嗇或逆而豐此豈有期會約契絲鑰哉而卒令人之始疑者信惋者忭屈者伸其示世也朝暮而三四之不厭幻其報施也銖累而分較之不厭勞歷古今若晝一者抑又何也翁少爲晉諸生則爲名諸生祭酒蘋苑者數十年然每試輒罷去巳卯之歲六十有奇矣翁恒循其髮而咄咄曰天其尚欲平津侯我乎抑李將軍我也我束髮而狎圭晉𨻶逐北亡所引却今奈何且種種矣已則又撫諸丈夫子而言曰我固志在千里乎猶有駒而汗血者在其代我馭天閑稱上駟哉而仲子果以是歲舉於鄉又三年叔子亦繼舉於鄉以成進士予遂得以父執事翁矣又三年爲公七十覽揆之辰則仲子以是月肄政長安邸中同叔子拜書翁前謂不獲奉韝曲腃手一巵上大人壽而翁則益浮巨斝謂而曹觴予口孰與觴予心之爲愉快者以餘

瀝賜長公汝當長侍老人耳乃是年冬長公亦繼二子鳴矣嗟乎自巳卯距今九年耳公齒歲以增則闕閱歲以盛奏凱之書與介眉之觶相待而舉相得而章丹轂交馳朱紫輝映喬木蕭蔚槐陰森然而翁且髮益而髩顏益而頬顧益而豐或以爲更少於六十時視平津侯應賢良待詔金馬門言辭容貌甚偉動天子觀聽吾知其不以此而易彼也翁居晉之河汾文中子之所設皐比也杖策而登藐姑射之山神人之所栖集也翁冰雪綽約邈若神仙固亡論其落拓

隱佚以布衣老有類文中者而令嗣奕奕覩勃勃輩不啻超乘而上之其仲叔氏輔試於豫主試于秦咸號稱知人能得士異時必有如杜薛董李蔚爲國禎者使世復誦河汾之學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天之報施我翁庋遨王氏遠矣三立今且歸侍翁浣中䄪酌大斗來襄陵鶴觴而羞之予于三立去惘悵累月不能如吉甫之餞仲山致清風之頌焉惟是從諸君請以不腆之辭進三立其入侑翁觴出而語諸昆弟爲道燕市竹林之游余其一也

張齡若五十壽序

歲在癸卯孟秋之三日我友張齡若先生稱五十矣予不佞率兒子壂等竊效一言之祝侑先生觴先生固以辭則固以請先生復固以辭予乃顧謂兒子輩先生卽峻拒我然我亦安能終已于一言哉憶溯此以往者二十有三年歲在辛巳先生實始來辱臨我長干之賓塾長子壂從受書焉時予猶傫然諸生也又三年甲申予初官京邸遭國變南北阻絶家之人不獲知予存亡狀而仲子堂以是秋八月始卽兄壂

塾拜先生師之又二年丙戌春叔子堅復從二兄後拜先生于會宮之莊舍時予初自長干歸里旋應徵北上寄家荒村中値歲大饑貧不能自給晨炊有追日餔者先生頋枵腹授徒自如或更乞隣冑之子有憶昔詩其一曰遠遊托子頼師賢仲友交情窮益堅冐雨乞攜過屢渡逼冬逋俸動移年益念之也嗟乎子又安能已于一言哉嗣予授京秩家累移入城先生兼課我三子及長女于天尺樓下旋以之入京師設帷邸中次女復受書焉癸巳予讀禮歸旋乞疾里

居即居之左偏構書室五間曰雁軒謂兒子輩兄弟讀書處也亦小有梧竹花石之屬或暑旦納凉或月宵布椸子輒請齡若歌新詩一二章倚杖巡簷而和之堅堂堅等漸先生教且久稍知讀詩若古文辭間唱酬辨難佐父師笑樂而季子基幼子塾復以次先後及先生門迄今誨之不倦也蓋距子歸里之年凡再癸朝夕起居冉冉無間不覺遂爲先生稱五十觴矣子少於先生六歲回憶長于里布毡賓塾時猶信宿事耳而今者鬢髮亦且斑然矣嗟乎子又安能已

于一言哉子五子二女無二師賓無二主主無二賓二十餘年交如一日寧惟吾桐載籍以來未之或有也師道至今日難言之矣師視其弟子若塗人視其塾若傳舍弟子亦數更其師若弈棋嗟乎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興矣子竊謂齡若蓋庶幾有道而隱於教授者不然以齡若賢而多能於書尠所不窺予嘗見其手抄至二三千餘紙望之凝然展之肅然婉麗秀折可喜詩與年進五七言律尤妙絕一時書畫下筆合古法嗟乎有才如此而豈肯終爲一家一塾之師哉古之以教授隱者或誦開門成市或稱大賢小賢齡若並其名而逝之蓋穆乎渺遠矣若此者里之人莫齡若知即兒子輩亦不能深知而師者其知齡若者我也嗟乎齡若亦安能令予已于一言哉先生其毋終拒我而爲我及其門下士舉一觴

鏡善彙編序

里門諸友奉太上感應經者甚衆醵金授梓並梓功過格立命說而燹以病臥山中夏窓小暇因拈格中舊案作數語綴之凡六門四十餘則兼益以心經準提咒像清靜經及蓮池師戒殺放生文致書金陵洪子賡虞董其事賡虞善信士也爲其母孺人許金剛般若經并唐宜之先生金剛因果遂同梓焉而益以藥師經彌陀經普門品梓潼經寶號救劫章戒諭文真武戒文爲將好生戒殺文彙聚報畧雙生同異錄

若干卷然惟言大乘者四大五蘊根塵界入一切皆空言感應者仙真神鬼災祥因果一切皆實其說若不能以相通而奉之者亦各持其說而互相訾故向無合梓之自是刻始也願世之奉斯編者或攬玄圃之積玉或挼滄海之一珠或手持口誦更窮百尺竿頭或神解心通如過萬花叢裏果其淨倮倮赤灑灑自然一切皆空若能晝勉勉夕惺惺何妨一切皆實雖知一切實而精進利濟喜捨無所希望雖知一切空而福德禪定智慧不住無爲益廣流通共堅信受應機接物使草木之皆兵正令全提識金玉之成鑿庚啟寶山之筦鑰永作苦海之津梁矣

邑侯石二孺詩序

邑侯石二孺先生將去桐桐之人咸爲謌詩以祖之益南人所爲賦甘棠也乃侯復自哀其詩若干首將授梓氏而命序於予予久以病廢詩若文戒固以辭不獲命因受而讀之竊嘆昔人之論詩者曰詩必窮而後工又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然則巖栖蔓伏巾車草屩侶鹿豕而賓猿鶴放浪乎山砠水湄之間宜乎爲詩者也曉起坐堂皇胥史抱牘進山積絲棼以次受判决臺郡檄雨下治文書至丙夜不能寐有急

請或秣馬蓐食而馳軍賓狎至則皆餝傳舍具芻棖負鞴矢先驅不遑啟處若此者宜乎不爲詩者也乃予顧經年不能得一詩侯顧力爲詩復多且旨如此然則二者之說然耶否耶吳季重令朝歌號稱繁劇而文采委曲有春榮清風之譽謝宣城沈東陽咸以詩鳴於治所由此觀之文章吏事豈相妨害哉侯治桐廉正敏斷負賢能聲而邑邑不伸志以去其詩清亮振拔有古風復值西河之戚撫節悼往多羽徵之音益愴其傷焉則雖謂侯之詩以窮而益工其亦可也關中故多偉男子秦風激揚慷慨爲天下壯予向與叔則 李 舜恭 張 轟飲邘上醉後連紙丈餘更韻迭唱風雨相屬今幾年耳而予遂支離困憊如衰老人不復知比興作何語亦無詩若文在几上者雖辱知如我侯亦復不能手一卮侍南樓佐唱酬之末屺瞻 李 杜若 杜 豹人 孫 諸子先後過龍眠皆以山居方外不獲見其人誦其詩無由如向者憑軾屬鞬以當車輶駟鐵之盛嗟乎病之窮人乃如此雖然侯有序不以乞當路貴顯人而以命病廢如予者予於侯之在

治也不敢歲時請謁以勤館人亦不敢以薄號涸記室今於侯之去顧獨毁戒爲文以贈侯亦或者皆有古人之道庶幾相與以有成也是爲效一言

送王石仲訓導上元序

里門王石仲先生篤行君子也居於里以敎授爲務其訓弟子不專以文藝特取古人嘉言懿行反復誘掖之至竭盡底蘊乃巳居則坐木榻衣冠儼然安祇徐步舉止皆可法良師也嗟乎師道之難言久矣古者易子而教又曰作之君作之師以君之尊以父之親乃有不能得之于其臣若子者而以屬之師蓋其難哉上而國學兩司成督學使者及廣文先生與庠塾師其義一也嗟乎弗思耳矣予少事潤甫王先生

間嬉弗率教王先生起扶之抵几於地氣結頰赤或至減七箸竟其日無愉容蓋痛之也切故怒之也深此與嚴父之視子又何間焉石仲於王先生若稍和而其視弟子猶子才不才憂喜共之庶幾知師道者嗟乎今世師弟相與之間何漠如也其弟子以偶葦視其師其師以他人子視其弟子以傳舍視其塾營營焉別有其意之所在弟子而才曰可矣而不才曰噫予甚矣憊揚揚焉褰裳而去之嗟乎何弗思之甚也若石仲先生者可以風矣石仲既以司鐸得上元將梓其語錄以行世予受而讀之其意一于誨人勤勤懇懇可念蓋始終以師道自任者嗟乎君子哉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四

祭曹秋岳冏卿王母文

嗚呼太夫人而竟奄然長逝耶猶憶往者[illegible]
公以名御史直聲籍甚震慴公卿問語次詢及兩尊
人及王母太夫人皆亡恙含飴而弄者且見其鍋玉
而趨惠文簪筆爲天子近臣何其盛也予輩時甚艷
之以爲寵既逆賊滔天神京淪陷公時握節不屈呼
搶三木之下氣垂絕者屢矣但謂魂魄有知當先謁
鼎湖次歸首丘一拜太夫人夢寐問先侍于蒿里耳

予輩時各以蒙難不相覿然聞是語也甚悲幸 王
師入城出公于刀俎鼎鑊之中仍以故官督畿輔學
政公故盛年負當世名士登其門者咸比之李司隸
狄中丞云然公每與予輩從容密坐未嘗不涕泣霑
襟也謂其不孝蒙 恩承乏惟觸藩覆餗是懼越山
峩峩先人之松楸在焉不克一執鏄銍剪刈宿草又
不克侍兩大人後板輿輕軒承王母太夫人歡太夫
人春秋高又不克馳驛使問旦夕加餐狀萬一溘焉
朝露不佞卽有靦面目亦何以對李令伯表也時南北
兵搆音問阻絕故公云予輩時慰勞公甚苦然私心
竊憂之謂長江號天塹公家又在明聖湖以南距京
師三千而遙公與太夫人相見豈旦夕事耶居亡何
東南以凱奏聞而公翁若母夫人鼓吹樓船儼然待
太夫人至矣公時亦以學事復命晉今官一見太夫人
泣十行下疑昔所謂夢寐間者甚悲已而奉萬年之
觴融融如也又大喜謂初願不及是予輩則亦奉牛
酒爲太夫人壽又以太夫人倦于扶掖不克成升堂
禮然問一過冏卿公子舍則神完而氣揚顏懌而貌

澤卽太夫人起居可知矣嗟呼人生百年間離合聚
散之故摧心隕涕感慨係之而况其在生死鼎革之
後者耶故予輩更艷之倍于壬午時而豈意太夫人
以不樂京師風土返棹津門遂真奄然而長逝耶予
輩念無以如昔慰勞公者唯是徵太夫人之嫩德軼
行以備彤管且致哀焉公則又靳弗予曰婦德不外
遵太夫人之志也故止爲述其悲愉之迹若此於戲
于今三年白雲在天高岸爲谷人世庭闈骨月之事
不克如太夫人之于公者又何可勝數也太夫人其

以某等爲與分公之悲愉者而歆之耶抑以謂言之
不文而吐之也嗚呼哀哉

祭王鈇山廷尉趙夫人文

嗚呼哀哉參軍傷逝黄門悼亡靈丘旣扃遺挂在堂或公情至非伊德將爰借爰處璇閨曲房豈若夫人繼相廷尉休戚死生二十餘祀有翁皤然夫人所侍絜髓滌觴晨羞夕饋有駒焭然夫人所字逝者容與生者兇瘁㛊篡斯陳几筵斯肆爰佐夫子以睦兄弟廷尉歸田隱社湖邉青衫黄綬鳳翥鴻騫夫人貳之釀秫挐鮮蕒饁有秩粱案維虔廷尉起家膺北門寄以大中丞撫齊督餉刁斗風驚羽書雲至邉地苦寒

氷霜夏隆鳥羽不張馬毛如蝟夫人麗署中丞按轡鐵騎宵馳鈴閤晝閉間歸休沐雪涕相視南歸未朞浮家海外驟颶飄飈洪波澎湃蛟蚪夜鬬鯨鯢曉邁吞舟而嘻曾不芥蔕夫人忡忡莫知所届布帆亡恙廷尉北征拜表在衿單騎從營夫人不可以筍輿行蘆管淒切介馬悲鳴力疾乘軒爰戾京邸公授今官夫人疆起詢醫或云勿藥有喜如何彌留遽迈蒿里嗚呼哀哉玉岑鸞逝秦嶺鳳飛銀潢改色婺女韜輝西河蒲絕東海芝稀蘭膏猶馥薤露先晞嗚呼哀哉

列女煌煌中壘所纂歷萬億年誰修誰短酌彼椒漿
酹茲玉盌一日素車千春彤管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太師母文

嗚呼以我太母之懿行炳爍內則淑媚中壘不足揚其徽彤管不足罄其美方期岡陵日增永膺純嘏而遽乘雲以翔帝鄉耶以我夫子之爲世羽儀爲國梁棟方期太母黃髮兒齒俾我夫子入而侍太母于家出而弼
聖天子於朝岱宗之雲不崇朝而雨薄海而小子煢亦得以藉蔭于豫章千尋之下伏枕偃息無顑頷憂乃豈意太母遂棄我夫子致使　當宁亦暫失我夫

子耶嗚呼痛哉憶昔小子煢留戀京邸請急稽遲致不能一訣先孺人于簀前摧肝裂胸不齒人數我夫子俯賜奠唁慰諭倍至戒以溽暑節哀爲親惜身至今思之淚浪浪不禁也復幾何時而更以自痛者代我夫子痛耶小子煢自去年引乞以來病臥于龍眠之麓不能見一人人亦無過而問者荒僻幽閒滅絕聞見夏五月長兄文烈北歸詢及夫子近履始聞太母訃音也遠道既不獲撫輀一慟病軀又不能素車白馬奉鷄絮獻靈几前我夫子悲也哀號亦不能聞

左右劝一二勸慰語小子焱之罪其可擢髮數耶嗚
呼痛哉江南土脉疏惡掘地往往得泉小子焱爲先
孺人丘首計屢遷而更卜今尚未知所稅駕也日者
陳兵憲過里門辱顧小子焱於呻吟病榻之間爲言
我夫子已爲太母得佳城形家者流交口誦讃如一
騶從威儀極一時之盛會葬者以千百人衢不容軌
道無停驂生榮死哀今古罕覯太母其亦可以驂鸞
服虬而含粲於玉京耶嗚呼太母其德備矣其嘏萃
矣生有自來婺女降矣逝有自往瑶池御矣海內人

士及宮墻小子唯禱于太母佑我夫子節痛抑情毋
損七箸自愛卽吉有日秉　國鈞握斗柄金甌覆卜
鸞誥疊申用光寵太母于未艾小子焱復何敢以無
已之悲重增吾夫子哀以戚我太母九京之靈耶嗚
呼哀哉小子焱自草土以後繼之沉疾支離轉側形
具而已唯冥心三車之教棲神內景之經蛛網書籤
塵閒緗帙其何敢致一言之誄於太母且拜草淚墮
觸緒悲來情邑邑而如塞辭偪偪而莫申太母其亦
鑒其誠而恕其不能文耶椒醑遙酹百拜將之太母

有靈庶其歆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元功夫子文

嗚呼我夫子遂棄小子然而長逝耶憶己酉之夏夫子以白首郎除分巡寧夏僉事然拜祖天寧寺中依依不能別蓋已雖不敢言私心竊自念吾夫子老矣所遇數奇懷抱又甚惡值此荒邊寒苦之地起居安否未可知然亦且老矣又於垣署倖最淺或內歷需次歸里或外轉他任勢不能久索長安米以待夫子歸將母祖道之夕竟爲永訣之期耶嗚呼哀哉今果然矣嗚呼哀哉夫子卒於官署署內蕭然幸梓戚今

蜀撫羅公時爲秦藩及同事總戎桑公特爲經紀其喪又不能以其喪遄歸蓋夫子卒於庚戌之八月而喪至於壬子之又七月先一日世兄遣价以音來然聞之狂喜跳躍忘其哀也至次日匍匐郊外道左風沙凄黯敝蓋飄飄痛哉我夫子至矣至矣嗚呼痛哉然以癸未成進士得出夫子門旋遇甲申之變夫子義不爲賊屈賊縛拷置營中名曰徵餉然一日短衣東竄遇夫子於道數賊挾刃夾之不敢問訊以目而已然自此遯跡南歸慚愧不能同死一省視夫子於戈槊桎梏之中輒嘆古弟子之於先生者豈其然哉至今以爲恨　典朝舉逸然丁亥入都以庶吉士蒙

恩攷授得侍夫子於垣中凡五六年出入諷議曉夕步趨平生追隨之樂無踰於此夫子性好施予急然諾拯危濟困名譽滿天下賓客日益進輻輳雲集咸嘆爲一時之盛乃是時故輔溧陽方秉銓政雅重夫子夫子顧落落終年不一往還其持論又多相枘鑿然遊於夫子之門其於溧陽爲年家子又同年生相善也彼此不相諱故一二與聞之及溧陽獲嚴譴

六垣之長皆被譴夫子與焉嗟呼彼一時也然適以丁艱去職反免吏議而夫子以經年不一往還之人波累鐫調爲卑散官坐此一蹶不復振偃蹇中外十餘年以旅殯終嗟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百世而下誰爲言之而誰爲明之者哉嗚呼哀哉人生一世間委贄而下事親與師其大矣然少也不幸早列清華浪致名譽矯情苦行冀以顯顯釣奇於吾母也不及養而母卒哭泣而已於吾父也名爲侍養者十年竹里茅齋菽水而已士之養親者也非大夫之養親者

也傷哉貧也謂之無養可也其十餘年間於吾夫子無毫髮補益固其所矣 燮丙午服闋再入梧垣而我夫子老矣宦益困賓客益衰家益落其喜施予急然諾如故室無長物則稱貸以益之 燮亦垂老矣不敢云能矯情苦行如少時乃時詘心違車薪杯水坐視我夫子之枯槁顑頷追呼在庭而不能有所規設以解夫子憂夫子之出也不能爲治裝夫子之卒也不能以其喪遄歸而至於二年之久傷哉貧也尚何言哉嗚呼哀哉雖然夫子之去思載名宦讜論載 國

史其不朽者在天壤公子賢孝能讀扶風書阿咸撫軍昆仲竹林誼篤經理具備我夫子其亦可囅然一開顏於玉京乎 燮老且病不能爲文又不敢以其不能文而他乞以滋僞惟畧書其中心之悢悢欿欿者如此而其不能盡者仍不能盡也舉尊一慟夫子其聽之否耶嗚呼哀哉

祭季大年夫子文

嗚呼我夫子竟溘然而仙逝耶夫子抱碩德而不獲享其報負濟世才而不獲展其用有子若孫才且賢而不獲見其成立貴顯嗚呼奈之何竟溘然而長逝耶夫子以庚辰名進士筮仕一令得江南之涇政成而民和稱循良第一壬午鄉較兩臺遴爲同考入闈後分閱諸經事秘甚外無得知者予三場畢偶夢謁漢壽亭關帝君祠再拜請示帝曰若問科名事人間那得知此去某山某真人居焉盍往詢之遂若有導

予行者至真人所再拜請示真人曰汝自入闈中覩之復若有導予行者遂至一所導者及門而止曰此閱春秋經房季某居室也予獨入見夫子臥布帳中案上燈熒熒然文卷狼藉內一卷則予卷與伯兄文烈卷合爲一予且拜且泣向帳中叩首曰先生其收錄我忽爾驚寤榜發予獲雋急詢房師爲誰果吾夫子也及對卷時則一場三場乃予卷二場則伯兄烈卷蓋伯兄與予經相同名相似故彌封時悞入耳賴應天府尹金公諱蘭改正之公昔督學上江試諸生

援予第一者也嗟呼異哉予通籍已二十餘年林居者十有四載於師門無毫髮報効而夫子盍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壬午歲予謁吾夫子於涇涇爲李供奉白遊栖地有水西琴溪碧山桃花潭諸名勝夫子覩予猶子公暇時挾之游小奚捧一小爐囊一素琴山水佳處則止焚香煑茗彈琴一擫或令予立進詩一章紀盛遊以爲笑樂予因此竊遊涇邑諸名勝并得與碧山查氏應琦文若相若諸兄弟交碧山茶製法近於芥蚧通馨逸查氏歲餉我以爲常雖至都門亦

然聞夫子訃之次日碧山新茗亦至對之不忍啜因舉一杯遥奠我夫子聊代椒漿桂糈云嗚呼痛哉予家居時有小墅在東龍眠屋八九間山水藏折林木蔚然奉先大夫游息其中一日忽報吾夫子至先大夫於夫子爲同年友喜甚把手瞠目以爲自天而降因盤桓近月山巔水涘經丘尋壑兩老人皆徙步登山如夷越澗如閾夜則先大夫飲酒夫子喜自煑山中泉瀹茶自飲并飲先大夫及予并座客一時父師山水之樂爲數十年所未有此壬寅之冬十月也夫

子別去之次年正月而先大夫見背矣予再至竹里桃溪梅谷舊游息處輒忽忽如狂易人遂小草再出計去先大夫棄藐孤之日又七年而我夫子復棄不才弟子而逝矣日月幾何哭吾父旋哭吾師焉而予亦垂老矣追憶昔游邈若天上嗚呼痛哉予再入都夫子時時惠手諭見訊最後鄒姻臨淮令魏君來又接諭札小楷完好非臂力強固目光澄霽者不能爲喜謂我夫子不期頤不止矣而豈意臨淮之札遂爲我夫子獲麟之筆也嗚呼痛哉前月之廿九日夫子

老蒼頭青衣冠來見之甚喜出其函面姚某啟非夫子筆也驚愕不敢問而心已識之變色淚下蒼頭隨泣曰此去年臘月十三日事也嗚呼痛哉世兄書來致夫子遺命以晶壺晶章犀觥蜜蜷各一見賜曰卩澤存焉爾手澤存焉爾嗚呼痛哉夫子壬寅過龍眠會賜予班竹椅六張予入都適兒輩以此附艆艘載至列書室中如見夫子焉甚喜今則觸目愴懷悉成遺愛十賚斯存哲人焉往嗚呼痛哉夫子家居貧甚而性嗜疏泉布石蒔花植木之屬園近郭濱河有亭

有樓有臺古木千章吟風蔽日予小子每爲神往擬歸田後尚得鳴榔執杖侍我夫子側如靖節藍轝故事而今已矣嗚呼痛哉雖然夫子宦雖薄而棠愛甚著身雖遐而名行甚高子若孫雖未即貴顯而家德甚修文學甚盛豐城之劍荊山之玉所待者時耳終當策名天衢顯揚未艾我夫子復何憾乎予小子於我夫子病不能視藥餌殯不能躬含殮自癸巳迨今焚筆硯者十有餘年又不能搦觚濡墨表揚我夫子逸行令譽於後世僅彈泪爲誄畧述平昔知己之恩

聚散之感而不能文也我夫子其亦念其情之哀憐其辭之陋轗然一聽之耶高山峩峩江流湯湯辭則有極我哀靡央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永壺少宰文

嗚呼哀哉君遂棄予而逝耶君氣充而神徤不聞以善病名月前朱華蔭過別始云君今夏有消渴病予笑謂此適然耳後聞君微恙小臥予屢命弟及兒子輩及門往問安否門者或曰瘥矣或曰未也予亦漫應之且以 朝審秋審届期退食時撿點招冊至丙夜不能自休始終未一過榻前詢君病狀至十五日朝審予與君姻家副憲李公班次相亞微問李公价急趨至云君家有价來此予不敢復問而心動曰噫

嘻王君其死耶痛哉審訖疾驅至君門而君真死矣嗚呼哀哉君以盛年通才負大名佐銓政天下想望其風采以爲黑頭公輔霖雨天下在指顧間予自顧老矣私心竊自喜謂他年或林居或丘首王君年位未艾吾子若弟當得此君力而豈意君應哭予者而反令予哭君耶嗚呼哀哉君爲少司寇及爲少宰皆與修二部條例終日從滿漢諸公後詳攷確議退食之暇間一過予亦濩論移日予先後謂君曰刃殺人於一時有限例殺人於萬世無窮又曰筆勾一家哭

耳例勾萬家哭矣君喜甚曰此夙心也值一時同事皆滿漢大賢持議仁恕君間效一二參酌其例之已甚者皆稍爲更改漸劑於寬平故君之卒也同朝知與不知咸爲流涕而先後同署諸公哭之尤哀今冢宰昔司寇對公與君同事久聞訃同滿州兩少宰宰其屬而來哭之甚哀哀畢曰惜哉惜哉蓋爲國惜人也督捕折公晤予於育嬰堂亦三嘆曰　國家失此一人矣嗚呼痛哉君才達而有守微涉署事雖至戚師友不能强內一錢又遇事有執持其事予素謹所

言公無不唯唯有一二親暱相干君輒婉辭巽謝既別去予輒喜謂兒輩曰此君於我若此其他可知矣因濮器君謂眞能任重者庚戌撤闈即過予告曰中卷麟經中式者二已閱定矣值後場貼多卷不及額例應退一二先生及生覆較二卷工力悉敵幾如沈宋之昆明詩再閱至生生見其天爵卷中有實司陰騭之權一語忽動一念曰先生每言必及陰騭此豈天之所以啟予乎因曰此卷微勝三先生亦覆閱而額之及折卷則五河錢生也彼一卷得毋爲世兄乎

急索稿閱之曰是也生罪矣罪矣予笑曰此當因錢君陰騭勝耳雖然安知非天之所以陰騭吾家耶因言士子中式結八比緣正如男婚女嫁耳乃婚嫁之後有幸焉有不幸焉甚有大不幸焉者如上官桀之娶兒婦吳起妻父之嫁女是也君桃李滿天下他日當念鄙言君悚然曰敬當終身誦之不敢忘今年君一子皆在雍應試文采聲名俱藉甚乃榜發俱被放予扼腕久之既而喜曰君眞能念鄙言矣君之廉而執能以公克私臨大事有斷類若此使天假之年必

能爲名宰相弼

聖天子致太平而年僅踰四十功名以少宰終嗟呼痛哉天之生才實難既生之矣而復用之矣且大用之矣然不使竟其用悠悠蒼天此何心哉君於師友誼甚篤予自癸巳家食十餘年君歲時音問不絕回年生如王君朴齋身後君經理其家撫其子若弟視昔有如安君復旦唐君濟武先後來京視予皆主於君家館餐無倦行必以贐至者如歸今君一旦捐館舍訃朴齋復旦且相逐於九原道上握手道謝如平

生而兩家子弟及濟武及諸同年生聞訃之日必各爲位以哭吾不知其滂沱呼頓之何如也則予之慟豈僅爲一人之慟耶嗚呼哀哉予之壯也病今且老焚筆硯者二十餘年去年季大年夫子自南豐訃至寄文而遙哭之君亦附棃稍焉今年秋劉夫子靈輀至自寧夏予迎拜於郊寺宵爲文而朝哭焉君亦捐白金六十以賻今幾日耳乃又爲文以哭君耶蓋二年之間予爲弟子則哭其師予忝爲師則又哭其弟子焉何其悲也嗚呼哀哉君之才用雖未竟然其名

位亦庶幾古之不朽者有丈夫子二能讀父書有聲雍庠間他時可必成立又已有男孫三蓋君之成名早宦顯早得子與孫亦早而其即世亦早日昃月虧福鮮全備命也哀哉雖然君亦可以無憾矣予之始見君於濟南也君年方十九一榜稱最少今又二十有四年而哭君於京邸蓋君一身之始終予皆目擊之而予之老亦可知矣又安能效無益之悲以重貽逝者憂耶予於君過從邸中亡不讌談獨未一言及生死之學謂此他年事耳而豈知其終不獲一言耶虛空粉碎石火萬年成住壞空無一實相二十四年之前予不知有氷壺四十三年之前君亦不自知有氷壺御氣而來撒手而往自此以後予之視君并願君之自視亦若此而已矣予一慟之後無餘哀矣因書此爲誄并錄一通向靈座焚之君其聞而知之耶見而知之耶否耶嗚呼哀哉

祭朱艾石方伯文

嗚呼君竟捨予而長逝耶甲寅春君以粤藩入　覲
覲事畢謁予於京邸留談竟日其六子世勲年甫九
齡立椅上向几作大字如斗運脣落紙如飛觀者錯
愕予亦繞案稱奇相笑樂然君神氣已衰戚謂予曰
生將以病請恐不能再侍皋比奈何予亦老矣身不
能乞休而喜人乞休輒極口從臾之未幾而君果以
病得　請矣又豈知歸里未數月而君竟逝耶聞訃

之日且喜且傷之使君非入覲覲畢而不以病歸則
粤中方多故兩臺素倚君如左右手一切當强君臥
理之君一旦捐館舍拊鼓傳芭大招於數千里之外
視今日吟嘯故山子孫繞膝歌於斯哭於斯君復何
憾哉唯是君素負不羈之才犯難不撓應機立斷揮
霍開闔脫略細節有郭代公之風當今疆埸多故之
時使天少假之年俾得建牙擁旄折衝制勝必能勝
其任而愉快今僅以方伯終官不爲不顯秩不爲不
崇而不獲一抒鷹揚虎視之氣祇與繩趨尺步低頭
理錢穀簿書之士腰金紆紫一槩而並論之君豈能
無恨恨於是哉君性重然諾急人之急傾橐落產無
所恡惜而於師友誼尤篤憶甲辰秋君自楚赴晉臬
任停舟皖江迂道策騎來桐城存問予山中慰勞餽
遺殷渥臨別復留白金三百兩密付兒輩曰以備夫
子不時之需言訖愴然蓋是時予室夏安人病已篤
君心憂而難言之後閱月而安人卒時予林居十餘
載矣非君留金幾不能成禮至今心鏤不能忘今君
亦逝矣逝之期月至鬻田以償索逋者予不能具纖

毫賻奠遣一介之使以撫慰其遺孤悠悠我心能不
悲哉予與君在戊子己丑間接聯聚首於東署燕邸
彼一時也君雄豪自喜予亦年少氣盛視握手分袂
爲適然耳不知有惘惘不豫之色旣君再見予於山
中蓋已距己丑十有六年師弟之間喜晤難別壯懷
亦略盡矣後又十年而再見君於京邸君旣甚衰予
復垂老皓首相對且爲慶幸後會何期不敢念及趙
孟有言朝不謀夕蓋其偷也而今已矣計予與君稱
師弟者二十有八年始終聚晤者四耳嗟乎聚散恒

事也忽忽而壯老隨之又忽忽而生死隔之回首數十年如追逐騰籍而至嗚呼可畏矣哉雖然君之年踰米壺酒樵遠甚宦績著於六省家聲嗣振未艾其亦可以含笑於九京矣予聞君州近勞山神仙之所窟宅也君而有知其亦可褫然驂鹿於其間耶予焚硯既久不文之辭直寫胸臆椒桂有盡蘭鞠無極君而有知尚一聽之否耶嗚呼哀哉

祭吳玉騧都諫文

嗚呼公竟別予而長逝耶憶公去歲　假歸以昧旦發裝祖道者皆以後期不逮予特馳騎及門公已登車矣停車淺語者久之予切切以及期早入都爲囑嗚呼豈知河梁携手之日遂爲故人永訣之期耶公體壯而神完又知導引習岐黃每日五鼓起讀書數帙或復知交筆札平明即入署以爲常予同辦事垣中竊年未能或先也訃公不應病即病而內鍊神氣外進劑餌亦應不至彌留乃顯亭嚴給諫自南來日

晤公於榻間噫嘻公真病矣未幾而山琢徐侍御人南來始微聞公凶問予凡信且訝之又未幾而李書雲給諫夏敬夫侍御各有手字至道公病狀且曰臨時沐浴更衣語不及私神明朗徹端坐而逝噫嘻公真逝矣嗚呼痛哉公以名進士高隱不仕膺薦勉起特授垣中以天下事爲已任知無不言而絕不肯毛舉鷙擊以博風力名其在垣署閱各垣所存錄疏或至日晡不歸歸閱邸抄撮其要者分六曹帙之其朝夕留心天下事如此予與公同事者數年嘗謂公

言言官糾參易條議難糾參不當害及於一人條議不當流毒於天下奉 温綸而懼甚於奉 嚴旨蓋言不當而不行譴責僅在一身言不當而行則貟朝廷以害天下若公之條議酌古準今窮原極委言必可行而大指歸於敦大簡易可稱諫臣而大臣者矣公遜謝曰我未之逮也然君實知我心嗟乎言猶在耳予與諸同人咸以大臣期公而公竟以諫臣終矣嗚呼痛哉予林居十餘載再入京邸終懶且病宴飲謝絕惟同鄉言路數子月一雅集六集數飯而已

同集者爲公及李書雲及予三給諫俞天木夏敬夫謝鶴坪徐山夆施硯山李蒼葦徐孟樞七侍御而公之兄玉隨先生及予年執宗伯龔先生先後時讌遊其間今春王正月例一舉觴屈指舊遊則鶴坪留滯晉陽書雲蒼葦連翩以丁艱去敬夫以請假孟樞以需次俱歸里無復曩時之盛又其甚者天木馭鶴於雲中我公復騎箕於淮上曾日月之幾何黃公壚畔邈若山河又不止於聚會之艱離合之感矣嗚呼哀哉公之兄玉隨先生方以德行文章名世佇將旣卜公諸公子皆鳳翥玉立克讀父書公未竟之緒公子必克竟而張大之公功名在國史行誼載鄉月旦文章藏名山公亦可以無憾於九京矣獨予於鄉會皆辱爲公同年生又同事垣中最久辱愛最深而不獲椒漿桂糈一躬奠於公前誄言有盡而悲心無已也姑一略言之公其聽之否耶嗚呼哀哉

祭朱華蔭封翁文

嗚呼痛哉公竟捨我而長逝耶公素不知病去冬忽中痰眩幾殆既愈坐板輿歸里予適遇於道左公褰簾謂予曰我暫歸耳來春當北轅今歲數得公書腕力甚健予喜甚詢其使曰不寧惟是且挽弓一石強矣予益喜甚謂公且旦暮來嗚呼豈知褰簾之日遂爲永訣之期耶嗚呼痛哉予與公交自丁亥始彼一時也予年少氣盛雄豪自喜所遇亾不睥睨見公虬髯虎觀機略內蘊爾然異之以爲一時之傑握手定

交朝夕過從甚驩或月下馳馬長街挾姬縱酒以爲笑樂無何而予肆債之事起甲申歲予避寇海濱不能歸韓次卿實資給之丁亥予入京邸次卿適以事繫獄初出命予爲保債數千金予不忍辭諾之時旗之索逋者橫甚毆辱搢紳視之蔑如也公畫之曰盍暫避諸待其氣少頓欲少殺而後可徐圖也遂謀逋於內城楊諧五之宅予盡遣僮僕他匿獨公挾數騎衛予入城遇予錢家胥姓者於途立馬語良久別去忽旋馬疾馳至呼予曰得無逋乎公大笑曰然時姓者亦大笑復馳馬去次日諸子錢家聚鬨于公之堂曰居停主人無多言時君遇諸塗矣時予寓公家故云公徐應之曰姚君所在我實知之不汝欺然亦不汝告也上天下地唯諸君命之諸子錢家恨甚度終無可奈何故爲大言恫愒徐徐散去自此或一二日一鬨以爲常久之事乃解嗟乎緩急人所時有也士平居談意氣指天日蹈湯火不反顧及一旦臨利害僅若毫髮輒囁嚅次且遷延而辭避若此者滔滔皆是也聞我公之風者可以興矣詩不云乎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惜哉若公者其才氣必不可以死其年又可以無死而竟死矣悠悠蒼天此何心哉予以兄事公者垂三十年其家之自微而顯自盛而衰自衰而復盛予皆目見之皆公一人始終經理而老其身於夙興夜寐車塵馬跡之間年來念雲躋九列萊孺成進士至去歲季弟撤蔭以勞吏　內召公曰譬諸役車吾其休矣跗矣可營吾將老焉予聞公別墅有山水林木之勝尚擬引病南歸時迂道相過把酒扶杖談少年亾賴事回首三十年前石火電光之速因

以提唱無生之學而豈知公竟不我待耶蓋天與公以文武幹略負草澤公輔之望而不使其身膺一命之榮天與其家以閥閱貴顯三戟盈門七葉珥貂之盛而不使公之爲父兄者得享一日之逸悠悠蒼天此何心哉往年予在山中聞公仲氏訃音爲詩而遙哭之又四年哭雲門於郊園酒脯蔬核一慟而已不敢爲文頌宛以祭之今又十年而哭我公焉然則予之衰也亦已甚矣去冬病困絕而復蘇伏枕間頗以不能待公北轅爲恨而豈料公反不能待予之南耶

嗚呼痛哉公之少也即與賢豪鉅公遊聲名滿天下海內識與不識咸交口誦朱長公云公居鄉博施利濟投止者如歸望賑者如携雲門開制府兼轄齊魯按部過故里齊魯文武大吏咸郊迎伏謁鄉黨愕眙以爲榮公戒舍中兒及宗族恂恂彌謹又爲桑梓籌利病興革甚備庶幾古所稱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家世烜赫無足艷而一門之內伯叔兄弟子姪如一人隆隆未有艾蓋孝友之世澤然也嗟乎人孰無死公死可矣予忝公異姓兄弟交於其卒也官守斯羈輙不能撫其聞訃也老病哽噎哭不能慟其製誄也硯焚才盡言不能文亦何以揚公之懿而寫予之悲也耶椒桂斯陳蘭鞠無極率諸子弟跽進一觴公其歆然而來燕否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五弟文

康熙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行年五十有九老兄文燮病中伏枕爲文祭于五弟翼侯之靈曰痛哉吾弟忠孝知勇人也予教之誨之二十有餘年以至今日謂可代予持門戶者今年方壯而宦方起庶幾數年間提挈吾兒輩居京邸予藉以息肩矣乃四月二十三日忽爾凶問自天而降信乎曰信矣嗚呼弟死矣痛哉老兄痛不可言而不敢哭哭則老兄病軀亦死矣老兄哭亦死忍痛而不哭亦欲死兩兒侍側懼老

人之哭亦死老人如之何哉如之何哉痛哉弟年十九中辛卯鄉試式癸巳予丁先太夫人艱歸隨引病山居與弟討論酬唱者十有餘年予宦游既貧弟尤貧然於先光祿公小有游讌輒治具賡詩以爲樂弟前婦張孺人卒值弟游他所予妹蕙綢檢其遺奩有篋甚重而封識之曰治具啓之則青錢數十千或百文或數十文各小繩束之不等葢其日月積累以佐堂上觴咏者也嗚呼痛哉妹蕙綢適于方而少孀先太夫人極憐之妹後太夫人十年卒其病篤也弟齋書手疏請減身筭十年以益姊齡曰得一二年待其子之婚足矣步走城隍廟哭且拜而焚之予輩不知也里友毛麟州遇而淚之曰人間有如此姊弟乎太夫人爲不亡矣妹卒後撫甥方曾祐特篤嗚呼痛哉弟辛丑成進士癸卯居先光祿公喪哀號潑墨慘動左右有老僕方順一竊語人曰堪稱孝子者唯五郎君耳予聞之驚愧恨恨者累日嗚呼痛哉己酉授德安令以清慈著聲兩臺交章薦之又舉卓異江右賊猖獗南康彭澤湖口一時潰陷弟與把總魏久功誓

死守曰吾不敢負

朝廷蟒繡之恩不敢辱吾總憲兄也城守三日用計駴賊賊臨河不敢渡值兵至城全弟詩曰鼓伐三更壯聳燃一面紅葢實錄也語云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吾弟者惜哉惜哉不獨爲吾家哀也巳乙卯弟行取入都丙辰以部例應廻避不得與考選候補五部主事是年春予嘔血痰結氣塞瀕危忽痰有聲而甦時二更矣弟侍側瞪視把手語兒輩以爲更生比時予不能因病引退致弟清華望絕愧恨實甚然

豈料老且病者不死而壯且強者反死耶嗚呼痛哉予嘗訓弟曰官當爲可進可退之官家當爲可富可貧之家人當爲可生可死之人爲官母令其可進而不可退爲家母令其可富而不可貧爲人母令其可生而不可死弟深嘆以爲至言今弟有美才而不得試有大志而不得舒乎生而不育者數人廉吏不可爲而遺負數千金年又未及艾此誠不可以死者而竟死矣老兄前言其大謬不然哉嗚呼痛哉弟不幸死矣又不幸盛暑客死矣又幸在大梁董撫軍會微

爲予十餘年兄弟交所以購木而附身者甚腆而速若在京吾不能也豫中當事諸先生存恤備至殮之五日而大姪堅赴北闈鄉試道經汜水聞信奔赴哭奠而省視之予巳作字四弟命擇子以爲弟嗣予殘喘或無恙俟秋涼當經理弟櫬及弟之婦及女并眷屬以南歸仲兄及四弟六弟自朝夕撫慰之項家信至弟長婿孫曰琨巳援例入雍數年內當令嗣子成立女長而教之以歸于張學士之子某嗚呼弟誠不可以死者而巳死矣則亦可以死矣痛哉嗚呼地闊天長今來古往人生其中一粟太倉其不可以死而死如弟者多矣弟性多欝所遇又多欝其病也乎昔紀病狀亦以欝今巳矣并其能欝之身與多欝之性而亡之矣其亦可放眼曠觀而逍遥于無何有之鄉耶否耶老兄望弟以哭我者今巳矣又安能反爲弟哭耶此誄草藁初成不敢至靈座前聞哭泣聲命兒輩先拜而焚之嗚呼哀哉

先妣　勑封孺人姚母倪太君行狀

嗚呼先妣太孺人遂棄不孝等而長逝也痛哉痛哉先妣年僅五十有四入今歲始多病病非久輒愈不孝燮滯京邸私心切切憂之燮豈意其遂至此先妣在不能侍湯水養於堂先妣病不能奉藥餌訣於簀先妣歿不能視含殮躬於棺闓先妣訃又以家大人在堂不能一慟竟絕以從先妣於地下嗚呼痛哉怦怦營營焉懼懿德之日泯欲銓述一二言以求大君子不朽之業而竊反燮自讀書少知成立十餘年間

燮在南在楚先妣從家大人於蘭谿於東陽先妣南燮計偕於北宦於北燮歸自北未二年又違先妣養來宦於京師七八年所中間僅一迎省於揚州幾十餘日耳而遂與先妣永訣矣所知亦復幾何而敢以辱壺儀少有所知又昏憒摧頹中百不能記憶一二間記憶一二又哽咽涕涔涔下且忽忽忘之矣又不敢遲之又久以負大君子之念存歿而辱問者姑述其昏憒摧頹中所記憶百之一二又搦管時哽咽中輙其忽忽忘之者又止得百一二中三之一也是不孝將欲以章先妣之德而適以湮之以虛大君子不朽之賜此其罪復浮於生不養病不侍歿不躬含殮之上也燮辛巳無可柰何憒憒惘惘切切憧憧間遂且勉為狀矣嗚呼哀哉先妣倪氏故太僕卿諱應春公三女也倪故桐望族太僕公以殿中名御史所在巡歷有聲諸子或仕至二千石或以經術名其季宮諭公出入禁幄赫赫望在公輔間孫近十人或早成孝廉或晚達悉諸生祭酒一時里門稱太僕公為天人閥閱極一時之盛而先妣自于歸以來淡素性成

被服無他華飾葢不自知為世祿之家矣先妣歸家大人及兩朞年而姑恭人方氏卒我王父觀察公曰新婦事姑謹御下慈綜理愼其總我家政以佚予老于是先妣遂兼理門內之事我王父思恭人之亡即諸妯娌族黨間亦遂以恭人為不亡也我王父即世我庶王母陸氏繼歿先妣撫其一子果及女於家訓誨撫育以至長成有室有家曰此舅之志也家大人嗜書嗜客喜周急從不問家人生產事有不給先妣時時傾簪珥繼之不令我大人知家大人以嗜書嗜

客喜周急中經冦亂家産日落家大人不知其家之落也旣家大人成進士爲令淸白刻苦先妣一從于蘭谿再從于東陽安貧無悶言曰北門之譏彼何人哉以予得助夫子稱淸白吏足矣先是天啓丁卯秋試家大人得乙榜悲歌感慨不自勝先妣密遣价走金陵聘庶母郭氏以歸擇日拜見家大人太人曰吾與若兒女成行何以有此舉先妣曰吾正爲兒女累恐朝夕視事或疎爰命此女侍巾櫛以紓子憒以佐吾職由此撫愛有加其娠也謹視而善護之其免也

手糜粥而督婢進之或夜分不肯寐手抱善乳而乳之以至有子女四人皆成長識言語時始知爲庶母郭氏所自出家大人嘆之紀以詩曰職允稱中饋恩尤及小星時時門內吟咏以爲娛樂也先妣御諸子備慈而教一準於義平日家訓不悉著其一二大者不孝然成進士選庶吉士三閱月而流冦陷都不孝然道歸拜先妣於江寧顧謂然曰兒以吾兩人在歸耶吾喜兒之生歸而悲兒之不能以死歸也吾失敎兒吾不如王孫母遠矣然時俯伏涕泣不能對是時南中黨禍作浙直指左公於家大人姻戚也家大人令東陽討亂賊許都有功左公疏聞於朝及南渡柄國者顧以左公黨庇姻戚激變殺降與家大人俱被逮不孝烈勳然等憂惶計無出哭泣匍匐求解於當事者某某曰此易耳吾於若父奚仇仇左耳若等能爲若父疏稱浙東事皆承左指則罪獨坐左若父解矣非惟解且得復官不然上怒不測將傳二首以狥浙東今何泣爲不孝等涕泣歸以告先妣先妣怒杖擲之曰兒以是爲生而父耶身死心死等耳且是獄

也人則以左公而累若父事則若父而累左公義不得令左公獨死若父獨生且若等以此而生若父若父何以面里黨此後里黨復孰肯爲我家姻婣者我知若父心而若輩不知我心也平昔讀書何爲不孝等復涕流受教逡巡十餘日與辭謝當事者言今毋病甚未遑也當事者笑而出之數日逮益急先妣亦恬然安之後

王師南下左公及家大人俱無恙不孝兄弟時時爲左公言不諱于 吾母幾陷於不義先妣之明大義臨

事不惑遇大利害不亂皆此類也家大人被逮來解
家落益甚歸隱小龍山僦舍而棲乞米而炊先妣偕
隱無退言無愠色不孝然龍懷歌中所云茅簷土室
間荊榛山鬼夜嘯虎晝嗔者是也後不孝然來京師
先妣偕家大人城居時諸子女孫女孫數十人食指
繁甚先妣不自佚悉躬經紀而衣食之不孝然雖名
爲宦實不能積升斗之羨以奉甘脆需亦庶幾得邀
聖恩辭職侍養以贖不孝罪而豈知先妣竟舍我
大人且捐不孝等而長逝也嗚呼痛哉先妣即世前

數日無他病唯覺心中忽忽不自怡偶顧謂不孝然
等而言曰我得無病乎雖然即有萬一憂我俯仰無
所恨唯三兒五年未得一見其媳雙瞽多病少可念
耳又曰得毋恨爾等春秋試乎不孝兄弟方駭愕毋
何爲出此言越二日爲天中節諸子女孫女孫畢集
先妣勑家婢具飲饌如常且命取蒲黃酒遍飲之又
一日而忽欲臥臥竟不起矣痛哉痛哉不孝然以工
科左給事中於正月初六日拜疏請假歸省行至
午門爲同官追阻不果封而是日兵科都給事中之

咨達吏部又數日而
新命下矣前疏遂已矣痛哉痛哉後邀
聖恩宥其大罪方期勉圖報稱無敢及私而家大人
以書來言先妣多病狀意怦怦不自寧於五月十七
日具疏以省覲終養並請奉
旨下部越十餘日而先妣訃音至矣痛哉痛哉計正
月疏得上當能馳歸及先妣之存一言死無所恨即
不然而先妣能少待二三月不孝然亦且馳侍簀前
亦死無所恨而今竟若此不得見者五年不及待者

三月病中一言終天搶地不孝然萬死莫贖也天乎
痛哉痛哉先妣生以明萬曆巳亥十月廿九日之子
時卒以清順治十年癸巳五月初六日巳時以
覃恩得封爲孺人相家大人者四十年家大人諱
庚辰進士子八長文烈辛卯北雍鄉試舉人娶方
氏次文燮國子監貢生娶齊氏次即文然娶夏氏次
文熊庠生初娶張氏繼娶戴氏次文燾辛卯江南鄉
試舉人娶張氏次文炎庠生娶倪氏次文熙庠生聘
左氏南渡所謂黨庇姻戚者也次文炅聘江氏二一俱

庶母郭生女三長適推官方公譏子邑庠生方于宣
于宣早卒自誓栢舟次許聘中書吳公日杲之子兆
武次許聘學士方公孝標之子方雲履二亦庶母郭
生孫十三人士壂士堅士重士堂士堅士奎士量士
塗士基士塾士臺應甲士蕃俱未娶女孫七人長適
江皐餘俱幼 不孝㸚 念無以釋終天之憾死不足塞
責唯是辱名公鉅卿哀而賜之一言使 不孝㸚 得捧
歸里門以解家大人悼亡之戚以為先妣貞砥之光
不孝㸚 死且不朽謹泣血具狀於左

募修準提閣像引

予嘗讀子美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之句益潸然
隕涕也曰嗟呼佛事之興替可以覘盛衰焉往者吾
桐全盛山川秀衍民風叙殖野處有栗里鹿柴之安
邑居有梓澤辟疆之麗而人又以餘力營造紺宇山
砠水湄罔不旌建朱幢翳日絳節連雲嗟呼何其盛
也今十有餘年周原茂草畫棟劫灰梁上雉飛燕泥
空落欲求一丘數椽庇風雨則已歸若雲光矣然

則能象哀泣世尊塵埃固其所也嗚呼浮屠家法三
宿嘉桑猶墮愛戀是區區者何足言雖然亦可覘世
變也已樅陽舊有準提閣歷年多故像塵殿圮信者
掩涕今倘明燃晉為已任務期丈六輝煌碧宇輪奐
億衆瞻仰因敬生悟予既嘉明燃之勤且誠又念里
人喪亂餘生見人命之朝露感桑海之倉睫應祛慳
痴共襄盛舉又感流亡漸集雨暘以時民得以衣食
之美從事福田是皆可喜也至若拂菩提樹拭明鏡
臺又自有莊嚴佛土者在則雖大地為黃金恒沙為

珠玉布施當無踰此後之過斯閣者亦或歸而求之矣

樅陽放生會前紀

今年夏余友洪賡虞自金陵來龍眠因閱案頭感應經說定中非禮烹宰諸因果遂談及金陵善寶庵放生之盛予聞懽喜無量既而賡虞歸復以唐宜之先生時所撰善寶庵放生記及會中放生簿見寄其記之言曰念佛放生雲棲喫緊法門也放生以地爲主善寶庵緊傍旱西門於赴會者不甚遠放生船即在庵門之外開船即達下關出關即達大江永離罾罟入浩然之天地矣蓋既便于放生之人復便于所放

之生人物兩便斯爲可久其簿之紀曰某月某日放生某人直會或一人或數人齋資若干某月收某人銀若干化家人助銀若干施佛若干聲收某人錢若干化家人助錢若干施佛若干聲共收銀若干數共收錢若干文共得佛若干聲其日放生若干斤(水族之屬)用銀錢若干放生若干頭(牛羊之屬放於紫竹林禪院)用銀錢若干放生若干隻(犬雉飛雀之屬)用銀錢若干顧船并雜費用銀錢若干共用銀若干數錢若干文如此月銀錢有餘者并明登簿交於下手直會之人盖其法詳善若

此予讀而慕之既月致銀九錢以单月爲家嚴雙月爲先慈放生附於善寳之會末復思廣其意於吾里吾邑之棕陽湯溝二鎮亦唐先生所謂人物兩便之地也鎮爲水次要衝自邑及泉鄉之人往來于鎮者日日不絕其聚貨而達之於鎮也甚易大江在軒宇之間舟楫臥寢門之下水族盛繁其散貨市生而放之大江也亦易有此二易遵善寳之法而行之又何難焉所難者直會之人耳偶以語方羽南先生先生曰僕有數友在棕鎮信心樂善一介不苟制事有條

理宜可以予語語之予其以予語肇之東庶幾有如唐先生及賡廣其人者予曰諾敬如命聞之善非緣不肇非緣不興非緣不廣非緣不續夫賡眞能汲善寳之餘波以溉我里其緣已肇矣自此而興而廣而續豈無其人哉豈無其人哉

告雨壇神文

伏惟天心仁愛神意慈悲旱豈天殃孽因人作倘能悔悟猶可消除無如天方震怒人更荒嬉布禁立壇祈神役鬼拜章奏闕遣將鞭龍視若具文沿爲故事譬如官臨民舍賓到主家敬請而來狎侮而應定遭官責必被賓嗔故當祈雨之年每有拘壇之事祈雨不雨日拘壇在人情眞堪痛恨惟天恩終欲生全某伏念人間極惡斷不專在於農夫天道禍淫何忍概加以亢旱祈雨不誠者本不資乎雨雖斷雨不足以報其辜

禱神不虔者本不信乎神非顯神不足以奪其魄其偏承帝德雨澤畧異於他田普恤民艱飽煖豈祈于一姓勉扶病骨薄展誠心惟此數載以來稍知人道通而祈天道非遠迨茲近月之內雖恨雜念擾而覺邪念已除帝必汝臨妄冀片誠之可格心無不懈僅能三日以爲期伏願大降甘霖遍霑通境無徵不信有感斯通雷鳴叩首之時雨注朝壇之刻天人有應稍起萬衆之信心勸導微行楚挽一時之劫運自知妄誕仰冀哀憐臨奏無任激切望恩之至

訓子篇

張子齡若言歸矣念諸子幼而離賢師又子自公無暇過庭之訓闕然恐遂隋廢至于不克成立間有一二誨言又恐其言逝而忘也率爾書帙以貢觀傷言之無文無序固所不計爾予小廳前土薄艱于樹木階右植一槐前數年枝葉僅具落落而已至去年忽暢茂條達青綠勃然可喜予每過輒徜徉睇視流連而夫因思人家植一樹木尚且望其蕃盛況父兄之望其子弟乎種樹未必其成陰而望其生長養子未必其榮顯而望其成立嗟乎望子之誠至于當食忘餐臨寢失寐訓以義方勵以憤勉旁引曲譬援古道今脣喉如焚氣竭整止瞋目定坐復理前言又若嬉佚燕隋夏楚必加呼聲疾則恐其傷子也呼聲徐則又恐其不足以懲而易犯也輕不滿志重亦傷心子痛在體父痛在心嗟乎爲人子者能以父母望子之心爲心敢不勉乎心正則志立志立則氣奮愚可使明弱可使强冬可不爐夏可不扇山可鑿而平海可汲而竭天地可通鬼神可格故爲學者貴乎立志爲

人子者能以父母望子之心爲心則志立矣

題陳芝山相國手牘

宗伯敬哉王先生出所存芝山陳先生手牘命予題識予讀之喟然而興曰惜哉芝山好以詩文自負予以年家子辱忘年交心竊不避之一日過石雲居值其作祝少司農及贈友南歸序初脫稿喜予至出以相示曰此何如太僕公予不荅者久之曰君少我耶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知更定吾文者予曰非謂是也公爲大臣當早夜勤職業不暇給何暇及此此他日午橋莊中事耳公歛容相謝嗣後予數過石雲不復

出詩文相示矣今讀此數札皆予去京邸後事其論文斷斷精悍之色猶見行間豈非鬥筝起舞結習難忘耶芝山受

世祖皇帝殊恩不能沖挹敬畏以功名始終而令後世以文士目之惜哉予里居十餘年所聞閩兩先生晚節稍有異同之論今觀芝山持論矜慎强項少可而獨折節宗伯公宗伯於芝山身後楷墨數行猶勤勤眷眷如對故人然則悠悠之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予往在京邸見芝山翰墨往往而是今來此獨見宗伯此帙耳故三嘆而識并存平生之言也

題吳五崖冊後

予性不能書兼不知畫五崖强以此冊謬屬題識抑益揣篙其能免乎然軟紅塵中欵段歸來斗室焚香時一展翫雲峰霧壑風柳霜松寸晷百變只尺萬里眉展目張神王冑豁亦何必辨爲某幅爲某家某爲恒似某爲時似乎惟是春甦秋蚓忽續於梅村仁和兩先生之後使覽者嘆爲俗物忽來殊敗人意然五崖執其咎予不任也

題平巖禪師語錄後

予往在山中間取五燈指月諸書讀之其所尋繹者大率皆有徑可通有鋒可入落草之談而已至其壁立萬仞滾湧千尋把斷要關向上一路予則茫然一無所知解也或慰之曰幸賴汝不知知則好喫棒在或訶之曰汝只是不肯承當承當則自知雖則云然而予之真實不知如故也予雖不知而每見諸宗師語錄必取一二則讀之正如上世鼎彝希世珍寶雖不能知其所以然而見之則三薰而展得之則什襲

而藏不敢以不知而疑且褻也予之於諸方梗概如是而已予同官莽公素留意禪學一日以平巖禪師語錄相示予受而讀之但覺其提唱舉揚擒縱殺活或東風布地百卉齊春或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或絳雲在霄卷舒自如或掣電驚雷山崩海立予雖不能解其所以然而手展目玩心曠神怡若有契於中者蓋師所鼓揚自是宗旨而予所尋繹仍是義學宗旨之與義學二則二之一則一之唯是不敢飾不知以爲知庶幾此心與諸方共知之而已

送子觀音贊

稽首大士尊普濟一切衆以慈悲心故爲世衆生母以方便力故送子於衆生令人祈菩薩頂禮勤供養或建七寶幢或傘十種香或金珠布地遍滿恒河沙以至燃頂指放捨於一切是名爲供養不得見菩薩或禮菩薩相若想若夢中或坐蓮花臺或騎獅子吼寶瓶青楊枝瓔珞朱藤杖龍女若童子左右侍立跪若定若慧相以悲慈與威現爍迦羅首及毋陀羅臂清浄雙寶目至八萬四千三十二應身變化無紀量

是菩薩色身非見法身者我今爲大士普告一切衆令入三摩地勿以色見我勿著音聲求永誓慈悲心勤施方便力覩世出世間親疎諸眷屬奴婢及牛馬以至若螻蟻是人非人等悉起大悲心如我子無異應作如是觀名報大士恩汲海量虛空計數不能及大士傳心印功德亦如是

題乳母盧氏像

昔蘇文忠銘其乳母年七十二旅葬以妥吾之乳母踰彼九齡侍養有子封樹里門福似踰之靈其來歆獨我留滯遠在燕京日月其徂十春有餘念乳哺恩淚下沾襦忽覩貌容乳母如在濡毫寫哀以代遙酹不朽者文名永千載佑爾子孫受福未艾

書祝枝山卷後

劉元公夫子赴靈夏道任將以此卷賜予別夫子遂卒於任所項從書簏中檢閱爲之泫然夫子好藏古書畫及古磁銅器具家以此落而夫子不以介意也夫子靈輀自秦歸世兄以夫子所藏古銅瓶一漢玉玦一玉盒一程君房墨一笏蜜章玉章各一安息香一塊惠予曰吾先子手澤存焉爾時六弟奚見漢玦把玩不能釋手因以贈之安息香則六弟及諸兒輩各剖少許堅兒乞銅瓶載騾車中以歸今撿此卷以

賜堂玉盒賜堅蜜章光潤有山木林木之態特可愛時塾在署乞之并乞玉章寄基咸如所請惟程墨則老人自藏之適今年宋艾石方伯自粵入覲攜贈舊端硯即以試之黝然爍然他年得蒙

恩乞身坐竹里晴軒研墨揮毫猶曰此夫子之賜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七

爲人後者議

伏聞 功令凡犯罪應緣坐者雖經出繼亦[illegible]免

仰見

聖人明斷絕欺朦之路杜巧匿之奸離炤當空無幽不察實非臣下思慮所能量度然臣竊以爲

特旨出于一時法令垂於萬世昔唐太宗時有赦資廕者多詐序聽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廕事覺大理寺卿戴胄奏以當流太宗怒曰朕赦不首者死而斷之流是示之以不信且胄知赦如是故奏以當流何

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且赦或一時喜怒所發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時之怒而欲殺之既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遲回久之卒從胄議故法者萬世之法也緣情定罪酌古垂後者也謹按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服三年爲其本生父母服朞年誠以人無二本也謹按律犯罪之人其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追坐誠以罪無重科也今使

爲人後者於其本生之父母兄弟不得准律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坐是一人之身而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也且若使爲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既當從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得寬免是以兩處之父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毋丘儉之誅女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隷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猶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既隨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男不遇罪

於他族而女嬰戮于兩門非所以均法制也請以後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止從夫家之法

詔爲著令歷代遵之夫出繼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正與出嫁之女同女從夫家男從所後其情與法一也今嫁女不嬰戮於二門而繼子獨罹延於兩父有重罹之法無一面之網臣思

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律有過房不坐之條罪人或託名自匿胥吏或緣法爲姦四海之大敢必其無臣又思　人君猶天地也天之仁無所不覆地之仁無所不載而日月之明幽隱或有所不照雷霆之威奸邪或有所不擊其有所不照有所不擊者無損於日月之明雷霆之威而總以成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之仁故古帝王立法以懲奸而有罪者或倖逃於法外終不因奸而變法使無辜者反罹於法中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堯舜好生之德所以爲萬世君極者也臣願

皇上以堯舜爲法

宸衷獨斷參酌古今念法爲萬世之法仍　命法官

將過房不坐之條一遵　欽定事例其或有託名出繼情事可疑者間以

特旨行之不必永著爲令如此則

皇上無疆之仁不測之威並行而不悖矣謹議

加丁末議

謹按王掌科原疏首云戶口凋殘已極則其意原兼言除豁不啻於增丁明矣又按部覆云丁之則例各地不同但經兵荒殘破之後溢額者少缺額者多則部中亦言及額之難也又明矣皖郡奉行懷邑首屬下令於里長老人共議加丁一千有零查得懷寧縣原額丁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一丁至順治二年編審除豁八丁四千四百四十五丁有零於缺額四千四百四十之中而增復一千有零之丁約畧計之是於

缺額四分之中而復一分之額也故朱公祖文下桐城許其規式妥當大意或以四分復一爲酌中之式上不虧　國下不病民耳今桐城縣原額丁八千七百一十九丁後爲流寇盤踞十餘年大荒大疫銷耗數倍於懷寧而順治二年編審止除豁一千七百八十四丁耳計以一千七百八十四丁四分缺額之中而復額一分止該增丁四百四十六丁而止便與懷寧之規式相合矣況桐城縣十二年編審又已增復額八百一十三丁則見今桐城未復額之丁僅僅九百七十一丁也以四分之一計之止該增丁二百四十二丁有零而止亦與懷寧之規式相合矣若不計丁原額之多寡與除豁之多寡而每縣以增千丁爲率則有可議者三焉懷寧缺額四千四百四十五丁有零今增一千丁桐城缺額九百七十一丁今亦增一千丁是懷寧尚缺舊額三千四百四十五丁而桐城已增於舊額二十九丁也一缺一增其可議以俟裁酌者一也懷寧每丁科銀一錢六分八釐有零桐城每丁科銀三錢五分八釐有零今概增一千丁是

懷寧所加一千丁之銀止一百六十八兩有零而桐城所加一千丁之銀已三百五十八兩有零丁數雖同而所加之銀已多一倍零二十兩値此時艱力詘正課尚難追比增銀豈能力辦其可議以聽裁酌者二也況六邑雖同府丁則各有不同若概增一千丁則桐城增額猶止二十九丁若望江縣原額丁三千四百九十九丁有零順治二年止除豁三百八十四丁今若增千丁則望江於原額之外新添六百一十六丁矣恐額數旣相懸殊規制爲難畫一其可議以

倣裁酌者三也大約增丁與省荒事雖異而法實同未有不從原額起規則者生等芻蕘之愚敬陳一得亦仰體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心及內而部科外而當道公祖
父母軫恤凋殘之意惟賜採擇幸甚

丈冊末議

丈量之冊有二一曰魚鱗冊一曰簡明總括冊魚鱗冊者以戶從田細列坵叚畝步簡明總括冊者以田歸戶詳書清丈總數此丈量造冊之大概也今簡明總括冊已經備造申解矣至於魚鱗冊之造解藩司則愚竊有末議焉葢東南地勢險狹與西北地勢平衍廣濶者不同東南狹隘峭峻山岡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而坵數少山田畝雖少而坵數多此一定之勢也故造魚鱗冊之煩難較之西北爲甚

即以桐邑計之計折實一畝田大者或一二坵或三四坵小者或八九坵至十餘坵酌中約筭每折實一畝爲田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畝三十九萬有奇計坵近二百萬魚鱗冊式一葉寫田八坵計冊一本用紙近二十餘萬計冊一葉紙劄刷印筆墨顧募抄寫磨筭約費需銀一分有奇約造冊一本民間所費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劄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矣通省之所費更可知矣然此猶爲一無差訛而言

也若有萬一差訛必致駁改文移往復動以月計勢
必遷延更非旦夕可以清結也且申解魚鱗冊于藩
司者不過以爲便於稽查及爲道官抽丈張本而已
自愚觀之則徒爲具文無裨實用何也魚鱗冊中之
坵段細數雖解藩司而田土之坐落地皮仍遠隔在
各府縣卽有情弊必須抽丈方明紙上何從查核至
於抽丈之時勢必按臨各縣卽取各縣貯庫清丈魚
鱗冊按圖履畝方便查勘萬無將申解藩司之魚鱗
冊輦載轉發各府州縣以憑抽丈之理似此則鱗冊

解司既無益于稽查又無關于抽丈倘得免其造解
藩司但須嚴檄各縣將現在丈量交縣魚鱗清冊一
本用印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坵段之細數存
縣田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
然申上者直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卽以桐邑一縣
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
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
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 嚴勅
各撫嚴查閒地之荒熟備造清冊夫言造荒熟清冊

則非造魚鱗清冊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冊正
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部院牌行藩司內載江
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冊達部言總則不及撒數
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冊可以達部則江南
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冊上有部科原疏可
攷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魚鱗冊止存縣庫以備抽
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草野
目昧未知當否一得之愚聊備採擇謹議

求改麥折本色呈稿

爲陸運例無本色山邑萬難改徵泣陳五苦懇乞轉詳以解重累事桐邑僻處山陬年來頻苦水旱維正之供尚苦後時頃奉上文將應解廬州麥折銀兩本折均徵以爲廬六二衛運軍行月糧之用除一半折色仍舊解銀外尚有一半本色應解米六百三十六石有奇稟奉本折均半之部文何敢更控但運道各有不同山城不比別郡竊念運莫重於漕然桐城自水次開兌至張家灣上岸陸路不過四十里今桐距

廬三百餘里登山越嶺肩挑驢䭾崎嶇萬狀故從來陸運之地例行改折陸運之難難於上天其苦一也計徵本色六百三十餘担陸路盤撒其折耗數倍于水運兼以上倉加耗等項共不下七八百餘担以麥折舊例每担三錢筭之止得銀一百九十餘兩而連年桐邑米價或一兩外不等即以一兩一担計之共正耗米價不下七八百兩則費已四倍于折色舊額矣其苦二也舊例麥折銀數百餘兩一里長領批可解今改徵本色則領米必須多人其道路飯食盤費及挑夫䭾驢之工價交納需索之使用爲費亦復不貲是陸運之累幾于數担而致一担矣其苦三也又徵糧比銀各有定期銀則春初開比米必冬月開徵向來麥折一項原解折色故可先期解廬以爲協濟運軍行月糧之需今改徵本色若待桐邑漕米開徵之後則此米非一日可徵陸運亦非一次可解雖兼程星馳勢必愆期廬六運軍豈能坐候若當秋穀未登之際未徵桐邑之漕米先徵廬州之本色則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騰貴豈能猝辦此七八百餘担之米

哉其苦四也又安慶運軍行月二糧原編徽寧等府協濟銀米支給後因本折均半其一半本色即於安慶本府萬億米通融支給不足者又於本府南米內撥補其一半折色不敷者　題明於本府田畝每畝加銀一釐八毫共補銀二千九百餘兩總未派及外府協濟地方夫皖廬同屬運軍二府皆有協濟比例陳情望恩一體不然以別府應協濟皖屬之銀米既坐派于本府而皖屬應協濟別府之折色反重累以本色是桐民獨受苦中之苦矣哀此窮黎堪此叠困

乎其苦五也可憐山城僻邑旱澇頻仍髓骨俱枯呼
搶無路伏乞俯念陰運最艱解本最苦賜文申請庶
孑遺得以少甦矣沾恩上呈須至呈者

旱災呈稿

呈爲異旱奇荒懇恩詳報急救民命事竊三農仰望
者惟秋成四時最苦者惟秋旱蓋旱早則遲禾可望
旱遲則早穀先登惟今歲亢旱始於六七月之間故
闔邑奇荒實爲十八年未有早稻則秀而不實遲稻
則苗而不秀已全棄春夏之前功晚稻則堰斷塘乾
絕無下秧之水土焦地裂又無可犁之田更永絕晚
秋之薄望槁穗盈疇登倉竟無顆粒秋收伊始枵腹
以待來年佃無隔月之糧唯有轉徙牛無卒歲之草

日就死亡田野勢見荒蕪遠近聲聞痛哭雖急公終
事敢不爲　國而忘家然窮極痛深唯有號天而呼
父伏乞慈臺備陳疾苦轉賜申詳庶邀格外之　恩
施稍救境中之塗炭萬民待命闔邑沾仁上呈

馬槽刀鍋三項宜永存府中公所以備永遠之
用
大兵養馬一次民間所備馬槽刀鍋三項計打造市
買搬運交納之費不下數千金每次皆然受累無窮
惟有將此三項物件借府中一公所收貯以備下次
之用免致再派民間即一次兵馬經過中間必有損
傷失落物件然畢竟所存者多登簿存後到下次兵
馬過時添新補舊免致全派計每一次亦可省民間
萬餘金此誠萬世之利也而年來未行此法者則以

礙於部文借備之二字耳實謹以兩言蔽之曰言借
者虛名也其實民間無可借之法也唯有按畝收銀
製備而已有借則必有還而言還者亦虛名也其實
民間不能受還之實惠也到下次養馬唯有再按畝
收銀製備而已何以明其然也江南與西北地方不
同北方大家小戶人人騎馬家家養馬故養馬之具
或可借備若江南水鄉自驛遞官馬外民間并無一
馬何從而得養馬之器具乎且槽有長短大小之不
齊刀有輕重之不等安能一一而合式乎惟有各糧

長按畝收銀臨時製備一法故曰言借者虛名也至
於養馬之後一一言還之民間更爲難矣大兵養馬
或二十日或三十日不等凡各縣糧長里排能爲衆
人公事自用盤費住府而待兵馬過後領出槽刀鍋
等物乎其難一也且交納之時胥吏尚且留難况領
物之時胥吏肯一一還之糧里乎其難二也即令糧
里可以領回則此槽刀鍋三項原係收花戶零碎銀
兩製備今若還物則物無可細分之法若還銀則此
三項何人總買何法變價糧里又何以還花戶乎其

難三也且領物恐亦有領之費領物運回又有搬運
之費如馬槽一項搬運脚價幾可當槽價之半糧里
又何樂而運回其勢不得不盡沒入於胥吏之手矣
其難四也既不能還則到下次養馬惟有再按畝製
備一法故曰言還者亦虛名也若云還之各縣糧里
公同收貯以備下次養馬之用則糧里安能得此空
閒房屋收貯此項物件且糧里一年一換養馬約六
年一輪在六年以前之糧里豈肯爲六年後之糧里
用心料理收貯乎若云還之各縣則縣中必付胥吏

收貯官三年五年而必歷其下次養馬答應之官必非前番養馬收貯之官其權一歸於吏而已其領物之時必多隱匿其收物之後必多開銷究竟到下次養馬用馬槽鍋刀之時仍舊重行派備故言還之民徒有還之虛名也言還之官亦徒有還之虛名也惟有於養馬駐劄府分地方預借一公所（如安慶書院之類）候大兵過時將三項物件公同查點收貯以備下次承遠之用則無借與還之虛名而可省歷年重備之實害造福眞無疆矣所有各項條目酌議於後

一查點

行此良法惟大兵臨去時查點物件一事最難大兵去後此三項物件其損壞者可查其胥吏藏匿而託名於大兵之帶去者難查然即有隱匿不過刀鍋二項至於馬槽則帶者不能帶而匿者豈能匿乎即刀鍋二項間有藏匿然不過十分之一二耳較之從前養馬次次全派民間重備者不已省乎固未可以小害而棄大利也況養馬一棚內必有各縣知應之衙役必有民間所撥責豆鍘草之夫約五馬有夫一名責豆之夫即可以守鍋鍘草之夫即可以守刀知應一棚之衙役即耑任一棚鍋刀之責除大兵所欲帶去者非彼輩所敢抗留外其餘皆可看守以待查收惟是大兵一去各馬棚之人來往亂走遂多隱匿失落物件今宜先期出示云大兵臨去各棚人役各守各棚不許亂動仍耑委一官臨期巡視棚內有亂行走者責之如此則各人守各人之棚各棚守各棚之物直候兵去後或本府或廳官或本縣官到棚查明所有三項物件原備若干大兵帶去若干損壞若干實存若干即日具清冊呈報則查點可清矣

一收貯造册批定入府縣交代册內

收貯鍋刀等物皆易惟馬槽一項須得高朗乾燥之地方可收藏以槽多松料恐生白蟻故也且槽每一面長有一丈或八九尺不等計槽三四千面須得空大地方上下堆積方可收貯得下其收貯之時必將各縣物件刻各縣字於上將屋封鎖用本道本府本縣三箇封條封上其鑰匙付本縣收之所以然者因府中有營將駐札恐年深事久視爲閒置公物營將

一時向本府借用難於却其情面借端一開侵冒百出故加以本道之印封鑰付本縣　收掌而本府總其出入此三面互核以垂永遠之意也仍將收貯物件一樣造冊四本詳註經手收點經承姓名一呈本道一存本府一存本縣一付本縣糧里收執仍祈本道批行府縣將此冊於本府本縣陞官之日造入府縣交盤冊內以防數年之後官有陞轉胥吏得以藏匿冊籍更多作少如是則不患日久弊生矣

一下次取用增補

收貯既善侵冒不生到下次養馬屆期本府先詳本道開封驗視酌彼一次馬數多寡以為增添除一面行牌本縣外一面府發一告示張掛本縣縣前內開本年養馬應用槽刀鍋共若干前存府馬槽若干面今向縣借備若干面前存府刀若干把今向縣借備若干把前存府鍋若干口今借備若干口明開數目出示通衢則胥吏不得於府派之外另有多派以累民而民間有舊物存府不過新添十分之一二其所省物力甚多矣

一正名

馬槽刀鍋三項畢竟是民間之物而官竟封貯之無乃於名不正乎曰有正名之法在先期傳各縣官公同一議其官之清正愛民不為胥吏所惑者未有不以此法為不善者也果以為善則凡事未論將來之利害先論已往試詰今年養馬其借備馬槽刀鍋等項有一件不新派之民間者乎其十一年養馬馬槽刀鍋等項盡銷磨於何處乎或胥吏之家猶有收藏舊物折新用舊欺官誑上云舊物尚存若干以報上

者或有之矣然紙上之虛名耳其實以一縣糧里計之其所出之槽刀鍋總數既與府牌相符矣若有舊存物件則新派者應減豈不明稟於官大張告示云府牌槽刀鍋總數若干除舊存若干外令止該新派若干耶再或有言其不善者不過託言原係民間之物嘗日還之民耳則前所議還民間之四難已詳言之矣倘各縣果以為善則令各縣具一詳糧長里長（或云見年　或云排年）具一呈呈為懇恩借公所貯公器以備下次養馬公用以免往來搬運之費事如此則不云官

封民物以備用而云民借官屋以省費其名正而言順矣

一刊刻成書

立法於六年之前而利民於六年之後止憑文移書冊則惟官與吏知之耳官今日知之而六年後之官非六年前之官也吏知之而崇壞此法欲去其籍者即吏也彼知之何益惟有於法定之後將上下文移及收貯物件數目冊籍刊刻成書使紳衿糧里各得一本收據存後則人人共知上意德意而前任陞轉之官可以此刻書送後任新到之官一覽了然不至爲胥吏所欺蔽斯永遠良策矣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八

擬

上特召輔臣及三品以上京官飲宴

賜蟒衣綵緞有差廷臣

謝表　順治五年　　戊子山東程

伏以

五位廣鴻恩飫

天廚以隆台輔

九重弘駿典啓

寶笥以賚臣鄰

珍出尚方特重調羹之佐

綵分宮錦用酬補衮之忠退食感渼披衣情切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聯宮府爲一體特洽燕笑與處之懽盛世製衣服於五章不靳璣組玄纁之錫笙傳魚麗載歌於魴鯉黼黻會作山龍明象於宗彝火藻蓋隆泰交於三接實昭意起之同心柜鬯賚圭瓚來宣之召虎玄衮赤舄賜入覲之韓侯降至召供奉於香

亭空乏凉州之酒羃承旨於蓬禁獨遺蜀襭之
袍玉樹生花徒傳御宴金蓮送院罔召典衣未
有
廣式燕之弘施
優存笥之嘉貺如
今日者也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
奉三而建
御六以飛

日出開基震耀東方之位
天行表健乾凝北極之區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亞唐帝之弱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邁周辟之冲齡爰啓
彤扉
特宣元老因馳
丹詔廣集大僚舞餘捧得酒盈樽傾仙盤而浥露
朝罷携來香滿袖披文綺以如雲雖無旨酒式飲
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猶日不醉無歸也矧

紫駝翠釜移來六甲廚中緇衣宜兮予改為兮緇
衣好兮予改造兮猶日服之無斁矣矧
鸞袖鮫綃織自七襄機上在
皇仁既已下逮而
聖慈別有浹心
容爾公孤皆麴蘖鹽梅之寄
詔茲喉舌彰星辰黼黻之華非徒令拜手而銜
恩亦欲使顧名以思義群工洽而萬姓承流矣唐宗
御樓而大酺三日日與民同樂也尚其廣而行

之大臣敬而小臣咸勸焉宋祖賜貂而馳諭諸
將曰不能遍及也夫亦可以興矣一時盤觴交
錯酒分
文考之千鍾兼之錦繡繽紛光映
神堯之八采幸近
天顏有喜群依
帝座如春臣等黄耳非任赤芾徒慚玉鉉聿
頒祇浹覆餗之懼金章式煥彌懷服采之恍敢不益
厲忠藎酒無卜晝而卜夜永堅素節絲惟五紽

而五紀庶幾一飯不忘寧負三英有桑伏願
吐哺推勤
垂裳而治
任賢勿貳穆生之醴時陳
從諫如流辛毗之裾堪引梯航萬國毋忘
玉食之艱難筐篚九州倍儆
宵衣之劬瘁
協明良之一德寧徒侈讌享賚予之文聚卿輔於
同堂可漸復

召對咨詢之典將見推食食我解衣衣我欽哉何止
二十二人且
念五月新穀二月新絲樂只載咏千億萬祀　臣等云
云

問一代之典必定一代之制說者謂取天下者
尚潤略守天下者貴繁重今海宇大定南服
悉臣議禮制度考文此其時矣亦有可酌古
準今以仰助
訏謨者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
然則
典朝之規制顯庸與先代之舊章成憲亦有可相
沿弗替者歟尚亦變而通之神而明之歟昔
周公輔成王斧斨載歌多方甫靖即皇皇以
制禮作樂爲急務通周禮一書實與周官相
表裏皆分官列職亮采熙載之事然則禮者
豈在夫柴望禋類之儀登降揖讓之數而可
云謙讓未遑歟我
皇上亶聰濬哲備德沖齡立法效憲嘉與維新如敬
授則
頒時憲之曆清理則
定賦役之書明勅則

布本朝之律亦既百司六官遵守罔斁矣乃若天官
則黜陟遷任之規秋宗則品節物采之制武
科再舉
殿工肇典而營衛建置之沿革
宮寢名數之鼎新若此類者未可更僕在諸司之職
掌既分而不合前代之會典復室而難通其
亦可廣集儒臣博咨掌故分曹定例以成
典朝一代之書俾示之億萬世而無弊者歟爾多
士尚昌言之異日者以定典章奏治平慨慨
有餘地矣
戊子山東程
問之古帝王創制顯庸莫不因革損益以成一
代之規所以經久明遠大一統也故有所潤略
簡易變化因心神明不測者以爲取天下之資

卽有所委曲繁重大小相維輕重相制者以爲守天下之具蓋盛世有治人而無治法亦非謂有致治之人而遂謂法之可缺焉不舉也是以國有三重莫急於禮而制禮首自周公今觀其周禮一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自天官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柄以詔王馭群臣地官以土宜之法相民宅任土事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春官以九儀正邦國

之位以六瑞等邦國以六器禮天地四方夏官掌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以飭戎事備不虞秋官以五刑糾萬民以八辟麗邦法以五禁懸門閭而冬官考工於輪人輿人輈人函人矢人之制皆詳哉其言之用以飭五材辨民器凡後世六曹分職之法盡此矣而統命之曰禮故禮本於天秩於地而舉夫升降揖遜之文郊勞贈賄之節皆儀也非禮也是以四岳九官十二牧以竟

釆惠疇唐虞之禮也修六府則三壤定五服設方伯連率分天下以爲二伯夏殷之禮也然尚書所載夏商無更張官制之文而周官亦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蓋其制大約因唐虞不變禮至於周而大詳然孔子猶曰周監於二代然則一代之因革損益與前代交相繙也交相成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又烏可已哉當周公制禮時斧斨載歌多方作誥而遑遑以制作爲首務蓋若是之亟也故曰周

公成文武之德又曰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乃習兩生以爲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漢文帝聞賈生之言至謙讓而未遑是豈知周公汲汲制禮之本旨哉今我

皇上秉成王聖哲之姿立法攷憲嘉與維新如頒時憲之曆矣而敬授欽若爕理弘化愆陽伏嗋修

德修刑之道宜講也

定賦役之書矣而土滿人滿徵納轉運闢荒治熟清

冒躉派之法宜詳也

布本朝之律矣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比輕比重意出意入之罰宜嚴也至選任則資俸譽望之兼採而定畫一之制以明其無私黜陟則舉劾連坐之勿徇而廣糾拾之法以匡其不逮以詳品節則尊卑上下之有章以辨物采則登降辟旋之有式武科舉矣然前代職將毋出於行伍而韜略罕聞於制科因其法而勿因其弊是必精為遴擇然後干城有所風也

殿工成矣然前代規模未侈於弘麗而甘彼毋苦於

不貲新其名而更新其法是必明著會計然後鳩庀有所攷也諸若此者未可枚舉或權變於一時而難經久遠或密籌於

郊廟而未勒典章是豈可不纂述昭垂以成一代之書定

明國之制哉夫明時之職掌具存也會典猶在也然或法有可通則以為先朝之成憲或情有不便則以為勝國之陋規或沿或變何去何從盡因革不出

新裁則臣下無所遵守今宜廣集詞臣如議郎之會虎觀旁徵隱逸如陶凱之入纂修博攷掌故於蘭臺分彙六曹之章奏百揆各予以專職而一瓢毋取乎倖官則文武既已除改授之條司刑豈得仍用考功之法當任雖戒乎越俎而立法尤貴乎周咨則內必須政本之參稽外必經黃門之封駁務令酌古準今本經達變推之四海而咸宜示之萬世而無弊然後彙呈

御覽仰請

聖裁

欽賜嘉名勒之金石使知

興朝開國之規煌煌與周禮相表裏而後世亦須

我

皇上睿德遠軼成王豈不盛哉愚生衡才管窺敬抒一得以為入告我

后之助

問用人爲致治之本銓政爲衡鑑之原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而選秀出於司徒大樂正造焉大司馬又從而論定之漢世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魏晉以還沿九品官人之法置中正以輔選部覈行誼元魏及隋然後銓法一歸之天曹然則歷代用人因革之故亦有可得而釋悉者歟說者謂銓法專循資序則賢與不肖相蒙專咨譽望則私與公相亂今欲使資序不足以掩異等而超擢不至於徇私寶宜何術而可語曰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我
皇上迪知忱恂任官器使可云備矣乃吏道多端官制未定或謂爲
天子而親民者守令也代
天子而守天下巡天下者撫與按也今得毋遷代太亟而久任之效不彰歟地勢懸隔而計吏之法未盡歟
豐沛多才果盡以殊功膺節鉞歟考選舉舉僅應以年俸陟清華歟若此者其永宜遵成規而罔變歟亦有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歟抑上世用人惟其人後世惟其格格繁而吏因緣爲姦如冠羣之邦例簿杜預之涯選格使吝吏屏息者今尚可倣而行之歟抑皐陶之論九德官人而歸之同寅協恭有不僅在是區區者歟諸士其準酌以
對務令坐言起行可也

戊子山東程

自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然其時疇咨拜讓籲若家人入覲時巡功惟明試外委之方伯連率而不以爲專內拔之幣聘夢卜而不以爲驟蓋銓選無專司而官人之道已備矣至成周

始以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而選士造士進士又必大司馬從而辨論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蓋公之至也自兩漢用補署徵辟之法魏晉沿九品官人之制然其弊也纁帛几席流爲處士之虛聲俊及顧廚激爲名流之標榜漸至於獎譽相借門第相高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後元魏罷中正之設而銓選一歸之尚書隋代絕辟舉之科而尉史畢除於吏部窮極而變固其所也夫以一吏部而官天下之材其任專矣其責重矣若明季銓政淆亂是非蜂起毀譽紛乎異同黜陟變於門戶選司無卒歲之淹天官爲傳舍之位一命除授票擬出於綸扉九列會推短長關乎言路至我
朝而其任益專其責益重然愚以謂論銓法於今日不在崇其權而在責其實不慮越俎者得撓其法於官守之外而慮統均者不得盡其心於職掌之中不慮其蹠啱唯隨不能抗顏於斗席之上而慮其方員枘鑿不得並達於

辰極之前是在我
皇上克知灼見以愼擇其人既得其淸公明正之人
而力任之以盡其用耳不然而銓法尙循資序
則薛淑有貫魚行雁之譏尙採譽望而范仲淹
又有百官圖次之議也二者將安所折衷焉今
執事以謂爲
天子親民者守與令也代
天子而守天下巡天下者撫與按也文中子曰成周
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

今黃綬未幾時倏而二千石矣二千石未幾時
又倏而藩臬矣官不需考績之期民不覩有成
之效上下未習胥吏得以爲奸新舊未交委署
因而肆虐供張驛傳徒有將迎繁費之勞錢穀
城隍遂多侵冒疎虞之變且計吏之典雖行黜
陟之道未盡在冊中之賢否其權或獨操於司
賢否者之意中而格外之糾彈其禍或反中於
職糾彈者之意外以勸吏治不已疎乎今宜力
中久任之規定爲畫一之制倉庫可爲姓氏則

如兒鍾之十載以盡其材高第擢爲九卿則如
陳璡之三遷以厲其氣而又殿最必公考功惟
允夘因撫按之賢否而採輿論以廣其周咨內
有言路之糾彈而秉虛中以稽其治行則內不
得以風聞資搏擊外不得以巳意爲低昂亦烏
有龔黃召杜不聯袂而奮者哉至於漢祖從龍
半資豐沛光武佐命多出南陽故
天生一代之
眞人其地氣亦蜿蜒鬱積而聚一代之人材以輔之

盛京者我
皇上之豐沛南陽也今宜令銓曹預立保舉之法僉
咨節鉞之材或京卿之俸淺勞著或監司之功
懋薦多者列名
御前遇缺隨補如唐宗之書刺史於屛風明祖之紀
姓名於內殿初定之地則需長者以養和平盤
錯之時則資利器以弘截定人預舉則不及私
情缺未分則難營便地然後畀以重權責其久
効而撫臣極一時之選矣且巡方者吏民之綱

領也考選者又巡方之先資也崙論俸而累日
積久豈盡賢良崙論薦而茂異上等果皆實錄
即同一俸也地有安危兩官分勞遂同一薦也
序有先後則才辨短長蓋考選與資補既殊則
甄別以銓衡爲定而又驗其年貌之盛衰稽其
學問之淺深試其風力之强弱始進攸端澄清
可必而按臣皆表率之材矣抑愚更有過慮焉
古者用人之法推賢讓能量才授職其胥吏不
過奉簿書効奔走而已今則皆遴被

聖慈憫其勤勩班列鳴珂之後俸分少府之錢在
朝廷不過以酬勞而中外或疑爲捷徑㫁微杜漸道
有宜嚴昔冦準主銓政進擢惟其人却例簿不
用曰誠用例胥吏足矣杜衍判內銓旣視事命
諸曹各具銓格以自躬自平注吏一不得預而
稱平誠使主銓者厲之以清持之以公鏡之以
明守之以正而其本又在
君臣一德復
召對以訪人材則唐虞闢門咨岳之典也漢同心
如水火之相互濟則皐陶協恭和衷之義也如
是而銓政有不清人才有不衆以幾於百揆時
叙九德咸事之盛者哉

問
王者德以宣化刑以弼教故典著欽恤詳表
敬明以及周大司寇六典八法八成三刺三
宥三赦之制詳矣吕曰能生殺之謂王又曰
五刑五用謂之天討豈王者之用刑必求端
於天歟皋陶以虞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
用不犯而周官又有輕典重典中典之說豈
寬猛果以世爲升降歟否歟賈誼陳治安謂
禮不及庶人刑不及大夫而宋臣蘇軾又以
謂屬法禁當自貴近始二者孰醇孰駁歟書
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傳曰王者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蓋避之又久重民命慎擊
斷也然則漢唐以降置廷平以平庶獄二日
五奏以防冤抑及詳覆推勘雜聽審録之法
亦有可數陳者歟昔明王之治刑者或晝一
于法而明示以律令條例之道或慎重其人
而務遴乎明允平恕之選或兼乎庶獄而
使衆人不得旁撓於法之中或參讞以多官
而使一人不得恣肆於法之外其道將安適

從歟今
清律聿頒
王言式賁冀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甚盛念也爾諸士其直陳無隱
戊子山東程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天
道不能有陽舒而無陰肅然雨露則進處於春
夏而以生育爲功霜霰則退處於萬物收藏之
時而常積於空虛無用之地以此知天之不任
刑而霜霰爲天司刑亦有以體其意也父母之
於子也勢不能無有朴責朴責者或乘其怒而
斃其子焉則父母必爲之大慼然則古帝王之
不得已而用刑與司刑者之仰承其不得已之
心亦若此而已今
清律頒矣重以
王言曰冀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此
上帝鑒其如傷下民戴其孔邇一言而生億萬人且廣
皇上仁慈覃敷重恤民命若此下當以德威德明之
生生於億萬世者也夫以我

訓進况海隅大定率土悉臣而不知者乃援孔
明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以附會於亂國用重典
之文此悖逆大不道之言而可以汚
典朝維新之化哉在昔士師欽恤呂刑敬明及周
官六典以定邦國八法以斷官府八成以弊庶
民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以訊其疑愚不敢
遠引以對亦曰遵
王言守
清律而已若夫賈誼之陳治安謂刑不上大夫然

則罪如四凶亦寛而縱舍之耶蘇軾又謂立法
自貴近始然則古天子所謂改容而事降席而
禮伯父叔父而優遇之者僅以爲猶天下之具
耶是皆非達本之論矣夫刑者平也所以平天
下之不平者也故無意出無意入無舞文以恣
無倚法以削而一秉於律則下不敢犯一守於
王言則百執事有所遵今凡大小京官及在外五品
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不許擅問則既載在

清律矣刑曹不得濫收詞訟内必經通政五城外
必由撫按參奏則既
特允刑臣之請矣以此見我
皇上廣虞帝之好生弘周后之敬忌厲無恥養士氣
至仁也法若持衡官無越俎至明也經久垂遠
防姦杜弊至斷也然今或有清華侍從之臣編
纂討論之彦單辭甫入奏報不聞而縶辱相加
搏顙乞哀於階下者矣如
王言何如

清律何且吏法莫大乎贓私刑律莫嚴於反坐今
或貪汚已掛吏議誣陷及於不道者皆朴責而
遣之乃使清華侍從之臣受無名之罪據一偏
之辭俛首而與之同科呼搶於三木之下哀鳴
於桎梏之前士林寒心路人酸鼻是寛於貪汚
之吏陷善之人而獨嚴於
朝廷翰墨之寮署也非所以重名器而興起當世之
士也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傳曰王
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非故爲濡滯也蓋王者

能生人殺人貴人賤人貧人富人然能使貧者
富能使賤者貴而卒不能使死者生故曰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王者亦無如之何
也故古王者愼之今
清律有不待時者矣亦有秋後者矣然或有優游
粉署之司贓私曖昧之事而司刑者不聞以據
律
請朝定奪晝夕肆西市矣夫外之情真罪確已蒙報
可而

聖慈矜慎猶必令巡按御史再審則是郊甸之外且
得邀
皇恩以延旦夕之生而輦轂之下反不得望司刑以
緩呼吸之死也非所以昭畫一之憲也然則如
之何曰法不立則務勑法法立而下不遵則務
慎擇其人而又不使專制於一人而已昔治獄
者虞稱皐陶周稱蘇公然皐陶之誦帝曰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民用不犯于有司周公之美蘇
公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皐陶能體帝

好生之德則有所不忍蘇公能式敬則有所不
敢有不敢與不忍之心而後可以刑人而不疑
可以刑人而人不怨可以刑人而期於無刑今
遠者無論已誠得如釋之有功定國者使勝其
任則彼且能廣縱舍於法之外豈不能守繩墨
於法之中且能以失出小罪好生大德者抗顏
於深刻之朝豈不能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者
將順於仁明之世而又參之多官以質其疑重
之屢讞以伸其誣廣之駁正以矯其枉昔唐太

宗以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與三公九卿
同之命諸疑獄法官得執異議以爭而明祖之
於重辟亦令府部科通政詹事雜聽之錄其寃
抑以聞至
典朝而官戒雜局事忌旁撓故卿貳能會推之典
嵩任銓曹司空并關漕之征獨歸戶部豈非以
任之專則責之重耶然至於刑則必
命三法司會議者何也以此見民命之至重而
聖恩之無已也今宜令會鞫勿徇故事議有不合者
得以兩

請大理兼置滿官而重其權崇以平反爲職開言路
以嚴駁正之法立覆審以防倉卒之寃如是而
清律有所必遵
王言有所必守庶司刑者不敢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則可以用刑矣并不忍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則可以措刑而不用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　全　丁酉宦稿

聖人欲明一貫之傳而兩以身教焉夫子貢以學識高天下而心折者唯夫子故予以身教之而使曉然于一貫之說也且夫聖希天賢希聖此學人之志也而聖人設教亦即取其所希之志而微用之則言教得身教而益章焉故或以身叩之而使之疑疑之者進之也或以身示之而使之信信之者定之也若曰爾賓師我而我如是焉爾亦可以返矣說在孔子之教子貢子貢者固多學而識人也彼其博學洽聞列

國之大夫非所云也強識通敏同堂之諸子幾以尚也其微遜不如者獨有顏回乃中心誠服者惟有夫子蓋其才甚大其學甚勤二者皆進道之資實入道之累所幸俯視一時而猶有歉焉未至于聖之憂且自負殊高而復有毅然必至于聖之志此其機可轉而其意可用也夫子知之以爲多學而識賜也用力爲已勞矣不啟其疑不足以奪其所恃也然而英敏之士勇于自信往往執已而中堅故啟他人之疑易而啟賜之疑難是非以身叩之不可也故急呼而詢之曰賜乎知予者宜莫若賜若也予之爲予其多學而識之者與夫以數十載侍側之先生無故而俯詢于弟子賜即欲不疑而安可得也疑則并多學而疑之矣而賜果疑矣然豈其然非豈其非直交戰于言下矣予又以爲一貫之說予也欲以詔賜又已久矣不堅其信不足以定其趨也然而多識之士易于多疑往往見異而善變故堅他人之信易而堅賜之信難是非以身示之不可也故直取而諭之曰賜乎受賜者莫予若也予之爲予蓋一以貫之者也夫以三

千士從遊之大聖一旦而自盡其生平賜雖欲不信而安可得也信則并一貫而信之矣而賜果信矣然忘其然非忘其非直相諭于無言矣以是知效道而遇良師何其幸也端木夙稱才穎而一貫之傳至是而始有聞焉始信力學親師二者交相長也不然負不可一世之才而無大聖之啓廸以折其心吾見終其身以學識自雄而已遑言一貫乎以是知傳道而得良弟子何其艱也孔門至號多材而一貫之傳參賜而外罕聞焉始信沉潛高明二者俱未易才也

不然取中庸以下之人驟擧上哲之微言以冀其悟吾見其閒一貫而廢然返茫然則多學而識者又曷可少哉

仕非爲貧也　仝　丁酉宦稿

大賢誅爲貧而仕者之心竊其說以恥之焉夫今人之仕以爲貧而孟氏斷之以居貧於是爲貧而仕者其心拂而其說窮矣故曰恥也且讀詩至北門而嘆春秋之變風猶艮于戰國也其曰政事一埤益我位不卑矣然而室人交讁終窶傷懷葢爾時居高官者猶多貧士也無所謂爲貧而仕之說也迨至戰國而風斯下矣黃金雙璧上卿以炫里閭中國萬鍾驕王以夸天士故其時豔富之心日奢而爲仕之術益陋

于是爲貧而仕之說出焉所謂又從而爲之辭也孟氏竊恥之而正其說以告天下之爲仕者曰仕非爲貧也古之仕者聽吾言則膏澤下于民行吾道則堯舜致其君乃所願則學孔子其終身以轍環老蓋仕如此其急也亦烏有仕而爲貧者哉雖然古亦有仕而爲貧者矣乃其爲貧而仕與今之爲貧而仕者大有異不可不辨也何也今之爲貧而仕者將以求富也將以居尊也其心以爲尊者富之藉也高位者多金之媒也吾不兼其官不可以網其祿不扼權要之

地不可以擴賄賂之門取不宏則積不厚積不厚則用不神意旨可伺則布金以結君恩小奪則載賚而朝非尊無以致吾富非富無以固吾尊尊與富如弋之必獲如環之無端而仕附焉夫是以抱關擊柝可爲而不爲也曰是散秩耳烏足以濟吾貧也乘田委吏可爲而不爲也曰是小吏耳烏足以濟吾貧也不言高可也居卑位則不可也道不行可也不立乎人之本朝則不可也曰不居高位而立于人之本朝則無以大濟吾貧也故充其爲貧之心可以至于無所

不攫充其爲貧而仕之心可以至于無所不爲夫下挾其無所不攫之術以漁民而上操其無所不爲之術以逢君詩所謂如賈三倍之道也仕而爲貧之說其流弊一至此哉吾故正其說以告天下之爲貧而仕者曰爲貧而仕必也其辭尊也必也其辭富也必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處乎卑位而不立乎人之本朝庶乎免罪遠恥而可也盖今人之仕將以救貧而吾斷之曰居貧今之爲貧而仕者將以求富而吾斷之曰辭富則固已大拂乎爲貧之仕者之初心而其

說可寢其風可熄矣吾故曰仕非爲貧也雖然貧富之間難言之矣五福及富而不及貴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仕而爲貧遂爲後世之美談矣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丁酉官稿

聖人有治黨之法離之而已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有黨然虞廷已不免焉北流南放使其黨不得合斯已矣粤攷上古之世臣風淳朴未有黨名有之自虞廷始其局掇往古未有之局其事爲後代必有之事則其法亦當立萬世可法之法大聖人處此亦大費遠慮深計于其間矣稽之虞史有共工驩兜二人者比周而爲黨舜之攝位也一流之于幽州一放之於崇山君子曰是可以見獨斷之果焉可以見發

奸之速焉可以見防患之周焉可以見愛惜人才之至焉可以見黨與赦宥之寬焉葢聖人立於千載之上而爲百世之師故黨始于虞而治黨之法亦莫不備于虞也何以言之二人者堯之才智重臣也觀於堯有若采之咨而驩兜首舉共工以對力薦于聖王之前抗論于公廷之上盈朝莫以爲非四岳莫糾其謬則鳩功之才亦有大過人者矣且堯之論共工曰静言則其言辯必足以動人曰象恭則禮貌必足以悅衆夫以葢世之姦而挾權藉之重豈區區士師所能挾三尺之法以繩其後哉是以盜賊姦宄皆可命臯陶治之而誅鋤貴近必親決於朝廷孰流之舜流之也孰放之舜放之也故曰可以見獨斷之果焉又二人者非常人也其祖父皆有元德顯功著於帝籍其宗彊矣於舜則老成耆舊列在等夷其勢偪矣進之植根愈固而權不可驟奪則人之服于其勢者多矣處禪代之際而爲煽動之謀則人之惑于其說者衆矣外服其勢內惑其說則其黨將成而不可解是以攝位未幾大法即行所謂弭亂於微杜患於早也

故曰可以見發姦之速焉又堯之時重臣多矣而二人者獨相爲黨不獨其勢相倚亦必其才彼此相資若左右手之不可廢一也二人之才不可見然以書攷之共工靜言象恭其人必以智勝也驩兜悍然頌言共工于朝不避同己之嫌不畏失舉之罰其人必以勇勝也君子者不智勇相資不足以致治小人者不智勇相資亦不足以釀亂故此二人也使之合而在朝則隳亂王朝即使之合而在野亦釀亂于野舜曰散黨之法孤之　矣孤之之法離之而已矣是

以一流之于北之北一放之于南之南地距數千里之遥山川以限之關津以束之音問不能以相通起居不能以相達則其交不得親而謀不得合然後各安於其地而無邪心故曰可以見防患之周焉抑舜竊念以堯爲君已爲相而二人者敢于爲黨其悍可戮也然獨念堯爲君已爲相而二人者能于爲黨其才亦可惜也可戮不戮置之于山川遼遠之鄉而徐動其悔艾自新之意然後召而用之皆良才也待其怙終不悛流者終流放者終放則亦聖人之不得已

焉耳矣此立法亟愛惜一時之人才者此也舜又念夫堯爲君已爲相而二人者猶不免于爲黨則洞見夫後世之君未必若堯相未必若巳而後世之人才賢不肖相半也又未必僅若共工驩兜二人則後世之黨禍必有百倍於今日者矣將比而誅之是誅下才之半也此濫殺小人不可也又深念夫堯爲君巳爲相故法當其辜黨人之罰止在于共工驩兜耳若流及後世君子以小人爲黨小人亦以君子爲黨萬一着子不勝而受黨名執法者援古律以誅之則

雖有他日之悔而帝王之尊能使流者復放者還卒不能使死者生也此慎殺君子尤不可也是以法至于放流而止也此立法而愛惜萬世之人材者此也故曰可以見愛惜人才之至焉抑又有疑焉物以類聚爲黨黨非一二人之所能爲也使黨而止于一二人不名爲黨使黨不止于二人則法何以止及于二人蓋舜又慮之熟矣以爲黨有首有從其從者非必大憝也世之黠不能自守弱不能自立者皆是也吾治其首以奪其恃宥其從以解其交善用之則黨人皆

吾人也且重念夫黨之事曖昧而難明黨之名可以牽引一二人以至于千百人立法一有株連後世遂成踵襲即令空其國而無小人尚非國家之福萬一空其國而無君子遂成宗社之憂如之何其可也是以流者止于共工放者止于驩兜而其外不及一人蓋其慎也故曰可以見赦宥黨與之寬焉凡此者皆舜之遠慮深計所以定千古未有之局料後世必有之事而立萬世可法之法者也噫禹治水而三代有水患而不至于潰舜治黨而三代有黨禍而不至于

緊兩塈人之明德遠矣哉

姚端恪公文集　卷之十八　圭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一　目錄

沿江攬勝五首　小艇

里門得伯氏書郤寄

憶昔二首　里門感懷

皖口送仲氏下金陵子侍　伯父之荆南

舟經小孤山下　柴門

月步　黃州赤壁歌

武昌赤壁歌　西塞

白雲關　鸚鵡洲懷古

阻風　九曲歌

江行雜咏　行路易

永言　青谿月泛

送子遠之湖上　得爾止書郤寄

贈奕于新居

輓陳大士先生兼唁孝威逸少

贈爾止新居　贈別謝孺子

送陳與覇之邗上　寄元錫吉偶

謝孺玉投詩賦答　贈慰吉偶

卷之二

春日往孝溪道懷　伯父仲兄愆壽楠之約
碧山道中　三柱閣
碧山道　碧山歸道
晝臥　柔艣
江行　卽事
郭外　虎丘
寄子遠　武林謁　王父祠
贈懷張益讓　寄鮑曼殊

冬過富春江　煙雨
越谿　空碧
七里灘　嚴陵
別沈冠東　廣陵雜咏
泗州道中感賦　徐州謁漢高帝祠
孤兒啼　途吟
德州過金天楓先生感賦
與旻公年執夜話作
贈別農父　喜宋其武及第

上李茂眑先生　題元錫斗室
寄吉偶兼懷陳二如
贈別尚木時以舍人催餉
寄慰　伯父　呈汪澹石年執
呈光含萬前輩　送方仁植前輩屯田河北
送任玉仲年執直指浙中
上倪鴻寶太夫子　送吳鹿友相國視師楚中

卷之三

贈王元昭　寄宋其武

和　大人道病詩　答劉大將軍
哀楡林　春日掃王父墓卽事五首
懷婺守王楚先同年
答莊年兄　寄懷方坦菴師
寄張坤安中丞　夏日飲　石嶺伯父水亭
送秦復齋守新安　雨飲張孺野水亭
納凉　酩酊
對竹　渡湖
承天寺　同齡若登舍後山

僑寓　登青溪洞
風林　秋色
橫塘　尋月
草堂　炙背
仲蔚　比鄰
小立　藉草
垂簾　楓子
寄黃玉耳將軍　憶龍山
寄李衡岵同年　方子貽索詩走筆賦贈

侍　大人西峰花酌
春霽過月珠菴　飲月珠菴桃花石上
衡泥　短杖
祝系于門太守　過石巢
飲胡篤民石巢中芳潤校書徵詩即席走筆
題徐靜生芳姬待月圖
飲任克家園　偶成
滅刺　短牖
輕輿　納涼

灌園　田園雜咏
賀趙明府　同室人月下小飲
飲朱南征竹亭　贈吳石蕎先生
追弔魏子一　中書舍人龔君廷祥
哭憶石嶺伯父　寄懷姜雲滄同年
懷方吉偶

卷之四

登西梁山　景陽井
烏衣巷　臨春閣

謝公墩　勞勞亭
雨花臺　金山寺
揚州喜晤蔣赤臣　半船圖和韻
寶應晤李令君叔則
夢華歌走筆李叔則兼懷張稚恭
曉發宿遷憶音　九日道中
過蒙陰宿寨子集
客有言寧武關周將軍遇吉事者作歌以誌
追輓吳南荼　曉憶寓園

途中喜晤歐陽銓部兼謝惠酒
任丘見元達魯花赤野僊德政碑
宿白溝河弔古　莘城
總戎張君有寵姬能歌舞
重晤劉元公夫子詢及家君及癸别後狀歌以
當筵情見乎辭
喜晤成青壇　龍懷歌
壽高郵隱者　喜重晤王敬哉
讀岳朋海近詩因憶昔時同志諸子感賦二章

上劉藹翁先生
飲董良合同年邸中後彼此相過不值以詩代
箋
追步湘楊女子壁間題韻
石中生雪中見訪詩柬以誌夙懷石爲同年張
天柱所得士時典試江南故并及之
思婦辭效初唐四子體
重過維摩菴晤法如師弟
同董良合石中生劉濬柱朱梅麓夜集黄鵠閣
宅
鹿雪偶過王鐵山廷尉煖閣奕飲賦得十六韻
同李千里年姪奕飲王鐵山先生煖閣因徵近
詩賦以誌感
金臺冬霽雜詩　寒邸雜咏
同張二唯米吉上劉濬柱飲王敬哉齋中即席
賦得年字
宋玉叔納姬和敬哉韻
同喬月安晚過呂亦仙寓值張西河共奕

送同年李霖九刑部提學河南時自山東典試
初至
卷之五
飲張刑部泊水齋中率筆
寄沈石友戸部時司餉天津
宋玉叔惠我新詩賦此志感
送魏昭華侍御督學上江
率筆作兼呈吉津濬柱
送蘓次公侍御督學下江

趙韞退年執宋玉叔移尊曹秋岳岡卿宅招同
張爾唯王羽一陳路若宋轅文諸子即席分
韻錄別得文字
輓弟烈闇季子祺　麗詩
張泊水招同宋玉叔餞秋岳先生即席賦十六
韻
獨漉篇　黃陂丞歌當古雁門太守行
寄劉子木年執時直指江南
壽張鹿常太公　送王暟文下第歸里

行路難　壽胡菊潭夫子時蜀初定
壽友人詩　擬古十九首
讀貞媛競烈篇　送董艮合歸田
卷之六
飲陳彥升前輩書閣讀其送曹秋岳岡卿詩兼
感近事
送左子忠姑夫夏初歸里
題畫贈傅星嵒
送方元錫歸里兼懷坦翁夫子

送周大中丞撫江寧
送友人備兵辰靖　送宋轅文返松江
次韻和陳彥升前輩遣姬詩
同濟枉宿百史年執署酒中話舊泫然久之分
得五字
午日百史年執招同雅集分得五字
百史年執席中同贈張君文玉得齊字
月下同程其相王以介方吉偶分得槐字送子
遠姑夫之長淸

同戚元亮劉濟枉過佟一元少司空留飲醉歸
率賦奉贈
贈戚元亮　輓趙元公孝廉
送胡山公備兵揚州
送宋玉叔甍假還萊陽
同濟枉宿百史年執署中
過飲成青壇新居用敬哉東谷舊韻
月夜同吉偶過慰王鐵山少司空即飲奇吾新
齋

施子翔年兄招飲金魚池
送方二吉偶之獲鹿
種竹篇飲成青壇新齋作
七夕後一夜對月　乞米行
同李成玉程其相月過蔣虎臣即返
過飲王鐵山先生新閣賦
送龍大生令修武　銀錠橋上作
鄭君招飲蔡懐眞園中
送王漢卿令吳縣兼懐齊廣文

送江寧憲使王子俊暨之錦州
送王鐵山先生歸里
贈李二公朗霽　廣陵吟
有感
卷之七
送黃商侯司臬建南便歸壽其太翁侍御公
送鄧元昭請急歸里時予以避債匿跡
寄懐黃玉耳總戎時韓際明爲玉耳甚力詩以
誌高義也
壽劉少司馬孺翁先生
壽給諫袁九叙太翁
送王坦公同年備兵金衢
送王君俞廣文南歸兼預爲祝並懐戒暢水如
忽憶效近體　壽東海艾長人太翁
壽膠西匡澧江侍御太公
無題　獨坐偶成
夜飲呂修祉園
青壇敬哉念東邀同吉偕東谷侍薛行塢夫子

劉憲石前輩小酌汪園
送郝仲越給事備兵淮寧
奉命東省宵發天寧寺
逢大水甚　壽王梅和少司農太夫人
壽張展常太公
清苑晤周藺俞同年時將以考選入京
赴州晤胡沛然時新除備兵薊松與吾同盟方
吉偶雅相善也
滹沱河別方繡山使君子東指山左

過南和李蒼嶠過部招飲澧園
過鷄澤距曲周三十里悵白令
平鄉　壽高給事太公
壽傅庶常太公　壽王少司農太夫人
有感五首
劉給諫師太夫人七十壽十八韻
壽李少司馬太夫人
壽楊總戎時其第初落成
石田租　上室渼

鄒平瀆　月上弦
董君艮　毋張弓
估客苦　南如水
高橋豪　雉飛行
西泉　趵突泉
華不注　大明湖
穆陵關　渡沂
伊生關等餞省城外
章丘飲韓生錫祚牛圭天宿李生縉益宅至日

出王生廣鎮夜馳百里自淄川來餞予城南
鄒平令趙君同成生晉徵劉生愷王生錫申韓
生敬所出澧酒觴予地僻無梨園成生手洞
簫佐觴澧酒者澧泉所造也相傳范文正公
讀書故址
長山飲李生文熙徵泰所知予中酒不强以梧
酌進而手烹茶沃我
至青冀生紹芳自章丘陳生名言自齊東皆星
夜馳歸張生聯箕亦自顏神鎮馳入府同餞

予一觴
予飲長山李生席啖草虫而異之味類江除子
蟥云詢得其名且曰是恒棲於豆間今年雨
甚不多得詫又謂之嘤虫予念　大人未嘗
此袖得三枚行次一日予至青李生徵泰走
書以三十枚至
至河陽高生爋止觴予其著頭能吳歌且曰昔
有梨園今家業荒落各散去此其僅存者河
陽新爲賊燬室無完扉瓦礫而已

漂母臺　夜渡
至王家營王生伯駁攜尊過別
白洋河　河上歌
憶馬　渡河
夜抵諸城郎奠李令君太夫人
過營丘寒甚易輿而騎率占以告後之載馳者
青州崔雲程使君周守楊令分招於故衙府
宿博興作
送李蒼嶠備兵衡永昔同典試山左

題上陽像在金山側
送蔣虎臣探花請假歸昏
元錫招陪匡侍御後飲雷雨迅至
送鍾文子同年視學山左
題張幼量古劍
壽同社白孟新茂才仲詶孝廉母陳太孺人
追輓孫宜人　壽朱給事太公
送聶輯五侍御巡按淮揚聶舊令南陵
聞張遐正按吳命下志喜

見宋轅文刑部西山近詩感賦
梳粧臺
寄撩撫李培原大中丞折爲家君致謝
過萬壽宮　題嚴元復畫像
寄大司農于姜黨公山中
題沈石友垂釣圖　別百史陳年執
哭　慈大人　送朱大孝廉
贈朱在庵
同門吳純祜招同朱尚木同年飲冷泉兼攬飛

來峰諸勝
孫健六世兄招飲江頭迂道略攬南山諸勝
遊詠素堂　訪余若水隱居
將返忽王千里見招
謁禹陵　禹王廟
邗水　奉覲元白尊宿
卷之八
遊披雪洞　宿米持澹雲庵
過月可別峰庵

堅堂侍馬一公妹丈張齡若經三弟遊予新置
竹里別業各分得五字予以病不能赴賦此
寄王朴齋時觀察饒南
將至小龍道過金家灣
過璧珠庵即景賦贈惠徹上人
六弟招同王中之城起楷人兩叔五弟侍　大
人錦蘐堂賞桂因游浮山積雨更期及期復
雨至莊同飲者爲晉庸城起楷人三叔信宿
徒返三叔以次招集權然率賦

栗園經始卜築暮歸道作
栗園遇雨時草堂初搆
栗園雨歸　吾廬
藕塘侍　大人夕酌
山中風檐小酌時草堂將成
檐臥　山曉
械巖行
喜堅兒逐　大人入竹里小晴即遊械岩
堅兒入山卜占　小憩

水口　初月獨酌
小隱
病臥山莊荷趙與公郡伯相念獻新賦謝
病中何黃州道岑屢顧賦謝並別
信杖　肺病
聞五兒悼亡詩　獨酌
省松　憶昔
李克甫送酒山中兼餉鰣魚豚蹄並盛酒具甕
詩以謝之

哭殤孫二首
送撫撫宜小泉中丞新時海汛初回
喜望侯弟秋捷　夢劉潛柱
五媳發引感賦　兒輩乞論詩
撥悶　坐睡
有懷寶山　山晚歸城輿中有作
丈室　偶讀李集
胡元洲二尹來攝邑篆山中寄詩代晤
憶方邵村十八首　二詠詩

卷之九

五弟同象九表弟集張子蕤宅拉飲垂殆時五
弟將北上詩以戒之
桂龍歌慰三姪勃紹
餞五弟與侯席間作　酒間慰彥昭弟
彥昭讀桂龍吟而嘆酒間走筆感舊
憶邵村
山齋同兒塈堂侍　外父　大人夜酌
寶山行　點筆

楓藤歌　訪二般舊居
輿中吟
臥病山中聞鄖夢陽明府賜碩城盧有闕展待
賦謝
四弟以楚游詩請正喜之有賦
弔胡子兌於令弟焚又宅感賦
口號　二兒塈移居有賦
口占命兒塈讀史戒詩
視郡司李黃儆菴
堂兒乞細論詩不答口占示之
送次韜兒移居
五兒繇居岑寂二兒恒招飲慰之月夜予偶末
至值張師在坐
偶夢冰持上人口號二律歎之
喜塈兒水次歸　歲暮病中示室人
病中亂夢而悸　畏風有憶山齋
病中聞山中梅信　除夕

卷之十

歲首病臥掩關蕭然無事其相過問率爾有賦
偶吟
送同學吳二炎牧歸白雲巖山居
命塈兒下鄉督視濬塘輿埂歸來有作
力疾入山懽然有賦
輿兒堂讀吳梅溪先生詩集
瞑雨　尋梅
力疾冒寒同朱甫旦并兩兒尋瀑布
力疾步送甫旦出山口

步溪望內梅一株黃皖岳移植我堂左
病骨　大風
携鐮　獨坐道傍梅下
彥昭經三弟携尊過訪竹里止宿次曉予亦力
疾同尋梅梅谷
同五兒酌庭梅下　喜月
信步
傳方邵村病卒於闗外予次其韻
得方中丞栗亭故址　月步

喜積雨後瀑布　野步
雨後自宅左山登宅後諸山頂
喜江公壻病愈歸里
四弟之全椒入山過别病中口占寄懐金冲玄
同年
奉祝宜小泉掾撫中丞五月初度聞疏乞休老
并致攀臥之私
何黃州道岑惠書山中兼寄葛杯等物詩以志
謝時六弟客黃

夏仲入山即冃暑步桃溪看今年樹色小酌山
軒入城仍飲壁兒齋
西山數聞盃警感占　奉寄朱梅麓總河
喜望侯弟暫下第
張子孚行人賚　詔之粵東便道惠晤力疾賦
贈
封船謠　許許吟
惙惙吟
卷之十一

再蒙　恩允養病山中感賦十首
秋前苦旱　念金壇蔣虎臣太史
有懐五弟　讀隱逸傳
秋旱　懐六弟客遊闘初至鄂渚
白鴈　又詠白鴈
得邵村關外書　喜韓心康擢順天巡撫
重陽前一日四弟惠菊并蟹
重陽雨夜小酌賞室中雙菊
十三夜同張仲友步月歸墅偶命小酌因讀其

近詩　入山
塈兒治具侍　妻父　大人入山同仲友及兒
堂夜酌待月不至各賦數章
十六日山齋晨雨　哭七弟介侯
山館築垣初成因尋梅溪
送王顧五太史督糧江右六十四韻
七弟發引
卷之十二
寄李范林觀察兼懷蘇環中掌垣

寄王貽上　入山
送堂兒北上就婚門公王紫蘭郎署
得朱大華蔭書
送別六弟馨侯自豫章遊粵東
經三弟作書四幅寄家南陵令君命予題識
挽朱二　又聞王生湯谷病卒
奉祝皖撫張玉如大中丞
喜雨　涉亭
入魯磯視周莊飲吳惟子山居

入山　午前小臥
械巖口占　扯兒六歲病殤
奉懷郎一桂總制時巡江至吾皖郡
書趙典所郡伯册子
望　大人頌嘉草堂
薄暮偶步伯氏北園率賦
入山
過　大人草堂六弟先在彼檢校
水閣初成喜雨有賦

宿冷水凋　馬令君招飲四宜亭
舟行雜咏
中秋日謝韓心康中丞存問
留別韓中丞　喜晤朱雲門督府
題大名相國成文穆公素園手卷
題成青壇相國浮丘山房圖
雨阻樂城旅舍題壁
再入都門喜晤友人某留飲觀家樂因宿其園
中

再飲友人內宅觀其家樂

張天石銀臺山居十餘載矣忽以其長公光祿君抱子喜而入都晤間率賦

秋日同給諫吳玉騶李書雲太史張禮存素存餞董侍御易農於報國寺

易農至又賦一章

偶過報國寺花下花且紛紛矣啜茗賞之兩兒適至侍坐口占七絕

華蓭大兄別予十五年而再晤於京邸班鬢相

對噫嘻老矣今秋令郎得掇巍科予兒亦附驥焉感懷今昔率賦一律以佐一觴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一　辛巳

東昌門人鄧[illegible]

男姚士[illegible]濬若

士堂佩若

士堅庭若

士基履若

士塈庠若　敬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沿江攬勝五首

寒磯古木卷蒼藤正憶常公一躍登日落虎賁穿鐵

壘風清龍舸下金陵時衰運將熊羆盡世亂稱戈水陸輿漫道防江多戍卒蘆漪寂寞起魚昏

岧嶢天柱接層霄新置轅門建白旄（時新設皖撫）大帥臨江誰跨馬健兒入市盡橫刀水奔吳會龍舟駛山接潯陽雉堞高正憶往年張太守曾將百戰拒宸濠

闢門坐對九江遥賴餉新增十萬饒青瑣郎官愁榷稅白衣估客畏停橈漢川杞梓無消息錦水璆琳漫寂寥（時川廣路阻）看美漁舟移日晚不堪坐爾報中朝

黃鶴樓前江水流　高皇當日御舟臨一從偶漢金

戈息難教東吳鐵鎖沉故壘蒼莎看鷺宿高城浮動
有龍吟可憐夏口遥相望（在江北）不盡頻年鉦鼓音
丹樓迢遞若霞浮蕩蕩岩城領上游岷嶺欲分三峽
接漢川不斷九江流青烽點點餘今日綠黍芃芃憶
祚秋夾道爭傳新刺史功名應比杜荆州

小艇

小艇縱賜入青山夾岈同虹霓開翠巘風水漾晴空
蒹葭煙雨越江迷夜夜危橋渡瀫谿但見老親祁勞

里門得伯氏書却寄

若不聞伯氏共招携馬穿欽嶺黃花落帆指華山綠
葉齊（初伯氏擬自新安抵秋浦應試）比到開函知未發更將曉夢怨
烏啼

問君官舍欲嚴裝老母牽裾涕數行應對原鴒憐小
弟斃停班馬慰高堂花明水驛丹葩冷菘落山城綠
綺張好借俸錢當甘旨金莖臘酒玉壺將

我到鄉園百草腓開君東角著書扉枯荷淅瀝聞秋
雨叢菊蕭森對夕暉千里江魚常漠漠一行霜雁故
飛飛從茲官舍瀟湘外望斷西湖煙艇歸（予自此侍伯父入楚）

憶昔二首

少小尋幽出野垌錦叢堂外有茅亭（予祖居丹楓萬株關西許光祚顏之曰錦叢堂）貧家漉酒春相餉巨室懸扉夜不扃閒一揚
鞭沙漠漠有時垂釣水泠泠最憐晚燒樵歌起犢背
兒童八九齡

猶憶家君甲戌年尋幽天柱萬山邊川原木老無人
伐城市賓來到處傳松葉自留巢鶴徑桃花深謝捕
魚船閒登古寨尋幾壘梟梟啼猿半嶺懸

里門感懷

歸來三徑半荒蕪月白霜黃冷碧梧據室伊威晨自
走嗔人烏雀晝相呼南遷漸長金城柳西望頻飛董
澤蒲何日凱歌傳皖上草堂高臥著潛夫

古木參天萬壑霜連營鼓角接瀟湘難將露布傳招
隱幾見鐃歌奏鈇斨堅壁有時設奇伏屯田兼已課
農桑王師若欲問津者春水桃花路渺茫（吾里山中通潛太英霍以及楚之黃羅豫之光固綿亘近千里賊久住其中）

欲賦中都泣數行陵園佳氣漫蒼蒼蓬蒿寂寞無人
徑古木從橫自夕陽石馬迴侲孤殿立玉魚空伴五

雲翔沛宮父老多零落風起何堪望故鄉
海門潮接青谿曲六代興衰古帝畿馬嘶寒風猶北
立烏啼明月盡南飛伏戎强半流民熾徵餉那堪土
著稀湛湛長江楓葉盡側身四望淚沾衣
武皇當日訪蓬瀛萬里巡邊自勒兵織女橋頭明月
度仙人掌上暮雲平珮環想像帷中起宮闕虛無海
上生聞道柏梁多侍從曾無諫草達延英
岱宗東望鬱青葱控引河淮擁帝宮獻馘幾曾光魯
頌陳詩何處覓齊風月明野戍燕鴻度雨落荒郵雞

犬空南旺明年春草綠輓輸珍重入雲中
天門蕩蕩察秋毫著隼臨關刷羽毛幾輩絳侯尊獄
吏獨令張尉冠刑曹霜飛六月長虹見月令三司貫
索高四十八年懷往事福堂蕭瑟起蓬蒿
今年二月正桑麻千里蛟龍捲白沙水落纔高新樹
影潮平重築舊人家麥田魚躍供寒鷺茅屋煙殘起
暮鴉扶杖久聽鶯賦詔諸君何以謝咨嗟

皖口送仲氏下金陵予侍　伯父之荆南

征帆泝漢水歸棹下南畿獨鳥亦何急雙鳧相背飛
鳴琴懷謝傅鼓瑟憶湘妃兩地詩成帙長江鯉正肥

其二

伯父高牙壯樓船建鳥章詩分滄岳秀酒恕阮咸狂
文鹿同雲夢嘉魚會武昌有書傳越著莫憶楚江長

舟經小孤山下

亂水浮孤寺危峰駐遠濤石分鮫室斷樹古鵲巢高
負米曾乘筏焚香客住舠最憐青壁迥結構小亭牢

柴門

高柳長堤一望遥柴門坐對楚江潮牛車汲水通樵

徑虎落垂藤覆板橋月散千林停賈舶風傳幾處起
童謠故園回首桑麻盡何地躬耕藉綠苗

月步

江天星月欲爭先平楚蒼蒼淨晚煙風急雲空鴻路
闊霜高林潔鳥巢懸柴門靜閱千帆影草閣平臨十
畝偏緩步詠歸尊酒熱舟人烹得鯉魚鮮

黃州赤壁歌 山臨江屹立如鼻又曰赤鼻子瞻以爲周瑜破曹處誤也

赤壁高高臨江渚蘆漪荻岸晴堪數遠峰似散蒼梧
雲驚濤欲亂瀟湘雨虛無黯澹忽變色湘靈鼓瑟群

龍舞有時天水相澄鮮翠屏鱗鱗束什伍江邊聠聠
女墻斜城臨峭壁復平沙井榦直視一千里睥睨淡
藏十萬家江上城邊卽古寺唐碑剝落餘殘字林巒
倒映西湖渼鐘聲雜遝潮聲至寺裏老僧爲予陳後
有高樓舊薄雲使君建策防黃巾考鼓鳴鐘一夕焚
厲兵秣馬豈無策獨令野寺煙氤氳何不鞭山走赤
壁令此高城壁立臨江濆我聞此語復長嘆賓從容
與歸江岈夕陽黯黯橋烏飛青壁杳冥丹厓散恨無
吳生揎塌筆驅石移江歸几案

武昌赤壁歌

赤壁之山鬱崔嵬驚波濁浪相喧豗曹公樓船蔽千
里旌旗如雲天上來鳴鉦伐鼓三軍應江水壁立山
崩摧有時散馬飲江隈紛紛虎眷與龍媒健兒輕身
垂紫韁風沙漠漠去復廻橫槊賦詩何壯哉左立嚴
馬右鄒枚三吳局促不盈掌孫郎顑頷捧金罍二喬
如花鎖春殿眞珠簾箔掩銅臺豈知天道有倚伏樓
船十萬一時災蒲葦蔽天飛東風揚其灰棄甲浮水
上焉知游與洄朱光灼灼江水沸馮夷却走蛟龍哀
壯士死盡紫煙散然後晴江萬頃琉璃開散花洲上
酒千杯（洲在山北岈周瑜犒軍處）孫劉談笑無嫌猜同思拔劍斫
几何壯哉周郎寄計奪神秘曹公逸氣凌九垓中原
未一兩賢厄坐屈雋歸孫吳之奇材不然水陸之師
八十萬奚啻龍驤乘流破竹如奔雷寂寂斯人不可
作煙雨漁蓑披綠薹

西塞（一名道士洑形如道士　張志和漁父詠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爲尋龍窟寺晝艇易漁舟剝落唐碑古蒼茫野殿留
竹林穿石出樟影入江浮萬壑傳孤磬驚鷗起別洲

其二

地近蛟龍穴人題虎豹關濤飛蘆荻白霜降薜蘿殷
斜日亭臨水微風帆度山桃花巖尚在漁父棹歌還

其三

西塞臨平楚蒼然萬木齊沙崩蛟出浦風嘯虎鳴谿
陸羽茶能薦山公酒自攜仙源如再訪花下去津迷

白雲閣

昔聞黃鶴樓今上白雲閣武昌若彈丸蘭錡紛交錯
朱甍映旭景歷歷見丹雘直視出晴川（對岈樓名）高下漢

陽郭微霞遵渚飛采虹垂天落松風靜不與澹澹澄
江廓黃鶴杳不來微軀欲安托何當復來儀翼我登
廣莫帝閽啟雙扉羽衣紛相案玉女引吹笙並坐垂
珠箔左薦綏山桃右獻浮丘爵持謝鸚鵡洲嗟彼羅
間雀

鸚鵡洲懷古

馮高望孤洲悵然獨懷古不見禰處士悲風動寒浦
借問殺者誰大兒孔文舉鷙鶴立階除驅鳳入林藪
羅罪東西施欲去將安所遂使曹與劉假手于黃祖

曹公亦寂寞餘輩安足數落落木上洲猶得名鸚鵡

阻風 時伯父先自武昌陸行向荆

長干解纜鞠華黃青女初飛陌上霜對雪不堪詢節
序占風空復偃帆檣爲鄰楚署羈思切久别吳宮客
夢總兩地折梅無驛使各憐懷袖滿馨香
昨宵初得使君書促我衝寒坐笋輿一别經旬猶未
得刻期明日定何如官亭雨過氷條結沙岸風飄玉
樹疎多少材官南陌上馮高空復刻旌旗
去年氷雪結寒潭曾侍家君駕兩驂越木鳴琴收竹
箭湘陰聽瑟倚楩柟魚能寂寞自千里鴻雁折飛無
一函莫上沙堤頻望遠煙波何處是江南

九曲歌

歲云暮矣多離憂朔風瑟瑟雲油油擁書萬卷不復
讀擲向牙籤玉架頭但當飲醇酒炙肥牛淸風流西
歛蒼霞揚東誣湘東醽醁酒思柔拂衣長嘯傾百卣
百卣未盡日已遒東馳之景復西流安得巨靈力士
劉如麻齊繫長繩挽日車扶桑枝柯拂萬里咸池淸
淺風揚沙閶河桂不落綏山桃再華旦復旦兮不復

暮薄暮燭燭起朝霞酒亦不可盡日亦不可回君不
見岷峨之水三峽來千里江陵一日回明年燕山雪
花大如掌匹馬又向黃金臺

江行雜咏

朔風淸以厲霏霧散江澗驛驛遠峰沒喬林餘高枝
玄雲四邊來高下天風吹亭亭沈陰罔罘髴復翻飛
有似客遊子飄颻臨路岐菀結吐高吟佇立心孔悲
皎皎河漢女太息損容儀
三楚多秀士靈均發高倡乘黃振逸足千春無雁行

嗟予亦南征揚舲浮沅湘鶗鴂聲苦悲百草悇不芳
芙蓉無可搴何以製爲裳醴酒讀九辨悄悄以永傷
楚山自嵯峨楚江清且長楩楠與杞梓蛇蜒尚千章
所遇如宿昔斯人獨杳茫我生宋景後矯翼思騰驤
直視發浩歌異代顯相望
澄江瀉碧空淨如舒縞練文霞何處來玄黃鬱相絢
有鳥差池飛清音振遥甸淡淡遠峰上濯濯寒洲見
盤石垂釣者放歌方夷衍
褰屏一以眺江天杳冥冥薄霧縈高峰迴波蕩行雲

日車不可挽蒼蒼餘夕曛俯仰歲云暮躑躅尚江濆
孤鴻遵渚飛翩翩求其羣清音徹層霄羽翰何紛員
躑躅還入戶感物思氤氳
南眺沅湘濱浩浩流不息傳聞虞二妃遺廟在其側
九疑鬱相望慘慘長相憶淚染竹爲悲辛千春無顏色
我來值歲暮芳草以衰熄荷蓋與葯房采采安可得
佇望北渚雲髣髴見容飾
楚江何逶迤澄湍清且漣回瀾縈曲岸沙堤當我前
布帆懸復落天風無變遷遊人起彷徨估客淚潺湲
容容出谷雲迢遥度前川遊雲日千里我憂不可蠲
夕鳥迹翩飛泄泄迎我船安能假勁翮撫翼起高騫
弭節停江皐起登江上村枯柽八九株蕭蕭出衡門
石瀨清且淺微雲波際翻古老兩三人並坐偃松根
鬢短耳何長炙背當斜暄有婦負葦歸縱橫成藩垣
稚子啟雙扉傳呼進夕飧田家爲收歲漉酒羞雞豚
越陌復度阡右歎相枉存好風自南來牛哥讙以繁
客子獨行役擊汰度湘沅載吟蟋蟀詩慷慨誰與言
晼晼日西没倦翼戢北林歸雲會暮風翩翩返層岑

勞人夜未央鼓枻赴前潯長川動明月流光正浮沈
玉繩何歷歷縱横辰與參天路渺難涉江漢迥且深
四遠浩茫茫離思安可任
冶裝發長干黃葉飄前除按節停荆渚素雪下林墟
玉樹夾道生枝柯何扶疎烈風自西來洪波與之俱
帆靜遠峰合蕭蕭江上虛獨鳥求其曹羽翼不能舒
飛鳴一以逝出没無樵漁嗟此于役子悲思鬱以紆
何當高堂上斗酒樂相於酋人奉甘蕎中廚羞珍魚
斂誚合右歡並坐佩瓊琚

行路易

予以仲冬侍　伯父入楚樓船簫鼓浮江覽勝洵昔人所謂壯遊也恐激水長千咸念我羈人漫增菀結故變古行路難為行路易以慰之

呦呦林間麋銜草更鳴麑雛雛雙飛鴈叶連翩遵渚畔渚上戢翼有鴛鴦三三五五羅成行對物增愁思感心動耳不能忘調膠理亂絲纏綿結曲不可治拔劍斷流水各自東西南北馳憂來無方誰能不思相

思莫揮涕聽我為謌行路易長吟高嘯絕清雲安庸怫鬱益顑頷

四遠茫茫天蕩蕩安得少華仙人進我九節杖下含龍嘯之清音上發虎嶺之奇狀海遊三山揚素波陸登五嶽開青嶂振衣高步金銀臺浮雲入掌天風颯誰能碌碌困坐鬱金堂蘭燈桂酒朱軒上外鼓玉匣之雕琴內擁芙蓉之羽帳鬪雞東郊之繡茵走馬長楸之錦障丈夫意氣不可干敖遊當為天下壯君不見龍門司馬遷南浮沅湘歷九嶷蕭條異代稱倜儻

長江湛湛水淪漣高帆如雲挂樓船左右龍鱗紛蜿蜒三湘健兒持戈鋋丈八蛇矛劍兩邊挽弓一石能洞堅金管嘈嘈鼓咽咽廣廈十間何有焉洛陽博山焚麝煙葡萄清酒斗十千中廚玉饌值萬錢漁謌歷歷小舟前舉網新得素鱗鮮王屋之鮪縮項鯿視此何啻若比肩鸞刀縷切翠釜煎水精之盤明且妍平頭奴子髮初卷手提玉壺左右旋嗣宗逸興何翩翩匹侶劉生竟長筵明月高高霜滿天為君屢舞舞躚躚

昨夜夢長千思婦顑頷倚樓端問我何方來路遠旋歸難下有衡波百折之廻川上有林岑千尋之危巒感君惟古歡寄我金琅玕置我紫綺襦一日十回看北風清厲闉闍寒況復長江盛波瀾新衣誰當綻故衣誰當完賤妾筐篚七十二蜀錦越綀與齊紈兼置不復陳念君客衣單莒蒲九節合藥一丸庶無疾病顏如渥丹君家阿母更相憶傳書命君勉加餐努力愼自愛毋令衣帶寬話言未罄榜歌發易地山遠路漫漫鴻鵠高舉絕四海焉得連翩振羽翰行路易君

莫羮
石尤起何處飄颻漢陽來錦帆不復施起登江上臺
江上千山萬山鬱相望蒼龍百疊翠屏張杞梓楩柟
各千章枯松倒挂倚石梁女蘿蜿蜒十尋長澄川如
掌瀉青黛珠宮黯淡無輝光彼何人斯山之岡霞衣
瓊佩蔭脩篁臨池徙倚天葩芳泠泠差參吐鳳凰山
公倚石據胡床酴醾清酒玉瓶將山簡亦荊刺史欲飲不飲
中百觴酒酣振筆發高倡綺思雲合何飛颺酩酊歸
來日暮黃左右傳呼有葛彊今日爲樂樂未央

蒼隼矯勁翮高舉凌紫蓋鷄鳴發天南日晡集下蔡
丈夫壯遊亦若此龍爲馬兮雲爲旆九野局促不足
步曾攜長劍倚天外翩翩飛翰遊彼北林五步迴顧
十步鳴吟不見京洛繁華子東廂西序相追尋
長江素雪何霏霏風雨飄颻下九逵方者爲璧圓者
珪玉柯亭亭正參差若有人兮江之湄乘回風兮載
雲旗鮫宮暗靄無顏色馮夷寂寞湘娥悲遙峰連綿
起煙霧翠屏杳冥丹厓疑我友二三人並坐彈奕棋
酋人獻廿醪中庖烹伏雌酒酣炘犢搖彩筆四顧蒼
茫起賦詩詩成却笑五陵賓對雪徵歌淥酒醇旋閣
玉墀垂珠箔綵女如花洛陽人齊衾兩設枕雙陳靡
顏獻理待君親千金駿馬不動塵留向明年芳草春
吁嗟此輩安足珍蒼鷹凌風一逝翥寒空萬里誰能
馴

永言

故山盛松桂昔亦結茅茨陽春二三月萬木發華滋
山靜聞無響好鳥鳴高枝澄潭如委練文禽蔽其湄
石泉何泠泠鳴玉相追隨斜月映平林流光正參差

鶩飈驅浮雲蕩蕩天門開叶宿莽無人徑蕭蕭虎豹
啼叶自我之出矣中心恒因依願爲雙飛燕銜泥巢
故椽
嗟桃餘桃子投子種道傍未及二三年枝柯如我長
泫泫林間露瀼瀼陌上霜翩翩堂前燕翾翾廡下螢
所遇如信宿玄髮倏已蒼人短知物長撫心增慨慷
非夢天門開乘槎漾日傍仙人召我居驂駕白鹿翔
金闕千尋餘威蕤自生光羽衣紛相索綺袖何飄颻
授我蘇瓊丹飲我沆瀣漿益我三秀草奉藥一玉箱

詔我獻陛下陛下歌芝房陛下三千萬小臣亦壽康
高者文成侯卑者執戟郎幾予踞自陳踧踖不敢當
方士多矯誣天王方聖明長揖謝王喬高步下玉堂
亭亭百尺松黃爵巢其枝寄托不肖軀有如太山陂
天風拔我松柯幹從横披黃爵暮來歸哀鳴聲正悲
畢羅出其東彈丸出其西頂踵寧不惜且復繞枝啼
不惜故巢毀所悲棟梁摧勿以炎曦熾捐棄紵與絲
勿以秋霜零捐棄綌與絺平居不畜士緩急當語誰
黃金閉笥篋意氣徒爾爲

亮景麗四遠誰辨辰與參滄溟日夕流焉知淄與澠
海蜃爲樓臺夸父成鄧林人心非金石恩怨苦相尋
昭昭明哲士睨視若飈塵杯酒釋怨怒無庸少逡巡
我愛廉與藺慷慨結慇懃我愛魯連子排難以解紛
蘭蕙植山椒杜若被江渚與子雖殊途馨香自相許
豈必偕晨夕然後稱儔侶親者日以來疎者日以去
古道不可作斯意竟誰語
步出城南門松楸臨廣路峯表秀平阡云是侯王墓
荊棘夾道生從横起狐兎石馬慘不驕局促以窘步
總帷舞袖空蕭蕭悲風度嬋娟歌吹停髣髴能復遇
登高望故里欲歸鬼伯怒安知華屋裏玉棟珊瑚樹
松門一以閉萬歲更相赴白日沈陰冈少焉出扶桑
嚴霜百卉零春露復芬芳人命若迫促一別永相望
安知王子晉驂鹿雲中翔
拔劍斷流水流水自西傾漉酒解愁思愁思還復盈
我有金錯刀左右垂琇瑩窮年不復施黯澹少光榮
龍性欲飈去中宵風雨聲攬衣拔劍起顧龍空復情
壯士猶寂寞爾曹遂悲鳴

樗蓬生道周欲伐我無斧猛虎戲田間欲射我無弩
馬瘏車輪折言陟齊與魯舟敝川無梁言涉江與海
叶利劍不在掌黃金不在府意氣自分明空言竟何
補
孔雀參天翔清音絕雲漢叶徘徊閬苑顛遊戲若木
端瑶光過我前北斗在闌干交交三黃鳥林間振羽
翰曰將從我遊仰視浮雲寬我欲躬負汝天高路漫
漫我欲捨汝去所見無鳳鸞五步一迴顧十步一盤
桓

青谿月泛

秋風吹木末高月動城隅刻漏傳金箭停杯傾玉壺疎林開鳥戸落葉冐魚罛悵望澄潭裏雲天刻畫圖

其二

清光流不盡曲曲舘亭幽菰岸檐前出松軒水上浮墻花秋爛熳亭鶴晩夷猶公子方高會笙歌坐綺樓

其三

誰家調玉笛清切夜初分垂手依簾立焚香隔沼聞縠衣驚夕露羅袖動秋雲明月高梁上徘徊亦爲君

其四

欲盡十千酒重過三五橋樓空溪貯月柴急亂生潮薄霧縈高柳疎星挂遠條浙東湖北地囘首憶今宵

送子遠之湖上

亂柳縈蟬曲水偎錦帆遥背女墻開奇峰坐對夏雲出煙棹斜分返照來蘆荻從橫環浦溆芙蓉寂寞隱樓臺知君此别無多日大指（子遠齋名）齋頭白雁催

湖生風急水曾波雙鯉艱難度遠沱欲采杜蘅遺澤畔空披薜荔倚巖阿清商娩轉朱絃冷湖海從橫白眼多莫道壯遊名勝地素箏濁酒易蹉跎

得爾止書却寄

青鳥拚飛繞檻低美人書札自淮西寄言别路春雲散又見官齋夏木齊鼓角三更悲欲語風沙五月晝長迷莫言河朔當年飲玉盌金尊不忍携

石頭城畔晩煙蒼閒一登高望草堂繞砌松筠空復好沿谿荷芰爲誰芳老農側耳聽鳴鸛刻郡移書正捕蝗江北江南有如此離憂愁思兩茫茫

贈奕于新居

一月東風蕙葉齊王孫卜築禁城西星懸古渡棲烏羽雲隱高樓集燕泥傍石種花開草閣沿墻植竹度前谿閉門好著平邊策江北江南正鼓鼙

輓陳大士先生兼唁孝威逸少

湯湯濟水漫東傾濟上樓船空復情南望山川如故國北來風景失神京青牛斷絕關雲散白馬淒凉墓木平縱有所忠來問賦知無禪草媿延英

徙倚新亭望書槐吳宮風雨漫瀟瀟道周杕杜無消息江上芙蓉久寂寥一去但歌黃鶴曲復來難奏白

雲謠蒼茫煙水寒潮急何處傳芭可大招
有子涔涔涕欲枯縞衣散髮渡江湖驥霑赤汗原千
里鳳翥丹山自九雛（孝威名鳳逸少名驥）郭北松聲雖寂寞亭
南槐影未荒蕪懸知春露滋蘭畹並奠瓊漿泣畫圖

贈爾止新居

我奏思歸引憐君竟卜居呼童飼好鳥僎母有嘉魚
雲落谿光淡風閒樹影疎故園應寂寞松菊近何如

其二

擁離城闕下人靜草堂深小閣為吾掃新詩對客吟

如披高士傳因見古人心坐久聞無響蘿風激素琴

贈別謝孺玉

望遠臨高酒一杯莫雲不斷楚江開蒹葭白露人初
去楊柳青谿燕已來千里山川還入夢百年風雅更
登臺莫教屈宋淪胥後寂寞瀟湘萬經哀

送陳典霸之邗上

孤帆寂寞唱驪歌美爾霜天雁陣過舟泊葦汀貽杜
若月明桃渡冷藤蘿洲前落照隨濤湧江上遊雲入
睨多嫋嫋秋風邗水碧相思疑是洞庭波

寄元錫吉偶

聞君邗水去借問幾時廻屈指重陽節同登木末臺
霜天驚翮鍛月望雁書來念爾還留滯黃花空復開

其二

季方聞善病近日體何如旨蓄堪陪宴窮愁莫著書
六龍應並轡四牡正廻車牢落多吾友芒鞋返敝廬

其三

聞爾過淮上胡生在幕中丹匡如不隔青雀可能逢
枚宅桂叢發王池藥竈空新詩應更好何處托霜鴻

其四

城南君別墅古木間橫塘垂幌風鳴竹開簾月在床
步隨楓葉下坐對菊花香何事留瓊觀飄零滿院霜

謝孺玉投詩賦答

神絲出濟陰桐峰產文梓製為琴與瑟其音清且旨
同調良獨難千里遙相俟應憐屈宋亾寂寞瀟湘沚

贈慰吉偶

高閣疎簾刻翠屏登樓指點索銀瓶裁成白練詩先
就舞罷青萍酒半醒世上何人憐孝伯閨中有婦涑

劉伶養生莫笑丹砂拙試讀黃庭內景經
羅卑高戀鷃未飛秋風顛顧多違能宗阮籍唯青
眼欲送荆軻莫白衣 下闕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二 癸未甲申

春日在琴溪道懷　伯父仲兄愆尋梅之約

旭景雙柑朔杖藜玩鞭亭外漫栖栖南郊風日春相
麗梅塢笙歌暇更齊康樂應憐詩寡和嗣宗孰爲酒
同攜踏花歸向長干里知有遊蜂逐馬蹄

碧山道中

青蓮人不作白社我還行沙岸臨谿折山泉出峽鳴
岡巒青不斷阡陌綠初平春色蹉跎甚空餘此日情

其二

小憩藍山寺高林覆古丘褰扉雙嶂合俯檻大溪流
磬響時一發鳥聲終日幽驅車已嚴駕回首欲淹留

其三

夕陽歸已盡巖壑倍清淡亂石水爭道空山月在林
村幽聞犬吠谷響或龍吟二仲勞相御張燈度遠岑
謂查孟如其中兩公兄弟

三桂園

三桂園清絕蕭然出世氛樓臺架石起桃柳面谿分
卧聽木鳴澗坐看山吐雲茅亭如可結應製女蘿裙

碧山道

兩山古木葉交遮中有藤蘿一徑空薄霧白停崇嶺下亂流爭會小橋東松林白鶴時相訪柑酒黃鸝聽不窮我亦風塵萍梗客將因釆藥問韓終

碧山歸道

芒鞋竹杖性情偏每别名山便黯然况值高朋良宴會更逢春雨乍晴天荒村面嶺雲迎馬灌木臨溪風送船從此桃花流水上高歌獨讓李青蓮（碧山尚有桃花潭汪倫故址）

晝卧

幾欲登樓賦晚晴陰陰煙雨亂春城只應閉閣看龍卧何處吹笙學鳳鳴支遁買山思辟世韓康賣藥願逃名閒來散帙疎鐘起文藻風流萬古情

釆蘋

釆蘋趁前渚蒼然暮色遒雲霞餘絕巘日月亂中流獨雉越橋去雙鳧出浪浮最憐烏臼葉爛熳在河洲

江行

堤近橋相接沙平岸亦摧坐聽樵唱起遠和櫂歌來墜葉因風上疎花傍水開惠山新貰酒寒晝泛金罍

即事

東吳遲納稼陽月穫田圍狹徑藏樵路低橋通水門

郭外

臨江開藥圃近郭即村家古苑霞楓葉踈籬冷豆花月明漁泛浦風急雁移沙旅思聊沽酒高歌白鼻騧

虎丘

千人石畔兩溪迴傳是生公舊講臺鐘磬迴從天上落雲霞倒映鏡中開滄桑寂寞還懷古風雨飄零更

舉杯漫道館娃多勝蹟呦呦麋鹿點蒼苔

寄子遠

舍弟揚州至傳君旅次音吳舠恣嘯傲隋苑足登臨五馬停青路雙蛾拂素琴幾回明月夕搔首望辰參

武林謁 王父祠

臨安五馬正翩翩世父初題雁塔年（王父守杭時伯父初成進士）御史雨隨絳雪遠郎官星傍紫霞懸（伯父時官刑南大人令潡谿）含飴拊膝悲寥落結駟題橋許接聯故老有人思髣髴更從容止憶先賢

吳山山半結祠堂在陸廟之左坐見錢塘江水長青嶂紫瀾相映發驪駒白馬足翺翔用樂府二千石語芝分三秀懷王謝麥吐雙岐憶趙張仰止更煩新太守雕楹繡柱倍輝光

迢遞丹梁面碧湍南屏山色向闌干在岳廟之東門開曲徑叢花發垣背高丘古木盤父老歲時虔伏臘漁樵經過拜衣冠林逋孤墓長鄰近並倚梅花駕鶴看

贈懷張益讓

聞道玄亭傍碧山西風纔靜已緘關愛看楓葉雙鳶

下坐對松林一鶴還書就黃庭晨磬發經過白社晚節開蒙茸嘉木雲霞外青壁巖巖不可攀

寄鮑曼殊

吳江迢遞越谿濱青鳥無因寄玉岑一望雲山孤鶴迥幾時風雨二龍吟調成綠綺絃多急書就黃庭酒半斟夢裏玄亭恒過訪蒙茸芳樹不堪尋

冬過富春江

五月富春城波光混太清漁舟凌岈度雉堞與江平

煙雨

煙雨寒江曉連山爭吐雲布帆辭葛塢柔艣向桐君水落高沙見波恬細石分此州多逸士應製女蘿裙

越谿

越谿清且淺竟日少風濤魚泛張鱗甲鳧飛落羽毛白沙依岈折青嶂夾雲高漫道孤航逸山川應接勞

空碧

越谿空碧淨無塵雲木青移澗底春只合當年范少伯開簾持照浣紗人

七里灘

富春清絕地況近子陵臺岈折疑山盡舟移見水開巖松垂薜荔谿石照莓苔勝蹟昔如此歸思安可裁

嚴陵

嚴陵絕壁俯潺湲雲石參差古木間湍急不堪寒雨漲巖高易見夕陽還空憐耿鄧穿金甲恥效姜伊近玉顏社稷三分群寂寞釣臺長是漢家山

別沈冠東

休文湖上正相逢颯颯楓林夾岈紅鵬化北溟飛更迥馬驤西極步能工纔傾玉盌歌零露又挂牙檣犯

曉風燕市明年期並轡紫騮相向落花中

廣陵雜咏

揚州城外有高臺白旆央央鼓角哀歌舞百年餘戰伐旌旗十道此遲回江連京口防南渡河接淮陰向北開辛苦中丞天下計籌兵督餉兩相催

冦燧頻年不可除河南江北半丘墟天留淮海馳驅路人歷滁和震恐餘（往年冦破滁和揚人大震）空復紅亭臨岸起誰言翠袖對門沽咽咽笙管無宵旦風俗猶傳萬曆初

廣陵濤氣浩茫茫枚叔驅車正入梁文藻斯人不可作風流異代黯相望春花偃蹇迷空宅芳草連綿發女墻白水青簾晴歷歷誰將辭賦傲滄浪

隋家宮殿冷斜暉有客憑高淚欲揮沙岸柳條堪攬結春梁燕子故因依雙蛾盡向金閨老八駿難隨玉輦歸欲問迷樓無處是又聽鉦鼓動漁磯

泗州道中感賦

寢殿黃雲覆野汀喬松長繫萬年苓女墻隔岸晴堪數遠岫沿流春更青馮伯依然朝王氣蚩尤猶未捲妖星何年詔獻河清賦并與鐃歌奏紫廷（時值河决兼感冦警）

徐州謁漢高帝祠

荒菴古兎覆楸花赤帝遺容籠絳紗芒碭雲漢猶作雨彭城風起尚揚沙河流曲抱平原轉山勢平臨睥睨斜鳴鏑可憐遺鏃在居人指點說悲笳

孤兒啼

孤兒啼在道傍孤兒胡爲在道傍父母去兒時語兒勿倉皇吾甕從此去躑躅覓餱糧此去亦不遠還來相扶將五步一回顧十步九彷徨如今一去不復返

東衢西巷黯相望上無单衣下無複裳饑無簞食渴無壺漿一語淚盈眶再語淚千行我誓將活汝爲汝叩穹蒼河伯出鯉魚北斗挹酒漿姮娥奉瑛琚織女錫霓裳天門高蕩蕩此語亦難量孤兒胡爲在道傍孤兒安得久道傍

塗吟

牙旗遺寨在編柳覆春谿警夜聞盧吠巡營仗馬嘶徵調停玉節擁被擬金閨別壘遥相望連宵動鼓鞞

其二

抆淚誰家女明粧短後衣王嬙悲度曲蔡琰夢知歸
束縛名駒逸防閑老姬依春風楊柳怨長傷玉關飛

其三

在平徐駐馬餘燼冢纍纍綠柳城中變白楊郭外疑
誰人空巷出有鳥舊巢悲仙令留遺恨潺潺陷馬池

德州遇金天樞先生感賦

建章宮闕鬱嵯峨北道連朝絕玉珂忽聽青驄鳴驛
路驚看紫氣隱層阿雪霜黯黯餘松柏風樹蕭蕭泣
蓼莪憂國懷親雙涕淚張衡不獨四愁歌時先生以言事左遷

兼僉外郡
春風小謝共蹉跎玉樹餘輝逮綠蘿時令弟冲玄年兄與予同上公
車七葉衣冠南渡並三台宦跡左遷多誰從魚海銷
金甲空向龜山怨斧柯雲雨紛披那可問欲憑忠信
涉風波

與曼公年執夜話作

桐峰文梓直清激倚樓端綠綺能相和朱絃盡日彈
移情江海濶顧曲歲時寬惆悵知音少慇懃托古驩

贈別農父

長干諸子待歸輪漉酒徵詩定幾旬故里風流餘此
地西州翰藻足千春雙龍浴水光堪並旅雁依沙影
更親松竹同岑君察識莫令膠漆說雷陳

喜宋其武及第

絛佷鞭靜日熹微美爾傳聲動禁闈書奏玉階多氣
色身移金城倍光輝傳臚日三鼎甲移跪玉墀中道雙蓮花傍鸞姿
起五色雲隨玉輦飛韓魏公亦及第第二人
別墅城南春草芳論交身屬灌夫行故人雨散各千

里才子風流自一方綺袖隔年懷錦字珠宮同日咏
霓裳相逢寧用歌車笠不異承恩捧敕黃

上李茂明先生

楓殿傳呼拜次卿天人風裁動延英四朝黃髮三君
望百折丹心萬里名鳳翥霜臺梧露冷烏啼秋署栢
風清佇看北闕頒新詔重聽尚書舊履聲

題元錫斗室

吾師清苑絕蓬萊令子亭隅曲徑開較史定知分太
乙占星應復傍中台擁書諸弟環床坐問字高朋載

酒來四壁碣碑無不好臨池白練幾徘徊

冠蓋京華僕馬喧垂簾小憩即名園短墻荒草雲移
檻老樹空亭月浸門玩世漫勞栖栗里辟人何處不
桃源安能十日從雄宅高卧長吟復舉尊

寄吉偶兼懷陳二如

黯黯雙瞳畏曉風攜尊還過慰離鴻（吉時別偶病目）故人只
望別離久紈素相遺圖書工春草秋花成彩繪伯勞
飛燕易西東吾兒君壻時常見可一呼名問若翁
元方目雪侍鳴珂淹滯來書三月過北道我愚知聲

折江南君醉莫悲歌閉門松竹慰還古高會賓朋可
更多寄語元龍同努力頻書杜律勿蹉跎

贈別尚木時以舍人催餉

轉餉趨魚海徵書借鳳池烏烏曾爾傲燕燕忽參差
文藻雲間盛風流宋玉師索居那可問星聚莫教遲

寄慰 伯父

御史霜何在飄零海一隅巢松看獨鶴集苑自羣烏
名爲清貧減官因久宦遷華林新月好尊酒對平蕪

其二

宦情甘寂寞世事日艱難屢借能臣箸頻開大將壇
北山空轉石東海漫投竿高卧龍吟穩徵杯合古驩

呈汪澹石年執

黃海嵯峨天際開夕郎風裁振東臺驊騮得路爲龍
友雕鶚横秋聽鳥猜左省夙標松栢譽公門新植豫
章材（時自江右典試至）懸知不寢聽金鑰封事應從月下裁

呈光含萬前輩

天路紛飛雲雨寒中原相望觸邪冠但祈秦弩迎蛟
發肯令隋珠向雀彈封事夜裁霜欲雨朝衣曉起露

初乾美人只尺宮雲上圖報頻陳雙玉盤

送方仁植前輩屯田河北

曾張幕府漢陽墟入捷功名在孟諸（昔撫全楚有入捷）銷刻
令朝司馬印艱難前日樂羊書（時已推司馬不果）漢家轉餉
元黃開北道開屯比白渠[redacted]懸知新
命不時除

送任玉仲年執直指浙中

嚴飈蕭瑟錦林凋御史霜威倍寂寥白簡楚虛烏署
月先聲已震浙江潮輕裝短景暈驄馬大澤寒雲起

皂雕道過金陵詢守禦莫教風雨更飄搖
馮高遥望子陵灘漠漠白雲天外寒時大人令東陽幸有相
如憐負弩可容貢禹說彈冠青囊自許匡時易黃殺
方知行路難褭褭綠蘿忻有托能無輝映借琅玕

上倪鴻寶太夫子自翰苑拜司農特典也

蓬池清切五雲高曾賜氷盤和郢醪只擬謝安司北
斗猶煩杜預領東曹竹屏介節誰能並木柹遺風不
厭勞積貯疏成應力上懸知太乙助揮毫

越谿特簡一司農越人司餉自公始 桃花

春水南帆絕榆塞軍需少府供黃白寧分勾漏術渥
丹姝異度支容他年著史修平準藏向吳山第幾峰
海樹蒼茫近鳳池成連相導謁吾師劉元功夫子為公門下士 桃
谿先後歸青瑣竹箭東南入絳帷櫪下霜蹄懷顧盼
階前海鶴託容姿上林春苑花如綺可許吹噓借一
枝

送吳鹿友相國視師楚中

中台常傍紫微低忽聽元戎甲仗齊只擬謝安遊別
墅重勞裴度問淮西玉龍出匣芙蓉亂鐵騎穿營楊
柳迷此日服成正六月先聲應震白銅鞮

雲擁天書出尚方門下參軍占太
白戲前厮養傲中黃肯教劍閣留歸路更塞潼關扼
大荒況復握奇兼水陸新開幕府在潯陽
故里山川久索居戰雲蕭瑟蔽林墟管寧辟地情徒
切王粲從軍計已疎此去丈人懸劍節歸來天子賜
旌旗金門擬獻鐃歌曲重向龍眠結草廬

 乙酉丙

贈王元照

一從京雒點風塵文士塞默少[illegible]事豈謂知音在海濱王君意氣何糾糾口誦新詩攤珠斗全編零落十八九自云遺在古塞尸我詩流失在長安兒童稚女等閒看當時慘澹經營意湘娥寂寞倚闌干江淹別賦已消魂况別生平詩與文早知神物終當化悔不臨風月下焚大沽海波碧如酒愁煙黯澹縈楊柳相逢相別不淹旬天涯萬里恭回首

寄宋其武

相別疑昨日逢人問死生夢醒餘涕淚河海各奔傾病骨勞中健遊魂定後驚江開晴歷歷不應我還行

其二

高堂華髮在汝我宦遊非萬死今誰問餘生不可歸（時正議北歸之罪）樓臺滄海結雲雨帝閽飛北返揮殘淚何山採蕨薇

其三

我於君更苦堂上詠書新（時大人被逮）驚鵲張羅急饑鷹索脯頻短兵思自刺長跽向誰人知爾天涯外悲歌淚滿巾

和大人道病詩

荒亭臥病泣龍髯（予北歸臥病金山）長跽京口淚更添薏苡定知擠馬援菊松何事滯陶潛（大人兩乞休爲兩臺手札慰留）勞臣掩泣悲燃豆年少橫戈更煮鹽焚却雕弧休射賊爰書露布兩無嫌（大人城守手虜一賊以功次第一）

野鶴孤雲夢已甘重勞緇繳纂蘇耽（初止革任）金鷄肆眚初飛五市虎同聲更過三閭世不堪歌蜀道投詩何

處弔湘潭孤臣倘雪明珠淚老傷丹扆結草菴

荒城鼓角峴雲陰病骨支離直至今伏枕髮髯三月白閉門風雨一春深刀鳴短劒聲何急石剖陵陽淚不禁獻賦長楊真自悞悔從燕市碎胡琴

應律條風散遠柯寒巖山鬼淚滂沱身從萬死甘薇蕨家隔三江夢薜蘿近釜枯魚勞結網驚弦黃雀願投羅懷沙總覺君恩重不敢高聲唱九歌

范釜塵生煙火遲天涯百口命如絲龍媒下食虛千里鵠翼何鄉借一枝（時鬻宅）白璧剖心天闕遠明珠銜

骨暗中疑北堂萱草無顏色不及牛衣對泣時
同時拔劍定兵符亦有承恩侍掖梧敢望萬家封郎
壘寧知三至中萊蕪蓬蓬霜鬢銷金甲烱烱氷心碎
玉壺辛苦峴山諸父老寃聲猶徹九關呼

答劉大將軍

黃旗丹券大河干河上河魁倚劍看朱鷺高騫瞻羽
節青禽遥啣贈琅玕牙旗月繞江濤壯玉帳春開海
日寒鐃吹擬成霑露布淮淝不數舊登壇

哀榆林

榆林城外黃沙殷軍賊枕藉在其間從橫白骨相覆
蓋鬼雄白日鳴刀環雲梯直上女墻口巷戰自辰復
至酉寶刀入戶血痕新還家自斬妻孥首可憐金印
僞將軍也死通衢鬼火焚咸陽市上新妻妾痛哭招
魂不可聞懸知飲至入西秦定有稱觴上壽臣錦袍
玉帶纁麒麟曾是金門射策人吁嗟乎榆林空郭鬼
啾啾當日招降萬戶侯

春日掃王父墓卽事五首 在小山去城三十里

杜戶蹉跎看春荏苒忽策騎臨高川原改色
谷風何來入我襟袖窮愁中人不覺爽然自失矣

斗室春光駛林塘曙氣多青削峰改色綠漲水添波
亂後風流盡愁中節候過黃鸝如有意柑酒莫蹉跎

人情蜀道世變齊諧見田間野老柴門晝掩
巖谷林木朝夕檐宇視春若忘勞勞者疑以
爲從桃花水問津也

野老疎籬隱看春不記年倚檐山匝霧高枕澗鳴泉
柳葉分桃徑蔬花間麥田誅茅如可駐散髮望江天

暮宿雲臺寺步月寺外回首而眺若不知有

寺者蓋喬林隱然矣俯視地上誠如蘇子所
云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因思今夕何夕
也

古木淡藏寺沿籬竹徑迴瞑鐘萬壑靜新月半林開
心共栖烏定身疑駕鶴來幽尋憐一夕清漏莫相催

過王氏園見盤梅者小枝怫鬱大枝矯折附
之以塗束之以繩因思往昔市上所見爲龍
蟠虬屈如欹如偃可喜可悅者率用此法也
梅而有知德耶怨耶雖然人寔欲之梅其得

已乎顧視衆卉焉生梅其悔爲材矣

衆草甘爲伍孤芳豈受憐委蛇寧玩世屈曲畏逢年東縛酬知己蹉跎願棄捐安能幽谷裏峻榦拂雲煙

席地浮白面崇岫俯曲谿高樹爲蓋亭午陰陰隔墻木筆特灼爛可喜一觴一咏以醉爲歸是日清明也

春林無不可谿岫况相宜藉草毹毵攀花翡翠欺爐風催夔酒瀑雨對傳卮令節供疎放狂歌倒接䍦

懷婺守王楚先同年

仙郎高第領專城入咏樓前夏木清重見袁宏臨水驛（宏守東陽）豈如嚴助厭承明雙旌晝轉棠陰合五馬晴巡麥穗平倘念長楊同獻賦應憐東觀舊琴聲（時大人以東陽令被議）

答莊年兄

尚憶裁詩燕木寒離尊祖道裂齊紈寧知靈洞攀仙藥重念青谿有釣竿燕乳雙梁芸閣寂雀喧三徑草堂安五雲忽下烏皮几長把瑯玕仔細看

寄懷方坦菴師

北固沾衣涕未乾挑燈豈意復長干高臺拌酒雍門淚短髮兼葵杜甫冠（時師已方外）春草萋萋當檻碧寺鐘歷歷度谿寒倚節側帽穿林立猶作邯鄲夢裏看

浮家江上一帆低相送離憂到雪谿亂後扼衣期易左愁中閉戶日難西遥憐白社空薇蕨倦聽青山叉鼓鼙初度此年真不易吳雲越樹杖還携

寄張坤安中丞

玉雲深處捧青鸞全越風煙攬轡看地偪東南登禹貢天分旌節領周官霓旌晝轉江濤合雪戟晴開海

日寒懷古倘臨秦望上玉津臺榭舊鳴鑾

憶醉嗣宗花下亭別來風雨雁冥冥吳山建節瞻真氣淮水垂竿漫客星北望芙蓉雙闕冷愁看楊柳六橋青神州幸有夷吾在肯使揚波近紫庭

巡旌應歷峴峰西雙峴琴花望欲迷萬死艱辛歸薏苡九淵陰雨亂虹霓訟冤谷永書還在報最劉寬願已睽肯令擔簦諸父老天門伐鼓獨含淒（時峴民爲我父頌冤闕下）

夏日飲　石嶺伯父木亭

夏雨寒生沼榭秋開尊咸籍並來猶離花紅委石前
徑堤䢉青浮水上樓拭几彈棊堪坐隱倚檣垂釣比
虛舟停杯酩酊晴雲出漸見荷珠月影流

送秦復齋守新安

桂殿華榱動五雲焚香侍直夜氤氳龍樓浥露虛仙
掌鶴駕將琴送使君谿滙呂灘竹箭駛天廻白嶽薜
蘿分孫來吏隱稱難得况復中原赤羽紛

雨飲張孺野水亭

水榭風軒夏更宜雨餘新漲坐傳卮輕橈細槳穿橋

度短檻斜楊夾岸垂赤羽橫空唯縱酒白雲拂案且
彈碁笛牀舞袖疎簾隔玉樹繁華憶昔時

納涼

疎林平楚挂澄暉散髮招提暑氣微瞑磬爐煙孤梵
轉籬花岸草亂螢飛北山徙石謀空拙東海揚塵事
已非筇杖木瓢無不可長攀雲樹製荷衣

酩酊

酩酊垂鞭過曲塘不風還雨拂衣香魚罛側挂斜陽
淨犢背平鋪碧草長身世漸疑鴻爪雪風煙未束鹿

門裝買山築塢眞無策始信張融不是狂

對竹

叢竹嶔岑花徑寬花瓢逃暑竹風寒黃序山中成甲
子桃源洞裏倦衣冠夢回蕉鹿芳尊遠影戢林烏小
榻安欲共海鷗長嘯傲莫將方朔歲星看

渡湖

昔郵曾泛宅石臼更浮槎高岫沒雲影朝暉走浪花
吾生甘野馬此地近悲笳湖草青青外幾紅血濺沙

石臼湖通溧水高淳諸邑

其二

二十四村好村村水四望浪翻芰葉白日吐荇花黃
漁舫家家繫河亭曲曲藏同門吾好友兼露近何方

承天寺在黃池自湖向蕪湖路也

古寺不知路樵童引杖行柳谿孤徑轉松宇一鐘鳴
遠遠晴帆度微微沙草平禪心何處印即此悟無生

同齡若登舍後山

午炊無薪拾松子策杖便入荒山裏高藤短刺罥人
衣闘盡人情猶喜此張子拓落與翩翩手披榛莽入

蘿煙尋幽不肖踐古徑茫然遂登磐石巔卧石長矚
迴生風浮山巖洞玉玲瓏彷彿四立競顏色流光吐
翠搖煙空當筵長流曳碧帶蓮舟漁舫往來通俛仰
神思接浩渺便欲乘鸞駕彩虹其餘羣石亦林立欹
斜磊落狀非一淡莽圓風罅竇空蘚苔溜雨斜藤入
幷石吟山不可歸驚看林抄挂斜暉山左尋山山右
返竹煙松靄空際飛木瓢節杖無不可谷口桃花何
處稀

舊寓

覲省龍山雨暮投止及曹君之門假宿不果
遂藉草檐下有風卒然起于林莽之間從者
驚愕起曰此虎也張蓋以禦之予堅卧不起
辛亦亾恙蓋此地之戒心久矣

初漏高門閉空檐帶雨眠虫吟當砌切虎嘯挾風傳
欹枕行雲度披衾古木懸汲車張蓋立新措草堂偏

登青浪洞 在小龍山後是土人避賊舊址

靈巖千載閟蒼苔獵客穿雲逐鹿來古木四垂沙徑
沒牆泉不斷石紋開家家鋪荻鷗巢穩曲曲攀蘿鳥
道迴更欲尋幽籌火入莫教天末夕嵐催

風林 葛園雜作

風林雲嶠舍西東石磴沙谿曲曲通虛谷松杉晴亦
雨遠洲菰荻水疑空雪鴻飄泊枝初穩塞馬浮沈策
孰工却笑衆陰青壠上猶談兵略鹿門中

秋色

重歸墟里度重陽百戰山川菊更黃處處登高堪記
憶淡淡舉酒對蒼茫平湖風定寒潮穩叠嶂雲開夕
照長秋色可憐兼覜霽相遲新月返林塘

横塘

横塘曲岸近墻東散步群山暮色同微暝松林秋水
側半紅楓葉夕陽中鷄栖茅屋禾場靜犢返寒原霜
草空漸見月明如可掇新尊歸向菊花叢

尋月

菊尊泛月月淡淡逐月開籬悠遠尋獨樹水田雙映
影片雲來往遞傳陰池波犬吠成孤立禍憤寒生識
苦吟清境留人歸不得一任栖翼戢平林

草堂

門迎秋水半林遮藥圃禾塲處士家地僻茗憑松子
爇杖貧酒爲菊花賒桑滄夢盡唯歸里櫟社才窮甘
種瓜客過草堂無酒揃鳧葵蝦菜飯胡麻

炙背

閉門炙背水雲淸回首長楊從獵情瓜指故侯難辟
世訶來醉尉幸逃名醫回湖落沽魚賤村僻秋豐糴
米平鎮日垂簾車轍絕楓霜松浪足逢迎

仲蔚 謂張子齡若也幼兒受業于其室

牆東仲蔚傍柴荊書幌貧厨共一楹酒釀黃花秋色

永爨炊紅葉飯香淸投徙床下妻全慣得句窗前客
不迎近作登高圖更好滿堂楓柏挾霜聲

比鄰

比鄰小隔竹煙微揖客開尊便掩扉霜落晉亭魚正
美草枯獵網兎初肥家偕阮籍添疎放 謂叔城起 婦慣劉
伶息怨誹酒起慵梳兒每笑昨宵倒著接䍦歸

小立

午餐信杖出柴荊小立秋原野色平桃卧石磯分釣
影松傳遠谷挾樵聲潺湲泛泛群兒汲朱果垂垂稚
女挐衆鳥不諱山正寂鄰舂谿杵數聲鳴

藉草

藉草陽坡刬坐平背風迎日晩寒輕煖回花蝶低低
折天淨雲鴻字字橫慣逐牧童呼爾汝閒看樵女下
崢嶸短衣側帽吟須細莫浪高歌亂笛聲

垂簾

茶竈烹鷰間一椽布簾淺下隔風烟呼鷄啄黍寒毛
整醉蟹停秋霜味全石穩小床書案偪竹分新牖薙
畦連閒持短帙迎暄坐恣意長吟向晩天

楓子

三世簪裾四十霜竹軒茅舍尚荒凉牆頹久借松薪
拒爐冷全憑楓子香散髮灌園堪自老叩門乞食欲
何方龍山更說悽淸甚五柳檐前秋草長

寄黃玉耳將軍

投壺雅詠夙知名七萃霜寒幕府淸天柱懸峰搖旆
影海門高浪擁軍聲垂綸久毀長楊賦杖節新開細
柳營近得龍山書訊至松醪叔度喜同傾

憶龍山

陶令歸田拙傾囊賃草堂柴扉觴客處竹牖讀書床
鄰圃分蔬麥豐秋乞稻粱石林盤舍北竟日嬾衣裳

其二

舟病萱親獨還山二豎新藥罌羣假借醫榻動逡巡
拄壁通猿嘯編籬隔虎嗔愁懷那聽此不獨杖錢貧

其三

雲木孤簷隱晴沙一徑微遲賓茶竈冷釀秫酒罌稀
幼弟盤爭栗鄰家饉餉薇閉門寒更寂風葉亂飛飛

其四

擬侍浮山杖龍山杳不來岍楓霜自落谿菊雨空開
新穩詩誰和飄零酒孰陪定知無意緒短絹書秋苔

寄李衎岵同年

石城蕭寺晩煙低草榻同聯竹檻西惜別各天淹日
月停車一水判雲泥高旌風卷江濤壯小徑霜寒野
樹齊倘辱使君垂問柳村莊應並浣花谿

方子耶索詩走筆賦贈

新亭惜別草綿芊勞贈清詩十七篇風雨亂紛鴻雁
序管弦吹斷鳳皇煙歸吳菰鱠情空切訪戴雲山興
杳然獻賦長楊吾已誤請君莫羨祖生鞭
樅水湯湯處士家我依浮渡望煙霞來觴但對柴桑
柳洒淚難看杜曲花餘別只今淹歲月相思豈必在
天涯袖中錦字猶存未青壁溪濱暮靄遮
剡戢霜寒幕府清松醪永夕喜同傾錦囊貯句今多
少別墅彈棊定幾枰才子陳琳能草檄主人黃憲舊
知名相逢不用歌車笠回首白門折柳情

侍　大人西峰花酌

春風搖落杏花村春水桃源酒一尊倚石高臺舒眺

矚宜人天氣劑寒暄雙峰中斷夕陽出孤澗通催宿
雨奔酩酊不嫌沙徑濕竹林初月待柴門

飲月珠菴桃花石上

春澗小橋東桃花路可通光開溪竹裏粧炫夕陽中
拂石草堪藉徵詩酒不空轉憐風雨驟零落杏村紅

春霽過月珠菴

橫峰曲澗小橋溪緩徑交豈乳燕音虎嘯隔谿風閃
閃龍鱗逼岍水陰陰幅巾自許歸花事藤杖能供選
勝心沙蕙石楠無近遠微香浮動不堪尋

銜泥

屐齒銜泥出橫峰霧未開松林搖細粉蔬圃潤淡苔閃閃斜陽見消消石溜催安能樓百尺積雨當登臺

短杖

短杖繞隨手長吟便度阡逕嵐松峡合簷雨麥田穿脫帽風吹頂披襟月上弦遠湖懸匹練相送竹籬煙

祝桑于門太守

十年烽火徹孤城來暮新傳江上聲政最潁川黃相圃禪心天竺古先生雙旌晝轉棠花靜五馬春巡麥

穗平此日稱觴官署綏緑尊應並玉壺清

過石巢

石門石磴石中亭石上平臺松杳冥晴塔孤臨睥睨出雲峰橫隔大江青空梁紫燕曾經入老樹黃鸝不可聽正憶步兵新度曲當歌一顧玉簫停

飲胡篤民石巢中芳潤校書徵詩即席走筆

嬋娟春泛木蘭舟十斛明珠水上浮借問玉人家遠近湘娥神女舊風流（姬楚人新自望江至）

舞袖裁成嶺上雲羅衣初試蕙蘭薰手持紈扇徵新賦三絕吾儕鄭廣文（姬同一廣文來此）

梁塵飛盡玉簫停幕府尤賓酒半醒今日彩雲猶未散莫歌江上數峰青

一見朱顏憶是非春風勞鬢畫圖齊徐郎小扇曾相識人在花欄竹院西（徐有芳姬待月圖）

白紵青蛾舞袖偏主人雅集石巢邊從今西子浣紗石石上青苔不可憐

題徐靜生芳姬待月圖

石徑竹橋亭院月窗雲鬢嬋娟若令玉人對此應言

我見猶憐

飲任克家園

空城臺榭盡此日一登樓古磴垂松覆攲橋帶水流風移新綠動雨淨遠青浮漉酒微香發當歌有莫愁

其二

白眼一相視青萍合有神飛揚歸我輩蕭爽見斯人縱酒燈前舞徵詩亂後新珊瑚如可拂相伴老垂綸

偶成

蕭然彈鋏走風塵終日低眉促膝頻河魚仍自枯欲

死海鶴何須鳴向人拔劍彈琴俱不得高談密語爲
誰伸送窮文在徒如此坐飫山村煙樹春

滅刺

一别蘿軒滯郡城盡將風月付柴荆閉門竟夜聞鐃
角滅刺無能廢送迎林嶠過春青更好禾疇經雨綠
應平歸田願築譙東舍泥水吾甘謝客名

短扉

短扉依篁谷淡陰冷筆床穿籬溪水細隔樹鳥聲藏
謝客成疎放收書接渺茫午眠還獨坐白日始知長

輕輿

盈槃搖晨日馮輿御晩風新禾齊樹綠返照拂霞紅
謀食慙慵倚還山息轉蓬候門稚子立蘿月竹煙中

納凉

松枝承日寄竹椅面風移亭午鷄鳴柵新晴鷺浴池
早知謀食拙翻悔納凉遲（時自郡初返）石瀨菖蒲好明朝
試酒巵

灌園

灌園吾計拙懷刺世情紛茅宇瓜藤接沙畦蔬葉分
荷鋤還帶月倚杖即看雲猿鶴如堪狎風林共爾群

田園雜咏

結宇風林下所志在幽棲鄰靡鹿門友室無老萊妻
苦心成獨往信杖度雲谿碧葉浮遠岫綠禾搖近畦
俛仰但一色風日相與迷泛泛魚一浴陰陰鳥亂啼
我無琴與酒獨步奚招携
納凉倚修樹松竹鬱縈廻上寄日華薄下踈風聲來
仰覩碧葉亂羅襟與俱開獨立罕儔侶黃犢眠青苔
乳鷄八九子飲啄無嫌猜寧與若輩伍不與賢豪儕

所以蘇門子高嘯蘇門臺嗣宗亦不答悄然鸞鳳哀
曳屐池塘側仰見青楓林驕陽上翔舞水木下岑陰
會魚欣有託吾亦披吾襟潮落石瀨淺草長嵒徑深
農子獨劬勞臨池轆轤音詩書亦焚餘荆棘至于今
長戟竄談笑太行失崎嶔我寧豚蹄歌不爲梁甫吟
酒闌起送客策杖盼遥嶺晩村上孤煙夕嵐相與永
風落樹聲喧雨定月華冷微雲黯然淡坐失松杉影
犬吠槿籬幽蛙噪林塘靜吾亦返柴荆坐嘯塵囂屏

賀趙明府

山驛晴花拂綬香青鸞遥下五雲長紫芝逸氣能驚座絲綺絃聲不下堂何武思猶留皖伯冠恂重得借桐鄉荒村長踞裁魚素心在南郊竹馬行

同室人月下小飲

斜月挂茅宇山妻漉酒看家貧兼味少世亂一尊難駿犬驚風立馴鷄入塞安持壺兒滿席吟細促杯乾

其二

君知藏拙穩我並入林深莫辨亾羊策空餘夢鹿心風凉傳樹響雲聚失花陰垂釣珊瑚冷相隨老碧岑

飲朱南征竹亭

面水茅亭敞承陰寄坐移荷筒催泛酒竹粉拭題詩鳴樹新蟬聞眠塘暑犢遲葛衣都不著閒挂隔墻枝

贈吳石蘅先生

先生年幾七十餘白髮蕭蕭映象梳拭壁細題晚晴賦開枕一讀內景書曲項鳩杖纔平手東巖西阜披衣走穿雲獨撥陰厓芝吟風開簷晴池柳薇醞逼床香晴生花瓢挂壁兩三傾微酡小隱烏皮几夢中猶度松風聲歸田余泳遂初賦釣絲晴挂珊瑚樹鳴鳩喃燕會笙竽青林白石縈煙霧與君並坐槿籬傍雷雨如飛六月凉當門池漲蒲節短隔林田散稻花香北窓可卧東皐觴商山借隱傲千霜

追弔魏子一

泰廷洒淚有征旂九死孤臣願不違秀實未揮朱泚笏杲卿肯著紫衣歸丹心一日堪今古青史千年無是非故里江深風浪險不如魂傍鼎湖飛（南渡有詩求子一者）

中書舍人龔君廷祥

君長洲無錫人甲申南渡授今職乙酉五月

南都城降自沉于文德橋下家僮奔救不及橋近黃公觀祠

雲陰風急水揚波散髮披襟公渡河國史自留千載事君恩纔沐一年多橋邊素幔魚龍護輦上青衣虎豹訶隔岸黃祠長伏臘并依鍾阜泣松蘿

哭憶　石嶺伯父

伯父遂云歿馮轎哭拜疑清貧因宦積孝友畏人知朝雉哀歌早將雛振羽遲七齡兒倚杖重絰未知悲

其二

茯賦青門道雲天淚不禁經年停帆什一望起哀吟
草木悲風過往城落照濱龍山游未歇鴛鶴續登臨

其三

憶侍荆南棹雲鷗霜雁汀艙分石首白酒載惠泉青
竹院游如昨松門黯自局千春薤露曲婁斷不堪聽

寄懷姜雲漪同年

楓葉槐花覆苑墻隨君侍漏獻長楊銅池久冷燕臺
露玉節新飛淮海霜叱馭路當雙柳峻避驄人識五
花翔草堂短褐漁竿靜青鳥空懸綠綺將

懷方吉偶

濱山無驛使浪聽返長干轉訝餘生在都忘遠別難
潛蛟騰駭浪瞋虎嘯危巒間有相思夢辛勤莫易看

其二

我春言買棹子夏已還家忽聽池陽驛重同白下槎
浮蹤淹日月別淚漬雲沙聽讀雙魚字千回不厭賒

其三

貧山何可贈過嶺夏雲多護圃籬防犬穿池柵泛鵝
有心甘偃蹇無策任蹉跎欲望長干里風江黯自波

挂席

謝客逃山山更喧乘流挂席勝桃源吟風洒梳吞山
色背日茶鐺煑浪痕疎篁短衾開不倦潛鱗飛鳥靜
無言飽餐足睡推窓坐坐看秋波盪落痕

 丙戌

登西梁山

憶昔與方二吉偶同登天門以日暮未得窮江山勝蹟爲恨夜偕飲耿靜公家今十餘年余舟復泊此時日猶未下春也遂策杖獨登山僮爲賦騎一躪村舍尚接比如櫛出村谿石徑蜿蜒而上右則峭壁十尋槎枒斗絕可愛左則長江如疋練帶之少上一獨樓喬檜青楓俯立盤辟右一徑得一石臺又進爲一

石巖居世尊其中而土人于其前作一閣蔽之此巖遂如而墻無所得杳遠響而生長風者以爲一恨又上窮其巔則其嶙峋突怒如立如仆者皆不可得僅平沙澶延綠草丰茸而已望東天門壁立如戟然更狹似一假山在池沼中遠則姑孰諸山龍蹲虎踦吐翠萬狀來我襟袖下則洲渚浦溆綠楊與碧波相映晴帆歷歷如畫背則滁和諸峰巒隱秀天表近則疏畦禾畛黃碧彌望間有長林覆之村家烟火隨風聚散出沒于俏蒨青葱之間余亦徙倚且吟罷歸矣大約觀天門之山宜于江觀江宜于山觀山石色宜于腰不宜于頂其大槩也嗟乎予與吉偶遊天門曾幾何時耳而今已忘昔所登者爲此耶爲東天門耶至詢耿靜公則村居者已不知爲何許人而余與吉偶長干一握手別今亦且經年矣王方平有言聖人云海水行且揚塵也始爲妄言今始洵爾山川似昔已爲有力者負之而

趨歲月如馳離索窂侶感志和之扁舟慕尚平之五嶽有懷靡遂俯仰愧愴寧不眷眷於是哉姑識以質之吉偶

少小一登梁山上蒼茫不記東與西今朝重上西梁山靈峰髣髴壓樹齊鑿徑穿山沙路白石屋陰岑古佛窄綠草上懸老松伏半壁青葱搖澄碧登巔無復石崔嵬畦塍洲嶼分縈廻雲落平江倒影淨日明斷崖空翠開臨風長詠青蓮句青山相對如朝暮焉得芒鞋五嶽游回首風塵莽回互

南中詠懷古蹟

景陽井

銀床蕭颯碧梧秋尚憶宮嬪繘綆留粉黛若隨流水盡臙脂何愧綠珠樓（麗華後爲繩引出此井亦名臙脂）可憐萬騎宮門啟不待雙蛾曉鏡收想是佳人難再得瑶臺金井並風流

烏衣巷

烏鵲南飛樹樹安烏衣王謝雅盤桓爭傳公子風流好誰識瑯琊律令寬春梁紫燕家家穩宮苑黃花歲歲看賭墅彈棋成往事清談眞不負長干（王謝皆北人南渡故有感及之）

臨春閣

後主風流亦絕倫吟花觴月坐臨春至今玉樹燈前曲不負昭陽掌上人尾圻鴛鴦芳草歇簾虛翡翠露痕新荒臺野寺殘僧少當日繁華難具陳

謝公墩

平沙曲岸啟松門謝傳風流尚有墩石竹吟玎閒鼓吹秋花寂寞隱嬋媛天留故宅供懷古地挺荒臺更舉尊六代遺宮泯滅盡憑高指點不堪論

勞勞亭

今昔離歌莫具陳勞勞亭畔幾秋春青衫去去誰家子綠柳飛飛愁殺人冠蓋至今餘祖餞亂離何日不風塵誰能泥水譙東舍反閉松扉對碧筠

雨花臺

誰道崑崙是木涯泝流還貫斗牛槎早知少室九年雪錯雨長干一里花草蔓荒臺雲半捲鐘傳古寺日初斜旗亭到處笙歌沸不異潮音轉法華

金山寺（金山舊有六亭今止留雲吞海存）

塔自臨江峙亭從吞海名丹徒微嶂接瓜步一沙平白日龍吹浪清秋雁度城天風羅袂舉眞欲駕蓬瀛

其二

晴閣層層敞風濤面面號石穿蛟殿圻雲抱蜃樓高吳楚迴孤柱孫張復我曹（昔人評金山詩以張祜孫魴爲第一）放歌凌絕頂秋氣徹林皋

其三

尚說龍王廟猶餘忠武祠風江如宿昔雲旆憶當時

石磴坐懷古塵崖洗蘚詩中吟堪手汲滿載夕帆遲
至金山始知張處士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之
句眞至自然上句尤奇秀以樹影止在岸側中流
見者唯金山耳李峴自題石壁上有吳楚地形
伏江淮秋氣來二語亦自渾健誠不減韓陵一片
石也時丙戌八月二十三日啜茗於湛之僧舍

揚州喜晤蔣赤臣 赤臣與予同業春秋家言

玉杯同獻帝京遊並許雙龍駕十洲此日英聲喧鶴
禁當年蕤苑割鴻溝青煙蒲柳隋堤晚白露蒹葭邗

水秋茲土相逢重騁望仲舒遺宅古揚州

半船圖和韵

邗上訪張穉恭園中邈若隔世人落月屋梁
疑在夢寐忽出陳涉江半船圖索和詩渚煙
驟合湖雨欲來此子宜在丘壑中又爽然自
失矣交朋雨散世變輪雲又安得借書枋徑
入武陵源哉

張子持新畫邀予說卧遊煙雲不敢散林壑爲君留
葉亂隋堤樹潮通邗水溝應憐佳麗地無夢到原丘

其二

一折燕臺柳三開楚澤蓮離心春草亂淚跡夏雲遷
煙渚懷虹飲風林想鶴眠桃花津可問同泛武陵船

寶應晤李令君叔則

冰署鳴琴不下堂城頭姑射暮蒼蒼青牛關裏來眞
氣李秦人 白馬湖邊飲練光月靜訟亭松子落雨肥秋
壠稻孫香自公多暇詩成帙早晩青蓮侍栢梁

夢華歌走筆李叔則兼懷張穉恭

醉後忽夢二華山不知其幾千萬仞但見千岩萬壑

之槎枒霜雪不死芝苓如麻石扉中開元君所家浮
雲欲出不到頂六龍失氣回日車玉女千春閟精魄
君輩突兀吐菁華李叔則張穉恭割據二華金芙蓉
筆起霜空騰一鶚詩成風海鬬雙龍我來寶應縣李
侯數相見手出枕中文兼持十幅絹滄江滾滾走堂
前雲峰霧壑開生面江傾岸折吐文章胡琴擲碎迸
城賤我卧龍眠山草舍煙蘿閒書焚不復讀詩成不
復刪西施甘死浣紗石不向人間逞玉顏露吾頂爲
君飲披吾襟爲君吟悲歌忼慨酒人態磊落崎嶮我

華心吁嗟乎天地大文不可舒搖精走筆何爲乎他日六丁怒巨靈吁收君書罰宛委泐不若梅顛和光學酒徒酒餘醉夢華山頂金闕銀臺光有無

曉發宿遷憶音

荊店鷄鳴枕寒郊馬散鈴幾星帶水白淡霧失山青桑海何時變風塵未許停畏途兼雨雪小舸夜曾經

九日道中

去歲今朝浮渡北今年走馬大河傍賦詩飲酒意欲狂脫帽鳴鞭日未央片片晴雲過水白平平秋草出

沙黃邾懷諸弟龍山小解插茱萸婿北堂

過棠陰宿寨子集

幸負棠山者北來山更淡四峰圍悅翠一月起秋陰下馬便孤往登臺寄遠心放歌寧寡和松栝有清音

客有言寧武關周將軍遇吉事者作歌以誌

寧武關前賊騎逸寧武將軍披甲出壯士身當百戰餘小臣誓守孤城畢積骸乘甲與城齊城邊飛騎踏如泥將軍死戰雲梯側血汚鐵衣歸不得賊騎城中血洗刀夫人初著錦戰袍矢房蒲盡弓弦絕手揮雙

劍如剪蒿歸向高樓縱火死白虹貫日蔡煙紫我爲忠烈歌國殤招魂好侍鼎湖傷

追輓吳南蒼

我友吳南蒼妙年即長夜代鳳失遠擎神駿屈短駕懷古有八章貽我扇一把忽聞絕命辭南蒼臨殁作數十首悲風捲虛榭遺集已飄零誰定連城價寂寞身後名況乃千箱下風昔夔子形秀羸如枯蕉亦渦難永年豈知遊達化日出扶桑晚春燒蘭英謝草玉樓人悲來淚如瀉

曉憶葛園

葛園淡處有荊扉水折山環空翠圍桃花源裏少離別竹葉杯中無是非悵悵登車成一往朝朝遠望豈如歸草霜沙月征衣冷回首匡床蝶正飛

途中喜晤歐陽鉉部兼謝惠酒令繁菴舊爲儀真

仙令調絲聲未央山公清著芰荷裳寒來賜被歸蘭署朝罷揮毫咏柏梁白職只今憐我輩青尊何處是他鄉秋原落葉風沙捲愁索侏儒粟一囊

勞贈雙瓶慰鬱陶章丘淥酒古羊膏雖無玉盌盛清

影不數金魚換濁醪曉褐銜寒霜氣剝朔雲排雁月輪高此時細舉蟹螯酌畢卓風流逮我曹

任丘見元達魯花赤野僊德政碑元爲莫州地屬鷹坊狗監射獵之所

碑碣何時立相傳大德年鷹毛飛禁苑馬影靜秋田海市三彖換官亭一石懸我懷古遺愛燮世淚空漣

宿白溝河弔古是李景隆棗師地李夢陽有哭白溝文

易水寒風夕白溝古戰場塵沙埋斷甲煙霧黯斜陽龍虎鍾天表貔貅付國殤崆峒文尚在淒切不能忘

莘城督亢地

沃壤號幽燕名城沒古煙荆卿只一獻此地獨千年

總戎張君有寵姬能歌舞而君顧以僕僕無寧晷也朝斯夕斯居然契濶矣酒次爲予言且舉觴而謂予曰子其爲閨怨十章我飲若十觥飲畢而詩不成者以倍罰之予因走筆如張君言

繡幕珠簾閉寶絃堪憐夫壻惜芳年笑熱牛女空相對誰道銀河在九天

春風桃李惜芳菲秋雨梧桐葉更飛捲鏡手愁開玉匣畵眉人似隔金微

容顏初日映芙蓉翠袖雙廻舞閣重想是承恩不在貌獨令虛幌照高舂

竟日長齋繡佛前高樓裊裊拂爐煙爲感郎君真繾綣不勞洲渚羨文鴦

玉勒花驕日易西翩翩歸馬一聲嘶小爐細拂茶煙裊急整羅衣出繡閨

月滿樓臺花滿亭牙盤群列五侯鯖綢繆總覺君恩

重況復夫人惜小星

風沙漠漠紫騮廻寶劍如冰映日開意氣詠來山岳重肯教歌舞戀陽臺

濛濛新月透簾紗寂寂深閨掩落花翠幙繡幃真只尺猶餘幽夢隔天涯

玳瑁梁深海燕栖翩翩比翼競高低粧臺獨對朝雲冷恰有紅顏鏡裏齊

珠衱逶迤穩稱身冰盤玉箸日相親那堪月靜天如水悄悄羅衾若有人

重晤劉元公夫子詢及家君及欸別後狀歌以當泣情見乎辭

鐵騎西來萬事非月明烏鵲黯南飛城邊敝裼銜關險海上孤帆破浪微予自津門汎海離夢猶依張禹帳淚痕空濕老萊衣羈臣未返丹書定遥拜高堂泣燕磯予以被議不敢入南觀省

欲問高堂淚不禁雲羅風弋黯相侵九歌難盡椒蘭怨一篋誰憐薏苡心瀛海潛踪蓬浪淺天門伐鼓亂雲深隨身短劍刀鳴急愁殺西風變徵音時大人以殺賊城守被誣嚴逮

不意餘生得草萊豈知琴鋏更燕臺盡揮桑海三年淚重侍桃谿酒一杯梧栢寵深差自慰蓼莪歌斷可勝哀時夫子丁內艱雲天回首魚函少轉恨荒山冷驛梅

喜晤成青壇

未得臨清別雨衣只夢中豈知河上水直洗大江東霜冷三山樹煙餘六代宮故人青雀舫高咏幾時同青壇以乙酉典試江南予在山中

其二

雲峯慙豹隱風浪枉魚書一葉貧難買連枝病亦疎芒鞋孤徑轉草閣半林虛遠道無蹤贈憑高泪滿裾

其三

故人多異代君我尚同時白眼重相視青尊不易持雲龍曾並躍天騏已先馳萬事成回首寒燈寄坐遲

龍懷歌

龍懷者懷龍也龍者邑山也我兩尊人廬焉故懷之也曷不曰懷龍爾曰龍之懷也視懷龍者殆有甚焉屺岵之章曰嗟予子也嗟予季也故曰龍懷也

有客有客生不諧昔者若佚今龍懷我懷龍山羽翼乖河漢無梁天無階安得浮雲與我偕我騰而上登龍厓吁嗟乎我懷龍山阻且修白日爲我踟躕愁

我懷龍山寠且貧茆簷土室編荆榛山鬼夜嘯虎晝嗔旋風簸沙如轉輪盎無斗儲爨無薪昔日繁華今苦辛吁嗟乎二人胡爲龍山裏悲風爲我動地起

我伯我伯遂長夜隹城亦卜龍山下陰風颯颯哀湍瀉總帷只尺飄虛榭煢煢弟妹髮相亞十年代伯畢

婚嫁吁嗟乎爲我謂伯何不仁我父爲伯增苦辛
有弟有弟羅成行讀書走筆誰最良高山產樹願樹
長阿母鞠兒願兒强兒饑餔糜寒衣裳終日車輪轉
母腸吁嗟乎有子八人母氏苦生男何事哺用脯
有妹有妹字鳳儀昔侍華屋今茆茨別時容易見時
遲一見阿母淚交垂往年珍女瓊樹枝今年棄女斷
機絲吁嗟乎妹兮努力事婷姑但願妹家毋不如

壽高郵隱者

香山居士芰荷裳雀舺樵車足徜徉手植松陰隨歲

長自移瑤草拂堦長魚傳貸祉銀絲色酒到高郵琥
珀光蕭灑卻若多逸興飛觴况值菊華黃

喜重晤王敬哉

海畔雙帆淚暗揮烏衣宵過復沾衣可憐碧海桑三
變不待金城柳十圍吏隱我猶艱小草宦遊君况是
當歸朱門舊日枌楡地池上新看鳳羽飛（時長公新捷）
寒燈客坐酒飄零玉節當歌月上櫺天寶梨園髮未
白竹林儔侶眼垂青人疑隔世初相識曲變新聲讌
自停繞樹可憐烏羽亂羈栖還借子雲亭（予時假寓敬哉別舍）

讀岳删海近詩因憶昔時同志諸子感賦二章

太華五千仞照耀金芙蓉之子蘊瑰秀枚馬繼高蹤
筆或風雨落思與鬼神通天門爲予開雲霞盪心胷
銀河倒毫末練光飲飛龍置身碧海上金臺十二重
南方有佳人玉珮空瑽瑢寂寞苧蘿村蘭膏誰爲容
同袍二三子宿昔青雲客龍媒躍蕭梢霜鷹整勁翮
談兵氣益振漉酒腕相搤海枯若木傾波盪天門坼
故人多異物萬里如只尺爾我各餘生千里夢不隔
驚魂午夜遊十步九戈戟魂往戰塵黃魂返陰燐碧

曉鐘何處來此身復枕席豈期異世人重聚金臺陌
相見白眼青相對青髮白曲室覽遺文勳冠餘三策
絳灌薄賈生百二供一擲（删海昔有三策首請收孫督册出關）萬事付
浩歌攬淚如瀾汐

上劉孺翁先生

岍臺新鳳曆璜谷舊鷹揚（公舊爲司馬）尺五天門近魁三
景耀光蓼莪悲卧雪松栢迥凌霜鳴玉依龍袞摐金
建烏章峩冠司北斗崇級領東方曳履星辰上攀鱗
日月傍循陔師命掌方叔茀斯皇紫氣縈鈴閣青雲

滿書廊棘槐瞻騎鵲桃李侍趨蹌小子依臯席吾師
北雁行（公吾師元功夫子兄也）傳經劉向舊辟地管寧藏一月
燃藜火三春煖栢梁觀煙迷鳷鵲殿瓦坼鴛鴦刀鋸
微生忝迍邅宿命凉草憐書帶長花冷筆床香將父
懟懷橘無家類宿桑毛生方捧檄盧植更升堂炙白
牛心割名從驥尾彰蓬山梯可陟碧海葦難航倒屣
中郎鑒傾貂賀監狂古人垂涯惜才士各騰驤此意
歸前輩虛懷答彼蒼紫騮邀聣睞黃鵠附翺翔舊有
長楊賦吹噓達未央

飲董艮合同年邸中後彼此相過不值詩以代
箋

青燈客坐酒初酣銀箭丁丁漏已三太乙燃藜空冀
北小山叢桂出淮南（艮合贛榆人舉於北闈）柳靠窮巷勞題鳳
竹問玄亭正駐驂何日銜杯重勞苦從君石室啟金
函

追步湘揚女子壁間題韻（舊題在涿州南二十里之三家店詩在店堂之左左室之右壁）

洛月巫雲散冶粧壘痕香氣寄微茫宮詩半壁清如
許想見春容照海棠
團扇流連爲憶邸杜鵑春淚化啼鶬章臺依舊青青
柳不假虞侯試劍鋩
並蒂芙蓉一水香女牛偏隔水中央人間若識神仙
苦珍重春風舞繡裳

石中生雪中見訪詩柬以誌夙懷石爲同年張
天柱所得士時典試江南故并及之

杞梓千章出漢津（中生出自楚）近從燕館市麒麟玉臺賦
雪誰能敵金谷徵詩復有人玄草疑分宮錦色青藜

常照筆花新君家絳帳今吾土回首南雲雁字頻

思婦辭效初唐四子體

廣陵曲巷忽聽高樓琴音哀斷有舞蛟別鶴
之聲異而詢之鄰嫗曰此新娶也來笄于歸
未期而寡投繯誓殉氣絕復蘇家貧親老遂
致再適哀思抑壹此聲所爲來也予聞而悲
之爲作思婦辭

高樓有女拂金徽珠淚泠泠奏楚妃鴛鴦塚上原雙
宿燕子樓前本獨飛憶時初嫁貼花黃二八郎君共

曲房捲鏡手開雕玉匣書眉邀近鬱金床妾亦青春
花可憐明妝澹掃艷神仙松蘿千歲驚風折蒲柳三
春擲木眠郎君一去悲黃鵠癡女宵停栖鳳曲寶鏡
如氷不敢開紗窓映日爲誰綠妾時攬淚一從君手
禁雕梁白練裙不及馬嵬銷玉骨可憐巫岫返香雲
一自歸寧心事阻貧家鞠女空辛苦高堂白屋髮如
霜賤妾紅顏淚如雨妾心一日九廻輪欲報親恩敢
顧身鸞袖欲揚懷舊穴蛾眉重掃事新人新人珠箔
掩璇閨寶瑟銀箏暗苦悽青陵臺上梧桐樹千年猶

說仲卿妻

重過維摩菴晤法幻師弟

任年避賊維摩室行者捧茶髮如漆今年重上維摩
堂變爲僧雛如我長借問舊僧半凋喪别時肥澤身
豪彊老僧不去亦不死藍縷黧面上佛香四角六時
斷戰馬鳴鐘撞鼓劄中央六龍騁轡不轉眼東海揚
沙起扶桑坐久忽出詩數卷乃是當年手許選初疑
隔世見故人又如汲冢搜周典丹鉛點有六丁呵藏
書轉覺二酉淺癸未進士古銅章金子冲玄之所將

印色慘澹彩匣完忽念故人心慘傷憶昔訛傳賊洗
城菴前鐵馬刀鎗鳴我時奔走藏複壁稽首世尊心
膽傾爾時蒿里不呼吸三年豈意向師揖群虬偷生
龍上飛俯仰去來紛雨泣

同董艮合石中生劉瀠柱朱梅麓夜集黃鵠湄
宅

才子風流聚栢梁金魚換得玉瓶香彈棋頗憶南皮
逸漉酒相傾北海狂欲雪寒威避几席經冬旅思失
凄凉行杯小史明初日疑醉邯鄲錦瑟傷

曉雪偶過王鐵山廷尉煖閣奕飲賦得十六韻

素雪明窓檻寒雲凍曉天比鄰王翰切高閈李膺連
徒步當飛霰羇貧謝錦韉龍媒慙駬騄牛走辱周旋
未載揚亭酒先分阮杖錢應堦瑤草積偏案玉柯懸
疑授梁園簡强浮剡上船筆床輕翡翠書架積楠楩
棋憶南皮逸杯傳北海顛酒仙歌可續吏隱道能全
玩世凌霄鶴觀心得蔭蟬悲歌歸戲謔酩酊閱風煙
蓬海生桑後花瓢挂竹前艮園依舊傲岐路失迍邅
剖炙分周顗藏書屬仲宣茗苾前輩意感分托長箋

同季千里年執奕欽王鐵山先生媛閣因徵近
詩賦以誌感
藥堦花徑草玄堂漉酒彈棋冬晝長玩世只容金馬
隱藏身甘蹈竹林狂誰憐藜閣書三篋難捧侏儒粟
一囊欲問新詩零落甚吞聲愁說舊長楊

金臺冬嘯雜詩

縞素東來擁纛弧六龍驤首逐飛狐報韓國士應歸
漢橫海將軍又渡吳但願天心銷戰伐敢從人世說
歡娛馮高重向西山望落木寒嵐翠有無

玉勒金魚半儼然獨餘衰草茂陵煙難聽銀海新飛
雁愁說琴臺古杜鵑槐市揚沙寒日暮梧宮落葉朔
雲天不堪醉倚燕姬睇翠袖香鬟似昔年
款段垂鞭一剌勞黃塵淡處朔風高道逢代馬青絲
絡背著霜鷹白錦毛莫唱吳歌驚冀北重翻天問補
離騷文園近日悽涼甚綠綺朱絃不敢驕
貰酒徵歌莫論錢簪裾猶似五陵年銅臺鼓吹聲全
歇天寶梨園髮尚玄不惜餘生供感慨未逢知己亦
洸綿閑關真覺劉伶穩淚把風流說七賢五君詠劉伶善閉關

藏情滅聞見
凍雲輕雪掩雙扉撾鼓彈棋生事微北里嬋娟如昔
少江南朋好到今稀淡懸虎觀徵賢急總悔羊裘待
詔非寒旅鷫鸘猶未買憑誰典得玉瓶歸
芙蓉雙闕隱相望千歲黃雲覆苑牆竹老連昌森似
東松分五柞儼成行夜深鶴浴寒塘月宮曉烏銜落
葉霜記得小臣曾獻賦鳴鞭宵度御河傍
小龍煙徑竹成圍陶令餘生寄釣磯大人隱小龍山白髮經
年愁易長青山今日遯難肥鋤瓜種秫知多少掃雪

看雲無是非遠望當歸當不得還憑幽夢叩柴扉
來往風塵黯自悲秋原煙樹盡堪疑重經戰馬歸南
地又值賓鴻背北時谷口耕田猶負愧東方索米敢
嫌遲但祈細柳銷金甲歸傍松蘿結草茨

寒邸雜詠

寒燈冬易盡獨坐漏難淡無酒驅長夜將身溫短衾
預知離夢苦甃避壁風侵少婦誰堪買東方少賜金

其二

翠袖倦風塵停歌黯自陳妾身元故舊無語只酸辛

尚有艮家子君非薄命人古來青塚上香淚濕松筠

其三

顛狂疑縱酒風雪不還家下榻詩留壁圍爐客點茶

趙姬棋一局傲吏鼓三撾莫說窮愁字餘生願已奢

其四

新朝真浩蕩故吏復長安久識餘生苦休言待詔難

黃雲埋玉盌青浪隱魚竿龍眠有青浪洞進退兩維谷孤燈

不記寒

其五

亂後故人少別來見我憐陶潛有白社李廣足藍田

剪燭徵詩夕飛霜縱酒天知音真可恨重整舊朱絃

其六

忽見江南錄故人紛羽翰憐兒復淪逸令我獨艱難

霜葉迎歸舸雲峰閉藥欄卞和休揾淚堂上問加餐時兩兒南闈被放

其七

微生頗好道夢到武夷山蹈泉流鐵鎖古屋閉金環

虛壁留雲氣真仙多苦顏未能從羽化流涕復人間

其八

客睡疑天曙冬宵苦漸停被池風淅淅帷角月泠泠

披褐還危坐鳴雞慣獨聽歸田何日賦雲卧竹窗青

其九

聲華應汨没風雅信浮沉玉鉉逃名穩金門辟世深

人猶覰菀苑吾已謝知音漫興非關老無心更苦吟

其十

萬落負嵩目悲歌豈壯圖我來新洛下不復舊狂奴

二酉元多事三都合覆瓿閑棋張譜好敲罷酒盈壺

十一

故人分俸米兼贈玉瓶香交譜懸龍尾天涯累雁行

藏身甘紲絆舞劍忽低昂不廢狂歌興晴窗動筆床

十二

去歲龍山卧心閒境亦涼閉門雲繞屋倚檻月過林

稚子詩相角山妻酒自斟飄蓬今莫問不敢作吳吟

同張二唯米吉上劉濬柱飲王敬哉齋中即席

賦得年字

風流亂後顯相憐回首荊高擊筑年北道誰傳枯樹

賦南音又奏雪花天頻分薇醖春壺酒重損蓮池月
俸錢顛頷金椒塵滿匣因君更理舊朱絃
短袖長吟莫問天顛狂磬折兩誰憐悲來脫帽過詩
社夢去移封到酒泉漫倚百篇堪度日難同五柳不
編年安能避世壺中隱閒挂花瓢曲竹前

宋玉叔納姬和敬哉韻

紗窓寒靜碧如煙簾箔濱垂霜雪天金屋定情當子
夜玉臺新咏及丁年燈前解珮歌難續月下吹簫影
自憐定識蘭房幽事有𥝩珠拾翠傍誰邊

環珮空房說步虛且薰羽帳煖芙蕖歌成白雪難諧
俗擁得紅顏勝著書星隔銀河秋更苦雲飄巫峽夢
無餘神仙薄命猶如此珍重香幃倚翠裾

同喬月娑晩過呂亦仙寓值張西河共奕

爲尋楸玉局徒步隔隣過喪亂交偏切羇寒酒易酡
星宮芸閣散聲落竹樓多世事紛如此無勞問斧柯

送同年李霖九刑部提學河南時自山東典試
初至

玉節新收碧海霞朱輪重出雪初花香含鷄舌郎官
署士指龍門司隸家獄吐芙蓉迎畫憶河流竹箭
仙槎知君種得桃千樹定有青藜護絳紗

丁亥

飲張刑部泊水齋中率筆[illegible]

予於同年楊木千齋中得識泊水與韓同谷九日唱酬詩有西曹自昔多才子之句懷王李也予問同木千過泊水圍棋斗酒徵詩展謔平明停驂繼以明月蓋羇人之傾倒至矣泊水又為予年友白東谷甥少同學也其詩亦互相切劘云故中及之

白雲曹中才子多王李嶽嶽高嵯峨岱壇洞庭爭氣

色東壁西園光蕩摩韓張九日歆八詠欲與少陵競秋興我有冬爝欲自焚珠玉在前光照乘君家舅氏我輩人新詩淡穩亦絕倫搽觚便入竟陵室壯節闇與崆峒親雲峰霧髻蛟龍變瑤闕金臺草木春巳忝香山稱伯仲更有何忌為比鄰（君寓去予只尺）跨馬訪君談促膝紗窗初映高春日烏几縱橫楸玉枰牙籤亂簡宛委帙五嶽不敢詩中吐萬端欲向尊前畢壓酒扳劍訶莫哀宛宛霜月蛾眉出楊君奴子初平頭停聲緩飾為南謳聽謳忽憶故山去何事金門典敝裘

寄沈石友戶部時司餉天津

楚江杯酒隔春煙（初晤石友於荊州）燕市悲歌興杳然一自桑田廻地軸難同櫟社說天年朔風杳颯宮雲冷津樹高寒海月圓記得管寧曾浪跡因君夢到大沽邊

（予甲申辟地大沽海口）

宋玉叔惠我新詩賦此志感

磊落山東妙風流宋玉師人經天寶後調自建安時大雅餘吾黨浮生寄酒巵新詩今在壁月映玉峰遲

其二

浮家王粲共哀亂越吟長顧曲亦何苦調絲方未央煙江青雀冷沙苑紫騮驤憐尔飄蕭颯無心問錦囊

（玉叔同王敬哉至自央）

其三

吾徒元磬折世路自崎嶇易妬珊瑚樹難投明月珠蛾眉供偃蹇牛耳合荒蕪莫貴三都紙為君且覆瓿

送魏昭華侍御督學上江

聖世崇文急禮闈金臺兩度紫騮騑為收竹箭吳都美正值葡桃天使歸春雪漸隨驄馬盡江花應繞柏

烏飛絳紗南國多清豫何似埋輪出武威（時侍御初赵甘肅任）

煙草吳宮六代餘東南文事久蕭疎貧同定遠甘投筆竊比虞卿不著書此去龍門新鼓吹難詢烏巷舊簪裾諸生旅謁從容語莫道金臺賤子虛（時予久稽京邸）

信陽夫子寓江城攬轡彭宣按部行金勒應停玄草舍石渠真負絳帷笙摩天雕鶚飛能迴失路驊騮黯自鳴待詔放歸重侍側親扶藍轝有門生（公亦何荆屏夫子所得士夫子信陽人）

率筆作兼呈吉津灊柱

此日此時忽無事閉門獨坐萬山中明明朝暉來相照冉冉爐香臭向空塞馬人間誰得失賓鴻天外有西東詼諧射覆豈辟世尚令今傳曼倩公

節烈隱佚誰能傳序誄碑銘積如丘秦時經史道未墜唐後文章不自繇何爲倚馬還呼馬不用歌牛只飯牛傳聞此地賣卜者豈非墻東君公流（蜀人前職方劉先生賣卜市隱）

李郎劉子與吾師落落莫莫人鮮知亂後談心無要恥貧來度日易支持回首問天無一可終朝策馬任所之圍棋斗酒差快意猶勝屈首受書時

送蕭次公侍御督學下江

江城連歲羽書頻投筆擔囊盡苦辛虎觀南州今寂寞龍門東去此嶙峋隋堤柳拂朱輪度吳苑花明絳帳春所治（出曹子建）拔裘多隱逸可容聘𥚁及垂綸

趙韞退年執宋玉叔移尊曹秋岳問卿宅招同張爾唯王羽一陳路若宋蘋文諸子即席分韻錄別得文字

懷歸難贈別折柳況爲君南浦同明月西山失暮雲

酒人燕寂寞俠少路紛紜（時東路多警）去去春帆穩蘭皐草正熏

其二

君自輕玄武人猶妬惠文龍吟雙劍析虎嘯九關聞辟世桃源淺歸田菊徑分愁心兼去任不獨爲離群

輓弟烈闇季子祺（祺兄樞部君稍爲闖賊所略祺徒步千餘里訪之見於兩當山中歸途過害）

桃生露井李代僵兄弟空爲侍中郎瑣瑣人間粟與帛耿耿天上參與商我每爲此長太息上留田行安

可怨開卷忽讀閻生傳拔劍斫地淚浪浪閻氏季子
心獨苦流連弟兄涕如雨鸞凰自入虞人機鶺鴒願
變靈鼉鼓猛虎班班不避豪豬肉安能去子逃雁行
中斷復相見折軀絕脰如鴻毛至今兩當山冥冥陰
崖古木鬬雷霆山鬼夜啼文貍怒秋菊春蘭不忍青
還因季子淚沾臆楷宮麥秀悲何極鶴飛倘待鼎湖
傍龍髯一去無消息

麗詩

誰道陽臺別有神苧蘿光艷照千春吳宮多少如花
女不見西施說妬人 西子

絕塞風沙掩障亭琵琶聲斷玉驄停紅顏薄命知多
少不見龍廷草盡青 明妃

玉臂雲鬟香亂飄無情公主亦魂銷人間漫說知憐
惜誰解提刀抱舞腰 李勢妹

淚濕明珠拜鳳綸梅花淡處舞衣塵玉環一妬非容
易粉黛三千只采蘋 梅妃

金谷煙花非舊春香魂不逐舞衣新高樓一墜等閑
事出塞文姬亦有人 綠珠

盌井花鈿黯自斜吳音哀斷後庭花迷樓更踵臨春
閣何必青萍斬麗華 張貴嬪

張泊水招同宋玉叔餞秋岳先生即席賦十六
韻

草閣寒燈夕春風濁酒前施蘿聯雁序折柳送鴻騫
曹子當時傑聲名我輩先人情摧磊落天意付迍邅
易妬黃扉漏難焚白馬篇臺烏雖寂寂海鶴自娟娟
門下蜚英彥 泊水其爲士 群公慘別筵星河低自落雲樹
黯相懸賦遜張衡妙歌慙宋玉傳吾徒甘偃蹇東路

尚戈鋋望氣欃槍動飛光鎧仗鮮草青迷舊塚壞白
變新阡雀舫難歸越龍門且失燕崎嶇留菟苑跋扈
悔當年棋減南皮逸杯懷北海頻尊罏吾有意先慕
五湖船

獨漉篇

獨漉獨漉河大冰堅冰堅馬滑河大無船饑鷹在天
群雀相訣仰天欲射矢斷弦絕落葉遊雲隨風紛紜
客子無託向人慇懃空床垂帷若有麗人解衣貰酒
若有黃金短劍龍鳴切玉無聲庖人懽喜斷尊煮羹

荷斧上山求薪得虎覘虎如薪游戲爾汝

黃陂丞歌當古雁門太守行

黃陂丞者予姑夫子夏公統春也公以保舉授今官黃人惠之黃陂爲賊陷不屈死死甚烈不忍言時楚中丞王公養基聞而義之聘之然後得以姑及諸子女歸江南後癸幸讀中秘書與邑給諫光公時亨謀引同郡阮穀城例請而李賊陷京矣今予懼其事久而湮也追作歌以紀之阮穀城者吾郡之懐寧人

亦以諸生保舉授穀城令城陷以殉蒙贈太僕卿廕一子入胄監初癸議請郵時或曰是位卑不得郵予應之曰功成生賞宜自貴者推城守死郵宜自賤者始謂其可以無死而死也嗟乎生死難言之矣予尚敢歌黃陂丞哉

崇禎帝在時黃陂丞夏君本自皖郡桐城諸生少篤孝弟通達五經一解 家循良吏爲桐所推應舉賢良方正恪共官職乳哺百姓惠我黃人二解 賊圍我黃城圮隍湮雲梯衝車百道齊登君正衣冠誓以死殉三解 賊曰降爾印爾綬曰不爾爾鼎爾鑊君挺立公亭劓鼻割舌張目而嗔四解 身無餘膚歿無寸棺中丞聞訃失箸停餐賻俸錢二萬歸孥江南五解 時皖忠烈有阮穀城贈卿廕胄俞部臣議給事吉士比例上聞六解 昧死未上賊陷北京青衣截道稽首稱臣嗟爾殉國黃陂縣丞七解 日月晦蝕大烈不宜爲君作歌俾被管絃忠不必責名不必年八解

寄劉子木年執時直指江南

柏臺清徹玉壺冰此日褰帷軾更憑霜肅三江新纈斧雲橫六代舊金陵花驄誰不推桓典蓴鱠空憐慕季鷹回首燕山分袂夕三年鴻雁漫飛騰

壽張庶嘗太公

蓬萊清切倚鑾坡遥拜庭闈憶薜蘿紫綬曉分金狄露青禽春獻玉山禾地鄰姑射仙爲侶酒酌襄陵色易酡他日紅綃題御墨膏車洗沐更如何

河上仙翁舊築臺春風此夕綺筵開懷中玉燕凌雲迴輦下金魚捧日來玄圖畫滋桃五色襄陵還泛酒

千杯直廬再拜馳戕徃楊柳郊原驛使催

送王暻文下第歸里

連宵夢到北山薇羨爾揚鞭馬似飛莫怨故人俱厓塔忍教新婦獨牛衣風沙驛路眠飡穩煙雨江城鱖鄉肥陳疾有書吾力上請君釀秫待漁磯暻文新娶

行路難

蛾眉高高絕雲煙豺狸啼後虎嘯前樵子乃得攀蘿剪棘凌其巔渤澥淺淺黿黃泉鯨鯢宵鬬龍晝眠泗人乃得腰絙探珠沒其淵長安大道直如弦出門十步九戈鋋欲敢行路難氣結不能宣短衣疋馬何所適鳴弓射虎向藍田

罽羅被空山餓虎不得驕玉勒錦障泥驚馬爲雄豪生不願樹勳銅柱標亦不願採藥綏山桃但需錢刀三十萬散之廊廡如鴻毛妖姬十五倚顏色賓客三千盡漆膠酒闌金盡謝卿去反閉柴門著縕袍

有口莫讀金簡字但願脫帽露頂眠酒肆有筆莫勒燕然峰但願屈首伏几作書傭烱烱雙寶劍照耀青芙蓉不遇壯武侯雄雄安所從請看千古延津上風

雨時時闘二龍

澹澹天河水宛宛河橋路牛女欲別時十步九迴顧一載一相親千春安足慕贈子身上衣是妾手中素

纖纖纖素不成章斷絲擲杼起彷徨少婦煢煢守空房游子慊慊懷故鄉故鄉欲望雲飛揚空床欲臥月如霜願作野田雙黃雀不羨雲間孤鳳凰

淮南煉丹砂一日黃金成鷄犬矯矯生羽翼鞭鸞叱鶴凌紫清帝閽開闢玉女喜蒼龍赤豹相將迎南山道士愚且魯空飡石髓採黃精

東方生年踰二十長九尺秦牘三千昧死聞捧粟詐言飢欲死侏儒頓首泣紛紛一榜郭舍人賜帛如煙雲再辟賣珠兒黃金三十斤大官斷肉酒一石歸與先生遺細君先生細君復不悍恣爾買婦同羅幔先生猶言位卑祿薄著客難獨不見公孫丞相布被脫粟飯

瀉水置平地涇渭安可營練絲一以染安問玄與黃青陵臺上烏鵲死翠心夜奏鳳求凰一朝從貫中郎將黛眉珠襪有輝光懷古感心長嘆息帷中淚濕沾

羅裳

鷹不巢鷹坊呼虎不巢虎圈居豈人若犇爰居鳥哭
兒愁殺武昌魚賦性各有宜安能強相於長安赤日
如火然炎風揚沙塵蔽天懐刺十門九不入騕褭欵
段無停鞭酒樓日午列高筵繁絃促管沸雲煙握筭
不下飢欲死傳說中厨費萬錢朝亦大道過暮亦大
道過北山山中諸父老亦脚迎風新稻田

壽胡菊潭夫子時蜀初定

瑤池春宴錦徘徊正值鄉園捷奏催草就柴泥三殿

去家傳丹嶂五丁開絳紗桃影沿軒植黃閣珂聲下
直來早晚宮袍頒蜀襭君恩不遣憶琴臺

壽友人詩

禁苑春風乳燕低葡萄宮酒玉壺提立亭桃李森相
引碧海蓬萊路不迷書帶晴分堦下草筆花宵映閣
中藜他時寶匣琉璃啓三蜀雲霞護紫泥

擬古十九首　丁亥

古詩溫柔澹折其質也至其神氣生動思婦
騷人之情狀千年而下如見其形若聞其聲

或密而疎似直而曲建安則子建庶幾近之
唐唯李供奉得其一二杜甫雖自成一家言
未是此中入室也

蕭蕭庭葉下遙遙秋夜長吟吟空房熒熒寒燈光
寂寂一佳人纖纖治衣裳穿針猶未達淚下已盈眶
棄置筒篋中拭淚起彷徨復憂針線稀遠道多風霜
遲遲熨貼平薰以蘭蕙香君恩若平生薄命妾所甞
安能託靑鳥舉翼一相將
明月何遲遲徘徊照我堂斗帳縱橫垂髣髴有餘光

褰帷起嘆息曳履步東廂仰視牛女星熒熒限河梁
人生百年中別離安可常灼灼桃李姿頫聆成秋霜
如何秦氏女雙雙驂鳳翔

驅馬北郭門白旐何飛飛言是宦遊子飄颻出帝畿
帝畿雖云樂白骨亦言歸未盡平生心夜臺當語誰
何不學神仙令此塚纍纍

置酒高堂上召我平生親酋人奉甘醴庶饈雜具陳
趙女被羅衣揚蛾出中庭騰光流四座舉觶不能傾
清歌輟繁響餘音妙入神衆賓旣醉歸主人意未伸

華燈張密室別有傾城人香風隨袖發爲君弛帶巾
東鄰袒裼子金盡但苦辛
河流阻且修鯉魚長尺半致我尺素書遺我錦繡段
段知霜露寒書言時節换相待恒及昏相思恒達旦
投水積雪中朝陽豈能泮
昭昭朝陽暉炤我床羅幃佳人起長嘆當鏡理修眉
俯仰整儀容悲心不自持衆女盛鉛華婉娩盈金閨
朱顔各自媚誰念絶世姿空房何足惜但感盛年時
磊磊山上松泛泛水中萍山松偕千年水萍隨風傾

遊子懷故鄉依依戀所生別時庭前霜今秋還復零
浮雲有往還白日無停征誰能高堂上斗酒吹竽笙
翩翩雙飛燕託軀華堂楣風雨一以毀憔悴將安歸
長負主人恩九日十徘徊別巢阿閣間毛羽猶摧頹
衆鳥鳴啾啾安知我心悲持謝雲中鶴高舉凌天涯
秋月照空床愁人夜反側反側夜以深髣髴見容餙
良人繫驪駒思婦停機織相遇閨門口一拜淚沾臆
會面良艱難且復進酒食誰能訴相思令君重悽惻
雷雨何瀟瀟蟋蟀何唧唧漸疑夢寐中尚爾近顔色

願爲雲間雁雙雙振羽翼
東登碣石巔直視蓬萊水仙人招我遊素女揚皓齒
哀彼亂離人生死無窮已一身不相知何況妻與子
逝將棄此去猶豫復徙倚狐疑成老醜萬歲更相鄙
請君擁名倡酌酒被羅綺
灼灼亭前花莫莫洲邊莽沈沈青樓中盈盈出歌舞
褭褭紅羅裾冉冉隨風舉一唱萬人懽再唱淚如雨
豈我夙所諳黽勉事儔侶昔爲宕子妻今爲倡家女
俯仰平生心邑邑不得語

讀貞媛競烈篇

闖賊掠太原太谷縣田畜村有茂才侯化龍妻李氏姪婦王氏趙氏媳任氏長女侯氏室茂才張翀弁翀妾王氏翀未室二妹俱張氏次女侯氏適牛茂才仙鳳三女侯氏未室孫侯疆妻任氏與婢女十三人同投井以死視阿韓又韓慕其義而旌之且紀之曰貞媛競烈篇

太原烽火徹金門節義空餘太谷村盡擲紅顔消綠

水恥餘青塚向黃昏滄桑歷盡身猶在巾幗年來道益尊裁就楚騷還閣筆知君不欲聽招魂

送董艮合歸田

綠草黃沙驛青衫碧玉蹄酒寒燕市暮詩壓錦囊低茅店河流曲柴門海樹齊菖蒲家釀熟到日醉如泥（計歸近午節）

其二

野人猶待詔學士竟焚魚換兩同張翰先吾返故廬畏塗紛雨霰嬾性狎樵漁三徑容疎放安驅下澤車（艮合以違例乘車被放）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六 丁亥

飲陳彥升前輩書閣讀其送曹秋岳冏卿詩兼感近事

午雨炎風小閣陰青尊白雪許追尋中郎有席虛淮左主父無書達禁林地脉於今三徑險天門自昔九關深山公封事裁成未不獨雲霄結綬心

霜葉燕山並梗蓬春餘宮柳鬱青葱重來總愧遼東鶴兩度新看冀北驄曼倩陸沉金馬下劉伶開閉玉壺中揮毫點筆今全懶愁奏南音向朔風

洸洸曹卿水一方翩翩宋玉只爲郎（謂玉叔）書還二酉藏猶淺賦貴三都覆不妨樓近元龍分炙蝶冠懸神虎付蒼茫停杯萬事成回首煙雨鍾山舊草堂

送左子忠姑夫夏初歸里

丈人初下第姑母訃歸鞭入滯還山展虛期射策年（時姜傳再舉會試）星疑浮渡聚（時同里皆聚寓）巷比竹林偏仲儒時驚座任歌落月前

其二

歸路舟車半離憂去任兼緘書因父執酒淚寄茅檐

游子青雲滯高堂白髮添定知勞問訊莫說病江淹

題畫贈傅星嵓

碧流如帶荻蘆遙古木垂陰覆板橋倚杖四收秋浦色葛陂龍去雨瀟瀟

老樹參天結草亭藤輪孤浦晝冥冥丈人安坐秋光寂山水平分四座青

叠嶂層陰木樹寒疏窓烏几面澄湍琴心三疊閒披帙疑在蓬壺閣上看

雲峰翳翳綠蘿陰倒影沉川青黛深陶峴扁舟何處

去煙波不盡五湖心

送方元錫歸里兼懷坦翁夫子

留君不住更滂沱憐我歸心繞薜蘿池草竹林堪徙倚（時令叔晉公令弟吉偶皆登第）春風夏木豈蹉跎輕輿書鋏人辭闕落月參辰曉渡河暇日趨庭詢爾子青氈何用美鑾坡

送周大中丞撫江寧

燕臺春盡草初萋驛路旛旗小隊齊紫氣還從山左度青雲相望秣陵西江帆浪靜驕龍偃海戍烽消彩

鷁迷倘念東南多隱佚肯分餘照浣花谿

送友人備兵辰靖

攬轡燕郊踏綠蕪帆過湘澧雪鴻呼五谿吹笛元蕭瑟二酉藏書近有無銅柱君還開瘴癘金門我自美侏儒東南遺彥多零落極目龍標天一隅

送宋韓文返松江

宋郎拂袖鳴鞭去津門帆指吳江路長安赤日滾風沙更應何計留君住停君紫游轡遲君官道傍却憶春風同餞別酒闌醉臥曹卿堂（春正同餞秋岳郎宿其宅）寒燈

熒熒月欲吐明河澄碧斗低昂回首乾坤成反覆覥顏吾輩復飛揚餘生斷犢與腐草之子騏驎或鳳凰期君兄弟（謂玉叔）致日月手啟天扉排栢梁射策雙雙真脫穎依然薄宦含香省陳遜（謂彥升前輩）啟事上每遲趨壹（謂韞退年執）祠壇官獨冷詞人只剩酒猖狂達官頗厭詩遒警稍喜冀北賤驊騮得返江東呼舴艋江東渺雲蓑莪濟河四月水會波青簾素舸晴搖曳黃浦機山秋孏蔣鱸魚鱠絲白勝雪楊梅浸酒顏易酡因君憶我同門友（韓文兄九畹尚木皆余同門）弟唱兄酬奈爾何

次韻和陳彥升前輩遣姬詩
鄉思離憂盡此時越烏腸斷向南枝葉林漸識流離
苦蠶繭長懸晝夜絲
粧樓曾傍五湖開約指雙銀理鬢鬟此夜月明溪院
悄尚疑嬴女弄簫還
鬱金堂上燕空斜折盡室前萱草花還是季倫饒意
氣不教傾國入孫家陳有俠異季倫語
攬裾出閣莫逡巡從此蘼蕪是故人何似茂陵初輟
聘紅顏誰怨長卿貧陳詩有不是文君狼藉甚世間誰信長卿貧之句

織綺調絲歲不同教成別貯舞樓中空簾更擬高唐
賦似挽行雲駐曉空
同濤柱宿百史年執署酒中話舊泫然及之分
得五字
雨閣風燈影動搖舊遊回首倍蕭條三年重酌荊卿
酒萬里憐吹伍員簫先生避仇徙步萬里玉署餘生還嘯咏金
門大隱即漁樵尚思掩袂分攜地凝碧煙寒罷早朝
午日百史年執招同雅集分得五字
氷署氷盤列座開尊逃暑泛菖蒲寧徒令節傾三
雅別有開心寄五湖叔夜酒酣人似玉茂先賦就字
爲珠由來投轄君家事坐見清輝映碧蕪
齊侯照乘幾明珠坐使王孫泣路隅棄甲誰令揮白
羽談兵爭道伏青蒲同消壯志歸桑海恨有餘生負
鼎湖往事不嫌傾倒盡風塵回首舊萊蕪夜闌溪談往事並及家君作令萊蕪愴然久之
百史年執席中同贈張君文玉得齊字
舞劍停杯意黯悽翩翩俠客自荆溪爲奴季布元藏
魯變姓鴟夷轉相齊河上歌成同涕淚天涯人在憶

分攜今宵玉女潭前月曾照羈烏繞樹啼張宜興人先生曾避難其家
月下同程其相王以介方吉偶分得槐字送子
遠姑夫之長清
罷酒褰扉月映槐預愁班馬發天街霓裳已泛含桃
宴黃綬還因苜蓿齋子遠成進士仍以廣文陟今官魯史由來多卓
異齊風曾否尚椎埋時東省賊警小定相期鳧舄雲霄遠莫
怨飛龍羽翼乖
同戚元亮劉濤柱過佟一元少司空留飲醉歸

率賦奉贈

一剌升堂駐玉鞍雙尊遲客儼氷盤紗帷隔牖凉風入夏木當軒午日寒酩酊總忘歸路遠婆娑還覺酒杯寛翩翩馬上飛揚甚細雨斜聽倒著冠

贈成元亮

燕趙悲謌士如君誠亦稀青尊聯雁序白眼看鴻飛才子窺金簡将軍舊鐵衣却懐風雨夕剔著接䍦歸

輓趙元公孝廉

沅水湘雲路幾千君隨孤旐遠翩翩宛䖏莫弔三閭苦未及長沙賦鵩年元公年二十

黃金臺畔柳鳴風同學摛飛跨鐵驄倘令中涓真買骨誰傳聲價玉樓中元公以病未入春闈

湘佩遥分紫塞長琵琶空憶婿爲郎傷心海燕初歸日不見盧家玳瑁梁元公配初聘歸未婚而卒

忽看素壁淚沾裳壁上冬吟誰和章却憶北風天雨雪君來携句草玄堂元公冬過我出和我冬殉八首今遺跡在壁上

怪爾騎鯨何處游可能化鶴返皇州有無海上黃金闕曾否天邊白玉樓

柏府重過泣楚雲烏啼花落暮紛紛堂前素幔隨風捲宋玉招魂不可聞君爲御史中丞洞門次公宋玉叔有文及詩輓之甚悽苦

送胡山公備兵揚州

濟濟京華道東南幾玉珂風流吳咏少丘壑楚材多待詔寧遲暮褰帷足嘯歌倘憐江左逸未借上林柯

其二

去歲秋風晚重游邗水傍蕪城餘斷鏃瓊觀下斜陽五袴需廉范單車祖鄭莊蒼葭寒露浦爭望使君航

送宋玉叔蹔假還萊陽

時時稱二宋忽忽各分飛時楳文先歸薄宦詩名減過春酒社稀戰雲餘草驛炎雨隔氊衣東道烽初息遲君驷馬歸

其二

爲郎非不達暫返即滄洲酒並鄰翁飲詩無豎子求卧窓風過枕散帙月當樓因爾憐羈紲歸心滿故丘

其三

封禪書曾讀蓬萊棹屢迴余甲申避難浮海舟再及成山而返蛟宮銜日躍仙闕隔雲開雅展誰能共秋吟應獨裁新詩兼

海味取次寄金臺

同濮柱宿百史年執署中

下馬升堂轉玉除長卿多病更棲居客來真率同斟曼酒半悲歌憶鹿車（時以病思歸）過檻浮雲滄海意當窗棧堞隔朝餘短檠長被蕭疎甚吏部床頭滿架書

過飲成青壇新居用敬哉東谷舊韻

停鞭朱戶晚轉檻白雲深窈窕開幽徑青葱寄遠心竹留新雨色槐落隔墻陰據地歌成未如君足陸沉

其二

往日張刑部經過出每遲棋枰風散處酒椀月移時舊徑求羊失新巢海燕知開尊重指點丘壑足吾師

月夜同吉偶過慰王鐵山少司空即飲奇吾新齋（齋因張洎水舊址新之）

解綬開尊足嘯歌嵩廬近日在銅駝鄭莊官罷賓朋滿庾信園成酒債多亭落槐陰初上月鳥驚人語半移柯明朝堅臥紗窗午恣意深更捲白波

施下翔年兄招飲金魚池（同价人惇五茹吉濮柱諸年兄）

施矦手一巵酌我金魚池赤日如火忽改色午餘露坐平臺遲大池小池荇藻亂橫陁曲岸楊柳垂小魚委蛇如畏人大魚騰踔如有神雲黛倒映碧玉沼風萍開出黃金鱗投餌唼呷水衣裂滕雨穿枝出沒頻沙苑泉中讓此物南屏金鯽空逡巡池前陰陰天壇樹壇下漠漠平沙路班馬嘶風疋練飛感此離情莽廻互憐君此別動經年座中散盡廣文氊董子歸田劉子泣獨我金門無俸錢他時倘寄南和酒重憶秣陵秋草煙（施令南和）

送方二吉偶之獲鹿

又送方生去愁聽班馬風如何同里客都散夏雲中別酒誰能醉離歌懶欲工王程芳草驛不敢怨飄蓬

其二

真成負弩吏仍是謫仙人草映青袍色花移上苑春蛾眉圖畫賤馬首送迎頻莫厭暄卑秩循良慰老親

其三

天姤蓬萊苑人爭苜蓿盤滯君南省棹六月出長安歸夢縈桃渡清時穩釣竿吾師同老父並指路漫漫

其四

如君眞令子相送泪闌干白髮經年望青雲此日寬無才同結綬勸爾好爲官古帖兼藏書公餘莫浪攤

其五

爾汝憐同學聰明並絕群人偕期紫綬吾已負青雲翰墨餘前代風流且使君到時迎竹馬曾否憶中軍

其六

傳聞獲鹿縣坐對井陘關泰蜀烽初息兵車正往還驛亭芳草騎畦隴稻花班他日徵書至楓宸第幾班

種竹篇飲成青壇新齋作

種竹復種竹三竿五竿足紗牖頻開助晩凉疎簾半捲摇新綠吟風咿咿雙鳳鳴沐雨瀟瀟湘水曲由來此物足幽遐况值軒楹初卜築却憶去年山舍東朱家亭子萬竹中新梢戢戢礙白日疎榦面面來秋風拭粉鐫詩碧玉製停陰逼酒琥珀空赤腳單衣六月冷展席彈棋十日同長安一别空相憶犢車馬首塵如織見爾奚得故園青托根更近君子側君不見此竹移自玉泉山千竿萬個只等閒山鬼朝栖紫瓊樹

啼猿晝挂籜龍班從君拂拭裴佳咏檀欒峭蒨開容顔吁嗟乎一物遇合猶若此昂首狂歌種竹還（青壇有竹咏諸公和之）

七夕後一夜對月

客裏不知過七夕穿針設脯事全收又成天上經年别稍減閨中昨夜愁螢火空堦砧杵下梧陰湲院綺羅秋誰堪千里明明月同照銀河在上頭

乞米行

京華留滯貧與日增一日款段歸暮矣僕以

米竭告欲糴則無見錢因走札程子其相負米斗二升以來遂作乞米行自嘲

乞米復乞米乞米無休已乞米不乞豪富人乞爾寒官吏比鄰憶昔西園振毫素睥睨九州不足步偷客時傾琥珀杯贈人不惜珊瑚樹天崩萬死歸逡巡老父園扉奉切綸阿母釵釧典已盡阿兒薄宦餘一身空倉烏鵲饑欲死猛虎斑斑來齧人蕩産鬻宅易珠玉稽首權門稱主臣再生適逢鼎革會緩死豈非諸公仁刀俎遲遲釜魚走至今感激無怨嗔老父歸臥

龍山貧茅簷蔬圃編荆榛日日伐薪誅僮僕時時乞
麥向西隣阿母十日九日病幼弟幼妹顔苦辛賤子
中夜起嘆息走馬復向長安塵一滯長安寒復暑徃
徃晨炊至日午艱難世人誰得知雄豪吾輩猶堪數
海上意氣韓次卿燕臺再見楊諧五王君（敬哉）假館猶
弟昆成子（青壇）經營心獨苦不分天涯累故人從君乞
米淚如雨吁嗟乎龍懷乞米有其相龍山乞米更何
方以此投箸不能食倚劍凌雲思渺茫

同李成玉程其相月過蔣虎臣即返

一年燕市寓月步自今宵隔巷詩儔侶長街半寂寥
彈棋依地榻送客出門橋不爲金吾禁傾尊夜未遥

過飲王鐵山先生新閣賦

停杯聊折簡騎馬便升堂斜月先虛閣高林過短墻
蔬盤羊曼潔酒態灌夫狂不分更籌急歸鞍夜未央

送龍大生令脩武

郎宿高高次太行覃懷仙令舞循良潘安花署餘秋
草王渙祠亭下夕陽此去勉君還卓異重來奏最有
輝光傳聞瓠子宮須築莫遣蛟龍騁大荒（時河工甚蛟）

銀錠橋上作

劉同人侗于司直奕正景物略有英國新園
記曰崇禎癸酉歲淺冬英國公乘氷床渡北
湖過銀錠橋之觀音菴立地一望而大驚急
買菴地之半園之一亭一軒一臺耳但坐一
方方望周畢其內一周二面海子一面湖也
一面古木古寺新園亭也園亭對者橋也（今亭與橋不相對）

何處來秋色居然在石橋山横西嶺秀水滙御溝朝

（其水自德勝來以入海子）槐雨連莊靜荷風對岸飄鷺鷗無結束
沙畔晚蕭蕭

鄭君招飲蔡懷真園中

衝泥城霧合展席夜亭清小徑迴廊入微香隔幕生
榻從徐孺下杯爲鄭莊傾預識金吾禁判期四五更

其二

落葉秋風夕催花撾鼓時吳儂淡度曲燕女坐調絲
罌盞登筵古茶羹佐酒遲却懷煙雨渡曾過習家池（懷真舊有別墅在秣陵關）

其三

碧紗澹剪燭紅粉次行觴薄命誰家子低頭說故鄉座妓有廣陵人餘生同鄙賤失路豈猖狂莫奏文姬拍淋漓秋夜長

送王漢卿令吳縣兼懷齊廣文

聞道吳門是昔遊栽花重向百花洲東南山色歸籃輦風雨湖聲到郡樓此去調琴多暇日不堪分袂復淡秋鄭虔筆札應無恙定有新題待虎丘

送江寧憲使王子俊甦之錦州

江亭爭望使君航揚觶鳴鞭攬大荒塞草清霜開獵騎秋花寒日上邊牆鹿盧雙劍當筵舞羊酪千鍾漉酒嘗寄語報韓張國士通家同首涕霑裳

送王鐵山先生歸里

四座離憂寫玉壺黃雲丹葉點寒蕪羊公有表辭開府賀監無恩賜鑑湖時先生以辭少司空之命被斥歸里雨驛鼉衫晨躍馬風江素幔夕啼烏悼亾賦就休還讀珍重加餐千里途

去年今夜隔街居漉酒彈棋丙夜餘霜鬢半生消鐵馬歸心三載厭銀魚周原寒柳誰堪折召圃晴瓜好自鋤禍恨園亭新卜築黃花殘死餞征車

贈李二公朗齋

李二為予拔一友妹出先是江南使君王君言同予謁年執陳公名夏以身任之及自錦州歸病甚以託李君也

謾書宵至晝眠床十一夜予在岳州海座偶李二以書來日某氏事已矣發酒次大吐汗中衝寒趨李二家復大吐李二曰以試予誠耳人已得矣汗中復衝寒歸遂病次午予病臥而某氏至忽聽騎人到故鄉孝緯定知憐令妹曹公原未識中

郎曹公贖蔡琰於中郎故友也李二賢于彼遠矣寒服廣陵身自解時廣陵女解衣衣之手緘縱水淚相望是日顧君返吾里某氏手札寄其兄江寧使者如垂訊為報元龍謂陳公喜欲狂

廣陵吟

朱家秋院酒三巡翠袖當筵淚滿巾問舞徵歌俱不解低頭說是廣陵人

藥裹茶鐺病裡身王郎高義亦殊倫微軀敢惜紅羅裂但有長干賣果人先是其夫曾僞作賣果者以覘之

寒更殘語漏低迷離別天涯各黯悽妾念故人君亦

爲歸心同到大江西
天台採藥豈無情祗慮多情負舊盟冬月孤燈更悄
悄開簾還送一人行（時寓于家而異室也）
盥手焚香雙泪傾趙家今日返連城明明共對尊前
語一拜真同千里行
朱家東魯舊雄豪怒擲黃金按寶刀手擘明珠歸合
浦仰天大笑若鴻毛

有感

一拜三年別重逢萬死身海濱天可問圜室鬼爲鄰

不堪回首處難作負心人耿耿情何極丹書墨尚新

其二

金戹毋手賜枕秘婦親縫痛哭三更夜蒼茫一念中

避債臺難築調砂術未工誰憐蚕室苦再讀史遷公

其三

龍山非有信（時家大人字至）生計日凄微毛義情空切朱
家事已非揚亭繞寂寞代馬遽拚飛長齋哀繡佛時
謝廣陵衣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七（自戊子至乙未）

送黃商侯司臬建南便歸[illegible]
千里間關並轡行鷄聲霜跡憶[illegible]
節此馭還過荔子城紫綬倍輝萊舞色青山深護老
成名他時再捧鸞章下建鉞褰帷念友生

送鄧元昭請急歸里時予以避債匿跡
報國堂前雙古松聯尊並轡每相從柳車無罪同鉗
布柑酒寧堪送戴顒意氣摧殘甘晝鵠交游汗漫悔
登龍在原相望情何極屈指炎雲書一封

寄懷黃玉耳總戎時韓際明爲玉耳甚力詩以
誌高義也

皖江鈴閣駐輕裘忽手丹書涕泪流莫怨虎頭多偃
蹇幸逢蠶室有交游夢回瘴海傳新息雨潤瓜畦隱
故侯自愧燕臺留滯久悲歌全讓越谿頭

壽劉少司馬孺翁先生

舊向天台採藥苗偶遊人世珥金貂羽林自傷河魁
轉南極常依北斗朝麾下爭傳朱鷺鼓門生初侍絳
帷簫亭前流水清如玉疑是虹飛百尺橋

壽給諫袁九叙太翁翁昔贊政沁水時長公令歷城

石樓猶有去思吟便賦閒居栖故林猿鶴凌雲孤渺渺驊騮得路兩駸駸歷亭桑柘千家影左掖梧桐一院陰並有俸錢堪上壽不勞陸賈更分金

送王坦公同年備兵金衢

憑軾君何壯金衢我舊游舟經七里瀨山抱四城樓南棗貧堪啜蘭茶近可求雁行如記憶魚素穩江流

送王君俞廣文南歸兼預為祝並懷我楊水如

白馬湖邊荷芰香待君飛騎一傳觴孫弘射策年相

亞鄭監擁氈寒不妨郭外種田惟秫米階前植樹盡琳琅因風憶我同門友曾著玄經在草堂

忽憶效近體

留滯京華旅夢遥垂簾風雨漫瀟瀟秦嘉有鏡遺牛浦蘅蕙無舟駕鵲橋一自樓東分跳脱幾回天北轉招摇萱花莫向堂前樹花落花開倍寂寥

浴蘭芳節酒難醺燕雨吳雲黯白分偕隱未終叢桂操破愁聊借石榴裙龍舟頗憶江前劇鴛袖愁成錦上紋傳得尊前多感慨長亭羌管漫紛紛

壽東海艾長人太翁

金闕蓬萊紫霧遮安期相贈棗如瓜新鳴太傅階前玉叉散黄門縣舍花猶子地隣東海日同官身倚閶山霞定知浮白琴堂冷早晚徵書出絳紗

壽廖西臣澧江侍御太公

椒盤初獻氣氤氳錦瑟傳觴春未分玄圃盡滋三秀草青驄新試五花文地留靈棗安期種城逼仙樓海市雲他日尚方鳩杖錫西京萬石豈如君

無題

銅駝大隱亦浮家白苧青尊漫惜花半醉慵顔如赭玉更宜新月透簾紗

鏡臺烟裊蕙蘭熏薄薄新粧掠楚雲寄語亭榴休漫妬湘江初試素羅裙

款語頻聲問妾家低頭無語一咨嗟桃源谷口花千樹誤盡漁郎幾度槎

風花搖曳綺羅香容易風流老擅塲他日倘逢蕭史客畫眉邀近鬱金床

泛泛鴛央照水黄猖狂無語一沾巾挑燈不用淚惆

悵同是青樓薄命人

一花當檻月當門宛轉離憂繞玉尊莫道倚花猶悵恨有人對月更銷魂（追憶）

縱酒看花真可憐桃根桃葉渡頭船彩雲斷處霜巖古記取蒼松百尺懸

白雲龍岫隱千層半夜驚雷起佛燈持謝錢塘蘇小小同心無處結西陵（紀夢）

放誕風流迥絕塵白家樊素漫傷神越谿才子清如玉堪爾粧臺拭鏡人（同時有白姬名亞於姬）

雙尊千里竟匆匆拜訴離憂一語中飄颻柳絮因風起憐取君王舊守宮

獨坐偶成

秋水平湖將遠航別來兩度芰荷香時時月上難孤座處處花開似故鄉得食雛鴉群送哺銜泥新燕並穿梁燕臺所幸塵如織悶倒雙壺倦一床

閉院梧陰自十尋游絲風絮莫相侵談詩匡鼎殊無賴買婦東方未有金浪說惜花真繾綣連朝中酒亦高溪長安容易斜陽晚拱手垂鞭月上林

桃邊僵李亦堪誇不羨春風二月花黽勉酬恩甘蹴蹹糾紛絕粒自豪華香浮紫珥羅青玉花映紅粧倚碧紗獨有三更拔劍舞悲歌相向督朱家

夜飲呂脩祉園

長安飛蓋若驚鴻急管高筵午日紅忽有亭臺開夏月居然林木落秋風當歌錦瑟人難傷逃暑瑤尊夜不空跋扈飛揚聊復爾寧妨金馬作墻東

青壇敬哉念東邀同吉倩東谷侍薛行塢夫子劉憲石前輩小酌汪園

汪家園子官道側春藤夏木青團欒閉戶忽與城市絕登臺坐見雲峰寬冰漿傳酒日易暮紗牖彈棋風自寒不是公門章吉士朱欄溪鎖碧琅玕（汪為章君內戚）

送郝仲超給事備兵薇寧

雙旟一別曉梧班黃海南連霄漢間對仗年來閒白筆褰帷何處不青山飲冰堪啜松蘿茗載石應分龍尾斑自古謝江游膩地定郵新句破塵顏

奉　命東省宵發天寧寺（予入都亦宿天寧寺）

重宿天寧寺初秋玉露零月林寒散影風塔靜鳴鈴

北海同征節（特同事爲李蒼嶠鴛部）東山望便星相期登白雪

高嚮憶滄溟（滄溟有白雪樓）

途次水甚

官道沙堤滿危橋亂水低使車歆剪棘驛馬病銜泥

災異還畿輔戈鋋更膂齊繡衣曾拜疏司會莫相稽（鄧侍御有災傷疏下戸部）

壽王梅和少司農太夫人

白首青霜歲月多籌燈數問夜如何熊丸芳訓傳金

簡鳩氏崇班領玉珂舞綵自浮蒲節酒當筵莫奏栢

舟歌諸孫况有蘭芽茁早晛鳴鞭御柳過

壽張庶常太公

張家玉燕舊光輝令子鸞坡管更揮捧日可知依禁

籞看雲莫怨遠庭闈郢醪賜罷遺春酒宮錦裁成作

舞衣借問馳駸何所獻紅綃應拜御書歸

清苑晤周蘭俞同年時將以考選入京

把袂初秋夕驚心易世餘循良稱異等梧栢待征車

官拙聲名達交貧雜佩疎徐陵高介節劉寵莫踟蹰

趙州晤胡沛然時新陟備兵蘓松與吾同盟方

吉偶雅相善也

館驛初秋一葉零使君傾蓋雅相親自慙交譜甘龍

尾又見雙旛逐雁臣恒岳清風依絳節大江雲岫待

朱輪因風憶我同門友浙水烽煙負弩人

滹沱河別方綳山使晉予東指山左

出郭河流遶海長征軺回首背恒陽雨餘波漲石梁

淺露後風高沙草黃使節東西分巖業離情山水共

蒼茫眞人麥飯曾經進慙愧三秋不裹糧

過南和李蒼嶠選部招飲澧園

小憩征軺日暮天仙郎置醴在平泉（李文達園）秋荷窈窕

雙池合盤栢交加一徑穿流水出門成浩渺高亭面

郭倍幽偏南和刁酒清如玉顛倒寒尊滞綺筵

過鷄澤距曲周三十里懐白令

寒雲一葉下平蕪回首交游滞帝都黃綬喧卑詩品

在白衣蕭索酒徒孤三秋水漲浮豺虎十里山空息

蟪蛄不爲王程驅傳急琴堂爛熳倒雙壺

平鄉

平鄉城上雨頹樓城外輕航大陸遊官道垂楊雙映

水歸心疑是五湖秋

壽高給事太公（時給事弟亦應公車）

草閣寒葉一榻穿丹顏玄髮腹便便新誇韋氏傳經
貴未及公孫射策年（時公五十有四）左掖梧陰看侍仗南宮
栁色待鳴鞭易州春酒清如玉歲歲飛觴乳燕天

壽傳庶常太公（以冢宰子告旋里）

鶴翎渺渺碧雲間鳳羽旋飛霄漢間詔許巖光仍釣
澤家餘疏受尚朝班一桃春綻綏山種五栁門開衛
水灣此日稱觴馳驛使宮醪滿貯玉壺還

壽王少司農太夫人

春風乳燕北堂潑韋杜城南紫氣陰庭獻青禽三秀
草歌餘黃鵠百年心竹屏介節貽元老蘭畹新葩秀
上林他日女清臺更築稱觴歲賜尚方金

有感五首

春風搖曳綠楊絲燕市悲心不自持西里通侯懷欵
段東門賤妾願舖縻黃金問舍苦不早青壁藏書悔
已遲近日漫傳江上信莫教風鶴近茅茨
猛虎斑斑不戲田桃邊僵李亦堪憐朱家痛哭强浮
白揚閒棲遲未草玄短歔無聲明月夜長齋有女朔
雲天廣陵東去潮如許知爾礽懷淚湧泉
朱家豪氣東裝輕躍馬聊從海畔行曾否揚帆凌浩
渺空餘明月滿亭皋還珠初拭文姬淚脫帽爭傳彥
道名何日樽前雙繫馬細傾杯酒哭劉生
詩壇酒社雅盤桓擲碎胡琴懶自看當阨誰能投木
李苦饑眞欲逐金丸交遊在昔燕臺滿緩急如今蜀
道難持謝淸貧陳吏部悲歌終夜涕闌干
漫說交遊白首新越谿高義亦殊倫悲歌頗類幽燕

俠意氣全歸刀筆人稍恃登龍稱結客早知畫鵠可
藏身何時落日玄亭畔遊債臺前鳥雀馴

劉給諫師太夫人七十壽十八韻

鸞誥啟恩會魚軒杖國年星躔南極麗雲隱北堂懸
玉燕翔阿閣金魚捧綺筵靈椿秀五百桃李蔚三千
車騎金張第笙歌韋杜天稱觴宮醴氾舞綵御香鮮
焜耀烏衣里喧闐鶴蓋聯雙法錦製珈六夜珠圓
海岱千春東嵩高五色田承帷梧掖盛重憶栢舟篇
封薦供賓秣吞丸訓晚編庭烏榮頗復肩鳳鬱膺騫

玉葉盤傳李銀瓶燭吐蓮青絲開步障綠蕚御雲軿
上客傾陵里諸生集廣川板輿長近日喬氣藹非煙
瑞鶴翔蘭錡鸞牋出蕙樓竹看彤管德盡向紫泥傳

壽李少司馬太夫人

岱麓榮光滿北堂白雲親舍遶蒼蒼盤傳金母千年
實身領仙郎五夜香鳳集左肩親捧日鳩頒中禁迥
凌霜稱觴不獨斑斕舞應泛星槎借錦裳以七夕誕期

壽楊撝戎時其第初落成

金貂夙領曉朝班甲第新開衛水灣竹石透迤朱檻

曲花樓窈窕白雲間冰盤雪藕堪投轄宮醴霞觴可
駐顏自愧卜居王翰近年年爲賦九芝還

東諺予出使山東之所作也

石田租

山東田最膏腴高原能代稼石田能納租一門十人
九人絕一人鬻女應追呼嗟嗟一人須努力慎爲良
民勿爲賊不問當年警黠妻守義餓死官道側

土室滚

土室滚土室滚縱横二十里小穴纔容人高高復下
下淵谷與山岑前穴官軍入後穴土賊行賊行過村
莊殺鷄炊午羹半夜官軍至化爲鯢與鯨嗟嗟爾民
獨不聞箪食壺漿迎官軍

鄒平潰

鄒平潰棘闈沸鄒平諸生哭震地願歸視妻孥不願
科與第宗公立山東監臨諸生集甑已破顧何益諸生投
淚向公揖歸向號房對策訖棘闈開諸生來鄒平有
四生頎然美且髯欲出不出賴宗公使我策馬向南
宮

月上弦

月上弦棘闈燎炬光燭天監臨夜起當中坐諸生點
名列兩邊賊來去城十里許捲旆偃鎗息金鼓但聞
唧唧聲夜襲濟南府邏卒入撫軍出跨馬披甲親馳
突次日監臨隔簾語吁乎危哉昨夜午

董君良

棘闈器堅且良一几五貫餘一紙直十張公差下府
縣縣令避中堂傳檄名鄉村鄉村盡奔亡藩使董君
賢且良胥吏震慄如探湯雙睛赤白肌骨黃嗚呼董

君賢且良

毋張弓

毋張弓十室空毋發弩死無所憶過平原與恩縣鄉兵練摠擁征傳鄉兵毒矢與神鎗練摠白馬藍旗殿在時鄉導引官軍大村小落百十戰問命棄弓復擲戟妻啼子逃如飛霰賊來但稽首我無弓與弩萬一見哀憐得保子與婦汝不聞盛世方寬仁省刑薄斂可淡耕山東良家好子弟制挺亦撻秦楚兵

估客苦

估客苦估客苦有馬不得騎用印歸官府寸鐵爾毋携携鐵連比伍空拳挾重貲往來齊與魯賊來爾毋侮爲言估客苦萬一見哀憐無喪爾資斧不爾飽食且安生東西南北停經營　廟堂指日大發兵賊平民聚爾安行

車如水

車如水馬如雲高竿大旗搖晚曛村叟店嫗出門望低頭展席迎官軍大婦催造飯小兒催飼馬少婦知禮儀避匿旅簀下小者帽檐大者椽拾來炊爨動盈把借問此物亦何多昨夜賊來煙蔽河

高橋豪

秦高橋賢且豪皇華騶馬夜蕭蕭官長不勞動顏色片紙便下秦高橋小兒市河魚大兒持屠刀茶湯盈客座芻秣盈馬槽登州參蝦青州棗桃鄒平醴酒章丘羊膏蓬頭奴子捧盤碟上客醺醺解黑貂我問山東諸村盡賢豪嗚呼豈獨秦高橋

雉飛行

野雉飛飛三丈高駿馬鳴鞭風怒號三飛力盡便委

地下馬縛雉繫弓弰細看却無弓矢跡怒氣塡塞殞蓬蒿嗟嗟野雉氣太豪村雞店鴨充廚庖（雉性激直爲人逐三飛則氣塞而殞不假矢也）

西泉

西泉流出故王宮使者開筵返炤中間問鳴鸞歌舞盛如花殿脚採蓮風

趵突泉

趵突泉源出太山（樓傍碑云）三泉噴出雪潺湲荒樓蔓草秋風急傳是滄濱昔閉關（有李于鱗先生白雪樓）

華不注

綠谿走馬夕陽遲不注山頭散酒巵斗絕芙蓉青窈窕同遊半駐呂公祠山腰

大明湖

水面亭邊放小舠還登北極望湖潮閒是先朝欽賜地昔賜德藩荇根蘆葉月蕭蕭

穆陵關

齊家嘗賜穆陵關劉裕曾經大峴山見說青州崔刺史橫戈親盪賊巢還崔諱起鵬青人德之

渡沂

沂水空清碧玉寒沙紋石蘚照澄湍却憐吳越誰堪比記得桐廬七里灘

沂河三道淨無泥橘柱雲光動午谿白墮若來造沂酒定教清影徹玻璃

途憶

山左諸生覗予骨肉途次將迎至別有流涕者念予何以得此於諸生歸途憶之而各識以詩

伊生闓等餞省城外

齊南城外酒三巡驛路遙遙促起身便約春明重載酒諸生何事苦霑巾

章丘飲韓生錫祚牛生天宿李生爵益宅至日出王生廣鎮夜馳百里自淄川來餞予城南

章丘諸子沃羊膏痛飲深談曉日高睡起淄川飛騎至王生辛苦餞林臯

鄒平令趙君同成生晉徵劉生愷王生錫申韓生敬所出醴酒觴予地僻無梨園成生手洞

簫佐觴醴酒者醴泉所造也相傳范文正公讀書故址

鄒平四子振清芬鄒令翩翩雅好文爲捧師觴無鼓吹紫簫親度遏寒雲

長山飲李生文熙徵泰所知予中酒不强以梧酌進而手烹茶沃我

馬瘏仆痡倦風沙留憩長山二李家知我連朝淺中酒手烹泉水點新茶

至青冀生紹芳自章丘陳生名言自齊東皆畢

夜馳歸張生聯箕亦自顏神鎮馳入府同餞

予一觴

顏神去青二百里齊東漯水夜歸來君鄉道路非吝

易苦爲師生酒一杯

予飲長山李生席啖草虫而異之味類江陰子

蟒云詢得其名且曰是恒棲於豆間今年雨

甚不多得諺又謂之嘤虫予念　大人未嘗

此袖得三枚行次一日予至青李生徵泰走

書以三十枚至

草虫微細遠傳郵爲我高堂佐晩羞持謝孝廉無別

語長山馳騎走青州

至河陽高生燻止觴予其蒼頭能吳歌且曰昔

有梨園今家業荒落各散去此其僅存者河

陽新爲賊燬室無完扉瓦礫而已

河陽殘鎮賊初行辛苦高生匹馬迎酒半蒼頭雙度

曲梨園白髮舊家聲

漂母臺

昔郭荒基倣草萊淮陰阿母自憐才千金散盡仍無

國一飯何年竟築臺極目雲沙高浪湧如聞砧杵數

聲哀傷心更有壺漿女何處投金曲瀨隈

夜渡

黃河中夜渡滅燭進輕航一水迷林滸千艘合混茫

驛人呼隔岸倦馬臥平岡空遲王水部張燈古道傍

至王家營王生伯馭携尊過別

艤棹郎王程携尊古渡行那堪千里別相對一杯傾

落日河流直寒雲草驛平依依誰忍別期聽上林鶯

白洋河

當年相國此防河河上樓船湧白波柴市一從摧漢

節臺城到處起邊歌雲沙古驛更籌斷煙火人家隔

岸多稍喜漁舟殘雪夜烹鮮汲水艤寒莎

河上歌憶舊也

陳公清且俠高義麦飛翰念我多苦心疾聲呼古歡

古歡亦有儔同心良獨難朱提誠不易非爲輕金蘭

入室啓家書百金來江干淮上新羇田遠寄充盤飧

促札招予贈重以錦雙端舉手不言謝歸來淚汍瀾

耿耿納有心内手知袖寒非君高介節千金等一丸

朱家東絡彥非我昔同胞又無骨肉親兼之道里遙
一逢長揖間神宇相招要廣坐寂無語密室吐英廱
擾擾覩寥濶落落爾汝曹在原敦古誼鴒羽何翛翛
贈金貸友橐𥿄轡逝是郊僮僕麾已盡雙劍虛寥寥
予同華陰走馬避索逋者僮僕莫知感君綢繆心酌酒盟重霄任俠亦
有時堂上春秋高請君謝交遊掩戶没蓬蒿
土君刀筆人高義雲嵯峨黃金傾篋笥擲手無摩娑
誰言管與鮑此道如逝波濟濟京華道冠蓋亦何多
劉子平生親又我同門友結交亦有因意氣良獨厚

解囊不厭頻酌我以危酒凌厲各有旨無庸苦疾首

憶馬

鄭朱雙贈馬重險達園林南草投胸濕簷風刺骨淡
苦心秋潦濶驟首暮沙陰芒之驅良駕哀吟猶至今

渡河

曉日穿橋漾殘氷載雪流鴛鴦無結束五五立沙洲

夜抵諸城卽莫李令君太夫人

膠西雲木隱遙岡宜有神君雙舄翔素幔一枯慈母
竹青山空穢蓋公堂衡泥驛騎嘶寒廐豚雪啼烏近

女墻此際生芻無可束憑輀搵泪月蒼茫

邏營丘寒甚易輿而騎卒占以告後之載馳者

筍輿凉氣薄改策過林丘蹄雪凝風重鬢氷入店流
役夫閧凍死寒烏不高浮寄語青驄使休夸狐白裘

青州崔雲程使君周守楊令分招於故衡府

青州從事徹玻璃三易歌筵繡戶迷星漢半空月杲
杲氷泥重結雪凄凄紫騮亂繫平臺柱翠柏依然兎
苑西髩髮梨園能度曲故宮學就舞前谿

宿博興作

秋霖餘潦濶湖盡郎城邊積雪猶浮草斷氷初出舡
輕爲行不穩空馬踏難堅辛苦登陴令寒更臥鐵鋋

送李蒼嶠備兵衡永昔同典試山左

豹冥寒尊詠朔風還朝客易若榴紅燕臺朋好紛紛
裏楚澤山川滿沆中莫怪五溪猶佩犢但呼三老問
飛鴻衡陽回雁知真否極目雲箒下遠空

題上陽像在金山側

羽客翛疎兩鬢鬖端然坐對妙高臺天風不動千帆
起五月寒濤拂案來

送蔣虎臣探花請假歸省

句臚三唱玉山遲　天子相知年少時紅藥翻堦詩滿袖碧蕉堆案墨凝池爲歌鳳曲裳馳驛先捧鸞章想畫眉到日孫枝依子舍和鳴休沐兩相宜虎臣王父母猶在堂時新得覃恩

翱風桃葉舊情深虎臣先納二姬長安翡翠雙栖珠樹陰秦嶺近傳丹鳳侶茂陵先慮白頭吟定知驛路多私語想見粧臺用苦心倘念當門蘭亦好他時珣玉並成林

元錫招陪匡侍御後飲雷雨迅至

金魚池水市林陁池上杯觴入夏多似識雨來堪避暑居然客去更當謌風飄急鳥過朱檻電繞飛龍倒白波岳廟園丘成怳惚有無旌節下天河

送鍾文子同年視學山左

薄露踈林驛舍秋仙郎高第擁行輈後前衡鑑皆同籍前視學爲吳藩之同年泰岱山川是舊遊文子昔理刑濟南音審黃鍾與雅調暇登白雪足風流知君結網滄溟濶不數珊瑚七尺鈎

題張幼量古劍

王花千歲闘含光玉匣淡封三尺霜莫向華陰重拂拭恐教風雨鬪滄溟

壽同社白孟新茂才仲調孝廉母陳太孺人

北堂佳氣郁非煙堂上琪珂映雪懸桃葉鳳推祭酒席槐花新送孝廉船寒閨燈影黨人傳孟新兄弟皆以黨誣下司敗夫人安之小閣鐘聲繡佛前此日稱觴惟果蔌茅容鷄黍在賓筵太孺人茹素三十年

追輓孫宜人宜人爲副憲孫公昌齡元配抗節死井中

大澤寒洲落照黃悲風露井下衣裳九齡侍婢從蒿

里一紀中丞泣輓章戊寅死烈己丑乞言環珮夌雲朝貝闕蛟龍過雨拜銀斾至今節烈歸巾幗側耳文姬拍正長

壽朱給事太公

階前玉樹接彤樓左掖梧陰滿院浮不數東方新賜帛可知蕭望定封侯東方蕭望俱給事中壺提宮酒承宵讌舞着朝衣當彩裘倘祝高堂增七箸早裁封事拜嵩頭

送聶輯五侍御巡按淮揚聶舊令南陵

隋堤遙接穀谿雲十月清霜擁惠文山右近多名御史江南猶識舊神君褰帷鷹隼寒初擊按部蕭蘭迫

自分來慕維桑歌幾許青門不敢悵離群

聞張趨正按吳命下志喜

代北青驄迥絕塵（君晉人）閶門匹練迓朱輪三吳近屬哀鴻地六載初逢繡豸人積翳陰霾回日馭寒林蕭艾避霜新姑蘇臺畔多名宦懷古應釃酒一巡

見朱蔆文刑部西山近詩感賦

玉署聯聲滿殿東斯人假寒白雲中一官冀耀瀏湖米（蔆文歲自家運米至）單騎秋看天壽楓亂後風流相向老薜垣跋扈爲誰雄歸囊近詠淒清甚極目諸陵返照紅

梳粧臺

路轉西華歷古丘仍餘蕭后洗粧樓假山眉黛疑相稱溝水臙脂不可求香院回心傳嫵婉契丹亾國獨風流雙橋圓殿今猶昔泣憶延秋烏白頭

寄掄江李撫軍培原大中丞并爲家君致謝

柏臺烏署舊清芬鈴閣謌壺迥不群　賜璽新增山虎節揚舲兼閱水犀軍千巖刀斗麾如意十部霜華擁惠文親舍白雲悵渺渺幸依交戟望氛氳

過萬壽宮

臺前殿後雨丁香蒼老盤旋不可當嵜語華祠與報國花開輸爾十分香

題嚴元復畫像

有客蕭然水石灣如雲淡處即三山鎮日琴聲隨坐右老年俠氣在眉間巖松反挂虬龍飲秋葉橫披翡翠斑自笑西莊王給事風沙爲爾一開顏

寄大司農丁蓤党公山中

（公以冬杪請告歸里　聖眷禮遇特厚公歸矣　上宴集大臣樂奏猶念及公且詢其年聞者以爲君臣相遇古未有也公之歸也予未及歌以祖道今始吟五韻以寄公山中）

珠樹陰岑獨鶴飛安車初見老成歸輕裝馳驛霜隨轍祖帳傾城淚漬衣待漏九年臣誼歎當歌一嘆主恩稀開元天子櫻桃宴誰念知章卧翠微

題沈石友垂釣圖（高郵人）

此邑高郵甓社湖煙波杳冥蕩虛無菱蒲葦汀影微末中有扁舟一釣徒簑笠翛翛雲水靜垂綸似欲挂珊瑚細看居然沈石友揚髭瞬目如可呼我滯京華

四五載焚硯閣筆從區區風沙雨淖馬傐側長筵急管人奔趨達官長者好磬折詩壇酒社成崎嶇近日垂簾眞潤略板扉土壁無一娛種得三槐與五棗雙槐微青棗盡枯惟有滄州數竿竹（壁有滄州戴先生畫竹）時時相對傾罍甒見此心目更明豁捲淚移舟到坐隅風塵尒我共躑躅愧此扁舟一釣徒

別百史陳年執

麻衣踵戶不升堂到此寧知遠別傷風木萬春成杳渺樹雲千里失凄凉年來封鮓無能寄日進蒸豚應

不妨何事節哀勞累札痛予聲淚僞沾裳

其二

駸駸追騎趂平沙東便門前淚漬麻手札三年懷錦繡墓銘千紀爛雲霞征南立石還男子（復公書中語）中壘編書未大家得此九原無一恨春蘭秋鞠好傳葩（公遣人追送先慈墓誌銘）

其三

此日悲心黯自分絕裾攀李突如焚堪憐萱草終天恨悔得芝山（公別號）擲地文死畀定知慈母恕哭聲敢令老親聞覺公倘惠無生偈願向高峰禮德雲（公囑歸禮覺浪和尚）

哭慈大人

哭獻京華酒一杯諸孫共拂紙錢灰兒能強飯渾無恙母若含飴尚復來綠蕚雙輸瀛海外白雲半落太行隈嚴君華髮今應長苦惜餘生不敢哀

送朱大華蔭

別離千古恨到此不沾巾柳陌飛孤騎松門悔萬春雨衝行客面淚送白衣人去後君無事經營愉老親

其二

不孝非人數諸君情枉多紛紜催祭軸容易走山河悔逐青雲隊渾忘薤露歌入城逢好友風水道平和

贈朱在庵

淮海有逸士彩筆洞青冥手注鄉函編苦口或涕零我載寶山歸金碧曉晶熒（在庵以所注感應篇說定見贈）悵望草玄居空天雲樹青

同門吳純祐招同宋尚木同年飲冷泉兼攬飛來峰諸勝

九里松風烖（兵以代薪）蒼蒼只冷泉赤雲過檻薄翠罨僊
谿懸愛客移尊遠敲冰浸果鮮吳歈携二妙歌發午
鐘前

其二

斜陽重展席廣洞更留賓（飛來峰有射旭金光龍泓諸洞）曲竇橫飛
鳥懸巖俯瞰人松根踞石頂佛骨浸苔身（石上有西僧楊璉真伽鑴像甚衆）不是炎蒸月停杯能幾廵

其三

謝邦壽山展重浮載酒船兩峰能送客一水恣鳴舷

雲隱曾遊處風來欲暮天徵詩吟倍若投筆已三年

孫健六世兄招飲江頭迂道略攬南山諸勝

石屋宜逃暑煙霞更幾重禪房分半壁虛閣聚諸峰
入洞絺衣薄尋谿夏草封歸途三里桂（自煙霞返石屋碑勒桂花巷俗云滿家衖杭城游此極盛）秋月滿遊笻

其二

不爲炎蒸倦還堅虎跑行兩山趨塔合（山門雙塔峙焉）一徑
界谿成向寺松相引烹泉茗細傾（即虎跑泉）宋蘓餘碣在
詩軾記濂並崢嶸

其三

重指江頭路風帆夕照餘主人同客至佳醞與殽俱
面水日開閣看山不出廬長繩如可繫（安得長繩繫白日）吾
亦厭還車

遊詠素堂（紹興張狀元故園）

伏龍穿舴艋詠素恣追攀橋束重重水樓橫面面山
老藤不倚樹頹石欲當關便合炎蒸月朝朝載酒還

訪余若水隱居

不見余高士輕舠冒暑尋柴門臨水閉竹圃護籬深

避客還留我披衣笑捉襟瓶中村釀貯語次手頻斟

其二

味觴因病廢爲爾輿偏賒瓜豆來園架魚蝦貸婦家
世何妨晉魏話只到桑麻三面無鄰住淡林鳥雀譁

其三

不出門前路翛然半紀餘短墻山聽入缺壁月同虛
貧至無書讀閒唯抱膝居勞勞王處士徒步欲當車

其四

語到師門舊分飛踰十霜玄都桃灼灼白露水蒼蒼

喪亂身俱在行藏迹可忘人生能幾別短鬢兩蕭蕭

其五

往年孫吏部浩蕩紀南征杖策來相訪携尊爲不傾居然高士傳增重越王城翰墨傳佳話風流萬古情孫少宰有南征紀紀訪若水懸居

其六

休文與不淺頻過浣花莊出郭停驂從維舟載酒漿坐移漁棹晚送過虎溪忘別後無書訊相思水一方謂紹兵使諸洗靜瀾

將返忽王千里見招

欲訪元龍甚誰言向廣陵豈知將返棹重得晤良朋越郭青山繞秋軒白露澄十年風雨別羽翮更飛騰

謁禹陵

倚杖隨僧入翠微禹陵闕藹斜暉香爐佳氣朝金簡大澤圓風舉玉衣萬里翠華虛駐輦千春松栝黯成園辛勤絕勝蒼梧野鼓瑟停鑾有二妃

禹王廟

日暮輕舠曲水通維舟來拜禹王宮幾年黃屋歸天上依舊朱衣拱殿中面面廻巒朝絳節陰陰高棟落秋風相傳昔日荒京甚者樹梅梁夕照空殿後梁以古梅廟爲兵備洗公潤新修

邗水

邗水四年別戊子迎先孺人于揚州龍山百日繁自從亡阿母無意愛諸孫予時亦有子五人多子原爲累高天不見恩楚辭酷嗜讀此後廢招魂

奉祝元白尊宿

投子浮山又慧山黃花翠竹滿禪關搬柴運水橫生事扳袂抽釘老不閒苦爲一星留火種可憐雙劍掛眉間鈍根難換雲山衲憨聽拈莱說法還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八 自丙申至庚子

遊披雪洞

芷屐尋幽遠荒藤逐杖開山從何處去泉向此中來斜日劃谿樹懸流劃石苔暝煙歸徑險倚木首頻回

宿冰持澹雲庵

絕巘盤孤殿平軒拱萬岑遊星衡岫上皎月貫林深衆籟此中息微蟲間一吟遠公寬酒律携醞許頻斟

過月可別峰庵

何處別峰去霜楓半嶺含澗廻深覓路樹轉忽開庵

茶澤龍山種（藝茶茂甚詢之龍山所携子也）茅驅虎夢甘榜書方仲筆（別峰二字為方二吉偶題時奉命楚中）離緒到湘南

竹里別業各分得五字予以病不能赴賦此

塈堂侍馬一公妹丈張齡若經三弟遊予新置

開汝携壺恣唱酬眉公（一公別號）逸興稔風流輞川竟向詩中得天姥先從夢裏遊（一公有夢遊小桃源詩）竹為嗣宗開衍舊梨因仲蔚倍清幽病夫悔不添雙屐策杖群吟

過嶺頭

東轉龍眠路欲迷買山未效鹿門棲蒔臺沙徑芟衰

草石鋤泉聲合舊谿（夢中得此一聯）擬卜茅亭桃塢側最憐石閣竹林西嘉賓百萬如堪貸嶺雪春雲早杖藜

雲沙半嶺隔荊扉瑞隱新軒逈翠微（越嶺即家大人頌嘉山居）吟罷澗風醒白酒舞餘涼月掛瀰衣西莊肯令松筠閉錦里從看芋栗肥判却薄田全種秫祇雞調鶴摠忘歸

寄王朴齋時觀察饒南

江畔維舟晚山城易騎行病夫驚剝啄稚子急將迎話到三年倦杯從永夕傾欲留還促別霜月趁王程

其二

清切饒南地春流一葦杭餘生憐伏枕逸興阻鳴榔月淨芝山迥花明栗里香倚樓還信杖雲樹遠蒼蒼

將至小龍道過金家灣

我愛金灣好人家竟杳然陂陁全見竹畦澗亂鳴泉開犢浚趨嶺饑麋旅犯田龍山清絕地山外已堪憐

竹林暑暇偶步壁珠庵庵三面水一阜特聳而庵踞之竹柏茂密外敞內邃上人惠徽黎學

勤行氣宇簡靜㪅茗相餉閒出卷示我命綴
數言予方以內人也不解五家旨趣不敢蹈
綺語戒因即景口拈以供一粲

青青竹葉映陂塘栢子離離階下長茗盌菜根鐘午
後薰風殿閣送微涼

六弟招同王申之城起楷人兩叔五弟侍　大
人錦叢堂賞桂因游浮山積雨更期及期復
雨至莊同飲者爲晉庸城起楷人三叔信宿
徙返三叔以次招集懽然率賦

尋花頻阻雨花去雨仍來古榦殊堪對寒雲不用開
更衣敎向火脫屐便傳杯次第茶羮至淡懤小謝才

其二

泥徑經過少閒亭笑語和雨中秋色近空外樹聲多
坐解遊山榼頻披載酒籢塒雞兼齏蔌將日未蹉跎

其三

十年曾別地三日雨中閒飽看亭前水相思屋後山
賭棊寧計局展謔共開顏苦愛池楓古行吟戴笠還

其四

蹔回蓮社杖近指竹林栖嵐霧連村合谿橋一夜低
宿醒燈下解襆被午前攜欵欵悤諸叔聯尊絆馬蹄

栗園經始卜築暮歸道作

買山猶未任愛山恒暮歸漸漸遠峰一冥冥沙徑稀
亂蟲初競響流火乍高飛屈指端陽後沈酣月上扉

栗園遇雨時草堂初搆

赤日扶節看栗花虛檐一霎雨風斜草堂喜荅兩間
瓦秧隴纔停半夏市亭午樹聲迷嶺阜久晴溪色走
泥沙蹄流衣履從敎濕木柹烘餘酒重賒

栗園雨歸

山歸眞畏雨山雨暮仍隹石步回看沒雲林直望垂
墻衣猶借瓦檐溜未齊堦小待三間就谿聲臥到齋

吾廬

吾廬夏可愛竹樹盛華滋入牖北風廣落堦午日遲
坐催仲友晝卧讀刎光詩諸兒好談說動至月生時

耦塘侍　大人夕酌

半夏荷初客當西栅正遮小兒攜臼酒老圃貢粗茶
綠拆浮飛度香頹立鳥斜大人貪石色拂草坐谿沙

其二

日移濃蔭失酒壓小筒低垣短青來座阡連緑過谿遲煙淺樹裏餘綺亂峰西歸詠頻回首城烏半欲栖

山中風檐小酌時草堂將成

陰陰嘉樹下坐石聽潺湲忽作尋源想悠然信杖前腰鐮開密徑攀竹面飛泉老佃新芻㸑三回促我還

其二

短机如趺坐淺檐當小堂雲山侑獨酌風竹奏清商爾近蔬香在泉甘酒味長納凉無午暮不卧亦羲皇

其三

疎豁三間就經營半夏過病惟思偃息貧敢悔蹉跎樹匝鳥聲散溪環石響多此中饒勝地布置復如何

檐卧

粥罷慵傳杯凉檐卧一廻晚風城漏起微雨樹聲來長机肱堪曲高吟眼倦開平頭摇白羽階草漫蚊雷

山曉

擁被疑寒早酣眠苦夜慳掉頭看白日絺幔入青山鳥語紛酬答春聲獨往還遊凉課幽事疏竹亂泉間

檝巖行

六月此日雲蔽日山風蕭蕭鳴竹栗黄翁笑腰鐮刀來欲往檝巖此時哉啜茗扶筇過栗園沙草霏微古徑存半坡以北晝冥冥山腰澗底連青熒仄陂恐驚龍虎睡幽宮或爲仙靈扃黄翁拔鐮前開道步步有聲向幽草雜樹繁藤應手開碧澗蒼崖當面好兩厓古木逐溪涸老檝參天踞崔嵬怒雨止從高葉過微風疑挾萬山來谿根樹抄石無數層者爲堦平者路斗壁懸青午日回陰岩沈碧炎雲暮遊人五步可停

筇酒客十曹堪治具對此繾綣澹忘歸便欲誅茅岩下任黄翁餘勇猶糾糾搜石窮幽露雙肘某處可亭某可臺經綸真出老農口憶昨炎蒸山夜寒歷階來問有酒否小甕剛貯兩壺春新蔬便在籬門首感君朝夕意慇勤況復登臨㸑奔走黄翁㸑不懷抱好花瓢竹杖同傾倒翁别檝岩七八年今日爲吾佐幽討我病久矣廢長歌來此伸紙筆如掃適意相逢佃作鄰來往風流成二老

喜堅兒迓　大人入竹里小晴即遊檝岩

啓子依愚谷家禽野性成漸能娛　祖意同此暢幽
情過嶺迎籐杖歸檐沸茗鐺雨中來不意晼望午邊
晴

其二

晴光纔隱見遊輿已憑陵闊草逶衣露疏藤吐石稜
扈從兒輩布韈羨老親登險處携鋤過微微堦幾層

其三

平石茂林下坐來暑氣淸谷風太拂面山雨但聞聲
摘果流泉浸携茶宿葉烹拋判歸徑濕雲暮盡頻傾

堅兒入山口占

靜子山行急登鞍雨未開爲留瑞隱杖怕白栗園回
携榼無兼味藏山有舊醅薜裳堪起舞兼爲弄孫來

小憩

晨餐趁早凉携鐮芟灌翳竹郷出新泉草根還古砌
竟忘日色淺方覺汗濡袂歸檐傾沸鐺薄拭遂小憩
依此湘簟淸卧領南風惠樹杪青山來嶺外白雲曳
欹枕亦疎豁心目兩無蔽秋蟬一聲長鳥語迭相替
百慮此中空澹然羲皇世

水口

水口誰栽樹擁沙帶浪生蔽谿斗闘叙映石足逢迎
栫物知天意觀心淨世情跨流頹石閣一過一經營

初月獨酌

山宵白粥居然好送酒來時肯放空頻厭初秋餘暑
氣恰於此夕有凉風凳移戶外梅陰裏席就軒前滿
月中一味敢嫌供給少躬耕深愧鹿門翁

小隱　予山堂後丈室以待　大人觴卧命之曰小隱以大人山居曰瑞隱窩也

納凉依北牖橫几面西除全對右溪竹偏宜左腋書

大人書以左腋　老年隨坐卧家語只樵漁所愧兼珍膳山泉
釀酒儲

病卧山莊荷趙輿公郡伯相念獻新賦謝

使君相憶意何長憐我蒲姿早著霜藝藥肯容盧北
渚種松不遣鎖西莊時奉部查病痊諸人郡縣具結狀　寧親白酒金
魚換訪道丹崖石髓嘗病骨他時如再健蘿裙櫻屐
拜黃堂
田間藿食頻年忝病後躬耕半畛難幸有甘熊膏雨
渥坐令陽雁稻粱寬麥岐相映桑三畝蕹本葱將水

一盤何日行春過陌上荒莊可當浣花看

病中何黃州道岑屢顧賦謝並別

荒軒伏枕竹風寒三枉前綏過藥欄久病漸於交態熟感君獨作故人看驛亭返駕催征騎石渚秋花晁釣竿惠我蒲萄長在手題詩毀著細傾盤(時白涼州回)

信杖

飽餐還信杖嶺畔復谿邊所向吾無意依人秋可憐個童剎墜栗相倘竹陰前笑指茅簷處前朝虎畫眠

肺病

肺病無聊賴山窓懶嘯歌定餘蟲響出空際竹聲多嶺日遲遲掛炊煙冉冉過旅頭有周易讀罷一婆娑

悶五兒悼亡詩

白露團梧葉秋雲黯桂枝不堪多病後讀汝悼亡詩情在誰能遣心拙強自持含飴猶可弄我爾共舒眉

其二

放眼人間苦灰心我輩全漸知生死幻仍為孝慈牽棖爾能勤儉寧親有歲年病中新藕栗囑婢獻姑前

其三

昔友遺如綫(張公威赤僅此一女)今秋盡悄然中郎猶有女伯道豈無天立室拜嘉慶(顏延之詩上堂拜嘉慶)白楊待墓田(公子先逝公今尚未葬)兩雛知徙否止望外孫賢(媳遺二子)

獨酌

獨酌宜山夕高吟恣老狂移燈承皎月疎樹上濃堂小栗峰頭穎(予午遊自携)甘泉酒內嘗(山釀初熟)田家真作苦相杵夜何長

省松

左手携鎌右携杖為省松秧幾許長秋色逗人任不

得攀蘿闢草穿雲上范然直造石巔邊連陰(上有苦連樹)覆石平如掌坐石支枝秋望寬蟲吟鳥語各風響萬木初霜色不齊雙岩錦繡競鮮爽倦起扶節歸山半故徑倏迷草漫漫日日登高無定方忽思今日是重陽

憶昔

遠遊寄子託師賢仲友(張)情親窮益堅冒雨乞糧過屢渡逼冬通俸動移年

連陰雨旦(朱)贈乾柴瑞伯(張)輕舠載米來稚子廚人

豈笑語寒林倉卒晚煙間

小豎携錢方氏湖止沽白小當園蔬伯勲笑殺臨淵羨便餉鮮新一石魚

黃公高義拂雲長（謂摠戎黃公鼎）爲我攢眉坐小堂宿望二邑令雙雙書幣至淡淡笑內袖中央

李兖甫送酒山中兼餉鱖魚豚蹄並盛酒吳甕詩以謝之

寒雨空山犬吠忙白衣人到菊籬傍魚肥錯記桃華節豚祝剛逢秋穗黃便檢栗蒲傾榼蘂旋搜瓜子對

仟甞蘄州磁甕還同贈昨夜糟床正注香（杜詩已覺糟床注）

哭殤孫二首（時當五媳亡後之七七）

寧痛懐抱物憐他衰絰身一周當母逝盡七孝兒賓來往真堪省悲懽兩賺人撫床祝爾訣瞑目歎何頻

其二

出胎成母病報訃贅渠名慈孝月餘事究親宿世人吾儒歸物變釋氏剖根因了此真無淚悶思亦愴神

送捴撫宜小泉中丞新將海汎初回

玄纛新從江上廻黃雲萬頃竟江開春農有喜銷金甲秋闈餘淸舉玉杯海市不驚青雀舸河魁徐映射蛟臺野人一飯懽安穩寧獨隨車甘雨來

病癯無力秉園鋤覘隴躬耕愧不如香稻懶頻飼語鳥盤飧貧欲共豁魚長需膏雨青門圃未獻香芹曝澗蕨再拜東籬裁短札五雲多處望高旟

寄望侯弟秋捷

壓宥執杌簟聞訊倒衣裳世德重袍笏高科殿老蒼易慈鄉其長甘讓季尤頁喜極還悲涕龍山墓木長（倍父尚璽公墓於小龍）

其二

二豎成吾廢一飛奈爾何容車道正隘（樂府道隘不容車時南闈初試）作健伴無多（樂府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時諸弟子姪多擯闈外）新雨榮喬木朝暉耀薜蘿小山叢桂色立馬簇笙歌（祖中憲公墓於金陵之小山）

其三

棲市金門淵精靈爾輩堪馬能空冀北人合老山南霜漠搏孤隼春風舞兩驂（時五兼亦公車）成名休恨早取次宦途諳

夢劉潛柱

欻然劉潛柱獨到山籬裡迍邅左右顧似疑慢投止我望急招呼涕淚兼惟喜相别幾何年面目遂如此緩步如蹇蹇低頭復爾爾似言我亡媳未慰書一紙我言太夫人即世闕奠禮腸中千萬端彼此各傾耳如何此數言晨鐘遽驚起

五媳發引感賦 時出殯於山莊栗園之右

鐵石心腸一老生此時摧折不勝情香殘燈燼繐帷啓鐘斷譙樓曉唱聲寒衛白衣霜路滑柳車孤旐朓

風輕病夫怕見傷心處徐坐篼輿緩一程

憶昔荊南初問名阿翁榮貴我諸生左思女自多年棄孫楚詩先服內成 五兒有悼亡詩十首 學道微禁塵世苦遺雛偏切病姑情山丘莫太悲零落古栗園邊水竹清

溪秋秋色倍佳哉何事悲秋策杖來霜老巘楓紅漸合雨移溪竹翠初開 移竹以葉舒為生候 愁懷全嬾登臨興倦眼纔舒水石隈苦為山川兼嘯詠道人心死又燃灰

兒輩乞論詩

白眼青山病長卿無端高論健縱橫酒杯容易將寒夜詩律艱難到老成逸氣先鋒看的破妙姿微步欲塵生強教重定鍾嶸品多少風流浪得名

撥悶

秋色峰峰妙寒流澗澗邅放懷無悶撥到眼得詩奇大地無非藥 明用善詩 青山可代醫神仙豈尤物只是老狂癡

坐隰

坐隰高檐下長吟午日斜不妨閒杖履直視足幽遐栗葉偏肥竹藤腰恰卧瓜鄰農將村酒今夕有生涯

有懷寶山

入城容易成羈絆在野艱難定雨晴恰值三秋寒照穩定期一日寶山行兒能供餽卿同長子喜扶笻弟後兒 壓兒治具候大人及予并二兒於次日遊 何事匆匆驅出去茅菴雙柏數年情 寶山雙柏甚古

山晚歸城輿中有作

漫道山居好遶山路尚清茅岡卧虎跡楓澗叱牛聲無計淹高枕回聹駐遠情行行黃葉薄漸漸碧雲平

丈室

山結吾廬僻城栖丈室如雙趺禪榻坐三疊道家書
神王一吟嘯心灰百掃除階前空所有雲月未全疎

其二

強分廳事側長近往來門甚荷天心厚頻年生齒繁
人聲四邊入吾道此中尊對面濂溪老看蓮水竹村
壁上有周静香寫乃祖愛蓮圖

偶讀李集

雨過仲友室信手手一編乃是青蓮集朗吟心范然
早歲渼文又強項熟讀不肯讃其賢百戰豈能無利

鈍日月薄蝕仍中天當筵裂紙雖怒筆慘澹經營亦
有年沈酣曾阮江鮑語放浪高岑王杜前雲車風馬
翩然下掩月欺花絕可憐愛殺四明老賓客擄地狂
呼李謫仙

胡元洲二尹來攝邑篆山中寄詩代柬

寒堂短袖手如冰拄頰朝來爽氣澄訟芋伏堦唯片
語哦松臥閣在三層肯因攝篆寬豪吏偏為談經拜
老朋閩延方羽南先生談易山墅違城無十里蟪蛄聲不到峻
嶒

憶方邵村十八首

邵村出關每欲力疾作數章悲來塡膺不能成也事久心頭餘痛漸減然後走筆無復詮次

端坐無端憶邵村側身北望竟沾巾山齋九月寒如
此塞木蕭蕭凍殺人

前年臘月初聞信顛蹶提衣出戶欄長慟一聲隨便
任語兒妻父止休官吾兒邵村婿也託其女云然

同時雷電下高閣白旐連翩出 國門盡室登車休

返顧餘生邊外是 君恩

慷慨登車感路旁衝風浩浩日荒荒幸逢 聖澤重
生日墮地何鄉是故鄉

千里難尋賣米家瘦瓢羮秈足豪華村農薄福晨炊
慣浪說山田飯有沙

斐几滑淨那可得練裙光麗未曾聞隻雞十日堪揮
灑敢望山陰皋一群

絹滿鵝谿誰去寄紙携宣德久應空恰如道子初歸
蜀滿眼山川在腹中邵村書畫妙天下今無所施矣二章惜之

哭殺妻孥不用論任他生死任乾坤枉將書札哀哀
託病骨年來只閉門
花近離披月到盈山阿一兒瞰高明安能半日縱陽
任薪手針錐向老兒邵村粵差回會約椒川一聯不果
野服升堂是邵村放歸爲我說　君恩擲身投地歎
無限誰識青楓月夜魂
六律歌驪送邵村井陘關外已銷魂那知永訣同袍
友便是燕姬青綺門邵村初令獲鹿予於長安祖道餞別六首
憐尔枯魚泣作書六千里外到蒿廬跽讀三行還掩

却𢧐悲叉手步前除
磊落聰明誰更過風流放浪奈君何半生慨盡東方
傳塞外應猶擄地歌
吾師出塞聞還建令子趨庭竟日閒一縷茶香親上
壽六千里外北源山
春樓花簇錦襜褕冰雪埋空夜半趨天意婆心施大
喝曾經三日耳聾無
隔眼妻孥無處憐隨身疾苦定由天安禪且去參三
要學易何妨早十年邵村四十出關

三日致齋筮遇坤先迷後得以情言十年十月或十
月萬一春風度玉門予爲邵村筮
画溪繞舍老梅交破衲三間蔭白茅倘得夜郎還李
白定將鎖入小劉瓢邵村里門舊山館今爲僧舍矣

二詠詩病中率筆詠懷詠史不復區別名之曰二詠詩

瞿曇爲利生捨身若敝帚過涉而滅頂雖凶亦無咎
亢龍豈非龍時乘良不偶老氏與易異六爻闕上九
至人際此時杼軸仍在手走馬滄海波徐步蛟螭口
斯道如背水無地曳兵走我生嬰多難更值衰病後

才識與精神數者皆鈍朽老覩一在堂萬事狠回首
廿卧碧山春仍感　君恩厚微微三徑資亦因薄宦
有安敢負夙心浪比柴桑叟
巍巍西山夫一餓馨千春浩浩八十翁救民輿渭濱
水火雖殊能妙物各有神知音在萬世顧曲識其真
巧宦言利濟飽餐爲逸民范范六合間杜口勿復陳
瞽妻苦不悉十載無朝昏乃知運寸光萬倍璵與璠
雙瞳遍四海誰言天地恩豪家紫貂裘貧女慕布裙
無者競嘆息已有不復云所以高足人濡首卧要津

黃犬與鶴嗁千春步後塵知足多歡喜幸甚遐與明
區區苟完矣善哉公子荆
少小學放誕開口建安前沿流下三唐經營亦有年
中道遭屯邅棄若風前煙多病貴精神閱世賤蹄筌
鍊液內景經垂涎祖師禪多歧竟亡羊木馬陸地船
專心求實際義文先後天豈不小弋獲終之蠡測川
山居逸興發高詠爰莫捐老馬夜知道霜鶻不空拳
所向無轍跡曲折合自然此道有根偶用杜語柢知者莫
能傳

韓休隱賣藥兒女呼姓名龐老耘峴南刺史釋其耕
虛聲不可逃生死與同并況我市井臣病卧碧谿濆
滿床尚圖書袖手看耕耘苦心慕溫飽閉口不復云
醉尉一聲呵已說故將軍下愧垂竿兒求魚志不分
上愧龍吟人高足步青雲
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龐老人中龍邈然雲漢間
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此子亦虓虎負嵎誰敢攖
嘆彼容容人所向無一成首鼠盡兩端狠顧慫精神
長跪叩穹蒼賤子志未伸君志復何如所志亦平平

少小無宦情黽勉滯要津公卿候顏色不復記姓名
賂遺必奇珍呵斥金與銀千錢六萬家作使馮先生
名園秀通都便與卧閣鄰沼引四時泉岩疊若天成
退食必游衍妙伎間嘉賓香風隨出入娟娟眉月人
別有傾城姿嬌坐待君親八十便勇退雲卧碧山春
飲饌妙天下坐客羅詞英美人奏絲竹山水音并清
徐徐鍊玉液沖舉慕仙眞猶有未了心遺子以一經
遺經亦何爲黃金期滿籯
朱公能知子不知人無良殷勤托所善封書寄瀟湘

蚩蚩黃口兒命依丈人行兒子雖可怒故人安忍忘
失意片語間令其中子殃兒子羞一賣兩賣楚君王
驪龍如一寤其頭齒尚方
喬松生斗壁女蘿故纏繞入山無處潑浮家苦不早
俗物何甏甏到眼神枯槁顧風同其塵吾愧猶龍老
夷甫徒虛談郭氏善經紀遣婦潤門戶亦勝一男子
逵牀阿堵物從橫良可喜嬌倩叱舉却寄君內府耳
何如髯參軍大破乃公鄙
白髭冉冉生方剛遂速老心戰精銷亡意敗色枯槁

出門畏教言入室懷温飽學道與治生二者若不早
仰慙蘇門生土窟裳褊草俯慙王家郎走馬金溝道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九 庚子

五弟同象九表弟集張子□□□□□五弟將北上詩以戒之

新月霏微度碧櫺黃花寒媚郗家亭山頹連璧顏初潤（五弟象九皆張司馬婿）盤剝雙螯手不停莫漫驅愁澆阮籍眞教荷鍤瘞劉伶未知慈母松門意閒道孀姑涕夜零

燕市酒人眞汗漫狂奴故態也縱橫醉揮金盌當筵臥笑擁妖姬上馬輕憐爾浮池今病飲莫教入洛有虛聲試詢霍石諸前輩百斛千鍾略解酲（謂霍尚書魯齋石侍郎中生）

桂龍歌慰三姪勃紹

長松閣前桂一柯往往風雨有龍過奮鬐怒爪攫其枝幹去閣中有人掇高科辛卯之年及庚子翼侯望侯皆若此勃紹朝朝臥閣中一過桂前一心死我兒從臥桃谿濱閉論詩騷并古文笑爾熱中何太急此事兒曹難並論男兒仰天各有志悲歌豈獨爲其身我之兄弟七八人伯也仲氏童稚親天尺樓邊竹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學院書

劇棲霞古寺煙蘿春老親脫珥買書紙溫言拊僕送
盤飧到今山居十里艱轉饋方知徃日慈母恩棲霞
三月風花新長于女兒看殺人珠翠如雲照林麓香
風不自百花生我輩紫峰閣上齊閉門足不履閾動
經旬有時兄弟拍案忽狂走或泣或歌動鬼神青衫
皂帽難爲子啞玉揮金始作人是年巳卯不得志老
父公車獨攬轡三人送別盤谷 哭 家稻場明月尊前
墜痛飲千杯不醉人長嘆一聲橫涕泗舅殊 絶 惟直
齊 也悲歌 皆座客 此是二十年前事今看富貴於我如

浮雲同胞冉冉老將至伯也早棲巳郡丞仲氏潦倒
老明經我每念之淚濡袂何況承顏捧檄人阿重阿
重歌莫悲眼前英物我能知三嘆易公 孫 惟半面天
尺樓前烏板扉伯兄斗室逢在湄 江 寧馨兒郎是阿
誰呼其乳字來前揖謂兄勿以常婿而畜之經三祖
毋開弔時嘆其孤貧揮霍有雄姿望侯人筆兩疎豁
富貴功名定可期所相牝牡驪黃粗不失安有鐵網
珊瑚遺一枝但努力且揚眉明年役年風雨龍吟時
請我來看桂樹枝君家癡叔癡不癡

餞五弟翼侯席間作

霜下淺階月上廊與君坐月不知霜來年高第三旬
少去日公車萬里長 五弟年廿八巳四上公車 嘗盡艱難能輭弱
醉餘聲淚忽低昂 酒闌五弟讀予桂龍吟熱中泣下 可知富貴原難
忽豈爲停炊不下堂
小謝霜空一鶚騫 翼侯弟新捷 春風雙駿御街鞭 帝鄉
賴爾爲前輩同學憐渠更少年門戶峥嶸寧一第神
峰落穆望諸賢花時並走 金帖攬起山窓白晝眠

酒間慰彥昭弟

經術文章老更成鹽車修坂歲時行無雙人漸疑江
夏第一吾終屬阿平酩酊莫嫌長寂寞嘲歌不廢舊
峥嶸黑頭却羨蕭冲子 四弟別號時在坐 赤手焚書學耦耕

彥昭讀桂龍吟而嘆酒間走筆感舊

我作桂龍吟差强勃鬱意那知彥昭離席起悲歌斷
際老淚燈前墜亦有老親孀在堂仲也紫綬郘金章
老人眉目雖粗展男兒身手各自强入門僮僕分顏
色舉頭冠蓋有輝光後塵步步青雲滿坐逼彥昭成
老蒼科名爭嘆彥昭遲不見彥昭年少時酒中跋扈

飛揚態醉後風流駘蕩詩長者停車問僻巷佳人舞
紵乞新詞老兄當日懋前輩諸弟如今拜老師及門
冀弟便翩翩望弟飛騰也少年雲龍往往歸高足霜
鶻年年鈍老拳素絲近爾朱藍色綠綺調人燥濕絃
先生自此其升矣都講歲一看鱣一點然彥昭彥昭
爾莫吁當年潛園並起五姚俱籍咸肅爽競逸足比
時爾雖汗血尚爲駒到今儼然吾家名士二十載獨
不見同園兄弟存没與榮枯可憐天上修文也不孤
愽豸許南蒼吳與二胡子兗郎公墻東避世陳二如炎牧
吳南山歸敝廬時炎牧將返函雲濤之張多病修堂卧頻年
潦倒困公車三方僂岡邵村與三伯仲尤傑出金馬花驄偉
丈夫一麾出關寒裂膚盎無斗粟析無襦我憶邵村
十八曲每一讀之淚下纍纍如貫珠酌酒解君愁置
兕何如水上鷗裂我桂龍吟尊前燭下燒之勿復留
亦有桂樹叢生山之幽能如是乎偕隱不山中白飯
淨如玉碧酒黃雞頗易求唱酬縱少羊何輩與君二
老亦風流知君老驥壯心殊未已阿翁科名已若此
謂弟經三捉鼻向君言正恐彥昭不免耳客容篇中八十

翁急流勇退君所喜予客容吟有八十便勇退雲卧碧山春彥昭絕倒彥昭未四十
也自此以往持粱齒肥者四十有餘年綱成君倘日
足矣

憶邵村

去者日以疎昔疑今有之我與邵村交髮未覆額時
兄弟締婚姻才名亦差池謐朧談管鮑平平何所奇
自從遠別離不復長相思初聞猶委頓積久成頑癡
寄書萬里來讀已棄如遺叔子往徐莊邵村食田濤塘闊
新篘冒雨策蹇歸淋漓漬中衣不念遠友苦翻憐吾
兒疲呼婢易衣裳酌酒與兒持
故人難後郎跛衛來山陽邵村中子以事至里滯予山中荒籬本無
門忽忽入我堂相見兩漠漠寒暄若尋常徐步左右
溪藉石坐疎篁日晏告別歸怡然舉數觴相送亦不
遠薄至舍南岡郎去見跪陳吾翁何太涼故人萬里
外弱子十齡强相逢無一哭許別亦匆忙語兒未及
語三嘆步修廊我嬰病患後木人石心腸多病重餘
生多患輕死亡所餘未死心高堂捧一觴妻子亦敝
屣朋友久粃糠端居憶邵兄淚不到三行安忍迋兒

子聲淚故淚淚更有茹茶心銜悲無可將郤嫂致書
來兒依叔父行非我塾中師任我讀書堂文章便通
達身體亦豪彊老嫂不我知明月有弦望塾規夙清
峻病後久頹苑館豎漸屣雜兩棠亦飛揚長者雖淳
朴輭弱面無霜張師苦致辭張時授兩棠經郎是貴家郎病
夫方外人十月九山莊少年無羈紲勤嬉兩難量虛
名恐誤人重任非所當更有郤恪私朝饔夕酒粱兒
子若已子此語似荒唐命兒辭阿嫂勸郎歸毋傍此
託一以虛我心豺與狼痛哭復何益羞愧冷中腸縱

有盈眶淚彈之壁與床庶幾輕薄名昭昭白日光蓋
藁在河滸語郎當自強
東鄰田舍翁髮短意何長亦卿竹風前揖客坐茅堂
清泉洛白米出甑如秋霜長兒賣薪歸換魚作羹湯
蔬摘園中新登盤羅兩行苦辭下箸難滿面色慚惶
語卿勿慚惶淚下倏沾裳念我同胞友攜身日月傍
錦衣白玉人驄馬紫遊韁納之沙漠中初秋骨欲僵
哭人最蓬鬆白日慕黃粱旦飢面發紅哺饑雙睛黃
如何東方生忿雎眾一囊

死別一垂淚生別兩沾巾參商不相見已絕平生親
牛女盼河梁一年一問津念子偕老人孀鰥並世生
北歎雉朝飛南爲黃鵠吟鵠吟長各天雉飛示殊林
我嫂儼鬢眉意無萬里程誓將畢婚嫁出關從老兄
生同黃沙風殁弁青草塋語兒修尺書勸嫂且徐征
夫人坐中堂兒女亦崢嶸虎在谷風雄龍去空湫清
諸雛翮未健何以立門庭徐步三五廻語兒且吞聲
同穴尚艱難何以寬悲辛
生別已腸裂生聚更嗚咽兄弟四五人盡倚寒邊月

雙親亦在斯眼聵髮垂雪甘旨奉夢中菽水艱一啜
赤手望承歡分定無巧拙老兄素滑稽詼諧能中節
舞衣百結餘戲作老萊跌破彼萬古愁賺此片晷悅
窮邊大孝心事與前賢別苦地無閒身預恐炊薪缺
荷斧笑辭親上山淚流血
酣眠忽恐慄大感皇天恩布帳垂四周綿被實奇溫
重關內外結北牖紙塗新不入北風氣但聞北風聲
念我骨肉親寒邊獨臥身邊風利勝錐著骨如著冰
以此淚浮枕披衣雜及晨病妻惟我早初勸後怒嗔

鄉填我更喜偕老得同衾急起焚高香九叩　君王
仁

龍山夢邵村手煮黄雞熟半以奉老親半以犒僕
問爾何不倫掩面吞聲哭長鑱白木柄十口望果腹
鬪沙藝荑稗伐林成板屋刀僮指背繁此物伴獨
苦地如敢軍相隨郎骨肉聞言驚泣起紙牖悲風送
子有數頃田荒蕪故山麓圩長雨易崩塝遠車難續
邵村徐莊舊有七道車轉水上灌今廢矣我兒省視歸往往雙眉蹙老嫂
力閑墾與釵與板築額稞雖漸增積久或怨讟女婿

終他人牛羊難久牧方知稼穡艱輕言辨麥菽安得
許雛長把書牛背讀

死苦一朝畢生苦浩茫茫懷鄉與惜別身外總不遑
晝饑望晝短夜寒苦夜長邊庭一晨昏海水三爲桑
回首造物恩豢爾四十霜生平悲歌心百思無一當
七尺未遽朽萬苦聽所將其中有真人冲然廣莫鄉
弦望自有時北斗低復昂萬一金雞鳴甘霖灑大荒

山齋同兒塈堂侍　外父　大人夜酌

山寒無一事初暝閉中堂張燈圍瓦爐酒藪信所將
舉眼三世人論詩夜未央楊惲與馬遷淸辨亦頡頏
兒儕侍我飲爵不過十行叶彈懽奉二老頳面態飛
揚撤席與未終老祖意何長怡然立兩孫對傾三五
觴今夕復何夕陶陶到羲皇酣睡待朝晴亂展跋淡
霜次日爲寶山遊

寶山行時侍　大人及妻父夏廣生先生同張齡若弁兒塈堂遊

一月前期寶山去俗冗如麻苦絆任今朝眞作寶山
遊仲冬風日如初秋兩山盤折孤徑轉中有清泉石
上流行行水石漸相阨叠練倒掛空青㟁趙老手題

瓔珞岩俯瞰繞雲梯百尺石頂無端豁大陽從横阡
陌森開張尺木樓是趙中丞公枉野休老處基對山缺舉頭放眼
浩茫茫百里湖光當面卧三圍巒阜擁趨蹌歌臺舞
榭今蔓草前有荒莊後佛堂佛堂亦不復當年低小
茅齋八九椽惟餘殿前雙檜今勝昔車蓋亭亭直造
天横風欲度不得度驕陽怒雨停其巔此檜可師可鏡
禪師所手植開山造殿金碧鮮紫衣撾鼓升法座龍象
威儀立兩邊霜鐘一聲入空去仙梵絡繹合流泉春
來千樹萬樹木筆齊作花素錦彌山香出川酒徒詞

客紛來往花瓢挂竹踏蘿煙就中吾翁婦翁與師最
莫逆往往叩關啜茗不參禪遠公若禁淵明酒杜甫
偏眈贊老眠惟有竹林之外一片婆娑石（亦趙老泐）許其
痛飲狂歌落月前至今兩門公之年共一百三十一
信步登山如履田酒酣絮語中外孫此山一輿一廢
屑睫邊舉杖謂雙檜爾之生也屈指四十有七年嗟
乎此檜纔生四十有七年未知人生能著幾量登山
屐一飲千杯莫論錢

點筆

午夢誰驚起風檐脫葉聲已傾西上日漸向紙窗生
端坐觀心凈攤書到眼明熟詩吟細細溪見古人情

楓藤歌（時望侯弟中式監旗予同至此）

昔有關西許光祚賦我祖居錦叢堂嘆其萬楓齊著
霜紅霞秀天絢七襄沙塘一楓尤奇古四望此爲楓
中王根蟠厚地幾十畝枝掛藤稍千尺長郎論此藤
亦奇絕古幹糾紛虬龍結遠看此楓竟不凋高下青
青敵霜雪却憶　老祖葵軒公課子聽玉山館中鶯
田杜倖不敢致擊磬升堂拜祖宗是時予衿貴一鄉
藍衫茲日騎春風（葵軒公爲族衿所妒恒曰吾子得一青衿足矣）豈知奕
葉發根大簫鼓朱旗歲歲同（經三以去秋成進士）我對此楓還
再拜子孫如藤祖如楓千條萬葉布霄漢並依老幹
盤蒼穹前年我來雨三日戴笠看楓衣屢濕今朝塘
上風如刀倚楓颯颯竪顛毛安得畫史吳顧徒爲我
便寫楓藤圖許公字賦（許賦郎許書屏上）並三絕一日對之
傾一壺

訪二殷舊居

西峰廟坐一片石餘石磅礴二殷宅　老父　先慈

昔儆居士鏟煙寒乞鄰麥糞餒雖貧景物清茂松高
竹碧檐楹山茶煮聽松風響村酒傾看竹月生今年
我來疑錯愕鬱鬱青青何處去茅館爲塲池作堆一
堂兩姓紛割據正所別適恒所老定生（廟舊僧也）行脚他
山杳所遇無故百感生傾衫血淚悲萱草人生萬事
難回首十五年間何不有君不見朱旗閃閃龍山隅
七歲孤兒今丈夫（先伯瞿丞入墓於此予別龍山時望侯弟僅七齡今中式立旗於此山矣）

輿中吟

登山輿中人不知輿外風浩浩發發山北風傾林譬谷貫心胷涉河輿中人不知輿下水波波咤咤冬河水踏氷蹴雪擘肌理萬事當眼不相知世上悠悠盡如此

卧病山中聞鄔夢陽明府賜顧城廬有闕展待

賦謝

小豎來城喜氣真寒門翠蓋駐逡巡虗敎剝啄驚亭雀已覺光輝感路人藥蓺晴畦雲外卧花栽淸署雪中春負薪換酒村樵返交戶神君日日新

四弟以楚游詩請正喜之有賦

靑衫投筆訣秋風（四弟已棄諸生）赤手高吟卧錦叢顚怪王瑚頭正黑早同杜甫左書空（子美晚歲右臂有悠悠伏枕左書空句四弟亦然）新詩滿載瀟湘色此子眞宜丘壑中漸覺駸駸凌老驥病夫跛扈爲誰雄

弔胡子兌於令弟奕又宅感賦（子兌令台之臨海卒於官）

台州不合桐人去太守飄零茂宰亡南海魚應隨破釜北堂烏只繞靈牀（子兌太夫人在堂）素帷屋角寒迎日老樹城隅黯著霜尚是阿連吟嘯地錯疑陶令徑初荒

潛園回首二胡名（謂令弟郎公）廿載三山風雨情春草如袍人偃蹇虬髯似戟氣縱橫靑楓記室靑燐散（郎公殉難於揚幕）白首郎官白旐輕同學少年今半老那能死別便吞聲

口號

老筆無端發興新十年焚硯氣還振他時倘遇知音賞李杜之閒著此人

漫指吟詩太瘦生何妨學道本來人菟携帝座供撘首儘散天花不著身（用李白及維摩經中語）

二兒塈移居有賦

扶牀冉冉竟成人分得枝栖門戶新析箸久因衰母病僦居仍愧乃公貧（時賃吳屋）就籬冬補三竿竹遣力晨輸一束薪那得槖金分給汝擊鮮鼓瑟莫辭頻

背郭比鄰微轉巷開門跋履巳升堂月移霜樹過墻影風入寒梅隔舍香詩向老師終日和（塈兒有和仲友贈移居詩）酒携諸弟夜淺嘗病夫最喜今能便兩宅群雛並繞牀

口占命兒堅讀史戒詩

關外憶詩十二首（六兒有憶共妻父邵村詩）小兒學語亦潸然相
期讀史非今日莫浪談詩在少年下酒定需一斗醉
解頗已覺兩兒偏此間雄伯紛如許翡翠蘭苕盡可
憐

祝郡司李黃儆菴

驚坡驄馬舊家聲（謂宮庭愼菴兩先生鷗渚學士）利器初硎更早成
第一流中先屈指無雙天下夙知名青袍折獄風盈
袖白羽揮兵月照營正憶長鯨千里浪卧罷當道截
江城（去歲江城多潰推皖嶷然公攝府篆督兵固圉之力也）

病瘝無計手稱觥僅隔公堂兩日程遙祝嘉平初降
嶽誰言四十始專城門桃全樹　官家木（公與枚南鬬將功令不分務）
鄉荔偏分野客瞿（公閩人曾以瞿荔見餉）便擬黑頭爲相
國定知不損郡功名

堂兒乞細論詩不答口占示之

年較陸機作賦早庭依匡鼎學詩遲與來隨意飛騰
入妙處他年子細知屬氣爲樓開浩渺龍媒若鬼合
權奇會須嶲紫千紅過漸見霜清葉脫時

送次韜兒移居

一枝移卜近城闉隙地儲栽數畝春郭北山邊扶杖
遠江南舟到買花新園分處菜常多種室有萊妻喜
共貧微恨量慳無五合月軒堅坐愛留賓

五兒鰥居岑寂一兒恒招飲慰之月夜予偶末
至值張師在坐

就席添杯便坐床老夫來晚與還長重開醉盤盈匡
色新浸霜蔬出水香問字翻邀揚子過傾尊不損陸
公裝推窗明月淡如許庭竹疎陰欲轉廊
一詠一觴吾不倦住兒住婦爾堪當山中遠餽供卿

長燈下頻炊酌小郎坐有圖書宵易短來因孝友意
偏長霜指罷酒狂歌發未減狂夫病後狂

偶夢氷持上人口號二律嘆之

子不磨墨墨磨子非人居室室居人氷持十載開山
去福湧今朝卓錫新早識百年同棄物應容三宿有
閒身可憐未遇夾山老一炬當風蒲地塵（氷持劍菴澹雲規制稍闊力詘心勞化去無嗣今菴故無恙與呂吉之墨等而居者福公矣）
殷勤無著與天親靈骨潛藏已一旬（氷持有昔之師弟若且昔與人日我與氷持無著天親也福湧何得住澹雲田取氷持灰骨藏之月上菴十二日慈雲眷屬令往請骨瘞）

濟雲門庭杳然宗之不可得矣火宅可憐舍利子借丹霞語洪波難兒本求人借石霜語知恩狗賜雲門棒米指爲狗嚙耳致病得償債去寧煩打殺與喫耶錯怨刀揮入塔身悔不隨流湘水去留些藤葛起紛綸水公是年遊楚溺水復起

喜堅兒水次歸

念爾衝寒去爲吾兌運歸漸諳門戸事喜值雪霜稀李固驢偏瘦姜詩魚復肥就魚開臆酒衰嬾願無違

歲暮病中示室人

久病翻忽病君愁我亦愁此身付造物吾道隔滄洲

方內貧難道春催景易遒龎家好妻子肯共鹿門遊

病中亂夢而悸

始笑吾心幻全依血氣強一朝雙削弱終夜獨飛揚開眼元如此遊魂應更狂死生於是驗功行果荒唐

畏風有憶山齋

內熱沉痾在傷寒近症添漸能諳藥性不敢憶茅檐梅谷虛丹葚菱花變紫髯床頭無老易竟日只垂簾

病中聞山中梅信

聞道桃源曲寒梅徑欲開不妨絕世立留待病夫來臘雪微微綻春風緩緩催負暄定挈杖藥罷強傳杯

除夕

催逋當歲逼交謫入門頻病廢宜今日安貧憶古人青氈書帙在斑鬢藥囊親對雪披裘坐春光隔宿新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十　辛丑

歲首病臥掩關蕭然無事其相過問率爾有賦

臘盡百勞集餘此歲首閒慶節亦有禮冠蓋紛往還
皇天特佚我一病掩重關座右柴桑集壁上濂溪顏
茂叔觀蓮圖相對唯二老爐香颺其間好友念起居入室
雅盤桓軟語析醫理拊慰良多端履闋却我送戶外
微風寒感子澹蕩人禮失心亦安蕭然寂日靜雙趺
禪床寬

偶吟

臘雪明廣除寒月流清光忽忽日東升春風入我堂
俯仰眉睫間變化何范范營營良足鄙悠悠亦可傷
達人游方外良士履其常學道何所成愧此玄鬢蒼
隨時聊易厲春陽方未央
陶潛力躬耕叩門乞一餐董京棲白社碎帛聊復完
悠悠任形骸愉愉怡妙顏予亦希高尚淺念饑寒難
如何當路子追欲百不離朱門逝傾軋寧在溫飽問
人我參差高隴蜀古所歎
無身何所樂有身起百憂憂樂恭相仍榮若寒暑周
坦步信所之委心無去留嚴霜却紈扇暑擲千金裘
如何瓜場間猶憶東陵侯截吟咄咕歌時哉聊優遊
袁安振孤貧臥雪食不充門戶巍然昌四世世三公
華繁悴其根白日不再中泰高斯幾先履滿憂忡忡
閉身一土室飲食自牖通黃巾避其閭履道以待終
猅蟠亦肥遯寒門本素風難蜺泥中蟬易冥雲間鴻
千載繼者誰杜陵逍遙公
向平讀損益身外無所須惟疑死與生未知定何如
我惑寧止此窘步四踟躕富貴人所欲性豈與之殊

哀病懼弗堪垂翅息丘隅寄踪良寂寞所性在歡娛
交戰熱其中顏色罕敷愉兼憩俯仰人嗷嗷覩薄軀
棲鳥爭茂林誰甘集於枯截趾以適履吾又悲其愚
上愧冥鴻士下憐郎鹿夫戰勝誠難希聊復安吾癯
母鷄將數子啄粟我欄干惻然懷所生一去不復還
周墓所種松離立青一山人心隨物化餘悲日以闌
逝矣空復悲所悲生鮮歡高門兒女繁嗷嗷非一端
偪側縈百憂豈惟饑與寒梅華一何爛梅子常苦酸
錦衣而絺裏外艶懷中单宦遊三千里安知吾母艱

奔喪錯痛哭恨悵遲撫棺年來婚嫁逼貧爲之須
方知負母恩不在永訣間
少好淡湛思兢兢在文藻馳騁游其精端居喪吾寶
晚病重餘生瞑目慕枯槁寂寂萬山空憧憧起紛擾
稚栢萌枯株寒蕪長春草一榻卧閒身馳情鶩八表
心齋愧未能隨意寄幽討寓目無定帙行吟亦草草
四坐休言工聊以傾懷抱
花缸泛薄萍金鱗戲其中以此三尺波盛彼徑寸躬
所向浩滔滔焉知江海空黄魚湧巨浪山頹（出海下賦）

江東潛身非不淺負勢亦已雄漁師若相慕叢艇犯
危風連網洗霜鈎百道穴其留長緪遠從遊待其氣
力竆舉網或先時委棹蛟龍宮（郡人取魚舟尾網後縈而後舉急則洗舟）
豈不亦艱辛奈予腴且豐玉盤待爾甘江湖安可容
君看不才木往往天年終
蒲柳何飛飛微霜已從風哀質自弱齡秀羸顧不豐
恭逢慧上人（謂栖霞僧慧若）教我以規中斯道本無玄恒者
集其功君看巖下溜涓涓石爲空蹉跎二十年愁病
遞相攻卧山山自幽萬慮如飛蓬勞魂而逸魄眞人

遠其宮霜我鏡中鬢負彼河上翁何時畢婚嫁揮手
巢雲松僊人惠一丸閃閃方雙瞳
曹公聰明人往事不復思文若鑒亦洞展矣心相知
鬪歌泣妙年育長艮云癡破甑顧何益叔達豈我欺
百年千回首積憂安可支曆書開歲首卜日詳其時
新者從門入誰當俯視之我有一虛樽酒至聊復持
吾子在川上逝者嘆如斯
古人墻樹桑今人籬種菊樹桑可光軀種菊但娱目
生男莫願多多男莫教讀儒冠半饑寒宦途頻寵辱

廉吏使親辱貪吏使親哭東鄰田舍翁有子百無欲
長子把鋤犁歲入秔百斛仲子一擔薪城歸掛魚肉
三子略學書落筆五與六幼子無所爲鞦韆搖古木
稻場午護鷄松嶺宵驅犢老嫗早飯香此翁春睡足
笑指雪漫山仰頭坐茅屋
玉樽金鏤梳死汪長生瓢陶然共一瓢入口何所饒
潛魚樂淵淺巢鳥喜林高萬類任所託相非毋乃勞
峩峩樊南陽高閣截青霄坦坦張思光岸上舟逍遙
秋風掃高林隕葉集兩肩春氣𣟴穆生青青盈我前

萎草萋更碧白髮獨不立難老無要眇真人潛淺淵
鉛汞歸土釜神凝氣自專盈縮自有期榮悴不在天
夏姬一妖娃雞皮三少年
城居苦內熱山居苦風寒俯仰一世間兼娛艮獨難
微雨與風俱重裘爲之單病夫肌理踈當午不能餐
白樽煖餘瀝歆卮三五乾溫溫上眉間顴頰生微丹
乃知儀狄造匪直也合歡聖王及莊士聲罪亦多端
此物終不廢厥功安可刊吾欲繼伯倫狂歌舞杯盤
陰陰行雨雲日日梅溪曲盈盈溪畔花寂寂春山麓

玉顏孰爲開香風難信宿絕代有佳人遺之在空谷
雨暝四山合牛下雞亦栖禾薪者誰子丁丁動雲梯
田父前致辭小兒山之麓前朝獵客過三虎下林陂
胡不早上山薄此夜凄凄長跽語貴人田家職所宜
鬻薪晨入市午歸把鋤犁餘力急腰鐮庶免寒與饑
敢畏虎與狼敢同牛與雞聞言仰空拜恐慄搖心脾
此生猶飽飯大荷皇天慈如何春雨寒剪韭夜傾卮
昌衛對關弓矢矢墜中道吾甚哀其愚人或羨其巧
置身霜鏃端絕藝安能保所差毫釐間兩俱應弦倒

弄機安可張釋掤以爲寶安世與公孫藤蔓何繚繞
鍾鄧幾何時劍門雙白旐
入山探紅葉山山秋色好坐我山中堂啜茗展懷抱
田父要我行行行田間道指田淚雙墮欲語色枯槁
二月五月中插秧兼薅草傭工不論直酒肉恣傾倒
旣恨秋雨遲復苦凉風早霜嚋青間黃隨風尚縹緲
稻早寒則不實里農呼爲清風稻稻實則卧矣去歲登倉入語斷心如擣若
輩祝無奢滿志期一飽區區竟難酬八口敢云保吾
儕湯登臨對月傾清醥

城中秋氣爽幾望月先圓趣月入山軒月黑雨連綿
恨恨別山歸置酒暮雲天蜻兎重盈盈不知將下弦
玆事亦微渺帝必操其權行樂言及時徒爲達者憐
聖人不凝滯與物並推遷城山與雨月未知孰者賢

送同學吳二炎牧歸白雲巖山居

之子悵何之言歸白雲阿岩栖亦復佳感子竟蹉跎
束髮文章伯百戰未投戈矆矆青雲衢飛騰一何多
斯人獨倦還摧頽向故柯
人生亦有初四子歎一盤錢生奄物化訒菴錢升季方遠

出關（請方邵村）爾我同里居子城我卧山八年尊幾持玄鬢各已斑凋哉辰與參寧必岐路間忽聞臨當乖回首涕洗瀾

快馬常苦瘦世族常苦貧穠華不再縈白月無恒盈天行使之然豈惟子一身城中嚴禮數還往盛婣親中乾而外彊憔悴喪其真惟有林泉栖可以蘇涸鱗我與諸弟昆言此毎斷斷子歸亦云晚去矣勿復陳

去矣勿復陳雲巖良足栖娟娟戶外峰裊裊亭前溪復有下濕田可以把鋤犁圃菽四時新牢豕塒有雞

寧親．尊酒豈必俎與珪古之履虎人回首悲故畦吾衰倦人間一杖倘同攜

命堅兒下鄉督視濬塘與埂歸來有作

椒酒纔稱觶東屯早著鞭迨天春未雨近臘土猶堅宦薄更農事身衰視少年蓬頭王霸子藜杖晚塘邊

其二

歸尊聊勞汝坐話與偏饒野外春生早田家晚數招龍燈蟠積水蝦菜欵元宵力疾需秋爽籃輿肯憚遥（用陶公二兒事）

力疾入山懽然有賦

畏風勉城居百藥疾不瘳人生亦有命且向春山遊揮手別塵囂展目眺林丘譬彼檻中虎忽爲池上鷗陰岡餘斷雪晴谿漲新流谿梅爲我來盈盈迓道周林烏見我來驩譁命其儔籬犬聞人來一吠垂其頭仲子喜我來挈汪促茗甌春光何澹澹行雲亦浮浮俯仰山軒前端居寫百憂

與兒堂讀吳梅溪先生詩集

憔悴先朝供奉臣法歌零落滿江濱前身莫是王中

允當代重看何舍人（公詩似二子）風馬停雲紛自下霓裳當舞著來新汝曹莫謾評前輩他日終憂作後塵

暝雨

山暮雨不絕夜氣侵書幌宿葉承檐溝滴瀝增浮響風聲來怒號溪聲去滂沆寒燈猶未張隱几空群想

尋梅

力疾踏泥徑尋梅宅右溪溪風撼竹林宿雨濡我衣衣濡安敢惜感此芳菲時攀條不忍別小摘兩三枝瓶香貯密室一卮爲子揮山雲猶未開馨香難久持

屢往梅溪不果

力疾冒寒同朱甫旦并兩兒尋瀑布

佳人懷瀑布雨欲呼杖藜連陰憂虎卧擊柝指雲梯病久亦不甘著屐試寒威山風一拂面廻策停荆扉終愁積雨霽瀑漲減容輝黽勉歷崎崟微汗生中衣徑竹翠色新盤磴幸無泥春雨沐石廊苔光倒澄溪飛流何喧豗漱石下透迤玉河傾瓊屑御風高下飛病夫難延佇牽率共言歸五步一回首前林雨微微

力疾步送甫旦出山口

無計留君任相將勉挈節犬茵林下藥牛飯草間松步屧身從病看雲興未慵山中難得客登騎且從容

步溪望幽梅一株黃皖岳移植我堂左

荒徑隔流水香風太可憐鄰翁高興發舉鍤土根圓來近幽人室剛移積雨天老梅應倍喜相伴月娟娟

病骨

病骨宜山僻春光在野清呼兒從杖履信豈與茶羹雨竹晨炊色風谿夜讀聲間聞饑虎怒歡喜竹籬成

大風

雄風宵自起弱骨枕難安遠殷天邊下潑聽去後蟠勢携群嶺過聲壓百溪乾林鳥驚還伏晨開未覺讙

携鐮

散步岡前望携鐮谿畔行翳開梅色近藤斷竹身輕坐石商留去呼兒手廓清小僮空賈勇閒立聽谿聲

獨坐道傍梅下

飄零愁積雨攀折近田畦不減初春色交横蒲樹低艷光淺掩竹香氣迥浮溪坐久群山寂高林一鳥啼

彦昭經三弟携尊過訪竹里止宿次晚予亦力

疾同尋梅梅谷

荒林聞客喜載酒况君來問竹平安否看梅爛熳開芥茶春澗水海味晚山杯（皆經三越所携）草榻凝塵久呼兒拂幾廻

其二

結伴搜梅谷初疸强病身雙鐮緣石入萬莚出谿新屐奮登臨展淺愁雨雪晨亭中只一樹檐步也千廵

其三

對酒能無酌看花肯遽還跡斜隨水石芬馥入雲山

身怜今朝健天容此地開層岩千尺練乘與亦追攀

同五兒酌庭梅下

偪側籬間物（黃翁書以樊圃）紛披階下清久凌寒雪色仍聚早蜂聲拂石低低坐行杯細細傾山中從作達午酌散柴荆

喜月

淺春纔得月新霽便無雲倚杖身從病開籬酒不醺栗疎高幹落梅靜夜香聞歷歷群峰近分明過雁群

信步

山色經晴出春光信步幽入林衣惹蘚護竹杖驅牛布地麥全碧搖谿柳漸柔鳥機何處響徵客嘯峰頭（山人攜小銃擊鹿不中更喋而逐之）

傳方邵村病卒於關外予决其訛

浪聽方生沒長號旋却疑定無君去日不見夢來時顛躓留仍谿風沙鬓未絲寄書瀟洒甚學道禮丹師

得方中丞栗亭故址

楊冲老農周士懷京雖擔酒來相存蒸酒留酌之酒酣謖慨爲我言水閣之東一茅亭中丞當年於此逃暑醉客聽潺湲爾時栗貫如拳竹可拱連峰喬木走平原鑿山開洞面流水倚石堆臺眺遠村冠去兵來紛潁洞徃蹟湮蕪難具論我今過林露半缺呼兒急掃栗葉斷竹根石基團團開生面嗟乎三十年來塵草昏皋趾總感前賢澤高卧即荷皇天恩低低補石垣草草成竹門此地縱不爲亭石可藉暑月時來傾一尊

月步

酒酣將毀茗月馭更移尊信步看山色呼兒啟竹門

天淸宜樹少野曠覺星存（闕）

喜積雨後瀑布

苦恨三春雨今朝意總消山空銀漢響風靜玉河（于闐國）飄衣任穿林濕節忘著屐遙小亭需結構（面瀑有三角亭址）

拄頰當觀潮

野步

春光歸積雨野望趁微晴近竹桃偏艷臨橋柳故迎遲遲斜照色步步水流聲不覺歸來晚籬燈布地明

雨後自宅左山登宅後諸山頂

六載節初到三春雨乍晴路紆沿石愬嶺斷度溪行

鹿擾新田穢（山鹿害稼田墾復荒）桃華古屋明（李家門故址）上山看

火路青草寂先生（山人焚草闢道以獵野燒謂之火路地以灰肥草萃早青俺山宿莽猶黃也）

其二

鳳凰一片石駐杖俯層巔白淨群湖劃青淺斷壑連

老翁能道古喬木此參天（今童矣）回首一長嘯天風爲

浩然

其三

黃草尖頭望簝峰冉冉趨連畦青異縣疊嶂吐平湖

釀石晴蜂急横林旅鶴呼一城眞斗大煙火蘊山隅

喜江公壻病愈歸里

有客傳爾到樅陽曳履出門倒衣裳問客相見自何

方荅云同舟發建康展眉拍手喜欲狂從容却詢起

居狀飽餐三飯酒數觴舟次旅次入里長公然步到

陳家堂（開樅陽陳錫其宅）我聞此語轉彷徨入室重把前月

書二旬口不入水漿風塵碌碌路茫茫安能病骨便

豪疆將母廷我慰我望數日果自樅陽至衝泥著屐

檜軒傍（壻居有雙檜）入門見爾氣揚揚腰帶准昔面微黃

今朝眞勝壻爲郎却憶前月得書日病夫半夜鬢添

霜此日若翁應繞床有人策蹇古羌鄉細作平安字

百行（江公覲省定陶署中大病小差至途而愈計尊公懸旌倍於僕矣）

四弟之全椒入山過别病中口占寄懷金中玄

同年

山橋扶杖柳垂垂送弟攀條遺所思割席尚懷龍首

尾停雲空望燕差池知君斑鬢如銀久念我丹砂得

藥遲莫向惠連詳問訊八年一病卧茅茨

奉祝宜小泉掾撫中丞五月初度門疏乞休老

并致攀卧之私

榴花拂檻閃朱旂鈴閤霞觴次第揮蒲節勝逢三秀

草宮羅輕疊六銖衣紫騮傳箭江城肅青雀鳴鐃海

戍歸不是憂時頭似雪丹顏玄鬢未全稀

西莊伏枕對松筠未上公堂酒一巡累疏忽聞陳遠

志三台可許乞閒身爰聽克國心猶壯愁說剡溪賜

竟眞便欲力疴扶短杖率先父老卧朱輪

何黃州道岑惠書山中兼寄葛杯等物詩以志

謝時六弟客黃

聞說黃州使褰扉恐未眞故人書半絕之子意何頻
把蔦呼刀尺傾杯向檜筠今朝新氣色錦里未全貧

其二

二十年前事黃州午泊船江山齊在眼魚蟹不論錢用坡書語
伏枕懷安道佳遊屬阿連書來恒數紙句句王
人賢

夏仲入山即冒暑步桃溪看今年樹色小酌山
軒入城仍飲塈兒宅

曲曲晴橋水亭亭夏木陰人纔一月別山比去年深
栗古花彌屋桐開笋上林風軒傾茗椀亭午未披襟

其二

桃溪當日盛入谷樹千章容易名山買艱難夏木長
六年覯攘別五月漸陰凉攜茗分僮佃揮鐮水石傍

其三

黑雲催暝色青靄滯歸蹤步步隨溪水行行出谷峰
阴牛斂細草貪鼠竄高松笑殺張平子山腰返一節
偕子仲友未至桃洞而返

其四

歸覺山扉暮旋看夏日長老人頻坐卧時大人及妻父以暑未步
桃谿兒輩促壺觴塈兒治具梅蔭頹斜照桐風進晚凉攜瓶
難得罄留待夜軒將

西山數聞盜警感占

里貧今歲甚客暴入山頻摠之牀邊物堪憐梁上人
提刀分米散蔽面鑿瓢新聞多以瓢繫面當目穴之短夜何時旦
村農淚滿巾

奉寄朱梅麓總河

歸帆尚憶過張秋皓皓風濤拍日浮予癸巳過決口帝用
作歌沉玉璧君來乘載自瀛洲公以學士陟今官淇園竹色
渾無恙春汎桃花竟穩流早晚閣麻宣　內制爭傳
先作濟川舟
九年雲樹隔江城回首燕臺數子情詞伯日邊頻聚
散故人別後盡公卿君苗硯自歸田擲叔夜書從伏
枕成采采淸谿無可贈白雲嶺上故縱橫

喜望侯弟暫下第

仍是千金駿寧需一顧增吾方憩馬況人謾惜張憑

詩卷雲林杖書窗雨夜燈細論如不厭郵爵恣飛騰

其二

才盡吾衰久心降爾最多（反何思澄語） 此間揚雄伯宿昔
恨蹉跎伏櫪期駒健經天看雀波西陵應有獻屬和
幾羊何

其三

幸仲曹姬健其息馬援孤松長物蔓庇（時伯文初卜地龍山）桂
樹穩棲烏多瞰惟今日寧親急令圖却愁騰上速容
揚滯 皇都

張子孚行人賫　詔之粵東便道惠聒力疾賦
贈

暑雨寒門喜鵲頻應門推子說朱輪升堂相見憐斑
鬢把臂難忘是故人濁酒頓驅瘴水疾清齋似念庚
家貧（子孚持準提） 綺紗解贈呼刀尺竹里從驚野服新
天使輕裝帶月行六千里外五羊城漂萍若憶九年
別芳草堅留一日程客位坐談西掖舊 法宮猶記
遠臣名（子孚道先帝覽親政諫草下詢病狀聞之感泣） 蒼梧雲斷盈衫淚
回首京華百感生

別後新詩歲歲殊如雲山色下春壺（席間子孚談海上二勞之勝兼示遊詩） 文章他日歸公等氣色從今逮老夫夏水九江
淩浩渺秋風五嶺歷盤紆歸囊肯貯登高賦重過荒
庭踏雪無

封船謠

四月六月五封船桐山官長縱川眠大船使風殺捕
吏小船穴板沉淺淵傳聞聯纜鎖湖邊夜半舉火厭
漲天舟師哭罷仰頭笑赤手生還學種田君不見舟
斷粟死田家苦微夜追呼吏如虎吞聲荷校（時以懲逋賦者）

出衙前黃稻在囷青在土（時穀賤無售）

許許吟

許許復許許千唱萬謳汗為雨前行踵後行山蹊禾
朧變康莊天生神物必大用古屋荒瑩安足藏君不
見曲轅櫟社大蔽牛匠伯四邊來不憂

惙惙吟

惙惙復惙惙病寒復病熱欲學神仙去難與妻孥別
何況堂上一衰親擊鮮鼓瑟不能頻莪莪七尺何所
益拌飲醇醪近婦人千金購一姬十千沽一斗拔尺

向雲間此語空在口已矣雲林長閉關暑中羸得病
中閒閒侍吾翁麤飯畢信手過眉拄杖斑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書印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十一　辛丑

再蒙

恩允養病山中感賦十首

展假三年後　恩綸五月天白雲容偃仰赤脚向林泉　帝德匪今日家聲付少年諸弟屢捷此身無一事服食與安禪

其二

小隱因瑞隱名慙將父經過可弄孫擔泉催壓酒嘗果數開園白髮西莊杖青山　北闕恩此中舒化日未覺

戀晨昏

其三

豈不懷温飽其如畏教言貧思爲吏拙病覺我生尊换酒薪如市停舂米浴盆筠籠誰小蹭園叟向厨門

其四

紙筆兒能好山林興每同行吟喬木下坐論古人中我竟生靈運人從就阿戎鬖鬖朱汗齒冉冉白頭翁

其五

帝德仍深厚臣精已耗亾灰心天下計回首少年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書印

障日蒲葵扇迎風薜荔裳卬盆歌一曲毋飯祝陶唐

其六

山蹊沿一水石岸補三橋暑氣此中薄雲峰入望遥
隨風花到鼻蔽日柳垂腰小築吾將老長吟樂　聖
朝

其七

聯步鳴珂彦年來曳履頻君房癡盡差叔夜懶如新
蒿目需公等蓬心自野人客來携仕籍檢點説情親

其八

身退慙眞隱家貧敢説廉菀枯人不免舒卷道無嫌
煑藥風前竈開書雨後檐薄田纔竹外秔秫幸能兼

其九

聞道湖南吏銀鐺滿會城杳然雲樹外不盡弟兄情
薄宦無名姓閩邸抄始知被逮入楚省者二十三人全家出火生寄書
各努力吾幸息柴荆時大兒爲辰郡丞

其十

先鳴用左傳字花萼盛後進竹林多治譜慙余授詩名望
爾過暇能來講習病敢倦磋磨鬱鬱十年樹林林百

尺柯

秋前苦旱

首春直接黄梅雨月月祈晴那得晴豈意陽烏翻一
怒頓教銅雀失三鳴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暮山日落雲不接
夜篝風凉潮暗生皆農家以爲旱占安得叩關伐天鼓手挽
天漢東南傾

念金壇蔣虎臣太史

阿連客歲客中遊及爾同時寓越州雙姓尋山雙草
屨清齋卜夜一茶甌戴良有女艱罰亦有平首同歸展宋玉

吾師且唱酬皆經三弟越歸云然時宋玉叔爲地主不分風流貧太史
三冬霜雪五湖舟虎臣長齋時爲嫁女治裝於越
伏枕青山病未除奔波白下敢寧居群公合拜甄書
記一壑難栖謝切輿到處逢迎應不減登高詩賦定
全疎山人只有空相憶北雁南魚願總虛

有懷五弟

喜弟今卄捷慙兄宿昔非頻年丘壑共諸事討論稀
門戶持寧易詩書日漸違眼中吾老矣鷗鷺只忘機

其二

兩兄俱薄宦一老尚長貧鮮羨陶公寄歌慙陸氏頻臣清名絕假妻子慕元眞喜爾稀家累專心暮景親

其三

題塔年還少牽裾母不歸那堪松栢下初拜繡文衣神道笙歌入鄰山老稚圍誰知兒意苦奔走說光輝

其四

鹿死書常把（昨聞寓于佛龕）龍門客若何靜知稽古力謙自閱人多氣象魁三近聲名第五過大兄眞見晚小弟肯蹉跎（大兄借使呂蒙語）

讀隱逸傳

暑中檢帙偶韻數語世系先後不復詮次每絕各白一意庶免雷同耳

鹿門妻子雅闔闈椎髻偏能奉伯鸞咲殺向平婚嫁畢縱游五嶽也艱難

土木（借使劉伶土木形骸字）憐他杜五郎籬門門外一株桑閉門端坐緣何事十五年來不納凉

草裳土窟滿塵埃斗壁叢林路不開榔下豈因公子恨蘇門尚遣嗣宗來（晉文王猶訪孫登公和室叔夜之不免矣）

官舍連雲照剡溪吳中高士此棲遲入林我亦思充隱先賺嘉賓百萬貲

市上女兒呼姓氏山中使者促車徒覓君青壁千尋外逃得韓康兩字無

大壁山中樹上眠斑斑猛虎戲苦邊輿來忽造王丞相（導）一臥西園便七年（郭文）

掛腳朝衣結草廬松風溪處更棲居山中宰相無聊賴苓蜜頻頻降璽書

一咲何緣便墜驢此翁豪氣未全除愛他草屨垂條後御苑酣眠百日餘

貴極止應昇白日老來何計就黃金笑他方外先生語那解人間宰相心

宅平終日可無爲在險空勞說運奇借問山林可居否會逢其適也焉知（愛子光數語撮而韻之）

龐媪如賓敬老農峴山南畔德星重室中呼黍供元直牀下低頭拜臥龍（龐德公居峴山之南）

楊宣繪像懸高閣馬岌題詩在碧岑不是風流賢太守酒泉謾道入山深（宋纖）

擔篘踏雪坐門闌詩與才情苦未删米桶更煩他處
去姓名昨夜落人間 呂徽之
狂奴故態事全非帝腹輕加處士腓自是聖朝天子
度平津閤上故人稀 公孫弘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藏身獨覺此翁潑作意顛狂恩禁林口斥君房非故
態足加帝腹是機心
同學真人入紫宮眉間豪氣未全空羊裘釣澤知多
少偏是君當物色中
水漲魚肥風雨斜漁舟茗雪穩浮家牽船上岸謀真

拙自孀傳餐遜未嘉 張志和
荷鍤浮池太作癲陶公嗜酒獨天然王弘候酌青林
下惠遠沽尊白社前
爲貧而仕仕仍貧結綬抽簪總是真薪水在心杯在
手 訓子書中語 總情却是近情人
翟嫗攜鋤伴碧岑室無萊婦恨何潑輕言方外誇沈
隱誰識先生抱苦心 淵明訓子書室無萊婦抱茲苦心
酣暢河東酒一升阿寬官馬未甘乘此生不捉謝安
鼻尺五名家壓杜陵 韋曼弟孝寬總管延州迎曼至將還以所乘馬並鞍勒將之曼不受乘其羸馬而歸
乞杖攜兒拜郡堂南安老叟太倉皇人間漫道休官
易此是宜和帶職郎
延翁上坐也殷勤愛殺風流好使君入甕告身還在
眼請看灞上故將軍
帥漕終歲坐高車聯步驚傳入草廬莫羨林中高士
臥可知袖裏相公書 燕雲帥
向平入嶽唯孤往張愈尋山盡室游更有蒲芝工嘯
咏萊妻孟女失風流 愈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

床下贏錢積寸塵羅冲何用贈嚴遵終然青竹傳名
姓絕勝臨卭諸富人

秋旱

里農傳古諺稻怕夾秋乾穗稿雙岐健 實則岐臥 秋遲雨
熟難 里諺云晚稻不用費秋前三日趁 何堪西日赤又值北風寒 農家
以烏雲接落日爲雨占又日秋後北風乾到底 一片山雲起傾城仰面看

其二

羽士威儀肅群公禮數虔撫心真搶地搏顙定回天
望氣秋愁爽占星夜又懸潛山 桐邑 偏應禱一雨渥

高田

其三

屋脊山頭水淺湫宿老龍幡迎齊罷市廟午盡鳴鐘（闔城迎水分獻各廟）霖雨今誰作豐年昔易逢會看清晝晦映滄碧溶溶

懷六弟客遊問初至鄂渚

老母辛里寢賤子滯燕京未奉永訣言九年淚霑纓齋心時忖度如聞臥榻聲孀妹及弱弟切切千春情此弟負數奇所之無一成從我讀雁軒諸兒同授經

瞽妻艱中饋一飯百悲辛兒分（時與兒等已析箸）而弟合開口我顏頼從我下金陵旅舍冷如僧十日九清齋寒宵乏一升吳令吾故人爲爾具舟迎相迎臨當發仕籍除其名薄命揚餘波故舊與同弁乞米水西店書經祇樹林（時弟於水西門外庵中爲先慈書法華經）我淮俺游歸共禮塔前燈（時供養於報恩寺塔下）老宿夜施食星空轉梵音塔鈴相和切塌然摧肝心踞階四淚墮凝霜面面淡衝風貫耳去著骨如懷氷到今不敢憶憶之魂數驚隨我下蕪關關使夜開尊問我寒至此脫手贈百金入舟

各剖半爾權我淚傾區區破爾顏何以爲人昆草草歸卒歲再隨湖上舲稍稍升斗水囹圄早沼鱗我病臥一墅爾歸守一塍躬耕豈不艱庶無異患侵仕路日崎嶇戚友慘崩奔納納乾與坤跼蹐藏一身但饑未及死百叩皇天仁妻子任啼號遑恤弟與兄爾饑與爾寒杜口勿復陳去秋兒鼓盆皓首褁白巾黃州太守過（謂何道岑）唁我念我貧九江頗易杭赤壁堪淺登咸子誠殷勤病骨非所任小人有弱弟糊口累我君慷慨應聲諾不忍再丁寧别後味餘言欲告轉逡巡

一諾古人重此道今已泯昔遊必我偕今當爾獨征命行未及行我腸轉車輪果然太守賢一見温顏春開尊延後堂披豁率天眞令子曰龍牧與弟童稚親兄子何令遠酒後吐高吟唱酬必午夜欵曲或連晨解葛復解裘問米兼問薪客忘客中久主人意更新驅車向麻城麻令咲寅賓丈人屋上烏到處有光榮初聞寬相憶三思轉怦怦念爾拙且羸終鮮童僕貞從行一老力遣歸省秋耕旅次終艱難薄寒漸中人昔行桃未華今聞庭桂馨陟岡代倚閭遥望武昌城

武昌有使君高義陵霜昱（謂宗丈石）

白鴈

偶張子蕤惠詩見咏白鴈有蘇書傳雪後杜句得霜前之句甚爲擊節因亦效顰墨客揮犀所載白鴈似自爲一種予未暇詳攷也

嘹嚦晴空字字翔白雲淡處忽無行瀟湘寒影全疑月紫塞春深早負霜宿鷺圍沙同皎皎（雙用杜語）昏鴉遠戍半蒼蒼莫將加飯傳魚腹尺素相空道路長（負霜字出樂府襄陽樂）

又詠白鴈

偶因蘇書傳雪後句再咏此寓懷邵村關外

白衣容易任隨陽塞北江南未覺長皓首可憐還道路素心何事變炎凉銜蘆洲渚花無色作字晴空筆有霜（邵村臺臣白筆兼用書空事）欲繫尺書還擲却恐教血淚污征裳

得邵村關外書

喜披關外札已達病中詩（得予去秋相憶詩）入手驚顏面凝眸豈夢思生還猶有淚久去亦無辭繞舍巡檐走秋

風亂雨絲

其二

安禪君竟可愛日苦如金（書云堂上雙佛垂白拔流愛日如金度日如年）易了浮生事難堪子舍心黃沙人世外白髮此中深憶爾久無淚今朝更滿襟

其三

問年過四十此日解饑寒回首天恩厚甘心行路難（書皆云）諷經風浩浩禮斗月漫漫伏臘尋常過乾坤著處寬

喜韓心康擢順天巡撫（君爲前滿州相國韓公嫡曾孫十齡外曾入內院試清漢字）

中條相國舊清門馮翊新看節制尊爭羨登壇三十少久傳升座半千孫朝天走馬雲旗簇饗士乘邊雪帳温漸喜都亭枹鼓歇行人獨騎夕陽村（時畿輔多盜行旅甚艱）

傳來除目到山城驚看韓朱（雲門撫浙）仗鉞榮同日故人開幕府九年別緒慰平生晴曄驟起柴荆色風竹交喧喜雀聲此夕病夫眞不寐園蔬剪盡酒還傾

重陽前一日四弟惠菊并蟹

郊園秋早此花稀何處移來種獨肥偶度微風香泛泛偏迎斜日豔暉暉應憐累歲登高嬾生代來朝落帽歸兼贈霜螯同下酒病夫詩興未全違

重陽雨夜小酌賞室中雙菊

布簾淡下晚燈張移得秋光貯曲房皎皎盈盈當戶牖花花葉葉次低昂[illegible]未敢酬輕質五木無勞發妙香轉覺登高徒好事最宜風雨度重陽

十三夜同張仲友步月歸塾偶命小酌因讀其

近詩

步月長街月竟圓歸來檐月倍娟娟風開叢竹窗前色雲盡重陽雨後天試筭內廚唯鹿脯請嘗家釀是春泉新詩幾日又成帙對月吟詩醉不眠

入山

纔出從輿暫背城北山爽氣便逢迎霜初葉色分相絢晴久谿流合有聲喜見村莊松節長愁看寒隴稻身輕（時秋旱甚）草橋拄杖淡淡立尚是中秋此上行

堅兒治具侍　妻父　大人入山同仲友及早

堂夜酌待月不至各賦數章

供饌兒粗辦尋幽予豈閒時邀內外祖同侍木雲閒雨過猶覘月風來欲挾山盈盈三五夜叢桂許誰攀

其二

尚餘詩燭熀誰厭月蹉跎忽起巡檐覓同來據案歌筆憐兒輩得酒愛老人多短燭疏還剪茶鐺水自波

十六日山齋晨雨

殘尊待月月難生山曉微雲雨便傾轉怪迎秋祈雨苦難爲趁月入山情寒軒紅葉峰峰向歸路斜陽稍

稍明徑造兒家重置酒判教雨月揔三更（是晚亦堅兒治酌）

哭七弟介侯

赤汗仍駒齒蒼髯一偉人相君無亥法（許負語）臥榻未連旬祝含心疑夢推棺事竟真白衣誰忍著况著老親身

其二

俯仰誰憐汝相知是長兄漸諳生活計堪稱老成名驢背肖秋早魚梁坐月明（七弟弊歲觀魚湖上）經營兼弱弟淡慰二人情（同母弟夏侯家事亦介侯經理）

其三

夙去餘辜在悲不恨汝淚反遺兒女累重入老親心

舞綵懽應減含飴淚怎禁鵑鳴哀夜半梧月影霜砧

其四

遺孤君可瞑同室有聲侯(大翁同宅)知人吾不愧此外爾

何求歲入治家事書聲課晚樓老兄止一慟含哭解

親愁

其五

人命誰金石年華漫短長夙知家孝友生見國典亾

(七弟九齡卽過繼焉)悟此應無恨翩然返故堂招魂金磬發汲

引向空王(杜詩無生有汲引)

山館築垣初成因尋梅溪

竹里年來勝垣成竹更幽曠仍圍野色高只過人頭

護筍童牛遠關花暖蝶遊虎聲溪外怒酌月自夷猶

其二

啜茗開籬望呼群挈杖來入谿全見竹疏石半逢梅

香落微風過粧明午日開提壺布果榼隨意坐莓苔

送王顧五太史督粮江右六十四韻

屈指同歸日蹉跎竟九年黃河衝溽暑白舫次連翩

痛我堂摧竹(時予丁內艱)悲君燭撤蓮(顧五以詞林外轉值病請假)維

舟頻讐解扶病辱周旋游子骨休立尊君眼正穿淚

懷良友意不敢哭聲傳迢遞炎雲路蕭條太史船褁

餘盈橐藥牀剩賣文錢長物無重簣輕裝仍舊氈(皆君

家物)抽簪停雀舸垂翅息龍眠撿點晴窗帙婁逃蔾杖

煙息機甘守黑作賦只思玄掃徑延三益垂簾撫一

絃彈棋開草閣手錄滿蒲編頻入靑泉寺(時元白尊宿開堂於

此)淡參老宿禪靸鞋花木徑信杖燕鴻天草榻團瓢

下茶鐺午夜煎揚舲瞬目際石火電光前剎眼金篦

妙酉山玉帶圍辛官身自在摩詰室脩然眡含憐匍

匐陳情亦接聯(予服闋亦病臥山墅棠思允調理)茅齋粗結構竹澗

夙廻沿臥落高春日躬耕下濮田山扉開剝啄牧豎

競鞦韆翟尉庭原寂陶公地更偏犬聲松嶺下客屐

草橋邊勿喜軒車過都忘禮數愆掃苔隨坐石著茗

自烹泉尋瀑沿谿入披榛挈杖先玉龍騰峭壁石蟹

聚晴川花下傾芳酌林間布小筵空人風氣迴選地

樹陰全市遠廚難劬山幽景倍延剖柑唯鳥語登粗

罕豚肩禽向朔山岳裴王足往還支離眞偃息雄俊必騰騫借杜語借用騫字　北闕勤求舊東山報病痊　帝心勤轉運除日借花磚財賦東南盛漕儲職掌專鵷舟喧鼓吹鶴氅羨神仙湓口　江分九南州里近千稱亭変卒律滕閣俯澄鮮帝子簾堪捲高人榻可懸高人字出杜　吹笙憶鶴嶺望氣想龍淵懷古能無賦登樓定幾篇文人原落落吏治雅便便　國課良云急民生亦漸朘敬宣　天子惠淡倚使君賢負載千車集脂膏一切蠲爭傳齊漢相誰分數章堅寒浦牙旗肅春河錦纜牽雲帆傾楚越露積潤幽燕鵲錦褒嘉至鸞章賜予駢宣麻來日下曳履踐星躔兆叶松生腹家傳筆似椽圖南今始矣臥北愧終焉公望起安石詞壇遠仲宣相期終下馬誰忍賦鳴蟬反古昔我同門友語　柳折寒吹笛梅香春扣舷幾年同雙伏累夕語蟬連直至分携苦方知歲月遷倩兒詩草草顧五行迫曾命兒堂代贈　念子意拳拳呵凍潑宵月行吟累幅牋報章如不惜江鯉正聯緜

七弟發引

挽歌誰聽得況入雁行情黯淡帷燈出飄颻紙旐輕山丘從此去書劍竟無成夙號方山子七弟號此竟成讖　依依傍祖塋七弟葬於方山在先中憲公墓左

其二

衰親聞欲至時聞七弟病歿迎養于四弟宅　盡室淚痕乾哭到無聲處悲從此刻闕承歡吾輩若將毋季江單幸有遺雛健他年望羽翰

姚端恪公詩集卷之十二 自壬寅至己酉

寄李范林觀察兼懷蘇璨中掌垣

九江迢遞下雙魚日日巡檐把贈詩駐節地移雙柳近（持自豫章移鳳酒）褰帷人別十年餘鳳山雲石春林霽金粟松風晩照虛多暇詠懷應滿帙官衙詩興未全疎尚思梧院次鳴珂鳥鵲南飛兩向波半菽欲從仁祖乞一丘敢說幼輿過庭中春色攀奇樹谷口離憂帶女蘿寄問藕門清嘯客荒臺松菊近如何

寄王貽上（時司李揚州）

博士風流馬縶階（謂令兄西樵）揚州東閣酒如淮後來不藍烏衣秀曩昔徒知法護佳（西樵爲予所得士）墨妙春風揮判牘詠懷涼月步官齋山人十載真焚硯此日行吟破草鞵

入山

不覺尋山婁清明再宿天柳桃流水徑菜麥遠風田城郭真何事登臨是隔年雙藤喬木下村豎也秋韆

其二

藉石花交覆盈除月復光寒從深夜覺體愛老人強妻父大人（皆露坐）改席重圍火挑燈不算觴勑厨添一味新摘蕨拳香

其三

晏起朝饔罷扶筇舍左岡臨流春蕨粉撥草算松秧不覺尋源久方知入谷長石臺回首眺高下布青黃

送堂兒北上就婚門公王紫繭郎署

行年二十未分携此日征衫試馬蹄貧橐琴書誠簡略春亭風雨易淒迷香含粉署莨堪倚畫罷眉山案恰齊小立碧紗無淚語鹿車早傍鹿門棲

京華一別兩范范因爾回將已十霜或有故人詢野老總無尺素附行裝蓬頭只合依王覇竹筍相依仰戴艮臧刺垂簾無不可微吟徐步月蒼蒼

得朱大華蔭書

朱家走使來山縣把書過目如相見牘尾殷勤著數行索我新詩書便面山人一病卧蒿萊筆床書架凝塵埃雙趺坐聽松風響五合傾看竹月開因君好我巡檐走行吟折盡庭中柳兩姓連枝十載情填膺那忍終鉗口往事悲歌難具陳半生聚散何不有青雲

揔付少年場白頭相望同袍友同袍夢想見容輝兩
家三載日催魏令弟高旌開幕府(謂雲門中丞)、鄧宗諸季
亦雄飛(借使趙溫雄飛字) 別後椿萱餘一老(一老字出毛詩) 何年松
菊款雙扉(華蔭期訪余山中) 息機我幸餘生在投筆君終心
事違相思歷亂迷煙草擲案疾書寫懷抱祇可風前
持自親莫教携向京華道(予詩不入長安十載矣)

送別六弟聲侯自豫章遊粵東

楚江一鋏已彌年(去臘自鄂渚回) 此去征帆更渺然弱弟可
堪頻遠道炎方況值夏雲天淡懣宦罷分甘薄强說

途窮仗友賢拜疏故人無浪語病夫躬謁戟門前
天問一雁顛飛鳴況為孤甥代遠征(謂方甥魯祜也少嬰家禍產宅蕩然)
貧病坐看孀妹老悲歌相對渭陽情山林十載無
他恨存歿雙親念此行計爾歸期難得近倒尊互勞
雪窗明

經三弟作畫四幅寄家南陵令君命予題識

雲林上下虛亭半露

層峰澶漫古木槎枒其室則邇其人則遐

叠峰臨水松梧競翠

參天窈窕青浸水交加碧扁舟何處翁看山傾一石

雲木一色漁翁維舟山側

水皓皓兮連雲林沈沈兮欲雨借問茗雪浮家何似
南陵漁浦

林壑皓然一人踏雪橋上一人倚檻觀

危橋扶杖不知寒水閣迎風捲幔看俗殺閉門袁處
士林山空負雪漫漫

挽朱二

挽歌曾一慟悶筆過三春離別如前日蒼茫失此人

精神龍馬健門戶節旄新(令弟雲門初晉越撫) 莫辨皇天意行
吟淚點頻

其二

憶爾京華舊扃扉氣不平憐予淡念苦講馬蘆聲行
意氣青萍在文章白髮生傳芭知不瞋書劍兩無成

其三

雄俊君家有淡湛爾較過對人豪氣盡論世苦心多
玉折悲黃土林棲泣碧蘿草堂一盃酒遙酹向山河

又聞王生湯谷病卒

哭挽朱二悲未已長安僕夫來雙鯉喜展兒書又失
聲（時兒堂在都）　王大鴻臚卒京邸屈指心知能幾人那堪
携手歸萬里十年青眼望重逢一別黃泉長已矣王
生意氣拂雲高忠敬先生等屬毛塡海移山應聲諾
蕩産灰軀信所遭却憶浙友孫健六丁酉來到龍眠
曲木知爾我忝通家口口新按王湯谷塁吏聞風乞
五湖豪强到處衆二木發奸摘伏不移晷薄海窮山
如在日因說初聞御史來杭州偵卒日十回官長紛
紛望驄馬旌旗日月迓高臺豈知御史已越錢塘江
微行先到溫與台朝過台城門門前悍卒毒手聲如
雷暮投山寺宿寺僧夜半提刀揕其懷御史擘窗挾
印通宵走台州城門旦初開公然直坐太守堂吏人
讙譁匍匐而乞哀奸僧悍卒立伏法仰首　闕
自此兩浙山陬與水涯日日巡方御史來

奉祝皖撫張玉如大中丞

三戟崔巍領上游旌旄近接古南州（時令兄溫如先生督撫江西）
板輿壽母仍黃髮公望僧彌更黑頭組練江恬風拂
纜賓僚尊滿月明樓山人恨不施雙屐末席淺杯佐

唱酬
久擬芒鞵拜大旌况逢良宴祝長庚敢言叔夜由來
嬾倘恕劉楨體未平三秀煒煌開郡幕五雲只尺隔
江城扶病倚樹裁新律許當爵堂舉一觥

喜雨

肺病侵晨半轉床檐溝驚聽雨聲長堰塘比屋休爭
水蓑笠連阡趁插秧久罷漸於農事切連乾鎮慮寢
丘荒（去秋旱甚）縱江通夜新鰣至喜坐京階蒸酒嘗

涉亭（亦園爲　大人少年讀書地兵燹後頹廢久矣四弟今始構亭其中）

亦園廢址草青青二十年來搆此亭亭前蒼翠紛回
互盡是篤侯手種樹樹過亭檐柳拂堂繁花繞徑笋
穿牆對面青山詩律細承顏白髮酒樽長

入曾棋視周莊飲吳惟子山右

丘園長守拙稼穡漸知艱望歲先詢水求田喜近山
闕　牛屋樹陰間敢說尋幽至因茲漸往還

其二

廿載曾過地今朝冒暑來每逢山徑合又見木田開
淺柳村醪店高林石澗隈也知延佇久十步九裴徊

其三

雨中喜客到籬外促衣寬袒跣凉初定杯盤坐已安手開山釀洌目送夕陽殘地主情何極霜楓許重看

入山

不自城中至誰知酷暑天檐前風氣迴林外日華懸御袷溪堪步攤書扇可捐愛聽昨夜午卧具欲裝綿堅兒先在山云然

午前小卧

陶公北窗卧自謂羲皇人山軒無一事聊復效其顰

湘簟滑淨榻草匀水紗敞幔隔蚊蠅青山欹枕群到眼栗竹桐風往來新蒲葵小扇却不御當午氣候如初春却怪城中苦欝蒸中宵轉側到侵晨男兒兀兀在城府七尺我我一婦人

槭巖口占

一溪雙石迥當關樵客經年不往還鳥語林聲風細細未知何處更三山

老槭懸巖一澗通水珠飛雪濺炎空面面碧林天際合不知身在四山中

愛瀑尋源石步頹從教履襪浸莓苔[redacted]翻却滄浪曲竟向清流濯足回

址兒六歲病殤

不止抱懷物寧無繾綣心理應乘化去恩莫待年深未命阮孚字追集婢出也虛分陸賈金已亥撥兒輩祖址與焉人間多少事何用苦霑襟

奉懷郎一柱總制時巡江至吾皖郡

鈐閣嵯峨俯舊京指揮江海並澄清人從豐沛三朝舊身作東南半壁城救世可憐心獨苦褰帷追恤體

初平金山黃浦纔巡罷巳說潯陽迓大旌

江城閱罷度山城處處焚香夾馬迎獨有丹崖淹伏枕遙瞻紫氣拜行旌風前脫粟郵亭飯雪後輕騶上相營他日藏山成野史元勳佛子是公名

書趙典所郡伯冊子

神爵治近古首重二千石藉藉趙京兆高名光史策我公豈其裔爽氣秋旻碧揮牘有餘清入案無停檄遴士拔其尤恤民置諸席吏呼不到村婦織常通夕病子卧龍眠百里限艮覯間枉尺書來苦訊民休戚

捧書雙淚墮仁哉我邦伯念彼、小民咨引爲君子責黃堂白屋心胥壤迥不隔龔黃不可作此意復誰覓

天子褒高第應錫黃金百不次入拜九卿功名無損益我樂不可支灑酒向青壁

望　大人頌嘉草堂

入山迂道入怕向草堂過別轉龍眠口 予竹里在東龍眠此日從西龍眠中入 難遮瑞隱高　大人自題 一丘仍薈蔚十歲竟蹉跎 予林居十年買山相近冀長侍色笑而回首因循養志闕然今已矣痛哉 白帽何時著青溪黯自波

薄暮偶步伯氏北園率賦

康樂天南萬里回便開別墅近城隈西莊舊是吾家物 是叔祖給事公故址 北郭尤宜小弟來 予居只尺 扶杖板橋新雨過披襟篁徑晚風催羊何滿座尊罍後爲我提壺更舉杯 時伯兄小集園中

方塘東轉草新除小搆宜亭積雨餘白上短垣溪漲後青來群嶺樹刪初看僧出郭迎樵唱留客臨橋選釣魚微恨月生陰較密平臺別築面澄虛群從清音滿碧岑細論不厭酒頻斟 時東明諸姪各出近詩請正

入倫鑒讓王澄定 兄衍曰已經平子 喜霽詩看謝混吟薄靄晚風歸咏地竹林荆樹老年心間時襆被攜來共可怕城樓戍鼓深

入山

積雨喜微霽箯輿便出城綠深山徑合白漲野橋平近竹煙初上穿林犬故迎半年成契闊深負買山情

其二

小隱難深坐 大人昔過此偃息處過則堅兒供饌 推窓百感催兒曹仍治具無處侍登臺不覺爲人父何堪此一杯長文會

過嶺頻御太丘來

其三

入山恨得雨水閣喜相尋石束蛟龍怒潭轟霹靂深竹逃三伏暑粟下半山陰選勝慙前輩蹉跎直至今 是方中丞公水閣故址今始營建

其四

仲容已預此 時兒子勃紹同兒堅堂侍飲山房 作達任兒曹酒約攜尊罄談從永夜高老知門內樂靜覺我生勞已矣聊三徑優哉慰二毛

其五

山屏風半掩發弟雨中開北郭臨溪返東橋枉道來小驢銜浩渺輕蓋拂雲雷群從懽呼擁茶鐺手自催（六弟以次月月雨至）

其六

阿堅傳札至伯叔願全違聯轡尋幽出（時堅兒請二兄五弟同入山雨阻雁軒）翻盆驟雨飛剪蔬留小坐送酒向山扉兩地呼尊好誰言興盡歸

過大人草堂六弟先在彼檢校

兩年不到地雨蘚蹔經行竹樹於今密雲山依舊清推窻多古榻捧杖剩殘生兒輩知惆悵三回促入城

其二

安得無人處呼天一放聲櫓楹聊徙倚子弟故隨行指淛催茅葢遷床避蟻生墻東愁雨打移竹趁新晴

水閣初成喜雨有賦

夌虛小閣眺幽遐跨澗偏宜雨後嘉遊霧入林青隱見奔泉湧石白交加懶逃袁紹杯中暑坐笑張融岸上槎裁竹凭闌親汲引風爐活火試蘭花（六安張公古岳手製著曰蘭花片）

宿冷水澗

茅店團煙火蔬畦小坐安穿林凉氣過仰面暮雲寬宿鳥驚棲樹村兒鬭浴盤四圍山竟可過客往來看

馬令君招飲四宜亭（亭為令君建）

仙令延高會新亭湧巨觀三江簾外盡五月酒中寒

其二

坐撫江山麗偏滚締造情閣前凉氣迴塔半暮雲平

舟行雜咏

曹公厭紛紜馬上得休息入山何處滚俗物時相即惟有旅舟間晝夜寢與食應對二三人俯仰江山色輕帆倚順流天風任南北我愛張志和浮家志可則憶昔丙戌年舟行無一友晨與兩餐外周流用六九綿綿隱牖間浮浮生臘後道逢李叔則飲我以杯酒我飲昔數升此夕三四斗裂紙各丈餘提筆吟在口始信規中功實有弄丸手回首廿七年蹉跎成老醜負彼慧導師遙拜紫峰首（慧公居攝山之紫峰閣）長年覘風雹荻港午泊船炎蒸貢火宅急步大江邊

傍顧一峰秀林木何蒼然云是徐氏墳僧寮亦數椽
奮身青翠中日華回其顛妙石左右蟠一徑入蘿煙
沿籬到上方別有蔚藍天老僧恕不揖手茗置客前
啜茗二三杯移椅坐前軒夕陽沉松嶺澄江動竹根
老僧詢我里知是有虞孫倏然談往事日月如崩奔
初言吾九弟槃令同呼尊江山携手看書畫縱口論
禮法脫落盡大哉安昌恩遺詩尚在壁手蹟風塵昏
失聲不能讀黯然消我魂又詢方刺史河上建旌旛
當時髮覆額趨庭此轅門吁嗟三十年月上舊江村

九弟爲槃令張公所得士今張公逝矣方刺史謂蛟峰其尊君曾建牙於此
載酒置何所平埸臨曲路江風上晚山竹月升高樹
流螢穿我衣鮮鱗迸下箸山茶置一甌老僧時自注
茶酒恣談諧歡然爲道故曾叅老宿門淺恨諸方慢
獅虫太可憐蹭蟻更相赴老人無一能淡淡寡思慮
有屋不願添有施屋者辭之有疏不願募搬柴曉破雲鋤圃
宵侵露只此念佛人蕭然無來去我愛此山住此僧
亦堪任酒罷下山來帆燈明遠戍
六月六日後炎氣何輝赫岸高風不下河狹月偏赤
侵晨埋茗甕通宵轉枕席行行丹陽城皇天惠熱客
涼飈動地起驟雨瀰天擲雲低兩岸連電過女墻白
凛然秋竟淺稠疊絺與綌吁嗟天帝尊四時俄頃易
夸者迷其常達人信所適

中秋日謝韓心康中丞存問時卧病周觀察園中

自香池上雨潺潺雨外風催搗練音客病轉愁佳節
近帋書獨見故人心十年別緒尊纔共一月沉痾念
更深不是中丞頻問訊吳門秋色好蕭森

寄韓大中丞

寒浦歸帆計日程朝朝回首故人情携來幕府清貧
俸分得樓船鼓吹聲歸里荷以舟相送 雪卧山軒三徑晚星
高吳會五雲平相憶無一堪持贈折却庭梅遣使行

喜晤朱雲門督府

越水香煙百里昏傾城遮道盡攀轅以浙撫晉今官人傳召
伯來南土　帝簡萊公鎮北門特兼督三省駐節大名攬轡群
僚多自勁枝旗千騎不聞喧却思督府初開日小草
曾蒙　特旨溫予昔條議設三省總督本有俟議行之旨
相逢面目認難眞回首河梁十四春日下美君誠[illegible]

落山中愧我復風塵停戹錯訝更籌急絮語翻憐蓋
府貧（雲門滋任以來傀遺槩禁幕中蕭然也）同輩故人皆節鉞那能青
鬢不如銀

題大名相國成文穆公素園手卷

至人運天樞無智名勇功端坐政事堂如在丘壑中
爲鳳覽輝下倏若雲閒鴻披圖起再拜三嘆文穆公
勇退卧素園蕭蕭處士風高滚因自然結構與時同
騎箕二十年令相繼高蹤兩開綠野堂趾效平泉工
惟有手植桐雙翠摩蒼穹以此賛萬幾垂衣何春容

清淨而寧壹豈不本諸躬我生則已晚三嘆文穆公

題成青壇相國浮丘山房圖

漢代有二疏解紱出西都都人齊太息賢哉二大夫
大名之成兩相國先後東山恣偃息門第閒爾謝車
騎舘榭天然去雕飾文穆素園常下關少傅別業浮
丘山花宮仙梵六時近果圃蔬籬一徑開五石蹲騰
修竹裡雙松天矯白雲間大伾煙靄軒前入衛水晴
帆郭外還冥鴻雅意翔寥廓乞身在籍延醫藥蒼生
猶望作霖功主人遽返歸雲閣（閣中閣名）予卧龍眠十載
餘拾遺重拂舊簪裾王維復遣松筠鎖杜甫難容水
竹居驅車過魏郡相國情何盛一刺纔通到錦堂雙
樽屢召開花徑手携兩卷命予書（一素園圖一浮丘山房圖）行吟
拂紙更躊躇午橋竹起裴中立丘壑誰過謝幼輿因
之南望雲山杳却憶山人舊草廬

雨阻槀城旅舍題壁

敢嫌風雨滯朱輪滚喜良苗翠色新雲裡　帝城春
樹近自慙不是作霖人

再入都門喜晤友人某留飲觀家樂因宿其園

中

少年觴詠憶追陪一首詩成酒一杯杜甫如今渾設
興不妨老去又春來

華屋金尊簇綺筵清歌妙舞艷神仙名花對酒增惆
悵不早相逢二十年

翠華樓閣倚天看白紵紅燈舞夜闌縱飲莫愁丞相
傀君王欽賜大還丹（時演邯鄲夢）

列屋花顔照眼明平章老健勉逢迎黃粱豈待他時
覺白髮先從夢裡生

酒罷歌闌握手行空堦凉月倍分明淺談不覺更籌
轉十載重逢老弟兄
繡枕文茵卧曲軒故人別去更相存那知布被山中
慣手覆貂衾別樣温
再飲友人内宅觀其家樂
下馬升堂便舉杯青蛾白紵雅徘徊桃花流水仙源
路何待漁郎苦賺來（時因予戒赴席公遣急足賺致之）
九十流光惜轉蓬疎紅淺綠映簾櫳子規聲裡春難
任留向香風繡幕中

吳趨逐隊舞燕臺幾斛明珠換得來怪道姑蘇佳麗
少名花盡向洛陽栽
急管繁絃竟月閒清歌橫笛兩相關行雲肯逐春風
散留戀珠簾繡柱間
百和香薰金縷衣低徊舞袖錦成圍珍珠百琲誰酬
得紫燕棲梁不忍飛
凌雲司馬夙才名珠玉隨風擲案傾一幅吳綾書不
足畫堂頻促剪刀聲（時年執泥水龔先生即席成數章）
張天石銀臺山居十餘載矣忽以其長公光祿

君抱子喜而入都晤問率賦
忽閱珠樹鶴重踏帝城雲雛下覲司馬懷中得長文
遠裝身更健家語夜常分小暇揮紈素煙嵐迥絕群
其二
十載勞山境千峰引一節推窓海日浴倚閣嶺霞重
石髓尋花得雲車採藥逢許吾稱弟子解組誓相從
秋日同給諫吳玉騧李書雲太史張禮存素存
餞董侍御易農於報國寺（董時外轉隴西觀察）
古寺虬松繾曉烟高吟回首悵離筵十年星散來何

暮一代風流去可憐驄馬秦關曾歷地（昔巡鹽秦中）霜鴻
燕市送行天法書莫吝頻頻寄算入金貂質酒錢（董書法妙絕）
易農至又賦一章
平旦提壺候遠裝傳杯秋色暮蒼蒼一麾携去顏延
筆雙闕難容曼猜狂驛路霜沙驅小駟離亭風雨近
重陽伯鸞新句强人意與在東柯杜老堂（用梁侍御西域張騫路東柯杜老堂之句）
偶過報國寺花下花且紛紛矣叕茗賞之兩覓

道至待漏戶占七絕

蔚蒙恭威與韋祠二十年前痛飲時此日太真重起
疆河坊杜老遍題詩

花前濃酒淡金波林外青絲散玉珂應是巴公[illegible]後最
百花開[illegible]集花時設醴無虛日

高月春[illegible]時享負酒千巡如今[illegible]
補欲作[illegible]讓中格

老眼看花不解[illegible]茗從倍風流珠瓈斗帳[illegible]
鏡多少紅顏對白頭

風飄萬點送芳菲[illegible]心事違安得留[illegible]
幅不教飛燕御風飛

澹日微風春可憐[illegible]花莫惱落花天[illegible]
老來歲雜皮又少年

巡檐惆悵別花時霜鬢那堪揷一枝此意[illegible]兒輩
覺詩成莫遣卯君知時六弟亦讀書寺中

華陰大兄別予十五年丙再晤於京邸班資相
對喧嘻老矣今秋令郎得擢巍科予兒亦附
驥焉感懷今昔率賦一律以佐一觴

縞紵居亭舊兒童繞膝行別來驚長大此日竟聯登
門戶持非易風塵久漸更息肩成二老淡[illegible]

大人上感

皇恩下矜夙誓以已衰之年竟方剛之力入署退食勞苦無間价至所述竊爲憂悚祈兄趨庭之暇叩頭幾諫念仲達食少事煩之格言慕呂公小事糊塗之偉識報 國以人濟世以身蠲棄細煩以弘大畧

堂寄塈書孺子之言不可忽也偶錄之以爲韋弦之助勞劇中展閱發笑一切聊復擲去勿令善知識笑我若看牛皮也須穿耳

虛直軒老人識

姚端恪公外集目錄

卷之一
白雲語錄一
卷之二
白雲語錄二
卷之三
白雲語錄三
卷之四
白雲語錄四
卷之五
白雲語錄五
卷之六
白雲語錄六
卷之七
功過格拈案一
卷之八
功過格拈案二
卷之九

功過格拈案三
卷之十
太上感應篇序弁類
卷之十一
感應篇衍詮上
卷之十二
感應篇衍詮下　人間無恩怨禍福說
因果三世說　誦金剛經偶拈
卷之十三
讀四書　讀易
卷之十四
舟行日記摘抄
卷之十五
遊江浙日記摘抄
卷之十六
虛直軒日記摘抄上
卷之十七
虛直軒日記摘抄下

卷之十八上
示子壻等摘抄
卷之十八下
座右自警語　病觀節畧
卷之末
行述
神道碑銘
墓誌銘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一

貴陽門人潘士堂佩若
士堅庭若
士基履若
士藝庠若敬輯

白雲語錄 共六卷

律意律心說

凡講論律令須明律意兼體作律者之心律意者其定律時斟酌其應輕應重之宜也如稱錘相似有物一斤在此置之十五兩九錢則錘昂置之十六兩一錢則錘沉置之恰當則不昂不沉錘適居其中央故曰刑罰中中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此律意也何謂律心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譬如一稱錘也存心寬恕者則用錘平且寧于其出也微失之昂於其入也寧失之沉若存心刻核者則其用錘也必必欲其沉入必欲其昂此非錘之不平也用錘者之心不平也故用律者亦然

律者如十二律然因加減而生者也黃鐘之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數也三分宮損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鐘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其餘皆三分損益而生故律者律也加減而成者也或加一等二等三等或減一等二等三等明於加減之故者可以明律矣可以作律矣律中加減之最精而盡變者莫過

於鬬毆誣告二條欲明加減之故者白熟講讀此二條始

律之所以通者加之而重減之而輕適得其平也例之所以間有窒者行於一事一時則可行於事事行於永永則不可行也

立決重犯遇核擬

立決各犯之有三法司核擬也監候各犯之有秋審朝審也間雖有與律不合而實所以輔律之不逮并守律於不變也微乎微乎聖乎聖乎蓋既按法又原情照律有必不可行必不忍行者依律則傷恩改律則變法故於核擬秋審朝審之時間一酌行減等使法常存而恩不測

君恩如雨露之自天恩雖行而法未更　國法仍如山岳之不動聖人之所以輔律而即以守律者意在

斯乎至于

御勾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乎　君恩雖大有必不可施恩之處　國法雖重有必不忍行法之人

御勾酌留跡同長繫情若寄生法存而恩不傷恩行而倒不變神乎神乎非至人孰能定之乎

古納殺主一案部議凌遲立決三法司核擬情有可疑改擬監候○後九卿科道會議仍擬監候○立決人犯之有三法司核擬也猶監候人犯之有秋審也立決人犯有罪皆合死而情稍輕者自應於核擬時奏請以俟

上裁

議陳倉等後議

刑部等衙門為公舉砍傷事　又一議得張才陳虎李愚公係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之律應皆斬立決但內查李愚公係陳倉僱工人陳虎係陳倉跟帶各處行走之人彼時陳倉造意謀害石朝鸞張才持鞭桿將石朝鸞打暈跌倒陳倉復用刀砍伊等既係陳倉僱工人及跟帶之人若隨陳倉使令一齊動手定將石朝鸞登時殺死朝鸞豈有能復甦之理今石朝鸞傷而不死揆此似伊等所供不曾

動手及張才所供李愚公陳虎等不曾動手是實雖謀殺人得財之律所重在謀殺與得財原不問殺人與否俱同強盜治罪但李愚公係陳倉僱工人陳虎係倉跟帶之人隨陳倉到淮安僱淮安店內騾驢北上石朝鸞不過一執鞭腳夫彼時豈有謀害石朝鸞之情及陳倉在中途起意謀害朝鸞張才同謀加功伊等係跟隨之人豈能立異又與平常殺人上盜各案同謀定計之後合夥同行者不同況陳倉尚在逃未獲李愚公陳虎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俱照前

議

康熙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書題三月初五日奉

旨後議將陳虎李愚公擬斬監候是否合律本內未經說明着再察明具奏

又一議得張才陳虎李愚公依律應皆斬立决前已

奏明但因李愚公陳虎係陳倉僱工跟帶之人當陳倉張才殺害石朝鸞時伊等不曾隨陳倉一齊動手今石朝鸞猶得傷而不死又伊等跟隨陳倉僱淮店騾驢北上時原無共謀害腳夫朝鸞之情及陳倉到

中途起意同張才殺害朝鸞伊等跟隨之人豈能立異又與平常殺人上盜各案先同謀後同行者不同因此情由又因三法司核擬時有將律應立决重犯原情改議監候之例故將李愚公陳虎議爲擬斬監候餘俱照前議原與立决之律不合謹一併奏明

王郎中明德擬官員犯贓議稿

爲請

旨事該臣部等衙門査現行事例官員犯贓十兩以上流徙寧古塔衙役犯贓一兩以上流徙尚陽堡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照定例流徙若官犯贓未至十兩或至八十兩及八十兩以上衙役犯贓未至一兩或至一百二十兩及一百二十兩以上難以概擬流徙者皆照律問擬杖絞在案但査律文開載有祿人犯枉法贓八十兩方擬眞絞監候其犯不枉法贓各主

者通筭折半科罪一百二十兩以上眞絞無祿人犯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其犯不枉法贓一百二十兩之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今于犯贓人犯若照律分別枉法不枉法擬罪則犯贓多者反無流徙之罪貪贓之人無所懲戒且與新例不符若仍照例不分枉法不枉法概問眞絞既用律又行例不獨與律文不合且人命致死甚多似屬太過該臣等議得除官員受有事人財曲法處斷及衙役受財符同聽行並受財故縱係眞正枉法照例擬絞外嗣後

凡官犯贓至八十兩衙役犯贓至一百二十兩仍遵律文內犯贓各條下分別枉法以枉法及不枉法以不枉法計贓滿數方行擬絞其衙役犯不枉法贓計贓滿數若罪不至死者仍照定例流徙庶貪惡知警律例兩不相悖合行請　旨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省督撫遵奉施行可也

此司中郎中王明德擬稿未用今　刑部　題明停例照律

今改一百二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眞絞

律有宜仍舊宜更改

律有宜仍舊者蓋律與例並存例行而律停可也以例爲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竊盜至一百二十兩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爲眞絞刪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有兩人共竊盜一主之贓一百二十兩爲首者自依律擬絞矣爲從者應減一等今若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竊盜律內無此一條若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減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銜地名若軍餘舍人指揮及行都司之類自宜詳酌更正以昭　一代之典章者也

改官銜未可輕議以古今銜不能相符難以更正

以監守盜論不入已者

會看得九江府革職同知陶士章侵欺銅銀一案據江南江西總督麻勒吉疏將陶士章分別斬徒援赦具題前來查陶士章侵欺康熙八年分銅斤銀一萬兩除斷追九江府知府陳謙署關鈌額銀三千五百兩差役陳堯等措索水脚銀一千一百二十兩墊解已故部司劉芳聲任內滇餉輕平銀四百二十四兩共五千四十四兩於各犯名下照追補項外陶士章實計侵欺銀四千九百五十六兩入已合依凡盜

錢糧不分腹裡沿邊沿海至三百兩者斬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差役陳堯羅經魁桂啟泰王希治彭煥鄒必陞各措詐水脚銀九十三兩三錢零俱合依衙役犯贓一兩以上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並妻解部流徙尚陽堡革職知府陳謙署關徵稅鈌額捏報足額銀三千五百兩合依虛出通關計所虛出之數以監守自盜論應照凡盜錢糧不分腹裡沿邊沿海至三百兩者斬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查各犯事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均應免罪陶士章陳謙已經奉

旨革職陳堯羅經魁桂啟泰王希治彭煥鄒必陞仍革役陶士章等贓銀並輕平銀兩各照追未到差役聶啟夏克振余有意戴百訓羅文瑞賀之喜各措詐水脚銀九十三兩三錢零均應照提另結贓于家屬名下照追（江西督彭士聖案內以監守盜論者皆依律擬雜犯不引例擬眞斬乃于陳謙引例豈不外哉）

又議得新例監守盜錢糧三百兩者斬係通計入已之贓數滿者方引例擬斬其餘仍照監守自盜正律

擬罪部覆甚明陳謙因關稅鈌額捏報足額並無入已之贓若擬眞斬於題定之例不符又律載稱與同罪係下凡以盜論之類皆與眞犯同刺字絞斬皆依本律科斷註云所得同者律耳律外引例不得而同盜以律定在先例增在後定律之初監守自盜罪止雜犯斬罪准徒五年稱以監守盜論亦罪止此故凡律內稱以盜論者止可同律所定之罪科斷不得同例所增之罪科斷陳謙合改依虛出通關以監守自盜論四十兩斬本律應擬斬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

事在　赦前應免罪本犯既援　赦免承問官亦應
免其查議律內載侵盜條例凡侵盜充軍人犯各計入己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是例內充軍已
端計入己之贓兇死罪乎又查刑部覆永戍無併贓之例一疏內稱嗣後凡侵
盜錢糧入己數滿三百兩者照例擬斬不及三百兩者應照監守自盜正律併例內充軍照律雜犯准徒
五年併贓擬罪可也
康熙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然則舊例新例凡侵盜斬罪皆端計入己之
贓滿數方坐若入己贓不至滿數者俱照律雜犯准
徒不照例擬斬況無入己之贓者而可照例擬斬哉

不惟不明於律意而且與　題定之新例不符矣去
年雲南將同知吳開封何守備借銀七百兩守備以
庫銀借之引私借官物以監守自盜論律是矣乃不
照律擬雜犯准徒而照入己贓數滿之例擬斬豈不
謬哉幸法司因守備借銀與開封開封不知徑從開
豁不然亦冤矣哉

擬駁李大金稿

康熙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到招冊　山西按察司送
冊爲　事招首李大金與先獲鄭思要王奇龍等
續獲高虎等又行劫臨汾縣失主邢雲路案內擬斬
賊犯中復然與未獲夥賊介休縣人失主同縣龔三理熙
州人楊海珍永和人王祥靈石人白天祿李大金親家同
打劫介休縣韓同村生員孟景明家　查定盜案以
贓爲據孟景明所遞失单衣服紬緞金銀首飾銅錫
器皿共百餘件今止起桃紅絲紬一件其餘俱未起

獲據稱係李大金白天祿王祥三人騾驢馱去約至
初三日張蘭鎮人齊均分後開捕賊迯各跑散未分
等語查各盜於二十八日四更劫財出門於天亮即
至張蘭鎮則張蘭去韓同村計不過二三十里豈有
行劫之後不四散滅跡反於失主就近地方相約會
齊分贓之理且既約張蘭鎮分贓或係張蘭鎮有藏
贓之地或仍行捆載而行未經招明又各贓未起止
起桃紅絲紬一件以定五盜之死罪所關甚重倘桃
紅絲紬家家有之不比衣服首飾器皿有款式不同

可以認識失主何以分別認爲當日所失之物招內未見說明且據中復然供稱十年二月初三日到張蘭鎮倏分驟聽得人說捕官領人拿賊就走了爲何又將桃紅綠紬當在張蘭鎮舖內其當票上係何年何月何日亦未見供明　後衆議以各犯自認情真又經該撫親審口供無異不便駁查遂照覆

徒罪以上原籍發落

名例五刑條下　一在外軍衛有司但有差遣及供送人來京犯罪審無力者笞杖的決徒罪以上遞回原籍官司各照彼中事例發落　箋釋謂徒流地方各照本犯原籍地方遠近以酌量擺站哨嘹之處緣係差遣供送來京難照在京事例發落也　康熙十年冬福撫有一咨到部有河南人官于福建因參革問徒者或應在福建擺站或應在河南擺站請部示部中以陝西見行事例令在福建充徒觀此似宜發

回河南

康熙十一年六月熱審有一流徒減徒　亦酌許久仍發所宦地方克徒俟再考　宦于福建犯罪應徒自當遞解河南原籍克徒若罪至流徒福建長解到京遇熱審減等若自京解回福建自福建又解到河南克徒未免路途重複以愚見論之宜以空文付原解回福建巡撫將減等徒犯自京遞解發河南克徒此偶就上文闡發而言之

強盜破財說

圖財而捨命爲盜者之所明知而不悔也其意若曰不捨命不足以圖財也故命者盜之所輕也雖然捨命以圖財則財者必爲盜之所重矣抑知有強盜圖財而反破財者乎知其知之則凡爲盜者未有不愕然驚爽然悟如大夢忽覺者也或不信之曰世有捨命之盜豈有破財之盜哉請觀于廣德州楓塘舖鄭雲等五盜截刼朱君甫之事（康熙十一年二月安撫新題）鄭雲者江浦小小販茶客也以年荒而謀爲盜同謀者有盜

五人焉特往江寧買腰刀二十口弓二張把箭五枝以爲行盜之具初一試之遇朱客人於路而截刼其行囊粲然可悅之物六百九十餘兩也五盜四顧滿志分而携之是盜也可謂得時行盜者矣乃于康熙十年九月初一日巳時得財於初二日未時被獲各銀俱原封不動止用動四分五釐買肉麵一餐救饑而已哀哉每盜一命止換銀九釐而已哀哉且所刼者實止得朱客人銀四分五釐而買製腰刀弓箭約費反須四五兩比而較之是鄭雲等因一念之妄求無故而破百倍之財也捨命太輕而又破財甚大豈不重可哀哉侯景之反也身首異處景所不惜也并其南豫州牧河南王而失之安祿山之反也腸流數斗祿山所不惜也并其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東平郡王而失之楊玄感之反也傳首磔尸玄感所不惜也并其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而失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之類皆破財之強盜也夫爲簞食豆羹不得則死而爲之者是捨命之強盜也不得已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者是破

財之強盜也可以得已而不已者也故捨命之盜可恕而破財之盜難容若夫充類至義之盡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然而人多避盜之名徇盜之實必欲取之者何故也其意若曰銀錢到手方爲己物哀哉此八字誤盡天下人矣朱君甫之銀何嘗不到鄭雲等之手九月初一日巳時以後初二日未時以前鄭雲等亦居然視爲己物也而豈知其日影一移物非己物耶哀哉世之橫取人財以爲己物者不得到手則憂到手則喜然而疾病纏繞巫醫不斷是巫醫

盜伐官柳誤刺字

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五日有一犯人盜伐官柳一株人家 查 被拿到部部斷照贓一兩以下杖 十刺盜官物三字是日署回獨後偶與陝西司正郎王諱明德論律及盜園陵樹木一條其罪重至于皆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于本罪者各加盜監守常人罪一等然而律不言刺字蓋免之也按律盜田野穀麥菜菓及無人看守器物者謂原不設守及不待守之物若因偶無人而盜之即是竊盜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發塚條內其盜取墳塋上器物磚石

查山陵園陵何以不同

箋釋云非計所值之價又云若毀棄毀伐者係官物則加私物罪二等加私物一貫以下杖六十加二等則杖八十可見也

則引無人看守律科斷有人看守者仍計贓准凡盜論免刺大意與此同 歸查箋釋盜園林樹木條側下註內云除擅入山陵問毀伐樹木係官者加計贓准竊盜論一語箋註中有此一語因而遍查也遂再四遍查至戶律田宅棄毀器物稼穡等條下凡故意棄毀人器物及毀伐樹木稼穡者所棄毀之物即爲贓准竊盜論照竊盜定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官物加准竊盜贓上二等 讀至此喟然長嘆初以謂竊盜之條不過就本律查看悞以爲官樹即官物耳豈能知毀伐樹木係官物加准竊盜贓上二等乃在戶律田宅之條哉

之物也非已物也水火不測是河伯祝融之物也非已物也犯國法則有籍没之條干詞訟則有打點之費是國主官吏之物也非已物也無賴臧獲竊之而逃不肖子孫蕩之而盡親友甘言借之而不還豪强怒色取之而不謝是無賴臧獲不肖子孫親友豪强公共之物也非已物也是則到手錢財仍非已物而必强取妄求欲其一到手而後快豈不可悲而可憐哉

準者不在刺字之限而一時誤刺之三次竊盜者核以曾經刺字爲坐刺一字是去人性命三分之一也可忍言哉悲嘗謂新任官初到署半年之內不應用意剖斷一事蓋恐悞也而今自蹈之罪戾可勝言哉是晚於大士前跽香一炷痛自省愧次日入署再同滿漢諸君子細考詳議僉以爲仍照律爲是又遲至本月十三日又遇有數人人各盜伐梛栽一根公議照准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加二等杖八十而免刺初五日閱律時見墓臣毀伐樹木或止伐而非盜子應之曰世豈有伐他人樹木而不謂之盜者哉

但以其爲無人看守之物故准竊盜論不以眞盜目之若以謂伐與盜爲二項則悞矣

又公取竊取皆爲盜條下其木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不得以盜論未成盜而有顯跡證見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竊盜未得財應免刺則凡重器未馱載間亦當免刺

康熙十一年四月十八日現審說堂有工部送來張家口伐木八株一案約值價七八兩照毀伐樹木准竊盜十兩律遺一兩至三字杖七十律杖七十免刺

田宅律內盜耕種官民田條下　凡盜耕種他人田園地土者不告田主一畝以下笞三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減一等強者不由田主各指熟田荒田言加一等係官者各通盜耕強耕荒熟言又加二等仍追所得花利官田歸官民田給主

田宅律內擅食田園瓜果條下　凡於他人田園擅食瓜果之類坐贓論計所食之物價一兩以下笞一十二兩笞二十計兩加等罪止杖六十徒一年棄毀者罪亦如之其擅將挾去及食之者係官田園瓜果如林衙署果菜蔬署瓜之類若官造酒食者加二等照擅食他人罪加二等主守之人給與及知而不舉者與同罪若

主守私自將去者並以監守自盜論至四十兩問雜犯准徒五年

賊盜律內盜園陵樹木條下　凡盜園陵內樹木者皆不分首從而分監守常人杖一百徒三年若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首杖八十從減一等若計入已贓重於徒杖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各加監守常人盜罪一等若未馱載仍以毀論

箋釋內園陵解見禮律盜園陵樹木者較諸官物爲重故不計贓不分首從皆杖一百徒三年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較諸竊盜爲首者即杖八十爲從者減一等若計其入已之贓重于徒三年杖八十者皆不計其本條徒杖之罪直于監守常人盜罪上加一等如越山官軍盜園陵樹木值三十貫依監守盜論該杖一百流二千里是計贓重于杖一百徒三年矣則加監守盜罪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

百里如盜園陵樹木值五十貫依常人盜官物律杖
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計贓重于杖一百徒三年矣
則加常人盜官物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加盜他
人墳塋樹木值五十貫依竊盜律試杖六十徒一年
是計贓重于杖八十矣則加竊盜罪一等杖七十徒
一年半監守必至四十貫乃斬常人必至八十貫乃
絞竊盜加至一百二十貫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此不言刺字盜免之矣或以監守常人盜罪滿貫各
止于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入于死則盜之輕者
不計贓而罪重其盜之重者乃計贓而反輕矣豈理
也哉不然則如風憲官吏受財各加其餘官吏罪二
等使其犯枉法贓至于八十貫雖不加亦不坐絞耶
記云為宮室不斬于丘木盜言重也然則盜何為而
不刺按盜田野穀麥菜菓及無人看守器物者並計
贓准竊盜論免刺發塚而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
凡盜論亦免刺今盜樹木于園陵終與盜物于大祀
者有間其盜他人墳塋之樹木亦與竊取諸人家者
不同故皆得不刺者此也若以為盜未有不刺則前

之免刺二律
非此義歟

盜園陵樹木條下　一凡山前山後各有禁限若有
盜斫樹株者驗實真正樁楂比照盜　大祀　神
御物斬罪奏　請定奪為從者發邊衛充軍取土
取石開窯燒造放火燒山者俱照前擬斷

箋釋內　樹株係關　陵寢蔭護盜砍與取土開窯放
火燒山等項俱於　陵寢有傷故重其罪真
（除者除此斬罪不坐）
正樁楂詢驗係新伐者除盜園陵樹木並毀伐樹木
係官者及擅入山陵照此例比斬為從者除擅入山
陵問毀伐樹木係官者加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
貫二等罪止為某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詰下
免其杖徒照例充軍再詳考擅入
山陵飛城門者杖一百在官衛律

家產未曾抄劄入官者並從　赦免

名例給沒贓物條下　其犯罪應合籍沒財產姦黨及造
畜蠱毒等罪常赦所不原者或有臨時特免　赦書到後罪人雖在赦前　決訖
而家產未曾抄劄入官者並從赦免其已抄劄入官守
掌及犯謀反逆叛者財產與緣坐家口不分已未入官並不放免若
除謀反謀叛外罪未處決籍沒之物雖已送官但未經分配人與
守掌者猶為未入其緣坐人家口雖已入官若罪人遇赦
得免罪者財產家口亦從免放

共毆內克軍餘人杖一百 不應杖八十 三項
刑部等衙門爲撿舉人命事覆山西巡撫達爾布題
前事張維打死趙登科案內張成功 張維父 雖持有兇
械實無致命傷痕應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
遇熱審減等責三十五板 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康熙十年七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旨張維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康熙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江南司郎張 諱 爲仁說堂
爲江撫題活殺夫命事一疏內助毆之徐二有致命

傷四處以有重傷而無兇器擬餘人律杖一百張擬
駁照條例第一欵兇軍因曰下手擬絞之人不問手
足他物金刃並絞言有致命傷則不必兇器也問死
罪不必兇器問擬兇軍必兼之何欵曰鬭毆一命抵
一命絞犯抵命者也若必兼之則有人死而無抵者
矣兇軍人犯在抵命一人之外者也故必兼之然後
其情重則遣戍不爲枉也 徐三外擬依同行知有
謀害律杖一百非也徐三既未同謀又未下手止於
不行勸阻改擬不應重杖八十各省於見毆在傍不

同謀不動手止不行勸阻者或問不應重杖八十或
照餘人律杖一百或照同行知有謀害不行阻救律
杖一百參差不一今酌議以不應重杖八十爲是蓋
餘人律註云不曾下手致命言雖下手而不致命猶
爲餘人也條例第二條云雖有重傷而無兇器有兇
器而無重傷毋得概擬戍既不擬戍則罪止餘人也
以此論之以在傍並未動手之人而與此兩項人同
擬杖一百豈非輕重無等乎 至於同行知有謀害
之律古律註謂知有謀殺害人之事也原與知人鬭

毆而不行救阻者不同謀害者意在於殺同謀共毆
人者意止於毆但因毆重身死非初意之所及也豈
可比而同之耶 又古律箋釋云同行之人既不預
謀又不助力止是不行勸阻者只問不應不是餘人
等語亦可見各省之問擬不應者亦係舊例所本有
矣
康熙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旨 覆直撫金世德爲打死男命事皮三案內梁遂
東不行勸阻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

八十照例折責三十板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二

咨稿牌票存簿

牌票行於外所關甚大礙縣奉行[illegible]之支吏者[illegible]里

虩虩然震也或討債或爭人有必不可行之牌票有

行提而姓名宜省者其可斟酌處甚多乃舊例當時

寫稿呈堂而所行牌票已先謄真待判倉卒之間安

能詳慮哉又咨徑有先行咨而後摽咨稿者如康熙

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各堂俱散予與正堂艾公稍後

江西司柯君以陳倉案內三保等一咨稿送摽且曰

初六日堂上某老爺命將一干人送還督捕恐天熱

有疾病者也故本日即行未及相聞予思初六日早

予在署阿折兩老先生同在及莫黃兩先生啟奏下

久之又同往吏部議周鄒一案艾老先生是日偶恙

未入署未知回堂在何時又未知行咨摽日係司徑

摽否耶予比時姑摽稿及行簿皆摽初七咨再詢之

同堂察其往例益見先立稿簿之不可少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各省定限

康熙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山東按察司送盜犯王安
宁全招再查此案失主張爾蔭于康熙八年二月初
四日失盜蒙總督白部院具
題于康熙八年五月十五日准
兵部咨未獲强賊照案緝拿後兒府呈報獲賊入名
業經前任劉撫院會同楊提督彙冊　題報于康熙
九年七月初九日准　兵部咨開獲賊審擬　題結
應照例限四個月扣至十一月初九日限滿韓魏昌

解審行至中途肥城縣地方於九年三月十五日病
故韓永昌行至滋陽縣地方於三月十八日病故二
犯俱病故於途似與監斃者不同且在康熙九年五
月初六日
赦前其職名無庸開列
再查張爾蔭失盜在於康熙八年二月初四日除韓
小大張三皆於年限內病故外在韓魏昌病故于九
年二月十五日韓永昌病故于九年三月十八日俱
病故于途似與監斃者不同且係康熙九年五月初

六日
赦前之事其承問職名無庸開列後自康熙九年七
月初九日准
兵部咨扣至十一月初九日四個月限滿鍾國祥病
故於十月初五日韓克習病故於十二月初五日若
依年限而論則是限外病故若依准咨之日為始照
例限四個月而論則病故尚在限內其承問官職名
乃兗州府知府蔡廷輔也應否免議統候部奪其韓
小限於康熙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拿獲審有承認確

供至康熙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在監病故是在限內
應無庸議再照此案因續獲之韓小限監故往返駁
查以致逾限一個月零七日此案批司查限內限外可以山東從前　題覆
多照准兵部咨之限遂將鍾國祥韓克習仍議限內監故五月招冊內安撫嘶為
遵　旨逐件事　王愷若於康熙九年八月廿一日
梘斃姊夫聶艮聲初供係蕪益甫用鉄尺先打後蕪
益甫自行投到對質愷若始認　司查益甫以十年
十二月投到從來定限當以末後人犯到日扣筭未
有違限相應詳明

劄報五月二十一日　吏部題爲謀死弟命事吏科抄出刑部等衙門題前事奉

旨朱三兒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該臣等議得刑部等衙門疏稱朱三兒毆死岳尚義一案該撫董將承問違限署司事糧道王孫蔚接任（因內有犯婦徐氏產後百日方便刑訊該司詳除去百日）按察使高翼辰題參前來查此案康熙十年十一月（刑部覆定）二十八日限滿該撫董　違限兩個月零四日相應（交該撫於吏部）照例交與吏部　查議等因前來定例內違限月日俱專責督撫計月處分不許分坐道府州縣等官違

限二月者罰俸六個月等語巡撫董相應照例罰俸六個月查董　已經告病解任應于補官日罰俸六個月又定例內如有等候題拿犯証或因隔省行查限內實難完結者承問官將此情由詳督撫該督撫題明寬限如承問官將難結情由不預行申詳督撫者該督撫　題參將承問官罰俸一年等語今署司事糧驛道王孫蔚接任按察使高翼辰將難結情由不預行申詳該撫　題明展限相應將署司事糧驛道王孫蔚接任按察使高翼辰照例各罰俸一年內查王孫蔚有紀錄三次應銷去紀錄二次免其罰俸奉

旨依議

堂諭集錄

病故人犯應存應覆

康熙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堂諭傳查奉

旨處决人犯該督撫題報病故或一司具覆或一司存案例不畫一今酌得以後奉

旨處决人犯有病故者若該督撫咨文報部者部中應行題知若該督撫具疏　題明奉

旨三法司知道應存案不必再覆若病故犯人有情節可疑者如汪藻韓七房三之類應行駁查者具題

駁查十四司通行畫一免致參差

衙役過付流徒尚陽堡

堂諭十四司嗣後衙役過付本官銀兩者與受財人同罪至十兩者不必同官流徒寧古搭仍流徒尚陽堡

康熙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傳

衙役自已犯贜止流徒尚陽堡爲官過付無入已之贜反流徒寧古搭似爲未合况與受財人罪同止同一流徒之罪不必同其地方

干人過付宜止流徒尚陽堡

查律說事過錢者有祿人減受錢人一等無祿人減二等（如求索嚇詐科斂等贜及事後受財過付者不用此律）罪止杖一百徒二年（舊律杖一百各遞徒遞徒止一千里外故許訟誣告遞徙條下云比流減半也三流總徒四年比流減半止該徒二年）（過錢而又受錢）有贜者計贜從重論（若贜重從本律）

陳謙虛出通關以監守盜論不入已者

會看得九江府革職同知陶士章侵欺銅銀一案據江南江西總督麻勒吉將陶士章等分別斬徒援赦具題前來查陶士章侵欺康熙八年分銅斤銀一

萬兩內除斷追九江府知府陳謙署關缺額銀三千五百兩差役陳堯等措索水脚銀一千一百二十兩墊解已故部司劉芳聲任內演銅輕平銀四百二十四兩共五千四十四兩于各犯名下照追還補外陶士章實計侵欺銀四千九百五十六兩入已陶士章合依凡盜錢糧不分腹裡沿邊沿海至三百兩者斬例擬斬監候秋後處决差役陳堯羅經李桂啟泰王希治彭煥鄒必陞各措索水脚銀九十三兩三錢零俱合依衙役犯贜一兩以上例各杖一百折責四十

枷并妻解部流徙尚陽堡革職知府陳謙署關征稅
缺額捏報足額銀三千五百兩該督依虛出通關計
所虛出之數以監守自盜論律引盜錢糧至三百入
已者例擬斬援　赦免罪具題前來查例侵盜錢糧
必須入已之數滿方坐眞犯斬罪今陳謙係捏報足
額無入已之贓該督照例擬斬情罪未協又律載凡
稱以盜論之類皆依本律科斷律外引例不得而同
等語陳謙應改依虛出通關以監守自盜論四十兩
斬係雜犯准徒五年律應徒五年查各犯事俱在康

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均應免罪陶士章陳謙
已經奉
旨革職陳堯羅應魁柱啟泰王希治彭煥鄒必陞仍
革役陶士章等贓銀并輕平銀兩各照追未到差役
孫啟夏克振余有意戴百訓羅文瑞賀之喜各指詐
水脚銀九十三兩二錢零均應照提另結于家屬名
下照追

准監守盜折贖　那移出納還充官用

康熙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傳諭十四司凡覆准監守
盜俱照覆柳維城 江督麻勒吉題 王保泰 直撫金世德題 例杖一百
其流三千里准徒四年照例折贖

秋審督撫科抄與各將軍咨送者例不同

康熙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查舊例各省秋審係科抄
者督撫
題到三法司核擬係各將軍等咨到已經三法司核
擬過奉
旨者不候再咨各司徑移院寺核擬彙送廣西司具
題

正犯產絕援　詔免追承追官并免交該部

康熙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浙江司說堂一件浙撫范
題爲官蠹侵蝕　欽贓等事康熙十一年五月十
八日　題六月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本部覆查費天生等遇十年十
一月初九日
恩詔免入官未完銀兩免追已完銀兩速解戶部至
承追此案不力之湖州知府王弘仁應交吏部議但
此項銀兩既已產絕援

過付者亦科所過之錢罪

外議與官流徙但小唐兒所過付之贓不滿十兩官雖併贓全科過付者止照所過付之數

詔免追王弘仁等亦免交該部

小唐兒衙役過付

康熙十一年九月看得平武縣革職知縣楊枉朝㕘贓一案先經該撫 題參臣部奉旨咨行該督審擬去後今川湖總督蔡毓榮將楊枉朝等分別 赦前 赦後擬杖具題前來查楊枉朝詐索韓役等詞訟等項共計銀四十兩一錢應照官犯贓十兩以上例責四十板並妻解部流徙寧古塔賈仕第過付韓役銀三十兩應照說事過錢者與受

財人罪同例將賈仕第責四十板並妻解部流徙寧古塔小唐兒過付倪秉等銀九兩五錢與楊枉朝查律官犯不枉法贓一兩至一十兩杖七十小唐兒應照說事過錢者與受財人罪同例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王起鳳指官詐索解潤銀二十兩應照衙役犯贓一兩以上例責四十板並妻解部流徙尚陽堡伊等事犯俱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免罪王起鳳革役 赦後除楊枉朝索取寇二等麥租價銀四錢輕罪不議外又因黃氏說伊兄黃成業身死不明告唐文燦楊枉朝指修學罰唐文燦木五十根值銀九兩合依有祿人枉法贓一兩至五兩杖八十律係貪官不准折贖折責三十板的決永不叙用贓銀照追入官小唐兒過付唐文燦銀九兩應照說事過錢者與受財人罪同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的決革役學基地寺基地分司空地俱入官其分司地內修房居住倪秉等另行安插韓役已經病故唐禾福等審係無干均無庸議

竊盜搶奪共三次不併罪擬絞

康熙十一年五月 日浙江司因會小子定議嗣後搶奪三次者照定例立絞竊盜三次者照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或搶奪一次竊盜二次者或搶奪二次竊盜一次者律與定例不同免其並擬照各犯之罪發落

竊盜贓以一主爲重

康熙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刻報內 刑部 題爲拏獲三次竊盜事據昌鞏道申看得李國柱奏請改遣王添壽戶供我同李國柱偷楊偉等家騾十

一頭馬兩匹外再不曾偷等語查律凡竊盜得財以
一主爲重併贓論罪爲從者各減一等等語王添壽
除偷張得等家騾一二頭並馬匹不議外偷楊偉家
騾三頭合依以一主爲重贓至三十兩杖九十律王
添壽爲從減一等杖八十折責三十板臂膊刺字

熱審軍流徒減等

康熙十一年五月有江南解流徒一人犯起批是康熙十年十一月限正月到部又有眞定解流徒人犯計程不過七百里每日五十里照徒流人過赦算程半月可到今計起批到此行過五十餘日皆係故意遲延以待熱審若一概減等恐各處流徒人犯效尤延挨候至熱審減等者太多恐反塞流徒人犯熱審減等之路故公議不准其減等仍發遣其杖一百亦不減又江西鉛山知縣吳士恒亦以踰限太久不減〇又江西鉛山典史陳祖洽查撫臺所摽限期亦已踰限後在

吏科查憑限水程以一日五十里計之尚在限內到遂減等發回江西充徒

康熙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公議旗下犯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初議減一年枷五十日後又議雜犯輕於軍罪軍尚減爲徒則雜犯亦應減爲徒合減爲杖一百徒三年旗人鞭一百枷號四十日查古律例附解徒流人又犯罪係下內獨每年熱審之期一應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一體減去一年其在外審錄年分審錄官入境之日亦照此例行是舊例是減一年〇會典亦止減一年明時軍罪遇熱審不減等其流罪以大誥減盡無一流故決可通行今例軍減至徒三年而雜犯反止減一年仍徒四年則是雜犯反重于軍矣然雜犯死徑減至徒三年流亦減至徒三年雜死與流何以別乎

愚意熱審舊例枷號疏放旗下之枷雖以折罪難以卽免宜遵熱審備枷旗人向有補枷之例

新例內一熱審之例未行之前已經具　題奉
旨未經發落應減等之罪遇熱審仍照例減等發落
此熱審一項係河南司承行

六月熱審停流徙

徒流人又犯罪條下　一在京在外問擬一應徒罪
俱免杖其已徒而又犯徒該決訖所犯杖數總徒四
年者在京遇熱審在外遇五年審錄俱減一年若誣
告平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律比
照已徒而又犯徒總徒四年者雖遇例不減（已徒而又犯徒者遇例減一年比照此例反不減者以誣告人死罪也誣告人死罪熱審不減等此沿舊律也明之流罪以大誥減盡其誣告人死罪未決者亦止總徒四年又云四年零百日故遇例不減又彼時不見有軍罪遇例減等之條今見行例流罪軍罪俱減等明流罪亦減等但無流罪耳）

山東正郎范承　世兄說堂山東鹽棍趙璜按律指
稱打點衙門使費名色誆騙財物發邊衛充軍情重
者仍枷號兩個月發遣今遇熱審減為杖一百徒三
年其枷號兩個月徑行豁免蓋名例加減罪例條下
載每年熱審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減去一等（箋釋是年字）
徒杖以下俱減等枷號併笞罪俱釋放蓋熱審原
有放枷之恩例也或曰旗下之犯罪應枷者不放何
也曰旗人之枷以折徒流軍雜犯死罪者也民人之
枷在于徒流軍罪之外者也故不同也
查例見任文武官犯徒罪以下者折贖犯流罪以上
者不准折贖係旗下的決枷號係民人的決流遣今
流徙之官遇熱審減為杖一百徒三年者其杖的決
徒發驛不准折贖何也曰官犯贓不准折贖此皆犯（此為入已贓而言）
贓十兩以上而流徙者也非流罪既遇熱審減等至
徒而仍不准折贖也康熙十一年五月內吏刑二部
都察院會審總督周有德候補給事中鄒之潢其鄒

引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充軍律例遇熱審減
等杖一百徒三年仍照文武官犯徒罪以下折贖例
照例折贖
康熙十一年七月初七日江西司說堂有鉛山縣知
縣吳士恒案內犯贓一兩以上衙役李含輝妻程氏
于七月初四日解役解犯人連撫咨投部查閱撫咨
係五月十二起解限六月二十五日到部查問踰限
緣由據解役犯人稟稱係六月二十七日到京因廿
七廿八廿九俱齋戒初一初二不理刑名曾于廿七

日到衙門投文未收初三日又來投文此日因內閣
大學士學士等會同三法司遵
上諭清理刑獄又未收文等語隨查問于廿七到京寓何店供稱廿家店內卽在刑部衙門傍邊隨傳店主云我名廿二果是廿七到店愿出結狀隨具結狀到部查此犯于六月內到京是寔因仍照熱審例減等已經該撫發落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外相應將本犯并妻咨回該撫充徒

康熙十一年又七月廿三日啟 奏覆直撫金世德

爲打死人命事張喜祿因護母打死小功服兄張子秀兩議一議立决一議減等內有喜祿之父子玉兄喜明不行勸阻杖八十因原遇熱審之案仍減等杖七十直撫原爲將張喜祿援熱審可矜例減等因服制堂與從堂互異駁查至再 題到已逾熱審之期因原題時遇熱審故仍行減等

康熙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四川司說堂直撫金琉稱永平府稅課司大使陳允極犯贓擬流遇熱審減等擬徒舊例徒罪不具題原係吏部發審之部件止咨吏部吏部回咨云應咨刑部因此咨文往返已逾熱審之期改擬流徒具題前來今查該撫原審定咨吏部時係在熱審期內仍應減等杖徒 查張喜祿亦同此例但張喜祿係具題此係移咨到吏部微有不同然徒罪例不具題自當以移咨吏部之日爲准當是一例也

永遠充軍

一見行例凡人突執刀鎗行兇若傷人者杖一百發邊衛永遠充軍　查此等之罪應止于其身不應及其子孫宜酌議爲邊衛充軍流三千里　又鬬毆條律例內載執持兇器但傷人等項俱問發邊衛充軍俱字項傷人各項與皆字不同又聚衆執持兇器傷人等項徒罪以上俱不分首從發邊永遠充軍兩項分晰輕重不同今議仍照律行

一例誣告死罪未决者發邊衛永遠充軍此誣告之

罪亦不應及其子孫宜仍照律行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其誣告强盜人命不實及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衛充軍其誣指良民爲盜及捉拿拷打等項不分首從發邊衛永遠充軍輕重不同應照律行詳在第四卷誣告目內

坐贓致罪

私借官車船　凡監臨主守將官車船等類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驗日追雇賃錢重于笞五十者坐贓論加一等

擅食田園瓜菓　凡於他人田園擅食瓜菓之類係坐贓

棄毀器物稼穡等　若毀損人房屋墻垣之類者計合用修造雇工錢係坐贓

檢踏災傷田糧　若致枉有所徵免無災傷當徵而免曰枉免有災傷當免而

徵曰枉徵糧數計贓重者坐贓論

私造斛斗秤尺　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以所增減物計贓重者係坐贓

市司評物價　凡諸物牙行人評估物價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係坐贓

得遺失物　凡遇遺失之物五日外不送官者官物係坐贓私物減二等

費用受寄財產　凡受寄人財物而費用者坐贓論

減一等

違禁取利　若估所奪畜產之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係坐贓論

隱瞞入官家產　凡抄没人口財產若隱瞞財物房屋孳畜者係坐贓若里長同隱及當該官吏知情計所隱贓重者係坐贓全科

擬斷贓罰不當　凡贓罰應入官而給主應給主而入官者係坐贓

出納官物有違　凡倉庫出納有增減不實者計所

虧欠多餘之價係坐贓

私借官物　凡監臨主守將官什物等項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過十日各計借物坐贓論減二等

多收稅糧斛面　凡各倉官役收受稅糧踢斛淋尖杖六十計贓重于杖六十者坐贓論

私借驛馬　凡驛官將驛馬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驗計月雇賃錢重于私借之罪者坐贓論加二等

私借官畜產　凡監臨主守將官馬等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驗計借之日期雇賃錢重於私借之罪者各坐贓論加一等

宰殺馬牛　若殺緦麻以上猪羊等畜者計減價

若故放官私畜產損食官私物者計所食之贓重于本罪者俱係坐贓

驗畜產不以實　若因而價有增減者計所增減價係坐贓

强盗窩主　若知强竊盗贓而故買者計所買物係

坐贓

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　凡監臨官吏求索借貸所部內財物　若將自已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價利俱准不枉法論　若於所部內買物不即支價一月之外坐贓　若私借馬牛等各條俱係坐贓今新例入已者照官犯贓不入已俱引因公科歛（因公科歛不入已者坐贓論入已者以枉法論）

因公科歛　非奉上司明文不入已杖六十贓重者坐贓論

有事以財請求　凡諸人有事以財行求計所與財
係坐贓今新例與受同罪
盜決河防　凡盜決河防圩岸而致水勢漲漫毀害
人家漂失財物等類計物價重於杖者係坐贓
造作不如法　若造作織造不如法不堪用再改造
者計所損財物及所費雇工錢罪重于笞四十五十
者坐贓論
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　凡官役人工採取木石磚
瓦之類不堪用者計所費雇工錢係坐贓

擅造作　凡官司有所營造應申而不申擅差人工
者　若非法營造非時起解人工者　若因申請不
寔以少計多而於合用本數之外已損財物人工計
所費工錢罪有重于笞五十者俱係坐贓
獄囚誣指平人　若官司追征錢糧逼令欠戶誣指
平人代納者係坐贓
詐傳詔旨　凡得財而詐傳無碍於法者計贓以不
枉法論
康熙十一年五月內江南總督麻　題特參赴卹事

參將李洪楚歛軍人錢糧製營中奉上文盔甲火藥
之用不入已者坐贓論援　赦已經革職未交與兵部　守備
萬初升歛銀七十餘兩未
經革職之官交與兵部議
康熙十一年五月東撫張　為微臣入境事　戲短似
是林蔚春
行價已經革職無庸議　撫疏戲各行酒肉價不即支價者坐贓論笞三十輕罪不
坐外　衙役犯贓失察杖一百此案衙役犯贓失察
罪雖重而新例役遇　赦其失察之官雖先經革職
仍交吏部議還職反因戲短行戶酒肉價不便交吏
部何也買物不即支價一月不還者坐贓論若始終
不還則同于入已矣　久不還者應
照低價買物計餘利准不枉法論
康熙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奉

旨　部覆廣督金光祖特參貪婪等事一疏內革職
知縣王明道徵糧多派耗米　赦後派銀六兩二錢
零非明道入已係因公科歛不入已贓重者坐贓致
罪一兩至十兩笞三十　明道亦係坐贓未交吏部
因其　赦後有坐贓此宜再考已經革職毋庸議
康熙十一年七月廿三四月說堂覆廣撫劉一疏守
備梁豹用火藥幾百幾十斤因公科歛軍人公買不入已者坐
贓論應笞三十贓無入已事在　赦前其已經革職
之處仍交與兵部議

八字之義序 附

王明德

律有以准皆其各及即若八字各爲分註冠於律首標曰八字之義相傳謂之律母諺曰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而先輩指示讀律之法又云必於八字之義先爲會通融貫而後可與言讀法心竊誌之未敢學也職以納言散秩循倖塡補仰承曹務惰然如盲急取八字之義讀之率多言簡而意未悉師心推廣志存乎心卒未敢草率以屬筆惎恐有干聖訓

貽譏當今賢士大夫也秋初奉堂臺諭特令其詳推以廣其義退不自揣妄爲懸擬既而服念竊議八字者五刑之權衡非五刑之律也五刑十惡各有正目而五刑之屬殆逾三千中古已然況末季乎漢唐而下世風日薄人情變態一如其面若爲上下比罪條析分隸以求無僭亂其辭雖汗牛充棟亦不足以槩輿情之幻變故於正律之外復立八字收屬而連貫之要皆於本條中合上下以比其罪庶不致僭亂差忒而忒於師聽矣此先賢制律明義之大旨也然即刑書而詳別之正律爲體八字爲用而即八字細味之則以准皆各四字固無事乎取用於其及即若摘取其及即若四字時則捨以准皆各別無所爲引斷以奏爰書矣此讀律者之斷斷不容於八字之義不敬爲詳審也或謂八字之用律載甚備無容更爲旁溢但比類贓覲輕重懸殊乃並以一字爲權衡得毋非所以明等夷示有別歟曰好惡不嫌同詞春秋之義也春秋者無象之刑書也律也者咸用之麟經也故其命義同也謹述 大清律原註並故明律舊註

備載於前謬參鄙見各爲薇取律例數條以著其義凡各律原註所已載者槩不再述以眩觀覽一得管窺遵諭敬呈未知當否伏候堂裁

入字之義

以以者與眞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眞盜故以枉法論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

講解曰以字有二義其曰以盜論以監守自盜論以枉法論以常人盜倉庫錢論以謀叛論者惡其跡而深治之也如廐馬律曰如馬拴繫不如法因而傷人者以過失論鬬毆律曰因公務急速而馳驟傷人者以過失論則矜其失而輕貸之也

謹按以者非眞犯也非眞犯而情與眞犯同一如

眞犯之罪罪之故曰以乃律中命意備極斟酌有由重而輕先爲寛假而用以者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追喚此等之人未叛于君先叛于所本管之主矣與叛何異而律則以謀叛未行論若拒敵官兵實有顛於反而律則以謀叛已行論按其跡似用以之意極嚴而詳其實則實仁愛之至也有由輕而重示人以不可犯而用以者如監臨主守將官錢糧等物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雖有文字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夫立有文字借用及轉借與人非盜也乃私自爲之則漸不可長矣蓋監守之人易于專擅非重其法無以示警故罪非其罪而以其罪罪之若以過失殺論諸條則又充類至義之盡以行其權之妙也總之大義所解即同眞犯四字最妙以則無所不以矣

准准者與眞犯有間謂如准枉法准盜論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講解曰准字亦二義其曰准竊盜論准盜論准凡盜論此則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也又如

人命律過失殺傷人者各准鬬毆殺傷人罪依律收贖則但准其罪名不加刑法止令如數收贖而已此又一例也

謹按准者用此准彼也所犯情與事不同而跡實相涉作爲前項所犯惟合其罪不槩如其實故曰准如以米柴准筭布帛惟取價值相當而實不可以米柴爲布帛之用其罪異于眞犯故贓雖滿貫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乃註中不曰減等但曰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何耶蓋官吏犯此雖贓逾於

滿貫亦止於革其職役爲民而不追奪誥敕若未
至滿貫官則止于革職不至永不叙用也若　本
朝定例但遇革職則盡爲追奪似非所以懲貪之
法似當題請改正是在竢乎主持　國是者之大
君子耳
皆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
情盜所監臨主守官物併贓滿數皆斬之類
講解曰皆字有三義其曰皆絞皆斬皆杖皆徒皆
凌遲處死之類則是不分首從也又如犯罪自首

條曰餘皆徵之增減文書條曰若無規避錯誤者
皆勿論之類是又一例也
謹按皆者槩也齊而一之無餘情也人同事同而
情同其罪固同即事異人異而情同其罪亦無不
同也故曰皆若皆徵皆勿論則顯而易見不過特
舉以明皆之一例耳
各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
作若不親自應役僱人冒名私自代替及代替之
人各杖一百之類

講解曰各字爲義不一有以人對人爲各者如漏
使印信條當該吏典對同首領並承發各杖八十有
以物對物爲各者如盜賣田宅條盜賣過田價併
花利各還官給主有以事對事者如廐牧律放犬
殺傷他人畜產者各笞四十之類又如各杖一百
各從重論各遞減等各加凡人罪一等亦俱以人
對人爲各者也
謹按各者各從其類義取乎別也萬類不齊流品
各別比類而觀實同一致故用各字以別之各字

用義多端有因所犯之事同其情同而其人有不
同者則以各別之如選用軍職條內凡守禦去處
千戶百戶鎭撫有闕奏聞選用若先委人權管希
望實授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衆用
有過官吏條內凡官吏曾經斷罪罷職不叙諸衙
門不許朦朧保舉違者舉官及匿過之人各杖一
百罷職不叙發塚條內若卑幼發五服以內尊長
墳墓者同凡人論開棺槨見屍者斬若棄屍賣墳
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犯姦

條內和姦刁姦者男女同罪姦生男女責付姦夫收養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姦夫本夫各杖八十之類也有因所犯之事異其人異而其情實同者則以各別之如無故不朝參公座條內凡大小官員無故在內不朝參在外不公座及官吏假滿無故不還職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並附過還職縱容妻妾犯姦條內若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之類亦有所犯

情同事異情異事同法無分別人非齊等條難共貫而義實同辜者則亦以各字別之如親屬相姦條內姦內外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如私借官畜產條內凡監臨主守將係官馬牛駝騾驢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他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之類更有所犯之事與人大小攸分科條不一而情則無分或法應屢加而律難該載或罪無死律而法應齊等又或各有科條而文難復述者則

亦以各字別之如謀殺祖父母父母條內其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依故殺法誣告條內凡誣告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略人略賣人條內和略賣妻為婢及賣大功以下尊卑親為奴者各從凡人和略法發塚條內若于他人墳墓為薰狐狸因而燒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之類

其其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

講解曰其字律內有其子歸宗其養同宗之人其遺棄小兒三歲之類是也

謹按其者更端之詞也然詞雖更端而事與情實不離乎本條衆凡明白顯然可為指實其見之事承乎上文為之更端而竟本條所未盡則用其字以發揮之與後若字似同而實異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拘喚以謀叛未行論其拒敵官

兵者以謀叛已行論盜大祀神御物條內凡盜大祀神祇御用饗薦饌具等物皆斬其未進神御未造成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強盜條內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皆斬監侯其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斷親屬相盜條內其同居僱工奴婢盜家長財物减凡盜一等盜賊窩主條內其知人畧賣和誘准竊盜爲從論其不知情誤買受寄俱不坐之類皆承上以起其下葢詞氣雖涉于更端而事

實不離乎本文或罪或否則皆以其字爲分別然亦有事非本律而欲附入于本條之下則亦以其字附入之者如職制律內其見任在朝官員面諭差遣及改除託故不行並杖一百罷職不叙此條與大臣專擅選官何與而欲附入本條之下則亦用其字以收屬之此又一義也

及

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贓及應禁之物則沒官之類

講解曰及字律內有及因人連累及其役日滿及有過之人及久占在家之類是也

謹按及者推而及之有因親以用及者如謀反條內父子兄弟子孫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斬之類罪由連坐此一義也有因物以用及者如盜印信條內凡盜各衙門印信及夜巡銅牌皆斬之類有因情以用及者如畧買畧賣條內和同相誘及兩相願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之類有因事以用及者如強盜條例內強盜殺傷人放火等項及干係城池衙門並積至百人以上皆奏請梟

示白晝搶奪條內凡白晝搶奪傷人因失火及行船遇風着淺乘時搶奪及折毀船隻之類又有因人以用及者如搶奪條例內凡號稱喇唬白晝在街撒潑口稱　聖號及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各毆打衆人搶奪財物之類以上皆係正犯此又一義也大約凡係人與事各有不同而罪無分別者則皆以及字連屬之

即

即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

講解曰卽字律內有卽時救護卽放從良卽是奸
黨之類是也
謹按卽者顯明易見不竢再計之意如儀制律內
凡朝叅近侍病𤸇者許卽退班禁止迎送條內凡
軍民人等遇見官員引導經過卽將下馬躲避此
一義也共謀爲盜條內凡共謀爲盜臨時不行而
行者爲竊盜其不行者若不分贓但係造意卽爲
竊盜從名例內犯罪事發而在逃者衆証明白卽
同獄成不須對問職制律內凡諸衙門官吏及士

庶人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卽是奸黨此
一義也若名例內賣放充軍人犯卽抵充軍役則
又一義也
若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
老疾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
類
講解曰若字律內有若奉 旨推問若庶民之家
若追問詞訟之類是也
謹按若者亦更端之詞乃設爲以廣其意雖意會
乎上文而事變無窮欲更端以推廣之連類以引
申之則不得不設爲以竟其意故用若律內惟用
若字最多有自本律而特及于輕者如謀反條內
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子孫過房與人及聘妻未
成者俱不追坐謀叛條內凡謀叛但共謀不分首
從皆斬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造妖書妖言條內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
傳用惑衆者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
百徒三年盜大祀神御物條內若已奉祭訖之物

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盜賊窩主條內凡
係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
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類有自本律而
入于重者如謀殺人條內謀殺人若因而得財者
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謀殺祖父母父母條內
若奴婢及僱工人謀殺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
父母若緦麻以上親者罪與子孫同之類大約若
與其皆承上文以推廣之詞但作者命意多于可
指証者則用其而于設爲懸擬者則用若又于異

乎上文而實不離乎上文者則用其于意雖本乎
上文而實異乎上文者則多用若此其所以命字
之各異也

以監守自盜論
收養孤老條內凡鰥寡孤獨所在官司應爲收養若
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
擅食田園瓜菓條內若官造酒食主守私自將去者
多收稅糧斛面條內主守官役多收斛面入已者
攬納稅糧條內監臨主守官役侵尅附納畸零小戶
稅糧者
虛出通關硃鈔條內監臨主守通同有司提調官吏
虛出通關者其監守不收本色折收財物虛出硃

鈔者
附餘錢糧私下補數條內各衙門及倉庫但有附餘
錢糧須要盡實報官明白正收作數若監臨主守
將增出錢糧私下銷補別項事故虧折之數瞞官
作弊者
私借錢糧條內凡監臨主守將係官錢糧等物私自
借用或轉借與人者
庫秤僱役侵欺條內凡庫倉務場局院庫秤斗級若
僱役之人侵欺借貸移易係官錢糧者　僱主同

情分受贓物者
冒支官糧條內若承委官吏放支軍糧冒支者
錢糧互相覺察條內倉庫場務官吏攢攔庫子斗級
若知侵欺盜用借貸係官錢糧已出倉庫匿而不
舉及故縱者並與犯人同罪
損壞倉庫財物條內監臨主守若將侵欺借貸那移
之數乘其水火盜賊虛捏文案及扣換交單籍冊
申報瞞官者
轉解官物條內起運官物長押官及解物人不論有

無損失事故但有侵欺者　若起運官物不運本
色而輒齎財貨于所納去處收買納官者　自天
津該運京通二倉糧儲腳價不敷許令太倉銀庫
借用如把總官縱容旗軍花費及私下還償者　例
守掌在官財物條內凡官物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與私物已送在官而未入倉庫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借貸者
人戶虧兌課程條內若人戶已納稅官吏人役有隱
瞞侵欺借用者
私造斛斗秤尺條內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斗

秤收支官物不平因而得物入已者
驗畜產不以實條內凡官司相驗官馬牛駝騾驢不
以實因而侵有增減入已者
隱匿孳生官畜產條內凡牧養人戶將畜所得孳生
隱匿不報因而盜賣抵換者　其都群所太僕寺
知情者與犯人同罪
詐欺官私取財條內監臨主守詐取所監守之物者
失火條內若官府公廨及倉庫內失火主守之人因
而侵欺財物者

凌虐罪囚條內尅減官給罪囚衣糧者
冒破物料條內凡造作局院頭目工匠多破料入已
者局官併承委覆實官吏知情報同者　查盤軍
器若有人侵欺物料那前補後虛數開報者　例

以枉法論
官員襲廕條內庶出子孫及弟姪不依次序攙越襲
廕及將異姓外人乞養子詐冒承襲當該官司知
其攙越詐冒受財扶同保勘聽行者　軍職將乞
養異姓與抱養族屬疎遠之人冒襲及受財將官
職賣與同姓或異姓人冒襲並保勘官衛所併都
司僉書連名保結有贓者　各處保送衛所襲替並職掌
印官及首先出結之人受財將曾經管運乘提追
贓或掛欠京通倉庫各項錢糧及犯充軍降級未

會完結朦朧保送者二條俱例
濫設官吏條內凡內外各衙門官有額定員數當該
官吏受贓多添設者
選用軍職條內選用摠旗須于戳過鐵鎗人內委用
當該官吏受贓違者
貢舉非其人條內凡貢舉非其人及主司考試藝業
技能受贓不以寔者　應試舉監生儒及官吏人
等但有懷挾文字銀兩越舍與人換寫文字官吏
受贓縱容者例

舉用有過官吏條內凡諸衙門受贓朦朧保舉曾經
斷罪罷職役不叙官吏者
磨勘卷宗條內各衙門提調官吏受財將遲錯錢糧
不行追徵足備及刑名造作可完而不完應改正而
不改正者
脫漏戶口條內凡戶長里長受財隱蔽在戶相冒合
戶脫戶及本縣提調正官首領官吏知情受財致
有脫戶者
隱匿費用稅糧課物條內部運官吏受財故縱應納

運送人戶隱匿費用詐欺虧欠物數者
賦役不均條內有司科徵稅糧及雜泛差役若放富
差貧那移作弊許被害赴該上司自下而上陳告
若上司受財不為受理者
隱蔽差役條內豪民令子孫弟姪跟隨官員隱蔽差
役官員受財容隱者
逃避差役條內提調官吏受財故縱丁夫雜匠在役
及工樂雜戶逃者
檢踏災傷田糧條內凡踏看水旱災傷甲長甲首受

財朦朧供報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減分數通同
作弊害民及官吏受財致枉有徵免者
收糧違限條內提調部糧官吏典分催里長受欠糧
人戶財收糧違限者
虛出通關硃鈔條內委官盤點錢糧數本不足受財
符同申報足備者 無受財者以監守盜論古律監守盜四十兩斬雜犯枉法贓八十兩絞亦雜犯若此條無受財反重於受財者何也
隱瞞入官家產條內凡隱瞞抄沒人口財產里長及
當該官吏知情受財者

鹽法第五條內巡獲私鹽有司官吏受財通同脫放
者
鹽法第六條內守禦官司有司巡檢司及所委巡鹽
人員受財知情故縱及容令軍兵隨同販賣者
市司評物價條內其牙行受財為罪人估贓不實致
罪有輕重者
冒詐給路引條內凡不應給路引之人而給引及官
豪勢要囑託軍民衙門擅給批帖影射出入當該
官吏受財聽從知情給與巡檢司越分給引並應

給衙門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與人者
遞送逃軍妻女出城條內各處守禦城池及屯田地
方遞送逃軍妻女出城民犯而受財者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條內直日守把之人受財縱
令出境下海者把守海防武職官員聽受番人金
銀貨物值銀百兩以上買港許令貨船私入交易
者 把守下條例
尊長為人殺私和 常人為他人私和人命受財
者

多支廩給條內凡出使人員多支廩給強者 觀強取者以枉法論則官禁人責人以索取者可推
乘官畜產車船附私物條內運軍例外多帶土宜經
盤官員受財賣法者 運軍把總等官受贓聽令
客商勢要附搭酒麵糯米等項貨物者 此二條係例
恐嚇取財條內監臨官知人犯罪不虛而恐嚇取財
者 係例
告狀不受理條內告惡逆殺人及強盜鬭毆婚姻田
宅等事受財不受理者

教唆詞訟條內凡爲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並
受僱誣告人因而受財者
因公科斂條內凡因公科斂入已者
詐傳詔旨條內若詐傳各衙門言語于各屬分付公
事若得財因而動事曲法者受財動事枉曲法度
囑託公事條內若當該官吏監臨勢要爲人囑託曲
法受贓者
應捕人追捕罪人條內凡應捕人承差追捕罪人受
財故縱者

徒流人逃條內配所主守及途中押解人提調官及
途中長押官受財故縱者
稽留囚徒條內若發遣之時提調官吏受財不行如
法枷杻以致囚徒中途解脫自帶枷杻在逃者
主守不覺失囚條內獄卒受財故縱者　押解罪囚
中途受財故縱者
囚應禁不禁條內若鞫獄官司獄提牢官典獄卒受
財將囚不應禁而禁及不應枷鎖杻而枷鎖杻者
與囚金刃解脫條內若獄卒常人及提牢司獄官典
受財者
主守教囚反異條內若司獄官典獄卒受財教令罪
囚反異變亂事情及與通傳言語並容縱外人入
獄走洩事情者
檢驗屍傷不以實條內若官吏仵作受財故檢不實
贓重者
決罰不如法條內凡官司及行杖之人受財決人不
如法者
囚徒不應役條內若囚徒年限未滿監守之人受財

故縱逃回及容令僱人代替者

以常人盜論
私借錢糧條內非監守之人將官錢糧等物借者
將自己物件抵換官物者
冒支官糧條內若軍已逃故管軍官吏人等不行扣除而冒支入己者
轉解官物條內放債之主將運糧把總官旗軍借用太倉庫銀不充膷價用以還債以受者
畜產不以實條內大同三路民人將不堪馬匹通同光棍引赴該管官情囑守備等官俵與軍士通同

欺隱作弊多支官銀者 條例
盜馬牛畜產條內若盜官畜產者
若家長令家人冒領太僕寺官馬至三匹者 條例

以不枉法論
多支廩給條內凡出使人員多支廩給者
承差轉雇寄人條內凡承差起解官物畜產不親管送其同差人自相替放取財者
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條內凡監臨官吏接受所部內饋送土宜禮物因事而受者　又出使人于所差去處接受饋送土宜禮物因事而受者
因公科斂條內凡有司官吏人等非因公科斂人財物入己者

詐傳詔旨條內詐傳各衙門官言語得財者

以竊盜論

盜馬牛畜產條內凡盜民間馬牛驢騾猪羊雞犬鵝鴨者

准監守自盜論

那移出納條內若監臨主守不正收正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各衙門不給半印勘合擅出收帖或給勘合不立文案放支及倉庫不候勘合或已奉勘合不附簿放支各衙門官吏及典守者

准枉法論
恐嚇取財條內監臨恐嚇所部取財强者係例
事後受財條內凡官吏有事先不許財事過之後而
受財事若枉斷者
官吏聽許財物條內凡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
若枉者各減受財一等
在官求索借貸條內凡監臨官吏及豪强之人求索
借貸所部內財物强者　若將自已物貨散與部
民及低價買物多取價利强者　出使人于所差
去處求索借貸賣買多取價利强者

准不枉法論
事後受財條內凡官吏事先不許財事過之後而受
財事不枉斷者
官吏聽許財物條內凡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而
事不枉者各減受財一等
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條內凡監臨官吏挾勢及豪
强之人求索借貸所部內財物者　若將自已貨
物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價利者　出使人
于所差去處求索借貸財物賣買多取價利者

准竊盜論
典買田宅條內若將已典賣田宅朦朧重復典賣者
重疊典買之人及牙保知情者
棄毀器物稼穡等條內凡故意棄毀人器物及毀伐
樹木稼穡者
隱匿費用稅糧課物條內凡本戶應納稅糧課物及
應入官之物隱匿費用不納或詐作損失欺妄官
司者　部運官吏知情聽從者　小戶附搭侵匿者
冒支官糧條內凡管軍官吏人等冒支軍糧入已者

市司評物價條內凡諸物牙行評估物價或貴或賤
令價不平增減入已者
把持行市條內凡買賣諸物把持行市專利及販鬻
之徒通同牙行爲奸賣物以賤爲貴買物以貴爲
賤若見人有所買賣混以已物在傍高下比價以
相惑亂取利已得利物贓重者
白晝搶奪條內其本與人鬬毆或勾捕罪人因而竊
取財物者
盜田野穀麥條內凡盜田野穀麥菜菓及無人看守
器物者　山野柴草木石之類他人已用工力砍
伐積聚而擅取者　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等項礦
砂者　末條係刪
詐欺官私取財物條內凡用計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
又冒認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者
發塚條內若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
檢驗而輒移他處埋藏因而盜取衣服者
賊盜窩主條內知人略賣和誘人及強竊盜後而分
贓者准爲從論

殺子孫及奴婢圖賴人條內祖父母父母殺子孫及
家長故殺奴婢子孫將已死祖父母父母奴婢僱
工人將家長身屍期親尊長大功小功緦麻尊長
若尊長將已死卑幼及他人身屍圖賴人因而詐取
財物者
庸醫殺人條內故違本方詐療人疾病而取財物者
尊長爲人殺私和條內凡祖父母父母及夫若家長
爲人所殺子孫妻妾奴婢僱工人私和期親尊長
被殺而卑幼私和卑幼被殺而尊長私和妻妾子

孫及子孫婦奴婢僱工人被殺私和受財者

詐假官條內無官而詐稱有官有所求爲或詐稱官差而捕人及詐冒見任官員姓名詐稱見任官員子孫弟姪家人總領于按臨部內有所求爲而得財者

盜決河防條內若或取利或挾讐故決河防圩岸陂塘漂失贓重者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四

同律不同例

誣告充軍及遷徙條下　凡誣告充軍者民告抵充軍役軍告發邊遠充軍此係誣告人律內充軍若誣告人例內充軍者只依誣告律科斷不用此律

畧人畧賣人條下　凡設方畧而誘取良人爲奴婢及畧賣良人與人爲奴婢者皆不分首從未賣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造意杖一百徒三年因誘賣不從而傷之被畧人者絞監候殺人者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被畧之人不坐給親完聚○若假以乞養過房爲名買良家子女轉賣者罪亦如之不得引例

條例下　一凡設方畧而誘取良人與畧賣良人子女不分已賣未賣俱問發邊衛充軍若畧賣至三口以上及再犯者用一百斤枷枷號一箇月照前發遣三犯者不分革前革後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其窩主與買主并牙保人等知情者各依律治罪婦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無夫男者止坐本婦照常發落此例有共犯者止將爲首之人引例從者不可槩行俱字止方畧與畧賣兩下說非不分首從

之俱也若婦人有犯而夫男知情罪坐夫男不知情
照常發落 此例惟畧責正條得用 若買良家子
女轉賣者律雖曰罪亦如之終與設方畧有間雖同
畧責之律不同畧責之例不得引例充軍以作律貯
未有𥁞也與律文
原有充軍者不同

康熙十一年四月十 日畫題江西糧道彭思聖隱
匿部文一案每糧一石折銀六錢後部文准折每石
四錢其每石多收二錢未給還民江撫董覆引官物
應給付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若有侵欺者計入己
贓以監守自盜論共贓 千 百 十兩亦止引雜
犯死罪准徒五年不以入已引新例則稱以者同律

不同例見在已有行之者矣
監守盜箋釋 如附餘錢糧已申作正數徑問監
守常人贓合例引例充軍如未作正照附餘問罪此
與脚價銀兩俱入官番貨私鹽私茶等物及贓罰之
類縱侵盜數多俱不可引例以非正糧故也
守掌在官財物箋釋 又凡稱以監守自盜論者雖
刺字絞斬悉得同科却不得同引例充軍以非倉庫
中盜出也
明會典開載卷之第一百六十 律例一 按祖訓有

大誥減一等
遞俸流罪

云守成之君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之
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故須
令制律永爲遵守其後以累減從輕無復流罪雜犯
幸免不足示懲累朝間有損益因事定例皆推廣律
意補所未備弘治中會官詳議定爲問刑條例須布
有司嘉靖中又以事例繁多引擬失當重加删正近
復將新舊條例參訂畫一題請頒行令備載大明律
文而以條例各附本律之下例俱以一字冠別于律文

赦前犯罪(應與赦免)赦後事發在逃　犯罪在逃逃後遇赦　事發未到官而逃或已到官而逃

犯罪共逃條　下　其因他人(犯罪)連累致罪而(正犯)罪人自死者(連累人)聽減本罪二等(以下因人連累而言謂因別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如藏匿引送資給罪人及保勘供證不實或失覺察關防鈐束聽使之類其罪人非被刑殺而自死者又聽減罪二等)　若罪人自首告(得免)及遇赦原免或蒙特恩減罪收贖者(連累人)亦准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謂因罪人連累以得罪若罪人在後自首告或遇赦恩全免或蒙特恩減一等二等或罰贖之類皆依罪人全免減等收贖之法)

徒流人在道會赦條下　若(於途中)曾在逃雖在程限內(遇赦)亦不放免

常赦所不原條下　若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送雖會赦並不原宥(謂故意犯事得罪者雖會赦皆不免罪)　其過誤犯罪(謂過失殺傷人失火及誤毀遺失官物之類)及因人連累致罪(謂因別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如人犯罪失覺察關防鈐束及干連聽使之類)並從赦宥(謂會赦皆得免罪)　其赦書臨時(欽定)罪名特(有賜)免(謂赦書不言常赦所不原臨時定立罪名等)及(雖不全免)減降從輕者(謂降死從流流從徒徒從杖之類)　不在此限(謂皆不在常赦所不原之限)

今例逃人三次絞然　赦前逃走不算次數逃三次(遇本內除赦前幾次)(不議外)擬定秋決遇　赦亦得免罪　逃人專以逃定罪者也遇　赦得免罪則今例與前律流徒人在道曾逃遇　赦不放免者不同(在逃人逃在　赦前拏獲赦後却不免刺字)

名例下　一正犯不應援　赦而承問各官錯擬罪者仍交該部議至于正犯既經援　赦免罪者其承問外錯各官免交該部

箋釋云此律後不行行五刑條例附者仍還職役

折贖還職

五刑條例下 一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總小旗（不得行止掇還職役耕業寧家）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舉人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炭運灰運磚納米料等項贖罪若官吏人等例該革去職役與舍餘總小旗軍民人役審無力者（在京者 民 軍 王府）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後俗鐵冶郎中炒鐵亦停）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

一文武官犯私罪條例下 凡文官犯私罪笞四十以下（贖完）附過還職五十（贖完）解見任（送吏部于原官流品）別處敘（用）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贖罪完日）俱解見任（送吏部）流官於（闕散）雜職內（照降等）敘用雜職於邊遠敘用杖一百者罷職不敘

一文職官吏舉人監生生員冠帶官義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但有職役者犯贓犯姦并一應行止有虧俱發為民

一文武官吏人等犯罪例該革去職役遇革者取問明白罪雖宥免仍革去職役各查發當差

犯私鹽條下 凡軍人有犯私鹽本管千百戶有失鈐束者百戶笞五十至杖七十千戶笞四十至杖六十俱附過還職

新例名例下 一文武官員已經革職為民以先任內事犯折贖外見任文武官員犯流罪以上者俱不准折贖照應得之罪如係旗下人枷號的決係民人的決流遣犯徒罪以下者准其折贖其革職之後若犯別罪應照民人折贖

議得江南江西總督麻勒吉將江寧後衛右所革職千總栁維城侵那一案審擬流杖具題前來查栁維城接徵康熙元二三四五年未完軍欠屯糧將康熙六七兩年屯米那解迨六七兩年缺額又將八九兩年屯米那解以致八九兩年虧欠屯米三千一百六十六石五斗既經該督審明雖非侵蝕但那移出納除赦前不坐外赦後墊解米四百一十餘石（無入己）栁維城合依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計贓准監守自

康熙十一年五月內會議原任總督周有德原任給事中錦之瓚杖九十一永戍贓等杖一百徒三年俱折贖

之贓盜論免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流三千里准徒四年照例折贖㭬維城已經此案革職無容議查欽誘令維城那移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事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查欽應免罪仍革役其軍戶原欠並㭬維城那移缺額米石分别照數追補原項此案該督逾限未及一月無容議　康熙十一年四月畫題（督疏㭬維城原係職官應照四年徒律折納贖銀二十兩是督疏照官徒罪以下折贖之例非因准罪折贖）

議得直撫金世德將革職守備王保泰擬罪具題前

來查王保泰接受前任守備張士輔交代順治十六年以前民欠銀二千九百四十四兩零又伊任內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八年節年拖欠在民共銀一千五十三兩零保泰恐碍考成將康熙九年已徵未解正項錢糧銀三千九百九十七兩七分零移新補舊遞相那解及至被參離任清查遂露累年那解情節歷經研審自認情眞除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不議外　赦後那解銀六百六十五兩零王保泰合依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准徒四年律責四十板徒四年（照例折贖）其錢糧銀三千九百九十七兩七分零雖係民欠但歷年奏銷保泰俱揑報全完仍應于保泰名下照數追補新任守備程安詳認徵民欠銀二百九十八兩零已經追完無容議　康熙十一年四月畫題四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

事後受財律箋釋云按入字之議稱准者不在除名刺字之例又名例云文官犯私罪杖一百者罷職不敘然今例有職役者犯贓犯姦并一應行止有虧俱

發爲民則雖准罪杖九十以下亦然矣　姚云犯姦和而有夫者止杖九十然亦發爲民犯贓枉法者一兩至五兩杖八十亦發爲民

律例瑣言附錄　一官吏監生生員不審力者例難的決皆贖罪也老幼廢疾不審力者律得收贖不決配也盜賊不審力者例不准贖皆決配也工樂戶婦人犯笞杖或該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有力納鈔無力的決與軍民人等皆先審有力無力然後發落

冒破物料條下　凡造作局院頭目工匠多破物料

入已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追物還官　局官并覆
實官吏知情符同者與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
杖一百（箋釋云但失于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俱發還職役）
二罪俱發以重論條下　一罪職官公罪徒該紀錄
還職一罪職官私罪杖一百該罷職雖以重者論罪
而坐以公徒其職則仍當罷此之謂應罷職者盡本
法也箋釋註
邊境申索軍需條下　凡守邊將帥但有取索軍器
錢糧等物須要差人一行布政司一行都指揮使司

再差一人行五軍都督府一行合干部分及具奏本
實封御前其公文若到該部五軍都督府須要隨即
奏聞區處發遣差來人回還若稽緩不即奏聞及各
處不行依式申報者並杖一百罷職不敘因而失誤
軍機者斬
縱軍擄掠條下　若於已附地面擄掠者不分首從
皆斬本管頭目鈐束不嚴各杖八十附過還職
錢糧互相覺察條下　箋釋註　知侵欺等情而不
首及故縱者雖非入已亦同姦也係私罪官吏各罷

職役不敘其失覺察者無通同之情罪止杖一百係
公罪官吏各還職役
倉庫不覺被盜條下　守把值更人等不覺盜者罪
止杖一百係公罪官吏各還職役故縱者各與盜同
罪係私罪官吏各罷職役不敘　亦出箋釋註
官員赴任違限條下　無故過限者一日笞一十每
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贖）並附過還職
刑部覆王掌科請停折贖疏
議得科臣王光前疏稱民間詞訟全賴依律斷遣今

俱以有力折贖在豪富之家僅納數金為力甚易貧
懦小民終無以洩其怨憤甚至貪婪之徒藉此行私
豈無有殃及貧民追逼敲朴借債變產以應者乎為
國家財用計有之不為加益無之不為加損而開此
有力折贖之門使大小各官得以剝民肥已強者益
以凌弱富者益以欺貧于民風所關匪細題請將有
力稍有力折贖之條相應一概停止等因條議前來
案查順治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小民無力納贖不完反致苦累以後民人犯事

不必折贖后臣部覆科臣吳國龍條議贖鍰一欵奉
旨前諭因無力小民納贖難完反致苦累故令懲决但律內開載有力折贖無力的决原聽從民便非强逼令其折贖以后通着照律行如有不能折贖而强令折贖着該督撫指名叅處欽遵在案今如一概不准折贖于寬宥之例不符酌議得律例本條開明其罪有准折贖其罪有不准折贖者仍照舊遵行外其律例內未經開載者問刑官臨時詳審情罪應准折贖而自愿折贖者准其折贖情罪有不可折贖者仍

照律的决以懲奸民如承問大小各官有濫准折贖并額外追取肥已者該督撫察出指名糾叅交與該部議處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督撫申飭所屬官員遵行可也

二罪俱發從重論

四川嘉定州知州劉師尹　赦後一欵派賞春銀十二兩應照律非因公科歛人財物入已者計贓以不枉法論雖不入已罪亦如之計贓二兩以上至十兩杖七十又入已童宗法應入官馬一匹價值八兩應照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入已贓以監守自盜論至七兩五錢杖六十徒一年罪輕不坐其索童宗法銀十兩索崇甯縣戶房董俊金萬明朱國士銀三十兩應照律取受有事人財於法有枉縱以枉法計贓

科罪各主者通筭全科係有祿人枉法贓四十兩杖一百徒三年俱不坐外應照　例官犯贓十兩者責四十板並妻流徙寧古塔　係康熙十一年四月初揭帖到

舊例定招俱將各輕罪照律開出仍除去近時多從簡易止云除各輕罪不坐外而已但各罪未照律開出何以知其輕也獨四川此招猶存古式故錄之

應發遣人犯追贓監比未完

刑部　題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旨凡解部流徙入官人犯已有定限已經具　題在外流犯無限着再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除解部流徙入官人犯照此先定例遵行外以後凡具　題在外者流遣人犯以臣部移咨該省督撫文到之後（徒流人在）計限一箇月即行起解發遣其發遣之時俱照律內（道）定日若三千里限二箇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二

千里限四十日俱限內到發遣之處其軍犯亦限一日行五十里如流徙充軍人犯所追贓甚多限內不能追完起解該督撫應　題明其該地方官違限遲延不起解並押解犯人衙役限內不能解到所定之處路途遲延者該督撫將遲延不起解該官員並路途違限遲延押解之衙役指名　題參治罪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永著爲例遵行可也等因具

題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捕亡律內）

旨依議該臣等議得查此欸律文內載凡應徒流遷徙充軍囚徒斷決後當該官司限一十日內發遣若限外無故稽留不送者三日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等語此欸律載甚明其所定在外充軍流徙人犯一月之限應停相應照律行可也康熙七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發遣一月之限既停仍照律行則此疏內所云流徙充軍人所追贓甚多限內不能追完起解該督撫應

題明一項亦應照名例律給沒贓物條下監併一年以上之條例行爲正

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覆湖廣知縣屈超乘一案引此律例具　題

名例律給沒贓物條下　一凡犯侵欺枉法充軍追贓人犯所在官司務嚴限監併至一年以上先將正犯發遣仍拘的親家屬監追如無的親家屬仍將正犯監追敢有縱令倩人代監及挨至年遠輒稱家産盡絕希圖　赦免者各治以罪

此條指衙役再查酌覆舊章疏

一新例侵盜錢糧贓重罪至死者本犯照擬正法所侵錢糧將妻子勒限一年追完如限內不能完者妻及未分家之子併本犯家戶財產入官其流罪以下所侵錢糧限六個月追完如限內不能完者本犯并妻及未分家之子流徙尚陽堡家口財產變價入官若此等重罪人犯遇　赦免罪止應追贓果係家產盡絕限內不能完者將本犯并妻及未分家之子入官如侵錢糧焚贓等犯遇　赦免罪後仍復入原衙門及別衙門應役者除死罪外將本犯並妻流徙

寧古塔等因具題奉

旨流罪以下犯人所侵錢糧限內不能完者正犯及妻既流徙尚陽堡未分家之子不便令其離父母着免入官仍一併流徙餘俱依議查此欵律文內載凡還官入官給主贓監追一年之上不能完納者果全無家產或變賣已盡及產雖未盡止係不堪無人承買者各勘實具本犯情罪輕重監追年月久近贓數多寡

奏請定奪等語律內一概定限一年以上（非衙役仍應照律定限一年以上）並未有妻子入官之語事關錢糧懲戒衙役之例相應仍留此例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誣告

盜賊律內恐嚇取財條下　一凡將良民誣指爲盜
及寄買賊贓捉拿拷打嚇詐財物或以起贓爲由沿
房搜檢搶奪財物淫辱婦女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不
分首從俱發邊衛永遠充軍 誣指送官依誣告論 淫辱婦女依強姦論
姚云此例重在拷打詐財及搶奪淫辱故附盜賊律
內若誣告強盜不實另在訴訟律內問發邊衛充軍
無永遠及不分首從字
敎唆詞訟條下　一代人捏寫本狀敎唆或扛幫赴

京及赴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官處各奏告叛逆等項
機密強盜人命重罪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俱問
發邊衛充軍
新例誣告加重條下　一刑部覆道臣傅扆條陳誣
告人笞杖徒流等罪應照律加等科斷此等之人作
奸害民不准折贖笞杖的決徒罪擺站流罪發遣誣
告人死罪已決者反坐以死監候未決者被誣告之
人既未至死本犯不便擬抵相應免死決杖一百發
邊衛永遠充軍如以不赦之罪誣人者雖遇　赦不
與原宥其誣告叛逆被誣之人已決者本犯擬斬立
決若未決者應擬斬監候不得株連妻子家產如告
言人罪不即赴審輒行脫逃者除將被誣及證佐俱
行釋放本犯獲日所告之事不與審理仍以誣告擬
罪查此欵律內誣告人死罪已決者抵命未決者流
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之條尚輕應留此例遵行再查
以不赦之罪誣人者雖遇　赦不與原宥之條除已
將誣告反叛之罪定擬不准援　赦遵行外至於誣
告餘罪者既罪不至死此欵應停可也奉

旨依議
訴訟律內誣告條下　一誣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 此係全誣平人若誣輕爲重則不致絞 致死隨行親屬是已決者此
人委係平人及因考禁身死者比依誣告人因而致 致死被誣之人是未決者 對平人
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絞罪奏　請定奪若誣輕 對考禁
爲重及雖全誣平人非係患病在外身死者止擬應
得罪名發落
箋釋云誣告人而累死被誣之人其初摘引誣告
人因而致死律條科斷與律意不合改依致死隨
行有服親屬一人絞 係明嘉靖七年 大理寺題改

旗下有徒五年重于軍流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五

問發克軍　（徒流雜犯杖一百　軍亦加杖）

戶役律內隱蔽差役條下　凡豪民（有力之家不資工食）令子孫弟姪跟隨官員隱蔽差役者家長杖一百官員容隱者與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跟隨之人免（杖）罪（附近）克軍

箋釋親屬相姦條下　一凡犯姦內外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依律擬罪姦夫發附近衛克軍

律例克軍有問（罪）發克軍者有止發克軍者今例一槪杖一百發克軍詢其故云因旗下犯軍罪者皆鞭一百枷號三箇月（問罪照律而問也發者照例而發也查明律例附解內有假如二冊皆招式也如某人犯某罪事應照律問杖一百徒三年之罪今既照例克軍應免其徒杖發遣）

徒流人又犯罪條下　一在京在外問擬一應徒罪俱免杖其已徒而又犯徒該決訖所犯杖數總徒四年（今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俱比律加杖一百　雜犯死罪加杖一百非也）

康熙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山東司于　說堂直撫金世德咨准陝撫　咨直隸克發陝西軍犯戳加扁棒瘡舉發在道樹下身死將伊妻　氏照部覆尚書龔鼎孳疏流戍人身故妻子放還之例將　氏仍解回直撫直撫咨到部司中初議以戳加扁係強盜因伊父舉首具　題減等之犯另令該撫具　題後議強盜既已減等即係流犯近例衙役犯贓流徙者止抄招達部不必具　題況已故之軍犯乎龔疏部覆甚明徑從咨回省釋　查名例內凡克軍及口外為民者免其納米運炭并律該決杖等語杖至一百之多人行數千里之外其不為戳加扁者希矣宜酌議

仍照律行

晉撫達　題為配軍未能補伍度日不過情迫控訴事該臣看得發配軍犯原以罪不至死減擬遣戍留其生路舊例衛所管軍所以問發軍犯補伍食糧自衛所軍丁歸城守管轄無解到犯軍究無着落衛所之官恐逃累處分嚴防有保者乞丐無保者墊門竟致饑寒殞命罪誠莫逭情實堪憐屢控從前督撫批查奈無長策是以軍犯徐起蘭等泣訴不已臣批司確酌據詳衰老者入養濟院強壯者補伍食糧但衛

所原無養濟院若撥附近州縣奈各犯均係外省萍
踪設或脫逃責成無着且營兵定有經制既不便裁
汰若令候補事故營弁又安肯以罪犯補兵均屬權
宜終非長計駁議再四苦無別法合無將遣發軍犯
不拘衰壯有無保人免其枷鎖聽其傭工乞食倘有
脫逃報部責該管衙門及原籍地方緝拿將未曾官
寬免處分庶窮軍凍餒得免性命可延臣因軍犯可
矜冒昧上陳抑或別作遠圖部臣必有良法伏乞
皇上廣慈憐鑒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揭帖到部江撫馬爲父命
活殺事內究犯王六擬絞郁六助毆傷重照例免杖
定發軍衛拘妻僉解仍招達兵部知會著伍

鬬毆折傷應否折贖

康熙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陝西司回堂有
將　眼打壞又傷手一肢未折又打折腳
一肢已折擬毆至廢疾者杖一百徒三年予以應從
篤疾律杖流司以其人目尚流水或不至瞎公議首
杖一百徒三年從減一等發落次早　內務府復有
文來稱此二人係刺花匠欲照旗下發落清字不能識問大約
如此司又議徒三年有力贖十七兩五錢應否折贖予
以理斷之使傷人目傷人肢體者皆可以折贖則富

人揮金百兩可以抉數人之目折數人之肢矣似屬
不可因念見行之例有旗下六品管倉某官因巡倉
人役不在倉所以鞭責之誤中其一目致盲見題交
兵部議使可折贖何必送兵部耶且律內止過失殺
傷人許贖則鬬毆之傷人似不許贖也
目錄冊內附在外納贖諸例圖　過失殺依律收贖
折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被殺之家營葬取領狀過失殺贖傷者亦贖
目錄內附限內老疾收贖　凡誣輕爲重如告人一

百杖內止四十杖得實所誣六十杖被誣之人已經受決告誣者必全抵杖決六十不准贖銀如未決方准照後收贖　如告人杖一百徒三年內止杖八十得實被誣之人若經已決告誣者必全抵剩杖二十徒三年之罪如未決徒三年折杖一百并剩杖共一百二十仍實杖一百餘二十杖方准贖銀一分五釐目錄內　又按王肯堂箋釋云全抵剩罪無力的決做工擺站哨瞭有力納米等項贖罪亦如例不在折杖收贖之限今合二說參酌其宜如有力則剩罪俱

以納米等項贖罪行之如無力則剩罪至杖一百以上者實的決一百其餘罪亦着納贖但不用律贖每杖一十贖銀七釐五毫之數而用例贖每杖一十贖銀一錢則杖不過百而贖不失輕庶兩得其平矣若無力至一兩之銀亦不能納者則量從律贖與未決餘罪同臨時酌之

過失殺傷條下　若過失殺傷人者各准鬬殺傷罪依律收贖給付其家　凡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者皆准鬬毆殺傷人罪依律收贖給付被殺被傷之家以為營葬及醫藥之資　箋釋云傷者准鬬毆條內笞杖徒流定罪死者以鬬毆殺人絞罪各依律收贖銅錢給付被傷之家以為營葬醫藥之資○此准字與准枉法准盜之准字不同蓋但准依鬬毆殺傷罪名而收其鈔非如名例稱准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也

新例名例內照律納贖　一刑部覆淮鹽御史胡文學題鹽罰罪贖等項難以援例請免相應仍行依例收贖又覆科臣吳國龍請復贖鍰條議奉

旨前諭因無力小民納贖難完反致苦累故令懲決但律內開載有力折贖無力的決原聽從民便非强逼令其折贖以後通着照律行如有不能折贖而强令折贖者着該督撫指名參處欽遵通行外鹽犯亦係民人仍照民人一體依律折贖凡內外各官任內犯杖罪及三品以上官員兄弟子姪犯杖罪者亦照實錄折贖其旗下人及另戶有力之人若犯杖罪情愿折贖者亦照民人一體依律罪至鞭一百折贖銀伍兩不能納贖者卽行的決凡內外人等或越行叩

新例中一術例
今刊新例中未見

闕武卯
闕屬虛者不論旗下民人一概不准折贖的决除卯
闕已經停止無庸議査律文內載有力折贖無力的
决等語今官員犯杖罪者照依實錄折贖外至於官
員兄弟子姪與小民分別折贖似乎於法不平此分
別折贖之例應停相應俱照律行可也康熙七年八
月內奉

旨原有官職之人革職即同平民犯罪既同其折贖
豈可以其原係官員多取俱著照律行餘依議
新例名例內贖鍰年終造册　一律例開載流徒笞
杖等罪分別無力的决有力收贖內外問刑衙門每
年終造册開報贖鍰以充軍餉在京除流罪以上及
姦情强盗知情故縱罪因以卑犯尊衙蠹犯贜等罪
不准收贖以儆奸頑外有犯徒罪以下應照例收贖
其無力者仍從的决再査漢人婦人有犯輕罪者俱
准照律收贖而旗下婦女俱的决今議除姦盗逃走
等情應行的决外其餘一體收贖順治十六年三月
內奉

行例

旗下枷號方責民人責後發遣

…兩項因…

旨是依議行
新例名例內革職折贖　一刑部遵
旨議定文武官員已經革職爲民以先任內事犯折
贖外革職之後又犯別罪者俱不准折贖的决其見
任文武官員犯流罪以上者俱不准折贖照應得之
罪如係旗下人枷號的决係民人的决流遣犯徒罪
以下者准其折贖今査此欵見任文武官員如犯流
罪以上俱不准折贖之處相應仍留此例遵行再査
革職之後又犯別事者俱不准折贖鞭責之處因先

民人有犯杖罪不准折贖所定今奉
旨民犯杖罪既准照例折贖其革職官員若犯別罪
不准折贖之例相應停止應照民人折贖可也奉
旨依議　別罪不過言革職之後又犯別罪不係以先任內所犯耳
新例盗賊條下　凡民犯軍流徒罪即照律發遣旗
下人犯軍流徒罪者枷號仍各以應得之罪照數鞭
責如職官本身及妻子兄弟既然鞭罪收贖徒流亦
准照例收贖　流罪亦准贖再考　妻子兄弟亦准收贖再考
會典工部班匠徵銀條下　題准清匠主事給清理

匠役犯罪應否徒流折贖再并錄之

人匠關防各監局人匠遇有老疾事故徑開清匠司註銷審果之人不分軍民俱要的親兒男弟姪結送考校工科驗實方准頂補

會典工部清理匠役條下　匠役事故各該衙門查照成化七年事例即用手本行清匠官揭冊查取戶下應補親丁驗送上工若清匠官遲延誤事及各監局徑拘衛所並宛平大興縣官勒逼私補雇人買免俱聽本部該科參究罪坐所由如係洪武永樂年間已絕人數清匠官查取今次未稱項下習藝已精者補盡方許呈部行文原籍清勾

會典工部工匠犯罪條下一　弘治十三年奏准內府匠作犯該監守常人盜竊盜掏摸搶奪者俱問罪送發工部做工炒鐵等項其餘有犯徒流罪者拘役住支月糧笞杖准令納鈔又兩京工部各色作頭犯該雜犯死罪無力做工與侵盜誆騙受財枉法徒罪以上者依律拘役滿日俱革去作頭止當本等匠役若累犯不悛情犯重者監候奏請發落杖罪以下與別項罪犯拘役滿日仍當作頭

名例犯罪時未老疾下一　箋釋小註謂如六十九以下徒役三年役限未滿年入七十或入徒時無病徒役年限內成廢疾並聽准老疾收贖以徒一年三百六十日爲率驗該贖錢數折役收贖假如有人犯杖六十徒一年已行斷罪拘役五箇月之後犯人老疾合將杖六十徒一年總該贖錢一十二貫除已受杖六十准錢三貫六百文該剩徒一年贖錢八貫四百文計筭每徒一月該錢七百文已役五箇月准錢三貫五百文外有未役七箇月該收贖錢四貫九百文

之類其餘徒役年限贖錢不等各行照數折筭收贖

徒限內徒字自六十以下言若七十以上則徒流俱得收贖矣若在徒年限內有篤疾者除原犯係盜及傷人收贖外餘亦勿論工樂戶犯流徒在留住拘役限內老疾者亦當依律收贖惟雜犯死罪雖准徒五年難以一體折贖蓋國初原係眞犯死罪故不可以徒論而七十以上及廢疾原犯死罪不贖故也至八十以上及篤疾者犯監守常人盜年限內亦准贖餘皆勿論

斷罪不當條下　凡斷罪應決配而收贖應收贖而決配各依出入人罪減故失一等　可見非一概贖

官司出入人罪條下　箋釋小註此與誣告折杖不同誣告之反坐所剩入至流者本註云三流並准徒四年折杖二百四十收贖出入人罪至流者本註止曰每流一等准徒半年不云折杖收贖則與誣告有輕重矣　其故失出入人全罪徒不折杖流不折徒惟故失有所增減者然後徒流皆折按誣重反坐律其徒流折杖剩罪已論決者皆全科不在收贖之限

此惟五徒折杖其三流則但折徒是增減至徒罪已決放者亦如誣重全抵所剩折杖之數若未決放則止聽減一等決之皆不收贖或謂增減人罪自笞杖入至徒流皆折杖亦如誣告止杖一百餘罪收贖非也葢官司故出入人罪在名例謂之眞犯常赦不原惟失出入者從赦原法由此觀之則難同誣重之剩杖收贖明矣况誣重所云收贖彼亦但謂其未論決者之罪然耶

新例訴訟條下　一刑部覆道臣傅扆條陳誣告人笞杖徒流等罪應照律加等科斷此等之人作奸害民不准折贖笞杖的決徒罪擺站流罪發遣

親屬犯姦死罪立決秋後決

同曾祖 從祖伯叔母（即父之堂兄弟妻小功）

曾祖之子妻 從祖祖母（即伯叔祖母 祖之親兄弟之妻小功）

父之親兄弟之妻 伯叔母 期年

兄弟妻 小功

兄弟子妻（即服圖內姪婦也大功）

祖妾

父妾

犯姦正犯

子婦（長子婦期年 眾子婦大功）

孫婦（嫡孫婦小功 眾孫婦緦麻）

曾祖之女 從祖祖姑（即祖之親姊妹在室小功）

祖之女 姑（即父之親姊妹在室期年）

父之女 姊在室 妹期年

兄弟之女（即服圖內姪女在室期年）

曾祖之孫女 從祖姑（即伯叔祖父之女即父之伯叔姊妹服圖內之堂姑也在室大功）

祖之孫女 從父姊妹（即堂姊妹在室小功）

同祖

便查一　最重一　又次

斬罪（決不待時）　姦小功以上親強者

姦從祖祖母姑在室從祖伯叔母從父姊妹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強者（查從祖伯叔母下無姑字宜考從祖姑在下）

絞罪

姦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之女及與和者（強者姦夫決斬）

絞罪（決不待時）　姦從祖祖母姑在室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妹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及與和者

斬罪（監候）　姦緦麻親及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異父姊妹強者

姦從祖祖姑出嫁從祖姑強者（強姦從祖祖姑在室則立斬出嫁則監候斬）

絞罪（監候）　姦從祖祖姑出嫁從祖姑者（和姦從祖祖姑在室則立絞出嫁則監候絞〇姚瞻日從祖姑一項若強姦不論在室出嫁俱監候斬和姦則在室立絞出嫁則監候絞）

箋釋親屬相姦條下　一凡親屬犯姦至死罪者若強姦未成依律問罪發邊衛充軍（照舊例　親屬犯姦至死罪謂姦從祖祖母姑等當坐絞斬罪者親屬強姦謂姦同宗無服之親及妻內外緦功之親及妻妾前夫

之女同母異父姊妹强者未成總承二項而言俱
依首條强姦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引此例充
邊軍弘治間例親屬犯姦至死罪者不分成姦與
未成姦俱依本律科斷仍將未成緣由奏請定奪
一向遵行嘉靖七年閏十月該南京大理寺奏稱
查大明律內犯姦首條所開諸姦罪名實爲諸條
總要亦如婚姻末條總開嫁娶違律諸罪所以統
括乎婚姻諸罪者也故親屬相姦者不載未成之
文以其載于首條故本條不復重出如姦同宗無
服親不載强者之文必引首條强者絞如姦緦麻
以上親以至姦子孫之婦兄弟之女之類不載强
姦未成之文必引首條强姦未成之文而斷以流
不載姦幼女十二歲以下者亦當引用首條而斷
以雖和同强論今若以首條所載乃指常人親屬
不許引用則强姦無服之親及其妻者亦當依本
條止杖一百而親屬幼女十二歲以下被姦者不
得以雖和同强論而亦同罪乎又如首條云强姦
者婦女不坐今親屬不得引用則强姦者婦女亦

坐乎又首條云媒合容止通姦者各減犯人罪一
等私和姦事減二等今親屬不得引用則爲之媒
合容止通姦及私和者正係黨惡亂倫之人也將
獨無罪乎又首條云非姦所捕獲及指姦勿論今
本條無此則親屬被告相姦者非姦所捕獲及指
姦亦論乎考之別條固有不分已成未成者如劫
囚云但劫卽坐不須得囚囑託公事條云但囑卽
坐不問從與不從行與不行皆明著其文也今親
屬相姦本條卽無但姦卽坐不分成與未成之文
安得不引首條坐罪而輒議入于死乎若以親屬
相姦事干倫理罪在十惡不分成與未成則親屬相
盜謀殺尊長干名犯義皆係倫理十惡者然常人
强竊盜分得財不得財而親屬相盜亦有得財不
得財之分常人謀殺分已行已傷已殺而謀殺尊
長亦有已行已傷已殺之分常人誣告死罪反坐
皆分已決未決而親屬亦一体分之俱可以干係
倫理十惡而一切論之乎律惟謀反大逆不分未
成者則以人臣無將及逆專罪于未成而已成無

及故不言也至于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已
殺者凌遲處死亦復有分矣況其他哉或謂常人
强姦未成得流親屬强姦未成亦流何其無有差
等葢常人之與親屬其分固有親疎而成姦之與
未成其罪不容無間若姦而未成皆坐絞斬其已
成者當加入于凌遲矣查得洪武三十五年以前
本寺衙門曾經革罷卷案不存止查永樂十年一
起犯人索富强姦弟婦未成河南道問擬强姦未
成流罪充軍敵問依擬發落訖宣德四年犯人崔
興强姦子婦未成節該大理寺奏奉旨旣是强姦
未成只依未成姦律打一百發遼東充軍是永樂
年間以來問斷親屬相姦未嘗不分成未成而悉
坐以斬罪也所有前項事理律不應死而于律外
特置于死已爲不可況欲著爲定例使臣等與天
下共行之斷斷乎知其不可等因奏奉欽依下法
司會議覆題奉旨是今後親屬犯姦未成的都依
律問罪發邊衛充
軍著爲定例欽此

按目錄斬罪決不待時內有云姦小功以上親强
者查律親屬相姦條內無姦小功以上親之文惟
云姦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上
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强者姦夫
監候斬若姦從祖祖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妹
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各決絞强者姦夫
決斬言緦麻以上親則該括小功大功在內矣惟
于大功小功內擇其情罪尤重者特爲提出故云
若姦從祖祖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小功以上俱從父姊

妹（大功）母之姊妹（小功）及兄弟妻（小功）兄弟子妻（大功）者各
（決）絞強者（姦夫決）斬其服雖小功以上而律內未經
特特提出者仍應引緦麻以上親之律和者各杖
一百徒三年強者（姦夫監候）斬不得引姦小功以上親
強者立斬之目錄也或曰今律注內又有云惟強
姦小功再從姊妹堂姪女姪孫女出嫁降服者監
候斬則在室者豈不應立斬乎應之曰查故明各
律注內無此數語惟王肯堂箋釋內有之想本朝
作律時採入非古律相沿有此語也凡律親屬之

例有言緦麻以上者則該小功大功在內（親屬相姦）有
言大功以下者（毆大功以下尊長）則該小功緦麻在內其
有情罪特重特輕者則非以上以下二字可該故
分晰言之今律不特提出小功再從姊妹三項者
該于緦麻以上親五字內也則小功再從姊妹堂
姪女姪孫女若犯和姦自應照律本文各杖一百
徒三年強者（姦夫監候）斬不得于本律之外他擬明矣
嗚呼白雲語錄　先端恪公未成之書也凡錄中
彙集各條為一帙者皆有深意欲為論著剖晰以

仰體
聖天子欽恤至意惜自公無暇未竟厥志堅因敳字
至此繆付遺意附識數語于卷末以俟祥刑之君
子訂正焉　又按此注內又云若姦妻之親生母
者以緦麻親論之太輕還比依伯叔父母之姊
妹論考之故明各律注內亦無之惟箋釋中有云
姦妻之母律無文宜比附停當上請蓋以服則緦
麻以上親以義則亦伯叔母與母之姊妹之比也
但妻亦有繼母嫡母自婿視之終非所生律不預

定蓋有謂也云云似此想亦是本朝作律時採取
增入也愚按箋釋謂宜比附上請正名例中斷罪
無正條引律比附轉達刑部議定奏聞之意今律
注徑云比依伯叔父母母之姊妹論則將何比耶
若比伯叔母則應各斬若比母之姊妹則應各絞
亦未畫一矣且父字疑衍　先端恪公常言
大清律內多有錯字意欲精加校定題請改補亦未
遑及溘焉長逝矣嗚呼痛哉

男堅百拜識

部牌追私債

康熙十一年五月內聞有一人告于於通政及鼓廳未查其姓名其狀係清字聞稱係買賣人曾借銀與流徙犯人孫伯齡告在刑部刑部行牌山東巡撫該撫以人亡產絕取該地官印結回部矣伊又控部求

再行准提滿漢諸堂中獨姚某不肯准等語且云姚係孫之門生又云係孫之同年比通政鼓廳以各衙門辦事公可公否方定行止無一人能獨爲行止之理且姚爲癸未進士孫爲丙戌進士安得有同年

及門生之說哉遂駁而不准之乎因思數日之前有一人以討帳告狀公議之時乎曾高聲云追比官欠侵盜贓私各項巡撫以人亡產絕具　題者尚與豁免豈可以年遠私債反重於官欠乎且地方一切刑名錢穀俱以巡撫大臣爲憑山東又無總督更何從另查此一時之愚見若此與諸公所見相同而不知此君獨怨望相及亦可見發言之難然而此心庶無愧矣

五月廿九日又有已故武振國之妻　氏告已故原任禮縣知縣葛克念於順治十三年借伊夫銀一票二百五十三分起息一帖百兩無息其保人葛蔭垣及中人見人俱故矣據伊妻云自康熙元年方不完利息伊夫又故故遲至今方告又云去年遣人往討銀葛克念之子以銀十兩驢四頭與之可見借債是實葛之子云與之乃遵縣令之諭也

錢債條下　一聽選官吏監生人等借債與債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償至五十兩以上者借者革職債主及保人各枷號一箇月發落債追入官

錢債條下　一內外放債之家不分文約久近係在京住坐軍匠人等揭借者止許於原借之人名下索取不許赴原籍逼擾如有執當印信關单勘合等項公文者提問債追入官

錢債條下　一凡負欠私債在京不赴法司而赴別衙門在外不赴軍衛有司而越赴巡撫巡按三司官處各告理及輒具本狀奏訴者俱問罪立案不行若本京別衙門聽從施行者一体參究私債不追

新例　刑部題爲遵　諭陳言事該臣等切照臣部

現行事例如民欠旗債不分境內境外概行州縣查追償還倘稱未借則必解部質審其間或有眞正欠債理應清還者或有本還利欠利上加利者或有本身不能償還展轉扳指他人者此等私債之事部院接狀准行而控告者甚多今臣等酌議得旗下之人既不准出境外嗣後放債與境外州縣民而控告者概不准行其境內之人欠債能還而刁蹬年久不還者准行審理若借債之後身死而家業實無可還之物者債主雖告亦不准行庶私債之事稀少而小民

得免擾害矣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等因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

拒捕拒敵

戶律課程條下　一凡豪强鹽徒聚衆至十人以上撑駕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響器拒敵官兵若殺人及傷三人以上者比照强盜已行得財律皆斬爲首者仍梟首示衆其雖十人大船兵仗拒敵不曾殺傷人爲首者依律處斬爲從者俱發邊衛充軍若止十人以下原無兵仗遇有追捕拒敵因而傷至二人以上者爲首依律處斬下手之人比照聚衆中途打奪罪人因而傷人律絞其不曾下手者仍爲從論罪若貧難

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刑律罪人拒捕條下　凡犯罪事發而逃走及犯罪雖不逃走官司差人追捕有抗拒不服追捕者各於本罪上加二等本應死者無所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監候絞殺所捕人者監候斬爲從者各減一等

出界下海已行未行

康熙十一年四月內福撫劉秉政爲稟報事李明等行刼赤土埔又於十年六月十一日夜集聖王廟謀欲出界捕魚逃生被官兵圍住拒敵重傷官兵二名

獲有藤牌刀械等件按察使引出界例論斬撫駁聖
王廟係內地難照出界例按察使引方景之船未出
洋亦照出界論斬之例到部部中駁以方景之等乘
大船置出洋物貨夜出海口被兵坐船追獲李明謀
出界而未行難照出界例仍照强盜本律其陳一王
五原未同劫止隨李明等謀欲出界應比照謀叛未
行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熱審減等杖徒　都察院議
李明等雖未出界但拒敵官兵又重傷官兵二名有
藤牌刀械等件比照出界例論斬聞比拒敵官兵以謀叛已行論者雖

未出界而以出界論也陳一王五亦應擬斬但未拒敵官兵情
有可矜遇熱審減等杖流議結
新例海禁條下　會議得大小船隻出海行走貿易
及在遷移海島蓋房居住耕種用地者或被地方官
員查出或被傷人首告不論官兵人民俱以通賊論
處斬貨物家產俱給首告之人該地方官保甲知情
同謀故縱者處斬知情不首告者杖一百流徙寧古
塔等語知情同謀故縱者仍處斬不首者絞不知情
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管文職不知情者知縣知州

各降二級知府道官各降一級俱調用巡撫降一級
仍留任餘俱照兵部議奉
旨依議該管文官不知者知縣知州着革職永不許
用府道着降三級調用此係展海遷界許民居住後再行會議之例

軍官軍人犯罪

刑部覆　江南總督麻勒吉　爲旗丁搆衆違禁私加謹特疏指參以肅漕法事該本部看得江南江西總督麻勒吉將興武壽州二衛旗丁王國賓等私派耗贈一案審擬徒徙杖罪具題前來查王國賓姬榮昌領兌在倉耗米搆同書辦孫其顯等指稱濕潤勒逼糧里趙錦銓等王國賓得銀一百五十三兩姬榮昌得銀一百七十一兩分給水手人等非盡入已但挾勢求索財物是眞俱合比依監臨挾勢求索財物

計贓准不枉法論折半科罪律姬榮昌八十兩律杖九十折責三十五板徒二年半王國賓七十兩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徒二年遇赦審應減等姬榮昌責三十板徒二年王國賓責二十五板徒一年半查王國賓姬榮昌係軍人應照軍人犯徒杖一百發二千里內衛分充軍律應各責四十板並妻發二千里內衛充軍等因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五日奉

旨據奏王國賓姬榮昌係軍人應照軍人例議罪等語其軍人有無赦審減等之例本內未經說明着再議具奏欽此該本部覆議得旗丁王國賓等私派耗贈一案先經臣等核議將王國賓姬榮昌照軍人犯徒杖一百發二千里內衛充軍律具題奉

旨　查得赦審減等之例杖以十徒以半年爲一減查律軍人犯徒罪者自杖六十起至杖一百止皆杖一百自徒一年起至徒三年止皆發二千里內衛充軍先將王國賓等因犯徒罪故臣等議將王國賓等照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並妻發二千里內衛充軍

查檔內從前並無此等運軍犯徒流罪遇赦審減等議結之案今王國賓等係運軍若照民人赦審減等之例議減等與律不符若不減等又未沾遇赦審之

恩王國賓等責四十板遇赦審減等應各責三十五板仍行並妻發二千里內衛充軍嗣後運軍有犯此等罪名仍照此擬罪遵行餘俱照前議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抄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遵行所屬

吏律官員襲廕條下　一降級官見在而子孫願就

見降職事者准令襲逃官不知去向三年者亦准襲
被告脫逃該徒以上問革爲民者至六十仍許襲
一武職爲人命典刑充軍者子孫襲職調別衛(凡調者不
許還原衛)爲事脫逃革職者子孫仍照舊例襲職
會典內　凡調衛正統三年定南京及江南直隸調
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並江北直隸山東調山海
宣府衛所山西河南調大同延安綏德等衛所陝西
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建廣東衛所湖廣
調四川貴州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調廣西四川調

雲南雲南調廣西廣西調貴州天順元年令錦衣衛
官爲事復職雖遇赦仍調在京別衛帶俸王府官爲
事復職者亦調衛〇凡告願調衛洪武三十五年令
在京武職有願調除外任者聽其原管事或帶俸仍
舊嘉靖十二年題准腹裏衛分指揮願改邊衛殺賊
者聽二十五年題准在京告調外衛不准行
會典內　凡立功弘治六年題准在京法司問遣京
衛並直隸衛所軍職該雜犯絞斬者俱送兵部照例
判發宣府薊州遼東等處各該總兵等官定撥沿邊

沿海衛所立功五年滿日回衛帶俸差操在外問刑
衙門問發前項軍職就彼酌量沿海沿邊衛所照例
發遣惟達官有犯押發廣西邊衛立功其大同宣府
二處軍職問發犯該絞罪者係大同送宣府極東衛
所係宣府送大同極西衛所各從本鎮總兵官定發
立功五年滿日送回帶俸差操其餘腹裏並各邊地
方俱照舊例發遣若軍職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
廢疾者免發立功〇凡爲民弘治間定軍職犯敗倫
傷化者非法用刑打死人命者皆發回原籍爲民如

刑傷未死者降級調用強盜自首犯罪脫逃及充軍
遇宥者亦爲民正德二年令軍職爲民無原籍者本
衛所隨住萬曆十二年題准凡軍職犯該爲民者俱
改本衛所隨舍餘差操〇凡充軍軍職犯守備不設
者充邊遠軍犯侵欺錢糧餓死者俱充永遠軍〇凡
犯罪遣發嘉靖十五年議准軍職立功降調爲民等
項奏允即便遣發依限責取收管繳報內有應追贓
者嚴并完納其立功依限滿回衛後果能自新一體
送用爲民者候年六十或終身之日子孫襲替各不

許貪緣管事朦朧起送

守掌在官財物條下　一各處衛所管軍頭目人等關出糧料布花等物若指以公用爲由因而扣栽入（監守盜論）己糧料至一百石大布棉花錢帛等物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追贓完日軍職發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旗軍人等枷號一箇月發極邊墩臺守哨五年滿日疎放（姚憇日或即雜犯准徒五年之意）

律條例新例

律有條例附於律者也順治　年頒行者也新例於律與條例之外新增者也自康熙七年酌復舊章以新增者名曰例以附律之條例概名曰律非也此一字所關甚重蓋名例所載稱以枉法論以盜論之類皆與眞犯同註云所得同者律耳律外引例不得而同又別條同律不同例者甚多（詳見同律不同例議內）不若以條例爲律比而同之則凡以盜論者皆可照例充配矣其可乎（監守盜邊海錢糧二十兩例充軍）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六

強劫搶奪竊盜

律註曰人多而有兇器者強劫也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姚臆曰人多何以定之將以律載稱衆者三人以上爲定乎乃實有四五人而其情仍是搶奪者其兇器何以定之必以弓箭刀鎗爲兇器乎乃亦有執有巴棍梛杆而其情實是強劫者

律例曰在途截搶者雖昏夜仍問搶奪止去白晝二字姚臆曰此與強劫何以別乎旣而思之曰強劫者

盜之用直法者也造謀結夥直在主家無可避也截搶者盜之用橫法者也諺所云剪徑者也剪以橫用者也伏於途以待人人或不過焉或將過覺之而返焉皆可免矣雖並在昏夜而其情與強劫異也故例曰凡問白晝搶奪須要先明事犯根由然後揆情剖決故律有一定情有萬端貴乎揆之者之得其情而已

承問官失出失入難槪照吏部處分定例

一件刑部等覆雲撫李天浴欺神覇産一疏內將張人紀私藏有僞永曆監单律無正條依謀叛未行爲首律絞立決法司議人紀所藏監单並非僞官勅劄乃納監之单改依私家收藏應禁之書杖一百律張人紀應杖一百　此係改絞爲杖例應叅承問官或因撫疏稱律無正條免叅

律反叛但同謀者

玉道㮊黃雲果廖冲漢李紹誨四犯陰謀嵌合反逆情真既與同謀律無首從各正極刑於法不枉其已獲監故之李道靜楊君鼎即楊夢麟二犯均與玉道㮊等共謀首逆雖服冥誅仍依律議家產籍沒若李國雲之爲僞叅將蘇帝養之領有旗劄受僞守備梁國臣領有令旗與黃雲鼎同受玉道㮊中軍楊禮生雖稱未受僞職然本係楊奇清家僮遣督廖逆突犯横城以上五犯或領劄令或受職役雖服上刑詎曰

不宜但念一身從逆主使由人姑依謀叛同謀之律各議駢斬其黃奇雲係玉道㮊家奴玉道羔雖稱年老並未從逆但據供爲道㮊堂兄玉善情玉發匿俱與玉道㮊同族李特賢李特五俱係李紹誨撫子以上六犯均應依謀反大逆親屬按律分別究擬其餘黃國亮黃特綿寗特君趙道經李特保玉先旺周特維黃特雙楊應登王特三李相李特富一十二犯俱係挾兵持刃圍村犯城烏合徒黨一經敗北或當陣就縛或逋竄被擒雖觳觫乞命謂因脅從但係叛逆夥黨雖從未議合依强盜積至百人以上例奏 請梟示

司查得玉道㮊等聽信楊奇清倡謀造孽或領受僞劄或分任攻城或通信內應或從逆爲兵各供鑿鑿擬以謀反之律是矣但查謀反律無首從之分今該府既將玉道㮊等擬以謀反凌遲又將梁國臣等擬以謀叛律斬黃國亮等擬强盜積至百人之律同案殊科似非允協

致本府卻府韓章傳同三州縣覆審看得逆賊玉道

㮊等反逆情形既已彰明較著矣一干罪犯概置極典更復奚辭卑府前詳所以分別反叛盜三案引議者非不知謀反大逆律無首從之分特仰念王師剿逆苐惟散黨擒渠而脅從罔治此玉道㮊黃雲果廖冲漢李紹誨等或任攻城邑或約合內應皆受命令於楊奇清而蘇帝養等或受僞旗令牌劄或受僞中軍守備皆奉節制於玉道㮊等至於黃國亮等應募賊兵各隨招主又皆聽號召於蘇帝養等是諸犯之次第依附總皆由楊奇清一人作俑揣厥獄情似有

輕重若概以大逆論之雖本犯孽由已作甘受斲刑然而祖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與叔伯兄弟之子率皆無辜俛首就刃殉死者衆恐傷好生之仁所以不辭冒昧分别擬議也今奉批駁覆加詳審期於同案同科查原招罪犯內如梁國亮蘇紹林蘇浪三名已奉行准與投誠安插應俟取結另文繳報其黃國亮李國雲李相三犯於前招詳後陸續病故不議外所有現在逆犯玉道楊黃雲果廖冲漢李紹誨蘇帝養梁國臣黃雲鼎楊禮生蘇德高黃特雙甯特君玉先旺黃特綿或係逆首或受偽官或密約內應或應募賊兵審供如前已無疑竇已上共十三犯均如反逆之科律無首從概與寸磔

本司覆加親訊如玉道楊廖冲漢受叅將之偽劄領署總兵之偽勅覃祖龍黃雲果廖觀良均為逆叅將梁國臣黃雲鼎均為逆中軍蘇帝養覃聖還李紹誨韋敬通蘇德高均為逆守備而紹誨又許為南寧內應黃阮慶領令招人楊禮生領令督兵與甯特君玉先旺韋惑梁善惑楊三從逆做兵庭訊之下謀反情眞供認鑿鑿所當案以謀反律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各犯屬産應行查解分别斬沒以盡本律

會看得逆犯朱炬等先經臣部議覆咨行該督審擬去後今據兩廣總督金光祖疏稱朱炬等僭號散將軍總兵等劄于周章意等相傳煽惑歷審各犯同謀領劄刻印供招俱確將朱炬等擬罪具題前來查逆犯朱炬等僭號散劄封官歷審各犯俱各自認情眞朱炬陳榮閉聘奎周章意廖慶昌李可性廖一庫呂發昌馬督魁馬孔秀侯興本白强宇蘇盛芳莫琦廣李繼盛劉齋公倪燠葺士傑莫明吾均合依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應即凌遲處死莫炳先莫門壽廖繼禎均合依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歲以上皆斬律應斬立決廖八妹閉接養李氏王氏八女均合依年十五歲以下以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律廖八妹等五名應解部入官趙東仔收藏扎板偽印該督擬以知情故縱者斬查趙東仔並無領偽扎受職且又據趙東仔供因陳榮將扎板强放在小的家內小的知

逆事不好就燒了等語與知情故縱隱藏之罪不同將斬罪改擬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並妻流三千里莫勝宇雖未領扎同謀但知情不首莫勝宇但合依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並妻流三千里查趙東仔莫勝宇事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相應免罪張世仲呂發敎倪煌等審係無干相應釋放莫思山等六犯已經在監病故其承問各官將逆案不行速審完結以致監斃六人應交與吏部議查事在　赦前免交該部未獲逆犯陳

友洪等三犯嚴緝另結又未獲雷正朝等五犯據朱炷等供俱係楚省人該督仍行湖廣巡撫嚴緝務獲據朱炷等供不知住址宋慈燦白子紅又已故鄧立倫身上搜獲逆字內載張智芳周龍方王邵龍邵虎劉偉張從芝　均應轉行直隸各省督撫通行緝獲其該督疏稱偽扎木印交與兵部燒燬等語今木印偽扎已送臣部相應將木印偽扎燒燬可也其各犯產屬俟該督查明具題到日再議

反逆律內不分異姓下小註有正犯之期親五字即據及伯叔父兄弟之子蓋律註有註在下者亦有註在上者猶云正犯之期親伯叔期親姪也査古律例附解將期親二字註於及字之下伯叔父字之上甚爲明白今　大清律將期親小註在於及字之上不知者遂妄疑大功伯叔兄弟之子應否從坐往往詰問於內部乃知一字在上在下之間所關甚重不可不愼也修律之日應　題明更正將及字仍在正犯之期親五字之上可也　又査人命案內凡卑幼毆殺本宗尊長疏內必註明係何服制蓋同一斬罪也

而有立決與監候之不同必註明係期親係大小功係緦麻然後可以定罪今反逆緣坐之犯如期親伯叔父兄弟之子則斬立決若係大功伯叔父兄弟之子則竟爲無罪之人服制止降一等而一則死罪一則無罪天壤懸隔若此豈可不於疏內註明期親伯叔期親兄弟之姪子乎

犯罪自首

凡犯罪自首條下　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猶徵正贓謂如枉法不枉法贓徵入官如用强生事逼取詐欺科斂求索之類及强竊盜贓徵給主自首者自狀其罪告之於官也其首也情必實贓必盡事必不由人告發方得全免其罪罪雖全免正贓猶徵未發而自首對知人欲告而自首看　其知人欲告及逃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其逃叛者雖不自首能還歸本所者減罪二等　逃如官吏避難在逃民戶逃

避差役丁夫雜匠工樂雜戶在逃妻妾背夫在逃宿衛人守衛人在直而逃從駕而逃從征守禦官軍逃之類是也叛則謀叛與逃避山澤不服追喚之類是也逃叛明是兩項不可交混上言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此言若犯逃叛罪未發而自首者不得全免與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俱只減罪二等坐之也如官吏避難在逃合杖一百若自首雖不自首能還歸本所者減罪二等杖八十是也蓋犯罪許自首所以開人自新之門逃罪雖自首若准全免則恐遂人屢逃之計此所以不同也或以逃叛爲專指犯罪逃走者誤也蓋事發在逃不在自首之律下節已明言之矣然雖不得首所犯之罪猶得減逃走之罪二等蓋如犯罪逃走者與獄囚脫監在逃者俱於本罪上加二等若能自首及還歸本所者減罪二等此減只是得減其所加者仍得本罪也舊註皆言減原犯之罪二等更詳之又如徒流遷徙人役限內而逃者一日笞五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仍發配所若自首及還歸本所亦止得減其逃罪其本罪並不得減

此處要知犯逃罪與犯罪逃走者固不同也　捕亡律言主守押解獄卒失囚之罪亦有因自首免罪之文蓋因免在逃之罪主守押解獄卒免不覺之罪也反逆律條　小註未行而親屬告捕到官正犯與緣坐人俱同自首免此犯罪自首條下逃叛而自首者止於減罪二等何也姚臆曰反逆未行而首告故全免此叛當是已行而首故止減等也

犯罪自首條下　一凡自首强盜除殺死人命姦人妻女燒人房屋罪犯深重不准外其餘雖曾傷人隨

即乎復不死者亦姑准自首照充徒執持兇器傷人事例問擬邊外充軍其放火燒人空房及田場積聚之物者依律充徒若計所燒之物重於本罪者亦止照放火延燒事例俱發邊衛充軍　箋釋小註此正所謂損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聽從本法者也殺死人命問故殺姦人妻女除因盜而姦問強姦燒人房屋問放火故燒人房屋各絞斬傷人不死自首免強盜之罪問刃傷人引此例充軍姚曰律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予在署見強盜殺人放火姦淫不准出首之例既定每思円假如有殺人放火姦淫盜案其同案之盜有出首者一概立決似覺未

安何法畧為分別使不首者立決出首者監候以待秋審方為至當之法思之累月而不能得也頃閱律註喟然曰古人先得我心矣損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所因之罪即強盜之罪也盜罪仍以首免而不免其故殺強姦放火故燒人房屋之罪然三不免之罪皆監候也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既可待秋審則情重者仍決情輕者可減等矣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記在少司寇時有一次投首強盜部覆立決奉

旨改監候此又　聖人天縱暗合於古矣

詐教誘人犯法條下　凡諸人設計用言教誘人犯法及和同共事故誘令人犯法却自行捕告或令人捕告欲求賞給或欲陷害人得罪者皆與犯法之人同罪罪止杖流和同令人犯法看令字還是教誘人而又和同犯法也若止和同犯法則宜用自首律李云還是和同教誘便與犯法之人同罪不必又和同犯法也諸人諸色人也

罪以見獲為坐
賊盜律內盜田野穀麥條下　一凡盜掘金銀銅錫
水銀等項礦砂　凡非山洞捉獲止是私家收藏道
路背負者惟據見獲論罪不許巡捕人員逼令展轉
攀指違者參究治罪
課程律內鹽法條下　若私鹽事發止理見獲人鹽如獲
鹽不獲人者不追獲人不獲鹽者不坐　當該官司不許聽其展轉攀指違
者官吏以故入人罪論謂如人鹽同獲止理見發有確貨無犯人者其鹽沒官不須追
究

雜犯律內賭博條下　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所
攤在場之財物入官其開張賭坊之人雖不與賭例亦同罪
坊亦入官止據見發為坐職官加一等
犯姦內本條下　其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若
姦婦有孕姦婦雖有據而姦夫則無憑　罪坐本婦

未經司審監故盜犯免追贓
盜犯正法乃法之不得已也律無強盜追贓之條名
例云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已費用者若犯
人身死勿徵今例盜已正法正贓已花費而追贓不
已至變產并其妻子非古也盜有應得之罪不得同
於反叛盜妻子係無罪之人豈得比於籍沒之條乎
此例尚宜酌改至於盜犯未經司審尚屬未定罪之
人歷來盜案有在府州縣審詳俱稱自認情真及至
司院審詳始供在下審招或係畏刑妄供或係發盜

仇扳等語因而覆審實非真盜者此等甚多今將未
解司院審明擬定真盜之人一經病故輒云已經取
有自認口供羇作盜數以銷盜案將其家產妻子變
價追賠失主其中倘有冤枉尤屬可憫今宜酌定各
盜案內之盜有未經司院審明定罪而病故者免其
追賠

流犯未分家之子

該刑部 題定 臣部見行事例凡流徙充軍人犯妻及未分家之子不論大小一併僉發今 臣等酌議得除謀反叛逆及造畜蠱毒若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等重罪人犯妻子不議外其餘流徙充軍人犯妻妾不便折離仍應隨夫僉發以便完聚若未分家之子不論大小一概免其僉發如自願隨行者聽從其便至永遠充軍人犯妻子外若已經流徙充軍人犯身死其妻子願還鄉者准其照律放還可也等因具

題康熙四年三月初九日奉

旨依議

秋審具題稿式

康熙十一年秋審題稿以江南司爲稿式

一起陸元陳守志姚起鳳晉成徳周得玉原擬故殺律斬

一起陳思行原擬因姦殺死親夫律斬

一起齊逵相原擬故殺律斬

一起吳俊卿原擬謀殺人造意律斬

一起徐卿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律絞

一起葉怡如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律絞

一起龔二左大王二趙四原擬放火故燒民房不分首從律斬

一起解蘭生原擬姦夫因姦殺死親夫律斬茅氏原擬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律絞

一起俞二原擬故殺律斬

一起趙天飛原擬謀殺人造意律斬

一起張敬泉原擬兄毆弟妻至死依凡人論故殺者律斬

一起吳嘉祉原擬凡監守侵盜錢糧不分腹裏沿邊

沿海至三百例斬
一起王三原擬竊盜臨時拒捕殺傷人律斬
一起許復原擬弟刃傷兄不論輕重律絞
以上陸元陳守志姚起鳳管成德周得玉陳思行齊達相吳俊卿龔二左大王二趙四解蘭生俞二趙天飛張敬泉吳嘉祉王三徐卿葉怡如茅氏許復俱應冬至以前照先擬處決
一起段彩林原擬卑幼毆死小功尊屬律斬
一起儲玉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律絞

一起紀其順原擬夫故殺妻律絞
一起張天衙丁士進李之菁原擬衙役犯贓一百二十兩例絞
一起馮士魁原擬偽造諸衙門印信為首律斬
一起姚六原擬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律絞
一起寂蓮原擬故殺律斬
一起左奎曾大熊一柱原擬強盜得財律立斬奉
旨改為監候

一起宋其儀原擬故殺小功親之奴婢律絞
以上段彩林儲玉紀其順張天衙丁士進李之菁馮士魁姚六寂蓮左奎曾大熊一柱宋其儀俱應緩決
一起楊二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律絞
一起王大原擬強盜得財律斬但本犯年幼無知被盜哄騙在船上盜時並未同行擬以監候
一起王茂原擬故殺律斬
一起祁典原擬鬬毆殺人律絞
一起趙國寧原擬故殺律斬

以上楊二王大王茂祁典趙國寧俱應免死減等各責四十板並妻流三千里內有應給銀兩于各本犯名下追銀四十兩給付死者之家收領

尅減軍糧及各夫役工食等項分別監守盜贓枉法贓
監守盜贓及枉法贓易分也大約盜之於官則監守盜
也取之於軍民則枉法贓也豈待辨哉唯有軍糧及各
役夫工食各項雖係在官應發之銀又係各軍民應領
之銀以爲盜之於官可也以爲取之於軍民亦可也其
中分別之處眞有失之毫釐差至千里者故各省審擬
有作枉法贓者有作監守盜者未能畫一故因王純之
事而明辨之其作枉法贓者惟有因公科歛入已者
以枉法論一條　愚三言以蔽之曰給散軍糧役

食之時扣作別項公用者此不入已之贓非枉法贓
亦非監守盜之贓律所云坐贓論者也已給散於軍
民之後又設法以科歛之入已者律所云科歛入已
以枉法論者也未給散於軍民而尅減扣留入已者
猶是在官之物律所云官物應當給付與入已出倉
庫而未給付有侵欺者以監守自盜論者也
倉庫律守掌在官財物條下　凡官物當應給付與
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若私物當供官用已送在官
而未入倉庫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借貸者並
計贓以監守自盜論（主守常川之守掌也主守自盜見盜律　守掌暫時之主守也）
（守掌侵欺此條是也）
條例　一各處衛所管軍頭目人等關出糧料花布
等物若指以公用爲由因而扣減入已糧料至一百
石大布綿花錢帛等物値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追
贓完日軍職發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旗
軍人等枷號一箇月發極邊墩臺守哨五年滿日疎
放（管軍頭目人等謂把總以下旗甲以上問罪依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守掌在官侵欺計贓以監守自盜論）

受贓律因公擅科歛條下　凡有司官吏人等非奉
上司明文因公擅自科歛所屬財物及管軍官吏總
旗小旗科歛軍人錢糧賞賜者杖六十贓重者坐贓
論入已者並計贓以枉法論（各處府州縣官吏非奉上司明文因以公務有如供應修理等項一應雜辦不行申請而擅自科歛所屬民人財物及衛所管軍官吏總旗小旗亦無上司明文因以公務科歛軍民名下錢糧賞賜各於公事內使用不入已者杖六十軍人戶糧冬衣布花之外有賞賜錢故曰錢糧賞賜此自已給散而後科歛者言若未給散而尅留則入已者又從監守盜論矣其贓雖重不爲已有故計所科歛之贓重於杖八十者坐贓論各主通筭折半科斷至五百貫之上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若將科歛軍民之物不充官用因而入已者並計贓以枉法論各主通筭全科至八十貫）

絞

倉庫律冒支官糧　凡管軍官吏總旗小旗冒支軍糧入已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管軍官吏總旗小旗俱自軍人本管所部者言本人現在應支不與通知頂名支去謂之冒支及被應支軍人告發或查出不以官糧坐罪而止准竊盜論免刺何也糧雖係官終是軍人名下合得之物也或云此因軍人從征差遣操運屯種等項不在或有喪疾他故者乃用此律　若非本管或軍人冒支及本管將逃故闕伍軍糧不曾開除而朦朧支入已者則陰取在官之糧矣當以常人盜坐罪　若軍官承委放支軍糧因而冒取者以監守自盜論　旗軍公差或操備及見在營而軍官尅落月糧等項依官物當給付與人若有侵欺者以監守自盜論　凡應總領給散已出倉庫未給之間有守掌侵用者即是官物當應給付守掌侵欺借貸律　又如常人冒領

見在官軍應支月糧以詐欺官取財科　冒關內府賞賜比此律加一等

戶役律收養孤老條下　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併贓

斷獄律陵虐罪囚條下　尅減衣糧者以監守自盜論併贓

殴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及尊屬

鬬殴律殴大功以下尊長條內　篤疾者絞死者斬小註云絞斬在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及尊屬則決餘俱監候此一及字宜刪何也恐人不詳悞以為殴本宗尊屬雖緦麻亦概決也殴本宗緦麻目錄在監候之內未分兄姊尊屬又目錄內斬決不待時一項內載甲幼殴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尊屬死者尊屬乃本宗小功大功之尊屬也宜刪註內及字

十惡不睦條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尊長

兩項尊屬則當指尊輩

赦全免與恩例減等之別又非常赦所不原

名例五刑條內　一凡囚犯遇蒙　恩例通減二等者罪雖遇例減等若律應仍盡本法及例該充軍為民立功調衛等項者仍依律例一體擬斷發遣如竊盜搶奪等項仍須刺字枉法不枉法等贓仍須入官故云仍盡本法

名例常赦所不原條內　凡犯十惡殺人盜係官財物及强盜竊盜放火發塚受枉法不枉法贓詐偽犯姦畧人畧賣和誘人口若姦黨及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送說事過錢之類一應真犯皆有心故犯雖會赦並不原宥謂故意犯事得罪者雖會赦皆不免罪其過誤犯罪謂過失殺傷人失火及誤毀遺失官物之類及因人連累致罪謂因別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如人犯罪失覺察關防鈐束及干連聽使之類若官吏有犯公罪謂官吏人等因公事得罪及失出入人罪若文書遲錯之罪皆無心誤犯並從赦宥謂會赦皆得免罪其赦書臨時　欽定真犯等罪名特賜免謂赦書不言常赦所不原臨時定立罪名寬宥者特從赦原及雖不全免減降從輕者謂降死從流流從徒徒從杖之類不在此限謂皆不在常赦所不原之限

名例犯罪共逃條內　其因他人犯罪連累致罪而正犯罪人自死者連累人聽減本罪二等若罪人自首告得免

贓滿一大赦
徒二次

及遇赦原免或蒙特恩減罪收贖者連累人亦准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謂因罪人連累以得罪若罪人在後自首告或遇赦恩全免或蒙特恩減一等二等或罰贖之類皆依罪人全免減等收贖之法

律例箋釋名例竊盜條下　大明令　凡竊盜遇赦並免刺字

斷罪律無正條比依比照

斷罪無正條　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條者援引他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申該上司轉達刑部議定奏聞若輙斷決致罪有出入以故失論

箋釋註云法有限情無窮罪無正條上下比附此以有限待無窮之道也應加應減如嘉靖中奉旨臣罵君比依子罵父加一等擬是其例也

閱律酌議

名例

五刑條　發充儀從煎鹽炒鐵久已停止　軍民有力及文武官吏等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炭等不得行止項贖罪又云官吏人等例該革去職役者及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且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等項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蓋彼時官有罪至流雜犯死罪而所犯不碍行止非例該革去職役者皆可贖罪如其所犯係例

該革去職役者如犯贓犯姦之類雖笞杖亦令的決今見行例則官犯徒罪以下折贖犯流罪以上不准折贖似乎專論罪之輕重矣乃犯姦犯贓犯賭博者雖杖罪亦不准折贖則猶是古律行止有虧例該革去職役者笞杖的決之遺意唯是古有罪至徒流而不革職役者如坐贓致罪擬還職役之類今則罪至徒流而不革職役者罕矣坐贓致罪亦間有還職者此折贖一條之所以難於定議也查斷罪不當條內云凡斷罪應決配而收贖應收贖而決配各依出入人罪減故

失一等則是確然有應收贖不應收贖之分矣奈
無典故可考如之何哉武官收贖是律所載如老幼廢疾收贖之類與折贖不同折贖例也非律也律之贖有定例之贖無定未知是否再攷
查王肯堂箋釋於文武官犯公罪條下註此條與
下條係國初之法見行事例見前五刑職官軍官
條及軍官軍人犯罪免流徒條下等語葢彼時有
公罪重而可折贖還職私罪輕雖杖而有革職不
准折贖者矣與文武官犯公私罪降革之律不同
康熙十三年七月兵吏刑三部會議守備
一案引刑律杖六十降一等遂定爲降一級調用
之例然其事乃因公事借銀公用後抑餉還其寔
非私罪也宜折贖還職者也容再考

軍衛

一軍官有犯律及軍官各條例議欲全删者以近日
之衛所無世職軍官如指揮千百戶之類是也但軍
官與武職之異原因流官與世職之分衛所指揮千
百戶者軍官之名也世職承襲者軍官之實也
本朝在內八旗則有世職前程在外各衛仍有武官
立功給與世職而附於各衛者如金王之變守贛州
之武官給與世職附註贛州衛海賊之亂守安慶之
武官給與世職附註安慶衛之類是也然則謂
本朝無指揮千百戶之名可也謂　本朝無軍官
不可也既有軍官而將軍官有犯之律例一切全删
使歷代優䘏世職軍官之典例此後無從參攷豈可
乎
一軍官軍人犯罪免徒流
一新改定條例又不行

此先端恪公未竟之書也先端恪自少司寇游歷
正卿凡所讞决必詳酌律例劑於平允退食之暇
謝絕酬應坐種槐軒中垂簾拂几取律例諸書研
思熟玩洞入毫芒於作律者之意多所發明或間
參臆見及循守考覈者皆分條比類隨便疏記彙
爲一帙顏曰白雲語錄恨書未及成而先端恪忽
捐館舍矣不孝等學識謭陋惴惴懼不能讀父書
庶幾公諸剞劂俾後之覽者知先端恪服官之勤
慎與用心之明恕歷歷可考如此而司刑之君子

倘參觀而加採擇焉或亦可爲式敬由獄之一助
云

男士陞拜識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一

功過格拈案

倫常第一

子路見於夫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
百乘積粟萬鍾思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
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嗟乎讀
子路之言人子有不通身汗下者耶夫父母得子極
早亦不過二三十歲子能自家成立手掙錢財身登

貴顯極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爲人父母者等待
子能養時極好已是五六十歲人矣譬如持短燭而
行長路奔趨投店尚恐燭滅况敢逍遥於中路哉爲
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漏盡鷄鳴同衾並枕媛
被窩裡雙雙伸出頭來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老人
又復删除一日耶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况
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
地尋覓無門危乎危哉幸未及此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太和楊𦺇辭親入蜀訪無際大士途遇一老僧僧問何往𦺇曰訪無際僧曰見無際不見佛𦺇問佛安在僧曰汝但歸遇有穿其色衣著其色履者即是也𦺇遂回一日抵家叩門已昏暮矣其母披衣倒屣出戶止與老僧所言衣履顏色一一相合𦺇驚悟自此竭力敬親手註孝經數萬言硯滴將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人以爲孝感所致焉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即今見在雙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

功德冐起宗曰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誦之愈鬭誦之解火誦之止其功德不可思議亦如是故皇侃日誦孝經二十遍擬觀音經弘治辛酉科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訖去布政司取通關夜夢縣令至省城南城撤儀從止一青衣捧馬謂糧戶曰爾且跟我入會議府因隨之繼而一省府縣官皆在府中太原平陽大同三知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府前席其餘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齎文書至案曰此山西新舉人榜也一官開而

唱名曰第一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遵父命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重利私債逼死二人命中坐者遂打一乂至四十一名縣官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者亦打一乂至五十九名縣官曰其人捏寫呈詞又好唆人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又一大乂唱名畢中坐者命衆官各舉所知衆舉共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寫訖復謂符使曰月

內進場快去不要悞事糧戶醒而記之次日領文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揭榜果然餘皆如夢嗟乎天榜已定之後縣官得以料舉而除其名衆官各舉所知而補其數是陽間所中者文章而陰間所中者德行矣自隋唐以文章取士而周漢以孝廉舉里選之法陽間不用而陰間用之益幽明二教彼此相成佐其不逮如車二輪如鳥雙翼烏可偏廢哉且和順縣城隍陰間豈少皂隸衙快而必借陽世一糧戶跟入會議府其故何

也亦是城隍一片婆心指引讀書之人一條求功名
取科第正路便在家庭日用間甚是簡易直截托體
戶口中說出卽是現身說法活城隍也正如啞先生
教一群聾徒弟滿腹忠言開口不得無可奈何請來
鄰舍書生手寫數行托他轉說此先生何等苦心何
等真切而爲之聾弟者方且泄泄不聽曰須待我先
生親口說來方信則亦無可奈何而已矣世之不信
報應者何以異此

福建漳浦有衛氏者妯娌三人最不孝順日以惡言

唆鬬其夫忽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畜惟頭
面不變雷神現於空中覼覶良久而後隱三畜見人
口不能言惟低頭垂淚而已久之方死時陳瀛爲漳
浦令乃圖形刻傳詳述其事以爲不孝之戒嗟乎雷
震人多矣未有如此之奇巧新異者也然而無足異
也語曰人面獸心此三婦人者其心之化爲牛羊犬
久矣豈待雷震之後哉自古人家不孝不睦其源莫
不始於婦人而富家巨族挑唆起釁婦人之下又有
婦人則婢嫗之類是也爲男子者能勿聽婦人言非
勸化婦人勿聽手下婦人之言則家治矣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朱嘗欲食生魚祥解衣將剖
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歸朱又思黃雀炙
忽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鄉里稱爲孝感焉
然朱氏不慈每加楚撻所生子覽輒涕泣抱持朱又
置酒酖祥而覽知其意徑取酒飲之朱驚覆酒覽之
婦亦與祥婦服勞如一以至朱氏感豫復爲慈母後
呂虔有佩刀相其文謂有德而服之者位至三公虔
以授祥祥果位登太保壽至八十五祥甍以此刀授

覽後果九代公卿嗟乎人皆知王祥之孝于繼母而
不知王覽盡弟道於異母之兄以全其生母之慈爲
大孝也王覽取酖徑飲其一節耳至彼晨昏定省之
間朱氏獨處無人之際其叩頭流血宛轉勸諭於生
母之前者日不知其幾人不得聞史又安得載也痛
哭流涕之言出於嫡親骨血之口如滴溜穿石石雖
難入一入之後滴滴不差矣不然祥雖勤孝豈能輕
化朱氏之毒心哉迨其後祥雖位登台司而覽之後
累世爲公卿其食報且浮于祥耶請朱氏而較量之

設使酖祥而悉取其產以與覽所得與此孰多也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世之爲覽者

楊士奇四朝元老其子楊稷怙勢行惡士奇不知也後稷惡日甚致干上聽伏法而死士奇亦幾不免嗟乎楊公聰明愼密人也稷之積惡滿盈至於殺身而楊公猶不知則其彌縫之工蒙蔽之巧能使聰明愼密之父墮其彀中如醉如夢是稷之才亦定有大過人者矣凡權要家子弟不幸而不才徵歌買妓縱酒呼盧其禍止于敗家尤不幸而有才其禮數足以結

納官府豪華足以延致賓客聚斂足以增置田產而尚於收養奸猾以爲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魚肉其父兄且倚之爲家幹同輩且羨之曰能人一旦禍至則殺其身而危其父故不才之禍小而才之禍大也論不孝之條者當以楊稷輩爲首

尹和靖先生焞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敢不盡誠敬哉謹按臣道在於致君一正君而國定矣然君子之事君也寧任毋諉寧直毋諛任則

近於專直則近於倨斯二者疑間之所由來也開元之相姚宋並稱皆以恩禮始終然玄宗幸蜀給事裴士淹從帝嘆曰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嗟乎當宋文貞生秉政沒賜謚豈知帝胸中蓄此四字月旦哉故人臣之道止敬爲先敬而後可以任敬而後可以直王文正公旦謂人曰吾備位二十年每進對意忤常蹙蹜不自容王孝先初被命用讓官拂旨而辭直氣和吾不及也噫文正之不滿乃所以過之也

熙寧間新法行吏州縣者爭欲投劾去邵堯夫先生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謹按臣道在於澤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況臣乎寬一分二語可爲藹然然寬一分者較寬十分者更難昔人所以論徐有功在張釋之之上也官不知恤民由不知畏天天王母也民衆子也庶官乳母也乳母絕其子哺而㕘藉之王母其怨之乎即逃國法必招冥誅宜矣

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之僕也元家疫死止餘一

孫名績尚在襁褓其家巨富諸奴欲分其產謀共殺之善乃竊負李績逃至山中哺食乳自生汁至績十餘歲乃出告於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悉殺之而立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至日南守道經淯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遷九江太守後入少室得成大仙嗟乎主僕者一家之君臣也然自古以來忠臣多義僕少葢其人微矣李次孫密撫主孤於十餘年間不至爲諸奴所蹤跡其志智

皆有過人者較之諸葛孔明霍子孟之輔幼主事爲更難孰謂廝養中無大聖賢哉推而上之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婦之於夫友之於友皆可聞廝養之風而感奮興起矣故以爲盡倫終焉

勸化第二

宋登爲塾師善於誘掖專功誠心誨人不倦熙寧九年登長子宋縮巳爲翰林學士侍立神宗御前及唱名弟續及二孫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旁贊美曰此其父至誠訓導所致也又義命書載一士子入試文甚得意于寺中訪一神相士士搖頭不答其年果黜因再往問其終身士曰君骨相寒苦若求功名其必大積陰德乎士子歸途自念我貧士也安能濟人但我見近日爲師者多悞人家子弟我從今當

留心教道以積陰德後復與試尋寺中相士再問之相士曰君骨相全換矣揭榜果中嗟乎孔夫子百世之師也今有教人之責上之如國學祭酒司業爲天下師次之如督學廣文爲一方師以至經館蒙塾爲一家師勸人一善言阻人一過舉爲一時師皆師也則皆百千萬億化身孔子也孔子之後一衍聖公一曲阜令一博士子孫貴衍累朝不絕然則爲其化身者家門鼎盛身掇高科如宋登及義命書所載斷斷不爽何足怪乎爲人師者誠能以二君子之心爲心

因其質竭其誠教以養身則弟子多壽矣教以立德則弟子多賢矣教以讀書則弟子多貴矣師以此三者施于人之子若孫而天亦以此三者報於師之身及子若孫固其所也吾願世之欲積陰德而力不能者皆得於筆舌尖作大布施青毡上種大福田則有化身孔子之說在

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一日攝至冥司群鬼索命冥王詰之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王曰豈不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姚曰固

也當兩省凶荒某上疏請賑所活不下千萬獨不可相準乎王曰此爾幕賓賀燦然特作疏稿力勸汝上者也已註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繇某上獨不可分半乎冥王依言放令生還賀亦秀水人後四十成進士官至吏部諡按心律云能勸化豪傑權貴者功尤倍蓋豪傑有才權貴有勢才勢者人中之江河也潰而決之懷山襄陵若引歸正道則通舟楫者數千里穿爲漕渠則灌田地者億萬頃其害大利亦大是以三教大聖皆急收才勢之人而用之幕

賓者名爲豪傑權貴所用之人而其寔則用豪傑權貴之人也監司守令之幕賓勸監司守令于善則郡縣受福矣督撫之幕賓勸督撫于善則各省受福矣部堂宰相之幕賓勸卿相于善則天下受福矣且居官者功多過亦多互相準折餘積無幾若幕賓則有功無過是謂淨功如儉家收重利耗費旣少致富無難居官者政成而萬民譽之績奏而朝廷榮之陽世之福報旣奢則陰司之紀錄亦減若幕賓則有德無名是謂陰德如良醫愈愚父父不知酬子謝必倍故

冥司註幕賓賀燦然之功在巡按姚思仁之上也推此而論凡爲要路腹心豪門親戚及挾一藝一術遊於富貴之家者皆可即此意而善用之

醜蜮祝期生好訐人短又好誘人爲非人有貌陋者譏笑之俊美者調嘲之愚昧者詐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訐其陰私士友發其隱曲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搆人成隙已復兩利而並存之見人吝嗇譽爲豪士見人狠毒讚爲辣手人談佛哩笑爲齋公人談儒行嗤爲僞學人言一善言

則曰渠口中雖如此心上未必如此人行一善事則日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亂持議論顛倒是非習之既久自以爲能晚年忽病舌黄必須針砭刺血流出升許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嗟乎惜哉惜哉祝期生之舌美舌也其舌才必有大過人者使及其未枯之先遇明師直友苦口藥石痛下針砭一旦翻然悔悟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其舌上青蓮花且彌天蓋地矣天生如

此美舌何可易得而竟以枯死惜哉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饕餮是謂入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出業夫入業猶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無味入而以血出爲祝期生之舌者亦苦矣哉

黄山谷居士庭堅好作艶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時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笑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墮落不過止其一身公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墮泥犂華言地獄耳公悚然愧謝自是絕筆嗟乎今世號爲風流才子者未必勝山谷居士其艶詞未必果及公否然而不肯絕筆何也温陵李卓吾極讚西廂水滸爲天下奇書書即奇乎然鑿混竇開殺機如釀鴆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聞有耳食者祖述其說謂崔氏爲具慧眼婦人或折之曰願君家閨彥亦具此眼何如怫然詬詈而去又桐城寨亂其渠魁張儒就縛時篋有硃批秘書一卷則忠義水滸傳也桐之亂十餘日而定然所

殺傷已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必同硃批水滸之張渠携手索命于羅施李三先生之前矣著書持議可不愼哉

揚州某甲者忽害人面瘡以藥水洗之痛不可忍一日瘡作人語曰我與汝夙冤多煩藥石無爲某求哀救瘡曰汝可印施太上感應經一千卷并課金剛般若經七日當可消釋如其言印施課誦畢果愈今其人尚在瘡痕宛然人面焉儀真廣文左公子忠江都文學鮑君曼殊皆親見之謹按奉感應經及金剛者

徵驗甚衆獨錄此者以此人之見在也瘡痕如人面烏可僞造哉語曰無徵不信徵之而猶不信焉吁嗟已矣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二

仁愛第三

蘇東坡先生與朱鄂州書曰王天麟見過言岳鄂閒民間子女多者輒以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浸殺兩子後其妻一産四子楚痛不堪母子皆斃報應如此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孕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牽衣投訴兩夕皆然其狀甚急遵起念我姊有娠將産而意不樂多子豈以是乎急往省之則此兒已在水盆

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公宜召邑令以下正告以法律仍錄條粘壁曉示召人告官以犯人家財給之若客戶則并責及地主此風庶可變易謹按坡公一書則溺死子女一事官府亦當申禁矣家主之於僕婢亦然莊子曰虎狼仁也父子相親何爲不仁人而殺其子女其毒勝於虎狼矣不仁不發至於殺人而極然殺子女之罪浮于殺人數倍益殺人者人也殺子女者不如虎狼者也安得婆心苦口

如王天麟東坡先生者家諭而戶曉之哉望之
正統間鄧茂七倡亂福建延平等處張都憲楷討擒賊首復委布政謝都事搜求東路賊黨謝求賊中眞黨之外凡可疑及脅從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至各各插門首爲信仍預戒兵丁不得妄殺全活萬人後都事生子遷中狀元入內閣孫丕復中探花謹按不仁之器莫甚于兵而仁者用之其仁乃大都事領兵自是苦差然都事小官耳非此苦差安能活萬人子孫之狀元探花何自而來哉華巖曰觀世音表位西

方以西乃秋殺之地於殺處行慈救苦故名大悲觀世音也領兵者亦然都事積德如此受福如此則上而監司以及督撫偏裨以及大將軍苟以都事之心爲心其子孫之狀元探花豈止一世再世乎
鄞人楊自懲爲縣獄吏仁心守法時縣令撻一囚流血滿地怒猶未息自懲跪而叩頭曰某少讀四書聞哀矜勿喜喜且不可況怒乎令爲霽顏懲家甚貧而多方濟囚之食一日有囚自杭州來家又缺米與妻商之妻曰囚沿途乞食菜色可憐因撤巳米作粥供囚後生子守陳守阯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廉憲謹按不仁之器莫甚於刑而仁者用之其仁乃大楊公喜且不可況怒乎此刑官七字金丹也朱在庵先生曰世言刑曹不可爲其實刑官刑吏乃積壽積祿積子孫積科第之捷徑也獄吏夫婦二人積出子孫三侍郎一廉憲況其上者哉況其上者哉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饑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

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明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謹按兵荒者世界一刼運也救刼者順天之心逆天之運天心好生順以承之天運行殺逆以挽之人道之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欲一日而行千百善一人而救千百人捨却此等時節無處著力矣語曰救荒無奇策非謂救荒無策古之救荒者或請金發賑或募富勸施或巧興工作或平糶施粥古之策如是今之策如是後之策亦如是只須苦心細心如鄭公者行之便無不可救之荒矣安用奇策哉

佛經稱人道之下有三道曰畜生道曰地獄道曰餓鬼道今觀刀兵刦內橫屍斷首何殊店裏懸雞肉敗血流不異街頭賣豕是卽人道中畜生道也刑獄牢中戴鎖披枷皮開肉綻提牌到面催命符來皂隸呼門獠牙鬼至是卽人道中地獄道也饑荒儉歲千百成群面黃似菜骨瘦如柴一步三移筋骸欲斷十聲九歌氣息全無此卽人道中餓鬼道也嗟乎彼人也我亦人也忍見同類之人生身覿面墮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而不爲之心痛手援則其人亦止有人面

耳尚得謂之有人心乎且世之縱兵者濫刑者擁粟者誰有渾鐵頭顱那得長生氣管人心一失人面何常一旦眼光落地又不免與畜生地獄餓鬼諸公把臂入林也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哀哉

高郵張百戶以公事渡湖至淮其返也望見一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救張心憐之呼漁舟往救不肯張卽解裝出銀十兩與之乃行救至則其子也父子抱持慟哭問之曰因有事候父而來遭風被溺稍遲則葬魚腹矣語云爲善最樂其樂安在只是用賤價買貴貨討盡便宜耳張百戶用銀十兩買活兒子一个世間便宜事無過於此者矣然人人皆欲討便宜而究竟沒便宜者何也曰以先不肯喫虧耳張百戶解裝十兩慨然割捨唯其肯喫虧也乃所以討便宜也猶龍氏之學也

醫人劉太初治薛司法妻差悞致死後數年白晝有緋衣婦人掌首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家人實告劉歸在路遇此婦叙前病症數劉用藥之悞劉驚駭回家入門而死謹按律庸醫殺人有故者斬其

悞者以過失殺人論不許行醫然未有死法乃太初亦悞耳而死於此婦者何也葢其人必忽於審病輕于試藥其心幾以人命爲兒戲矣鬼肯釋之哉王法據理寬之而醫道始廣鬼神誅心嚴之而醫術始精旨主於救人而已矣又有詐輕爲重恐嚇錢財恃巳尚功嫉妬同道高擡體面忽略貧窮讀書草率切脉粗浮藥味不精不全製度或假或減以病試方送生入死諸如此類豈無若薛司法之妻者掌首而隨其後哉醫仁術也孫眞人以之證仙許叔微以之登科

其餘以良醫而子孫富貴者不可勝計無他內盡其心外精其術斯可矣

鎮江太守葛繁每日行數善事四十年不倦人問其故繁曰吾無他術惟日行一二利人事因指坐間踏子曰如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爲之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耳朱在庵曰今人不肯行善非諉之財力不足則曰時勢有所不可也抑知時時處處俱有可爲之事自上至下原無限量有如是之簡

便直截者乎自踏子杯水而推之請以葛太守爲導師

萬曆十五年徽州程氏兄弟作圈養牛每日擇肥而宰其弟進圈有一牛長跪下淚每次如此弟憐之遂改別業營生且告兄曰此畜見我必跪賣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試之明早進圈果長跪下淚如前兄怒殺而煮之煮未熟鍋中轟轟有聲牛肉變成火塊噴出房屋盡焚仍不改業一日出門遇挑擔賣牛肉者討帳爭論一掌即死到官抵償其子胸生一毒

五臟皆見備極楚痛每向人哭曰我父殺牛貽累於我半年方死弟得善終謹按殺牛之報應甚多不能盡載止錄此者以勸屠牛者之改業也使程氏之兄能改其業則家雖焚而身與子或可以懺悔善終亦如其弟矣生業有千條性命止有一條程氏不肯改其有千條者必至于斷送其止有一條者又將子之一條作牛肉秤上搭頭也哀哉

翟節京師人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眉眼如畫妻欲抱取一

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旣而生子彌月不育聞者曰汝酷嗜牛肉豈謂是與節竦然立誓合家不復食牛肉後再得夢如初妻抱入懷矣已而果生子繼後蕭東白戒食牛文曰我勸世人勿食牛肉服耕効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忍爲烹鬻又曰皮解體分猶張兩目目豈徒張看爾反覆能保他年不變爲犢朱在庵曰吾人之戒止於一身一家曷如作一緣冊時爲捧持隨身所到婉轉勸化募緣者不費人一文錢一粒粟而應募者積福積壽積子孫凡我同心豈無隨順

感應錄曰能勸百人不食牛肉者增壽一紀兩獨李紹好食犬前後宰犬數百後得一黑犬紹愛而畜之一日紹醉夜歸其犬迎門號叫紹怒取斧擊犬值兒自內出斧中其腦一家惶懼捕犬犬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朱在庵曰屠犬之人徒手入市則衆犬叢而吠之必其形狀已變也或云有血狗隨之焉不然彼亦人耳胡獨吠之哉姚龍懷戒食牛犬歌曰牛代人耕息不遑喘犬代人守晴不停轉所以玄帝垂箴相勉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

牢獄可免

太湖之間居民盡事屠習獨沈文寶家闔門好善每日隨便用錢買禽魚放之村中皆笑爲迂人沈樂行不倦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外餘排門並可插旗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嗟乎沈迂人一家行善而當一村三百餘家之笑難矣哉然使沈家怕笑改業則門首亦定插一枝小旗矣一村笑何如一家哭耶行善者不怕笑只怕哭便是脚跟踏實地人

也陳薦夫曰仁人捐未用之餘貲智士施不報之厚德使斷腸殘喘積命於鋒刃之顛令精魄驚魂回生於鼎鑊之際功德無量蓮池放生文載之詳矣夫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射利之徒因而網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爲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鑿池置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睨豫且之網又作枝人之羹是以放爲殺也江河林藪地利隨宜監以善信倏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外放生物家中宰割不除語云經營還債勝

於布施結會放生何如戒殺以至或壞垣而破蠶或覆巢以毀卵棄殰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

趙素華亭人往青浦探親夜行舟次見一人立舟上視之則亡僕也驚問之曰見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爲誰曰一湖廣人一則其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莫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門首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促棹歸里復遇僕曰

無怖也於路見有為君解者以君闔門戒殺故也及
夜吾不至則免矣是夕果不至趙得無恙王衡戒殺
文曰吾鄉自大父特製新親大賓五菜五案而已宰
人割牲則歌而獻賓非大禮不設蕎猶重特殺如此
姚龍懷戒特殺歌曰一物之命一人之舌命無再生
舌惟嘗悅盤內添羞廚中積血共業猶分獨冤難結
體在大夫牖脇猶節（禮大夫有牖則無脇有脇則無牖）又曰人之宜
戒者殺也更有味異家珍物非恒膳當擇其可戒者
先戒之物之最苦者死也更有死而不得速死其痛

楚更淡生而活煮以死其焦爛尤慘人當擇其尤苦
者先戒之因各次以詞戒田雞歌曰我勸世人田雞
休釣剝皮不死截趾仍跳兩手抱頭如嬰兒叫況彼
微軀不堪大嘸發政施仁先此無告戒黃鱔曰水寒
鱔寐水熱鱔寤怏揭釜蓋飛盤粱柱寸斷其身尾結
如故寧甘淩遲不蹈鼎鑊哀我仁人救此一箸（桐城縣洪
家巷酒店中曾遇此事至今洪家店不用鱔蓋烹鱔用冷水貯鍋誘鱔于中置石于蓋然後益薪焉）戒
鰻鱺曰鱧為烏魚影沒以生上朝斗氣慈母同情曲
躬護子俯首就烹母先子後恩重命輕百爾孝子捨

此杯羹（鱧玄鱧俗云烏魚夜北向而拱斗鰻以影漫之而生故名周學士豫嘗煮鱧見有鞠身向
上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故母先死而子後焉周因戒鱔）戒團魚曰我過吳
市見殺一鼈縮項淡藏撥尾以幾癢極頭伸握刀乃
切如是者三形魂方訣（鼈首最為難斷）此外百珍儘堪餐
戒鮮蝌鮮蝦鮮螺曰鮮蝌蝦螺戒之為正席酒杯羹
十百共命火熾水呼肉緊神逆君看沸湯一指難近
醉蝌乾蝦聊供觴詠（能全尤佳）戒賓筵節味歌曰古帝享
天十二籩豆今之賓筵每踰此數賓尊勝天主費踰
帝物命暴殄物價騰貴凡百君子舉觴毋易

取與第四

蘇州盤門外一賣油人嘗往城中大家見一小兒五歲珠帽金鎖遂起惡心抱兒荒僻處刦其金珠推兒於井勤苦經營漸致大富後妻生一子狀似所殺小兒心甚惡之至五歲時賣油人以天暑當風熱睡兒拔髻中銀簪戲刺其胸其父疑是蚊蝇舉手一拍簪遂貫心而死兒長遂擅其業嗟乎人知陽債利重不知陰債利尤重也賣油人殺五歲小兒天亦以五歲小兒殺之此王法抵償之常耳惟是珠帽金鎖所值

不過數十金賣油人勤苦經營遂至爲蘇州大富此兒一旦擅而有之豈止百倍於帽鎖之所值哉深可憐者賣油人十餘年間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嘔盡心血做盡牛馬摠是向債主借本錢替債主營利息一旦債主來到直入卧房算盤亂響立時將房舍園田地湖池服飾器具奴婢車馬并此算帳之算盤不得留下一个編成號簿盡還債主絕不拘陽間加貳加叁之常例也吁可憐哉陽債有倍息者則人畏之而不肯借乃肯借此十倍百倍之陰債其亦不學於王法乎哉

四川資縣張御史語其親鄧給事繼曾曰予巡按雲南日丙夜獨坐有緋衣人至前曰某爲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今何在神指座下示之果見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亦隱比復命有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兩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獲八百兩問何以減二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嗟乎人之好利無厭者爲貪多耳若然則

張公納同年之金合守錢神之所送便當湊成一千二百兩矣柰何明增暗減如江畔沙洲東長西塌哉凡爲官者前世必有功德今世必有福祿腳跟所到皆必有守錢神以供之然而不聞丙夜相見者何也蓋人多性急手癢遇財即攫其同年之金不待納於復命之後且所納者又不止二百金以及千金已也則守錢神亦豈便以赤手空言相見於燈燭之下哉不特此也人雖極清極高至窮至賤亦莫不有守錢之神以供之清而至於苦行律僧臨終必餘一盂一

衲窮而至于臥街乞丐死後必餘一碗一筐皆未有無所餘者也生時赤肉條條絕無所帶而來死時業識范范定有所餘而去然則人一生之財足供一生之用明矣强取妄求將毋為錢神所姍笑哉

鄞縣朱瑄弘治時督撫淮安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爾等近有異聞否吏曰里中有陸氏姦而橫侵奪其隣鄭氏之產以為園所餘惟作樹一本後陸生一子而啞忽一日指樹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稍長荒淫賭蕩家罄乃死蓋鄭氏後身也嗟乎侵奪者有二用勢者近於陽用計者近於陰陸氏姦人也必以陰取之故天亦以陰報之啞兒出世家賊難防滿腹煩惱愁煎向人前一字開口不得蓋其父亦吞啞若矣反不若鄭氏後身之荒淫賭蕩啞而樂也何益哉何益哉

朧右木門村有劉鑰匙逸者以舉債為業善規取人貲財如執鑰匙開人箱篋不異也故以此得名鄰家有借其債者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積累數倍并其貲財物產皆盡後鑰匙死鄰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脅肋之間顏光衷曰人間微子母錢存怨心亦是隨處作方便然無柰其知而不為何也債有所逼有至於令人鬻妻子典身畢命者矣變債以償豈為過當哉劉鑰匙身滅而名不滅悲夫

定遠狄令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叔欲之不與告縣且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立拘其嫂嚴刑拷訊於是悉追出其四萬金狄果得二萬金焉其婦積恨而死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頭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旬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而亡止一孫僅免無立錐之地矣胡孝廉曰某未中時與[illegible]家土樓上一日與室人倚樓梯說話忽公差數十到門齊聲叫拿拿拿勢如狼虎室人驚怖滾下樓梯立時胎墮予不暇問也母夫人向公差遍尾之[illegible]為馬錢至郡牌令羈候聽審勒借千餘金交訖召入後堂賜茶一杯而別細查並無原告也後此公病甚遍身生瘡每日落皮升餘帚之復

落血肉淋漓而終其病症與此痘瘄同塈乎病死者
世所謂考終命也乃有如此怪症如此惡病痛楚號
呼落皮徹骨經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慘固有慘於
刀鋸鼎鑊者矣乃其子訐狀不過曰某月某日終于
正寢而已愚者橫者遂曰某某且得善終天道何知
哉死者如啞人受杖無處說苦生者如盲人側聽但
聞杖響不聞號聲直聽曰官刑不痛而已矣
俞翀者專造鑽鉛假銀正德戊戌至晉陵貿易經賣
羊處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

明日主人他出復來增價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
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
其妻亦縊死不數日翀被迅雷擊死陳於湖濱四羊
亦死蓋其屍上遠近稱快嗟乎俞翀所知者用一兩
八錢之假銀耳豈知畢其夫妻二人之命哉乃夫死
妻死翀亦震死每人一命約止值假銀六錢矣哀哉
世之貪官汚吏橫糾土豪虐取人財以快已欲或虐
聲恫喝或設計網羅未必即有殺人之心也然而被害
之家財命相連有以驚怖死者矣憂憤死者矣饑寒

死者矣殺人者豈必盡以挺與刃哉陰律甚重槩從
抵償不拘賜罰人命致死之例也請以俞翀爲前車
宜興學憲吳願山無子有李生告之曰某得一種子
法但須損公家財之半能力行乎公曰能李曰方今
歲歉固天假公之會也乃列數事一細民錢糧兩數
以下者代納二在官小罪追贖者代完三城門設粥
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饋送五村落貧民親履給
米六置藥療疫七掩骼 骼 八造橋修街九修寺廟十
置義庄十一助學田十二出役錢吳公次第行之連

舉二子嗟乎李生所言似浩大難行矣然世間豈無
大有力如吳公者乎五福之二曰富正謂其積善有
資耳用物而物爲用謂之主人主者能用天下之人
者也主將者能用天下之兵者也財主者能用天下
之財者也有財而不用不善用則庫吏耳守藏神耳
曷云主乎哉
昔一女入寺欲捨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
寺者親爲懺悔後入宮富貴携數千金入寺施之主
僧唯令其徒代懺而已因問其故僧曰貧中二文心

力已竭藏其功德在富貴後千金之上故昔親戲而今代戲也嗟乎人之行善者但隨心量即滿可矣豈之二文錢已哉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三

性行第五

餘干陳生善醫有貧人病快幾危陳治之痊亦不責報後陳薄暮過之因留之宿其姑與婦議令伴宿以報恩婦唯唯夜就之曰君生我夫此姑意也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自語曰不可婦强之陳連曰不可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桌最後幾不能自持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迄明乃去後陳子入試主者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連聲呼曰不可不可最後又閱决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主者因錄之出榜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子歸語其父父乃言之後其子遂成進士嗟乎不可二字最難誠難矣哉旅客臥帷帳之間美人映燈月之下漏長燭短境冷情温難矣哉婦有三魔眼光落面妖態攢心骨熱神飛煙騰燄熾是謂火魔欲根萌動任督二脈潛開如隄將崩如溜欲决是謂水魔木火相烹形䰟互盪如輪不息如環無端是謂風魔三魔者三關也

斬三魔過三關無他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餓不乞虎餐渴不飲酖酒陳生之初曰不可也忍之說也兩鬬奪刀血流不解敗軍奪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速曰不可不可也堅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也狠忍之說也經云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幼如女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女淫佚報嗟乎敢不忍乎哉嗟乎忍不忍乎哉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窻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其父夢郡守送旗扁鼓吹甚盛扁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遺公公益悚然後成進士仕至叅政嗟乎陳生速呼不可以勇勝陸公紿疾改期以智勝較陳生更省力矣紿疾而信必非莊語題詩而行絕無腐氣如此美少年亦何嘗不風流醞藉也乃世人必唾之曰腐又必自解曰何傷天下人飲何傷二字之酖者豈少哉昔寶蓮香比丘尼妄言行婬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然墮無間獄向疑其已重及考之群書稽之古德始知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眉額之間痛纏心骨之內故殺其人者多得陽報婬人者多得陰報也今奈何無故教人挾白刃而刺人三世之腹哉此而曰何傷寶蓮香之事可鑒矣

憲副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爲辛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主科名神人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捐貲懇友高松聲精楷金剛經刊板歲施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廿九名已未會試第二名其疑夢中名次之爽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也蓋鄉會榜紙皆白殿榜紙獨黃云嗟乎汚婢者其勢順其

事易人幾以此爲家常茶飯矣乃主科名之神人獨如是之嚴刻何耶不知人家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强半繇此葢人賤則逢迎必工地近則口舌多有或姤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脣而叛主况彼負妖淫之質處骨肉之間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又其甚者遂有外宅之兒花生之女後人不察狎比如前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傷風敗檢所不忍言人特未之思耳不然主科名神何嚴人家常茶飯之禁若此哉雖然項公本中也而以汚少婢

削之已削也而復以戒邪婬行善事得之謝上蔡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信哉

桐城何相國文端公諱如寵爲少宗伯時偶寓樅陽鎭之古道庵一日赴酌張燈步歸遇某姓子醉亘擄而來從者呵之遂肆詬詈且大吟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燈籠而去公約束僕從不許問次早其父携子跪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日未出庵門汝誤耶卒置不問謹按涅槃經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或曰何以見之曰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今人不知此爲福德相而本身恥之曰受辱旁人鄙之曰軟弱此真心之所以日熾也不知辱不辱在彼受不受在我聞詖言而心喜者是受諂也聞詬言而心怒者是受辱也必能不受耳聽何傷如火燒空如風吹地人當受打受罵時但自作念曰彼來成就我之福德相而已槃孰甚焉相國如此况其下者乎

棣塘陳艮謨曰正德三年間州中大旱各鄉無收惟吾村賴堰水大收明年又大水吾村頗高阜又獨收

兩次州官槩申災俱得免租因得買各鄉所鬻田産及器皿諸物價廉而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奢侈相尚食必肥鮮衣皆美麗舊時朴素之風盡變予告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姓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叔兄稍動念曰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遭回祿嗟乎奢侈之爲

禍至此尚書豐稷每言吾少時親見雪竇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獨盡爲災衆盡爲刼夭以其所甚惜之福與人人不知惜而天自爲惜則兵荒疫三刼生焉有父於此以其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舉而授之子子不知惜而衒諸九達之市市人過者盡挽其裾而奪示之不至於碎裂者幾希已其父見之必奪珠收璧而去加以楚撻乃已兵荒疫三刼者亦天奪珠收璧之法也福之可惜奚啻珠璧哉雖然不知惜見在之福者奪以力者也不知惜未來之福者

奪以心者也奪以力者禍將去之奪以心者禍并不來矣金谿灌足段氏風華玉櫃盛泉王家豪舉王廣津於我乎何有而談之則舌端津出姤之則耳後風生吁可憐哉

陶侃自强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嘗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范文正公仲淹日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晝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嗟乎此數語者陶范二公勳名蓋世根本也二公如此況其下者乎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孟氏以爲近於禽獸乃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更有禽獸之不如者矣寧止近之哉故勤惰者人獸之關也人勤非難能自知其不勤者爲難能自知其勤而實非勤者尤難不自知其不勤者豕也終日勤而實非勤者猿也豕梓匠輪輿之晝寢者也猿毁瓦畫墁者也二病異症一藥治之曰有日紀功過格之法在

敬畏第六

張九成字子韶自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閤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嗟乎若子韶先生者可謂畏聖人之言矣竊怪古人於聖賢書則肅然畏敬若與神明爲伍及至覿面見鬼神殊形異相對之儼然無畏怖心今人二者皆反是何也蓋人必有所畏也然後能無所畏能不畏敵者畏將者也能不畏刑者畏法者也能不畏鬼神者畏

聖賢者也雖然畏聖賢者非不畏鬼神也不畏之于其殊形異相之時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者鬼神之德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畏鬼神之法也十目所視烱烱光明十手所指森森羅列蓋鬼神之殊形異相儒者所不必言而其理已具矣今人見鬼神形聞鬼神語無不畏者而閒居則一無所畏反疑報應爲荒唐誣神靈爲虛誕問其故曰我不見也不聞也若然則聖人當曰視之而見聽之而聞爲鬼神之德矣夫視之而必見聽之而必聞則

鬼神與物爲二矣又烏能體物不遺哉故不可見不可聞者鬼神之常也其可見可聞者鬼神之變也聖人從其不聞不見而明其有愚人因其不聞不見而執爲無夫人之見聞所不及者多矣又安能一一槩執以爲無耶田夫野嫗未嘗近紫禁之聲容而必納公家之租稅曾玄雲礽未嘗聆祖宗之謦欬而必掃先世之墳墓人未有疑之者也不特此也眼能見色人未有自能見眼者不因其不可見而執爲無眼者何也耳能聞聲人未有自能聞耳者不因其不可聞而

執爲無耳若何也脾腎心肺肝膽腸胃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矣不因其不可見不可聞而執爲無脾腎心肺肝膽腸胃者抑又何也且人以其不見不聞而遂執爲無則凡其所見所聞者俱當執以爲有矣聞松濤者不可謂松邊有水聽石鐘者不可謂石內有鐘盆中見月天上之月遠而盆中之月近乃竟以盆中爲有月可耶鏡中見面本身之面不可見而鏡中之面反可見乃竟以鏡中爲有面可耶然則事之有無君子惟審之於心斷之以理不係于聞見與不

聞見明矣何獨疑於鬼神哉蓋聖人所畏者不見不聞之鬼神也故顯則畏之于駿奔對越之間幽則畏之於爾室屋漏之際愚人所畏者可見可聞之鬼神也故往往畏之于衰敗之候篤疾之中然見而後畏畏而後信晚矣昔有鬻徐夫人藥七首者曰以之刺人血濡縷立死愚人不信也久乃竊而試之急呼人曰果然聲絕而氣亦絕矣人之待見鬼神而後信者何以異此悲哉若張公之對大編若與神明為伍此真能畏聖賢者矣即真能畏鬼神者矣

翟林嘗送程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諸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龜山聞而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于人也從可見矣苟於似人者輒生慢易則於其流也必至忽人矣

鼎州符仲信白手成家年三十五死至陰司遇故舊數人皆平日所周急者也呼曰恩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心好施濟故能起家壽至五十有九以不焚香暱起晚今皆削盡數人曰此二事皆小過何至於此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祖宗之心暱起晚即是有多溺之意豈是小過符甦以語人曰吾不起矣果卒嗟乎無不敬三字禮之綱也敬則必以事天地祖宗為首矣此而不敬則其敬心之存者更復幾何恣肆萬端自此而始矣不然何以遽奪其二十四年之算哉清晨炷香必躬必敬子孫效法而知敬親僕婢觀瞻而知敬主既以盡心即以成教此即古聖人郊社禘嘗治國如指諸掌之微義也且為時甚暫為事無難然而躬親之者

十不二三至於拜懺延生誦經祈福必躬必敬猶或有之豈知延生祈福之道反在極暫極易之中耶

胡翼之先生瑗教授有方番禺大商遣子來學子佻達盡費其所賫金臥病逆旅中父來視之因攜謁瑗言故瑗念是宜先動其心而後可誘使入也手一編授之曰讀是可與進學矣其子歸發視則素問也讀未竟惴惴懼夭折痛自責悔瑗誨之曰知養身則可以修身矣其人感悟卒成學者嗟乎懼心之入道如此身病易治心病難醫感應篤心律者治心之素問

也苟有醫王神而明之卧維摩之榻病起大悲拈善財之草藥遍大地矣

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爲驗命四各持滿水周行堂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旣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誌公曰彼正畏死猶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誠能如此恒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矣嗟乎誌公所言恒懷畏懼四字與聖門主敬之學何異但世人放心已久不但常懷此心者難

即暫見此心亦難不得不借死囚以爲驗耳人非帝王何從取死囚而驗之哉唯此心無從自驗他人又無從代爲驗出于是大膽之人遍滿天下矣欲驗此心先除依傍人少則依父母長則依兄弟出依朋友入依妻妾貴依吏胥富依婢僕老則依子病則依醫晝則依日夜則依月無月依燈無燈依伴無伴依鄰無鄰則自依勇者依其力慧者依其智壯者依其氣一無所依則無所傍依傍心盡但餘畏懼畏懼心生可以入道畏懼心盡可以入魔

阿那律於往昔世本一刼賊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燈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即時捨惡從善諸惡漸滅遂証道果嗟乎以盜賊而証道果亦不過因此悚然二字而已然人之愚者恣意直行不聽人說悍者大膽到底怕惹人笑是以悚然之人絕少也豈知此二字撥轉甚易效驗甚神有如是轉移之大力量哉善乎朱文公之誨廖德明也曰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琹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

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今汝赴官起心之處動念之時俱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爲芥蒂德明拜而受教蓋德明少時曾夢一神題其謁刺云宜義郎廖某及登第果授其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行故文公因其恐心而開示之使德明非此一點恐心發動何繇得聞朱夫子之至教其到任所行善事必不能若是之警策矣烏能轉宜義郎而爲侍郎哉

南昌李令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頹損基址湫隘遂作新廟於縣南徙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子在傍戲曰夫是謂之重泥李公怒責之共人惶恐而退至夜忽被陰司追至一官府曰汝何敢侮慢先聖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是更不識字卽自巳姓名亦不識謹按明嘉靖間張永嘉以塑像非古議易木主徐華亭相國時爲編修猶引義力爭至斥外補司理而不悔前輩之重聖像如此況新學宮移聖像何等盛舉而士子敢爾決杖二十宜哉嗟乎今之

亘古之像也三教各有聖像然二氏之徒一寺一庵一觀一廟皆各奉有聖像儒者之徒不然而公奉之於學宮則儒之所以報本反始者舍此公共數椽而外別無勺水之將瓣香之敬矣乃此數椽又往往頹敗傾欹議同築舍反不若玉清紺宇鹿苑招提朝持疏而夕落成也貧兒養父貴子棄親言之涔涔淚背矣尚何言哉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四

太上感應篇序

文奭以掃先祖中憲公墓兼謁[illegible]餘至九月廿四日夜夢一羽衣人至予泣拜之弁呈以詩末有借問小人曾有母如今果在夌風臺之句良久見先慈大人至曰兒病痱乎可誦太上感應篇勤而行之兼廣勸導無怠予泣而寤次日從予友鮑子旻來見感應篇具以夢告旻來曰予久許梓感應篇註以獨力難成因循不就致爲神明所呵功名蹉

跎示警夢寐者屢矣今當力成之予因同心考訂薄助梓工以資先慈冥福清晨必淨心捧誦一卷因省生平但覺愧心悔心恥心懼心並集數日而痱果愈因念太上慈悲普濟迷鈍禍福明其自召善惡原於起心示以諸神在人頭上在人身中德盛者體物不遺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訓以上天降福三年降禍三年生物者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指人心病作人心醫長人善根塞人惡源種人福田拔人禍本如是功德不可紀量我因慈訓得捧眞詮乃稽首涕零而

作頌言

太上垂寶訓　慈愍世間人　禍福不自天
一切從心造　善心起未爲　吉神已隨之
其惡心起者　凶神亦如是　今人云行善
動云力不足　但作此見者　即爲心不善
譬如貧窶人　衣裏有寶珠　將珠出市賣
錢帛已無量　若還貧窶者　不知有珠故
太上訓三善　名爲語視行　有口不語善
終日豈默坐　有目不視善　未見合眼者

有身不行善　晝夜亦勞碌　以此内自省
行善非無力　但隨心所及　善量悉圓滿
昔有乞丐兒　適當賊擾時　城中嚴奸細
不容乞兒入　以此居城外　夜棲破屋中
忽聞寇賊來　唧唧人馬聲　乞兒起自念
此賊夜襲城　城上梆鈴稀　燈火半明滅
當因人倦寢　此城必屠陷　我當間道去
救此全城命　既作是念已　趨城下大呼
城上人驚覺　金鼓一時鳴　矢石及銃砲
亂向暗中擊　賊徒大驚駭　棄其雲梯去
以此一乞兒　救此百萬命　今言無力者
孰如此乞兒　請視此乞兒　功德有量不
所以下下人　能種上上福　起心若行善
力無不足者　又有作過人　不欲持此經
心中常思念　我罪已深重　勿復言鬼神
徒爾增恐怖　不思太上訓　改悔便轉禍
改爲積善種　悔爲滅罪本　惡既由心造
還即由心滅　譬如冬月水　凍結即成冰

及至春煖時　是冰還爲水　則知冰與水
性本無二故　又如劣手棊　半局已大敗
忽遇善奕人　指點及教導　是人能信受
局終反得勝　若仍復敗者　當由不信故
昔有一老僧　焚修關聖祠　道行甚清潔
勇猛修善事　適當賊擾時　夢神來告語
汝明日合死　有賊乘白馬　名爲朱二者
是汝宿世寃　汝合死伊手　稽首向神言
今生頗行善　願慈悲救護　神言無救法

救則汝自救　清晨鳴鐘起　有賊入山來
擒僧命引導　何山有財寶　何洞有婦女
速速導我去　不然便殺汝　僧忽自思惟
我業已合死　今復導彼去　掠財淫婦女
是謂業上業　雪上又加霜　枷上更着杻
便起呼賊言　我不復導汝　汝非朱二乎
吾命終汝手　是賊大驚駭　汝何知我名
定是聖神僧　僧告以夢故　朱二自思惟
究報無窮已　神言不救汝　即是救汝法

汝不導我行　是即汝自救　我汝俱解冤
稽首神前去　故知禍可轉　太上無誑語
急向生前改　莫待死時悔　改悔一由心
無罪不滅故　又有小根人　受持不堅固
今日行微善　望報在明日　不思太上訓
久久獲吉慶　太上所說經　猶如天上雨
人生所行善　猶如地下種　雨澤無有二
地有肥瘠故　受命有厚薄　遲速亦如是
勤勤力耕耘　及秋咸收穫　種遲便棄捐

無有收穫處　亦有行善者　暗中神護佑
愚人不自知　妄言無利益　展轉生疑謗
譬如癡騃兒　身立頹墻下　持菓手內嬉
恬不復知懼　其父急趨來　提兒向別所
墻倒兒命存　啼泣向母言　父奪我菓去
又如覆舟人　扶板至洲岸　貲財皆蕩盡
衣被亦漂沒　稽首謝神靈　賽願更還福
乘舟不覆者　不復言神佑　所以大善人
精勤無退轉　福向緩中生　禍向暗中滅

因果報應中　分明向人說　修善受苦者
為善未熟故　至其善熟時　自見受樂報
稽首太上尊　普度一切眾　心生一切善
善生一切福　若人受此經　信行及勸導
是名為法施　功德不可量

感應篇備註

語善註

太上之訓曰吉人一日有三善凶人一日有三惡皆以語善語惡爲首而一篇之中於口業不啻再三致意焉曰誑諸無識曰謗諸同學曰虛誣詐僞攻訐宗親曰是非不當曰諂上希旨曰貶正排賢曰自罪引他曰訕謗聖賢曰毀人成功曰形人之醜訐人之私曰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曰干求不遂便生咒恨曰見他失便便說他過曰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

能可稱而抑之曰恚怒師傅抵觸父兄曰恐嚇于他曰怨天尤人訶風罵雨曰鬭合爭訟曰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曰口是心非曰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曰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曰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曰左道惑衆曰謾驀愚人曰咒詛求直曰自咒咒他曰晦臘歌舞朔旦號怒曰對竈吟詠及哭曰對北惡罵以上諸業皆出于口蓋口業兼筆舌二者而言天下惟口業最大唯口功德亦最大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天地君親師乃師之功德所以與天地君親配者在此筆與舌而已儀封千古隻眼一見孔子便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者金口木舌所以教人孔子之功德至于千萬世或尊之以公或尊之以王或尊之以師而其後裔自漢元帝已封褒成君平帝封褒成侯魏文帝封宗聖侯晉武帝封奉聖亭侯元魏封崇聖侯北齊封恭聖侯周隋並封鄒國公唐初封褒聖侯玄宗改封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其後遂多以聖裔仕兗州及令曲阜以奉先祀宋因之至仁宗時改封衍聖公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即今曲阜）如故元因

之自明以至于本朝一姓之內一衍聖公一曲阜令一博士而山東鄉試又特中聖裔一卷分爲耳字號每科不絕其子孫之貴衍若此非止若虞賓三恪而已廟貌遍于天下非止若堯舜禹湯文武僅一祀帝王廟于京師而已孔子之流傳後世者自删修定贊以外其以筆教者惟春秋一書以舌教者惟論語一書故孔子生平言博學便言審問言學而不厭便言誨人不倦蓋口之功德至大若此（大旨本周茂叔先生）楞嚴經曰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言有方分理無窮

盡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維摩經語諸天女
有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
終不盡一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其發心是名無盡
燈也或問周茂叔先生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
也曰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蓋人行一
善事止於本身增一功德若勸化得一人爲善則世
界上遂多一善人若勸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界上
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舌又可轉相勸

化以至于百千人人無窮盡若筆之於書筆以傳筆
又可勸化于千百世世無窮盡如是善根流傳永無
窮盡故行善如樹之發枝枝條雖盛枝不離幹幹不
離根止于本身語善如稻之播種種以傳種自后稷
至今種無窮盡食亦無窮盡然則太上以語善爲三
善之首又何疑焉至于語惡之業尤爲重大孟子欲
正人心而以息邪說爲首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乃其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予向竊疑其過當弑父弑

君天地所不覆載而以爲邪說之罪何哉及觀羅仲
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言曰天下
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
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見
君父有不是處耳見不是者即邪說也楚世子商臣
如王之將黜之以告其師潘崇潘崇曰能事之乎曰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遂以宮甲圍
成王而弑之夫以弑父之大逆極惡而變其名曰行
大事是何異于後世橫議之徒變盜賊之名爲好漢

而開千古之殺機變淫奔之名爲風流而鑿萬世之
淫竇然則商臣之弑父則潘崇之邪說有以啟之也
東魏徐之才等勸齊王高洋受禪婁太妃曰汝父如
龍汝兄如虎猶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
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
位耳遂篡東魏楊堅既秉周政后獨孤氏曰騎虎之
勢不得終下矣遂以篡周然則高洋楊堅之弑君篡
國則之才獨孤氏之邪說有以贊之也慫恿之爲惡
一至於此宜孟子淚懼而痛距之又有一言諂旨而

禍延家國如唐高宗立武后未决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遂以定立其後革命稱周殺唐子孫殆盡而勣子敬業卽首難武氏亦族之禍蓋天下受其流毒家族亦受其慘報不過一言而已又有一言而禍延宗社潛移鼎祚者如漢孝成以日食地震吏民多以王氏爲言辟左右問于安昌侯張禹禹欲自託于王氏顧謬以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爲對而反詆言王氏者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帝遂不疑王氏而卒至新都篡國舉二百年火帝之祚而斬之亦不

過一言而已至若孔熈先犬豕之言一出而范曄遂以稱戈劉宋孔熈先欲搆范曄爲逆共立彭城王義康曄猶豫熈先以曄無內行故激之曰丈人奕棊淸通不能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不亦恥乎曄遂决此語之惡用於激發者也蘇軾枉死鬼叔孫通之嘲一倡而洛蜀遂以分黨相司馬光薨國方有慶事禮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嘗笑曰君未知禮此枉死鬼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爲讙然頤怒遂成隙分洛蜀黨交章相論劾此語之惡形于戲謔者也劉弢有專功滅口之搆而侂胄定逐汝愚之計劉弢有憾于汝愚謂韓侂胄曰趙丞相欲專定策功自予行且逐君滅口矣侂胄懼問計曰惟內批除臺諫擊之耳此語之惡用於離間者也李林

甫恐嚴挺之見思而誘使稱疾求見因以散秩便醫之說錮之忌李適之見親而誘使言采鑛富國因以華山本命之說傾之玄宗嘗問嚴挺之安在林甫恐上用之因召其弟諭之曰上甚相念可稱疾求還都一見可大用挺之喜具疏上林甫因曰挺之老病宜授以散秩使醫藥挺之坐是終廢又誘李適之使言采華山金鑛帝問林甫則對曰華山陛下本命所在鑿之恐有傷帝因是疎適之此語之惡用於誣誘者也以至荀卿倡性惡之矯說而眉山推本以爲致李斯之焚書竹林高放誕之淸談而夷甫臨刑始追恨虛無之禍國王衍臨刑曰吾曹使不祖尚虛無猶可不至今日及後世論厭中庸議求奇詭贊水滸爲忠

義而揭竿斬木者奉爲枕內之陰符桐城民變其魁就縛時搜其篋有圖點秘書則水滸傳也美卓氏爲民緣而鑽穴踰墻者推爲桑中之嫡矢啞道學爲迂闊而師儒子弟咸有飛揚跋扈之雄笑禮法爲虛拘而飲啖喧譁不勝投石超距之勇或斷取六經四子之章句閒佐恢諧或改竄先儒古德之格言戲供調答一倡衆和咎有攸歸此語之惡形於議論者也黃山谷好作艷詞而秀師訶其誨淫恐墮泥犂惡道山谷爲艷詞秀禪師曰汝以艷詞動天下淫心恐生泥犂耳山谷乃絶筆劉河間僞造古史後郡官疑其通賊不免凍餒

危身劉炫河間人因牛弘購求遺書炫僞造連山易古魯史百卷上之被訟遇赦免死後賊起其門人多在賊中郡官疑其通賊閉城不納凍餒而死以至稗官野紀逞胸臆以
肆譏彈小說歌謠訐陰私而行排訕周秦冥會陷太
牢以不赦之條周秦後紀乃李德裕門人所造僞云牛僧孺撰德裕搆之曰太牢著書自稱與先朝帝后相見有不臣之心百升上天搆明月以闔門之禍或
羅列忠賢之姓氏撰成鉤黨之書或編次瑕昧之語
言文以駢麗之體或匿名以騰謗或假手以借刀或
爲歌後之腔或作打油之調旁誦者莫不啟齒當局
者咸以腐心生結碎首之究後墮拔舌之獄若夫傳

奇風化所關陽明至言不易揆諸當日優孟衣冠之
意亦備後世激揚懲勸之文如琵琶之剪髮荊釵之
投江覽其事則千載如生誦其詞則九原可涕青袍
覆闔中之女燕山瘞鋤下之金百種之中勸箴咸著
四聲所被觀感殊多即至王瑞蘭雖諧招商之侶而
虎頭山寨曾全刀下之遊魂崔鶯鶯雖抱月下之琴
而白馬提軍亦救高堂于險阨事雖非正情尚有因
豈意濫觴至於今日盡譜淫詞爭翻新曲花間月下
舫畔樓邊片紙單縑便綰同心之結游尼野嫗群牽

月老之絲石榴車中棄父母如敝屣牡丹亭側誣神
鬼爲牽頭榜唱銅龍無不偷香之才子屏開金雀無
未識面之佳人似天道之福淫合群聲而吠影標風
流之赤幟滌器無慙壽俊少以烏頭竊鄰自喜宣淫
放誕長此安窮漸盈惡子之車應付咸陽之炬此語
之惡形于撰述歌詠者也然則語之造業最淺流毒
最廣明明若此喋喋何爲而世之認賊作子者方且
美之曰口才亦有拒諫飾非者方且恕之曰口過自
非太上並其名曰惡更列于一口三惡之首亦孰知

舌頭三寸筆下數行招身家之重殃受鬼神之陰罰
若是其甚哉雖然太上訓作惡者以改悔爲轉禍爲
福之道他惡改之爲難他善積之亦難或限于力之
所不能或迫于時之所不逮唯改語惡而積語善止
在一掉舌援筆間耳改惡無易于此積善亦無易于
此者東坡居士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
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
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
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吾今世及

未來際永斷諸業是以筆刀一轉便堪翻貝葉于毫端舌劒纔回已可吐蓮花于腭上及江淹之未禿幸張儀之猶存（儀說楚囬歸問其妻曰視吾舌尚存否曰存曰足矣）無假錢財不需勢力捕賊即用作賊者解鈴還問繫鈴人皆可立轉善因同登福地不聞宋塾師之事乎宋登爲塾師善于誘掖熙寧九年長子宋綰已成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弟績及二孫皆一榜進士神宗顧而笑之王恭曰此其父至誠訓導所致也此塾師語善之效也又不聞賀幕賓之事乎秀水姚思仁廵按山東

河南上疏請賑饑民所全活以數萬其稿出于幕賓賀燦然之手冥司註賀爲首功暮年登甲位至吏部此幕賓語善之效也章仔鈞仕閩王審知守建州其將邊鎬王建封有罪當斬夫人練氏言于仔鈞曰其才可惜何不從寬因密使遠逝二人遂奔江南後南唐命查文徽攻建州二人已貴從行城陷議屠之時仔鈞久卒二人入城授練氏以白旗曰植此于門可以無虞練氏舉旗返之曰非盡赦建民妾不獨生二將請于查查許之一城皆免練氏子一十五人孫六十人皆貴夫以千萬之命累世之榮而練氏以前後數語甚之是婦人語善之效若此無問男子矣薛文清瑄犯王振之怒適被彈劾罪已莫測振有蒼頭哭于厨下振怪而問之泣對曰聞薛夫子將被刑故也振意解而瑄以全夫以理學淵源從祀孔廷之大儒而蒼頭以一言救之是蒼頭語善之效若此無問平交矣優孟抵掌談笑而叔孫敖負薪之子孜蒙寢丘四百戶之封敬新磨唱和詼諧而中牟諫獵之令得免亞子馬首之戮（唐莊宗獵于中牟怒其令諫叱斬之敬新磨追擒令數其罪曰汝何不空

此田地以供天子之獵罪當死群伶唱和莊宗笑而赦之）夫以賢相之後裔賢令之死生而優伶以一言動之是優伶語善之效若此無問冠蓋矣推而論之况于國祚千百年之綿永或繫宰執之片言群黎千萬人之死生或在省臺之尺奏司成督學之誨掖人才茂於雍庠賢紳名士之叮嚀淳俗還於閭里其語之善自家而鄉鄉而國國而天下天下而後世其功效更有不可殫述者哉雖然語善有其本焉舌者心之苗也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螺贏負子異類而

可使相化者誠也秦越人之治病洞見人五臟癥結故能知趙簡子於夢中起虢太子於死後而人不疑者通也江河載舟小大弗拒艨艟舴艋擧趨如鶩者平也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嘵嘵焉竊先賢之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唯人掩耳而過之正犯太上所訓口是心非之戒耳語善云乎哉

余於丙申之春移榻與老友若侯先生病榻相對時視病者爲令五弟翼侯因及感應經語善爲三善之首遂思　三大聖人皆無位而與天地參不

過空言未嘗見諸行事也中間反覆陳論古今時變燈炧漏盡乃至達曙翼侯笑曰今夜所談殆三萬餘言吾兄若俟乃忘其病閱月而若兄此註以成余讀之狂喜亟爲摘出先諱裘氏以暢同志之懷春三月鮑祖彪紀事 鮑字曼殊江寧名下士註感應篇三繹曰義繹曰經史繹曰聞見繹註未竟而卒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五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罪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註

篇中於人之過皆一言而蔽獨於取財之事不啻十數致意焉首曰殺人取財曰棄法受賂曰滅人自益曰耗人貨財曰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曰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曰擄掠至富曰貪冒於財曰假借不還曰以

爲雜眞採取姦利曰貪婪無厭如是等罪以下已經總結通篇訖復專提出諸橫取人財者及取非義之財者兩段與枉殺人並重嗟乎痛哉財之迷人最深而毒人最烈也蓋財之爲毒與生俱來與生同去而無間終始何以見之凡孩之初生未開眼時卽便欲食旣開眼後漸欲貪色此食爲財根色爲慾根之由也故食與色皆與有生同來而食較先凡人之漸老則慾念早衰而財利之心月甚一日至蓋棺方止此財念與慾念雖與生同去而財念較後也蓋凡人之

罪過皆爲己身獨業惟婦爲合業而財則爲共業故財之爲物如九尾天狐能千變萬化以悅人之眼耳鼻舌身意使之各暢其欲各遂其求又如藥中甘草能和百味故尊爲國老無論君臣佐使獨不可闕試以一人之身論之戚族得之而加親賓友得之而加密妻得之而加和子得之而加順姬妾得之而獻其逢迎僕婢得之而奉其使令且恩非此不浹怨非此不解冤非此不伸生非此不養凡人皆然而有爵位勢力者尤甚蓋爵位愈高則規模愈侈勢力愈重則

資用愈繁或謀其爵位勢力而多費或保其爵位勢力而多費大抵若不可得已者且前後左右妻子姬妾戚族賓友僕婢人等有種種覬望則有種種情態有種種盈縮則有種種忻怨其徵糧比稅之法不言而酷如敲朴不動而急如星火能令求財者雞鳴而起無窮不饜取財者竭澤而漁無微不括且圖了事竟心不顧背理害義初猶出于無奈久漸習爲固然因之破衆小家以成一大家毀衆小富以成一大富譬如易牙殺子以進桓公桓公甘之但知美美不問

其爲人之子肉也又或費廣者難給欲奢者難酬乃至破衆小家不能成一大家毀衆小富不能成一大富譬如毒蟒腰腹數丈餓火內燒但飡虫蟻雖殺百千萬命且喫且餓終無飽日于是乎有殺人取財者于是乎有棄法受賂者于是乎有減人自益者于是乎有耗人貨財者于是乎有破人之家取其財寶者于是乎有強取強求好佞好奪者于是乎有擄掠至富者于是乎有貪冒于財者于是乎有假借不還者于是乎有以僞雜眞挾取姦利者于是乎有貪婪無

厭者而總之曰橫取人財故太上則于總結之中說明感應之報曰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值又恐人疑其殃止于眷屬而不及其身也又曰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嗟乎莊誦聖經危哉斯言痛哉斯人也　太上若曰汝之取財以奉身也不知死亦及之矣身既不有何有于財汝之取財以養妻子家口也不知妻子家口且因此而致死

喪矣妻子家口既不有又何有于財嗇亦可憐矣亦可悟矣不特此也道藏云凡人間財食陰曹有掠剩司以主之有無數掠剩鬼神但過本分即爲掠去佛說人生所有財帛爲五家所共一曰國王君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故人雖至巧或能取其所無而天罔無心偏能耗其所有試思篇中所言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及妻子家口死喪諸事果人主之乎抑天主之乎莊子曰人滿則天槩之槩之者耗之也小者可以耗人數旬數月

之積矣大者可以耗人數年數十年之積矣又其大者則祖宗之積與其積以貽子孫者并耗之矣然則其求富者乃所以求貧求積者乃所以求耗也豈不于孳孳爲利之初心大相違背也哉今試問諸橫取人財者一生以來亦曾有妻子家口之死喪乎亦曾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之破耗乎有一于此則是諺所謂前門逐狼後門失鹿不如不逐不失之爲愈也若夫人愈取而天愈耗天愈耗而人愈取取與耗如環之無端人與天相鬬而不息天亦

無可如何直弃其取財之主人而奪之金玉仍自滿堂禍患一朝卒至丹漆色猶鮮繡楹珠簾辭舊主舞歌聲未絕分行逐隊屬他人慈氏低眉而歎之曰哀哉莊士搔首而評之曰晚矣到此方回思曩日之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種種破耗以及妻子家口紛紛死喪猶有家之可破尚有淚以揮人總是皇天一片婆心百般苦口無非求橫取人財者小懲大戒回頭是岸而無如其冥然無知悍然不顧以至于此極也嗟呼天乎天乎豈得已哉豈得已哉故太上

舉而示之以告世之見金而不見人見人而不見天者早早回心牢牢忍手莫待臘月三十日到來手忙脚亂不迭也或曰橫取之病已悉之矣其治之之藥云何曰萬鐘於我何加焉儉者不奪人

不敬其夫註

夫猶天也婦以夫爲天天不可慢夫不可輕今不敬其夫者約略數種有以貴家女而不敬其夫之賤者有以富家女而不敬其夫之貧者有巳年少而不敬其夫之老者有巳色美而不敬其夫之醜者有巳多智能而不敬其夫之愚者有巳身壯健而不敬其夫之病者有巳性剛強而不敬其夫之懦者不知赤繩繫足好惡皆夙世姻緣但能舉案齊眉苦樂皆一生結果倘若不安天命自起厭憎無解今世之愁祗重

來生之業神誅可畏天報難容請看古來節烈之婦毀容截耳拚死捐生性命尚且殉夫他事豈暇計校又看眼前孀寡之妻永夜寒衾孤形隻影無不哀啼於死後何不和順于生前以此自思自警則世無可不敬之夫亦無不順之婦矣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註

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二句乃奉感應經者持身之關鍵憫人之凶樂人之善二句乃作感應經者救世之心源葢見人之凶者憫之曲加勸導使其回心改行則能令人諸惡不作矣見人之善者樂之堅其志揚使益勇猛精進則能令人衆善奉行矣太上感應篇一經全從憫人之凶樂人之善而起憫之云者以慈悲之心行方便之法葢世之惡人其惡之初作不過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勸禁即惡之既熾猶有一念之

明豈終不可救解唯世之爲君子者拒之太甚激之使堅即或勸以名義動以禍福到底人我之意不化痛痒之意不關彼凶人血性剛强偏執自用靠此化他如何化得孟子云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又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又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其子酗酒持刀逐人其父聞之被髮徒跣奪刀而回子雖醉中必然醒悟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涕泣而道之至情感動其兄亦必放下弓矢某禪師經行禪院忽一大蟒

張卩向之徒衆皆懼師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究親一挨以杖趣之其蝽徐徐而去又昔佛在時游化諸國獨有一國化不能從及遣目連傾國而至衆疑問佛佛言此一國人于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本一樵夫因採薪觸著樹枝羣蜂驚擾爭欲螫之目連謂曰汝等大有佛性但以惡業流轉至此今也尚以小忿欲逞毒乎願我早發聖果首度汝等是時羣蜂若有所悟領納在心今故見之悉皆隨願今欲勸化凶人者實實憫其愚癡憫

其暴戾憫其造業而不悔憫其受禍之不遠真心誠意視猶一體如慈父之救醉子如悌弟涕泣而勸其兄如某禪師之化毒蛇如目連之化惡蜂果能如此世間凶人那有箇化不得

慈心於物証

子革子曰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于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于恕故也此心之弗失可以事帝可以格天可以入道古之制字者兹心爲慈如心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善夫

非禮烹宰註

游士任戒殺論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勇爲之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爲異端之學嘗著論告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爲教是未考于聖人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于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人之教蓋如此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群弋不射宿釣而不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爲祭而殺然在天子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

剛鬣柔毛曰肥腯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

二羹胾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曰魴鱮曰鰋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人日斷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饔飧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雁之外鶩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誅逮犢麛殫山之族而醢脯之雁腎雉腒下及卵胎殫林之族而熬烹之鱣鮪鱘鰉細及螺蠣殫水之族而膾炙之又復薌之蓼之桂之薑之極鼎俎之芳竭易牙之巧憾不頓四極以爲綱也憾不鼓龍泉而爲割也將使鷙鳥不安于其林狒

獸不寧于其穴聖人之教寧有是乎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煦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獸不狘鳥不獝魚鮪不淰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嗚呼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而有父子蜂蟻而有君臣鴻雁兄弟雎鳩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烏鳥爲其母反哺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鹿麑於矢其麛反顧惻之射者未能

不憮然也鶉將就食感王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亾哉而悍夫忍人誣物爲無知既日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誣爲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于不仁之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吾知聖人之教以天地之心爲心而已矣

宋仁宗對群臣曰朕夜來饑甚思食燒羊群臣曰何不宣付有司帝曰朕乃偶饑恐耳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啟無窮之殺噫今之上臺每於非時取食物至令在下有司於常供之外別事烹宰以備不時之需究竟所食者有限而殺業已無窮矣曷不取仁宗之事而觀之

王衡戒殺文云余性不喜殺生客有勸余爲戒殺放生文者恐吾黨之不盡降心也因雜錄古人警語數條而復申之以言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習而成惟是生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心最眞且切孟氏言遠庖廚以全不忍不佞獨請近庖廚

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傍慘痛萬狀不三日而鼎俎在前漸覺腥膻而不可食矣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食禮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惟祭祀與賓客耳末世祭祀簡略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且無暇旁引猶及聞之先大父吾鄉饗新親大賓五果五案以爲則也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重事也其親知相聚則鮭菜隨常而已有不速之客來不設別席坐于主人之右而已奢濫至今陳列十

倍于前尚嫌無下箸處他邑間以蔬菽點綴獨吾州
專尚豐肥烹宰更多夫一槕十有二物此天子之俎
也日饋雙鳴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宴會皆有之此
何禮哉古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尚可憫
痛況數巡之後一飽之餘目饞胃憎舌廣腸窄往往
飲止啐唇肉不減齒雖饗殺玉餚無異腐餘又何若
損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請與里社
約宴尊賓大小雜俎不得過十器常日款客不得過
五器其糖菓飣餖不在數內葷素間錯無宰重牲不

祠月日地方遇生則放略使與所殺之數相補庶由
禮食漸返古先雖然斯言而出于溫飽者之口人得
無笑其慳乎則又嘗思之矣凡人見乞兒丐婦跪求
殘炙則揮肱而逐之羈貧之士窮餓無歸則閉戶而
避之親朋故人稱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於此
甚慳而乃欲狠藉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
乎省一席之費可以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之費可以
合數日之歡其究能使姻族賓朋益親又非止養福
養財而已今俗尚甚侈可議非止一事而其初皆由

一事濫觴象箸玉盃相因而致若宴會從簡諸凡非
禮無故之費可以類推請先以食化爲嚆矢
虞淳熙戒勿食田雞說曰青蛙俗名田雞捕蛙者不
以釣而藏燈瓦屋提入田澤蛙趁之若飛蛾然先折
其股納於竹籠賣時截項剝皮刳腸斷趾刑慘于凌
遲皮名錦襖子脫下襖子形若嬰兒兩手抱頭入釜
尚能游泳其難死又如此慶春門捕蛙人王立病呻
吟如吠蛙捕者提瓦屋燈弃其舍知而駭去聲絕乃
死唐人謂蝦蟆月中之蟲一名天使食之者自遠桂

闕不食者應步蟾宮噫虞先生爲杭州言也而近日
江寧尤甚予嘗聞之輿夫言蛙死之慘與此相同竊
念田雞爲物甚微食之無益于口腹其死甚慘戒之
倍積於陰功既非筵席必用之珍又非牢籠常畜之
物若戒者既多則其價必減計捕者一日之所獲不
足以償其一日之工亦將改他業而營生矣余向在
淮安夢先孺人醒猶淚珠盈睫晨起讀感應經說定
內載福建林承美遇一禪師教之曰孝子思親痛哭
無益惟放生戒殺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

善奉行子在親還在子亾親自休作善親有益作惡
親有憂林承美感悟力行善事癸因發願截悔冀報
先慈於萬一除家中日食久戒特生及牛犬二物累
世不食外念人之宜戒者殺也乃有味異家羞物非
恒膳當擇其可戒者先戒之物之最苦者死也乃苦
之中尤有苦焉者則死而不得速死其痛楚更滚生
而活烹以死其焦爛更慘人又當擇其尤苦者先戒
之如田雞黃白鱔團魚鮮蟹鮮蝦鮮螺螄之類實爲
物死之最苦者尤宜首戒并各次以歌用告世之錫

類而好生者戒食田雞曰我勸世人田雞休釣剝皮
不死截趾仍跳兩手抱頭如嬰兒叫况彼微軀不堪
大熊發政施仁先此無告戒食黃鱔曰水寒鱓森木
熱鱓瘖悞羯釜蓋飛盤粱桎寸斷其身尾結如故寧
甘凌遲不蹈鼎鑊哀我仁人損此一箸此事予所親見者蓋烹鱓
用冷水貯鍋誘鱓於中置石于蓋然後益薪焉戒食鰻鱺曰鱧爲烏魚影漫
以生上朝斗氣慈母同情曲躬護子俛首就烹母先
子後恩重命輕百爾孝子捨此杯羹鱧玄鱧俗云烏魚夜北向而拱
斗鰻以影漫之而生故名鰻在釜中首入沸湯猶曲其腰以護子故鰻母先死而子後焉戒食團

魚曰我過吳市見殺一鼈縮項滚藏搔尾以筴痒瀝
頭伸握刀乃切如是者三形魂方訣鼈首最爲難斷此外百
珍儘堪饕餮戒食鮮蟹鮮蝦鮮螺曰鮮蟹蝦螺戒之
爲正席酒杯羹十百其命火熾水呼肉緊神逆君看
沸湯一指難近醉蟹乾蝦聊供觴詠能全戒尤佳戒殺特
生曰一物之命一人之舌命無再生舌惟蹔悅盤內
添羞廚中積血共業猶分獨究難結禮在大夫脯膾
猶節禮大夫有脯則無膾有膾則無脯其戒食牛犬曰牛代人耕息
不遑喘犬代人守睛不停轉所以玄帝垂箴相勉牢

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附賓筵節味
歌曰帝者享天十二籩豆今之賓筵每踰此數賓尊
勝天王費過帝物命縣珍物價橫貴凡百君子舉觶
毋易唐宜之先生教子語中有數則與此相同
桐城左君諱國林爲儀真廣文其同里友人方君相
訪烹蟹十二觴之前一夕左君友胡與立夢十二人
向胡求救曰我本甲胄士馳名秋水鄉哀鳴來乞命
急救十工堂且各道姓名內一人則胡舊相識亦與
左有交者也胡驚寤次日因邑中有事僕僕竟日又

次日偶過左閒言之左驚曰甲胄者蟹也十工者左也十二者數相合也中一人亦我知識也子不早告我悔惘何及矣左由是戒蟹並及鱔鼈向人勸誡之後至朴樹鄉有友餽以十蟹君念欲璧之恐終不免其鼎鑊之苦因蔵以小艇放之長流中左君今任南雄府推官政聲甚著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六　論

念懟不休論

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將而不相能雖同席飲食不肯交一言及子儀代將光弼欲亾去恐見誅乃入跽請曰死所甘心獨乞貸妻子子儀趨下堂握其手以登涕泣定交立薦光弼堪任事聞詔以爲河東節度副使子儀又分朔方兵五千與之嗟乎唐室之所以中興者以郭李兩人爲之犄角而成大功也使子儀而少有念懟之心則光

弼不誅即亾不獨唐室無中興之望而子儀一人孤掌難鳴亦不能自成其功名且或覆軍喪身於祿山思明諸賊之手矣嗣後魚朝恩讒爲長者而不見忌公主奔訴而帝不疑廿四考中書令子孫衆多貴盛而天下不爲側目皆從其平日不念懟中來是子儀之不念懟一事可以爲國可以爲身可以處功名盛滿之地可以化寃結報復之根然則人念懟已不可况於念懟不休乎

諂上希旨註 上字兼亡切有攬勢者而言

宋相趙普既發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通事廷美罷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使言廷美怨望請徙遠郡防他變詔徙廷美房州李符旣搆成廷美罪而盧多遜流崖州符密白普曰崖州雖遠而水土頗善春州雖近而至者必死可以多遜處之普不答未幾符坐附弭德超得罪普欲殺符以滅口卽以符知春州歲餘果病卒嗟嗟李符不顧天理搆死親王不過逢迎宰相意旨耳豈知受其逢

迎者反欲殺之以滅口乎李符不死於他人而死于趙普天之報人巧矣成濟爲司馬昭刺魏主髦而司馬昭卽族成濟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爲朱全忠弒唐昭宗而朱全忠卽殺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張衡爲隋煬行大逆而隋煬卽殺張衡李林甫使楊愼矜搆死韋堅皇甫惟明冀以搖動太子隨又使王鉷搆死楊愼矜并其妻子流嶺南皆天所以巧爲之報也夫世人之諂上希旨者大端不過二種一曰不能不諂也將以求官一曰不敢不諂也將以免死然使李符而不希趙普之旨不過削奪開封知府耳使楊愼矜而不希李林甫之旨不過不作戶部侍郎耳其禍皆不至于死又使成濟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張衡不希司馬昭朱全忠隋煬之旨其禍亦不過至於死乃此數人者或因希旨而反以得死或雖希旨而卒不免于死然則世之諂上希旨者亦可憐而可涕矣亦可悟而可悔矣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註

昔有好色者問于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汝此中有名娼汝可寀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廼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眞耳噫龍谿先生之言可爲好色者頂門一針矣推而論之凡人之所與淫者有不係他人之妹與女者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吾願世之見他色美者皆作妹與女觀

醒世錄載麻村有甲乙二人居址不甚遠甲嗜酒賭

博迷戀一少年孀婦家間暮夜去必五更方歸其妻恨之乙妻偶過其家甲妻告之乙妻曰汝正少年彼旣忘汝汝何苦獨守彼耶甲妻黙然乙妻歸偶告其夫其夫因囑之說令毎甲往孀婦家則乙往甲妻家乙妻往往張燈夜坐以待其歸積久大不能平一日甲宿孀婦家酒多口燥呼孀婦起煎茶孀婦雖醒而佯睡不起甲因自起向廚下燃火烹茶忽自悟曰我口燥求一盃茶便不肯起恩情安在自古說得好壯戀他人婦病靠自家妻不如歸也遂不告孀婦徑自回家及至門忽聞有男子聲音則其鄰乙共與其妻語也甲聞之大怒念徒手捉姦恐其不勝急回向孀婦廚中取一劈柴斧疾行歸家欲殺乙以洩恨正行道過乙門見夜深燈光不滅甲暗忖曰姦賊必歸家矣因以手敲門欲伺乙出而殺之乙妻不知以爲夫歸也且開門先罵曰汝貪戀甲妻何如不歸家否甲因自忖念此婦原却知情我且先姦彼以報之及開門見乙妻亦少艾有色遂持斧脅之乙妻亦怨其夫之戀甲妻也遂滅燈就寢其乙在甲家與甲妻厚甚

因思甲在其孀婦家毎五更必歸不如乘夜于中路殺之而占其妻因起見廚下一劈柴斧忽聽竈中語曰不要謀殺親夫且去拿捉姦夫一報還了一報寡婦齊做尼姑乙因心疑持斧歸家見家中燈滅聞有男子語聲急呼婦開門婦不敢應甲卽披衣持斧躍起乙大呼捉姦踢門持斧砍入甲揮斧砍出彼此皆在暗中甲斧砍入門上乙斧砍入柱上彼此呼扭賊打鄰舍驚動張燈來勸燈至乙見姦其妻者爲甲也大驚因問甲曰汝安從得斧甲曰本持此去斷姦夫

頭耳因姦汝妻致饒汝命乙强辨曰我何嘗姦汝妻甲因指乙所持斧曰此非我廚下鈇柄斧乎汝夜中何得持來乙語塞良久以竈中語告之衆人曰天報也因歐散去兩人歸各逐其妻剝其上衣裸棄于道其母家羞之閉門不納兩妻無所容因同過一塘邊哭泣投水其塘正值其孀婦門首孀婦聞哭聲而救之因自恨曰以我一失節遂致兩家如此何顏見人遂與兩妻同削髮為尼一一如竈中之言古語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簷前屋霤水滴滴不差移佛

經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女淫佚報

淫慾過度註

楞嚴經云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廻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廻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衆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繇于欲境

起諸違順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故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于房中年倍新壯廿日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而與天地同節矣而其要皆期于不極盛不相遇

强取强求証

漢武安侯田蚡使籍福請魏其侯竇嬰城南田魏其侯怒不予灌夫怒罵籍福武安侯聞之大怨灌夫魏其後陷灌夫魏其皆坐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灌夫魏其共守欲殺之竟死嗟乎武安以外戚爲丞相富貴已極所不足者非田也乃以强求不遂致起嗔心嗔心所結遂造殺業殺業相報卒戕其身至于呼服謝罪而卒不能延其命然則武安以求其所至輕而償之以所至重思亦

甚矣故强求者求之而得則人怨怨則思報求之而不得則己嗔嗔則思洩洩與報皆有殺機伏焉故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叛其所事証

唐景思後五代漢時爲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嗟乎同一奴也

乃告其主者卒自斬其首至王知權爲主下獄卒能身與主俱全而流芳百世不然歐公五代史中何因得載唐氏一僕之名乎

見人體相不具而笑之証

石趙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睆睆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太子宣宣於兄弟中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以兵而相殺也詳

五代史載劉漢時蘇逢吉在中書因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說而崧子弟數出怨言逢吉乃誘人告崧謀亂遂族崧家後周太祖起兵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兵至與隱帝出走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人間無恩怨禍福說

避禍者人之常情也邀福不亦可以已乎然福不可邀而天下未有能不求福者也報恩者人之正理也報怨不亦可以已乎然怨不必報而天下未有能不念怨者也今語人勿求福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語之曰爾亦知人間無禍福乎爾尚不知孰爲福孰爲非福而求於何起則人又必不信苟其信也而人之貪心自盡今語人曰勿念怨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語之曰爾亦知人間無恩怨乎爾尚不知孰爲

怨孰爲非怨而報何從生則人又必不信苟其信也而人之嗔心自化嗟乎恩怨與禍福同樞而共機者也感人之恩者曰彼與我以福念人之怨者曰彼與我以禍彼以福與我我亦以福與之名曰報恩彼以禍與我我亦以禍與之名曰報怨故報恩報怨之心即求福避禍之心始也趨避爲因報施爲果旣也恩怨爲因禍福爲果因果循環無有休息禍福恩怨顛倒萬端或認禍爲福或認恩爲怨如盲人行路盡變其東西南北之所在亦見其可悲可涕而已矣夫人

間無禍福故人間無恩怨福禍有眞假有小大故恩怨亦有眞假亦有大小此其倚伏之巧變化之奇惟天知之惟鬼神知之盡世間人無有能眞知禍福恩怨之所在者而人之不信如故也則請以近事徵之可乎吾里令君石公諱朗令吾桐三年以俸薦舊例丁酉秋當同考矣忽巡鹽御史白公諱應登以鹺政小過糾之部覆鐫級調用當此之時石公有不以白公爲怨者乎有不以鐫級爲禍者乎未幾而丁酉同考諸公全罣重典使石公非白公之特糾則必以俸

俟薦多與分較事岌岌乎殆矣然則白公施怨於石公者假也其施恩於石公者眞也其施禍於石公者小也其施福於石公者大也此自其後論之耳論其前則惟天知之惟鬼神知之而尚得謂人間知有恩怨乎知有禍福乎又如浙江台州守道黃公諱鼎象與台司李王公諱介錫兩公皆人望也忽以互訐聞於巡按御史葉公諱舟葉公遂以道廳互訐並挂彈章兩公一時解任俱挈家候勘杭省當此之時黃公有不自以爲禍者乎有不以王公爲怨者乎王公有

不自以爲禍者乎有不以黄公爲怨者乎未幾而台城告陷兩公以候勘故身家俱安然無恙然則兩公之互相訐者乃其所以互相救也葉公之一疏而並糾者乃其所以一舉而兩全也其所謂禍與所謂怨皆假也小也其所謂福與所謂恩皆眞也大也亦自其後論之耳論其前則亦唯天知之鬼神知之而尚得謂人間知有恩怨乎知有福禍乎

因果三世說

或曰因果三世之說毋乃荒唐乎予曰非荒唐也請以見在者實之昨日所讀之書至次日書本未展却能成誦于口中或童稚所見之事至白首而其事已往猶能記憶於目前以昨日童稚爲今世則次日與白首爲來世也以次日白首爲今世則昨日與童稚爲往世也是即所謂宿慧也殺人於數年之前而抵償於數年之後結怨於數十年之前而報仇於數十年之後若使今日殺人而明日償命則獄官無此斷

獄之法無論鬼神矣今日結怨而明日報仇人間亦無此速報之法無論天道矣故速者以日月計遲者以年計又遲者以世計其報一也是即所謂宿業也又如大計考察之法凡三年以內其知縣有陞爲臺省者矣有陞爲部屬者矣而考察之法猶以知縣任內罪欵黜之故以國法論則遷除陞轉而後官非昔日之官而罪猶昔日之罪以天道論則投胎換面而來人非前世之人而業猶論前世之業蓋見任之與去任即往生之與今生其理一也今之愚人唯不信

三世之說故但據目前所見輒謂報應無靈不知報應一事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如一惡人而或登科第或擁富貴在世人必以爲報應之不靈矣不知其人前世或有大功德今世當有大福祿特以今世爲惡則遞減而罰懲之或罰去其大位而止與以科第或罰去其科第而止與以富貴此等報應人不能知方且羨之慕之誰知是罰而唯天知之鬼神知之譬如宰相尚書有罪降作知府知縣愧恥屈辱已極然此唯君王知之朝中大臣知之若今失志老儒

及市井百姓見之則必羨慕知府知縣亦大有威權大有榮耀矣凡此類皆所謂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又有旁人不能知而本身獨知之者昔有富室邀一宰官水陸之珍畢具及宰官至偶患心痛思下一箸不可得旁人染願嘆羨以謂司空見慣誰知心病難醫又有一婿家娶一新婦而婿不悅其親戚中表見新婦者明粧麗服儼若神仙讚之羨之妬之誰知是石女兒又如張君嗣蜀中赴命祖餞如雲應接委頓自云疲憊欲死而當日旁觀者却盛慕丞相長

史如此風光烜赫又如唐李林甫出則騎士百餘人前後呵導旁人採望羨慕以爲宰相騎從何等威風誰知他却是防刺客救性命如山中人行夜路鳴金防虎一般全是苦心苦境至若一夕數徙床家人莫知其處尤爲可憐鄉間野夫晝間勤勞夜間無不安寢鼾息如雷即有罪之人或犯國法或受官刑痛定禍止亦各高枕未有終年累月一夢不甘者然則李林甫二十年宰相反田夫罪人之不若矣其子李岫言於林甫曰大人怨毒盈朝一日事發欲爲此役夫

安可得乎林甫曰吾亦知之然可奈何蓋其心亦汲汲乎憂死亡之不暇矣凡此類皆所謂旁人不能知而本身獨知之者也又有名爲善人而中多隱慝名爲惡人而中無他腸或造大惡者反行小善以干譽行大善者反目小惡以招譏人不知善惡之見人心自生顛倒而謂報應之際天道反有差池亦見其迷於論人而過於憂天矣是以中峰和尚有凡心未滌正眼未開不知是非先謬反言禍福多差誠確論也王龍谿先生曰輪迴之說自聖人言謂之無可也自

凡夫言謂之有可也昔有人問於某和尚曰有天堂否曰有有地獄否曰有曰徑山和尚道無和尚何以道有曰徑山有妻食肉否曰否曰徑山和尚道無始得要之報應因果之說大善之人不妨直視爲無大惡之人斷然不信其有天下唯中人最多則報應之說爲教甚神爲功甚溥今有好辨之人蔑無因果即令其援古證今高談博論能使言因果者一字開口不得我不知其有益於世道乎有害於世道乎亦可以廢然而返矣子不語怪與神者葢聖人之學主於

敬天曰畏天命曰樂天曰知天命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季路問事鬼神而子不告者葢聖人以事神之道盡於事人也忠臣孝子善人烈婦天地感動鬼神護呵此豈諂媚鬼神者所可得乎故誠能敬天則不言怪與神可矣誠能事人則不言事鬼神可矣此實教也因果三世之說雖涉于怪然其意主於令人恐懼修省以動其敬天之心雖涉於鬼神而其意主於令人行善去惡以全其事人之理此權教也聖人因時以立教設教以救世其苦心則一焉爾矣夫言天也言鬼神也皆以爲人而已天爲民而立之君君爲民而設之卿尹以及於郡縣守令今有大人焉凛凛乎朝廷紀綱法度之不敢踰越也兢兢乎天威不違咫尺也此而復告之曰爾不畏郡縣守令乎則贅矣若夫鄉里之人農商之輩有不率於法者則告之曰守令不爾貸也斯惕然懼矣如必稱天子之威靈以恫喝之不幾于迂且褻乎哉然則言天而及於鬼神也亦若是而已矣不然而曰儒者不言報應則羿奡禹稷之說夫子既已不答矣何於其出而復有尚

德之稱哉

誦金剛經偶拈

或問佛昔爲歌利王割截肢體節節支解而無嗔恨當亦聖人不痛乎曰使聖人不痛則身等於木石心入於斷滅非幻術之流卽外道之輩矣何足以爲聖人且若使不痛楚而無嗔恨則不必聖人能之卽凡夫亦能之矣又若使嗔恨而可免於痛楚則不獨凡夫宜爲之卽不妨聖人亦爲之矣故聖人不能免切身之痛楚此其與凡夫同者也而亦不爲無益之嗔恨此其與凡夫異者也知其無益而不爲者君子之

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雖然是心也人皆有之聖人能勿迷耳雷擊者或已死而再蘇覆舟者或扶板而得命莫不喜且懼懼且悔未聞有嗔恨于雷與水者也然則佛之視歌利王也亦凡夫之視雷與水而已矣一日不食則饑聖人之饑與凡夫同也而聖人無嗔恨于饑之心卒歲無衣則寒聖人之寒與凡夫同也而聖人無嗔恨于寒之心推之治產積穀什一取息聖人與凡夫同也而聖人無黷貨之心有子則妻無子則妾聖人與凡夫同也而聖人無恣淫之心誑語聖人與凡夫同也心惡則爲兩舌心善則爲方便調曲聖人與凡夫同也心邪則爲枉道心正則爲行權故觀聖人者觀于其心而已明是心也可以富貴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貧賤而不移上天堂而不喜下地獄而不怖行異類而不昧散百千億化身而不亂

讀四書

行年三十九方讀四書戊戌十月記

恐其失指四字想見聖人心中一言而思為萬世法之意卽禪家圓話頭亦類此朱註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右孟懿子問孝章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聖人不輕下此等語

色難　果然色難

明人不說暗話延平先生下口如利刀破竹相似朱註愚聞之師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右吾與回言終日章

禮失而導引之說興朱註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右興於詩章

顏淵死三章　哀之至而不越理以厚葬之請亦而不許可以見聖人之用情與用財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己曰克內曰訟惡曰攻聖人治己非皆以兵刑之道治之其難如此其說本於易之大師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聖人一言為萬世法話頭未圓必須提唱明白故孟懿子未達無違之旨而特呼樊遲而告之　賢人問話直窮到底故樊遲未達舉錯之旨而復見子夏而問之正如呂喦不受黃白之術曰恐悞五百年以後人禪師錯下不落因果一轉語墮五百世野狐身聖賢不輕放過一語意亦如

此今人開口亂說可嘆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史稱高洋之世主昏於上政淸於下

老而不死是為賊　此一賊也鄉愿又一賊一傲世一媚世而其同歸于賊已矣

朱子語錄中初注云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孤是孤單朱註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

右執德不弘章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一地則勢
天則時 昔者疾今日愈風行雲走空裏自如
不若以美然 今人無此一問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章 陳賈層層圈套安
排陷虎之機孟子淡淡酬還不費縛鷄之力正與陽
貨遇塗機鋒相似 末節 明鏡當臺物來自現
以左右望四字畫出貪夫心眼
由周而來七百歲 周字奇
孟子道性善 爲何不向齊宣梁惠說性善

益烈山澤而焚之 火德在水功之先
常念二字即是動心忍性之法 朱註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右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此章俱仍中庸孟
氏止說出一箇動字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任何以列於善戰之次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治水勞矣而曰
行所無事故知無思無慮非不思不慮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章 南河陽城二避詩
書所不載孟子提出却是千古極有關係公案 論
舜提出一簒字論伊尹又提出一簒字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天字雙提
王陽明先生曰告子先孟子不動心故孟子與之論
性特精
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一喜可想其好問之誠 一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臨濟問黃蘗佛法三次被
打後問高安大愚曰某甲有何過三次受打大愚曰

黃蘗如此老婆心切尚說甚麼有過無過亦即是孟
子不屑教誨之意彼宗家却翻得如此奇特
富貴不暇擇五字令人悚然捨車而徒義弗乘也則
能捨者能擇矣 朱注人心爲貧賤所害故于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右饑者甘食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此一問令爲士者通身汗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前聖未發之談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何以不及周公

讀易

乾之初左傳曰乾之姤

易於九三人位特繫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一部易全在教人知此二字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九三爻

六爻至此出吉字 用九

文言三詠爻辭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老子學問只少此二句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亢龍亦龍也故曰時乘六龍時亢則亢故曰與時偕極

右乾

乾坤之後屯爲長男中男蒙爲少男三男即繼乾坤而持世矣

右屯

正而曰養善而曰養中才而曰養

右蒙

辭凶而敬慎可以不敗占外之占如此則知占易有活法爻爻皆吉爻也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蓋知幾則凶可免矣 九三小象

右需

訟必折于大人而訟乃息此先王設官之本指也故尚中正師必將以老成而師乃吉故曰丈人曰長子蓋兵刑之重也　易言卦變始此

惟此爻無訟 六三

右訟

朱子註天即理也諭命正理也皆見道之言 九四

大全兼紀律者恐非紀律是將之事此在命將之先 初六

貞凶對上否臧凶是次第說來 六五

右師

君虛中以應乎臣王姬降禮以從其夫非其所願誰能强之 六五小象

右泰

否曰小人吉觀曰小人无咎遯曰小利貞 六二

右否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上應則下從矣 此爻何處見其滿而不溢 下從即可見不溢 上九

右大有
乾乾　謙謙　坎坎　蹇蹇　夬夬　井井
六五無謙字
右謙
易之言志竆者豫初旅初
由豫　由頤　簪所以束髮而使之不散也故曰聚
也九四
冥豫　冥升
右豫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小人也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君
子也　程傳云澤隨雷動　本義云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二失五而五孚二六二
嘉二也九五
右隨
辛丁本月令註　程傳云治蠱之道不如本義爲妥
彖
考而有咎則謂之无子可矣有字令人悚然　攷其
事故厲意承考故吉初六

蠱皆取有事爲義而有不事之上九漸皆以進爲義
而有漸逵之上九上九
右蠱
凡爻繫敦者皆吉上六
右臨
程傳云平安寧也謂不以不在於位之故而安然放
意無所事也上九小象
右觀
剝之六三復之六四皆於群陰之中獨與陽應孤陽

之所賴以存者也六三
宮人又有衆陰之象六五
右剝
坤中陽已生至十一月而一陽之體方成非坤盡無
陽也程朱言此甚詳
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右復
无妄之災天作孽猶可違也夫牛之爲災小矣若夫
有妄之災則自作孽矣

右无妄

日昃之離持之當有其道不歌則嗟二者皆凶道也故曰何可久 九三

右離

鄧潛谷先生曰二少相感而爲咸二長相守而爲恒

右咸

大人否亨　蠱元亨　遯亨　困亨

小人浸長之時不但君子宜遯小人亦宜遯蔡京聞張觷天下將亂之言懼而問計乃荐楊時然蔡京卒

不免於禍李林甫謂其子岫曰勢已如此可奈何皆繇不能辨幾而遯之於早也剝之上九曰小人剝廬廬剝矣而小人何所托乎聖人曰小利貞知貞則小人亦遯矣小人浸長之時必以富貴寵利招其同類及牢籠已成爲其黨者即欲自拔於局外而不能遂至名陷大惡身蹈誅戮蕭斌張衡蔣玄暉之徒皆是也豈其良心盡死哉失身于初亦勢有大不得已焉耳使知遯初六六二之義豈至此乎先儒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予謂易亦爲小人謀也爲小人謀則天下之爲小人者少而小人之黨孤是卽所以爲君子謀也　宋太子劭將爲逆蕭斌袁淑皆諫然則蕭斌豈甘心於逆人之黨哉但因不知遯卦初六六二之義未知遯之於早故逆劭問諫一怒斌遂懼而從令雖暫時偷生卒之白旛乞降不免斬首哀哉故予謂袁淑君子之不能遯者也蕭斌小人之不能遯者也因前有蕭斌之事而暢論之　亂世小人之得志者多然其得禍者亦多故亂世小人之宜遯百倍于君子若治世之小人得禍者常少以其得志者少

也雖勿遯焉可也故小人之宜遯反在於小人浸長之時也 初六六二

右遯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本此

右晉

文王與箕子同事暗主又在羑里之中而爻中乃以箕子繫辭厥後武王訪道于箕子兩聖之傾心于箕子至矣　子曰殷有三仁焉 六五

右明夷

家人六爻皆佳
鼎卦木在火下則以木入火木能助火之用故曰木上有火家人木在火上火上炎則木已燼火空則發故无木而有風故曰風自火出
大塊噫氣實窒虛行火能空物風自空生
聖人甚重富貴易中言富貴者甚多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至孔孟始言富貴畧輕益其時斗筲而從政富貴而壟斷所謂不義則如浮雲非良貴也六四

右家人

睽革皆二女同居睽中上少下故曰其志不同行革少上中下故曰其志不相得
遇主于巷納約自牖聖人之爲臣訓者淺而曲矣

右睽

君子以反身修德此反字與爻中諸來字相應
六爻唯此出一吉字餘爻俱不言吉凶悔吝上六

右蹇

易爻無象繫占者止此益其時爲之也故解不言時義不言時用而但曰時初六

右解

損曰與時偕行益亦曰與時偕行

右損

天水生生木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是也地水生死木木道乃行是也行則生矣　土能殺水而不能生木能剋水之體而不能致水之用故也唯木能用水下虛乘水中虛載物土用其實以克水木用其虛以生水
或益之天也或擊之亦天也上九

右益

夬音怪在去卦音怪內
三獨與上應故曰夬夬五切近上六亦曰夬夬益决而決之言乎不繫於陰私之難也九五
陽乎號惕號則陰無號矣上六

右夬

剝之後純坤而一陽生爲復夬之後純乾而一陰遇爲姤

右姤

萃卦六爻无咎

物豈人聚外若可喜而陰釁隱憂具𡿨將至君子於此無求福之道得免於禍足矣故六爻皆以无咎係之大象亦曰戒不虞盖兢兢爲意外之防也不然恐者見目前當萃之時復何戒乎

甚矣无咎之難也益之元吉然後无咎萃之大吉然後无咎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得天下之萃危道也无咎者其唯伊周乎伊周古今之元吉大吉者也僅免於咎况其他乎偶書此旋檢大全而胡雲峰已先言之矣

卦之四陰皆比於九四九五之二陽胡雲峰之說是九四

離之六五亦然上六

右萃

大象言无者惟此　武后時徐杜足以當之大象

九二困始征則凶上六困終征則吉不窮不變不變不通九二

右困

汲引字意出此九三可用汲

坎爲水水行險而不失其信故坎爲有孚卦如訟如需如井皆曰有孚渙亦水也故兌曰孚兌卦如益如中孚如夬亦並言孚上六

右井

火之功德盡於鼎

方羽南先生曰以火焚木則有盡以木巽火則无窮象傳

井渫不食　雉膏不食

右鼎

繼世之主易驕則先業敗矣恐之致福能念爾祖象傳

易凡言乘剛者皆危六二

右震

艮卦大象是直突起

陸象山先生曰不獲其身无我不見其人无人

八純卦俱敵應

明夷拯字之陵反未知此何以又音丞六二

列分裂也　夤馬融謂夾脊肉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體无以相屬　限上聲九三

右艮

六五所繫之辭甚佳又九二之正應而注謂其陰柔不正夫六居五者皆不正也安可泥乎泰之六五繫辭相同（九二）

右歸妹

觀山頭野燒而知朱註之精（象註）

王龍谿先生曰獄亦旅也旅之至苦者莫若獄故不可留也（大象）

程傳貞連上（九三）

旅可處乎富貴須歸故鄉耳　柔應註可商（九四）

震以初（初四）爻為主離以中（二五）爻為主兌以上（三上）爻為主皆自陰陽之來索者而言長中少男女之序以此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六五注為離之主）一矢亾命中而不煩再發猶養由基之一矢復命也（六五）

騶謂先笑不順謂喪牛朱註簡括若此一旅而在上客王必不相容劉琨袁　尚是也

右旅

坤一索而得女故巽以陰為主

易言志窮者豫之初六旅之初六巽之九三

右巽

柔得位朱子亦云本義解未穩

克己者方能同人渙其躬而後可以渙其羣矣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乃亨道也　渙躬无我渙羣无人（六三）

右渙

方羽南先生曰此六十卦矣六六三百六十爻以當一年之日故曰四時成此說甚妙但於革卦說不去

四時言革與節革則節矣節則革矣、　度字在定母下（象傳）

朱子云九二爻看來甚好而云凶終是解不穩（九二）四在下者也不能不節而患其不安則妄念生五在上者也勢可不節故患其不甘則侈心伕（六四　九五）

程傳云悔則凶可亾也　易有道窮有志窮（上九）

右節

豐以折獄中孚以議獄

信非所信言信三而悞也（上九）

右中孚

六十四卦惟此一卦六爻陰陽皆得正而當位

豐與既濟卦名極佳而爻多戒辭聖人所以審於幾先也

不言五剛得中而五爻亦不如二爻（初吉柔得中也）

漢武承文景之富既濟之時也然而勤兵于遠昧此義矣（九三）時哉時哉（九五）

右既濟

管子四民分居不使見異而遷只是此意（大象）

右未濟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易云濡也

右濡之以風雨

易之道體以終始其要无咎者善補過也而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則一部易經全在使人知悔知悔則自凶而之吉

右震无咎者存乎悔

筮法只是用四再四則八註云去其初掛之一則五九亦四八而已　四十九又去初掛之一止四十八數故策數與餘數合之皆四十八　一揲蓍只是用四四十八數總而分之只是十二個四　揲法皆用四止初揲是四十九策却掛去一個是聖人暗用一個五在內以五爲衍母也五者明五也九者暗五也何也九本八也八本二個四也合掛之一而成九故曰暗五也　使初揲不掛一則初揲死定餘五不能餘九而初揲止有五之奇而無九之偶矣有奇而無偶何以成變化哉　其不能餘九何也四十九策不掛其一則左即餘四右即餘五然去其揲數之四止成

左四則右必一僅能成五而不能成九也　不掛一則四十九策內有四十四數不動故止餘五　八策（二四也）可以揲蓍

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揲蓍精神凝注全在分二這一手分開便有渾沌初分氣象既分二之後其掛一揲四歸奇便都已定之死數

右是故四營而成易

酬酢應務也聖人看酬酢之重如此莊嚴云事事无
礙

右可與酬酢

趙州與投子酬對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朱子嘆其
下語險絶亦只是不行而至

右不行而至

天地之先一每生二天地之後二每生一男女構精
而生子或女皆生一也故曰剛柔相摩

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晉文王欲求婚於阮嗣宗阮沉醉六十日而止其上
交不諂乎文王稱阮公至慎人也有味哉郭汾陽元
勳國戚每盧杞一見必屏姬侍恐其笑而銜怨其下
交不瀆乎 石能自立不與物繫

右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乾坤義盡於天地 咸卦義盡于男女

右序卦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易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

右書易後

舟行日記摘抄

自桑園至德州數十里水路甚曲每折一大灣如弓字形後舟方往前舟似來兩帆相向呼聲可應而中隔橫沙去遂數里舟子曰御河十三站道最迂曲德州次之故城爲甚諺所謂故城縣一窩線者也（御河者衛河也源出河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天津海口入海今運所從也）又曰水性直下則上流易涸曲則遲留故諺謂三灣抵一閘臨清以下無閘而此十三站水路最曲開河者因地形之曲以代閘也又予記亡友魏子一言漕河之不至淤者以其曲曲則力專不停泥沙是亦或一道也

聞諸舟人曰舟主糴米率百十石南來則或糴于淮上江來則糴於江楚皖自北往南則糴於通州或河西務盖南則糴於米之所産北則糴於米之所聚不零糴不路糴零糴則銀耗路糴則價貴（以非所産又非所聚也）然舟子之能者食率與水手等不別糴米亦古人偕士卒分甘均苦之義也　舟主或帶私鹽如津門之窰灣或潭瓜兒屯等處必先爲水手各帶數石或一二三石不等然舟主或謹慎有戒心禁水手不得帶而水手又往往竊帶甚有質當衣被者或夜棹脚船或有護送兵船客與定約至夜靜人定繩引而上藏之雖舟主不知也故舟主不過潭瓜屯不散水手身錢恐其帶私鹽也蓋鹽在津門不過三錢外或四錢一石至南上江等處則三兩四兩不等以十倍之利而用本既微物沉重狹小而易藏水手等禁之不止趨之如鶩固其所也乃舟主之帶鹽者又必先爲水手地嗟呼同利相趨百夫如一不戒而密不警而疾古之權奸如莽懿林甫秦檜等上蔽其君外劫天下而趨才智之士甘爲其鷹犬而不悔及唐之藩鎮連衡締結甘抗朝命數世百戰而不撓繇此道也夫繇此道也夫否則不與人同其利誰與同其憂千里而遥人各有户鮮不敗矣蘇眉山氏曰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役人此言雖大可以知小可慨也已凡大事不厭詳一語含糊狡局百出而聲息慎哉其先自近始乎

步入東昌府城內謝𢌿去舟次里許兩面市廛櫛比通衢水漲路絕坐小舟行二三里水圍城如碧玉環舟人曰城外濠濶八丈下有泉眼上積雨潦冬秋不涸城小而堅嗟呼此靖難之師所爲頓也及城城多頹者城正門水沒展不可行乃入便門便門低而狹古所留守城出奇兵者也門亦將崩矣行至光岳樓前四樓角峙可以望岱宗者也

自張秋直達濟南洛口鹽河下蒲臺濱州以入海又七百餘里東西相望千里渺然悉爲巨浸可嘆也水

道有三中爲漕河舊道東西皆膏腴名田今皆水國鎮人强名其東曰東湖西曰西湖葢田也而湖之矣自張秋南水門以南難行者有三決口初曰大河口次曰田瓜口又上曰沙灣（沙灣古爲決口）水勢最悍而大葢南旺湖諸水自漕河南流而北荊隆口之水挾黃河自西流而東二水相衝如十字形且水交會多旋渦故舟難行也　漕河故水與黃河決口新水相遇則爭强而鬬流非大順風不能與悍水抗又水盛一望無際漕河舊岸半爲黃所漫沒南北岸草青青栝望而中斷皆水緯路絕矣故是日繇漕河故道發舟自東湖進連過田瓜口又過太和廟口（相傳其地河險有太和衛帮糧舟沉於此其押運縣丞赴水死成神人祀之于此）及沙灣（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者也）等口又自湖掉船轉灣復入漕河正道凡自辰至巳越漕河入湖又絕湖復入漕河波濤洶湧水天渺然而克濟且速者風伯之力也否則停舷坐候望洋興嘆而已

予因思年來荊隆口之決累治不就人有言河性本趨東北不若順其自然使入海無煩若塞逆水性爲

也今予望張秋決口則河自荊隆漫衍河南山東而來趨張秋下壽張濟南濱州利津等處以入於海是張秋爲漕運咽喉而今竟爲黃河走海橫衝東奔之地豈不可爲漕事憂哉葢張秋爲下流往年受黃決者屢矣（前朝凡三四決）不獨今日也自張秋以上河岸如故無復漫延放溢之苦葢荊隆決口正向張秋故張秋上無河患耳

南旺者運河之脊也永樂時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其壩長三十餘丈濶二十餘丈皆繚石爲之抑汶水

無東流而全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爲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濟御御即衛也過臨清則御河十三站自分水至沽頭在東八閘之下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於河淮蓋分水地形并高於南北或曰此地對泰安東嶽之巃嵸當天下而中極故獨高然耶否耶汶水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今爲東平霸所阻過反與沂出曲阜泗出泗水洸出寧陽合而入南旺南旺周廻可百五十里中爲長堤二而啟斗門外蓄水曰

水櫃而兗州濟南青泰山七十二泉俱道汶沂入焉予至分水廟泊舟登拜見廟門正對一河爲汶水直來之口至此而南北分者也蓋廟門前爲南北運河過河爲長堤堤中斷而汶入堤外又南北兩河齊會於汶水入運河之口同汶以趨亦至廟前而中分閘之土人曰一爲馬札湖一爲蜀山湖蓄漕河水淺則引諸水以助漕漕河水溢則築壩却水使洩之湖也湖名音是而字未確土人能音而不能字也又指後一湖爲西湖予自廟前坐渡船過運河督南河長堤

望汶水來道蜿蜒如長蛇上絕水有木橋南北兩湖河及南北運河如兩帶夾堤縈洄焉

自南陽以南直至朱家閘八十餘里名爲順水實無建瓴之勢自夏鎮經赤山止韓家莊閘月十里間總一湖曰嶧山湖山在湖中舟人有載販魚客至其地者云山中地高從不爲水沒其內街衢寬裕居人五百餘家以漁爲業其鹽魚皆用夏鎮官鹽而糧船上下帶有津淮私鹽皆鬻於夏鎮者以有嶧山湖之魚爲之消受也舟人名曰伊予揆爲嶧秦始皇刻石紀功地也○舟人又云在平山東徐州十

大夫多辟亂嶧山其販鹽魚船皆自韓閘出□二十里至嶧山韓莊有二閘今水大一閘沒湖中止過一閘即東八閘之首也過此則湖水下助運河水急如箭東八閘舊爲沙石地隨挑隨淤後以豆鋪底燒之而成河又行百餘里道經駱馬湖湖水本下歸漕河舟不行湖中然今歲水大不見河堤無縴路一望渺然橫風半帆益之以牖日盡星上河堤出而水勢始駛蓋先此湖河汜濫水面濶而力分則順流之勢緩至是則兩堤束水水面狹而力專湖水又下助之故其駛宜也

過魚頭集風大而不順以舟尾先行借順水使逆舟益舺迎風則不與風抗舟故易行耳　舟行黃河水勢甚急恐舟駛且有中灘得東南小逆風少與水抗則勢相稱謂之領船行最爲便次則無風又次則西北順風所發旁風謂東風西風也以逆風行亦前所未聞也

登宿遷城城因地築埤高卑不一城在南渡時駐重兵以爲防故蕭條特甚往年自山東歸由剡城經此今又六年矣昔猶迎觀於楊州今則萱花淪萎白衣跳號無復可比於人數已矣往年黃河順流甚激今

歲獨平益河力昔全注於淮以通運而後下海今河決荆隆口半趨張秋奔東省鹽河下濱蒲臺以入於海上流既分則下流小弱固其所也

予往年侍大人辟地於曹村泛石臼固城二湖中湯湯大觀也經黃池一帶小河山水秀折村落幽饒至蕪湖盤舟時慈大人舟先在焉因同舟而北渡今又幾年而北堂萱萎白衣泣血乃蕪湖風景則較前繁殷十倍也嗟呼痛哉蕪湖於南渡時爲用兵地故靖南黃侯得功會宿兵于板子磯等處以拒左師役興朝定金陵靖南死難於此其地前俯大江旁多小河上通寧國諸郡邑故徽寧茗紙漆器皆繇焉過東壩通宜興溧陽等邑以及兩浙歷水洋殷家滙通安池等小河故爲江南水路之條貫云

過青溪劉坡磯望九華青黛聯娟峰峰不相下舟中觀方玉文先生所得趙松雪公所書雒神賦筆法秀麗生逸其爲公得意筆無疑後有公自題識云大德壬子在車橋爲崔進學携酒索書後有康里巎巎跋云曹子建文趙文敏公書天下之奇觀顧進學何人

而得此也當千金不與人一見可耳至正十年題於晚凉亭其筆法規摹懷素有俊逸不羣之氣前余在淮安方先生棹小舟往揚州至寶應舟人出此卷相問曰此前日得之於水中者欲棄之則不知爲何物欲留之則無所用先生欲之則存之先生見而心識之曰此字也姑存我所及艤舟而以銀數分償之舟人驚喜過望嗟呼使文敏此卷不遇先生則舟人必以爲無用付諸水火或爲稚子所毀裂又使先生不遇此卷則雖竭十年膏火之資而購千金一見之異蹟

又何可得也故天下物之成毀有數然過之者知則珍之不知則姑待焉可也而王右軍門生之父乃鹵莽而刮去其斐几之字物之得不得亦有命而鍾太傅乃以此破冢而求然則先生之遇勝於鍾繇而舟人之不遽毀亦可謂大賢於右軍門生之父也已先生好書二十年以貧不能得古墨蹟爲憾然日百十行不倦舟中盛暑亦然其有此宜也

舟過𠙶音偶山觀方先生作大書𠙶山爲阮氏先塋又過青山爲何氏先塋一帶江勢瀠注山形迤亘清淑

靈異之氣宜有所鍾或曰古老相傳有佳地在樅陽湖山之間而未得其穴倘其然耶

舟至下樅陽望大小龍山如畫往年我兩大人偕隱於小龍山時貧甚乞米而炊予滯京華爲作龍懷歌以紀之因自命爲龍懷也今歲大人久移居城而慈大人舍之長逝矣青山如故白衣相對念往昔侍北堂媛尊酒剪園蔬亦何可得也於乎痛哉下樅陽臨江則磨旗山山童不生草木僅山頂一廟樹一叢而已故自青溪江上望樅陽諸山咸青黛映日葱葱然獨有色黃而濯濯者則磨旗山也

上樅陽有漢武帝射蛟臺武帝南巡時封潛山爲天柱射蛟于此作樅陽盛唐歌者也樅陽古爲縣治陶侃曾令于此封魚鮓一坩寄母今樅陽猶多出鮓也嗟呼痛哉陶有鮓遺母我獨無痛哉尚何言哉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十五

遊江浙日記摘抄

風迅兼雨靜坐旅店中讀王陽明[illegible]易簡慷然有動于心兼理會慧可懇祈達磨示安心公案恍然如釋重負時胸膈氣塞痰結者已旬日至此有霍然病已之意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

出巢縣北門外岡巒環繞可愛十五里至半塘大道側有温泉五六所故揔鎮黃公得功立有行館館門內二亭列于左右今共一額矣內一廳廳後又一大

亭亭下皆甃石為池温泉出焉池傍皆有孔滿則洩之行人多浴於此館外又有泉二三所輿人曰我大人往年過此曾以繩繫雞卵於泉中熟而食之輿中望見連山中有平坦迤逶者輿人曰此青溪山也是日新霽後一路河流蕩漾禾田彌望樹色柳陰青翠參差遠山夾於左右秀衍連絡莊舍間錯雞犬依然真不減一幅衡山畫也行三十里至腰舖步木橋上水光一望漁艇稻舟繫樹間疎落可觀望和州雞籠山四圍斗絕如雞籠壁立與他山特異尹僕曰鳥道盤旋而上其上可容數千人惜無水故不能避兵云

烏江項王廟離鎮三里許山阜隆然而特起廟踞其上古木百餘圍之廟外有盤井土人相傳為項王投衣甲處入廟門左有石碑鐫項王像上即為望江樓前三面皆可眺江而樹色隱蔽白練熹微于青翠交加之外蓋此地左距江口僅五六里云（往江寧出芝蔴河往蕪湖出十字河）其正殿及後殿俱于十年三月三日焚矣又後則為項王墓前有槲樹大一丈餘圍江北少槲唯此廟有四五株云

讀太上感應篇損子墮胎之訓因念僕人多有因貧而淹女者習甚可恨意欲立一法生女之次日給銀五錢令製飲食滿月之期再給五錢其餘時間有賞給至長成配人之時給銀五兩使作嫁資蓋毎在他鄉討一人既恐來歷不明有犯隱匿之功令又討人之費不下二三十金製衣製被又且數金何若惜數金之費而不長養一家中有用之人哉即令間有夭折則所費不過一金而好生功德甚大蓋全女一命為一功使其父母不至殺女業報又為一功自家女

婢足用不致外路討婢使其遠離父母又一功也其僕不聽而必欲殺女者當責治之

晚飲聽方羽南伯談雒陽令葉琪玉先生居喪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方爲葉內戚故知之最悉夜寐安夢現慾景醒而知制心之道在于夢中覘之而已王龍溪先生曰知生則知死矣知覺則知夢矣知晝則知夜矣

晚步至儀鳳門外淨慈寺閙寺傍天妃宮有西洋海衆古甚急往尋訪則宮門已閉矣獨步寺中時昏暝

曠寂行人稀少慨然見人自有生以來一切皆依傍習氣而成少依父母長依兄弟老依妻子壯依朋友或依君長或依婢僕或依親愛或依冤對晝行依日夜行依月無月依燈無燈依伴無伴依鬼神若除所傍則無所依既無所依則萬慮獨棄但餘恐怖恐怖之心可以入道（後著拈案敬畏中有一段本此）

高郵舟中作感應篇頌援筆立成若有神助又錄麻村活報一則舟中夢先孺人面色甚充盛余大嫂侍側予見後入小房中哭倒于地曰欲求母重生安可得乎遂哭醒因念福建林承美曾遇一禪師曰孝子思親痛哭無益唯放生戒殺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子在親還在子亾親自休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感悟遂力行善事予因自此日爲始立功過四層一求先母善性明達超度輪廻二求老父善功積累康寧長壽三求本身善緣廣大心身平吉四求病妻善根培埴瞽目重明每日有微功先儘大者記第一層以漸及本身其過則本身自當之

夜寐甚夢帳外蟹及鮮魚等衝突因思功過格緣因從林承美遇禪師教以戒殺放生乃可報親之說而起故初行之日形于夢寐若此因立志戒黃白鱔及烹鮮蟹

作詩與朱在庵先生曰淮海有逸士彩筆洞青冥手注瑯函編若卩或涕零我載寶山歸金碧曉晶熒悵望草玄居空天雲樹青又詩曰寂坐焚香萬慮獨寒舟短日儘如年狂風急浪中流托六祖壇經感應篇車馬奔馳萬慮獨小輿兀坐聽殘年烏啼花落空山

靜六祖壇經感應篇
雲且風至江口覓舟渡江波濤洶湧金山寺罩霧中予誦感應篇三卷終而達彼岸誦經若此時可謂無雜心矣始信寶誌公向梁武言令罪囚捧水滿盂命之曰水不溢一滴者貸其死再命堂上作伎樂而囚無一人聞樂者人若時時存心若此時又何放心之有

姜兄玉璐携泉酒及殺核過談言其尊公奉感應經甚敬戒殺生二十餘年荒年施粥後因山中賊起城

內合民兵千餘人赴之公亦往率以馬付徒者前鬭而自坐山阜上觀之民兵爲賊敗公體肥不能步行里許困甚忽有空馬鞍轡皆全奔而立于公傍公遂乘之而遁既歸縶馬于庭始知爲同邑孝廉宋德勝之僕所乘馬其僕殞於行間故也公自此每節祭必祭天房之神

舟進龍江關轉草鞋峽以水涸不能出賽公橋江東門故迂遠幾三十里也誦感應篇二卷閱維摩經舟中風逆一無所事倦而假寐心意怗然因念古德還

債之說如何是借債曰樂境是如悟達國師爲袁盎後身鼂錯欲報之以國師十世高僧不得其便後國師受宮中供養太奢遂生人面瘡如何是還債曰苦境是如有人得罪官長官長發怒與之鞭撻鞭撻既畢怒息罪滅如何是不借債曰境樂心不樂是如學道人道將成時魔王欲撓敗之盛飾魔女使侍左右彼學道者雖共起居婬念不動以是功行轉增福德如何是不還債曰境苦心不苦是如佛爲歌利王割截肢體寸斷而無嗔恨且問如何是債曰要借是債

要還亦債要不借是債要不還亦債還借兩忘債即無債夜宿上河三十里以風大逆也若水大則出江東橋舟頭看月甚爽夜夢吐痰後有二大黑丸如龍眼核大有人向予索者予曰此予堅固子也還取其一吞之醒存念九字訣大有自在安樂之意眞覺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也

舟中不可鞭責僕婢太甚有年幼僕婢犯罪應責朴者即與責朴不可盛怒以恐之蓋近水防溺恐無知者致枉命耳

茂先兄語名醫夏君曆孝友事甚悉夏君少爲其恩
父受庵所撫後其恩父娶二妾皆生一子俱敗其家
貲其恩父及其父二妾俱卒曆以數百金厚斂之其
父大廈一所直六七千金當與别族其所生之子遂
鬻之曆以價贖取仍以半分居其弟其弟復鬻之曆
再贖之月以銀米給其弟仍居其宅内曆亦屬有天
幸其醫以小兒馳名江寧繁昌無爲州寧國府巢縣
和州等處船載襁負而集其門者日不下三百餘人
君皆一見而决其應若響予兄茂先及丁維則皆言

之曆字起寅
至銅陵入峽望銅陵十里長山沿江而盡又行至烏
鶴洲暫住焉而風雨果大至江濤騰黄遠水微白隔
岸洲渚不辨矣地距紫沙洲僅二里也良久風少定
雨小霽復揚帆出峽行大江又見風雨且至遂止泊
荻港日西矣雨霽又揚帆出江舟畔見荻港連山五
里青綠蓊薈山盡一小峽間之又特起一山臨江者
則板子磯也黄公得功禦左兵于此砲臺猶存有一
塔僅成三級舟人曰荻港人將成此塔以塞水口泥

汉人曰是不利我江北也相率阻之故止此
舟泊東梁山山臨江青篷如畫上岸半里許至山徑
或鑿山爲陛或甃石成路路絶可喜登其頂有一小
庵額曰天門勝境庵屋共五間乃山陰王先生思任
令當塗時所建老僧字静修山右而少下亦有小庵
今頹廢也山頂臨江多古木夏際青綠蓊翳故江中
及村内見山不見庵也往年曾同吉偶登西梁山風
景略似但彼有庵在山腰也
舟泊觀音門即上岸遊燕子磯磯上有關聖廟廟爲

總督馬公國柱新修廟右有廠廳修者泐名于石臨
江有短石墻上山修有石徑緣徑上得一大亭乃是
山最高處長江一望極目題曰千載安流自此而山
徑一折旋復小起蜿蜒至磯頭亂石林立舟過其側
見石下空上覆如壁復倚若猛獸張爪來攫人也雨
後露草濡衣旋即返舟約往返半里許舟對岸即弘
濟寺居巖壑間更餘有張燈呼舟渡者似自寺遊返
也因念乙亥年先伯石嶺公爲南銓徐鞠二門下士
招遊是磯宿于寺今已二十年矣存歿之感觸目愴

然唯山川如故耳乃磯前新起一洲近十年髮髮欲接磯障江流而使之外折陵谷且然而况于人乎觀音門兩山中斷而門當其隙舊爲外城今名存焉耳矣

舟至瓜洲望金山如盎水中置崑山石圖畫儼然山有首有尾若遊龍

舟行至無錫未至無錫之五里有放生池自池邊有小河通惠山可二里許予以天尚早命舟人停縴搖艣進過寶善橋兩岸麥黃盈望木流其間人家臨水

舟泊于鄒公祠祠邊橋有石龍首水自其口噴出不絕上登惠山寺寺右有亭亭下即泉亭曰二泉亭以昔人品泉或首廬山之洞簾或首金山之中冷而此泉皆列第二也泉充盈特甚汲者不絕而木去石欄不尺許就飲之輕甘平淡外有方池面泐浣沼上惠泉之後而左有羅漢泉石泐字泉面有亭亭不覆泉也上惠泉之後而右有石洞石壁立峭削有泉停滙蓋自石竇出也又出惠泉而下有鄒氏園今歸華氏矣園前石色蒼翠可愛古木根蟠石腹枝覆屋頂綠陰寒氣逼人石額曰春申澗第一曲又曰槜里自後門入度小木橋積石參差橫者爲楯突者爲峰衍者爲阜層者爲徑水流石下樹陰落水中上下翠色如一也有廳翼然廊繞一面者禮塔塢也惠山一塔正臨軒前峰巒樹色舉目周畢予以日暮未能往塔前然此塢足矣傍有曲徑亭榭竹木隱然以徑頹未往返而登舟月已上矣復出自放生池行五里許至無錫同六弟烹惠水烹茶弁飲山間蔣氏酒餐鮮菱甚美吳下菱特早而肥江寧菱盛于秋也

舟至虎丘泊舟入寺寺門即石傍有憨憨泉對泉即試劍石一平石劃然中分前銳後廣銳者似受劍峰廣者似受劍鐔也循石級而上即生公講臺千人坐處石平衍如受劃削坐千人猶有餘裕也石上有特起石臺數座傍有鶴澗泉泉滙石中石聳水內自右少折而入兩山石壁削成樹葉交橫其上下一水充牣停泓則劍泉也返尋石級而上爲虎丘傍有亭石生亭間特起劍拔曰石笋又上爲殿殿爲舊撫張公國維所新建其舊殿燬于己巳年然舊殿基址特廣

徽周視四盡最爲此山勝地今殿址不及也舊殿石柱猶存塔猶舊址而新之已巳年燬其半也塔七層登其上望城內繡錯如掌麥黃樹綠俯視無際松江太湖如帶有凌雲之氣矣殿後無所得蓋虎丘山秀峭而淺寺舍皆因石勢結構其上入寺卽山足登樓卽山首觀止矣自殿下而右有石橋上設轆轤二倚所以俯汲劍池者也亭覆橋上曰轆轤亭又下爲相國申公祠祠後有三泉亭

撫軍張葵軒公祖招飲虎丘之白衣閣望全城在一

目中俯視木抄間出樓臺群河緒分麥黃彌望閣上有樓

予齡偶論黃熟香曰黃熟樹根蟠地下去其頂以沙及糞土蓋之待其長出黑鱗然後鏟而取之故黃熟以黑鱗多者爲貴蓋旣有沙糞蓋覆而年數久者則黑鱗多矣若貧家不能待而多鏟取者則黑色淺而黃色淡乃木質非香質也糞中有沙故黑色者重浮之水則一塊之中黑鱗常在下而黃色者上浮也但黑色中須有文理若黑如朽木之色則是爲雨水所泡爛不足貴矣蘇中市此者多以鐵銹染香作黑色必以刀刮之乃見其內則眞假辨矣或劈破之亦見

又曰芥片最難于蒸蒸生則青氣蒸熟則香減故司蒸重於得人

上吳山謁先祖中憲公舊守杭祠祠在城隍山山之顚也

寓紹興劉巨津家棹小舟出城數里訪同年余君增遠若水之隱居居臨河柴扉僅完竹林隱然余君隱于此五年不出門一步沈靜淵以同年五六訪然後

見孫少宰南征紀錄有余隱君傳余君辟客而予以同門故不深拒我且酌酒觴我予贈余隱君六首內有瓜豆來園架魚蝦借姊家蓋實錄也棹小舟將至城復轉而南過伏龍橋尋張氏詠歸堂樓臺軒豁林木蒼然暑氣皆盡水流石間舟抵戶下亦紹興佳園也近亦小頹入城飲于巨津家巨津園中林木竹石藤蘿掩映可愛有瑣瑣蒲桃數株乃甘肅攜來分枝而植者但紹興地熱其子不及實卽落矣

沈年兄招遊禹陵謁禹廟去城不甚遠舟及廟前廟

頹矣沈年兄倡捐千餘金中丞秦公捐七百金餘郡邑郡紳士民各樂助有差煥然一新矣殿後有梅梁額以梁仍舊也梅之右可以爲梁亦異矣殿前有享堂群山環列如拱辰狀殿旁有一大石直立舊云大禹藏書于其下後紹興白頭賊掘之無所得也少左爲禹陵山川凝聚五星迭起伏而結此蔚然偉觀也此去南鎮僅三里而初因暑不能往此時則日暮矣南鎮者四鎮之一也聞其山徑滨秀惜不一登

紹興郡廨內有府山山巋然特秀居于府堂之後而

太守諸廳後衙咸左右列焉去郡三十里有乳山亦曰玉山山奇秀特甚山空水入舟行于巖洞之下或曰玉山者范大夫取其山石以築越城令人因之石去山如削成有類懸壁紹興石版最大且多又因城中遂巷遠市無不通水者故因其舟楫之便或至竪累以爲墻予以日迫皆未至殊爲憾紹興出素笋體肥味厚出丁坑者最佳其笋少短于別山所出而厚倍焉又出越繡爲陶家堰陶氏女所繡解線青藍如髮以細針繡之爲人物像者多不用畫地直手繡之或又曰青藤子于月夜炤之見素綾不見繡也又曰鑄山蘭雪茶亦佳味薄于松蘿而濃于芥亘酒花露酒咸以年陳者爲佳優人不能佳然最盛士女佚愉聚會遊陟亦其風也

赴顧松交席于其園中園廣敞有野致流水行于牖間曲池相通石徑逶折內有土岡面特開豁有白果樹數株皆數百年物松交曰故老相傳此故學基也昔軒臨水林風交下都無暑氣矣淡談至日晡始別

出城登舟至虎丘飲周子苓二丘堂月上矣東坡有二丘之

說蓋以虎丘山與閭丘公也二丘堂堂敞而垣卑林竹疏散月盡堂中清影滿席可愛子苓烹天露水點茶啜我且曰天露水以陳至半年者始佳如久而染垢氣息不佳則以井水洗之其法以大缸或大木桶于其上下中分之地鑿一孔用物塞之將井水一半露水一半同傾缸內以木棍攪之良久聽其定清然後去其塞以大盤接之其露水輕皆在上盡流入盤內其井水重皆在下仍貯缸內也如此則露水之垢盡去而鮮美如故矣子苓花磁有蒸芝甚佳是夕二更餘同子苓

及子靜長郎錢兄六弟同登虎丘山門試劍石一帶月在林上影逐人肩特可喜悅至千人石畔人聚如山燈散如螢石中有臺爲勝會選塲十番清徹無復雜響響終清歌一發洞簫佐之人無譁者亦無隙地石有高下人亦如之望者疑人之長短相懸而不知爲所履之異也遇王穉之引至其閣閣踞山上俯臨石級乃向殿路也千人石盡在目前燈懸樹杪月落石間仰見燈俯見月從橫見人虎丘以中秋爲最遊者更當以此閣爲最矣久之勝會移于石級間人亦

隨之高下石數十級人亦數十層如壁立屏風背矣夜愈靜則清調更出以初更猶有人譁也飲閣上至四更盡方歸登舟

余有建中四季蘭一本乃季師所賜也季師曰養蘭之法春夏宜于受露受風而勿令夏之烈日傷也至露變爲霜之後則宜置朝南背北之簷前使勿爲北風所吹其灌之之法在夏勤而冬簡以土之燥濕爲候在夏時以一兩日爲灌之候春秋以四五日冬以十日視其土面既乾再用手剝乾下之土一層視之如潤則勿灌如乾則灌之又一年之中用生黃豆畧磨碎以水浸之大畧一盌豆可浸半筩之水蓋豆性肥其灌勿灌于葉上期灌于土又蘭至太盛之時其根必上出于土卽仍以土覆之俟其根鋪滿盆之時或改用大盆或分蘭置于別盆其分也勿傷其根以從容爲主勿動本土盆之下用土一層隨用磨碎黃豆一層（若用整豆恐生芽也一豆作二三斷便可）以所分蘭根置其上最爲易發其蘭花既開之後其箭捍卽宜剪去不然恐分其氣也

自長河嶺至崇家嶺俗言十二闗王嶺其實嶺不甚峻而長延袤一十里青松彌望山與林淡蓊地多木遠水薪則有餘運則多費故木以壽也

是夕飲村醪數甌夜間風雨大作林聲澗聲唱和如一床上漏以箕盛之雨點鏗然亦旅中佳況也

早飯時旅店門有田螺一筐予意欲買之放生而意恐放之河中勢必爲人取去進疑不決上輿而去輿中偶問輿夫曰此螺欲買之放河中尚爲人取乎輿夫曰放之甚善此皆取之塘泥中今散而放之河長

流浩浩其安能得而盡取也因停輿以錢五十文買之輿夫以手分灑諸河蓋一筐幾萬螺云予因此而自警焉予初欲放螺惻隱之心也然而不能擴而充之忍心登車而去則此螺已嘗在鼎鑊之中矣此不能擴充仁心一過也心中疑放後必爲人所盡取嘗亦問之于人而空疑不肯問問亦何難而吝若此古人言學必有問又云不恥下問又一過也夫以五十文之微而可救萬命之多而予一念蹉跎幾令其入湯火苦惱之中而不得偷生清凉佛國嗟乎不可警

哉乃以輿夫一言而贊余之决玉子於成則此事功德輿夫載其半去矣又况夫士君子以口舌止人殺機贊人善念其功德又豈止百倍於輿夫哉又冒雨行至王家渡店小宿于開思庵僧印微曾受端愚和尚戒人朴直有行因讀端愚和尚語錄端公年十三出家生平不近女色然而自述行脚十數年慾根不斷欲念不淨至山中息靜饑困要死痛自懺悔刻苦搜剔始得清淨蓋欲之一念難言如此晚開庵中功課鐘鼓聲清徹可聽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十六

虛直軒日記摘抄上

學道人須過淫慾一關始得懸空說那道理何益怕火假金相似必也先景不馳對景不戀景逝不滯楞嚴所謂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又云逢欲覺支去無思憶又云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支了然超越命終之時皆生天上者也

偶嗔小人之相犯者欲作字聞之官堅忍夕之日犯而不校可也午後閱此人以別事受責二十矣天下

事有定數卽作字豈有加於是耶祇多一番煩惱耳正理之言勿以客氣助之必從容譬喻自惟然受益故維摩經曰平其心地一切皆平又宗家云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曉醒反復三省一章因念爲人謀一事發一言須是從事之源頭上清將來然後從流上徹底推究將去此無他仁則誠誠則明

席間李克甫云故老有黃石窶者平生寧以重價市良田其惡田雖賤值弗取也人問之曰未算買先算賣吾欲子孫他日便於鬻耳其後荒亂糧重賦煩惟

黃氏用以良故最先售子孫賴以存活卒如其言
夢中講孟子三自反一章內云古人以信配中央土仁義禮智配四時朱子云信者實也仁則實有此仁義則實有此義禮智亦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今細思孟子云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又云我必不忠忠者信也恰正與朱子之意相似蓋朱子之言實源於孟子又乾卦元亨利貞文言以配仁義禮智直至坎卦方說出一信字蓋坎爲中男正得乾之中氣故古人忠信並言

士大夫一言不可輕極怫時答語要緩極怒時答語要和

初一日筮一年之休咎得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易之示訓明矣念之哉

爲吉偶筮遇漸之彖之坤之彖其變不兼初者用悔以坤彖爲主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後二日五鼓夢家中集客甚衆予言及吉偶涕泣滂沱忽吉偶野服奔趨而至予急問之曰兒何以得歸曰獨荷聖恩浩蕩赦咸一人歸耳予且喜且泣向北叩頭不已醒時淚猶濕被也

晤其公有欲言一二事初猶豫囁嚅後卒言之竟得當人患意不誠語不婉內不能感外或相激以至言之如水投石也不然天下安有從善不如流之人哉後所言竟獲聽

五更早醒思煩神耗程子曰無事則廓然而大公有事則物來而順應六祖曰雖行善事亦不執著難言哉學道之人當觀念頭念頭一起囘光返照神復其

舍氣潛於淵念起不止思遂出位而因緣心紛焉所謂朋從也朋者類也因花緣果因豆緣瓜因今緣古因正緣邪因緣膠粘因緣輪轉因緣奔逸夸父逐日而不休因緣悍憍強臣尾大而不掉故曰學道之人當觀念頭斬木於根枝乃不抽澄水於源爰淸其流

昔人云死不可主生主之夢不可主覺主之

五六弟自山中出過我因說平安之樂復及謀生之苦因言士大夫治生之大道以不置妾媵爲第一義華封祝多男而聖人曰多男子則多累格言哉如飯

一盂一人食之而餘再分之而飽三分之而餧矣雖然此蓋有天道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夫財之爲物也分合而已矣合之則富分之則貧慳者惡分旣不能分巳之所有以濟人之貧貪者喜合又必且分人之所有以成人之貧而益巳之富於是天怒其貪而厭其慳也以爲貪者喜合而蓄蓄者代爲分之慳者不肯外分而蓄蓄者代爲內分之故爲多其子息使之財分於子憂合於父貪與慳之名如故而其實皆耗矣是何人之愚而天之巧也故生財有小術知人事

之分合者是也生財有大道知天心之分合者是也

雨中向晦宴息禪床上體認主一之學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身在這裡心亦在這裡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偶薄暮氣結胸塞讀下論末卷小愈燈下忽火發三焦禪床靜坐者久之至睡不能寧因念尹和靖論主一之學曰如人在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竊思此意未盡人固有正襟屏慮致敬神祠而心忽放者須如登千仞之山下臨百丈之谿鳥道一線足垂二分在外目之所視心之所存只得脚跟半步稍起他念立地喪身失命如此方是主一方是其心收斂著不得毫髮事眞登自然主一如却難一

禪床靜坐可嘆世上多少樂人苦死了可憐可憐甜瓜却當苦李喫未曾開口巳攢眉

心無盡境無盡

苦樂無盡三十三天之上更有天在十八地獄之下更有地在

富貧貴賤壽夭人所受於天者百千萬億不等然自天看下總只是一個人如衆兄弟中雖有貧富貴賤壽夭之不同自父母看來只是一個子其不均者天道也其太不均者人情也人情成於我見我富則彼宜貧我貴則彼宜賤我壽則彼宜夭無我則天

賞心玩目之物上不肯以奉親下不肯以與子而惟我是娛惟我是吝所謂無我者安在

偶以雜事紛紛念慮不靜夜睡輾轉竟夕靡寧借問

至親莫若妻子還有知道的麼還有代得的麼知惟我知受唯我受而人顧勞我以奉妻子愚矣故真知有我者而後真能無我　我心有不快而以戾氣迎人可乎我事有未暇而以緩人之所急可乎

偶因一小事遂起嗔心嗟乎平日言讀書言講學言養心以此事觀之平日工夫安在如里長在縣署土地堂內看傾銷錢糧大錠看也看得說成色也說得起解時拿到家裡來也拿得總是用不得可愧可愧意欲此後不讀他書且讀易經四書得暇且靜坐

予在病中甚以某某之諄懇再四爲苦旣而悔之曰吾寧爲人所求乎寧求於人也昔秦將伐魏孟嘗君爲魏求救於燕燕王曰吾歲不熟不能行數千里以助魏矣孟嘗君曰大行數千里而助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且王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大爲人求者累於人者也求人者累人者也累於人者是行數千里而助人者也累人者是出國門而望見軍者也二者吾何利又奚慍焉

病中心緒抑壹覩一切事苟焉而已昨記洛浦先在臨濟會下後參夾山語次下一喝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自此服膺

某某同某某先後過我病中甚不耐見容然不敢不力疾相晤室人曰獨不可以疾謝乎予曰子病生症人病死症身病易醫心病難醫欲爲醫王敢憚勞乎向年求安樂法近於知近日得煩惱法近於仁何時

卽煩惱卽安樂覩面相呈絕無迴避應緣立化不起糾纏苦行發於心慈野馬塵埃衆生實可憫者陰霾澄於妙觀琉璃寶月我國亦復晏然如是則可拔劍活人拈草作藥矣善行殊草草心無圓珠膈多滯慮終日忙忙作甚麼終日閒閒作甚麼可憐迷郎作奴壓艮爲賤把一箇金剛王寶劍反令太阿倒持權令自捹將此活潑潑淨裸裸的無價摩尼弄得似一箇傀儡一般隨人提掇逐境遷流可惜可惜何不學翠巖終日喚道主人翁惺惺着

偶與兒輩論某某事用術意欲入告入其機彀之中二兒曰寧可入人機彀之中而成人之事不可出人機彀之外而敗人之事君子明知小人之我欺而甘爲所欺明知小人之欲用我而甘爲所用知者其智甘者其仁予韙曰敬佩爾金石之言

吉人之辭寡五箇字一生受用不盡

怒猶火也此薪之火可以移于彼薪之火此人之怒可以傳于彼人之怒怒之傳猶火之移星星者可以燎原矣故曰不遷不遷者不傳之謂也或以此事而

傳彼事或以此人而傳彼人皆謂之遷火在山上曰旅旅不處也遷之說也澤中有火曰革革則水火相息不遷之說也

偶見堅兒作筭法歌首曰予也私淑自臨公予喜曰君子以虛受人能不忘師其學日益矣因論昔有一先輩講學有一士子自負博洽昂首奮袂而前曰先輩有何學問輒以皐比自居先輩從容應之曰僕亦有些學問曰是何學問曰僕自少知問學以來逢人俯下拜問話即低頭其士慙謝而退所以昔人問朱子曰謝良佐初見程明道努學經史不差一字明道爲甚麽却說他玩物喪志朱子曰病不在此病只在一矜字朱子此語可謂國醫飲上池水見人臟腑蓋謝上蔡之所言者非病也其所以言者則病也其病內根於意識外現於神情明道當下一掃却是頂門一針當頭一棒譬如兩人行夜路一人握太阿利劍一人握夜光寶珠却在他前賣弄不得纔開掌放光時早被那人奪過去也所以宗家道你未開口時我已穿草鞋在你肚皮裡走幾廻也又道若言前薦得

堪與佛祖爲師皆是此意學者孰能無病知病爲難知之而不諱病尤難昔漢文帝賜尉佗璽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光武將討龐萌勅諸將曰吾常言龐萌社稷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曹孟德使禰衡爲鼓吏以辱之衡當衆盡脫故衣祼身而立徐著新衣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看來帝王局面如青天皎月縱有微雲來往不得澄虛姦雄伎倆亦如空際神龍任他彌天羅網牢籠不住學道之人到此田地方可揚砂成玉屑點鐵作精金故曰藥疾

忌醫其疾不治

燈下閱近抄必欲閱竣却眼倦背臥許久借問背臥的工夫從容遲閱何如可惜這一點執心一年來化他不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是不緊則不慢不助則不忘

偶課幼兒書悶極氣結不能舒至更餘方散可笑一極小事氣從何處起竟至如野燒因風東撲西熾講學人過此一關不得殊為可憐如此等心病未曾徵色發聲却結在膏肓之間縱有國醫還從何下得一

針砭否只有自知自愛自禁自解故君子必慎其獨因此又嘆蒙學一道失傳已久古者於童子習禮則使之周旋磬折升降進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身勞而益徙心逸而益舒習樂則使之聲音以悅其耳干羽以悅其目歌咏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陰用兒童嬉戲之實使之有節而不蕩有文而不鄙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名教中自有樂地如是而已故王陽明先生有訓蒙一篇甚為切至乃後之訓蒙全失其義寬者使蒙飛揚恣肆蔑禮法為弁髦嚴者使蒙束縛拘攣視詩書為桎梏耗其精神損其真氣不別其天性之明愚不視其根器之利鈍蒙之為蒙也苦矣

問與兒輩論事事無礙曰天下豈惟事礙事理亦礙理仁則以濟人利物為先知則以明哲保身為急仁者以身犯難足以濟人而或至於危其身不幸則或至喪其身是喪其所以仁天下之大具也仁者之一身足以生千萬人而乃于一二人殉之是以小仁而成其大不仁故仁有時而礙仁不獨礙智也

智者不以身犯難將以全身而其勢必至於私其身私其身者人必怨之其禍常生于所防之外私其身者天必怒之其害常伏於所避之中捧玉者多躓注金者多昬外重故也夫身之為金玉也大矣重其身者或至於輕其身是以小智而成其大不智故智有時而礙智不獨礙仁也全其身而濟人吾所樂為也有時全其身而必不能以濟人吾將全身以害人乎抑危身以濟人乎濟人而喪其身吾不為也濟人而不至於必喪其身又或至於可以喪其身吾將慮其

可以喪其身而棄人乎抑姑冀其不至於喪其身而濟人乎故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又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若云捨身濟衆同墨子之摩頂保身絕物同楊氏之拔毛其始也兩家各有其一門深入之功其成也兩家亦各有其八面無礙之用然而難矣然而易矣

尼僧往來諸家好傳口語易起是非且恐有不肖者勾引邪說有玷閨範一概不許入門至于花婆賣婆多以僞雜眞耗人貨財以黑爲白亂人是非皆由人

家婦女不習女職因閒生事與夫二心私用銀錢以有此弊俱宜嚴戒

作其公札爲之遲疑久之既而卒作之曹孟德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予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因念同一事也衆之則害止于一家害重而被害者少散之則害遍於衆姓害輕而被害者廣將爲其重而害少者乎抑爲其輕而害廣者乎竊理不圓不滿往往見隍一邊認功成過往左失右此處大宜仔細切莫草草匆匆我生平到此却抛弓折箭去也

有爲文肆訕者聞邑諸民公集隍廟盟誓且言以予平日無得罪於地方而小人匿名騰謗請神鑒而殛之嗟呼予何敢當哉予自反生平硜硜無敢恣誕但以病廢山居交遊疏濶或乾餱以愆或書牘罕答或及門而不面或報刺而稍覊疎也而人疑其傲儉也而人疑其慢諸子皆令閉戶不許結盟入社而人或疑其孤經年不作薦函不能潤澤鄉邑而人或疑其刻豈人情之難調抑招尤之有自然竊以人悅易邀天怒難逭我與其得罪於天也毋寧得罪於人

人於飲酒有餘則納以量不足則勝以氣降此一點勝心可以節飲矣酒之困人豈人困之哉自困耳

議革糧長事於大寧寺予已自矢不與公議矣此復勉於一出此議也予思之連旬而未能決其大利大害之所在蓋不革則糧長免運外受屯丁之勒索內苛花戶之幫貼革之則糧長雖廢必需收米之人議立倉頭召募十人應役治法甚善但恐行之既久變召募爲僉點化倉頭爲區頭其流弊亦有可慮者二者交戰胸中所謂窮理之學安在耶

五媳病篤幾不起予憂甚禱於家廟自愧積善無力
未能延慶廣福惟仰祈神佑而已詢五兒云五媳去
冬咳嗽微吐血絲嗟呼此火症之微也五媳父亾母
遠則翁姑當兼父母之責矣彼有病而不知問知之
而不即令治畢竟視人之女不能若吾之女也畢竟
不能竭父母之心爲翁姑之心也治病不於其微而
于其著晚矣又予自反予治家之道禮意多而樂意
少禮近於陰樂近乎陽陽動而圓陰靜而方爲婦者
母家既遠別無往來終日窮年兀坐一室胸有抑鬱

無可告語氣血以靜過而多滯情性以幽𨶒而多憂
致病之道此或一端也古人作樂甚覺可省然歌咏
以和其性情舞蹈以和其血脉養身治心使民繇之
不使民知之兒童習之可以代戲成人習之可以忘
憂先王之爲教若此家門之內得樂意而陰用之一
日之內拜跪祖宗省視姑姆使之屈伸往來靜而時
動爲姑者正以肅其教復和以達其情使之視姑如
母視娣姒如兄弟笑語相聞宴飲閒聚幽而不憂庶
幾無聲之樂其在斯乎雖然此爲我家言耳若他人
則嘻嘻不及嗃嗃遠矣故曰作樂在制禮之後是日
予徹夜不能寐愁煩氣結直至天曙嗟呼予尚敢欺
人言學問哉骨肉疾病垂死就不關情然於此輕視
一分謂之不仁於此重視一分謂之不智只是內盡
其心外盡其道止矣病骨肉之病以生已病可爲仁
乎以無益之憂而耗有益之神可爲智乎然此等道
理我平日也曉得也說得臨愁煩時也提起得只是
受用不得未知何故昔圓悟參五祖演盡其機用祖
皆不許可悟怒辭去祖曰待汝著一頓熱病打時方

思量我在悟至京口得傷寒困極以生平所得試之
無得力者因自悔悟病愈復參五祖方纔大事了畢
所以真學問人撒手遊行得自由分逆順境界兩無
差別生來死去當下如如又何况妻子之間耶學問
須在心頭一點自知自受處審勘乎白不然滿口說
道理只是自欺欺人無有是處
傷若（治五媳病之醫生也）往鄉不敢强留以鄉痘盛行也予與
五兒計汝媳病大約難痊人之子獨非子哉不可以
一人而悞衆人遂聽之

芒種五臟病大劇幾殆乃曰聞人身之氣與天地之氣相通無從驗也及觀之病人其病之增至節候必增其病之減時至節候而必減乃知人身一小天地也人能知天地之氣機運本身之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呼一吸之謂息知息則知道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在慰令君嗟呼予與令君言之熟矣曰擇禍莫若輕今不幸而言之中矣吾邑自罹難以後令公無以圖遷去者令之難言至此哉因念此時山居臥病衣食

粗安自是人生福境山居自題曰維摩居士丈室康節先生炷香感天恩之深厚愧報稱之末由乃此一月以內功行莫能積累過亦未能考記人至於不知其過其過深矣子曰見過內訟又曰克己又曰攻其惡聖人知人之待己甚恕護己甚堅故以兵刑之道治之如老吏之折獄訟者無遁情如名將之用兵以戰必克以攻必取嗟呼豈我輩因循度日者所能及哉是午即過默公涼亭未午飯也開生竟日共酒美饌負愧良多默公過請乩者於廣平云呂祖至書贈

默公一聯安貧自得寰中趣忍辱常存塞外思富哉言乎讀書溪伯寧古塔雜詩有黃稗公然熟瘦瓢香味多之句呂祖所書宜以銘座右覺蔬飯杯茗皆為踰分之享人天之福矣可不懼哉

讀李卓吾焚書畢偶閱舊錄朱子語類心身泰然人無論閒忙順逆每日靜坐一時可以息氣可以省過可以養心可以祛病

命夏時可寫謝中隱女本末此事半功半過難婦母子引領歸宗此一功也流落之餘配非其偶然數年

資其衣食折散彼亦難堪此一過也贖回最當而謝氏無資勉取以歸而秦權遊怨權然後知輕重心為甚如之何而可與權也今人遇事或苟簡任己或枉屈狥人皆曰從權不知分釐毫忽不爽之謂權故權者經之至精者也心粗目眩微有高下則權失其準至精不雜而權立焉權者經之至一者也一斤者不可移之斤之外一銖者不可移之銖之內至一不二而權平焉故天下一切事得權而行行則物不能碍得權而定定則物不能亂故至不定者權圓所以象

天至定者亦權方所以象地今人言權治主乎圓而迷其方其終也亦胥失之而已　至次月時可歸知謝女在彼粗安其來言者欲有所假借以成己私也人情之難測若此予當日之且信且疑豈忍過爲逆億哉此亦格物之一端

講學者不必談玄說妙且道如酒色財氣四字如何

征問吳湯日伯及瘠之病嗟呼何病人之多也人生少病亦一大幸予連日因貧而費少稱貸殊苦胸多抑邑何其愚也憂不足以醫貧而足以媒病病之小者足以增憂而助貧病之大者并喪其憂貧憂憂之具矣癡哉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十七

虛直軒日記摘抄下

程伯淳先生在澶州造橋少一梁每當林木茂美處便起計度之心因謂弟子曰可見人心中不可有一事又一弟子心多懼問於先生曰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

讀白樂天詩有省侍郎千古人物而竟無子至以姪孫阿新爲後使今人值此亦安能逍遥池上作醉吟先生哉古人眼明心曠故不可及若吾輩人品卑鄙而有田有舍有子有孫邀天之恩直在白侍郎之上使不樂則不知享見在徒樂亦無以積將來且喜且懼惟日孜孜勉爲善而已矣古人云爲善最樂

起其晏昔管寧渡海風起舟將覆寧曰吾嘗三朝晏起一日不冠如厠過當在此耳俄有雙燈引之獲濟嗟呼晏起古人以爲大過而予自病廢以來懶惰頹放習與性成痛自懲艾因思晏起之弊生於晏寢予每當日暮輒往館中與兒輩淡談以至晚餐晏間飲亦晏起亦晏并兒輩之寢興亦晏此後非有事薄暮

惟禪床小憩不復往館矣夫晏寢或飲酒即睡宿酒傷脾或淡宵近室心腎俱敗夏蚊冬凍僕婢艱難燠燈寒火靡費不覺遂至晏起爲常廢時失事一身之作息與天地之氣候相違一家之饔飧與衆姓之晨昏迥異古者國家氣運以勤怠爲治亂況於士庶敢不勤與

思孟夫子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說到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這方是大聖賢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之性處尋

常人誰能說到此地位孔夫子說箇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又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酒色二字聖人看得何等艱難今世講學人如何草草略過佛家於淫根欲念洗剔淨盡隔壁聽婦女釵釧聲律師即爲破戒圓覺經云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衆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爲因愛命爲果楞嚴經云六道衆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看得淫之一字何等鄭重乃至經云當橫陳時味如嚼蠟又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將衆生纏綿流戀情景和盤寫出故曰三教大聖人詎聖通明也無所不通異無所不明聖賢不通凡夫之情不可謂通明佛不通衆生之情不可謂通明

先德云不怕念起惟怕覺遲此亦是方便不得已而言念既起矣只有覺之法雖遲亦無可奈何究竟念一起覺已遲如何說得惟怕二字須是念未起之先時有箇惺惺主人公在陸象山先生云存養是主人撿點是奴僕

五弟爲其前婦周年先一日禮讖於慈雲予率諸兒一往偶閱篇海見其論字母清濁喟然曰天下義理之無盡若此乎六兒往聞論字音之清濁於馬臨公臨公聞之無可大師與此相合但未言上聲作去聲耳因書以示六兒

方國甫劉奉泉之子來見意甚怫然多吐我意未盡彼辭別後回思淡多未悉此予痼疾也此後能審問徐斷則情僞過半矣其言曰公家盛德故敢相掌嗟呼予何敢當盛德若如彼言則盛德可爲而不可爲

也故居鄉之道温言和氣可以悅人亦可以悞人必也外嚴而內恕乎故曰爲善無近名旣而思之昔正獻公薦常秩秩後改節公悔之程明道先生曰願侍郎百受人欺不可以此替好賢之心嗟呼格人至言可佩也已

偶閱五燈會元見輩適指丹霞燒木佛公案曰院主訶丹霞自是正理却爲何鬚眉墮落曰院主鬚眉不墮落誰爲丹霞作證明兒未達予笑曰汝看院本白兎記否曰見曰敲髀耶是節度使貴公子李三娘是

田村婦人爲甚麽受不得李三娘一拜却昏暈跌倒何也曰李三娘是嫡親母親曰須知丹霞是嫡親兒子雖然如此我却不然曰大人意又如何曰我寧可敲舌不犯國諱曰古德多有訶佛罵祖伎倆又作麽生曰奉天罪已數懋德古帝郊天書御名

王宅索舊逋人至甚爲煩懣明友親戚雅意通融其借於人者必時處不足爲人借者必時處有餘往往碍於交情不肯苦索賢者尚擬從容相償頑者遂以久假相忘一旦境移時變貧富升沉其借人者未必變而有餘乃爲人借者或忽變而不足自處既貧[illegible]索逋不得不迫負逋既久則相償不容再稽視之從容陸續償逋者其緩急難易固已不侔矣諺曰人貧簡故紙情之常也況天下豈有可不償之逋哉

來僕攜長孫外嬉忽有壯騾逐牝驢如風而至來僕過牆壁下不及避遂以身伏長孫背上其騾從來僕背跨而過嗟呼危哉此予長孫再生之會也嘗謂五兒云感應經須有禍向綏中生禍向暗中滅之語謂大善人而言也若此則禍向明中滅矣譬若中流遇

風幾覆復正可不警哉內訟已過上感天恩切莫從泛常視辜負鬼神一番臨濟喝德山棒矣其騾爲周氏之物周氏責其放騾之僕而償來僕湯藥壹兩貳錢予本不欲令來僕受然念不如是小懲則無以大戒姑息容忍反爲彼他日之累矣昔金陵倪尚書開步行有一醉人直撞之且出言不遜公客之弟問久之其人以醉後毆人抵罪公乃悔曰我之過也大使當日聞之於官小加懲創彼豈有今日耶予意竊亦如此

山中人懶性不喜問外事所謂魔也雖然心能轉境境安能轉心若一事糾纏便生厭捨古德有言一葉飛而翳天一芥墮而塵地早知心量本空天澄池潤饒他鄧林風飄迷雲蔽日海沙倒湧積阜連洲還于本分內有纖毫結礙否

看木匠鑿孔合笋謂二兒曰做屋只是一箇牝牡可知天下只是一箇陰陽一施一受一虛一實青方卜築山中

天雨廂房盖瓦未全甚爲躊躕前此有二粗瓦匠入山予再三遣之出今思使彼日留之瓦已盖矣凡事

不必十分算計不算則失人道過算則不知天道

四弟過山大雨不得酒悵悵久之思釀藥燒酒以待不時之需連日卜築左廂房頗苦時詘右尚思搆一亭今以力不足輟矣因思山中本期苦行等于世外若仍欲結搆完備便是役心未盡恐爲鬼神所呵宜切戒之况於力既不　心復思搆又添一段妄想糾纏從山水良緣中起經營煩惱障礙豈不愚耶鄙意冬間稍有餘貲以十金完垣牆如不能則編籬自蔽而已

胥并兒輩入山覲僕開曲水流觴故址暑天用力白汗交流或至中暑成病故盛夏不宜興工即興工亦宜節其力容其偷頃茶暑藥間一與之日中小息使之不盡其勤不致其疾亦方便之一法也又一次興工動土所傷細微蟲蟻不知以千萬計人多以不見而忽之予嘗見堆舊磚百十塊命僮移之別所見磚縫蟻聚甚多一時奔潰死者無數蓋物以土爲室以幽爲藏破其室使無寧居顯其幽使無遁形其暴殄物命多矣故得已而不已之工君子戒焉

二兒雨中自湯庄歸湯庄爲方氏僕隱租已久大約多以熟爲荒耳今田歸於予予計欲清之念以此庄一有管理之人則與佃人勾結必不可清矣故此行命兒壆從二兒往而元香二僕参之彼此頡頏不相下克甫携丈量弓往爲虛聲果得增租數十担佃約來歲再量增予聞之甚喜此田爲方青林公之塋在焉或十年或五六年孤甥稍能成立當聽其贖予此時不過代爲之守耳兒壆歸道此田良而增租可爲孤甥異日地予亦可慰　先孺人之靈於九京矣

杭僕之子耳保年五歲暴卒此刻僕已失母矣三日前曾聞之老婢言其有腹漲之病而其父反云死了也罷予雖家中連日稱貸然意欲與以醫藥之資聞其父此言遂咈然而止欲少遲再給之而不意此刻僕之不能待矣故救人如救焚遲一刻不得

其相過晤前大卿來予皆其病力見之爲兩姓勸息訟也雖病極敢憚勞乎予性好懶畏事此極力勉强而行之須知好懶畏事者或反至多事此一案予向年曾亦與聞若此番因病遂爾閉戶不救萬一事局

紛紜訟端蔓延則前此居間之人不亦在粘泥帶絮之中乎

予命諸子結友定交非三十歲後具知人之眼不可定交恐悞交也又不可多定交多則愛薄而情不専管與鮑張與范俱是一人止交一人未曾數到第三箇故後日交道之薄起於當初交情之濫

念與夫李香病僕之効力者宜賙之且上無父母中無兄弟下無妻子是獨人也爲主者可不以父母之心視之乎一家雖小亦必以通言路達下情爲主者必主人思慮所及而後及之亦云狹矣遲矣

其公有字來予不怡者久之一恐其兩家夙業累解仍結一怨其不俟而去有負苦心一日之間嗔憐並集既而思之本來救火豈反自焚嗔固可愧雖行善事亦不執著憐亦隨緣但不可執滯已見輕債成事而已

五兒揲其求婚之筮遇渙之象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其辭甚吉而事卒不諧既而思之婚以合二姓之好何以得渙既渙矣而又何以亨也則其事以不

諧爲吉也筮亦有不可泥於辭者類此

日光照天羣物皆作人靈於物寐而不覺是謂天起人不起必爲天神所譴如君上臨朝臣子高臥失悞不免責罰是人今世來世受二不得報一者貧窮奔走欲睡不得報一者疾病困臥欲起不得報夜漏三更羣物皆息人靈於物酒色博奕是謂地眠人不眠必爲地祇所呵如家主欲睡婢僕喧閙不休定遭詈朴是人今世來世亦受二開眼報一者更夫戍卒徹夜巡綽爲其開眼報一者老鰥少寡徹夜愁惱爲獨

開眼報　感應篇載鼎州符仲信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并晏起二過止得三十五而卒

家主禁合宅人不食牛犬肉爲大功德

劉先生餘談問於江寧律師三昧和尚曰和尚年來莫夢遺否三昧曰或半年或數月皆有之但無景耳戒律中無景者滿而自溢不必懺悔若有景者則必欲念偶萌生心現境故懺悔回向也

有若無實若虛不獨學問義理爲然今人一切皆反此有財者使財有勢者使勢有力者使力善飲啖者

竭其量利齒頰者騁其辯雄湛具者極其欲神壯者撒漫貌美者顧盼莫不以天之所厚與者而輕用之褻天甚矣若虛若無謙道也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近日習氣甚多大約弊在一盡字對客揮毫無不盡之文藻風生滿座無不盡之談鋒眉宇顧盼無不盡之英氣跨空馭遠無不盡之雄心桑孔持籌無不盡之利孔孫吳覩而無不盡之兵機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十八

示堅

偶在館中諸兒晚飯士堅飯畢擲箸於[illegible]因戒其放肆無敬心并詢之曰數月以來張師曾言汝有不是處否堅良久曰無也方先生曾有言否曰無也汝六叔兩兄曾有言否曰無也因謂之曰若汝數月內無一不是處則汝是聖人若張師方先生及六叔兩兄見汝不是處而隱忍不肯說則是待汝如路人二者皆必無之事而無一言者大約習氣所成

耳尚豪賤謹風氣使然喜諛惡直童子不免初猶相恕久則相忘小節不箴大閑將踰防微杜漸可不慎哉昔漢帝於汲黯不冠不見今弱冠之子於嚴父之前飲啖則虎視鯨吸議論則九地九天是古之天子有敬臣而今之稚子無敬父也古者帝王亦有諫臣卿相亦有爭友今也黃口之子不復聞逆耳之言是古人以行之于尊貴而今不肯以施之于卑賤也風俗之變本於人心古今懸絕遂至於此吁亦危矣哉因書以訓堅但銘之心不可銘之座右也

此心易放而難收則圓通之流弊不如拘謹末世賢人少而不肖多則內省之得力倍於思齊

示堅

陶歸得堅平安字至知汝外母待汝猶子汝媳性復和順相得此是人家第一吉祥喜事性和順則能受善言便爲一生福祿根基然相勸而善不在言辭身可法而心相信則相忘於道術矣吾家古板道理不可盡拘諺所謂識取秤中意莫認定盤星是也久之義理明徹則知世間一切富貴子孫壽祿皆從義理中出始信爲善最樂耳樂則惡可已也舞蹈懽愉豈眞古板耶日來偶汝長兄間語曰某偶問我誦感應

經大人命以何句爲第一我時語之曰若汝答則如何堅云我答則云忠孝友弟爲第一句我曰是則是只是鐵板冊有體無用我教年少子弟從不邪淫始當答云我以見他色美起心私之爲第一義因拈此公案寄汝以見雁軒修竹中家庭談論之樂也

又

結社結盟我所痛戒南中此風尤甚雖汝愚稚必無問汝姓字者然我防微謹漸此爲第一要語當如汝兩兄爲慰

又

汝來字所云謙冲謹慎兒戲之說益汝滯於其名而不通其義故耳兒戲者謙冲謹慎而渾其迹老氏所謂復返于嬰兒謙冲謹慎之至也阮嗣宗竹林任誕而晉文王稱爲至慎亦是此意古人能當此二字者亦不多得二字所由起起于老萊子之娛親一團生意藹然與春風拂面一般和而至于安則庶幾矣

壇經明暗一章問得極好我初看時亦有漏泄之疑後來始知宗門道路不落言詮假如汝問我如何是明我照經答云暗者是畢竟漏泄箇甚麼即此可釋疑矣

又

孝弟之道至今日而難言矣得此提撕一番愚人尚有言孝弟者讀書之人好科名好富貴亦因此而與起豈可執理以爲斷也教有實有權此權教也斷然以心律爲是無可疑也　爲富貴而盡孝言功已是去禽獸不遠然今人既半禽獸矣豈可不于禽獸中救之以歸于人乎此語言之世風可憐然正不必說

破斷然以倫常宜載功而已堅在江寧刻功過格心律有前輩云倫常不宜載功欲削去心律中倫常內功格堅以稟問復示如此

撥租書示塈等

治田之道在於履畝必躬必親唯分乃專故分田而後知力田一田之中其稅於官者幾何其用於家者幾何其興作於田者幾何知其消知其息可以紀天時知其肥知其瘠可以盡地利知其入知其出可以理人事故置田者貴於知足知足則心常足矣治田者貴於知不足知不足則財恒足矣故分田而後知節用我念汝等皆粗知艱難可望成立今分田撥畝如左大約田畝一百二十餘畝畝得租三石六斗合

計租四百二十四石爲率有畝同而租少者另補其租有畝多而租亦多者約畧亦相當不至甚遠耳若欲彔忽均平世豈有此平法哉諸契各付汝等明經界浚水利稽佃約辦官糧敬之勿替遵而守之擴而充之存乎其人矣

示兒輩

小子輩記功過格不獨讀書之時可以記功亦且於息偈之時可以記過且一年之中一月之內有必不能已之應酬有必不能逃之禮數記之可以攷時日之多寡而知古人寸陰必惜之意一人之身一人之心其精力或强而或弱其聰明或開而或塞記之可以攷身心之變遷而識古人愼終如始之道葢記功以加勉勉而日益不可不記也記過以知懲懲而毋至于日損尤不可不記也若以彼數日之內未讀書

未作文或有耽悮或有荒失而遂不記功過誤矣

示堅等

此中費不可言非家中意料所及老和欲攜來則力有不能置之家中又恐其不知養身讀書我于家中一無牽挂唯此子耳長兒當以父道臨之　外丈大老太太老姑太太可時應其用待我衣錦歸時未知彼能待與否勿令我他時有遺憾此最關心事但家中殺賤又未知近狀若何尚可周及至戚否此中一歲之費約有我居家三歲之費必不能再省恐眷屬來又須畧浮耳

又

此地只是費而無所進用然我亦聽其水到渠成不分外行一事蓋近日閱歷事變既多然後知命年不老不能知命聖人五十而知天命况庸下乎汝輩宜共知此意

又

此中一一平安汝輩在家只以小心節用養身讀書爲要義我有對聯可各覔善書者書於書室中　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一切堂戶中可懸諸不多及　汝母覔地事可留心

又

城稻忽貴青黃不接之時計饑者必多施由親始而僕婢亦爲切近有應賑給者酌量賑給計早稻必收則稻貴或不久接濟有望如稍不足設法銀賑給亦不可少作何設法事後相聞可也

又

得大老太太仙逝之音爲悼念不已今尊輩只姑老太太一人年又高矣可將每年俸已加一倍者再加

一半以代　太老爺致同胞姊之一念也

又

採木幸奉

温綸此五省之楄至江南一省原非會典開載疏內點明新增二字閣中堂諸公頗以部中新增爲不宜惜疏中未暢發耳吾鄉總無楠木况大者乎恐　上臺一查一回不能少但回文過便可晏然矣爲此事甚懸心今日方荷

皇恩爲天下民喜不獨桑梓也

示堅等

此中一一平安五兒下第我之喜勝於登第也長安傳桐城二美太常辭榮忪入道黃門樂子慢登科豈不榮哉然此事我見得極定　天必不負我也汝等凡事當體此意

示堅等

聞家中四叔同里門諸公募施粥濟人此諸公大功德事也望雲頂禮叩首祝諸公福祿無量又聞每月需米三百石今止得一月此時里門募從何出令示汝等再募施粥一月有不足者皆我補之雖此中較昔更爲艱難然我思自　內陞留任以後一兩一兩總非我分內之物總是

君恩溢於格外既爲分外之物我豈可尚留長物以貽子孫乎且如去年在副憲時上密本四中有一本

滿科長上疏與我疏大意相同下部處分降二級謂用我荷

聖恩將我疏留中不發直至三個月之後方發下僅以嚴飭行結之如此　寬恩豈非

君之恩

天之恩乎故我信　天極眞知財之一字全然不可認爲己物總是天與一分則得一分該用一分便用一分此時里中諸善人君子若會用銀積功德無過於此時一本百利斷然不爽我之行此等事灼然不

是行善事却確是求福避禍不敢欺天却是知天

示壍等

自蒙

特恩連日甚冗未及作家報示汝等今日小暇揮汗

敷行相示老人蒙

皇上非常之遇

宸衷獨斷會詢之內閣老先生亦皆不知其所以但

此缺部中開列某某姓名以上

上特諭云姚　陞補如此

殊恩豈意料夢想可及計我前內陞者科道尚有二

十餘人一年尚不能補一人即見任太常少卿陞到

副憲亦須十餘年今我一日而超陞入三五十年之

官邀被

聖恩豈有極哉我細思無能報答但我雖爲副憲而

較前更加清守即於尋常交際亦酌量減存但可以

支持日用而止較之爲戶科給事中受享更爲節省

受副憲之榮而不敢全受副憲之利非所以報

恩亦畧存此一念故示汝等知之不可云乃翁已作

大老畧作繁華想也至於鹽差各公又係本衙門我

自矢不受其一文亦不發一字恐有親戚輩索靑日
字者可一概辭之總之
聖恩既重責任必深過於謹慎原非得已我從前因
聖諭廷臣時有奬勵之語我心甚喜而亦甚懼喜者
喜
特逹之知懼者恐有
不次之用故前疏內有年衰體病性懶守劣原以實
情告之
君父而不意仍有此

姝恩我益且喜且懼矣此等語自世俗諸公言之則
云此人說假話惟汝等知我素心故聊復語之耳我
林居十餘載視富貴若浮雲但念
聖恩難報稱耳汝等家中一切益加謙謹節儉不可
畧有加益也免佃租想卽舉行已命六兒先寫字與
汝等矣先曾祖贈光祿公側子孫凡有中鄉會試者毋田種一石免租五斗大人推此意凡遇陞遷亦踵行之

示堅等
滿兩尚書自江南回察訪得吾家兄弟子姪俱皆謹
飭里中絕不知爲紳家退讓之狀一點聲音氣息也
不聽見也無出遊者也無書干求公祖父母者首推
爲江南善人家一時聲譽滿於
闕廷滿州諸公傳爲美談我於兩尚書素無知交不
知何故察訪及此以理揣之或得於道路採聽之口
或得於督撫諸公道實之言皆未可知特示汝等知
之可見我家數十餘年小心女貧自有公論汝等此

後更加謹慎更加小心可見　天之祐善人之誦許
皆若合符節也

示堅等

戶長叔有書來言本家讀娶嫁三事甚好意也但云每年百金此時都中力不能及且一年之中難以類定幾十兩我再三思維每年我於冬季積累貳二十兩或三十兩寄到家中以為來年之用酌議讀之一字不必言聽人自讀與否可勿問也只嫁娶二字若人人應命亦不能給今議本家男自三十以上未娶女自廿歲以上未嫁者酌為助之聽戶長叔行可也若人多一年不能行者酌其緩急於次年行之

又

一字與五爺恐其哀西河而過故拳拳慰解之汝輩家中可悉我此意閒中約過笱雁二軒杯酒撥悶亦一道也　家中一切以謹慎節儉為主人情日險不慎其可得乎生計日難不儉其可得乎不可存一念曰我軟弱恐人欺我得人曰某人可欺我已討便宜矣我近日看得天道人事更覺分明謙卦盡在此中今年筮得謙此神之示之也

又

適刻江召來聞二伯母之變一字詳示汝等并以少解二伯三姪之憂哀又思彼今歲大事中不能無費里中措貸無所出倘或二伯三姪急需則作汝等之意即于年內為二伯三姪措處以濟其急總之此為二伯三姪身命可憂之時不拘何時那借以應之即重息亦所不計也我老年兄弟深為二伯憂諸事豈所惜哉汝等酌應有便字來使我知之

示基等

汝諸兄俱不在家家中需人照管閑老和有欲起遣才之意殊爲不詰此時正宜閉戶讀書作文字豈可遠出廢時躭悞耶且天暑於調理身子尤爲不便反增我憂耳切宜即止此念特此嚴諭

示堅等

偶詢士堂曰汝知馬弔乎曰知之老人生平不知馬弔作何狀或曰有意味予正以其有意味故不敢知耳因戒堂并戒汝等

又

堅在郡有以芹相酬者拜伏而遜辭之一喜也堂在汝捐金以拯故人之子二喜也堅在南有以五戒相干者一概謝絕三喜也功名富貴敢云喜乎哉

示堂

在彼一切循理而行若理有不順即多金不可說一事財可再覓一做非理之事得罪 神明銷除福祿悔之何及哉

又

從五叔郵中得汝字知平安一切俱悉之近時朝夕讀律六兒親自錄寫宪心於此見其義甚精而皆本于好生之意夜間亦閱覽不倦庶幾報
聖恩於萬一耳汝輩暇即宜讀書不可草草過日二兒五戒尤宜刻刻留心　五戒詳與十九叔札中札附後

二男五戒雖云迂腐以遊事論之幾汰去其十之五六矣之者日若如此何不閉戶掃迹而棲棲中道爲耶然不得已而出出而能撑能持猶爲彼善于此若日我姑且取之他何計焉人但知人之能取而不知人之能耗天欲耗人其端可勝舉乎取可喜也耗亦可畏也即以我之所親見論亦有遠遊歸而旋有大不如意之事者我心甚恨恨跨鶴二字非所望也君妙年福相功名到手前程遠大我拈察所云有福人儿脚根所到必有一守藏神以隨之但不可性急手

癢遇物即納恐日後本身應有之財反于此時折算取盡少者于現在而折其多者於將來亦不明於會計者矣故五戒受持不可不急也婚姻關一生男女之姻緣墳地關兩家子孫之命脉人命真僞難明以真爲假則鬼寃以假爲真則人寃准狀所益於已者甚微而被准之家或至傾家喪命此與刼盜之晒線何異責打以他人血肉淋漓助我之美服甘食此與食人之肉而寢處其皮者何異嗟呼恐不戒乎哉敢不戒乎哉至於出外以儉爲主儉者不奪人此尤爲

五戒之根本

示墍等

家中汝等各房之稻一石不宜賣料所收不多若有必需銀者倘公中有存銀卽照時價賣與公中將稻存入公中以備明年本家親戚僕婢及縣中大勢賑儀之用此等時節是極苦之年亦是極好做功德之年不可草草錯過

示基等

汝兩兄到得家中一切平安信爲喜汝兄等不在家汝輩年小一切謹愼謙退約束家僕不許生事一毫

也至邑父母處汝等不可輕見做秀才時只閉戶讀書不可與聞外事

又

聞兩姪能坐西席以教子弟可喜可於敦銀內每人送十兩爲各上一會每年他徑自貼會收會之時可得五十兩亦是立根基之一法也　敦恒不足我再設法會來此亦勸子弟爲師讀書務本之意不可少也

又示墍兒

肴者食妖也天下豈有一食而不可再食之物哉此爲食盡之占昔雪竇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不祥莫大焉特虎臣先生曰彼邑有數家尚以講[illegible]殽饌爲事考究之精製造之奇非知而見之者錯愕莫能名未幾而各有非常之禍豈曰盡由于此然纔過三寸成何物以此而不惜已財不惜物命傍人爲之朶頤　鬼神爲之怒曰民以食爲天以尋常日用之食爲不堪而另思以意造食是賤民之所天也可不懼乎

示堅等

近見河道淺阻回空大半滯於淮上新漕甚爲可憂而部中方泄泄視之更議漕船展期改造不得已痛切一言恐係戶工二部會議已定之事難於更正幸
聖人睿斷奉有該部確議之旨恐部中終執成見然有此一番議論勢必行總漕督撫一查或可少有益于漕運少甦運丁賠累之苦吾盡吾心而已稿并抄覽又停造册一疏并示　此中一一平安只歲事艱難倍常寓所賃租主人索至屢日尚無以應他可知

矣　此中甚重鹿尾味果佳吾鄉鹿多而不知食尾汝輩試覓十數尾鹽之未知何如且試一嘗之可耳

示堅

昨日從塘上一字并閩文示汝今日陳盟驛公祖令兄行便又作字示汝銀二兩寄慧公慧公老矣心刻刻念之但今年之窘非往年可比也汝兩兄字是在寓中書者臨場只養神作文只寫意淡山有寶無意於寶者得之

又

臨場不可有得失之心我看此時中固甚好但我家尚急急望中則犯　神明之忌矣中者不得已而中

之思想則不是文看過還汝我亦不得已而看之汝文大進疎通之氣可喜只略鬆耳然此時場期已近不必用力揣摩耗神短氣只隨其意之所至成章可矣我此中無一事但眼見長安是一部大廿一史升沉生死成敗只我此番入都時已見棋局幾新而我猶故我也故我身心甚泰然今秋內陞也好外轉也好仍留在衙門也好三好是我得意安心受用處示汝知之汝之視中不中亦作如是觀我甚不喜汝作文有想中之意故此誨之

示堅等

荷
祖宗福庇士基倖中十九名雖頁禮
天恩益孳孳爲善以迓休祥汝等當同此意

又

世事日見艱難宦途日見貧窘然畢竟拙守者得以
安枕淮上之局發於十年之後可爲寒心也汝母享
堂之費竟至百金似亦稍覺廓大百金未可輕易用
也喫飯穿衣是要緊事偶因示汝等知使汝等心不
可大總之此時衣食粗足豈易言哉

江南察審回京示堅等

一路平安抵都復
命蒙
恩賜茶頃在寓謅攝一切謝客云在邨庄中秋後一
二日可入署辦事便示平安

示坙等
一切詳十一兒札中此中一一平安家中以眞靜爲
主潘婿少年開爽可喜汝等可酌議即以一人前來
換班道路無難行之處也我又八思往來更換甚費竟
以一人挈眷而來可乎此亦商量之語也我年來見
道益透知天益眞如去年使眞今年理俱私心自揣
亦應在奔走之例荷
聖恩憐其老病得以從容京邸稍息勞肩休養衰骨
可見凡事有定數素位總天恩何思何慮能靜能安

無庸憧憧紛擾也我此時只是循分盡職積德存心
我雖起心動意不敢不念念爲　國爲民若汝等慮
我憂　國憂民而或顚頓病則又不知我也我所可
信者
皇上仁明如我啟奏將若鑄私錢人犯擬大辟奏
旨改流寧古塔若朱議滌畜髮原擬立絞奏
旨改監候後又奏
旨免死免流發旗給與養活月糧又在督捕議條例
奏

旨滿人隱匿逃人止於鞭罰漢人竟至流徙例不畫
一令再議具奏如此等之處皆我親見親聞若非天
欲治平天下豈得生此滿漢一視同仁之
聖主乎故我知天極眞信理極切眼前紛紜雖蕩平
遲速未敢預定然可決其必無足慮也汝等從容當
知我言不爽凡事不必過憂耳此特只是人心好動
流言繁興故特詳示汝等知之前艾石相晤病亦小
愈彼意甚關切我家中也

示壑等

知二六到家平安可喜燈下小暇取老小之論讀之筆動不滯思路開拓大爲可喜但再加以學學者簡練揣摩之說也非欲其堆積其故也多讀而多作則益進矣桓君山曰讀千賦則能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書堅不可不可錄卷首

此乃入道之津梁守身之城塹其中有精警處何必減唐宜之先生

家庭常語垂訓成經相在爾室不愧古人忠君愛國恤友敦倫一一班全豹于是乎徵希聖希賢宜子宜孫

康熙己未二月八日邵郁方亨咸觀因頌

姚端恪公外集卷之十八

座右自警語

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兒輩各書一聯粘之座右

又

父母雙亾寄生三界一念煩惱受享邪思難逃覆載

又

春樓花簇錦襜褕氷雪埋空夜半趨天意發心施大喝曾經三日耳聾無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愉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

則只爲草衣木食難消天地恩因此上入紅塵修苦行這其間端的少知音嗚呼此先大夫自寫照也蓋一生憂天憫人孜孜不已如此

又紅紙大書

且活著係戊午年五月間書是年先大夫尸中常笑嘻嘻自道日也殼了或道日且活著或道日享飄殼了六月十四日後示疾不甚說話惟靜坐喜睡睡亦不沉强進以藥則揮之日與他吃做甚麽或日吃他則甚蓋死生之際超然矣不與曾子啟手啟足之定識定力相符耶嗚呼痛哉塈拜識

病觀節畧

耳不能順來猶可也徃不可也

忽然而怒人無知者星星之火欲燒須彌之山良久乃熄

道念未純機心時動

飾己所長護己所短皆爲陪奉於人

知命易順命難畢竟知得不真

戶戶說誠事事求誠只是不誠誠則中和百病不生

病之起因不誠起種種纒繞狐疑

真氣居黃不出上脘不二和尚語

却于金而樂名根得一金而喜利種

膈中濁氣出則鼻中清氣入

作楷書可以養心延年但我心踴動筆時便想完似有促之者可恨

行不熱慈來而不往

白刃交前不顧流矢佛言人命呼吸間

聞二兒集侯受十洲大師指示每日於長松閣上靜息誦金剛經數卷覺老人身心有所維泊甚喜

說道理於病中全不得力方知平日無養心之功
積習難除
緣至則合業盡方散五方移家三吳委沙豈思慮間
見所能及 夢語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六祖云見性之人當下便見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借今日肚皮吃明日飯使得麼
十三晨起打坐相火起胸膈痰鬱持天下何思何慮
一句 納極必吐以退火 氣充路則痰移舍
十五吐有黑痰下午微思微嗔晚火大發夜不能寐

此後嗔心決定無 佛云病苦好苦也未在 向鑊
湯爐炭裡避暑去諸苦不能到 乞我二文錢 此
後嗔心決定無
十七飯畢誦五字真言 劉蕭柱避亂山中老僧以雪花菜豆腐渣下飯謂之日好受用感天恩不盡
十八看家報有急欲看完之意因悟看二一切文字須
直看忌橫看一行了一行過一字了一字過自不至
耗心血動相火
養我身心植功德本

血猶水也 又曰營氣之粹化而為精聚于命門命門者精血之府也
水穀入於中焦泌別薰蒸化其精微上注於肺流溢
於中布散於外中焦受汁變化而赤行於隧道以奉
生身是之謂血命曰營氣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淸者
為營濁者為衛營行於陽衛行於陰氣主煦之血主
濡之血體屬水以火為用故曰氣者血之帥也氣升
則升氣降則降氣熱則行氣寒則凝火活則紅火死
則黑邪犯陽經則上逆邪犯陰經則下流蓋人身之
血皆生於脾攝於心藏於肝布於肺而施化於腎也

本草綱目人血集解
人舌下有四竅兩竅通心氣兩竅通腎液心氣流入
舌下為神水腎液流入舌下為靈液 人有病則心
腎不交故津液乾
氣貴順 以直養而無害
二月初二日 都事王君過晤云衙門啟 奏時蒙
聖恩賜問病狀 感激無量病中初見王君一客竟日左
顴發熱至更餘不退麟洲云相火無碍總之心血虛
耗已甚故心 微勞火即動耳因念心既不能勞心血

又非年月可養此後凡事不能詳思必不能報
聖恩時際多艱又不能遽言引退惟有病小愈力疾勉
出暫尸位素餐待湖南奏凱然後陳情耳
念珠鐫言怒思憂四戒　持天下何思何慮一句
慎言語節飲食
耳順誠難　但祈無愧於人勿求見諒於人　病蘊
於火火炎於嗔嗔根於不恕
樂天知命故不憂
爲駒隙疾非尊生之道病吾病斯無病老吾老斯不
老

初九日丁道人自野臣寓來論工夫畢竟以安神祖
竅爲妙心臍之中與性命主合安神祖竅篇所言人所稟賦體本一無元精流布因氣托初氣一凝定元扎立爲上結靈關下結氣海此工夫再相同又云眼耳受
不得火氣上泥丸勿久停須參酌
十一揲蓍得震之六二　休心法一切放下　天下
何思何慮見在心不可得　應如是住降伏其心
有省偶筆
守拙者事天之道先儒云德踰於福則雖盛而非滿

來○便來○不傾來○推開○推不開○喜怛一般
來○去○便去○不肯去○　留住○留不住○凡
聖一同去○堅確意此是極至四便去寫先大夫樂天知命試所得直抒所見處
中語多不可解者闕疑可也此行病愈後書黔病觀之後

皇帝諭祭刑部尚書加一級謚端[illegible]
朕惟股肱之臣服勤王事[illegible]
奬之其歿也錫寵章以追[illegible]
典攸重所以風有位也爾姚文然學有本源才
堪肆應端方砥行恪謹持躬久歷垣省擢貳臺
憲分掌邦禁旋佐司戎惟奉職之無愆屢遷除
于不次迄乎總持風紀晉長秋官爾益諳習朝
章精求律例方冀明刑弼教助理化成乃寢疾
經旬遽聞淹逝朕追思勞績軫悼有加咨命易
名並祭如禮於戲良彥云徂班行永謝臣能盡
瘁國登靳恩用彰褒恤於絲綸允被光榮于泉
壤靈如不昧尚克歆承

諭葬碑文
朕惟古之良臣祗服厥官生有宣力之勤歿有易名
之典用昭懿德式勸將來爾姚文然學本家修行惟
實踐自居省闥屢奏封章論事務期精詳宅心本於
忠篤由茲拔擢洊陟卿班履重任而彌虔以小心持
大體而不遺於細務蓋其生平歷多在法司謹守
紀綱而僚屬胥勸斟酌律例則聽斷稱平方嘉乃勞
忽殞厥命宜崇褒卹以示榮哀爰頒祭葬之儀錫以
端恪之謚嗚呼夙夜匪懈既克効於當官恩禮有加
俾永傳於後世勒之金石服我寵休
康熙　年　月　日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加一級顯考端恪府
君行述

嗚呼先大夫竟棄不孝堅等而長逝也痛哉痛哉先大夫平日服食起居善自頤攝間以署務勞有疾輒愈今年四月間聞五叔父翼侯公凶問悲痛不自勝嗣後黯焉神傷書齋瞑坐常忽忽如有失不孝堅等固已慮先大夫之驟衰而不意竟至此也嗚呼痛哉先大夫之卽世也距五叔父易簀之夕纔六十有八日耳昊天不弔

叔父無祿何并我先大夫而亦奪之速耶痛哉
先大夫忠勤在
宸鑒勳名在國史德澤在閭閈孝友在家乘不孝堅等安能少狀先大夫於萬一又先大夫宦京邸不孝堅等往來南北間不能長侍膝下以親記先大夫之嘉言懿行所知亦復幾何卽少有所知在擗踊昏憒中百不能記憶一二間記憶一二又哽咽涕淚涔涔下不能操管以書伏承
大君子之念存殁而辱問者甚殷不敢進之又久以重不孝之罪謹泣血濡毫敬述梗槩焉嗚呼痛哉先大夫諱文然字若侯以遠宦懷先王父母於龍山故又號龍懷先世家於桐城隱耕不仕五傳而至景暘公諱旭始以名進士拜刑垣有直諫聲天順間坐言事忤權貴謫河南鄭州判官尋以薦拜江西南安守所治有嘉禾之異擢雲南布政司右參政乞骸骨歸人稱其能退有錢宣靖之風又數傳家稍落至葵軒公諱希廉躬耕讀書以率諸子作感懷詩以寄意後世

子孫登科第者皆恭次原韻不敢忘先世艱難也葵軒公有子四人叔曰似葵公諱自虞以明經爲諸生祭酒似葵公之長子曰芳麓公諱之蘭辛丑進士初任海澄令縣治九都田瀌旱苦鹵公濬渠于祖山通石馬淡潮以溉田九都遂成沃壤士人因名其地曰姚港服闋補博野令行取入都授南禮部主祠祭事旋晉膳部郎歷杭州汀州太守皆有惠政以太夫人春秋高請終養部許之仍曰無有如汀守之急公而愛民

者晉副憲秩以榮其歸芳蘢公之叔子石嶺公壬戌進士官御史歷任尚寶卿季子即先王父純甫公諱孫棐庚辰進士任蘭谿令有治聲蘭往例南米一項解戶必擇殷實每年僉十數戶輒破家公力請于兩臺具題改折縣人便之壬午分校力謝私謁有我曾觥白戰今敢負青天之句言者悚然而退所錄多名下士是年先大夫亦舉于鄉論者以爲公正之報焉調繁東陽治行一如蘭谿時尋晉職方郎解綬歸里

國初求山林隱逸江南總督馬公國柱將以公應

弓旌公曰兒幸蒙

恩忝諫垣老人稱逸民足矣馬公亦弗强也著有亦園詩集六卷行世以先大夫貴晉封三代高祖似葵公以下俱

誥贈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高祖妣方太夫人以下俱

誥贈一品夫人先王父純甫公有子八人先大夫其叔子也生而穎異岐嶷寡言笑九歲時與侍御方公亨咸同學方公常戲作賊風論先大夫爲著德風論以駁之援引古今詞意嚴正識者已覘其爲公輔之器焉稍長益折節讀書雖酷暑祁寒手一編伊唔不少間流寇圍邑城時從先王父守城于戈鋋刀斗間兩月餘將五經卒業背誦不遺一字其識力之定進學之勤如此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與伯父覲侯公集侯公讀書於縣治之天尺樓及江寧之攝山紫峰閣自相師友焚膏繼晷肆力編摩一時文名益起大

江南北有三姚之目時世王父石嶺公司臬剌南先大夫從取道大江覽小孤赤壁西塞山諸勝即景賦詩下筆千言立就石嶺公奇之曰亢吾宗者其在阿咸乎吾弟真有子矣是年壬午自楚中歸應科舉試督學金公蘭見先大夫以年幾歲文而奇之曰此一幅流民圖也他日必爲先憂之王佐矣拔置第一舉應天鄉試出李公秋賓門癸未成進士房本房劉公顯績麟經首薦選庶吉士三閱月而闖賊陷都先大夫北

向再拜自經縲絏隨地家人陳進排戶入扶氣
復甦陳進跽泣曰主君何遂至此堂上老矣將
誰倚乎乃徒跣歸江寧先大夫詩集中有思婦
辭一篇畧云妾時攬涕一從君手繫雕梁白練
裙不及馬嵬銷玉骨可憐巫岫返香雲一自歸
寧心事阻貧家鞠女空辛苦高堂白屋髮如霜
賤妾紅顏淚如雨盍以寓意也尋南中黨禍作
浙直指左公光先與先王父俱被逮且急會
王師南下事得解而家落益甚先大夫奉先王父母

歸隱小龍山僦舍而棲乞米而炊至不能供朝
夕乃慨然曰恬淡吾志也如菽水不給何捧檄
而喜彼何人哉會
詔舉遺逸有以先大夫名入
告者丁亥遂來京師授國史院庶吉士尋改授禮科
給事中戊子主山東鄉試先大夫凜
功令絕請謁衡文一以典雅正大為宗評隲甲乙
至夜分不寐雖後場必檢閱詳審不敢畧司勳
王君士祿初置乙卷先大夫于廢簏中搜得其

表讀而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為風雅名家不獨
老夫讓出一頭地也遂拔之後果如先大夫言
一時知名之士皆入彀榜發得九十人聯捷者
二十四人相繼登南宮者又三十六人榜首為
今銀臺伊君闢其餘致身通顯以文章事業麟
麟炳炳負台輔望者不可更僕數尋轉禮科右
給事中工科左給事中是時
世祖章皇帝初攬萬幾先大夫首建察吏安民一疏大
意以為都察院一衙門滿漢憲臣八九員又有

啟心郎等及理事僉堂近十員率御史近五十
員賢者憤悶無以自立不肖者靦顏有以自容
衙門設立何為風憲職掌何事堂官愈多憲綱
愈壞不加澄清何以昭
國法請特賜
召對容微臣一人與諸大臣面議同異語甚激切疏
入憲臣及御史甄別各有差又以江浙之田盡
被水災民益困于漕疏請改折
旨報可兩省之民便之又以兵部滿漢諸大臣負罪

鎖禁發門疏請停止以爲諸臣皆列大僚素明
豢養今寒天凍夜冷鎖三重寢食不寧積成疾
病恐不死于
國法而死于天災非所以廣
皇仁也通衢大路萬目覩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愧
辱難堪非所以存
國體也時正當
世祖章皇帝天威震怒之下先大夫不避斧鉞直陳無
隱

特旨褒允諸如酌行揀選議差恤刑儲選清書言官
特參泰撫委用私署嘉言讜論不能殫述壬辰
充
殿試收掌試卷官轉兵科都給事中是時
世祖章皇帝孜孜求治採納直言先大夫感激
聖恩冀圖報萬一而獨念先王母倪太夫人年高多
病心怦怦不自寧于癸巳五月以省親終養並
請疏上十餘日而先王母之訃音至故溧陽相
國陳公名夏歎之曰古稱嚙指心動以精誠之

感通也姚君似之矣居內艱致哀致敬一準于
禮乙未服闋先大夫念先王父春秋高不忍離
左右即以病請家
恩俞允遂得朝夕承先王父歡先王父于龍眠東築
頌嘉草堂小有山林泉石之勝先大夫亦于草
堂溪處買山曰竹里另闢一斗室以待先王父
憩息其間顏之曰小隱以草堂之有瑞隱窩而
名也時命不孝兄弟舁籃輿迓先王父入竹里
見孫成行稱觥獻壽興酣則浮大白命韻徵詩

至丙夜歌嘯以爲笑樂先大夫詩曰長文曾過
嶺親御太丘來又云筆憐兒輩得酒愛老人多
山居風味略見于此矣辛丑復請展假優游林
泉侍奉杖履者凡十年而先王父即世丙午服
闋還
朝補吏科給事中戶科給事中以
覃恩加一級疏請查照舊例
御筆酌賜勾除以重民命疏入奉
嚴綸下考功議尋蒙

奉旨寬宥特大工將興查採楠木先大夫疏請有當
嚴禁者三一曰民間宅內之木不採一曰民間
墳墓之木不採一曰不中式之木不採以杜不
肖官役及上司差官奸商土棍借名生事苦累
小民之弊疏入奉有作何嚴禁之
旨他若速考成之奉行省開復之駁查立流抵載由
单之法以防侵冐停本色駁減之例以杜私派
裁蘆差以汰冗官省冗奏以節
府勞或下部議覆或

特旨褒納者不一而足庚戌充武會試同考官得士
五十有四人而張君學純即以是科及第第三
人蒙
恩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戶科給事中事
前此臺垣內陞例皆回籍候補往往有需次數
年者內陞留任自先大夫始特總督周公楙公
編修陳公候補給事中鄒公皆以事被逮先大
夫特疏申請停鎖禁發門之例疏入
聖旨嘉納永行停止直隸解狐皮本色加派每至數
倍民間差解多致蕩産先大夫疏請照由单折
價徵收事下部議從之辛亥五月奉
特旨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特諸醝使奉差往還有
念先大夫之清貧者或貽以一縑一巵亦不敢
受曰司諫小臣爾蒙
聖恩驟登華要即朝夕氷兢懼無以堪而敢因之以
脂膏自潤如清夜何聞者嘆服以盜案之因諱
而日熾也請復盜案半獲官俸開支之舊例以
拔諱盜之根以承戌多因併贓坐罪也請酌議

必本犯入已之贓數滿方坐以昭立法之平其
餘章奏繁多不能盡載本年冬陞刑部右侍郎
壬子陞刑部左侍郎癸丑充會試副總裁與寶
坻合肥孝感諸先生和衷恪慎以正文體遴眞
儒爲已任轉兵部督捕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
有江南察審之
命時先大夫方鎖闈閱卷
上諭勿令先大夫預知恐亂其衡文之心也
皇上之愛惜人才曲體臣心可謂至矣榜發得士百

五十有九人皆一時名儁先大夫
陛辭曰臣江南人而番江南之案恐涉嫌疑
上曰汝去亦何妨先大夫又曰臣老矣不任鞍馬恐
不能兼程
上曰弟輿而往勿馳也撤棘之四日即星馳戒道以
三月晦日至江寧入公署詳閱卷牘調集兩造
凡三案以次鞫夬時部議開復沙洲不許行船
曹永禎周魁誣告虞仲魁船有篷桅貨皆違禁
總督及

欽差郎中屢按之不夬先大夫親至曹家港即周魁
等捕獲船處也港在內地去沙洲尚遠所獲之
船僅四丈餘舟中唯丈餘細木一具乃截江渡
船不可以出海口詢之其儕皆供仲魁無他先
大夫既廉得其情即永禎等亦俛首服辜實挾
仇妄控也乃罪永禎等而仲魁等數十人皆得
釋是時暑氣烈甚先大夫勞且病又將有劉河
之役不孝堅從行屢諫止之先大夫曰奸鄙黑
夜闖閘出洋眞則

國法不宥否則事關多命宜亟爲伸理不親歷其
地則形勢不了了何以得其情偶乎行至天妃
宮往返酷日中驗視木樁下新舊梅花樁皆未
動蓋初承問者疑兵丁拔樁以放洋船有通同
弊也復從盤渤出洋至山前沙獲船處値海風
大作天水晝冥舟幾覆舟中百餘人皆駭伏先
大夫危坐自如絕無懼色少頃風日開霽同行
刑部郎中敖公哈曰這纔是眞學問庭鞫時諸
犯周明宇張思溪等咸稱寃先大夫猶未之信

最後有程開之者不待刑訊忽大聲自供口通
洋者我也我賺明宇等入船其實代洋客買甘
草諸藥物明宇等不知也前累經各憲嚴訊我
不肯服今見明公仁厚精明若此使我不忍欺
亦不能欺矣願自甘罪由是開之服辜而明宇
等皆免坐京口將軍及副都統總兵之互許也
先大夫治之情律允協心皆折服是役也先大
夫清晨出視事必俟事結方入署嘗至日暮猶
未午膳不孝堅屢以爲請此非調攝所宜先大

夫曰我一人入署進食則若輩皆枵腹伺候曷若多試一刻則早結一刻俾若輩早釋一刻不猶愈乎逮夜秉雙燭詳繹招卷事事洞若觀火不煩三木而皆得其情江寧有佛子之號焉公解有三層樓最軒爽遠眺江山爲避暑勝地在寢室之東先大夫居解三閱月事竣僅一登樓而已又以江寧爲桑梓之鄉于關防加毖小山離江寧二十里先曾王父芳麓公墓在焉先大夫不敢越會城一步展視松楸姑母吳家于江

寧與先大夫別十餘載亦不敢造其堂叙家人欵曲臨發時召兩孤甥至織造曹公璽署見曰致若母豈不相懷畏此

簡書言畢愴然涮涕而遣之先大夫之敬慎

王事皆類此使事畢江寧諸公進而言曰行者必以贐禮也先大夫曰諸公意誠厚無已幸貽書一部以識臨岐之贈如何他時歸老山林晴窓撿點如見故人所獲不已多乎方伯徐公國相臬使陳公秉直觀察王君功成雅不欲違先大夫意各贈書數卷而已復

命

陛見

天語慰勞有加諸所讞定下部議悉如擬施行十月充武

殿試讀卷官首拔則狀元郎君天祚探花趙君天璧也十二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所建白多寄疏皆關軍國大計不孝輩皆未之見先大夫逝後撿遺笥始悉之甲寅夏

仁孝皇后梓宮奉安鞏華城天方盛暑

車駕屢幸疏請節哀節勞以順養

聖躬而奏時語甚切至滿漢諸縉紳至今稱之乙卯

授階資政大夫尋以

覃恩授光祿大夫加一級丙辰七月陞刑部尚書受事以來清積案理寃抑而於更定條例尤斷斷慎之嘗曰刃殺人于一時有限例殺人於萬世無窮又曰筆勾一家哭耳例勾萬家哭矣會一時滿漢諸公皆大賢相與虛公參酌詳考確議

其例之已甚者皆稍為更改漸劑于寬平每入
署必擕招冊盈尺以歸皆手自評閱閱畢則手
書節略而酌定之日不足繼以燭有至三鼓不
追假寐者其遇秋審之期亦然先大夫不自知
其勞也每全活一人則喜形于色不則蹙然不
怡者竟日一日有淦伐官柳者悞剌字先大夫
署歸于大士前跪香一炷痛自省愧又一日甫
下輿輿中口占行歌而入室蓋慶諸囚之更生
也歌曰樂莫樂兮白雲堂伏遇仁明我

聖皇大獄晝題眚盡簇
恩綸到部喜如狂寬弘漢祖三章約忠厚姬年八百
　長憶捧長牙依議
旨三年不飲醉眠床先大夫協定條例平反獄訟詳
在自著白雲語錄中不孝壂等不能盡述姑拈
此二則以見先大夫克已之勇而樂善之誠其
天性然也歲時令節及先大夫生辰僚友或有
以觴者見貽者却不受曰吾素性澹泊且秋曹
之清苦與諸君共之何至以壽節凂諸君為恐

諸囚之廋死偕同事諸公歲時給以絮衣冬施
湯夏施茶席以時灑掃滌穢毋語提牢及司獄
諸君朝夕督視先大夫亦不時親詣而存恤之
丁巳十月
欽賜朝衣貂裘今年夏五叔父訃音至自中州先大
夫自為文以哭之且顧不孝壂等而言曰翼侯
年力方壯猶且不免如余衰老何足云乎不孝
壂等已訝斯言之過悲而不意不幸言而中也
痛哉先大夫養痾月餘至六月初三日疾小瘳

慮署務廢閣猶入署辦事然形神甚倦歸即偃
臥床榻間至十三日署歸復感微熱且中暑體
不快會
朝廷有求言之
詔先大夫病中猶口授二則命不孝堂書之曰一光
棍定例若照不分首從皆斬之例則所殺甚多
恐有冤濫若止定一人為首又恐為從之中有
情罪可惡者法不足以蔽其辜相應將光棍為
首者擬斬立决其為從者如有情罪可惡應問

死罪者擬絞監候秋後處决一凡入官流徙人
犯遇熱審
恩例相應減等擬病間商之同官滿漢諸公或有以
條例爲言者附此二則以上邀
朝廷浩蕩之恩而豈意竟託之空言也嗚呼痛哉先
大夫雖抱痾經旬無甚病每日起坐如常但氣
息微弱不耐語言間一語絕不及家事至二十
三日疾革
朝廷命侍講學士張公英來視先大夫病

聖恩垂問日來安否病症若何有子在此否先大夫
于憒憒之中一聞
天語神思清爽于枕上叩頭不已涕泗交頤恨
君恩之未報也旋口授疏稿謝
恩惓惓以講學勤政早奏蕩平爲言命不孝塈次早
上之銀臺而不意先大夫即以次早長逝也痛
哉疏上奉有
覽卿奏患病危篤朕心深爲軫念之
旨而先大夫已不及聆此

溫綸矣痛哉先大夫即世之次日不孝塈等檢先大
夫案頭遺書于積帙中得手書一紙具言身後
斂止用素毋得用羊豕又云余生平不耐哭人
生性如此死後可知汝等體是意哭以成禮而
已毋多哭厭聽又云憂人之憂樂我之樂又云
人之生也萬殊其死也萬殊如吾者而死樂矣
餘皆曠達之語娓娓累幅蓋先大夫于閒中已
從容筆之而不孝塈等竟不知屬草于何時也
嗚呼痛哉先大夫所居宅在縣治北門七月中

四弟基家書至云六月二十三日忽有大星自
北而南狀如火毬隕於舊宅之廳事前鄰人驚
訝恐其爲火災也亟來拯救至則一無所見次
日延術士禳之嗚呼豈料星隕之期即爲騎箕
之應耶痛哉訃聞
朝廷震悼
諭祭葬如儀
賜謚端恪樹之豐碑以垂永久不孝塈等跪讀碑文
有云服重任而彌處以小心持大體而不遺乎

細務煌煌
天語知臣莫若
君矣先大夫天性孝友六叔父肇侯公先王母太夫
人少子也先王母生一女適于方而孀先大夫太夫
曰太夫人即世早孀妹及弱弟九原其猶有隱
念乎先王母逝後即課六叔父下榻厞軒與不
孝兄弟肄業傳經迄有成立方姑母有子曰曾
祐先大夫育而教之猶子也曾祐之祖還青公
以原任漢中道累事下原籍追賠限期甚峻家

產蕩然曾祐僅遺湯莊田一區將鬻以償官先
大夫愴然曰此田若售孤甥何以謀饘粥乎而
是時里居空甚力復不能辦懇程奉常先生代
輸六百金于官而以田歸程約以三年歸贖厥
後先大夫多方措貸如數償程而以田還之孤
甥曰吾以繼太夫人之志也居恒訓子弟唯以
讀書安命爲拳拳嘗曰士子中式結入比緣正
如男婚女嫁耳婚嫁之後而歌偕老不斯男幸
矣其不幸而爲中冓之傷綠衣之悲者豈少哉

汝等慎勿以遇不遇爲欣慼也以故先大夫
通籍以來通門世好往往司文衡而從不干以
私其尤著者庚戌之役不孝堂與五河錢君世
熹俱以麟經膺太史儲公振薦矣值後場貼多
卷不及額例應退一總裁四先生以次覆校次
及少司寇王君清遂論定一卷榜發則錢君也
少司寇爲先大夫戊子山東所得士撤棘後來
謁徐曰向來房薦二卷生乙其一未知是次君
闈牘否先大夫因命不孝堂取闈牘示之少司

寇長揖謝曰是矣生罪矣先大夫笑曰遇合命
也君王試而予見不售且已售於分較而反見
乙於君此乃天之顯我兩人無私也君報我厚
矣太史蓀公超聞而歎曰有如此座主應有此
門生矣先大夫爲諸生時即厚自刻苦晚年雖
游登九列而布帷疏素淡泊如初嘗自署于壁
曰父母從以寄生三界一念受享難容覆載蓋
其志操如此而獨汲汲于惇睦任恤之義每年
計廩入之所餘分爲恒敦時慈四項其媚親師

攵中撫其孤援而無依者月有常給曰恒其甘
口遍致間一歲行者曰敦其以備婚嫁卒葬不
時之需者曰時其以周鄉黨鄰里及僕從之無
告者曰慈歲約數百金以爲常辛亥吾邑歲大
祲一邑有不能自存者先大夫計丁授食無閒
之邑之西郊門太霞宮建粥廠先大夫捐金爲
之倡並授父老侯公及里之好義者董其事月
再施廉遠近就食者以千數民無菜色京師沙
窩門內有育嬰堂乃柴道人世盛抱育棄孩地

也收養費繁苦不給先大夫偕
輦下諸先生捐俸庀募經紀其事咸就理存活甚
夥每月初八日諸先生爲育嬰堂會先大夫雖
積冗雨雪中必如期往至輒爲營一月之費十
年來如一日也先大夫遭闖寇之變避地海上
韓公頗相資給後公遺負三千金先大夫爲代
償無難色故南鄭令高君世豪亦歿于山東所
得士也高君病故尚有任內未完追賠銀二千
二百餘兩家產盡絕例應妻子入官已就道矣

先大夫曰吾向者林居十載無凍餒之患者微
山左諸故人忠敬先生之力不至此今高生有
急難忍坐視其顛越而不之恤乎遂首倡捐貲
數百金一時薦紳先生皆欣然樂助山左當事
諸公復醵金如數償之官高氏一門孤兒嫠婦
十三口遂得免於蕩析慶完聚焉松江司李陳
公向與先大夫有舊司李故後其家在中州落
甚先大夫訪其子陳撰先後致二百金以恤其
家陳君易故溧陽相國子也遠戍尚陽堡先大

夫歲時周給之今年六月五日分俸百金手書
宛少宰陳公一炳郵致且曰爲我語溧陽公子
吾老矣恐後不能繼也嗚呼豈先大夫逆知有
意外之變而有是言耶痛哉先大夫登
朝三十餘年自諫垣以至正卿每遇
廷議
廷推侃侃直陳洞中肯綮而中懷坦白滿漢諸先生
以此雅相推重焉在署雅以敬勤自盡爲本丙
午再入京師不與宴會日晨辦署事而晚復酬

酢盃酒間病夫精力弗能兼也五叔父以盛年
成名進士令德安先大夫手書拳拳以謙沖淸
白勵之叔父謹受教得舉卓異甲寅江右賊猖
獗南康湖口相繼潰陷叔父誓以死守曰吾不
敢辱吾總憲兒也今十九叔父望疾公令蕭山
先大夫遺書勸誡者亦如之不孝兄弟筮仕寒
署先大夫每進而訓曰君子居其官必盡其職
汝等雖閒曹亦各有職掌勉之毋曠也嘗口拈
二語示不孝兄弟曰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

上告人多命各寫一聯粘之壁間朝夕省覽焉
至剖斷疑獄尤爲詳明在垣中時京師有王國
用者以炒豆爲業負人子錢索之急詬誶不堪
國用羞愧自縊于居肆外之簷梁足連擊扉有
聲其傭工杜三臥肆內以爲賊亟開門視之其
主人也驚呼主人婦郭氏氏見鄰家燈出救則
氣絕矣獄具問者咸疑杜與郭氏有姦故氏緩
于救致夫死皆擬坐極刑京師之人莫不冤之
先大夫一日薄暮提燈從一小奚至其家始知

國用屋肆臨街中間鄰家最後爲郭氏臥室氏
之出救必取道于鄰非故緩也
朝審時先大夫力辨其冤且圖其所居狀示滿漢諸
公諸公亦即所居視之與圖無異杜及郭氏遂
皆得免死里居時於有司之前一不干以私至
桑梓利弊興革之宜爲里民請命必反復呼籲
得請乃已吾邑向年南糧歲簽區頭起解編折
歲輸里長辦納魚課本色歲簽納戶採買皆擇
殷實戶充之率皆鄉懦一承此役賠累萬狀胥

吏復因之以爲奸免甲點乙有至展轉魚肉十
數戶而役定者先大夫爲痛陳其弊于上臺于
南糧則行官徵官解之法于里長則行自封投
櫃之法于魚課則行官買官解之法而夙弊以
除癸卯吾邑奉郡檄丈量先大夫與邑侯鄔公
及邑之紳衿父老詢謀僉同仍照萬曆碑文田
分九則地分三則爲定賦不虧而訟無虛羨里
人稱平先大夫接人溫溫人咸親之而隨事規
箴最篤往年芝山相國好爲古文辭先大夫一

月過石雲居出所作祝少司農及贈友南歸序相示先大夫不答相國云君少我卯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更定吾文者先大夫曰非也公爲大臣夙夜勤職業猶弗給何暇及此他日午橋莊中事爾相國欽容謝碧山查君相若昆仲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先大夫爲書貽之勉以惜福積福之道畧曰腹中有痞則思消而不知福之難消甚于痞倉中無粟則思積而不知福之難積甚于粟聞者以爲知言先大夫早以

文學知名兼游心六藝於書數琴奕馳射劍槊之類靡不研精入妙嘗曰文事武備不可廢也中年敦實學晚益邃於性命天人之旨視事暇則闔玩周易四子書多所發明至於養生家言及諸家宗旨亦俱洞晰原委所著有疏稿入卷功過格拈案行於世拈案侍御梁公曰緝刊于豫楊君茂之刊于武林王公[redacted]刊于齊魯觀察張公受菴刊于東萊比部郎吳公澹菴刊于燕邸又文集十卷詩集十二卷白雲語錄六卷

雜著十二卷刪緝朱子語類一帙當即付剞劂公之海內焉先大夫生於萬曆庚申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時卒于康熙戊午年六月二十四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九配吾母夏氏宜黃令伯儒公孫女文學廣生公女

勅封孺人

贈安人

誥贈一品夫人先先大夫十五年而逝子五人士堅士堂士堅士基士埶吾母出堅邑廩生歲貢初

任睢寧縣教諭陞任國子監學正娶潘氏繼娶張氏堂已酉科舉人任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娶張氏繼娶王氏堅郡廩生歲貢娶方氏基壬子科舉人娶方氏繼娶張氏埶廩貢生娶左氏女五人長適廩生馬方思方思早卒次適廩貢生左之柳俱吾母出次適貢生潘仁樾次許字左之延次許字張廷玉俱庶母楊氏出孫男十一人孔欽邑庠生娶吳氏堅出　鋭邑增廣生娶王氏孔鏞聘王氏孔錡未聘俱堂出孔銓娶江

氏孔鈞邑庠生聘戴氏孔鎮孔鉎孔錫俱堅出
孔鐸聘方氏基出孔鉅聘吳氏璡出女孫八人
曾孫男二人與溥銓出典洙欽出曾孫女一人
不孝堅等念無以釋終天之憾死不足塞責雖
是辱
名公鉅卿哀而賜之一言以為先大夫貞珉光不
孝堅等死且不朽
孤哀子姚士堅塈泣血稽顙謹述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加一級謚端恪姚公神道
碑銘
皇清康熙戊午季夏刑部尚書姚公諱文然字若侯
別號龍懷年五十有九卒于京邸方疾革
上遣侍讀學士張公英詣榻前視病垂問淚至次日
旨授遺表謝
恩仰逝復奉
溫綸軫念甚切
予謚端恪
賜祭葬一時滿漢大臣以及僚屬姻友罔不傷悼泣

下為
朝廷惜此人也余交先生三十年同受
兩朝知遇竊見先生前有直言敢諫之風後有明刑
弼教之義入則孝友忠厚世其家出則睦姻任
恤行其志先生一身生天地間如太和元氣流
行充滿而無乎不至一旦老成云亾寧獨生死
知交彷徨而涕泗也哉恭憶順治八年
世祖章皇帝親覽萬幾掃除一切貪婪惰慢黨讐誣訐

之習廣求直言問民疾苦當是時御史臺無憲
綱使者冠蓋相望吏不戢而民生日蹙先生宜
給事中首建察吏安民一疏請以法度裁制憲
臣俾賢者有以自立而不肖無以自容願
賜召對面議異同疏入憲臣及御史甄别各有差臺
班爲之一清先生澄清天下之志槩見於斯矣
又以一身激發直臣之氣前後在諫垣十餘年
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疏凡數十上罔所忌諱
如請改江浙漕糧拯災黎也請免大臣鎖禁崇

國體也請嚴撫臣私委安地方也請遴清書言
官廣言路也請
賜御筆勾除重人命也請禁採水許害恤困苦也請
立流抵由单防侵冒也請停本色駁減杜私派
也請裁㡡差冗官罷騷擾也請徵皮張折色除
賠累也諸疏悉荷
俞旨海内稱便康熙九年庚戌陞四品京堂仍留管
戸科給事中事辛亥五月
特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日埋法司大案見盜案之
因諱而日熾也請復半獲開條之舊例以拔諱
盜之根又見永戍之因併贓坐罪也請議入已
之贓滿貫方坐以昭立法之平俱著爲例是年
陞刑部右侍郎壬子轉左侍郎癸丑以兵部督
捕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奉
命往蘇江南違禁出洋及都統五許三案其沙洲之
案曹永禎周魁坐誣虞仲魁等皆釋瀏河之案
程開之坐法周明宇張思溪皆釋京口之案將
軍與副都統總兵兩棄而皆釋先生出洋入港

往復洪濤烈日中親驗所獲船無出洋篷桅新
舊梅花椿皆未動衆心折服情律允協復
命悉如所議十二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任愈大而
責愈重讜猷入
告動關機要如請蚤建
皇儲以隆國本寬蜀中丈量之期以省勞費又以
展祭
山陵
鑾輿遠出請嚴城池詐冒之防恤旗衛驛地之苦

又以淮揚大饑米價騰湧請動官帑於山東産
米地方採買自膠州諸處海運達於淮安之廟
灣以備賑濟又以
仁孝皇后梓宮奉安鞏華城天方盛暑
車駕屢幸請節勞節哀頤養
聖躬先生忠君愛國之忱未嘗一刻去諸懷也乙卯
覃恩授光祿大夫加一級丙辰七月陞刑部尚書受
事即清滯囚理寃獄更定條例瞿瞿憂思嘗曰
刃殺人於一時有限例殺人於萬世無窮與同
事諸公虛心叅酌去其甚者皆漸劑寬平每入
署必携招冊盈尺以歸秉燭夜分細加檢閱有
疑即手書略節務期肺石無寃以副
天子好生至意全活一人則喜形於色否則蹙然不
樂者竟日先生忠厚之性過人遠矣先是
本朝初年先生應召起贈大夫純甫公趣行曰吾姚
桐城舊家也門祚近稍薄汝前爲庶常三月亂
亂中竄議且及我廢興命也汝出則我處不然
入兄弟離矣先生復補庶常歷今官中丁母倪

太夫人憂致哀致敬一準於禮以純甫公春秋
高請假左右膝下十年兒孫導與爲娛樂伯仲
覲侯集侯頡頏號三姚母卒趣翼侯力學登進
士課諸弟迄有成立妹阿方早寡爲教其子曾
祐又貸六百金代輸其先人之逋於官者曰吾
體太夫人志也迨翼侯卒先生悲痛不自勝傷
其作吏備艱苦宦橐蕭然且乏嗣手足之不幸
也遂不起其孝友益如此每歲計祿入所餘分
爲恤敦時慈四目以賙㛑親師友孤嫠之家及
婚嫁卒葬之不時並族黨僕從之無告者歲約
數百金以爲常
京師城內外多棄嬰兒先生同益都相國捐貲置
車收載兼僱乳哺建堂曰育嬰委曲區畫存活
甚多至於完聚人妻拏代償人逋負或爲地方
陳疾苦計利害真心古道凋於朋儕鄉里閒了
無德色其在桐邑錢糧立官收官解之法田地
定三等九則之均友人子韓君高君陳君及溧
陽公子輩受其賜頗厚此類指不勝屈云先生

歷官久戊子主山左鄉試癸丑復主會試衡文一以典雅正大爲宗遴眞才絶請謁兩榜得人稱盛遇歲時令節屬員故吏有所遺弗受江寧公幹畢地方大僚惟贈古書數卷而已先生自奉甚儉不與人宴會日食饘粥泊如也余才不逮先生素以大業相砥礪先生中懷坦白居然古大臣且仁人也若敬獄長王國庶幾刑措不用余將勉持綱紀從先生後共覩太平之盛今已矣即欲於

廷臣集議時一聞先生侃侃正論開人不敢開之口者不可得又安得不爲

朝廷惜此人耶昔女齊死叔向哭而撫其子曰自此其先人之亾吾莫與比而事君矣先生輀車登舟之先令嗣長士堅仲士堂持狀泣以碑銘請余不文不獲辭輙撫而許之亦猶叔向之意乎嗚呼先生生而天下樂死而天下思乃自言曰憂人之憂樂我之樂萬物一體襟懷殆始終焉與范文正先憂後樂千古一轍後之人經其地撫其碑必有感而興起者矣先生遭逢

盛世德業彰聞勒在墓表志銘者甚悉生卒年月婚配子女茲不再述所著功過格拈案竹里文集詩集白雲語錄山中日記刪輯朱子語類次第行于世

銘曰天福社稷良弼挺生物我同體廉靜寡營口不談學事則躬行忠言讜論一心之誠明罰

勅法天下之平養國元氣貽親令名子孫百世豐碑永貞俯皖水而仰龍山尚書之聲

賜同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前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克武

殿試讀卷官右侍郎侍

經筵大理寺卿順天府府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事貴州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癸丑文會試監試壬子武鄉試監試吏科都給事中刑科左工科右刑科給事中己丑會試同考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眷年弟雲中魏象樞頓首拜撰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謚端恪姚公墓志銘

公姓姚氏諱文然字若侯別號龍懷世爲江南
安慶府桐城縣人上世諱旭者景泰中進士官
至雲南參政數傳至貢士諱自虞公曾祖也祖
諱之蘭萬曆辛丑進士海澄知縣有能聲終汀
州知府考諱孫棐崇禎庚辰進士蘭谿知縣壬
午分校稱至公終職方郎中公旣貴累贈貢士
而下三世皆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妣皆
一品夫人公職方第三子也年十五爲庠生二
十三舉壬午應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甫三月流賊陷京師閣戶自經以救甦
跳歸江寧黨禍作逮職方甚急會
王師南下事始解
世祖皇帝順治四年公應召授原官攷禮科給事中明
年戊子主山東鄉試明年轉右八年調工科左
給事中明年充殿試收掌官明年遷兵科都給
事中丁母倪太夫人憂歸服闋移疾侍養十年
而職方歿比還朝爲
今皇帝康熙五年以科員裁汰補吏科給事中尋轉
戶科掌印九年充武會試同考官公爲戶科至
是又五年
特旨內陞以正四品服俸仍留管科事又一年擢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陞刑部右侍郎明年轉左
明年充會試副總裁調兵部督捕左侍郎管右
侍郎事充武殿試讀卷官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授階資政大夫尋以
覃恩晉光祿大夫又三年陞刑部尚書爲尚書者二

年卒於位康熙十七年六月某日也公歷言路
爲戶科最久擢官皆在法司於錢穀刑律精心
殫究多所釐正又務崇寬仁爲
國家顧惜大體凡有言必詳盡懇至務使事理明
晰在廷集議必剖別白黑侃侃持正論不少假
阿而又從容諷諭聽者悅而易從葢其愛君之
誠立心之厚出於自然而表裏洞達體用備具
卓然古大臣之風其在
世祖皇帝時以畿南羣盜日熾請推威望大臣重其事

權畢直隸山東及懷慶衛輝彰德悉歸統轄兩
省巡撫總兵悉聽節制以殄滅狡賊肅清河北
上是其言不下部覆即依議行又論稽遲恩詔非便
乞差恤刑官員劾奏撫不當委署私人請舉人
揀選縣令皆見施行値
世祖皇帝親政公上疏言察吏安民首務在於特遣巡
按巡按失人由都察院大臣溺職當會議停差
時諸臣指言供應繹騷諸弊都察院大臣不聞
引咎請罷不問指參失職何人半年以來不聞

疏請甄別
皇上親政伊始不聞請旨差遣皆爲溺職又言御史
賢者無以自立不肖者有以自容不知堂上官
職掌何事乞下大臣會議如賜名對容臣與諸
大臣而議異同疏入憲臣及御史甄別各有差
會江浙有水患公疏請改折漕米謂今年不議
改折紙上索糧不可況機東南財賦之區災傷
之後逃亡日多隱憂方大臣疏具在言責盡矣
比奉

旨令戶部速議公又言漕米旣邀恩改折第件目繁
多姦弊易叢如旣折正米復以免折耗米混隨
漕欵下一并折徵是旣徵改折正米之銀又徵
免折耗米之銀也此重折之弊或先旣徵米後
奉改折前米業已虛縣後又再徵折價是旣徵
米又徵銀也此重徵之弊或先匿改折之令俟
徵完本色後乃折解是民納重價加耗之米官
解輕價無耗之銀也此先後那移之弊或折數
本多而詭言折少是百姓所輸重價之米不盡

歸於
朝廷朝廷許折輕價之銀不盡沾諸百姓也此多寡
蒙混之弊
上一如公言下令嚴禁之又見滿漢諸臣有罪發門
鎖禁公上言唐太宗時錄囚至刺史鄭善果太
宗曰善果官至五品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
伏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凍夜
冷鎖三重積成疾患恐不死於
國憲而死於天災非所以廣

皇仁也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拘縶愧
辱難堪非所以存
國體也
上是公言遂除其令其後
今上皇帝康熙十年公內陞督戶科事因廷鞫總督
周有德編修陳志紀等及逮繫總督麻勒吉復
具疏申論
上大悅有
旨以後官員犯罪鎖禁鎖拏永行停止公嘗流涕語

人曰國典本嚴
皇恩矜恤倍至臣子何敢負也公之再入也請朝審
重囚察矜任例
御筆酌賜勾除以重民命
皇上春秋方盛推一念好生之心實萬世無疆之福
有
旨責其市恩
命吏部議處尋寬免國初錢糧逋欠日繁有司考成
嚴急胥吏因之爲姦公言臣察得絲峙知縣藏
壐未完順治十七年錢糧已於康熙元年正月
起解至六年三月始請開復又會昌知縣王志
鰲未完順治十八年錢糧卯於本年起解至康
熙五年九月始請開復若此等類正多今欲錢
糧徹底稽查惟在每年帶徵考成一冊冊內有
未完各官職名分數亦開列續完各官職名分
數其未完各官該撫既有接叅其續完各官該
撫自應　題請開復庶幾賞罰分明人知懲勸
又戶部駁查太多章奏繁賾公謂應開復者以

錢糧之完解爲主其間有數目不符年月舛錯
者應駁至於錢糧完訖解訖　題報明白則無
可駁矣而部中又或駁察其續完銀兩作何支
銷及該撫登答明白又駁云未經奏銷難以查
核錢糧各有職掌其徵收完解者有司之責也
解到藩司領有批迴其事畢矣此後支銷不清
宜問之藩司奏銷不清宜問之督撫此與有司
何涉既又因工部駁黃巖縣知縣張中選開復
公復疏論部臣無以難也其後又上省冗奏四

疏一曰兩部共議之事兩部應各捐成見舍己
從人一曰速開復之詿銷一曰慎奏銷之駁查
一曰一部可結之事宜令一部徑結一疏可通
結之事宜於一疏迅結並奉
溫旨下所司確議又災荒應蠲錢糧百姓先已輸官
者准抵次年正賦名曰流抵公請於次年刊入
由單明布
朝廷大恩工部以殿工采木公請禁采民間宅舍墳
墓之木及雜樹不中程者有

詔議復緩徵夏稅定五六月秋糧定九十月公請將
明春一季兵餉蚤爲措畫務成盛舉又以民間
買辦本色物料爲苦累請停駁減之例免由單
遲誤之獘杜官吏私派之源曰民間額外徵辦
本色應駁減者止應退還於民不當復追入官
又曰由單不候部覆而蚤頒估價稍浮之累輕
由單候部覆而遲發官吏增派之害大又論駐
防奏銷例宜畫一更正兩淮鹽課考成漕舡十
年一修不宜更展年限停減開鑄以疏通錢法

停止蘆課部差請全撥十分兵餉以恤士卒免
直隸諸府狐皮折解多有裨於民生及軍國大
計
上皆俞其言比在都御史請復盜案半獲官俸開支
之舊例以爲有司之諱盜報獲之非眞由勒限
全獲之法有以迫之於是有諱盜不報者有諱
强爲竊者有減報盜數者旣報之後有橫掠平
民以充數者旣諱旣報全獲則盜之漏網者邏
卒遇之不敢過問矣又請核贓罪相準之實以

爲監守盜錢糧至四十兩以上者斬常人盜錢
糧八十兩以上者絞俱爲雜犯死罪准徒五年
至於監守盜二十兩以上常人盜四十五兩以
上皆杖流此皆并贓論罪如監守十人共盜二
十兩人二兩入已十人並流亦已甚矣況贓多
者死非眞死五年徒滿尚得放歸贓少者流反
眞流一經發遣終身不返非法之平也稽之實
錄流罪及雜犯死罪例俱折贖今律文亦載徒
流雜犯死罪各令徵工擺站哨瞭死罪五年流

罪四年則此三流應總定爲准徒四年較之准徒五年者減而從輕庶爲平允又論旗人犯軍罪者枷號三月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枷號三月十五日按之盜倉庫錢糧四十兩者雜犯斬五十兩以上者邊衛永遠充軍充軍之重於雜犯准徒明矣今枷號之數雜犯准徒者反重於充軍此情罪之不相符者也又民人論罪則充軍重於准徒旗下論罪准徒反重於充軍此滿漢之不畫一者也自後旗人雜犯枷號宜比軍

罪量減永停枷號三月以外之例於事體爲便論永戍無并贓之例以爲律議監守常人盜之罪至於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而止故律有并贓論罪之文至例所增盜邊海漕運腹裏三項錢糧擬斷充軍其法特重故律有入已數滿方擬之條是雜犯准徒以下并贓論罪者律也充軍本犯專算入已贓者例也祇以條例有以上人犯俱依律并贓論罪一語奉行者疑焉不知此言依律非依例也條例又云仍各計入已之贓

數滿方照前擬斷前擬者充軍之例也又云不及數者照常發落照常者照律也故邊衛永戍未有以并贓而坐者也公在刑部凡有讞決必精核律例究歸於仁恕公嘗言刃殺人於一時有限例殺人於萬世無窮又云律有律意有律心律意者定律時斟酌輕重之宜如權之衡物恰當適中也律心者書所稱罪疑惟輕寧失不經曾子所云哀矜勿喜是也又云律者如十二律由加減而成加之而重減之而輕而適得其

平律之所以通行而不窒也例者行於一時一事非可以永爲法也其論爲人後者無連坐之議以爲爲人後者於其本生父母兄弟犯罪准律不得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坐是以一人之身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且若使爲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既當從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得寬免是以兩家之父母兄弟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毋丘儉之誅女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隸

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減父母之服所以
明外成之節也今夫郮見誅旣隨戮父母有罪
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夫嫁
女不娶戮於兩門奈何嗣于獨禍延於兩父故
功令犯罪應緣坐者雖經出繼不准原免之文
安更定也時讞獄嚴急贓凡入己以新例議罪
公言江西糧道彭思聖每糧一石多收折銀二
錢未給還民巡撫疏引官物應給付與人已出
倉庫而未給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

論止雜犯死罪准徒五年可知稱以者同律不
同例也如附餘錢糧未作正與入官番貨私鹽
私茶等物及贓罰之類縱侵盜數多以非正糧
並不引例充軍凡稱以監守自盜論者雖刺字
絞斬悉得同科亦不得引例遣戍以非從倉庫
中盜出也自公涖專傳諭十四司凡覆准監守
盜俱照覆柳維城王保泰例杖一百其流三千
里准徒四年照例折贖又察康熙四年題定流
徒人妻子如本犯身故即釋放回籍自今悉依

此行勿阻滯雲南巡撫疏稱張人紀私藏僞永
曆監票依謀叛未行爲首律絞立決公以爲人
紀所藏納監之单並非僞官勅劄該撫言非是
改依私家收藏應禁書律杖一百
上寬仁深厚讞奏輙報可公有詩云樂莫樂兮白雲
堂伏遇仁明我
聖皇蓋紀實也一日有盜伐官柳者誤刺字公檢戶
律得毀伐樹木稼穡者准竊盜論免刺官物加
二等之文喟然長歎曰初謂竊盜之條就本律

擬斷誤以爲官柳卽官物豈知毀伐樹木乃在
戶律黃准者不在刺字之限而一時誤刺之三
次竊盜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今一刺是殺人
三分之一也可忍言哉乃閉閣焚香長跽自責
以後盜伐木者皆免刺公出署必攜招冊以歸
番閱恒至夜分無絲髮遺憾方與定擬稍未允
叅酌咨問務求當理凡有所見皆筆諸書日久
成帙所謂白雲語錄是也公於易簀之際猶口
授二則命其子士堂擬疏論更定其一謂光棍

定例不分首從皆斬恐有冤濫其一誤入官流
徙人犯遇熱審恩例亦應減等公之惻念民命
仁心爲質眞若有不可解於心者已公爲戶科
時嘗引天變勸止謁
陵比冬狩復上疏諫又因展祭
山陵疏請愼馳騁早休息語甚切至比歸復因展祭
成禮請停秋决其爲都御史因
仁孝皇后梓宮奉安鞏華城天方盛暑
車駕屢幸密疏切言及面奏語尤懇摯

上鑒公忠悃嘉納焉公雖儒者而於兵事復曉暢機
宜康熙十三年長沙降叛公言長沙距辰沅不
遠當擒獻賊使之際必請兵救援彼見荊州武
昌頓兵不渡謬謂
國家棄此土於度外一旦賊使再至望絕而降非
得已也宜滚原其故以開反正之路又因耿精
忠叛公言逆賊既受吳三桂之指麾復與孫延
齡爲唇齒中間所阻絕者廣東耳逆賊將士先
鎮粵山川地利皆所素悉恐出不意表裏夾攻

且贛爲江廣孔道與閩接壤倘被竊據使粵餉
塘報中斷不可不早計又言裁兵宜分緩急不
宜一時并裁以激其變鞏昌蘭州既下請堅招
撫明大信以徠平凉皆洞中竅要嘗受命往江
南讞三大獄沙洲劉河兩案被誣者皆得寬釋
京口將軍副都統互訐公平其忿時論服之公
在事勤敏知無不言其大端採著於篇其因事
納忠造膝密陳者不可得詳也公爲諸生應科
試作凶年饑歲題文學使者金公蘭見之曰此

一幅流民圖也公之爲人忠厚悱惻於此已見
其概矣性孝友甘淡泊
國初屏隱小龍山幾不能謀朝夕迨侍養職方於
龍眠山竹里蕭然怡怡如也兄弟八人自相師
友教幼弟及孤甥以有成爲其甥貸金償官逋
祿入輒以周族屬分四目婣友孤嫠無依者月
有常給曰恒口分間給曰敦其以儲爲婚喪不
時之需者曰時周鄰黨傔從之無告者曰慈歲
率散數百金以爲常其他賑饑民育遺嬰爲人

贖罪償負公力不能獨爲者亦必爲之倡如疾
痛之在身其鄉里賦役諸大議有司多奉公言
論以爲職志至今南糧魚課之官爲收解條銀
之里戶封投丈量之三則九則皆自公發之大
學士陳公名夏好爲古文辭常以所作示公公
不答陳公曰君少我耶公曰大臣夙夜勤職業
猶弗給何暇及此故公著作甚夥有文集若干
卷而於奏疏論事之文特工公蚤以文學知名
兼游心書數琴奕馳射劒槊諸藝迨入仕職業
餘閒留意性命之學又好以陰隲警訓後輩有
功過格拈案感應篇備註諸作公之歿距其生
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某日得壽五十有九病
篤
上遣同邑學士張公英問疾既歿
睿情痛悼祭葬備禮賜諡端恪元配夏氏先公卒累
贈一品夫人子五人士堅歲貢生刑部郎中
欽差河南察審士堂己酉舉人內閣中書舍人士
堅歲貢生士基壬子舉人士塈歲貢生碭山教

諭阜異
欽賜蟒服朝邑知縣女五人孫十九人曾孫十餘
人公於某年某月葬未有銘康熙三十一年六
月士基請銘於乾學乾學庚戌釋褐座主少宰
王公公戊子所錄也屬有淵源之誼弟元文亦
公門下士得親炙公言論風采最蒙眷厚公子
士基又乾學壬子所取士而癸丑南宮之試弟
秉義復受知於公其敢以不文辭因排纘其言
事之有關於政治者而爲之志且銘銘曰
嶽嶽姚公出應昌期謇諤在廷
帝俞陳辭政有蠹獘時有凶饑爬梳嘆休俾釋怨咨
濫獄淩文寃苦鬱紆平反剤和仁恕無私公久
諫院晚長法司恖病解攣涕泗漣而煌煌讜言
如日星垂匪以沽直抒誠導機密勿造膝策變
定危嘉謨入告而外罔知養氣剛大析理密微
律躬端範勤恪孝慈人靡間言暗室不欺有宋
司馬子瞻銘詞綜厥偉績以誠蔽之竊謂斯言
於公亦宜敬銘其藏徵信在茲

ZW 21101000022888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門下晚生崑山徐

乾學頓首拜撰文